# 通鉴纪事本末

柏杨版

第十部

19 最美丽的蠢女人

20 最严重一次叛变

柏杨◎著

中国式政治运作与权力游戏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柏杨⊙著

#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部

19 最美丽的蠢女人

20 最严重一次叛变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更多好书关注
新浪微博
@秀山鲤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丽的蠢女人·最严重一次叛变／柏杨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4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10）

ISBN 978-7-5086-1494-6

Ⅰ．最… Ⅱ．柏… Ⅲ．中国—古代史—魏晋南北朝时代—纪事本末体 Ⅳ．K235.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5522 号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第十部

**最美丽的蠢女人·最严重一次叛变**

ZUI MEILI DE CHUNNÜREN · ZUI YANZHONG YICI PANBIAN

**著　　者**：柏　杨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2　　**字　　数**：288 千字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86-1494-6/K·118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E-mail: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更多好书关注

新浪微博

@秀山鲤鱼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 目录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部

## 19 最美丽的蠢女人


导　读　/003

1 第六次南北战争（六世纪一〇年代）

一、西战场——争夺巴蜀　/005

二、东战场——争夺淮河大坝　/012

2 沿边六镇反扑

一、莫折念生称帝　/019

二、葛荣称帝　/031

三、萧宝寅称帝　/040

四、万俟丑奴称帝　/048

五、尔朱荣削平群雄　/053

3 北魏帝国溃烂

一、首都洛阳陷落　/059

二、胡太后毒死亲生子　/068

三、河阴之屠 /074
四、宫廷喋血 /081
五、诛杀北魏帝 /088
六、谋士李元忠 /095
七、高欢崛起 /103
八、尔朱家覆灭 /109

4 一国两帝——北魏再分东西
一、宇文泰崛起 /122
二、斛斯椿挑拨 /131
三、元修西奔 /139
四、沙苑之役 /147
五、金墉城之役 /158
六、邙山之役 /167
七、长社争夺战 /175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部
20 最严重一次叛变

导 读 /183

1 短命帝国
一、英雄兰京之怒 /187
二、高家班建北齐 /192
三、宇文家建北周 /197

2 侯景灾难
一、叛东魏·降西魏·降南梁 /203
二、寒山之战 /211
三、萧衍出卖侯景 /219

四、围攻宫城 /228
五、范桃棒事件 /236
六、柳仲礼傲狠丧胆 /245
七、萧衍渴死御床 /250
八、“千里绝烟·白骨成丘” /261
九、侯景称帝 /272
十、死于稍下 /283

3 萧家班惨烈内斗
一、热战——长沙之围 /292
二、杀萧誉 /299
三、杀萧绎 /311

4 第七次南北战争（六世纪五〇年代）
一、石头城之变 /319
二、战场移至长江南岸 /327
三、陈霸先篡国 /333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部

# 19 最美丽的蠢女人

胡太后为情杀子，引起身灭国亡之灾

# 导　读

人们似乎有个共识：美丽的女人，一定聪明。美国社会，有关人事考核文化，一般主管官员，对拥有美丽妻子的男人，往往优先录用，或优先提升。他们认为：一个美丽的女子，不可能嫁给一个笨蛋。

当然，这只是一种文化，不是定律。世间就硬是有些美丽女人，做出可怕的蠢事。如果这美丽女人，再拥有相当财富或权力时，她做出来的那桩可怕的蠢事，就会更加可怕。不但会摧毁自己，还会摧毁她的政府、她的公司，甚至她的国家。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如牛毛，本书书名的主角胡太后，她愚不可及的行为，就使人失声尖叫。

胡太后当皇太后时，不过二十五六岁，她竟然为了爱情，而杀亲生之子，偏偏她这亲生之子，是她唯一之子。武曌女士也杀过亲生之子，但是她杀了一个，还有好几个。而胡太后杀了一个之后，就再没有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大蠢，她了断了自己的生命，并且是彻底地了断。再加上她这个唯一之子，完全不懂历史，为了压制老娘不可遏止的淫荡，稍早就重蹈三百前，二世纪八〇年代西汉王朝何太后征召地方军阀部队董卓勤王的覆辙，比葫芦画乳房，竟也征召地方军阀部队尔朱荣进京勤王。胡太后认为她的美丽和聪明，能够控制尔朱荣，想不到，尔朱荣把她和她所立的小皇帝，装到铁笼里，投入黄河，活活淹死，北魏帝国开始瓦解，终于覆灭。

美丽和聪明，并不相等。聪明和智慧，尤其不相等。

柏杨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日台北

# 1

# 第六次南北战争（六世纪一〇年代）

## 一、西战场——争夺巴蜀

五〇五年，最初，谯国（安徽省蒙城县）人夏侯道迁，在南齐帝国时代，当辅国将军，追随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裴叔业，镇守寿阳，当南谯郡（安徽省巢湖市东南）郡长；后来与裴叔业摩擦生怨，夏侯道迁单人匹马，投奔北魏帝国。北魏政府（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任命夏侯道迁当骁骑将军，做王肃的部属，也镇守寿阳。而王肃命夏侯道迁驻防合肥（安徽省合肥市）。王肃逝世后，夏侯道迁抛弃基地，再回南梁帝国，追随梁、秦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庄丘黑，镇守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庄丘黑任命夏侯道迁当秘书长（长史）兼汉中郡郡长（郡政府与州政府同设南郑）。庄丘黑逝世，南梁政府任命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王珍国当州长。王珍国还没有到，夏侯道迁跟带兵官（军主）、考城（侨县，江苏省盱眙县南）人江忱之，密谋再投降北魏帝国。

最初，北魏帝国仇池镇（甘肃省西和县南）防守司令（镇将）杨灵珍背叛北魏，投奔南梁帝国（参考四九七年八月），南梁政府任命他当征虏将军，代理武都王，协防汉中（陕西省南部），有私人部队六百人，夏侯道迁心里畏惧。南梁帝萧衍派左右侍从吴公之等出使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夏侯道迁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斩吴公之等，出兵袭击杨灵珍军，斩杨灵珍父子，连同吴公之的人头，一起送到北魏帝国。南梁帝国白马（陕西省勉县西）驻军司令（戍主）尹天宝得到消息，率军北伐，击败夏侯道迁的部

将庞树，遂包围南郑。夏侯道迁向“氐王”（首府武兴【陕西省略阳县】）杨绍先以及杨集起、杨集义求救，“三杨”没有反应。只杨集义的老弟杨集朗率军赴援，攻击尹天宝军，斩尹天宝。北魏政府任命夏侯道迁当平南将军、豫州（州政府悬瓠）州长（刺史），封丰县侯。又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邢峦当镇西将军、梁州汉水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梁汉诸军事），率军前往接收。夏侯道迁接受平南将军，但坚辞豫州州长（夏侯道迁志在梁州），又请求晋封公爵，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本年二十三岁）不准。

春季，二月，北魏帝国镇西将军邢峦抵达汉中（陕西省汉中市），攻击拒绝投降的各城，大军所至，全都摧破。南梁帝国晋寿郡（四川省广元市西南）郡长王景胤据守石亭（广元市北），邢峦派指挥官（统军）李义珍攻击，王景胤撤退。中央遂任命邢峦当梁、秦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南梁帝国巴西郡（北巴西郡，四川省阆中市）郡长庞景民仍坚守城池，不肯屈服；郡民严玄思聚众起兵，自称巴州州长，归附北魏帝国，攻击庞景民军，斩庞景民。杨集起、杨集义得到北魏已进入汉中地区（陕西省南部）消息，大为恐惧。

闰二月，率领氐民族各部落，背叛北魏帝国，切断北魏汉中补给线。邢峦派军队不断把他们击败。

夏季，四月十七日，南梁帝国冠军将军孔陵等率军二万人，驻防深杭（四川省剑阁县北）；鲁方达驻防南安（剑阁县北剑门关）；任僧褒等驻防石同（今地不详），共同拒抗北魏帝国大军。北魏镇西将军邢峦派带兵官（统军）王足率军进击，连战连胜，遂攻克剑阁（即南安）。孔陵等退到梓潼（四川省梓潼县），登城拒守。王足再进击，又攻克梓潼。于是，梁州（州政府南郑）十四郡土地，东西七百华里，南北一千华里，全部并入北魏帝国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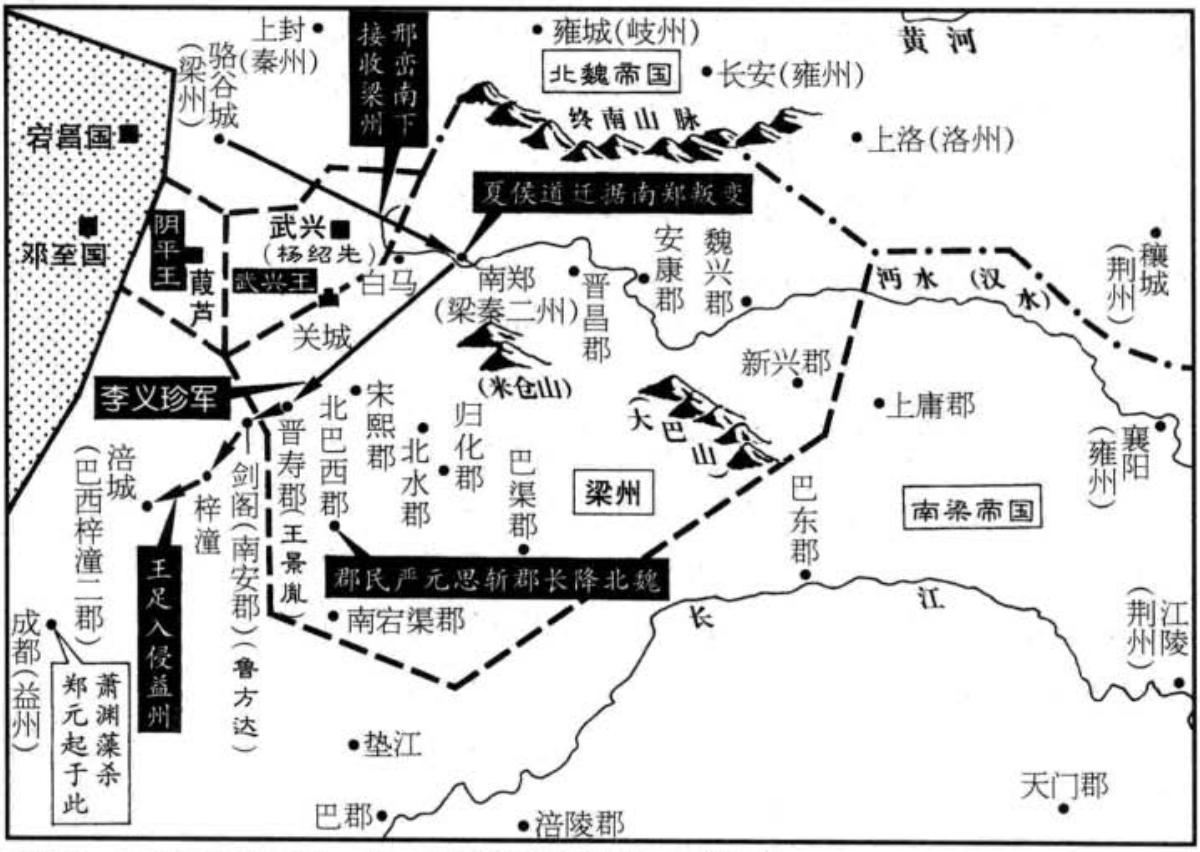
最初，南梁帝国益州（州政府成都）州长邓元起因娘亲年老，请求回京（首都建康）。南梁帝萧衍下诏征调他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任命西昌侯萧渊藻接替他的职务。萧渊藻是萧懿的儿子（萧懿是萧衍的老哥，被萧宝卷所杀，参考五〇〇年十月）。夏侯道迁刚刚叛变时，尹天宝派人飞马报告邓元起。稍后北魏军攻击晋寿，晋寿郡郡长王景胤等也立即派人告急求援，大家劝邓元起火速派出救兵。邓元起说：“中央政府在万里之外，军队无法迅速抵达，如果贼寇（北魏帝国）不停地深入侵犯，定

有大规模的征讨。指挥作战的任务，不交给我交给谁？何必这么仓促出军！”果然，萧衍下诏，命邓元起当征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增援汉中（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可是，晋寿（四川省广元市西南）已经陷落。萧渊藻将要来到，邓元起收拾行装回京（首都建康），把粮食储蓄和武器辎重，一点也不遗漏地全都运走。萧渊藻进城后，发现被搜刮一空，十分气愤。有一天，他要求邓元起留下良马，邓元起说：“年轻小娃，要马干什么？”萧渊藻大怒，借着酒醉，斩邓元起（年四十八岁）。邓元起部下包围成都城，高声大哭，质问缘故，萧渊藻说：“奉皇上诏书！”大家才解散。萧渊藻遂上奏中央，诬称邓元起谋反，萧衍怀疑这项弹劾的真实性。邓元起的旧部、广汉郡（四川省广汉市）人罗研，前往京师皇宫城门，替邓元起申冤。萧衍说：“果然不出我所料。”派使节责备萧渊藻说：“邓元起替你报杀父之仇（指邓元起参加反抗军，参考五〇〇年十二月），你却替仇人报仇，忠孝的道理在什么地方？”贬降萧渊藻当冠军将军。追赠邓元起“征西将军”，谥号忠侯。

益州（四川省中南部）变民首领焦僧护聚众起兵。萧渊藻还不到二十岁（据《梁书·萧渊藻传》，萧渊藻本年已二十三岁），召集幕僚参谋官等，讨论亲自讨伐，有人认为不可以，萧渊藻大怒，就在台阶一侧，把他斩首。然后乘坐两人抬的露天小轿（四川省称“滑竿”），沿着变民军的营垒巡视；变民军万弓齐发，飞箭好像大雨，侍从人员举起盾牌掩护，萧渊藻命他们拿开，因此人心安定。遂进攻焦僧护变民集团，把他们削平（《通鉴》没有说明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梁书·萧渊藻传》说焦僧护占据郫县【四川省郫县】、繁县【四川省新都县西北新繁镇】起兵）。

秋季，八月十二日，南梁帝国秦、梁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遥领）鲁方达与北魏帝国益州（州政府所在不详）州长王足的指挥官纪洪雅、卢祖迁会战；鲁方达大败，连同十五个将领，全部阵亡。

冬季，十一月，北魏帝国益州州长（刺史）王足围攻涪城（四川省绵阳市），蜀地（四川省中部）人民震恐，益州（南梁益州，州政府成都）城防部队投降北魏军的有十分之二三，民间自动把户籍呈献给王足的有五万余家。北魏镇西将军邢峦上书北魏帝元恪，请求乘胜南下夺取益州，他说：“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与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相距一万华里（航空距离一千五百公里），陆路根本难以相连（当时建康、成都




六世纪・五〇五年正月至十一月　北魏南下夺取梁州、入侵益州

间陆上交通，要经过襄阳、汉中，汉中既陷入北魏帝国之手，就别无其他坦途可通），只有依靠长江一条水运。而船舰逆水西上，从建康到成都，要有一年时间才能到达。益州（四川省中南部）外没有援军，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一。最近，益州经过刘季连叛变（参考前年【五〇三年】正月），邓元起征讨，物资辎重完全枯竭，无论官员或平民，都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二。萧渊藻不过一个少年，不知道如何管理政府，旧日的名将，很多人被囚被杀，现在他所信任的人，都是少不更事之辈，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三。蜀地（四川省中部）所仗恃的，只有一个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而今，已经攻克南安（南安就是剑阁，南安郡郡政府设剑阁县），消灭他们的屏障，而在他们国境之内建立军事据点，三分土地，已占一分；从南安（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向南，直到涪城（四川省绵阳市），大道平坦，两辆车子可以并肩奔驰，他们前方部队不断战败，后方部队一定闻风丧胆，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四。萧渊藻是萧衍的骨肉至亲（萧渊藻是萧懿的儿子），他绝对不可能舍命固守，只要攻克涪城（四川省绵阳市），萧渊藻怎么肯安心坐在危城中受困？他一定拔腿就跑。如果他出来战斗，庸蜀地区士卒，既笨拙而又胆怯（庸，古庸

国，湖北省上庸县西南田家坝。蜀，古蜀国，四川省成都市。萧渊藻手下并没有上庸士卒，但因《书经·牧誓》有言："姬发攻击子受辛，庸、蜀等八国都派军参与。""庸蜀"遂成为典故），弓箭弹石，都非常缺乏，这是可以夺取的原因之五。我是中央的文职官员，不懂军事，依赖将士的努力，一连串传出小小捷报。既然已经克服重要险阻，而民心又都渴望归顺，瞻望涪城、益州（州政府成都），早晚之间，可以占领，只因军力薄弱，粮秣不继，不能扩大战果。今天不夺取，以后再去图谋，就更困难。何况益州（四川省中南部）富庶，户口多达十万，比起寿春（寿阳，安徽省寿县）、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利益多出三倍。中央如果要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不可丧失时机。如果只想保护边境，安抚人民，则我留在这里，已无事可做，请召我回京（首都洛阳），奉养父母。"北魏帝元恪下诏说："削平蜀地（四川省中部）的军事行动，应等待稍后更进一步指示。贼寇（南梁帝国）还没有铲除，怎么可以借口奉养父母，推辞责任！"邢峦又上疏说："从前，邓艾、钟会率十八万大军，挖空中原（曹魏帝国）所有的军用物资，仅不过摧毁蜀汉帝国的军事力量（参考二六三年）；所以如此，在于双方都用实力决斗。何况我的才能不如古人，怎么能只靠两万军队，就打算削平蜀地？我之胆敢这样去做，只因为我们已经夺得险要，知识分子及平民，向往仁义，都情愿归附。我们南征，自然容易；他们北伐，自然困难。我们就现有的力量向前推进，按理推论，一定可以攻克。而今，王足已逼进涪城，万一得到涪城，益州就成了已被捕获到手的猎物，区别只在时间早晚。梓潼（郡政府涪城）归附的居民，已有数万户，中央政府怎么可以抛弃？剑阁（四川省剑阁县北剑门关）是天生险要，我们已经得到，再把它丢掉，实在可惜。我诚然知道，战争是一项危险的事，不可以轻率发动。自从大军穿过剑阁南下，我一半头发，已经变白，日夜惊骇恐惧，心情沉重。然而，仍勉强全力以赴的缘故：既已占领土地，反而把它放弃，自行撤退，恐怕辜负陛下赏赐的爵位和俸禄。而且，我的计划，只不过先夺取涪城，然后逐渐推进。如果得到涪城，则益州就被拦腰分开，水陆交通，会完全断绝。萧渊藻等外没有援军，苦守一座孤城，怎么能够持久！我现在打算命各军密集驻防，使声势相接，先求万全，然后再建立功业。成功则有大的收获，不成功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又调查，巴西（东巴西，四川省阆中市）、南郑（陕西省汉中市）相距一千四百华里（航空距离二百公里），路途遥远（当中横隔海拔两千四百米的米仓山），常常骚动不

安。属南朝时候，因地势艰险，管辖困难，曾在巴西地区（四川省东北部）设立巴州，镇压少数民族（四八〇年二月至四八四年）。只因梁州（州政府南郑）贪图当地利益，请求中央撤销。当地强大家族，有严姓、蒲姓、何姓、杨姓，不只一姓，虽然大都聚集山谷之中，但豪门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在少数。可是，距州城（南郑）太远，没有机会进入政府，更没有机会插足高级官位。所以人民苦闷难伸，往往另辟前途。后来，夏侯道迁起义来归之时，郡民严玄思自称巴州州长（刺史）。帝国大军攻克城池后，照旧命他负责。巴西地区（四川省东北部）面积千里，居民四万多户，如果建立巴州，镇压安抚汉人及少数民族，则将大为顺应人心，垫江（四川省合川市）以东的地方，用不着征讨战争，自然成为帝国领土。”（胡三省注：“李雄【成汉帝国一任帝】、谯纵【西蜀王国一任王】，在蜀地【四川省中部】建国，东方疆域，不能超过垫江。前秦帝国兵力之强，夺取梁州、益州，易如反掌【参考三七三年十一月】，然而垫江以东，始终不能收入版图。邢峦的计划，也仅限于垫江以西。”）北魏帝元恪拒不接受。

最初，元恪任命王足当益州州长。南梁帝萧衍派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郡长张齐，率军增援益州（四川省中南部）；还没有抵达，而元恪又命梁州（州政府骆谷城）参谋长（梁州军司）、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人羊祉当益州州长。王足听到消息，大不高兴，立即率军撤退，北魏帝国从此再没有力量夺取蜀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王足背叛北魏，投奔南梁帝国。邢峦在梁州（州政府南郑）接待豪门强族，很有礼貌，安抚平民贫家，都有恩惠，一州人民，无不欢欣。邢峦攻克巴西时，派指挥官（军主）李仲迁镇守。李仲迁日夜沉溺在美酒和美女群中，把军用物资及政府仓库储存都花尽耗光；属官因公晋见，没有一个能见到他。邢峦痛恨得咬牙切齿；李仲迁恐惧，暗中打算背叛。而城中民变，砍下他的人头，献出城池，归降南梁帝国。

五〇六年，春季，正月一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武兴氏（陕西省略阳县氐民族）酋长杨集义，围攻北魏帝国关城（陕西省宁强县西北阳平关），北魏梁、秦二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州长（刺史）邢峦派建武将军傅竖眼迎战；杨集义进击，傅竖眼把杨集义击败，乘胜猛进。

正月六日，攻克武兴（陕西省略阳县），俘虏登极称帝不久的杨绍先（称帝事，参考去年【五〇五年】十月），解送首都洛阳。二位叔父杨集

# 大分裂时代“仇池”杨氏世系全表

| 第一代 | 第二代 | 第三代 | 第四代 | 第五代 | 第六代 | 第七代 | 第八代 | 第九代 | 第十代 | 第十一代 | 第十二代 | 第十三代 | 第十四代 |
|---|---|---|---|---|---|---|---|---|---|---|---|---|---|
| 杨鹏 1 | 杨驹 2 | 修千万 3 | 杨毛龙 4 | | | | | | | | | | |
| | | | 妻杨(令孤) | 杨定度 5 | 杨难敌 6 | 杨毅 7 | | | | | | | |
| | | | | | | 杨宋双 | 杨佛奴 | 杨定 13 | | | | | |
| | | | | | | | 杨佛寿 | 附杨马师系 | 杨托 | | | | |
| | | | | | | | | | 杨使 | | | | |
| | | | | | | | | | 杨 | 杨文 | | | |
| | | | | | | | | 杨盛 14 | 杨玄 15 | 杨保宗 17 | | | |
| | | | | | | | | | | 杨保皇 18 | | | |
| | | | | | | | | | | 杨保宗 19 | | | |
| | | | | | | | | | | 杨文德 20 | | | |
| | | | | | | | | | 杨 | 杨 | 杨 | 杨出虎 | |
| | | | | | | | | | 杨难当 16 | 杨和 | | | |
| | | | | | | | | | | 杨嶷 | | | |
| | | | | | | | | | | 杨虎 | | | |
| | | | | | | | | | | 杨德 | 杨小檀 | 杨公重 | |
| | | | | | | | | | | | 杨大檀 | 杨檀生 | |
| | | | | | | | | | | | | 杨檀宇 | |
| | | | | | | | | | | | | 杨征南 | |
| | | | | | | | | | | | | 杨(超度宇文) | |
| | | | | | | | | | | | | 杨 | 杨毅 |
| | | | | | | | | | | | | 杨白华 | |
| | | | | | | | | | 杨(北魏妻) | | | | |
| | | | | | | | | | 杨 | 杨后起 24 | | | |
| | | | | | | | | | | 杨后明 | | | |
| | | | | | | | | | 杨 | 杨 | 杨元秀 | | |
| | | | | | | | | 杨绍宜 | 杨文度 22 | | | | |
| | | | | | | | | | 杨文弘 23 | 杨集始 25 | 杨绍先 26 | 杨智盛 | |
| | | | | | | | | | | | | 杨智郭 | |
| | | | | | | | | | | 杨集同 | | | |
| | | | | | | | | | | 杨集象 | | | |
| | | | | | | | | | | 杨集起 | | | |
| | | | | | | | | | | 杨集义 | | | |
| | | | | | | | | | | 杨集明 | | | |
| | | | | | | | | 杨盛 | | | | | |
| | | | | | | | | | 杨 | 杨 | | | |
| | | | | | | | | | 杨 | 杨法深 | 杨崇业 | | |
| | | | | | | | | | | 杨崇虎 | | | |
| | | | | | | | | | 杨 | 杨崇秦 | | | |
| | | | | | | | | | | 杨崇佳 | | | |
| | | | | | | | | 杨舂 | | | | | |
| | | | | | 杨宝文 | 杨奇 | | | | | | | |
| | | | | | 杨 | 杨初 8 | 杨固 9 | 杨安 | | | | | |
| | | | | | | 杨俊 10 | 杨世 11 | 杨篡 12 | | | | | |
| | | | | | | | 杨俊 | | | | | | |
|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广舍 | 杨灵 | 杨崇祖 | 杨孟承 | 杨定 |
|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 | 杨奇 | | | |

起、杨集义逃亡。北魏军遂彻底消灭这个半独立小国（这个半独立的氐民族建立的小国，有地盘而没有国名，世俗对他们的首长称“氐王”。二九六年，晋王朝二任帝司马衷在位时，“氐王”杨茂搜占据仇池【甘肃省西和县南】，后裔逐渐强大，控制甘肃省东南部及陕西省西南部部分山区。北魏帝国崛起后，四四三年二月，夺取仇池，杨文德遂退守葭芦【甘肃省武都县东南】，继任“氐王”。四七七年闰十二月，北魏攻陷葭芦，不久，据守武兴的杨文弘继承“氐王”地位，“氐王”领土，遂只剩下一个武兴。本年【五〇六年】，遂被消灭。计维持半独立状态二百一十一年，一个地方性家族的政治寿命，竟如此之久，也属奇迹之一）。中央政府遂设武兴镇，不久改为东益州（州政府武兴，管辖武兴郡、仇池郡【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盘头郡【略阳县西北】、广长郡【甘肃省成县东南】、广业郡【甘肃省成县】、梓潼郡【侨郡】、洛丛郡【略阳县西】。应称北益州，方位才对）。

## 二、东战场——争夺淮河大坝

五一三年，夏季，五月，北魏帝国寿阳（安徽省寿县）一直下雨，河川上涨，大水灌入城垣，淹没官民房舍。扬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李崇下令进入紧急状态，率军驻扎城墙之上，而水势仍然不停上涨，于是改乘船舰，紧傍城垛停泊，城墙距水面仅有两块木板的厚度。将领和参谋官员都劝李崇放弃寿阳，退保北山（八公山，寿县北）。李崇说：“我身为帝国独当一面的高官，镇守重镇，只因恩德欠缺，才引起灾难。淮河以南，疆土万里，靠我一人维系，只要我一移脚，社会结构就会立刻瓦解。扬州版图，恐不再属帝国所有。我怎么敢爱惜自己的生命，而愧对王尊（《汉书·王尊传》：西汉王朝时，王尊当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郡长，黄河暴涨，冲击金堤，全郡恐惧，四处逃奔，堤防随时都可能崩塌。王尊立即迁到堤上居住，官民向王尊叩头劝阻，王尊都不肯离开。不久，堤崩，官民全都奔走逃命，只秘书官【主簿】在王尊身旁哭泣，没有移动，幸而水势稍减，得以平安。官民对王尊的勇气和节操，十分敬服）！只是，知识分子和城中小民，无缘无故而死，使人怜悯。可鼓励他们结扎木筏，前往高地，各自想办法逃生。我一定要跟本城共存亡，希望各位不要再谈。”

扬州州政府行政官（治中）裴绚率寿阳（安徽省寿县）城南居民数千家，乘坐船舰南下，为了躲避水灾，特地迁到高地。裴绚认为李崇一定回到北方，遂自称豫州州长（南宋帝国初年以来，豫州州政府一直设寿阳，裴绚利用大水机会，集结难民，称豫州州长，不称扬州州长，可说明他的动向），跟总务官（别驾）郑祖起等送人质给南梁帝国，请求归降。南梁帝国振远将军马仙琕，派军接应支援。

李崇听到裴绚叛变消息，不知道真假，派公爵府顾问官（国侍郎）韩方兴，乘一只小艇，召见裴绚（李崇封陈留公爵，公国之中，有“国侍郎”，秩正九品下）。裴绚听说李崇仍在，大吃一惊，怅惘悔恨，回答说：“最近因大水成灾，狼狈逃命，受到大家推举。而今，大势已定，无法挽回。人民已不再是你的人民，官员也不再是你的部属，请你早早离开，不要把军人激怒。”李崇派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率舰队讨伐，裴绚战败，李神追击，攻陷裴绚大营。裴绚逃走，被村民捕获，送回寿阳，走到尉升湖（斐湖，寿县西南），自言自语说：“我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李公（李崇）！”投湖而死。裴绚，是裴叔业的侄孙（裴叔业降北魏事，参考五〇〇年正月）。郑祖起等都被诛杀。李崇上疏，认为自己应负水灾的责任，请求辞职，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本年三十一岁）不准。

李崇沉默寡言，性情宽厚，心有谋略，很得将士们的拥护，在寿春（寿阳）十年（李崇五〇七年到任，五一六年回京【首都洛阳】任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恰十年），平常训练勇士数千人，盗贼（指南梁帝国）来时，立刻迎战，无不摧毁，邻近的敌人称他“卧虎”。南梁帝萧衍设下反间计，希望北魏帝国对他起疑，于是发布人事命令，加授李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封一万户郡级公爵，又封李崇所有的儿子县级侯爵。但元恪素来知道李崇忠贞不二，信任毫不动摇。

五一四年，冬季，十月，投奔南梁帝国的王足（参考五〇五年四月）献计，建议在淮河中游筑坝，拦阻河水，准备倒灌寿阳（安徽省寿县）。南梁帝萧衍同意，派水利工程师陈承伯、宫廷供应部全国建材管理官（材官将军）祖暄（音 xuǎn），前往勘察。二人一致认为：“淮河含沙量太大，河床飘忽流动，不够坚固，承受不住压力。”萧衍不接受。于是在徐州（不知是北徐州还是南徐州）、京畿卫戍区（扬州）辖区，每二十户人家中，征召五名青年，参加筑坝工作。派代理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假右卫率）康绚，当淮河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淮上诸军事），在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

淮关）设立司令部，兴筑大坝，投入工匠及战士共二十万人；南岸起自浮山（安徽省明光市北三十五公里，淮河南岸），北岸抵达巉石山（江苏省泗洪县西南三十五公里，淮河北岸），从两岸分别填土，而在淮河中流会合。

五一五年，春季，三月，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郭祚，上疏说："萧衍（南梁帝国皇帝）狂妄荒谬，企图在淮河上筑坝（当时称浮山堰，参考去年【五一四年】十一月），士卒悲苦，人民劳困，危亡的征兆，已经显露，最好是派遣将领，率军出征，长驱直入，讨伐扑杀。"北魏帝元诩下诏，命平南将军杨大眼，率领各军，镇守荆山（安徽省怀远县西南，在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城西四十公里）。

夏季，四月，淮河大坝（浮山堰，安徽省明光市北）筑成，却又崩溃。有人说：深水中的蛟龙（传说中的水怪），能呼风唤雨，摧残坝堤；但蛟龙天性畏惧钢铁。于是，筑坝工程总监康绚，从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东、西郊铁矿场（东、西冶），运来铁器数千万斤，沉入淮河水底；但水势湍急，大坝仍不能合龙。于是，砍伐木材，在河中先做护栏，再填巨大石块，再在上面加土。沿淮河两岸，一百华里以内，树木石块，无论粗细大小，一扫而光，士卒民工，担土扛木，双肩上的肌肤都被磨破，夏季天热，疾病瘟疫，蔓延流行，尸体互相枕藉，苍蝇及其他各种昆虫的叫声，日夜不停，一片怪响。

秋季，九月，南梁帝国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据北魏帝国的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立即作为军事基地，对寿阳（安徽省寿县）施加压力，更在旧城之外，兴筑外城；把淮河沿岸的居民，强迫迁到内城，增加守卫实力。南梁帝国将军田道龙等，攻击附近各军事据点。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寿阳）州长（刺史）李崇，分别派出将领阻击。

九月二十三日，北魏帝国政府派代理镇南将军崔亮，反攻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又派镇东将军萧宝寅，直接攻击淮河大坝（浮山堰·安徽省明光市北），准备摧毁。

闰十二月十一日（南梁历），代理镇南将军崔亮，率军抵达硖石（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南梁帝国守将赵祖悦迎战，失败，登城固守。崔亮把硖石包围。

本年（五一五年）冬季，气候严寒，淮河、泗水全都结冰；修筑淮河大坝（浮山堰，安徽省明光市北）的士卒工匠，十分之七八被冻死（十六

万人以上被冻死，一片惨景）。

五一六年，春季，正月一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代理镇南将军崔亮，围攻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硖石（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不能攻克；跟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李崇，约定日期，水陆两路，同时进攻。但每次到约定日期时，李崇都不发动。胡太后因前方将领各自为政，指挥不能统一，于是，任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平："使持节"（一级权力）、镇军大将军，兼国务院右执行长（兼尚书右仆射），率步骑兵二千人，前往寿阳（安徽省寿县），建立中央特遣政府（行台），指挥所有军队，如果有人违抗命令，一律军法从事。镇东将军萧宝寅，派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过淮河，攻破南梁军的三个据点。

二月八日，在淮河北岸，又击败南梁帝国将领垣孟孙等。李平抵达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督促李崇、崔亮等水陆两军，发动攻击，没有人敢不听指挥，遂不断战胜。

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本年五十三岁），派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昌义之，率军增援淮河大坝（浮山堰，安徽省明光市北），还没有抵达，大坝总监康绚，已经把北魏南征兵团（指萧宝寅主力）击退。萧衍命昌义之，会同值阁禁卫官（直阁）王神念，逆淮河西上，增援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北魏代理镇南将军崔亮，派所属将领、博陵郡（河北省安平县）人崔延伯，固守下蔡（安徽省凤台县）；崔延伯跟另一将领伊瓮生，分别在淮河两岸，夹水筑营。崔延伯收集车轮，砍下轮框，把轮柱削尖；轮轴相并，用竹筋扭成绳索，把它们串联起来，从北岸一直拉到南岸，重叠十余条，横断河面，两岸各建一个巨大的人工辘轳，可以随时拉起竹绳，使削尖的轮柱露出水面，也可以放松竹绳，使它们沉入水底；敌人既无法砍断，又无法烧毁。于是，南梁帝国据守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的守将赵祖悦，退路全被切断，而南梁帝国增援硖石的舰队，根本无法通过；南梁将领昌义之、王神念，驻军梁城（寿阳城东南），不能前进。北魏统帅李平，指挥水陆两路大军，攻击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攻克外城。

二月二十八日，赵祖悦出城投降，北魏军斩赵祖悦，把南梁军全部俘掳。

胡太后写信给崔亮，命崔亮乘胜追击。大军统帅李平，分配各将领任

务，水陆并进，直攻淮河大坝（浮山堰，安徽省明光市北）。崔亮不买李平的账，声称有病，上疏请求回京（首都洛阳）；奏章递出后，不等批示，立即拔营出发。李平奏请诛杀崔亮，胡太后下令说："崔亮随他自己的意思，想去就去，想留就留，违背帝国的作战计划，虽然曾有小小胜仗，岂能免除大的罪刑！可是，我统治全国，不愿多作杀戮，特准崔亮戴罪立功，以功补过。"（满纸官话。事实上只因崔亮是崔光堂弟，国法才毁。）北魏帝国大军遂班师。

北魏帝国政府评定硖石之役功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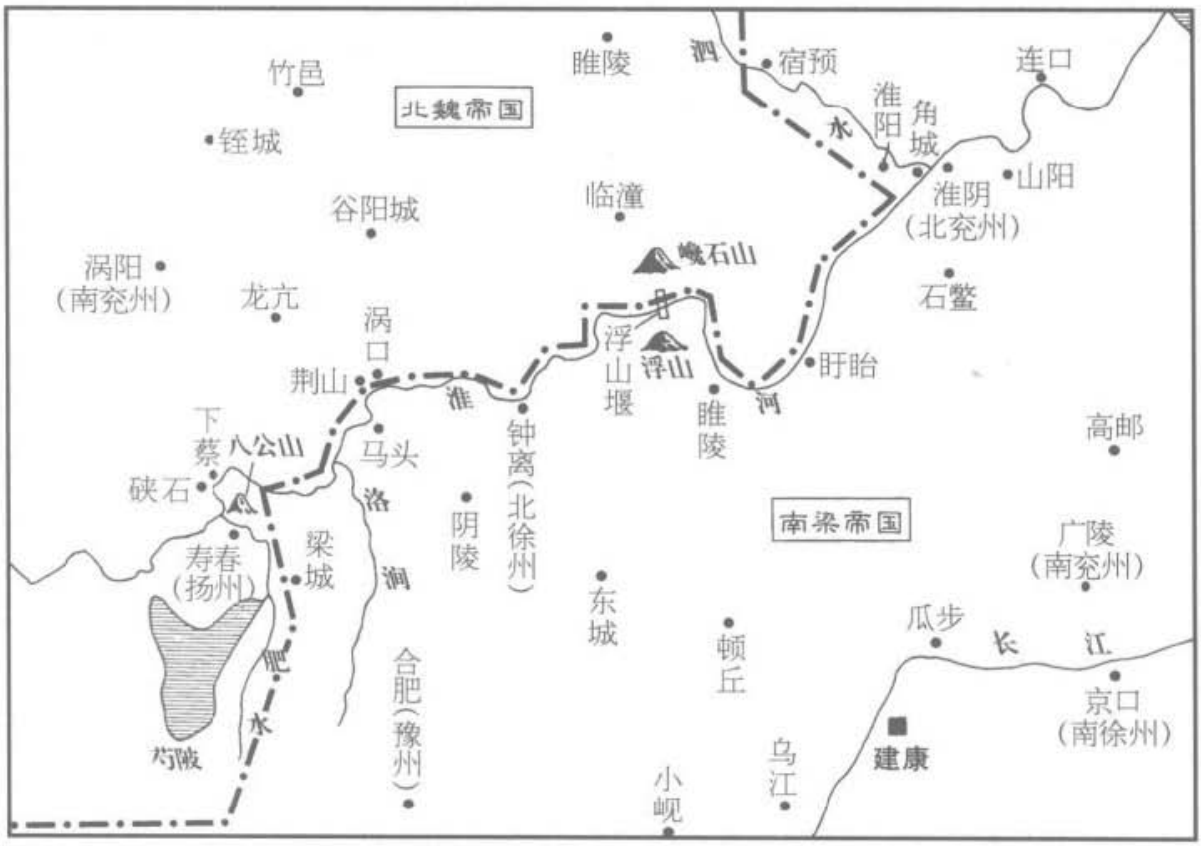
三月四日，擢升李崇当骠骑将军，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李平实任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崔亮晋升镇北将军。崔亮跟李平，在宫中争功，胡太后命崔亮当国务院宫廷保安部长（殿中尚书，负责宫内兵马调动及仓库管理）。

镇东将军萧宝寅仍逗留淮河大坝（浮山堰，安徽省明光市北）附近；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本年五十三岁），亲笔写信给他，诱惑他袭击彭城（北魏徐州州政府所在县，江苏省徐州市），承诺把萧宝寅家庙里的牌位和他的家属，送到北方跟他团聚；萧宝寅把萧衍的信，呈报中央。

夏季，四月，淮河大坝（浮山堰，安徽省明光市北）筑成，长九华里，下宽一百四十丈，上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大坝两侧种植杨柳，大坝上驻屯军营。

有人告诉大坝总监（都督淮上诸军事）康绚说："四大河流（长江、珠江、淮河、汉水），是大自然用来调节宣泄天地间不平之气，不可以长久阻塞。如能在大坝上游另行挖掘泄洪水道，使它东流，则可以减少积水对大坝造成的压力，大坝才可以保持不坏。"康绚遂挖掘泄洪水道，引导积水东流。同时用反间计，在北魏帝国境内散布耳语，说："梁国（南梁帝国）最畏惧的只是挖掘泄洪水道，并不畏惧野战。"北魏镇东将军萧宝寅相信不疑，于是开凿山洞，长达五丈，作为泄洪水道，引导积水北流。大坝积水经泄洪水道，分别东流及北流，日夜不停，但水库中的水位，丝毫没有减低，北魏工兵部队遂被召回。大坝积水区，面积广达数百平方华里。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刺史）李崇，在硖石（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基地修建浮桥，横跨淮河。又在八公山（寿县北）东南，兴筑魏昌城，准备一旦洪水倒灌，作为紧急避难之用。寿阳（安徽省寿县）城墙开始崩坏，居民纷纷攀山登冈，躲避日益上涨的水

势。水坝积水区水质清澈，被淹没的房舍、坟墓，静静地卧在水底，清晰可见。




六世纪·五一六年九月　淮河大坝崩溃

最初，筑坝地点，选在徐州（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境内，州长张豹子宣称：一定会教他主持筑坝大事。想不到后来康绚以其他官职的身份（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担任大坝总监（都督淮上诸军事。参考前年【五一四年】十一月），张豹子面子挂不住；再加上顷刻之间，南梁帝萧衍又指令张豹子受康绚指挥，张豹子更老羞成怒，于是不断向萧衍打小报告，坚称康绚跟北魏帝国私通消息（“诬以谋反”的老法宝）。萧衍虽然不理，但仍以“工程完成”为理由，征召康绚回京（首都建康），而把护坝任务，交给张豹子。

南梁帝国淮南大坝总监（都督淮上诸军事）张豹子，如愿以偿，接任康绚的工作，但对大坝不再修护保养。

九月十三日，淮河水位暴涨，大坝崩溃，发出巨雷般声响，三百华里之遥，都听得清楚。沿淮河下游两岸所有村庄十余万人，全被洪水吞噬，漂入大海（东中国海）。最初，北魏帝国对淮河大坝深感忧虑，命任城王元

澄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南征大军最高司令长官（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率大军十万人，进入紧急状态，将由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出动，攻击大坝；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动用兵力，大坝最后一定自己毁坏。"等大坝崩溃消息传到京师（首都洛阳），胡太后大为高兴，对李平的赏赐，极为厚重；元澄大军也不再出动。

# 2

# 沿边六镇反扑

## 一、莫折念生称帝

五二三年，夏季，四月二十八日，北魏政府派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李崇，率骑兵十万人，攻击柔然汗国。郁久闾阿那瓌得到消息，裹胁善良平民二千人，以及政府和民间马牛羊数十万头，向北方逃走，李崇追击三千余华里，无法追上，班师。

李崇的秘书长（长史）、巨鹿郡（河北省晋州市）人魏兰根建议李崇，说："从前，沿着边界，设置各'镇'，地广人稀，有时征召中原豪门强族的子弟，有时征召皇族或鲜卑贵族，使他们当帝国的爪牙，保卫边疆。若干年之后，主管机关对这些人家，称为'府户'，当做低贱的奴仆差役。久而久之，不能跟高贵门第世家通婚，做官时更因为没有高贵门第世家作为外援之故，以致不能进入'清流'——高贵门第世家系统。本来是同等阶层的亲属亲戚，可是在京师（首都洛阳）的却都当了显要大官，享受荣耀；两相比较之下，当然怨恨愤懑。最好是取消以军事为主的'镇'，而改为以行政为主的'州'，分别设立郡县。凡是'府户'，一律撤除，恢复成为平民，如果想进政府当官，则完全依照最早的规则办理，文武兼用，恩威同施。这些建议如果能够实行，帝国或许不会再有北方的忧虑。"李崇上疏奏报，如石沉大海，没有批示。

最初，元义软禁胡太后，时常到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本年十四岁）所住寝殿侧房，值班陪伴，竭尽所有能力，讨元诩（音 xǔ）欢心，元诩因此对元义十分宠爱信任。元义出入宫城，总是命武士手持兵器，前

呼后拥，严密戒备。有时出宫，到千秋门外休息，四周全设木栏拒马，派心腹将士保护，防范刺客突击；无论官民，要想见他一面，也只能站在远处，遥遥对话而已。元义刚掌握政权时，故意表现他如何地为国为民，所以待人十分谦虚，处事勤快认真，对于施政的成绩，也非常关心。然而，等到情势稳定，就不由自主地骄傲怠慢；喜爱名酒美女，贪财好货，随自己的高兴或不高兴，夺取或赏赐；帝国法令，完全败坏；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元义的老爹、京兆王元继，尤其贪污放纵，跟正妻（元义的娘）分别接受贿赂，向有关单位请托办事，没有人胆敢违抗；甚至郡县政府的一个小小雇员，都不能公平任用。州长、郡长、县长，全是贪官，由于这个缘故，民间穷苦困顿，人人渴望天下大乱。

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老弟，打算罢黜元义。元义先下手为强，使他出任怀荒镇（河北省张北县）防卫司令（镇将）。稍后，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南下攻入边塞，大肆抢掠，镇民请求发给粮食救济，于景拒绝，镇民忍耐不住悲愤，遂武装暴动，生擒于景，斩首。不久，沃野镇（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镇民破六韩拔陵（破六韩，三字姓），聚众起兵，格杀新到任的防卫司令（镇将），改年号真王。各镇汉人和少数民族，纷纷响应。破六韩拔陵率军南下，派他的将领卫可孤，包围武川镇（内蒙古武川县），并攻击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尖山（山西省神池县）人贺拔度拔（贺拔，复姓）跟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都有才能，而且是三员勇将；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防卫司令（镇将）杨钧擢升贺拔度拔当指挥官（统军），命他的三个儿子当带兵官（军主），抵抗卫可孤的攻击。

本世纪（六世纪）初叶，八任帝（宣武帝）元恪在位，为了祈求佛祖赐福给已逝世的老爹、七任帝（孝文帝）元宏以及娘亲高皇后（文昭皇后），命宦官白整在龙门山（洛阳南二十四公里伊阙）开凿两个佛龛（音kān），每龛都高一百尺。五〇八年稍后，宦官刘腾又给当时在位的元恪，另行开凿一个佛龛，到本年（五二三年）为止，已二十四年，共用十八万二千余工人，但工程浩大，仍不能完成。

五二四年，春季，三月，任命临淮王元彧，当北伐大军司令官（都督北讨诸军事），讨伐沃野镇（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参考去年【五二三年】四月）。

夏季，四月，高平镇（宁夏固原县）人赫连恩等聚众起兵，推举敕勒

部落酋长胡琛称高平王；攻击高平镇，响应破六韩拔陵。中央政府将领卢祖迁击破胡琛军，胡琛向北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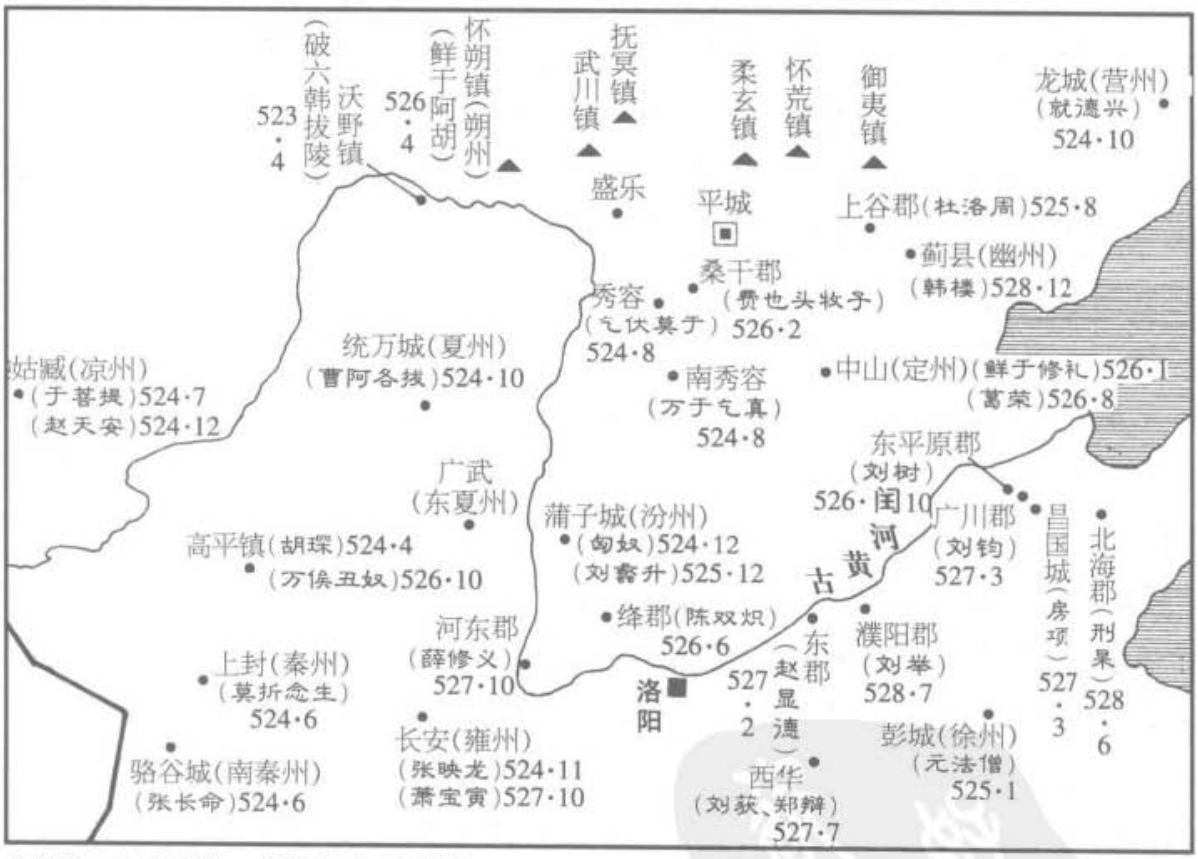
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被破六韩拔陵部将卫可孤围攻，已过一年，而外面的援军不见到来，防卫司令（镇将）杨钧命带兵官（军主）贺拔胜南下云中（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向临淮王元彧求救。贺拔胜招募少年骑兵十余人，组成敢死队，于夜晚找到敌人空隙，突围而出，变民军骑兵追到，贺拔胜大叫说："我是贺拔胜！"变民军骑兵不敢逼近。贺拔胜抵达云中，晋见元彧，警告说："怀朔被围，随时都会陷落，大王却把大军停在这里，不肯前进，怀朔如果不守，武川（内蒙古武川县）立刻危险，盗贼（变民军）的锐气，将百倍上升，即令张良、陈平复出，也无法替大王分忧。"元彧允许出兵。贺拔胜回怀朔镇报命，再突围而入。杨钧又命贺拔胜去侦察武川镇情况，发现武川镇已经陷落。贺拔胜飞骑而还，怀朔镇人心大乱，立刻崩溃，贺拔胜父子同被卫可孤俘虏。

五月，临淮王元彧率军北进，在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跟变民军首领破六韩拔陵会战，元彧战败，被削除官职爵位。安北将军、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李叔仁又在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被变民军击败；变民势力，每天都在壮大。

噩耗传到京师（首都洛阳），北魏帝元诩（音 xǔ）在显阳殿召集丞相、国务院总理（令）、执行长（仆）、各部部长（尚书）、总监督长（侍中）、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询问说："而今，盗匪（变民军）布满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已经逼近皇家祖先墓园——金陵（位于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我们应该怎么办？"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修义，请派遣重要官员，率领大军，镇守恒（平城）、朔（盛乐）二州，抵抗强悍的贼寇（变民军）。元诩说："去年（五二三年），郁久闾阿那瓌叛变，政府派李崇北伐，李崇上疏请求改'镇'为'州'，我因为旧有的制度，难以马上变动，没有批准。想不到李崇这份报告，却诱导镇民兴起不安分的心理，以致发生今天的灾祸。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无法挽救，姑且提出来谈论。事实上，李崇是尊贵的皇亲（李崇，是五任帝【文成帝】拓跋浚的小老婆李夫人【生六任帝拓跋弘】的老哥，父亲李诞），拥有崇高声望，有才干见识，果断敏捷，我打算派他出征，各位认为如何？"国务院执行长（仆射）萧宝寅等一致同意说："这样决定，正合大家盼望。"李崇说："我

因为六镇（参考四八四年九月）荒远偏僻，跟蛮族相接，打算安慰镇民，使人心欢愉，才提出改‘镇’为‘州’的意见，怎么敢诱导镇民武装作乱！实在罪该万死，请求陛下赦免；而今更派我北伐，正是改过报恩之时。可是，我年纪已超过七十，四肢无力，而又患病在身，不能胜任军事重任，请另行选择贤能人才。”元诩不准。元修义是拓跋天赐的儿子（拓跋天赐事，参考四七一年四月）。

五月二十三日，北魏政府加授李崇：“使持节”（一级权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北部征剿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元深，接受李崇指挥。元深是元嘉的儿子（元嘉，参考四九九年三月）。




六世纪·二〇年代　北魏帝国万民皆叛

北魏帝国自从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聚众起兵以来，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延安市东北】）、豳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豳，音 bīn）、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人民纷纷集结，武装反抗政府。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刺史）李彦，施政及刑罚残酷暴虐，在

下位的官员和人民，充满怨恨。本月（六月），城中居民薛珍等率领党羽，突入州政府大门，生擒李彦，诛杀；推举莫折大提（莫折，复姓）当首领；莫折大提自称秦王。北魏政府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元志讨伐。

最初，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豪门杨松柏兄弟，不断抢劫抄掠，州长、博陵郡（河北省安平县）人崔游用阴谋诡计，引诱他们投降，并委任杨松柏兄弟当州政府主任秘书（主簿），态度诚恳，言辞亲切，命他们游说叛变的氐民族部落放下武器。然后，有一天，崔游摆下盛大筵席，招待杨松柏兄弟和所有放下武器的氐民族酋长，就在筵席上把他们逮捕，全部斩首。从此，所有部属对崔游都不再信任，暗怀猜疑、畏惧，人心不安。崔游听到李彦被杀消息，知道身处险境，打算逃走，就在逃走前夕，城中居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暴动，率领群众攻击州政府，诛杀崔游，献出城池，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他的部将卜胡袭击高平镇（宁夏固原县），攻克，格杀防卫司令（镇将）赫连略及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不久逝世，儿子莫折念生登极，自称皇帝，组织政府，设立文武百官，改年号天建。

六月十八日，北魏政府大赦。

秋季，七月六日，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修义兼国务院执行长（兼尚书仆射），当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率各将领讨伐莫折念生。

北伐大军抚军将军崔暹违背总司令官（大都督）李崇命令，跟变民军首领破六韩拔陵在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会战，大败，单人匹马逃回。破六韩拔陵遂攻击李崇大营，李崇竭力奋击，不能阻止，退返云中（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双方僵持。

广阳王元深上疏说："祖先们建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时代，认为北方边疆，至为重要，所以特别慎重地选拔贤能亲信，竖立军旗，担任防卫司令（镇将），把高贵门第出身（参与帝国建国的非皇族鲜卑人）的参谋官佐，配备在防卫司令（镇将）左右，拼死保卫边疆，阻遏强敌，不但不剥夺他们升迁的资格，反而更免除他们的差役赋税；因此当时人士，乐于到边疆服务。五世纪八〇年代，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李冲当权，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人全部免除官差兵役（李宝入北魏事，参考四二一年。李宝的儿子李冲一旦有权，就厚待他的凉州同乡），而皇家乡亲和故旧后裔

却仍然驻防边塞；除非是身犯重罪，不为世所容，才贬黜蛮荒，普通人谁肯跟他们为伍？镇民在防卫司令部工作，只能担任山林管理员（虞候）、义务服务员（白直。没有薪俸），一辈子升迁，也不过升迁到带兵官（军主）。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同族，一个个当上高等显官；而居留边镇的人，却被远隔在文官系统之外，很多人因此不得不逃离家乡。于是，中央政府更加强对镇民管理，严格规定镇民不可以到其他州镇居住或游历。结果，少年子弟无法到其他州镇留学，长大以后更无法到其他州镇工作；所受非人的待遇，写到这里，忍不住落泪。自从首都南迁洛阳（参考四九四年十月），边疆官职，越发受到轻视，唯有一直停留在低阶层的庸才，才会外放到卫镇当防守司令（镇将）。这些人到差之后，辗转学习，互相模仿，专门贪赃枉法，搜刮财富。有时候其他各地的贪官污吏，被定罪放逐到边疆，他们在防卫司令（镇将）身旁，设计筹划，操纵指挥；于是，一切措施，非钱不行，镇民悲痛，一个个咬牙切齿。后来郁久闾阿那瓌背弃帝国对他的恩德，大肆抢劫。政府动员警备部队（奔命）追击，十五万大军渡沙漠北上，没有几天就撤退而回（参考去年【五二三年】四月），镇民看到这种援军，当然轻视中央。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李崇，建议把‘镇’改‘州’，可算是洞察先机的远见，而中央却不肯批准。就在这时候，高阙要塞（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驻军司令（戍主）跟他的部属发生冲突，破六韩拔陵（沃野镇【内蒙古杭锦旗北黄河南岸】变民首领）把驻军司令击斩，互相激荡，各地纷纷起兵，攻城略地，所经过的地方，把拒绝叛变的人，屠杀净光。政府军讨伐，屡次战败，变民集团一天比一天壮大。李崇出征，指望一举荡平，想不到崔暹全军覆没，连一个车轮都没有回来；我跟李崇只好顺着去时旧路，往后撤退，暂驻云中（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而军心已散，将士没有斗志。今天所忧虑的，不仅仅限于西北（破六韩拔陵），恐怕所有边镇，都是如此。天下大事，很难逆料！”奏章呈上去后，没有反应。

元诩下诏逮捕崔暹，囚禁最高法院（廷尉）。崔暹用美女、舞娘、田园、房产，贿赂元义，最后，竟被判无罪。

七月二十九日，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他的司令官（都督）杨伯年进攻仇鸠、河池（二地都在甘肃省徽县西）军事据点。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略阳县】）州长（刺史）魏子建派将军伊祥等迎战，杀一千余人。东益州（甘肃省东南部及陕西省西南部）本属“氐王”杨绍先的

半独立“仇池王国”（北魏帝国擒杨绍先及设东益州，参考五〇六年正月），将领及参谋官员都认为：州城居民勇敢剽悍，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及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所有变民，都是他们的同族（氐民族），建议先行没收他们的武器。魏子建说：“城中居民，经过太多战阵；如果以诚相待，安抚他们，就是我们的部队；如果逼迫，则我们将被前后夹攻。”于是集合全体居民，慰问沟通，不久之后，渐渐把他们的子弟或父兄，派到外郡或其他军事据点驻防，使他们内外连心，直到最后，都没有人叛变。魏子建是魏兰根的族兄（魏兰根，参考去年【五二三年】四月）。

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警卫司令（幢帅）于菩提等暴动，生擒州长宋颖，据守州城，反抗中央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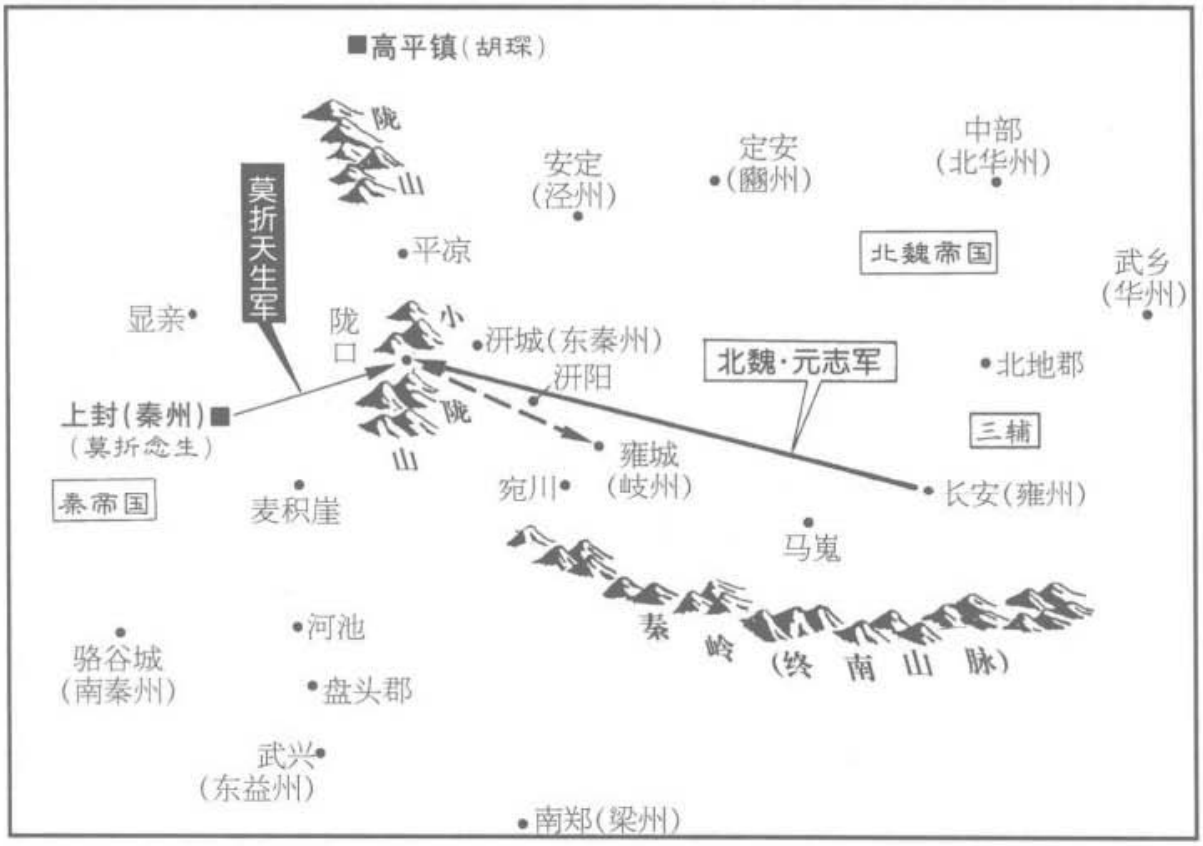
北魏帝国编制外事务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北魏帝元诩，说：“凡是粮食不多而将士精锐，最有利的行动是速战速决。粮食多而军队也多，当然最好是采取持久作战。陇山以西地区（甘肃省南部）盗匪（指莫折念生及胡琛）虽然猖狂，但没有雄厚实力，虽然占领两座城池（上封及高平），但缺少恩德仁义。他们的情势是：必须发动闪电攻击，每天才有人响应、归降，如果行动迟缓，人心沮丧离散，就会坐在那里，等待崩溃。当闪电攻击发动之时，势如狂风暴雨，叛徒（变民军）追求的是万分之一的成功机会；而长期坚守据点，城高沟深，政府则可以主动控制全局。只不过天下升平的时间太久，人民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为了利益，互不等待；逃避灾难，也互不照顾。将领不会指挥，士卒没有训练，既缺少长远作战计划，又各有轻视敌人的骄傲心理。如果陇东（甘肃及陕西二省交界处）不能保住，汧阳（陕西省千阳县）军队（指雍州【长安】州长元志讨伐莫折念生军）战败溃散，则秦州（州政府上封）以及南秦州（州政府骆谷城）的变民军（秦州莫折念生、南秦州张长命），势将强大，三辅（陕西省中部）立刻危险，帝国右臂就被斩断。我建议陛下，最好下令前方高级将领，坚壁清野，不要出战，另派中下级军官率精锐部队，绕道麦积崖（山在天水市东南四十公里），袭击变民军背后，则汧阳（陕西省千阳县）以及陇山地区（陕西省及甘肃省交界）一群妖魔（变民军），自会星散。”

北魏政府任命李苗当指挥官（统军），跟另一位将领淳于诞，同时从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及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西南】）出发，攻击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军队还没有抵达，莫折念

生派他的老弟、高阳王莫折天生率军东下，直指陇山地区（陕西省及甘肃省交界）。

八月十六日，雍州（州政府长安）司令官（都督）元志在陇口（陇山险要）迎战，大败，元志抛弃大军，单身逃往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

此时，北魏帝国北方边境东部及西部敕勒部落纷纷背叛，归降破六韩拔陵。北魏帝元诩才想起李崇及广阳王元深的建议。




六世纪·五二四年八月　北魏讨伐陇右变民失败

八月十八日，下诏说："所有州镇属于军方的户口（府户），除了因犯罪而被贬谪充军的之外，一律解除束缚，成为正常居民。"改"镇"为"州"：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改为朔州，原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改为云州。派兼任宫廷监督官（兼黄门侍郎）郦道元当钦差大臣（大使），前往慰问六镇；可是，此时六镇已全部叛变，郦道元没有出发。

最初，鲜卑人（代人）从代都（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迁到洛阳，很多人受到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选部）压制，无法当官或无法升迁，而今，六镇全叛，元义才起用这批穷乡寒门出身的鲜卑人，特别为他们颁

发皇帝诏书，对他们慰问安抚，博取他们的好感。最高法院覆判官（廷尉评）、鲜卑人（代人）山伟（山，本姓土难）上奏皇帝，歌颂元义的美德，元义遂擢升山伟当国务院法务部畿外巡察司长（尚书二千石郎）。

秀容川（山西省朔州市西北）人乞伏莫于聚众起兵，攻击郡城，格杀郡长。

八月十九日，南秀容（山西省原平市西南）牧羊人万于乞真（万于，复姓）格杀中央畜牧部长（太仆卿）陆延。秀容匈奴部落酋长尔朱荣（尔朱，复姓）用武力削平这次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羽健事，参考三九八年二月）。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曾经出去打猎，部落中平民射击老虎，误中他的大腿，尔朱代勤把箭拔出，不去追究是谁发射，部属们无不感动喜悦。尔朱代勤官位做到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州长（刺史），封梁郡公爵，年九十余岁逝世。儿子尔朱新兴继承酋长职位，牲畜大量繁殖，牧场更是旺盛，牛羊骆驼马匹，以毛色分类，成群结队，满山满谷，遍布原野，无法计算它们的数量。政府每逢出军，尔朱新兴一定进贡战马，及捐助粮食辎重。七任帝（孝文帝）元宏对他非常嘉奖赞美。尔朱新兴年老，请求传位给儿子尔朱荣，政府批准。尔朱荣聪明机智，处理事务决断迅速，像有神灵相助；统率部众，严格整齐。当时，四面八方传出叛变事件，尔朱荣野心勃勃，暗中另有打算，用他从畜牧中得来的财富，招募骁勇武士，集结英雄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人段荣、太安郡（内蒙古固阳县）人窦泰都往投靠。贾显度是贾显智的老哥（贾显智，参考五一九年二月）。

八月二十日，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司令官（都督）窦双，攻击北魏盘头郡（甘肃省徽县南）；北魏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略阳县】）州长魏子建派将军窦念祖击破窦双。

北魏帝国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元修义身患风湿，不能处理军务。

九月二十五日，中央任命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当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兼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各将领攻击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

被变民罢黜的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州长（刺史）宋颖，派人秘密向吐谷浑汗国（青海省）可汗（十四任）慕容伏连筹请求援救；慕容伏连筹亲自率军攻击凉州（姑臧），变民首领于菩提放弃州城逃

走，吐谷浑军追捕，斩于菩提。州城居民赵天安等，再推举宋颖恢复原职。

河间王元琛大军抵达西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解除涡阳（安徽省蒙城县）的包围，恢复荆山（安徽省怀远县南）基地的秩序。南梁帝国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州长（刺史）王神念迎战，被元琛击败。

冬季，十月一日，南梁豫州（州政府合肥）州长裴邃、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元树，攻击北魏建陵城（江苏省新沂市），攻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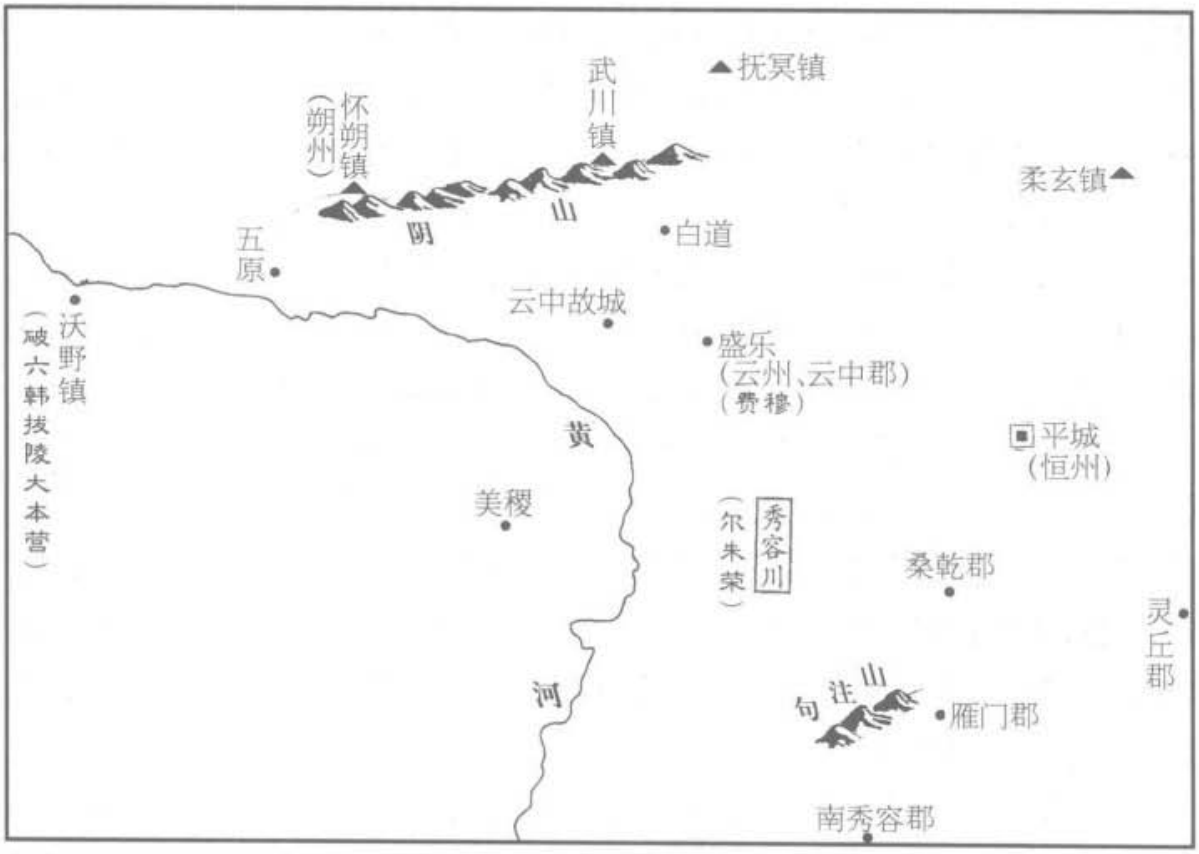
十月四日，再攻克曲木（曲沭戍【建陵城西】）；扫虏将军彭宝孙也攻克北魏琅邪郡（山东省临沂市）。

北魏帝国营州（州政府设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居民刘安定、就德兴（就，原姓菟赖）拘捕州长李仲遵，夺取州城，叛变。另一居民王恶儿斩刘安定，反正归附政府。就德兴率领部众向东逃走，自称燕王。

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派将领宿勤明达（宿勤，复姓）进攻豳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北华州（原为东秦州，州政府设中部【陕西省黄陵县】）。中央政府派司令官（都督）、北海王元颢（音 hào）率各将领讨伐。元颢是元详的儿子（元详事，参考五〇四年三月）。

北魏帝国政府派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卢同，“持节”，前往营州（州政府龙城）慰劳变民军首领燕王就德兴。就德兴投降，但不久再叛。北魏帝元诩下诏，任命卢同当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州长兼国务院特遣分院总监（兼尚书行台）。但卢同不断被就德兴击败，知难而退。

朔方地区（陕西省北部及黄河河套地区）匈奴部落叛变，包围夏州（州政府统万）州长源子雍；城里粮食吃光，守军宰杀战马，煮吃马皮，而军心不变。源子雍打算亲自出去寻找粮食，留儿子源延伯守城（统万），将领参谋都说：“而今，四面八方都背叛中央，粮食已尽，援军已绝，不如父子同时出去逃生。”源子雍流泪说：“我家世世代代，承受帝国恩典，应该死守此城。然而，没有粮食，就不能死守，所以我打算前往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延安市东北】），为各位筹募几个月的粮食，如果有幸能够得到，城池一定可以保全。”遂率老弱残兵，前往东夏州（广武）运粮，源延伯跟各将领参谋等流泪痛哭，送他起程。源子雍一行走了几日，匈奴酋长曹阿各拔在中途拦击，俘虏源子雍。源子雍秘密派人到统万（陕西省




六世纪·五二四年十月　朔方一带形势

靖边县北白城子），下令固守，全城忧愁恐惧。源延伯告诉大家说："我父亲生死存亡，还不知道，此心像被火烧一样，已成焦烂。可是，奉命保守州城，责任重大，不敢因私害公，请各位了解我的心意。"大家被源延伯的大义感动，没有人不鼓舞奋发。源子雍虽被匈奴人生擒，但匈奴人仍把他当做州长（刺史）尊敬。源子雍向他们分析是非利害，劝曹阿各拔归降政府。正巧，曹阿各拔逝世，老弟曹桑生遂率领部众，随同源子雍，改变立场，拥护政府。源子雍晋见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北海王元颢，详细陈述变民军可以消灭的理由，元颢拨付源子雍一支军队，命他充当先锋。当时，东夏州全境一片混乱，人民全都叛变，到处结营扎寨，交通寸断。源子雍辗转搏斗，艰苦前进，九十天之中，经过数十次会战，终于削平东夏州（州政府广武）境内的变民军，征收粟米，运往统万（夏州州政府所在城，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供应军食。两个夏州（夏州及东夏州）因此获得保全。源子雍是源怀的儿子（源怀，参考五〇一年十一月）。

广阳王元深上疏说："而今，北边六镇，全部叛变；高车东西二部（即敕勒东西二部）和六镇同时发动。用现有筋疲力尽的政府军迎战，绝对没有胜利的道理，不如挑选精兵，据守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

市】）各地要塞，以后再从长计议。”遂跟北部征剿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李崇，自云中（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撤退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李崇对各将领说：“云中（盛乐）正当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的要冲，是盗贼（变民军）的咽喉，如果此地不保，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及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立刻陷于险境。应该留一员大将镇守，谁可以胜任？”大家推举费穆，李崇遂向中央保荐费穆当云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州长（刺史）。

故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指挥官（统军）贺拔度拔父子（参考去年【五二三年】四月）和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宇文肱（宇文，复姓），集结乡里武士豪杰，袭击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所派大将卫可孤，斩卫可孤；贺拔度拔不久在跟铁勒部落一场会战中阵亡。宇文肱是宇文逸豆归的玄孙（宇文肱是宇文泰【北周帝国始祖】的老爹。宇文逸豆归被前燕帝国消灭事，参考三四四年正月）。

北部征剿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李崇任用国立大学教授（国子博士）祖莹当秘书长（长史）；广阳王元深弹劾祖莹增加击杀敌人的数目，蒙蔽中央，并偷盗军用物资。祖莹被免职，永不录用。李崇也被控与这件事有关，免官削爵，召回京师（首都洛阳）。元深遂独自掌握大军。

变民军高阳王莫折天生攻击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

十一月二日，攻陷岐州，生擒北魏司令官（都督）元志及岐州（雍城）州长（刺史）裴芬之，押送秦帝莫折念生处（时在上封），斩首。莫折念生又派大将卜胡等进攻泾州（州政府安定），在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城东击败北魏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薛峦。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儿（薛安都归降北魏事，参考四六六年十月）。

高平（宁夏固原县）变民军斩秦帝莫折念生所派大将卜胡；迎接本城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

北魏政府任命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杨昱兼总监督长（兼侍中），“持节”，监督北海王元颢大军，增援豳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包围豳州（定安）的变民军撤退。巴蜀变民首领张映龙、姜神达（巴蜀人移居关中【陕西省中部】，因战乱遍地，无法维生，遂也加入叛乱行列，政府称之为“蜀贼”）攻击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雍州（长安）州长（刺史）元修义向杨昱请求增援，一日一夜之间，发出九封告急文书。司令官（都督）李叔仁迟疑拖延，不肯出兵，杨昱说：

“长安是关中（陕西省中部）的基石，长安如果失陷，大军立即瓦解，我们留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遂跟李叔仁进击，斩姜神达；其他变民军溃散逃走。

十二月十六日，北魏政府任命京兆王元继当太师（上三公之一）、最高统帅（大将军）、西部军区总司令（都督西道诸军），讨伐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

北魏帝国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所有匈奴部落，全部叛变；北魏政府任命章武王元融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军讨伐。

东益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略阳县】）州长（刺史）魏子建跟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叛变的氐部落，沟通谈判，安抚解释，有些氐部落开始放下武器。最后，全州六个郡及十二个军事基地，秩序完全恢复，遂斩变民军首领韩祖香。中央擢升魏子建兼任国务院执行官（兼尚书）、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仍兼东益州（武兴）州长；梁州（州政府设南郑【陕西省汉中市】）、巴州（州政府设隆城【四川省仪陇县西南】）、益州（州政府设晋寿【四川省广元市西南】）、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都纳入魏子建统御指挥系统。

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军攻击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城中居民首领赵天安囚禁州长宋颖，响应莫折念生。

## 二、葛荣称帝

五二五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变民军首领高阳王莫折天生（秦帝莫折念生的老弟）驻军黑水（约在陕西省宝鸡市境，北流注入渭水），兵力强大，声势旺盛。北魏政府任命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州长（刺史）崔延伯当征西将军、西路军司令官（西道都督），率军五万人讨伐。崔延伯跟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萧宝寅一同驻军马嵬（陕西省兴平市西）。崔延伯以骁勇闻名于世，萧宝寅催促他发动攻击，崔延伯说：“明天早上，为你测试一下盗贼（变民军）的胆量！”于是，遴选精兵数千，向西渡过黑水，排成阵势，逼近莫折天生大营。萧宝寅扎营黑水之东，遥遥作为后援。崔延伯直抵莫折天生营前，耀武扬威，展示实力，然后缓缓撤退。莫折天生发现政府军人数太少，一声令下，各营营门大开，

武装部队争先恐后出击，人数多出崔延伯十倍，万马奔腾，企图把崔延伯逐到水畔，萧宝寅望见，惊慌失色。崔延伯亲自断后，不跟变民军接战，命部队先渡黑水，军容一直保持整齐，莫折天生军不敢攻击。一会儿工夫，渡河完毕，崔延伯最后才慢慢渡过；莫折天生的部队也撤退。萧宝寅大喜说："崔延伯的勇敢，连关羽、张飞都不如。"崔延伯说："这些贼寇，不是我这个老家伙的对手，请坐在那里，看我把他们击破！"

正月十八日，崔延伯率军出战，萧宝寅出动全部兵力，随后支持。莫折天生也空营迎战，崔延伯身先士卒，攻破变民军的前锋，政府军精锐全部投入，于是大破变民军，俘虏及斩杀十余万人，追到小陇山（陇山有大小，大陇山在甘肃省清水县北，小陇山在陕西省陇县西南）；于是，岐州、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以及陇山以东地区（陕西省）民变，全部平息。但政府军逗留原地抢夺劫掠，不能及时向前推进。莫折天生遂堵塞陇山通道，政府军不能再进。

萧宝寅攻克宛川（陕西省宝鸡市东陈仓镇），搜捕居民当奴婢，遴选十位美女，送给岐州州长魏兰根，魏兰根不肯接受，说："宛川县被夹在政府跟盗寇之间，没有能力自卫，居民只好忍辱顺从，以救残生。政府军来临，应该哀怜安抚，怎么可以帮助盗贼，暴虐相待，强迫他们从事贱役！"到处寻找她们的父兄，交他们领回。

二月二十七日，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派司令官（都督）杨鲊等，进攻北魏帝国仇池郡（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北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魏子建（东益州【州政府武兴】州长），击破杨鲊军。

夏季，四月，北魏帝国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据守高平（宁夏省固原县），派他的大将万俟丑奴（万俟，音 mò qí，复姓）、宿勤明达（宿勤，复姓）等，攻击北魏帝国的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北魏将军卢祖迁、伊瓮生出军迎战，不能取胜。中央驻西部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萧宝寅、征西将军崔延伯，先前曾击败莫折天生（参考本年【五二五年】正月），率军前进，跟卢祖迁等在安定会师，武装士卒十二万人，战马八千匹，军威强大。万俟丑奴在安定西北七华里扎营，不断派出轻骑兵挑战，但是不等到大兵团接触，即行撤退。崔延伯自认为他的勇敢天下无敌，而且刚刚建立战功，遂请求自己担任先锋。于是，特别制造大型盾牌，内装架柱，使勇士套到身上前进，称之为"活动城堡"（排城），把辎重放在活动城堡之中，而野战士卒在外结阵，从安定北方，沿着平原边缘，

向北挺进；还没有来得及发动攻击，变民军数百名骑兵，手拿书册，声称呈献“投降人名簿”，请求暂缓行动。萧宝寅、崔延伯还没有打开翻阅，宿勤明达已从东北杀奔而来，呈献“投降人名簿”的数百名骑兵，则从西方发动攻击，北魏讨伐大军遂腹背受敌。崔延伯上马，奋勇迎战，一直逼近变民军大营。变民军全是轻装备骑兵，而崔延伯则有一部分是步兵，搏战太久，体力不继，变民军抓到机会，攻入“活动城堡”，崔延伯遂大败，死伤将近二万人。萧宝寅集结残余部众，退保安定。崔延伯受不了战败的羞辱，于是磨利武器，招募敢死队，从安定西进，距变民军大营七华里，构筑阵地。

四月十八日，并不报告大军统帅萧宝寅，崔延伯单独向变民军发动奇袭，大破变民军，刹那之间，踏平几个营区。然而，政府军没有纪律，乘胜抢夺劫掠，士卒四散，不能集中力量战斗。变民军立即反击，政府军大败，崔延伯被流箭射中，阵亡，士卒被杀一万余人。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当时，强大的变民军没有一处消灭，政府却损失一位勇将，中央与民间，同时忧虑震恐，而变民集团声势越发兴盛。可是，从外地到京师（首都洛阳）的文武官员，胡太后向他们询问治安情形时，大家一致声称变民军力量薄弱，用以讨胡太后欢心。因此，将领们请求增援，胡太后经常拒绝。

六月，北魏帝国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包围北魏广阳王元深驻防的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北魏带兵官（军主）贺拔胜招募敢死队二百人，打开东门出击，杀一百余人，变民军稍稍后退。元深利用这个机会，放弃城池，全军突围，南下移防朔州（去年【五二四年】八月已改称云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贺拔胜经常担任后卫。

云州（即朔州）州长（刺史）费穆招抚离散的人民和士卒，四面抵抗敌人。当时，北方边疆全部陷于变民军之手，只有云中一个孤城，尚为政府守卫。时间一久，跟外界的交通，全被切断，而增援的部队不见来到，粮秣和箭石全都耗尽。费穆不能支持，遂放弃州城（盛乐），南下秀容川（山西省朔州市西北），投奔当地匈奴部落酋长尔朱荣（参考去年【五二四年】八月）。稍后，费穆前往京师（首都洛阳）皇宫大门前，请求定罪；胡太后下诏赦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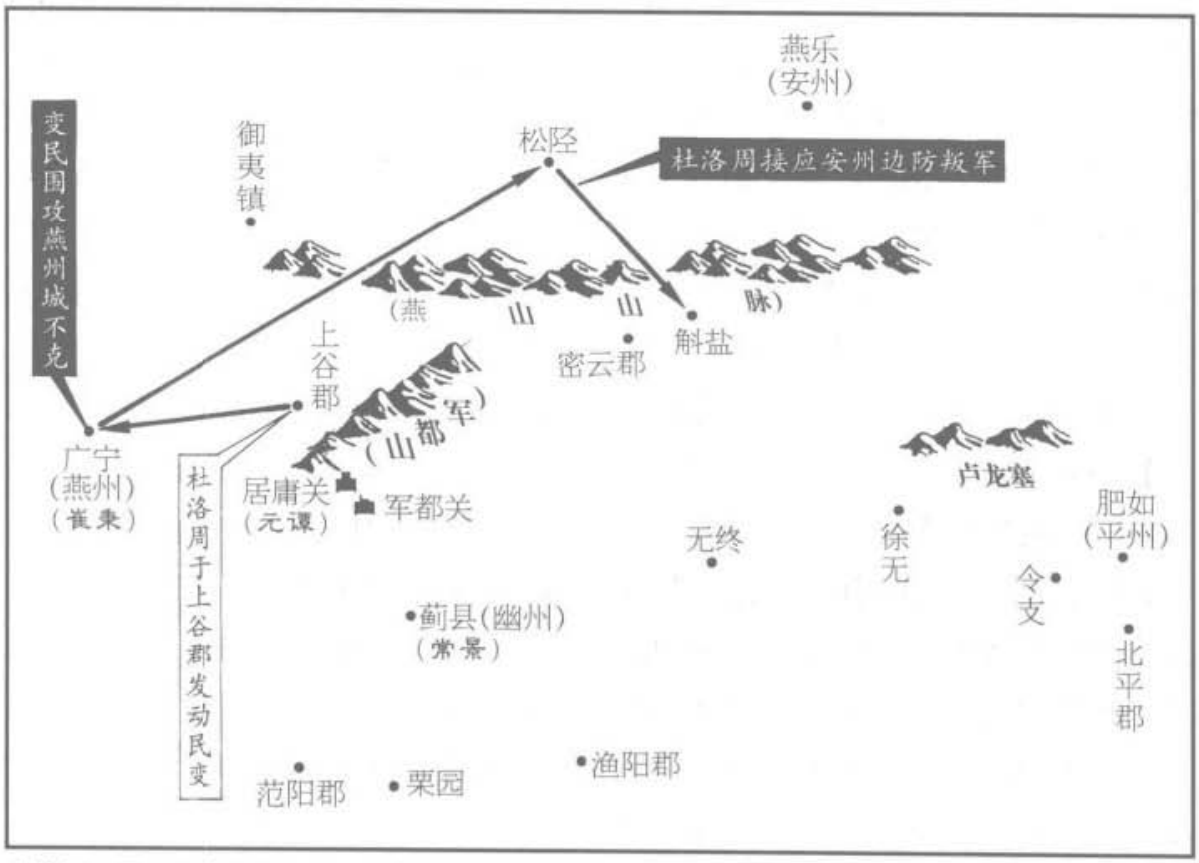
情报军事参议官（长流参军）于谨报告广阳王元深说：“现在，盗贼土匪（指变民军）纷纷起事，专靠武力镇压，不容易取胜。我请求以大王

您的名义，前往变民军基地访问，分析祸福利害，说服他们放下武器，或许可能归顺。”元深同意。于谨精通数国语言，于是单人匹马，前往匈奴变民军大营，晋见酋长，用诚心和公道，跟他们谈判，西部铁勒部落酋长乜列河等（乜，姓；音 miē），率三万余家，南下向元深投降。元深打算率军亲往折敷岭（今地不详）迎接。于谨说：“破六韩拔陵正威不可当，听说乜列河归降，一定出兵拦截，如果抢先一步据守险要，就很容易把他击破。不如把乜列河当做钓饵，然后设下埋伏，等破六韩拔陵上钩，定可破敌。”元深接受。破六韩拔陵果然率军拦截乜列河，把西部铁勒部落全部俘虏；而北魏帝国的埋伏，适时发动，破六韩拔陵大败。元深救出乜列河的部落，班师。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四任）郁久闾阿那瓌大破破六韩拔陵，斩破六韩拔陵的大将孔雀等。破六韩拔陵为了躲避柔然的攻击，渡黄河（河套）南下。北魏帝国将军李叔仁，因威胁日增，向广阳王元深求援，元深率军前往会师，变民军前后归降的有二十万人。元深跟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元纂上疏说：“请在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之北，另外设立郡县，安置投降的变民部众，并且应该随时赈济和借贷给他们钱财或粮食，使他们不再有叛乱的心。”中央政府不同意，胡太后下诏命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杨昱，把他们分别送到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由各州郡政府就地赈济。元深对元纂说：“这些人势将跟乞活（庞大的难民群。参考三〇六年十二月）一样，不久就变成武装游击部队。”

秋季，八月，北魏帝国柔玄镇（内蒙古兴和县北）居民杜洛周在上谷（河北省怀来县）聚众起兵，改年号真王，一连攻陷附近郡县。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镇民高欢（参考五一九年二月）、蔡俊、尉景，以及段荣、安定郡（甘肃省泾川县）人彭乐，都投奔杜洛周麾下。杜洛周包围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县】）州长（刺史）、博陵郡（河北省安平县）人崔秉。

九月十四日，北魏帝国命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州长常景兼国务院执行官（兼尚书），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跟幽州军区司令官（幽州都督）元谭共同讨伐。常景是常爽的孙儿（常爽，参考四三九年十二月）。政府军从卢龙塞（河北省迁安县北喜峰口至冷口）到军都关




六世纪·五二五年八月至五二六年正月　上谷杜洛周民变

(北京市昌平县居庸关北)，凡是险要地方，全派军戒备；元谭则驻防居庸关。

冬季，十月，吐谷浑汗国（青海省）派军出击北魏帝国变民首领赵天安（赵天安响应秦帝莫折念生事，参考去年【五二四年】十二月），赵天安投降，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回归政府。

平西将军高徽奉命出使嚩哒王国（首都拔底延城【阿富汗共和国北部瓦齐拉巴德市 Wazirabad】），回国途中，经过枹罕（音 fú hǎn。甘肃省临夏市），正巧，河州（州政府枹罕）州长（刺史）元祚逝世。前任州长梁钊的儿子梁景进引导秦帝莫折念生大军，包围州城。州政府秘书长（长史）元永等推举高徽当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高徽命武装部队进入紧急状态，严密固守；梁景进也自称是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高徽再向吐谷浑汗国（青海省）请求援救，吐谷浑出军，梁景进战败，逃走。高徽是高湖的孙儿（高徽是高欢的堂叔）。

最初，敕勒部落酋长斛律金（斛律，复姓）在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防卫司令（镇将）杨钧（参考五二一年正月）帐下当带兵官（军主），

士卒训练及疆场作战，全用匈奴人的方法；遥望飞扬的尘土就可知道骑兵多少、步兵多少；谛听地面，就可知道敌军远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兵时，斛律金率部众前往投靠，破六韩拔陵封他王爵。稍后，斛律金发现破六韩拔陵势将一事无成，遂前往云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向北魏政府军投降，带领部众，逐渐向南移动，终于抵达黄瓜堆（山西省山阴县北）；受变民首领杜洛周攻击，斛律金大败，脱险逃走，投奔尔朱荣，尔朱荣任命他当别动部队司令（别将）。

五二六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安州（州政府设燕乐【河北省隆化县】）所属石离（今地不详）、穴城（今地不详）、斛盐（河北省滦平县）三城驻扎的边防军叛变，约两万人，响应变民首领杜洛周；杜洛周从松陉（河北省丰宁县境）南下会合。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派将领崔仲哲据守军都关（太行山八陉之八，北京市昌平县西），出军拦截；崔仲哲战死。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军区司令官（都督）元谭，于深夜崩溃。中央政府任命将领李琚接替元谭的幽州军区司令官职位。崔仲哲是崔秉的儿子（崔秉当时是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县】州长）。

最初，广阳王元深跟城阳王元徽的王妃通奸（堂叔跟堂侄媳通奸）。元徽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胡太后对他非常信任。正巧，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州民请求中央任命元深当州长；元徽乘机打小报告说："元深的居心，不可臆测。"后来，杜洛周叛变（参考去年【五二五年】八月），五原（内蒙古包头市）在恒州（平城）的降户（元深预测的"乞活"，参考去年【五二五年】六月），阴谋拥护元深当盟主。元深大为恐惧，上疏请求召回洛阳。中央遂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杨津接替元深，当北路军总司令官（北道大都督），命元深当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徽是拓跋长寿的儿子（拓跋长寿，参考四七五年十二月）。

被安置在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左城（河北省唐县西）的五原降户（"乞活"）首领鲜于修礼等，率北部迁来的难民武装叛变，改年号鲁兴，率军进攻中山。州政府军抵抗，作战不利。杨津抵达灵丘（山西省灵丘县），得到定州（中山）危急情报，加速前进，抢先入城。鲜于修礼大军紧接着到达城下，杨津打算出城攻击，秘书长（长史）许被反对，杨津用佩剑直刺许被，许被急忙逃走，才免一死。杨津开门出战，杀数百人，变民军后退，人心才稍微安定。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

（本年十七岁）下诏，任命杨津当定州州长（刺史），兼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又任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长孙稚当北伐大军总司令官（大都督北讨诸军事），会同河间王元琛，共同讨伐鲜于修礼。

北魏帝国西部敕勒部落酋长斛律洛阳在桑干（山西省山阴县）西境叛变，跟另一变民首领费也头牧子（费也头，三字姓）联合。

三月十五日，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今地不详）击破斛律洛阳，在桑干河西击败费也头牧子。

朔州（州政府设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城中居民鲜于阿胡等占领州城叛变。

变民首领杜洛周自上谷郡（河北省怀来县）南下，劫掠蓟城（北京市）。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派指挥官（统军）梁仲礼，击破杜洛周攻势。

四月丁未日（四月己巳朔，没有丁未），幽州（州政府蓟城）军区司令官（都督）李琚在蓟城北攻击杜洛周，李琚战死。常景率军继续阻击，杜洛周无法前进，退回上谷。

扬州州长长孙稚率军北上，抵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胡太后下诏，解除他的北伐大军总司令官（大都督北讨诸军事）职务，改命河间王元琛接任。长孙稚上疏说："从前，我跟元琛一同在淮河以南作战，元琛溃败，而我的军队仍保完整，因此遂成私仇，我难以接受他的指挥。"中央不理。北伐大军前进到滹沱河，长孙稚不打算作战，元琛不准。鲜于修礼在五鹿（今地不详）拦击长孙稚，元琛在后坐视，不肯出军救援，长孙稚兵团大败。长孙稚及元琛同时被中央免除所有官爵。

五月九日，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下诏，将亲自北伐，内外戒严，但没有出发。

北魏帝国变民首领杜洛周派"都督王"曹纪真等（变民集团首领，对所属将领，全封王爵，曹纪真以都督【司令官】加封王爵【不知封什么王】，民间称"都督王"），率军到蓟城（北京市）以南烧杀劫掠。

秋季，七月九日，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派司令官（都督）于荣等，在栗园（河北省固安县境）发动攻击，大破变民军，斩曹纪真及将士三千余人。杜洛周率领部众，南下进攻范阳（河北省涿州市），常景与于荣等再把他击败。

八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国变民军将领元洪业斩变民首领鲜于修礼，向帝国政府投降。另一变民军将领葛荣再斩元洪业，继承鲜于修礼地位。

六世纪·五二六年九月至五二七年正月　葛荣转战河北

九月，葛荣既接收鲜于修礼的部众，向北挺进，直指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北魏广阳王（忠武王）元深，从交津（河北省武安市西南）率军尾追。

九月十五日，葛荣抵达白牛逻（河北省蠡县境），用轻装备骑兵袭击章武王（庄武王）元融大营，斩元融。葛荣遂登皇帝位，国号齐，改年号广安。元深听到元融兵败丧命消息，逗留不敢前进。总监督长（侍中）元晏秘密向胡太后打小报告，煽动说："广阳王（元深）徘徊不进，坐在那里盼望发生非常之变。有一个名叫于谨的人，智慧及谋略，都超过常人，当

元深的智囊。时局如此动荡，元深恐怕不可能再是陛下的忠诚干部。”胡太后认为正确，于是在国务院（尚书省）大门外，公布赏格：凡是能生擒于谨的，给予重赏。于谨听到消息，对元深说：“而今，女主（胡太后）处理国事，信任邪恶奸诈的马屁精，假如不能使她明白你的本心，恐怕大祸随时都会来临。我愿单身前往京师（首都洛阳），向有关单位自首。”元深同意，于谨遂南下入京（首都洛阳），站在国务院（尚书省）门前赏格榜文之下，声称他就是于谨。有关单位报告胡太后，胡太后召见于谨，怒不可遏。于谨详细陈述及证明元深的忠心，并且说明所以不能前进的原因。胡太后完全了解，下令释放于谨。

元深撤退到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定州州长（刺史）杨津也疑心元深即将叛变。元深也知道杨津的怀疑态度，遂进住城南的寺庙。过了两天，元深召集司令官（都督）毛谧等数人，手臂相交，订立盟誓，期许危难来临之时，互相救援。但这项密约，反而激起毛谧的警觉，遂秘密告诉杨津说：“元深阴谋叛变!”杨津命毛谧攻击元深，元深逃走，毛谧跟他的部属，呐喊追逐，元深和他左右侍从官员，落荒逃走，从小道逃到博陵郡（河北省安平县）边界，却跟葛荣派出的游骑兵部队遭遇，遂被俘虏，送给葛荣。变民军见到元深，有些人十分欣喜，葛荣刚刚称帝，对这种现象，大为厌恶（唯恐怕他的部属改变主意，拥护元深），遂斩元深。城阳王元徽乘势诬称元深投降葛荣，遂逮捕元深的妻子儿女。

九月甲申日（九月丁酉朔，没有甲申），北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击破变民首领杜洛周，斩杜洛周部属、武川王贺拔文兴等，俘虏四百人。

变民首领燕王就德兴攻陷平州（州政府设肥如【河北省卢龙县北】），斩州长（刺史）王买奴。

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变民首领吕伯度本是秦帝莫折念生的党羽，后来据守显亲（甘肃省秦安县西北），反抗莫折念生，但无法取胜，遂投奔另一变民首领高平王胡琛（时在高平【宁夏固原县】）。胡琛任命他当总司令官（大都督），封秦王，供应他士兵战马，命他攻击莫折念生。吕伯度不断击败莫折念生军，最后克复显亲，于是又背叛胡琛，跟东方的北魏政府军结合。莫折念生窘困急迫，只好向北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萧宝寅（时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投降，萧宝寅派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崔士和进驻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莫折念生根据地）。中

央命吕伯度当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州长，封平秦郡公爵。可是，总司令官（大都督）元修义驻军陇口（陇山要隘），迟迟不肯前进，于是莫折念生再叛，发动突袭，生擒崔士和，送给胡琛，但在中途就把崔士和诛杀。后来，吕伯度被胡琛的大将万俟丑奴击斩（万俟，音 mò qí，复姓），变民集团的势力更大，萧宝寅不能控制。胡琛跟莫折念生勾结后，对最早起兵的变民首领破六韩拔陵，态度逐渐怠慢（胡琛响应破六韩拔陵事，参考前年【五二四年】四月）。破六韩拔陵派他的部属费律前往高平（宁夏固原县），引诱胡琛跳进圈套，诛杀。胡琛部众全部落到万俟丑奴之手。

变民首领杜洛周，包围范阳（河北省涿州市）。

冬季，闰十月三日（原文据北魏历，放在十一月，如今据南梁历改），范阳居民暴动，生擒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州长王延年及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常景，献俘给杜洛周，大开城门，欢迎杜洛周入城（常景讨伐杜洛周，战无不胜，但终于失败被俘，是人民对政府官员，怨恨至深，已到无法化解地步）。

北魏帝国民变造成的灾难，日益扩大，政府军马不停蹄地讨伐扫荡，国库消耗一空，于是向人民预征六年的田赋捐税（预征到五三二年），而仍不够开支，只好取消文武官员的酒肉供应，凡到市场的人，都抽税一钱，店铺旅舍，都要缴税，人民叹息怨恨。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长（吏部郎中）辛雄上疏建议："中华人和蛮族联合叛乱，难道对政府有什么深仇大恨？只因为郡长、县长贪污暴虐，人民忍无可忍，乘机爆发。应该乘时间还来得及，及时对他们慰问安抚。问题是，郡长、县长的地位，十分卑微，大家心存轻视，贵族子弟和干练人才，都不肯担任。现在应该马上改正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参考四六九年二月），任官的办法，最好是兼顾才能和门第，如果实在无法兼顾，也应先考虑才能，后考虑门第。不可再用排队制度，拘限年资（崔亮创排队制度事，参考五一九年二月）。三年考核，对称职的人，调升中央重要官位。没有县长、郡长经历的，不准到中央任职。这样，人人都会自我勉励，冤枉可以申雪，强暴自然和缓。"中央拒不接受。

## 三、萧宝寅称帝

五二七年，春季，正月十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

白马寺东】）分割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二州的四个郡，成立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任命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博陵郡（河北省安平县）人崔楷当州长（刺史）。崔楷上疏说："新创立一个州，却连一尺布、一把刀、一斗粮食都没有！事已如此，请中央供应粮秣武器。"胡太后下诏，命有关单位计算应发的数量奏报，然而最后仍没有任何供应。有人劝崔楷把眷属留在京师而单身上任，崔楷说："我曾经听说，吃人家俸禄的，分担人家的忧虑，如果我单身上任，将士们谁能安心！"遂全家前往任所。变民首领齐帝葛荣逼近州城（广河），有人劝崔楷遣送弱小，避免无谓损失，崔楷命他最小的儿子及一个女儿乘夜逃出，可是，不久他就又后悔，说："人们将会指摘我信心不够坚定，为了亲情之爱，不能全心尽忠国家。"又派人把儿女追回。变民军大量涌到，政府军太弱，实力相差太远，而又没有守城的工具，崔楷安慰鼓励将士抵抗，大家奋勇争先，说："崔公不顾念一家百口，我们怎么敢爱惜自己一身！"攻防战一直不停，尸体累累堆积，而将士始终没有背叛之意。

正月十七日（原文"辛未"，据《魏书》改），殷州州城陷落，崔楷手拿皇家符节，不肯屈服，葛荣遂斩崔楷，进围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

最高监察长（司空）萧宝寅出兵多年，东征西讨，将领士卒全都疲惫不堪。变民首领秦帝莫折念生发动攻击，在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会战，萧宝寅大败，集结残兵败将，只剩下一万余人，退驻逍遥园（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东秦州（州政府设汧城【陕西省陇县】）州长（刺史）潘义渊献出州城，投降变民军。莫折念生遂进逼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城中居民暴动，生擒州长魏兰根响应。豳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州长毕祖晖战死。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辛深放弃州城逃走。北海王元颢兵团也被击败。变民军将领胡引祖占领北华州（原东秦州，州政府设中部【陕西省黄陵县】）。变民首领叱干麒麟（叱干，复姓）占领辛深刚放弃的豳州州城（定安，甘肃省宁县），响应莫折念生。关中（陕西省中部）人心震动。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杨椿招兵买马，集结七千余人，用来保卫州城。胡太后下诏，加授杨椿总监督长（侍中）兼国务院右执行长（兼尚书右仆射），兼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指挥关西（函谷关以西）所有武装部队。北地郡

（陕西省富平县）郡政府人事官（功曹）毛鸿宾引导变民军抢掠渭水以北，雍州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杨侃率军三千人袭击，毛鸿宾大为恐惧，请求讨伐变民军赎罪，遂生擒宿勤乌过仁（宿勤，复姓）。宿勤乌过仁是变民军大将宿勤明达的侄儿。莫折念生乘胜东下，直攻雍州。萧宝寅的部将羊侃埋伏壕沟中，用暗箭狙击，弦声响处，莫折念生中箭毙命，所建立的秦政府，霎时瓦解。羊侃是羊祉的儿子（羊祉，参考五〇五年十一月）。

国务院财政部田籍司司长（右民郎）、阳平（侨郡・安徽省固镇县）人路思令上疏中央，认为："军队出征，所以能建立功劳，关键在于将领。将领的人选恰当，则天下虽然混乱，摩拳擦掌之间，仍可以使它澄清；如果人选不恰当，则京畿之地，都会变成战场。我私自观察，近年以来，各军将领，多数是受宠爱的皇族或高贵门第出身的子弟，平时行为放荡，口不离酒，骑到马上，精神恍惚，心情浮躁，可是，却耀武扬威，扬眉挥拳，自以为叱咤风云，指挥若定。一旦面对强大的敌人，忧愁恐怖交集心头，智谋计略，英雄豪气，霎时间化为乌有。只好命老弱残兵在前方抵挡贼寇（变民军），而把精锐强壮的士卒，留做后卫，保护自己的安全。再加上武器军械不够精良，前进后退毫无纪律；用这种军队，去讨伐据守险要的变民，征剿战场经验丰富的敌人，要他不失败，怎么可能？士卒明知道一定失败，所以刚刚集合，就拔腿逃走；将领畏惧敌军，尽量拖延，不敢前进。政府却认为他们嫌官阶不够高，就不断加以擢升；又认为他们嫌赏赐不够多，就每天都抛出大量金银绸缎。国库空竭，民间财富也搜刮枯干，促使民变更为扩大，民生更为贫苦，缘故在此。德，可以感动重视义气的人；恩，可以激励英勇之士。而今，如果能罢黜奸邪，擢用贤能，赏有功，罚有罪，挑选强劲善战的士卒，修理磨利武器军械，先派有口才的人前往变民集团，分析利害，如果他们仍不愿悔过，再顺应天心，讨伐叛逆不迟。如此，势将跟用巨斧去砍菌苔、用洪炉去烧毛发，没有分别！"中央不接受。

正月二十五日，北魏帝（九任孝明帝）元诩（本年十八岁）因四方叛乱仍不能平息，下诏全国戒严；再度准备御驾亲征，但仍不能成行。

北魏帝国东清河郡（山东省淄博市南）山区民变大起。中央政府任命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秘书长（长史）房景伯当东清河郡郡长。郡民刘简虎曾经侮辱欺凌过房景伯，一听房景伯当本郡郡长，恐怕报复，全家逃亡。房景伯派人穷追紧捕，终于擒获，任命刘简虎的儿子

当人事秘书（西曹掾），派他前去山地，拜访变民集团，沟通劝导。山地变民了解房景伯不计较过去的态度之后，陆续出山投降。

三月一日，北魏帝元诩下诏，声言即将亲自讨伐西部叛逆，中外戒严。正巧，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变民军向西撤退，政府军收复潼关（陕西省潼关县）。

三月五日，元诩又下诏改变行程，御驾转向北征。其实，他仍端坐深宫，并没有走动一步。

变民首领、自称齐帝的葛荣，围攻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已久，北魏政府命特级资政官（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当北部剿匪总司令官（北伐大都督），率军增援。

北魏帝国萧宝寅在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溃败时（参考本年【五二七年】正月），中央主管单位奏请判处萧宝寅死刑，中央下诏赦免，贬作平民。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杨椿患病，请求辞职；中央再起用萧宝寅当雍泾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四州：雍岐泾南豳）、征西将军、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西部剿匪总司令官（西讨大都督），潼关以西所有军队都归萧宝寅指挥。杨椿返回故乡（华阴，陕西省华阴市），而他的儿子杨昱将往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杨椿对他说："当今之世，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刺史）的人选，没有人比萧宝寅更为恰当。可是，他的高级助理应由中央派亲信的重要干部担任，怎么可以允许随萧宝寅的意思任命？这是中央一百种周密考虑中，唯一的失误。以萧宝寅现在的尊贵地位，并不在乎一个州州长的荣耀。可是，根据我的观察，他对得到州长一职，却喜形于色。他的奖赏、惩罚以及所作所为，完全不依照法令、惯例，恐怕心中另有打算。而今你前往京师，应该把我的这种顾虑，禀告二圣（二圣：胡太后、元诩），同时并告诉当权人士，另行给萧宝寅加派秘书长（长史）、军政官（司马）、城防司令官（城防都督），如果准备安定关中（陕西省中部），完全靠此三人；如果不肯派遣，一定会发生灾难。"杨昱当面报告元诩及胡太后，二人都不接受。

六月，北魏帝国司令官（都督）李叔仁讨伐广川（东广川，山东省邹平县东）变民首领刘钧，全部削平。

秋季，七月，陈郡（河南省沈丘县）人刘获、郑辩在西华（河南省西华县）聚众起兵，武装反抗政府，改年号天授，跟围攻东豫州（州政府设

新息【河南省息县】）的南梁帝国谯州（州政府设顿丘【安徽省滁州市】）州长湛僧智结合。北魏政府命代理东豫州（新息）州长、谯国（河南省商丘市）人曹世表当中央驻东南特遣政府总监（东南道行台），率军讨伐；而命源子恭接替曹世表当东豫州（新息）州长。所属将领都认为变民军强大，政府军微弱，而且都是重新集结的残兵败将，不敢挑战，只打算固守城池，保护自己不死。曹世表正患一种背肿的重病，教人把他抬出来，召见指挥官（统军）是云宝（是云，复姓），吩咐说："湛僧智所以敢深入国境，是因为刘获、郑辩都是州民中有声望人士，做他的内应。刚才听说刘获率军去城外八十华里迎接湛僧智；如果能出其不意，只要一次突袭，就可把刘获击破，刘获一破，湛僧智自然撤退。"挑选兵马，交给是云宝。是云宝傍晚出城，第二天拂晓抵达前线，攻击刘获，大破刘获军，穷追猛打，把残余的党羽，全部削平。湛僧智听到消息，逃回。郑辩跟新任东豫州（州政府新息）州长源子恭是亲戚和老友，所以躲到源子恭家，曹世表集合将士，当面责备源子恭，逮捕郑辩，斩首。

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州长、安乐王元鉴会同北路军总司令官（北道大都督）裴衍，增援被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包围的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元鉴对帝国陷于混乱，十分高兴，暗中作其他打算。于是，就在邺城叛变，投降葛荣。

八月，北魏帝国政府派司令官（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进攻叛王元鉴据守的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源子邕挺进到汤阴（河南省汤阴县），元鉴命他的老弟元斌之在夜间发动袭击源子邕大营，不能成功；源子邕遂乘胜包围邺城。

八月十七日，攻克邺城，斩元鉴，把人头送到首都洛阳，改姓拓跋。中央遂派源子邕、裴衍北上讨伐变民首领齐帝葛荣。

九月，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居民杜粲聚众起兵，屠杀已阵亡的秦帝莫折念生全家，男女老幼，不留一个活口；杜粲自任秦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居民辛琛也自任南秦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都派人晋见萧宝寅（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投降。中央政府再擢升萧宝寅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恢复原来封爵（齐王）。

北魏帝国西部剿匪总司令官（西讨大都督）萧宝寅于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溃败时（参考本年【五二七年】正月），有人劝他

回首都洛阳，听候中央处分；有人则建议他："不如留在关中（陕西省中部），再建功勋，报效国家。"中央特遣政府总务官（行台都令史）、河间郡（河北省河间市南）人冯景说："手握重兵，不肯班师，可是一项大罪。"萧宝寅不理，只担心多年以来率军征战，浪费国家财物不可计数，而最后竟全军覆没，深感不安；而中央对他，也开始怀疑。

首都洛阳警备区司令（中尉）郦道元以严厉刚猛闻名于世。京畿总卫戍司令（司州牧）、汝南王元悦所宠爱的弄臣家奴丘念，依仗权势，无法无天。郦道元逮捕丘念，囚禁监狱，元悦向胡太后说情，胡太后打算下诏赦免，郦道元立即斩丘念，弹劾元悦。

此时，萧宝寅（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叛变的迹象，已经显露，元悦奏请命郦道元当关右地区（潼关以西）钦差大臣（大使）。萧宝寅得到情报，认为是来对付自己，大为恐惧；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轻狂浮躁的青少年，劝他不如武装叛变。萧宝寅询问河东郡（山西省永济市）人柳楷，柳楷说："大王是齐国（南齐帝国）明帝（五任帝萧鸾）的儿子，天下人向你归心，采取军事行动，符合人民盼望。而且，民间有谣言说：'鸾生十蛋九个死，一个不死关中治。'大王治理关中（陕西省中部），有什么问题！"郦道元走到阴盘驿（陕西省临潼县东），萧宝寅派他的将领郭子恢，击斩郦道元。然后收殓他的尸体，上疏声称被"白贼"（留在关中的鲜卑变民。大分裂时代，鲜卑曾被称为"白虏"，参考三八四年九月）谋杀，又上疏为自己辩护，认为受杨椿父子陷害。

萧宝寅部属、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武功郡（陕西省武功县西）人苏湛在家养病，萧宝寅命苏湛的表弟、开府助理官（属）、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人姜俭（开府仪同三司，简称开府。开府官属，比照宰相府【司徒府】、最高监察署【司空府】、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太尉府】。萧宝寅身上有数不完的官爵，每个官和每个爵，都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容纳大批职员）游说苏湛："元略承受萧衍的指使，打算杀我（元略返国后，受胡太后的宠爱和重用，萧宝寅遂用做借口），郦道元西上，事情变化，难以预测，我不能坐在这里等死，必须为自己生命打算，不能再做魏国（北魏帝国）的臣属。愿跟你同生同死，同荣同辱。"苏湛放声大哭，姜俭连忙劝解说："怎么这样？"苏湛说："我百口之家，要被屠灭，为何不悲！"再痛哭数十声，慢慢对姜俭说："替我报告齐王（萧宝寅）：你本是一只穷途末路的小鸟，投人怀抱，全靠政府帮助，才羽毛丰满，享受今

天如此尊贵的荣耀。而今，国家正处困境，你不但不能竭尽忠心，报答恩德，反而乘人之危，相信道路上没有见识的流言，打算用衰老的残兵败将，据守关隘（潼关【陕西省潼关县】。进入六世纪，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的重要性已成陈迹，潼关取而代之），窥探天位。魏国（北魏帝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上天的眷顾，并没有改变。并且，大王的恩德信义，还没有受到人民的赞扬。我只看到失败，看不到成功，苏湛不能用全家一百口人命，因你一人的缘故，受灭族酷刑。”萧宝寅再派人对苏湛说：“我为了死里逃生，不得不如此；没有先跟你商量的缘故，只是怕你阻挠我的计划。”苏湛说：“凡图谋大事，应该物色天下奇才，跟他一同努力，而今你只跟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街头的投机分子定计，岂有成功之理？我恐怕荆棘将生在你的书房卧室！请准许我辞去职务，使我这副老骨头，回到故乡，希望能够病死，九泉之下，才有面目晋见祖先。”萧宝寅一向尊重苏湛，而且知道他绝不可能效忠自己，遂准他返回武功（陕西省武功县西）。

十月二十五日，萧宝寅自称齐帝国皇帝，改年号隆绪，赦免辖区内的囚犯，设立文武百官。军区司令部秘书长（都督长史）毛遐（萧宝寅另外两个官职是雍泾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及西部剿匪总司令官【西讨大都督】，各有官属）是毛鸿宾的老哥，二人率领氐部落及羌部落，在马祇栅（今地不详，当在西安市近郊）起兵，拒绝接受萧宝寅命令。萧宝寅派最高统帅（大将军）卢祖迁讨伐，被毛遐击斩。萧宝寅正在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祭祀天神，举行登极大典，还没有礼成，得到兵败消息，脸色大变，来不及整顿队伍，即狼狈而回。任命姜俭当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作为智囊。文安（河北省文安县）人周惠达担任萧宝寅的使节，派往首都洛阳，中央有关单位打算逮捕他，周惠达逃回长安，萧宝寅任命他当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此依照南齐帝国官制）。

丹阳王萧赞（萧综）听到萧宝寅叛变消息，恐惧不安，出奔逃命，直向白马山（洛阳东北十五公里邙山北麓），走到黄河大桥，被人查获，押回首都洛阳。北魏帝元诩知道萧赞（萧综）并没有参与萧宝寅的阴谋，下令释放，加以安慰。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封伟伯等关中（陕西省中部）英雄豪杰，打算聚众起兵，诛杀萧宝寅，事情泄漏，全被萧宝寅处决。

北魏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长孙稚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

（行台），讨伐萧宝寅。

正平郡（山西省新绛县）人薛凤贤聚众起兵。同族人薛修义（参考去年【五二六年】六月）也在河东郡（山西省永济市）聚集部众，派军占领盐池（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南），围攻蒲阪（河东郡郡政府所在县），东西相连，响应萧宝寅。中央政府派司令官（都督）宗正珍孙（宗正，复姓）讨伐。

冬季，十一月，北魏帝国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围攻信都（河北省冀州市），自春季到冬季，冀州（州政府信都）州长（刺史）元孚鼓励将士，日夜不停抵抗，城中存粮已经吃尽，而外面的援军不来。

十一月三十日，信都城被攻破，葛荣生擒元孚，把居民驱逐出城，天气严寒，冻死的十分之六七。元孚的老哥元佑当城防司令（防城都督），葛荣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他们的生死，元孚兄弟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坚持自己应替对方一死。司令官（都督）潘绍等数百人，更向葛荣叩头，愿接受死刑，换取元孚一命。葛荣说："这都是魏国（北魏帝国）的忠臣义士。"于是连同囚禁的五百人，一起赦免。

中央任命北部剿匪总司令官（北讨大都督）源子邕继任冀州（州政府信都）州长（刺史），率军讨伐葛荣。北路军司令官（北道都督）裴衍上疏请求同行，中央下诏批准。源子邕上疏，说："裴衍如果出军，我就请求留守；我如果出军，就请裴衍留守。如果用压力强迫我们同行，失败就在早晚之间。"中央驳回。

十二月二十日，二人进军到阳平（河北省馆陶县）东北方漳水河畔，葛荣率十万人大军迎击，源子邕、裴衍战败阵亡。

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官民听到冀州（州政府信都）陷落、源子邕等战败消息，人心恐慌。相州州长、恒农郡（河南省三门峡市）人李神神色态度跟平常一样，安抚勉励将士，老弱大小，同心合力。葛荣出动所有精锐部队，发动攻击，始终无法攻克。

北魏帝国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人骆超格杀变民首领、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杜粲，向政府投降（杜粲杀秦帝莫折念生，骆超又杀杜粲。这是古代中国民变必经的过程，互相砍杀的结果，最后胜利者是英明帝王或英明领袖，失败的全成了盗贼）。

## 四、万俟丑奴称帝

五二八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杨津守卫定州州城（中山·河北省定州市），位于变民首领鲜于修礼及另一变民首领杜洛周之间，受到不断的轮流攻击。杨津储备木柴粮秣，修理刀枪武器，随机应变抵抗，变民军不能攻克。杨津暗中派人到变民军中游说，承诺发给他们“免死铁券”，变民军中有人响应，写信给杨津说：“盗贼所以围城，正为了要杀鲜卑人（北人），城里的鲜卑人，最好是先行杀光。不然，定有后患。”杨津把所有的鲜卑人收容到内城之中，不加伤害，没有人不感激他的仁爱（以上追叙鲜于修礼未死前事）。

后来，葛荣接替鲜于修礼，统率大军（鲜于修礼被杀事，参考前年【五二六年】八月），派人游说杨津，应许给他宰相（司徒）高位。杨津斩葛荣的使节，固守城池三年之久。一直受杜洛周包围，中央不能援救。杨津派他的儿子杨遁突围而出，去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请求可汗（十四任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出军。杨遁日夜哭泣恳求，郁久闾阿那瓌派他的堂祖父郁久闾吐豆发率精锐骑兵一万人南下；前锋抵达广昌（河北省涞源县），变民军堵塞隘道山口，无法通过，柔然军撤退。

正月七日，杨津的秘书长（长史）李裔引导变民军入城，生擒杨津，打算用水煮酷刑烹杀，但稍后又把他释放。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州长（刺史）元宁献出州城（赵都军城），投降杜洛周。

北魏帝国叛将、自称齐帝的萧宝寅围攻冯翊（陕西省高陵县），不能攻克。而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长孙稚的大军已抵恒农（河南省三门峡市），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曹操跟据守潼关（陕西省潼关县）的韩遂、马超对抗，韩遂、马超的才干，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然而两军相峙，长时间不能决定胜负，原因在于二人据守的是险要之地。而今，贼寇（指萧宝寅）防御已十分坚固，即令曹操再生，也无法施展他的智略和勇气。我建议：不如北上夺取蒲阪（山西省永济市），再西渡黄河，深入贼寇（萧宝寅）心脏，把军队挺进到死战之地，则华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的包围，不用战斗，会自动解除；潼关守军，也会自行退走；枝叶既都翦除，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一座孤城，我们可坐在凳子上，夺取到手（这正是当年曹操击败韩遂、马超

的战略【参考二一一年闰八月】，不知杨侃为什么说即令曹操，也无办法）。如果这项愚昧的计策可以执行，我愿当明公的前锋。”长孙稚说：“你的计策很好，可是今天的情势是：薛修义包围河东郡（蒲阪，山西省永济市），薛凤贤盘踞安邑（山西省运城市），宗正珍孙固守虞坂（山西省平陆县北二十公里中条山口），大军寸步难进，如何前往?”杨侃说：“宗正珍孙不过一个武夫，阴差阳错，当上将领，只可以供别人驱使，怎么能驱使别人！河东郡郡政府设在蒲阪，西临黄河，郡境全在郡城之东，薛修义裹胁变民军到西部围攻郡城，变民军的父母妻子，一定仍留在东方自己村落，忽然听见政府军来到，都会担心家人的安危，势必望见风尘，立刻溃散。”长孙稚遂派儿子长孙子彦和杨侃率骑兵从恒农（河南省三门峡市）北渡黄河，占领石锥壁（山西省运城市西南）。杨侃声称：“现在暂时驻扎，等待后援的步兵部队，同时观察民心动向。凡是送来投降名册的人，各回本村，注意政府军信号，政府军如果一连燃起三次烽火，各村就要也燃起烽火回应；没有燃起烽火的村落，显然是贼盗（变民军）党羽巢穴，政府军当发动攻击，屠杀全村，而把财产妇女，赏赐给政府军士兵。”村民辗转传播，于是，即令没有投降的村落，也燃起烽火；一夜之间，烈焰冲天，火光照耀数百华里，包围州城的变民军大为惊骇，不知道后方发生什么变故，各自奔回，首领薛修义也狼狈逃还，跟薛凤贤都向政府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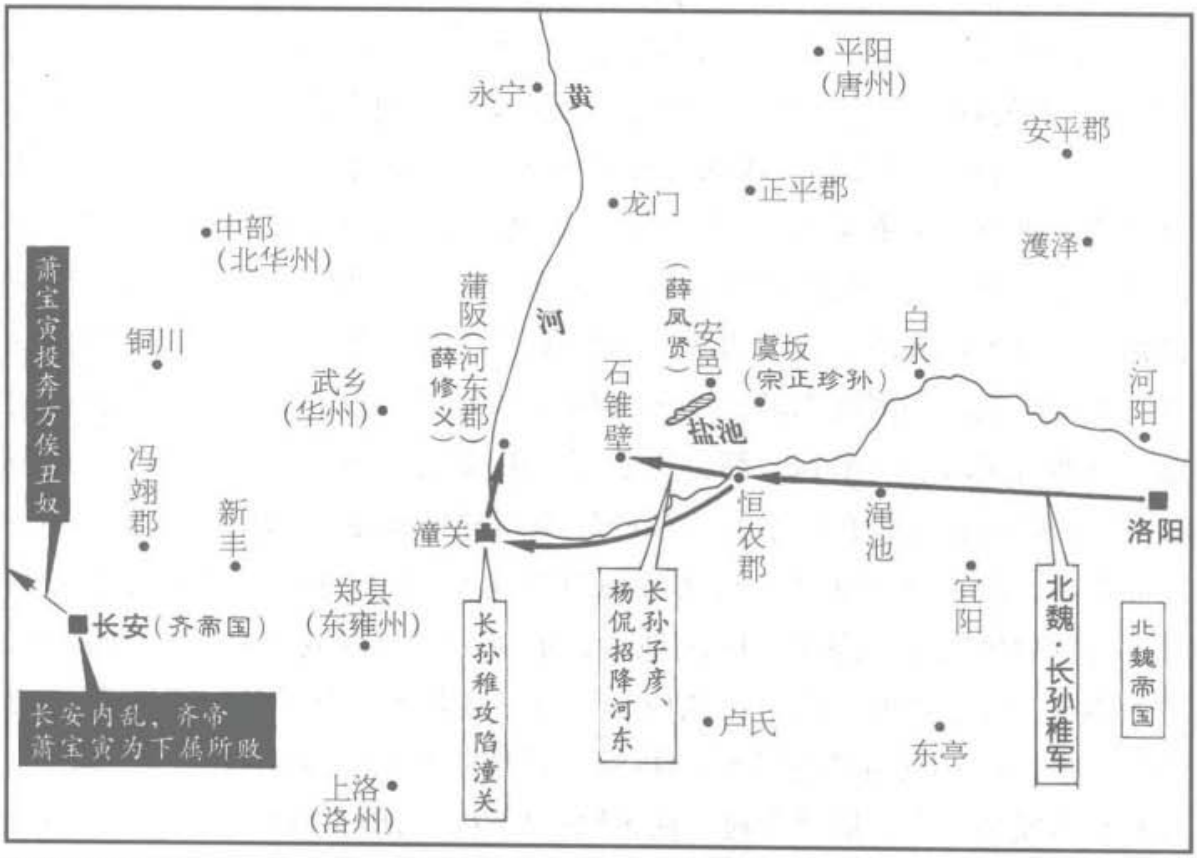
正月十八日，长孙稚攻克潼关，进入河东（蒲阪，山西省永济市）。

萧宝寅派他的将领侯终德攻击毛遐（毛遐反抗事，参考去年【五二七年】十月），不能取胜；而郭子恢等又不断被北魏军击败，侯终德乘萧宝寅受挫沮丧之际，回军突袭，进抵白门（长安西城南数第三门），萧宝寅才发觉自己的部队倒戈。

正月十九日，萧宝寅率军迎战，不支失败，带着正妻南阳公主和最小的儿子，以及帐下一百余骑兵卫队，从后门冲出，投奔另一变民首领万俟丑奴（时在上封【甘肃省天水市】）。万俟丑奴任命萧宝寅当太傅（上三公之二。此时萧宝寅的皇帝头衔，大概自动取消）。

二月，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击斩另一变民首领杜洛周（参考五二五年八月），并吞杜洛周部众。

三月二十六日，变民集团首领齐帝葛荣攻陷沧州（州政府设饶安【河北省盐山县西南】），生擒州长（刺史）薛庆之，居民死亡十分之八九（一次默默无声的屠城）。




六世纪·五二八年正月　北魏长孙稚收复河东、潼关　齐帝萧宝寅逃亡

变民首领齐帝葛荣大军缺少粮食，派他的国务院执行长（仆射）任褒率军南下到沁水（河南省济源市东北）抢粮。北魏政府任命元天穆当东北军区最高司令长官（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率宗正珍孙（宗正，复姓）等讨伐。

前任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平北将军府主任秘书（平北主簿）、河间郡（河北省河间市南）人邢杲，率黄河以北流亡难民十万余家，在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起兵叛变，自称汉王，改年号天统。

六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元子攸下诏："我当亲率六军，扫平燕代（河北省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命最高统帅（大将军）尔朱荣担任左翼，上党王元天穆当前锋，宰相（司徒）杨椿当右翼，最高监察长（司空）穆绍当后卫。"变民首领齐帝葛荣退守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北方。

秋季，七月十日，加授尔朱荣柱国大将军（正一品）、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本月（七月），变民首领万俟丑奴（万俟，复姓，音 mò qí）登极称帝，设置文武百官。正巧，波斯王国（伊朗）向北魏帝国进贡狮子，万俟丑奴把它留下，改年号神兽。

八月，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率军包围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号称百万，游骑兵及斥候已越过汲郡（河南省卫辉市），所到之处，烧杀抢劫。尔朱荣上疏请求出兵讨伐，元子攸批准。

九月，尔朱荣命侄儿、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州长（刺史）尔朱天光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镇守，说："我不在的地方，非你不能使我放心。"亲自率领精锐骑兵七千人，每个骑兵都备有副马，加倍速度前进，穿过东方的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市南），进入河北大平原，由侯景担任前锋。葛荣自起事到今天，为时已久（葛荣于前年【五二六年】八月取代鲜于修礼），横行河北大平原，所向无敌。尔朱荣只有七千骑兵，在数量上居绝对劣势，所有谈论的人，都认为没有战胜的可能。葛荣听到这些评估，掩饰不住喜上眉梢，下令给他的军队说："尔朱荣容易对付，每人都要准备一条长绳，到时候把他们一一捆绑。"从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以北，筑垒布阵，长达数十华里，像蚌壳一样张开两翼，向前推进。尔朱荣率军秘密进入山谷，编成突击队，每三个军官结为一组，每一组有骑兵数百人，命他们所到之处，扬起灰尘，猛擂战鼓，大声呐喊，使变民军不知道政府军到底有多少。尔朱荣认为：冲锋肉搏，人马相接，用刀不如用棍，于是下令士卒每人携带袖棒一根，安置在马鞍一侧；又考虑会战时士卒为了杀人争功，可能影响追逐，于是下令不准争砍人头，只要棍击（古代军功，按人头计算）。会战开始，尔朱荣发动突击，号令严厉又简单明了，战士同心奋战，尔朱荣亲自领导，攻入敌阵，一直冲出后卫，再拨马反击，内外夹攻，遂大破变民军，就在战场上生擒葛荣，变民军全部投降。尔朱荣因变民军太多，如果立即把他们拆散，分配给各部队，恐怕惊疑恐惧，或者重新集结。于是，尔朱荣下令解散，命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亲属朋友，互相照顾，投奔任何地方都可以。变民军大为欢喜，霎时四散逃走，数十万军队，一天工夫，化为乌有。可是，等他们走出一百华里以外，尔朱荣设立收容站，再把他们收容集合，分别编组，押送各部队，或作其他安置，使他们每人都觉得合适。再遴选变民集团的干部，依照各人才能，委任官职，新归附的人，全都安定。当时人士，都佩服尔朱荣处理的正确和迅速。尔朱荣把葛荣装上囚车，送往首都

洛阳。冀（信都）、定（中山）、沧（饶安）、瀛（赵都军城）、殷（广阿）五州（五州面积，合为今河北省中部），全部平定。这时，上党王元天穆驻军朝歌（河南省淇县）之南；穆绍、杨椿还没有从京师（首都洛阳）出发；而葛荣已被消灭，遂都复员。

冬季，十月三日，葛荣被押到洛阳（北魏首都，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北魏帝元子攸登阊阖门（洛阳城西面北头第二门）受降，再把葛荣押到街市，斩首。

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的余党韩楼再度叛变，占领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北方沿边郡县陷于混乱。尔朱荣命抚军将军贺拔胜当总司令官（大都督），镇守中山（河北省定州市）。韩楼畏惧贺拔胜的威名，不敢南下。

五二九年，春季，三月十一日，北魏帝（十一任孝庄帝）元子攸下诏命上党王元天穆讨伐变民首领汉王邢杲，由费穆当前锋总司令官（前锋大都督）。

夏季，四月二十日，元天穆及尔朱兆在济南（山东省济南市）击破变民首领汉王邢杲，邢杲投降，押送首都洛阳，斩首。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儿。

秋季，九月，太原王尔朱荣派总司令官（大都督）尖山（山西省神池县）人侯渊，前往蓟城（北京市）讨伐占据幽州（州政府蓟城）的变民首领韩楼（参考去年【五二八年】十二月），拨付给他的军队很少，只有骑兵七百人。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尔朱荣说："侯渊临机应变，是他的长处，但他没有能力指挥大兵团作战。如今，就只七百人，足够他取得胜利。"侯渊向外夸张军队的实力，大量设置炉灶以及其他补给物品，亲自率领数百骑兵，深入韩楼控制地区。距蓟城一百余华里，跟变民军将领陈周的一万余人的步骑混合兵团遭遇，侯渊暗中埋伏，等陈周主力通过后，侯渊发动伏兵，攻击陈周后卫，大破陈周兵团，俘虏五千余人。但不久就把马匹及武器发还，释放他们返回州城（蓟城）。左右参谋人员劝阻说："既然捉住贼寇（变民军），为什么又放他们远走？"侯渊说："我们的人数太少，不可以打硬仗，必须靠计谋，离间他们的团结，使他们互相猜忌，才能够把他们克制。"侯渊计算被释放的俘虏已经进城，乃率骑兵乘夜前进，天色拂晓时，开始攻击燕郡（郡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城门。韩楼果然怀疑回城的被俘过的士卒，已被收买作为侯渊的内应，霎时间大为惊恐，出城逃走。

侯渊追击，生擒韩楼，幽州秩序恢复。中央任命侯渊当平州州长（刺史），镇守范阳（平州州政府本设肥如【河北省卢龙县北】，今迁范阳【河北省涿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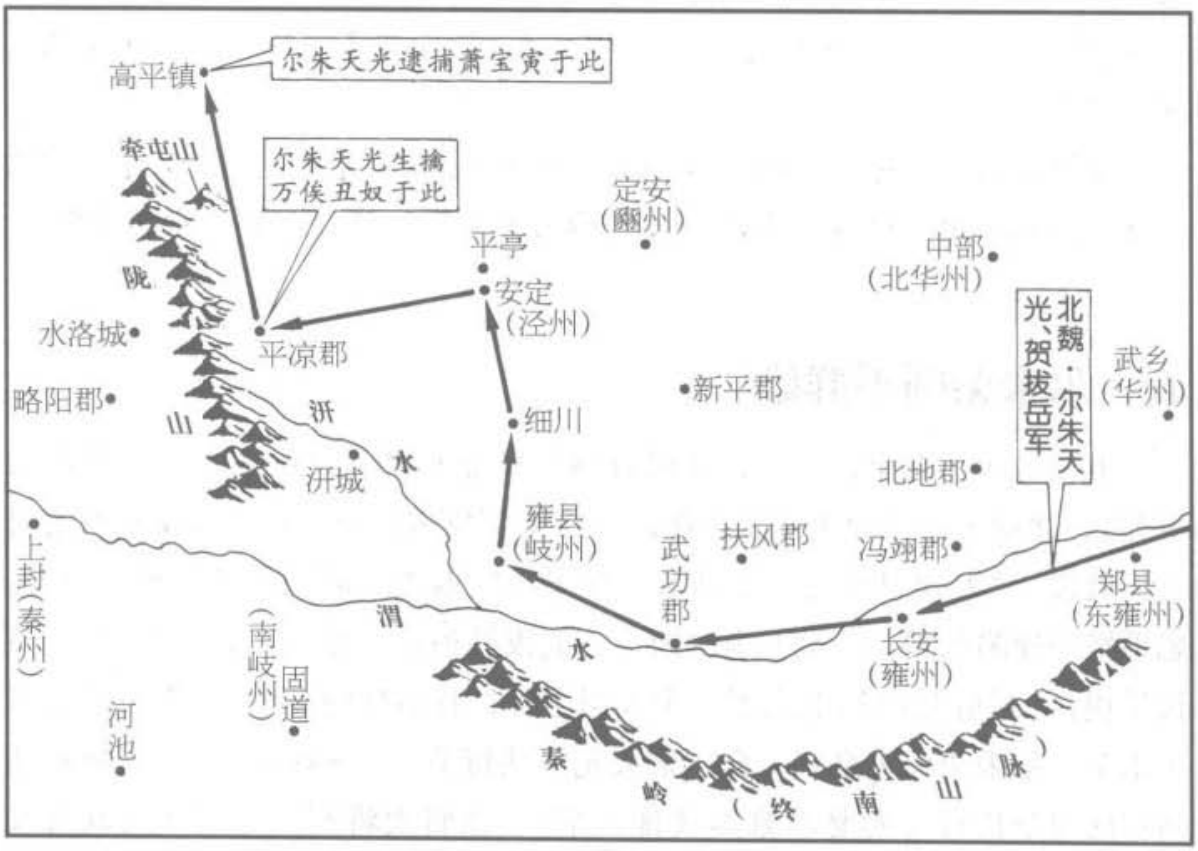
变民首领、已称皇帝的万俟丑奴（根据地高平【宁夏固原县】）攻击北魏帝国东秦州（州政府设汧城【陕西省陇县】），攻克，斩州长高子朗。

## 五、尔朱荣削平群雄

五三〇年，春季，正月，变民首领、皇帝万俟丑奴扰乱关中（陕西省中部），北魏帝国太原王尔朱荣派武卫将军贺拔岳讨伐。贺拔岳秘密对老哥贺拔胜说："万俟丑奴是一个劲敌，如果不能取胜，固然有罪；即令取胜，恐怕嫉妒诬陷的谗言，将应运而生。"贺拔胜说："那么，如何才好？"贺拔岳说："最好是由尔朱家派一个人当主帅，我做他的助手。"贺拔胜报告尔朱荣，尔朱荣大为高兴，命尔朱天光"使持节"（一级权力），当雍岐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二雍：雍州、东雍州【州政府设郑县·陕西省华县】，二岐：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南岐州【州政府设固道，陕西省凤县】），任命贺拔岳当左翼总司令官（左大都督）；征西将军、鲜卑人（代郡人）侯莫陈悦（侯莫陈，三字姓）当右翼总司令官（右大都督），同时做尔朱天光的助手，共同讨伐万俟丑奴。

尔朱天光出发时，尔朱荣只配备给他嫡系部队士卒一千人，其他则动员洛阳以西各路兵马，交他指挥。当时，赤水蜀（陕西省华县北巴蜀【四川省】移民）变民军封锁道路。北魏帝（十一任孝庄帝）元子攸（本年二十四岁）下诏，命总监督长（侍中）杨侃先去安慰解释，并命他们捐献战马。赤水蜀疑惧，不肯接受。尔朱天光军抵达潼关，不敢前进，贺拔岳说："赤水蜀不过一小撮鼠辈，你尚且犹豫，如果遇到大敌，还打什么仗！"尔朱天光说："今天的事，全交给你！"贺拔岳遂在渭水北攻击赤水蜀，大破赤水蜀变民军，俘获战马两千匹，挑选变民军中的壮士，编入政府军当兵。同时征收马税，加起来有一万余匹，但仍因军队太少，不敢再进。尔朱荣大怒，派骑兵军事参议官（骑兵参军）刘贵坐政府驿马车到大营，责备尔朱天光，打他一百军棍，派两千人增援。

三月，万俟丑奴亲自率他的部众包围岐州（州政府雍城）。派他的中央




六世纪·五三〇年二月至四月　尔朱天光平定关陇民变

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尉迟菩萨、国务院执行长（仆射）万俟仵从武功（陕西省武功县西）南渡渭水，攻击北魏营垒。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骑兵一千人增援。而尉迟菩萨等，已铲除拒马而回。贺拔岳故意格杀变民军的官员及平民，用以激怒尉迟菩萨。此时，尉迟菩萨率步骑兵两万人，已渡过渭水，抵达北岸。贺拔岳率轻装备骑兵数十人，在渭水南，隔河跟尉迟菩萨对话，强调帝国威势。尉迟菩萨派传达员传话，贺拔岳大怒说："我跟尉迟菩萨对话，你是什么东西！"一箭把传达员射死。第二天，贺拔岳再率骑兵一百余人，隔水向变民军喊话，一面喊话，一面向东移动，直到河床最浅的地方，贺拔岳好像受到惊吓，突然间策马向东狂奔。变民军认为他恐惧逃走，立刻抛下步兵，用轻装备骑兵，在浅水处渡过渭水，在后追击。贺拔岳早在前面横冈一带，设下伏兵，严阵以待。变民军一半越过横冈，到了冈东，贺拔岳回军攻击，伏兵同时发动，变民军大败逃走。贺拔岳下令：下马的不杀！变民军士卒纷纷抛弃马匹，一会儿工夫，俘虏三千人，连同全部马匹，遂生擒尉迟菩萨。贺拔岳率军北渡渭水，变民军投降的步兵有一万余人，军用物资也由贺拔岳夺取。万俟丑奴接到报告，

放弃岐州（州政府雍城），向北逃回安定（泾州州政府所在县，甘肃省泾川县），在平亭（泾川县北）设置大营。尔朱天光这才自雍州（州政府长安）到岐州（州政府雍城），跟贺拔岳会师。

夏季，四月，尔朱天光进抵汧水（在陕西省千阳县注入渭水）及渭水之间，逗留休息，不再前进，对外宣称："天气快要变热，不适宜行军，等到秋季凉爽，再作进一步打算。"捕获万俟丑奴的间谍，全都释放他们回去，万俟丑奴相信这项情报，遂命他的部众，四散到细川（甘肃省灵台县境）耕田。而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侯伏侯元进（侯伏侯，三字姓）率军五千人，据守险要，设立指挥部。其他一千人以下的小部队，分别派到其他的地方，筑营布阵。尔朱天光知道万俟丑奴的力量已经分散，于是，一天晚饭时候，开始行动，在严密戒备下，各军相继出发，拂晓，开始攻击侯伏侯元进指挥部，攻克，所有俘虏，全部放回。万俟丑奴还没有陷落的各营，听到消息，纷纷投降。尔朱天光昼夜不停前进，抵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城下。万俟丑奴任命的泾州（州政府安定）州长（刺史）侯几长贵（侯几，复姓）献出城池，投降。万俟丑奴放弃平亭（泾川县北）逃走，打算投奔高平（宁夏固原县）。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轻装备骑兵追击。

四月二十二日，追到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变民军还没有集结成阵，值阁禁卫官（直阁）、鲜卑人（代郡人）侯莫陈崇（侯莫陈，三字姓）单人匹马，冲入变民军，在马上生擒万俟丑奴；于是大声宣布战果，变民军霎时间奔走逃命，没有人敢挺身阻截，而北魏政府军后继的骑兵部队，越来越多，变民军遂完全崩溃。尔朱天光进逼高平，城中变民军逮捕萧宝寅，投降。

北魏帝国因关中（陕西省中部）战乱平息，大赦。万俟丑奴、萧宝寅被押解到首都洛阳，捆绑在阊阖门（洛阳西城北头第二门）外闹市，像马戏团一样，任凭人民围绕参观，长达三天之久。丹阳王萧赞（萧综）上疏，请求饶恕萧宝寅一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神俊、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高道穆，一向跟萧宝寅感情深厚，也参与营救，向北魏帝元子攸报告说："萧宝寅叛变，在前任政府时代。"正巧，传诏官（应诏）王道习从外边进来，元子攸问王道习："你在外面听到些什么？"王道习说："只听说李部长（李神俊）和高监督官（高道穆），与萧宝寅的关系很是亲密，而又高居可以发言的重要地位，一定有办法保全老友。他们的说辞一定是：'萧宝寅叛逆行为，是前任政府时代的事。'可是，萧宝寅当

万俟丑奴的太傅（上三公之二），岂不是陛下在位时的事！叛徒不加铲除，国法将审判谁?”元子攸乃下诏，命萧宝寅在交通部驼牛管理局（驼牛署）自杀（年四十四岁）。而把万俟丑奴押解大街之上，斩首。

六月，变民首领万俟丑奴溃败之后，东自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豳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西到灵州（州政府设回乐【宁夏灵武县】，薄骨律镇改），所有变民军全向北魏政府投降。只有万俟丑奴所任命的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万俟道洛率军六千人，逃入深山，拒绝投降。当时，高平地区大旱成灾，尔朱天光因马匹缺少草料，退到城东五十华里扎营，只派司令官（都督）长孙邪利率二百人，当原州（改高平镇为原州）总部执行官（行原州事），镇守州城。万俟道洛跟城中居民秘密结合，发动突袭，斩长孙邪利和他所率的二百人。尔朱天光率军讨伐，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失败，率部众向西逃入牵屯山（宁夏泾源县北），固守险要。尔朱荣因尔朱天光损失大将长孙邪利，又不能生擒万俟道洛，再派人打尔朱天光一百军棍，用北魏帝元子攸的名义，下诏贬黜尔朱天光当抚军将军、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降为侯爵。

尔朱天光率军进入牵屯山，追击万俟道洛。万俟道洛失败，逃走，退入陇山（甘肃、陕西二省交界处），投奔另一变民首领、略阳郡（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人王庆云。万俟道洛勇敢果断，没有人可跟他相比，王庆云得到他，大为兴奋，认为帝王大业，可以建立，遂在水洛城（甘肃省庄浪县）登极称帝，组织中央政府，设立文武百官；任命万俟道洛当最高统帅（大将军）。

秋季，七月，尔朱天光率各路人马，进入陇山地区，抵达水洛城。王庆云、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尔朱天光一箭射中万俟道洛的手臂，万俟道洛的弓被震掉地下，急忙回马，尔朱天光乘势攻克水洛东城。变民军合力保卫水洛西城，城中没有水，部众口渴难忍，体力不继。投降政府的变民军，告诉尔朱天光说：“王庆云、万俟道洛，打算逃走。”尔朱天光恐怕二人突围成功，就派使节进城游说王庆云，促使他早日投降，使节说：“如果你一时不能决定，需要听取意见，今天晚上不妨跟大家讨论，明天早晨再作答复。”王庆云等希望政府军暂且停止攻击，使变民军稍稍休息，等夜晚来时，冲出重围，遂乘势说：“请等到明天。”尔朱天光对变民军使节说：“知道你们需要饮水，我特地向后略作撤退，随你们汲取涧水解渴。”变民军十分高兴，不再考虑逃走。尔朱天光秘密命士卒大量制造木枪，枪长七

尺，黄昏之后，围绕城池，安放拒马，重要的道路之上，纵深更特别加厚。又在拒马之间，埋伏士卒，防止变民军逃走时横冲直撞。同时秘密捆制长梯，集中水洛城北。当天夜晚，王庆云、万俟道洛果然率骑兵突围，遇到拒马，马受重伤，倒地不起，而政府军发动伏兵，当场生擒二人。政府军顺着长梯，攀登进城；变民军残余部众，涌出南城逃命，遇到拒马，无法走动，束手无策，只好投降。

七月三日，尔朱天光要他们缴出武器，然后全体坑杀，死一万七千人，再拆散他们的家属，分别配给出征官兵。于是，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东秦州（州政府设汧城【陕西省陇县】）、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渭州（州政府设襄武【甘肃省陇西县】）、瓜州（州政府设敦煌【甘肃省敦煌市】）、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鄯州（州政府设乐都【青海省乐都县】）的变民，全都投降。

六世纪·五三〇年七月　河西陇右各州变民陆续投降

尔朱天光驻军略阳（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北魏帝元子攸下诏，恢复尔朱天光的官职和爵位；不久，再加授他总监督长（侍中）、仪同三司（宰

相级）。任命贺拔岳当泾州（州政府安定）州长，侯莫陈悦当渭州（州政府襄武）州长。秦州（州政府上封）变民阴谋格杀州长骆超，南秦州（州政府骆谷城）变民阴谋格杀州长辛显。骆超、辛显都在事先发觉，逃奔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派军削平两地叛乱。

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宇文泰追随贺拔岳入关（潼关），因有战功，擢升征西将军、原州（州政府设高平【宁夏固原县】）总部执行官（行原州事）。当时，关陇（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部南部）地区，残破凋零，宇文泰建立威信，用恩德待人，人民都感动欢腾，说："早些时如果宇文先生当我们的长官，我们怎么肯去犯上作乱！"（一句话包括千言万语："民变，都是官逼民反！"民想不反，都不可得！）

# 3

# 北魏帝国溃烂

## 一、首都洛阳陷落

五〇九年，秋季，九月六日，北魏政府封故北海王元详（参考五〇一年十一月）的儿子元颢继任北海王。

五二八年，春季，正月五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政府任命北海王元颢（音 hào）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州长（刺史）。

夏季，四月，元颢将要去相州接任州长，走到汲郡（河南省卫辉市），接到葛荣大军南下以及尔朱荣河阴暴行消息，暗中作自救的打算，逗留原地，不再前进，而任命他的舅父、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州长范遵当相州总部执行官（行相州事），接替前任州长李神，镇守邺城。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甄密发现元颢的阴谋，于是罢黜范遵，再拥护李神摄理州总部执行官（摄州事），派军迎接元颢，同时观察他的动向。元颢接到情报，放弃大军，只率领左右侍从，南下投奔南梁帝国。

冬季，十月，南梁帝萧衍封北魏北海王元颢当魏王，派太子宫值阁将军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回国。

元颢袭击北魏的铚城（安徽省宿州市西南），占领。

五二九年，夏季，四月，上党王元天穆将要讨伐邢杲，因北海王元颢在南梁军护送下，已进入国境，元天穆召集文武官员讨论，大家一致说："邢杲强大，应该最先攻击。"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薛琡说：

“邢杲部众虽多，不过偷鸡摸狗之辈，没有远大的志向。而元颢却是皇族的近亲（元颢是元详的儿子），大军北来，声称是正义之师，将来的发展如何，难以预测，最好是先行铲除。”元天穆因各将领都盼望先攻击邢杲，而中央又认为元颢孤独微弱，不够资格使人忧虑，命元天穆等先平定古齐国地区（山东省）后，再回军攻击元颢。元天穆得到指令，率军东下。

元颢跟陈庆之乘北魏边界防务空虚，从铚城（安徽省宿州市西南）向前推进，占领荥城（河南省虞城县西南），抵达梁国（河南省商丘市）。北魏司令官（都督）丘大千拥有七万人的兵力，分筑九个营垒抵抗南梁军前进。陈庆之进攻，从早上到下午，一连攻陷三个营垒，丘大千投降。元颢登上高台，焚烧木柴，借上升的烟火，禀告天神：已在睢阳（梁国首府）城南，登极称帝；改年号孝基。北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禁卫军两万人驻防考城（河南省民权县东）。陈庆之攻陷考城，生擒元晖业。

六世纪·五二八年十月至五二九年五月　南梁陈庆之护送元颢重返洛阳，建立傀儡政权

五月六日，北魏政府命东南路军总司令官（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河南省荥阳市）；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总监督长（侍中）尔朱世承镇守崿坂（河南

省偃师县东南）。

五月十四日，中外戒严。

五月十七日，登极称帝的元颢攻克梁国（河南省商丘市）；任命陈庆之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空头头衔），率军向西挺进。杨昱手握七万人重兵据守荥阳（河南省荥阳市），陈庆之攻击，没有攻克；元颢派人前往游说杨昱投降，杨昱拒绝。而北魏的增援部队、上党王元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率大军前后抵达。南梁军大为恐惧，陈庆之解开马鞍，喂马吃草，勉励将士说："我们自进入魏国（北魏帝国）领土，直到今天，夺取上地，屠杀城民，为数实在不少。你们格杀人家的父兄、抢掠人家的子女，为数也难数清。元天穆的部众，都是仇人。我们的人才七千，敌人却有三十余万。今天的事，只有决心一死，才可以死中求生。敌人的骑兵太多，不可以跟他们野战，应该把握他们还没有完全到达之前的时机，发动急攻，占领荥阳死守。各位不要疑惑，自己去找宰割！"乃擂动战鼓，驱使爬城，将领士卒像蚂蚁一样，攀登而入。

五月二十二日，攻陷荥阳（河南省荥阳市），生擒杨昱。南梁将领三百余人，伏身叩拜在元颢御帐之前，请求说："陛下渡长江北上，挺进三千华里，没有损失一箭。可是，昨天，就在荥阳城下，一次就死伤五百余人，请求把杨昱交给我们，使大家能雪心头之恨。"元颢说："我在江南（南梁帝国），听贵国皇帝（萧衍）谈到最初起兵东下时，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袁昂，拒不投降（参考五〇一年十二月），对他的忠心节操，十分敬重。杨昱是帝国忠臣，为什么杀他？除了这件事，其他的事，都由你们决定。"南梁军遂斩杨昱手下将领三十七人，全都开膛破肚，挖出心脏吃掉（难道这三十七位将领，都不是忠臣！只是已没有利用价值而已，可痛）。不久，元天穆等率军围城，陈庆之出动骑兵三千人，出城奋力攻击，大破北魏军，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全都逃走。陈庆之进攻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守将尔朱世隆放弃关隘，跟着元天穆等也逃走。南梁军生擒北魏帝国东翼警卫指挥官（东中郎将）辛纂（东中郎将府在虎牢）。

北魏帝元子攸打算放弃首都洛阳，用以躲避元颢的攻势，但不知道逃向何方，有人建议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高道穆说："关中（陕西省中部）残破不堪，怎么可以去那里！元颢的武装部队，数目不多，乘虚深入，只因我们的将领差劲，才到今天地步。陛下最好亲自率领禁卫官兵，用重赏招募敢死武士，就在洛阳城下决战，我

们竭尽死力，一定可以击破元颢军。如果对胜负没有把握，则陛下不妨渡黄河北上，征召最高统帅（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命他们各自率军前来会师，互相呼应，进军讨伐，少则十日，多则一月，必然成功，这是万全的方略。”元子攸接受第二项建议。

五月二十三日，元子攸出京（首都洛阳），渡黄河北上，当天夜晚，抵达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南郊，命高道穆在烛光下书写诏书数十纸，分别送到远近张贴，四方才知道皇帝所在。

五月二十四日，元子攸进入河内郡。

北魏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中央文武百官，封存国库，出动法驾（皇帝专用车队），迎接元颢。

五月二十五日，元颢进住洛阳皇宫，改年号建武，下诏大赦。任命陈庆之当总监督长（侍中）、车骑大将军，采邑增加到一万户人家。前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杨椿，此时身在洛阳；杨椿的老弟杨顺，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侄儿杨侃当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追随北魏帝元子攸，逃亡黄河以北。元颢对杨椿十分顾忌，但因杨家世代显耀尊贵，恐怕丧失人心，所以不敢诛杀（华阴【陕西省华阴市】杨家，以杨震最有名，参考一二四年三月）。有人劝杨椿逃走，杨椿说：“我家内外，有一百余口，往哪里躲藏？只有坐在这里，听天由命。”

元颢的后军司令官（后军都督）侯暄，据守睢阳（梁国首府，河南省商丘市），遥作声援。北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崔孝芬、总司令官（大都督）刁宣，急行军包围睢阳，日夜不停猛烈攻击。

五月二十七日，侯暄突围逃走，被擒，斩首。

北魏上党王元天穆等率军四万人，攻陷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另派前锋总司令官（前锋大都督）费穆率军两万人，进攻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南汜水镇），元颢命陈庆之迎战。元天穆对陈庆之心存畏惧，打算撤退到黄河以北，对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济阴郡（山东省定陶县西）人温子升说：“你打算去洛阳？还是打算跟我去黄河北？”温子升说：“主上（元子攸）因虎牢失守，所以才狼狈逃亡。元颢刚到洛阳，人心不安，我们发动攻击，不可能不攻克。大王收复京师（北魏首都洛阳），奉迎圣驾，是姜小白（桓）、姬重耳（文）霸主的事业。放弃这里，北渡黄河，实在替大王惋惜。”元天穆认为他的分析正确，但不能接受（因没有必胜把

握），遂率军渡黄河北上。费穆正攻虎牢，快要攻克，听到元天穆北渡消息，认为后继无人，遂投降陈庆之。陈庆之攻击大梁（河南省开封市）、梁国（河南省商丘市），全都克复。陈庆之率领仅仅数千名的部队，自铚城（安徽省宿州市西南）到洛阳，共计攻取三十二城；凡四十七次会战，所向无敌。

元颢命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祖莹写信给元子攸（二人是堂兄弟），说："我向梁国（南梁帝国）皇帝流泪哭泣，请求援助，目的只在雪耻复仇，惩罚尔朱荣的罪行，救你挣脱枷锁。你把性命交给豺狼，把身家投到虎口，看起来已有人民土地，但这些本是尔朱荣所有，不属于你（指元子攸一草一木，都出于尔朱荣赏赐）。而今，帝国是兴盛或是衰亡，在你我之手，如果上天帮助正义，皇家的魏王朝（北魏帝国）将再度兴起。如果不然，尔朱荣有福，你却有祸。你应三思，荣华富贵，可以保全。"

元颢既入洛阳，黄河以南州郡，多数归附。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长（刺史）沛郡王元欣召集文武官员会议，讨论立场，元欣说："北海王（元颢）和长乐王（元子攸）都是皇族近亲（二人同一祖父——六任献文帝拓跋弘），而今，天下虽乱，领导中心并没有转移，我打算接受大赦（元颢颁大赦令），各位意下如何？"在座的人脸色大变，只有参谋长（军司）崔光韶单独抗议说："元颢在梁国（南梁帝国）控制之下，引导贼寇的军队，颠覆祖国，这正是魏王朝（北魏帝国）的乱臣贼子！岂仅是大王一家的事，使人切齿痛恨。我们身受政府栽培之恩，不敢顺从！"秘书长（长史）崔景茂等都说："参谋长（崔光韶）说得对！"元欣遂斩元颢派来的使节。崔光韶是崔亮的堂弟（崔亮创立排队制度，参考五一九年二月）。于是，襄州（州政府设赭阳【河南省方城县】）州长贾思同、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州长郑先护、南兖州（州政府设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州长元暹，全都拒绝接受元颢命令。贾思同是贾思伯的老弟（贾思伯事，参考五二三年十月）。元颢任命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元孚当中央驻东部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封彭城郡王；元孚把委任状呈缴元子攸。平阳王元敬先在黄河大桥起兵攻击元颢，失败被杀。

北魏政府任命总监督长（侍中）、车骑将军、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使持节"（一级权力）、中央特遣政府执行长（行台仆射）、最高统帅（大将军）、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

镇】）州长（刺史），镇守邺城。

元子攸逃出洛阳时，单人匹马而去，皇家禁卫军及皇宫内外，一切如常。元颢一进洛阳，皇家荣华富贵，全部到手。元颢发号施令，而四方人心，也都盼望有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出现。元颢自以为他之能当皇帝，全是上应天命，遂逐渐骄傲怠惰（“骄傲”二字出现）。从前当亲王时的部属宾客、亲友，都受到宠爱和信任，并且进入政府，干预政治。元颢更日夜饮酒，不管军国大事。护驾的南梁帝国军士兵，行为凶暴，在大街小巷，欺凌洛阳市民，政府与民间，大失所望。高道穆的老哥高子儒从洛阳逃出，投奔元子攸，元子攸问他洛阳情况，高子儒说：“元颢失败，就在眼前，不必担忧。”

尔朱荣听到北魏帝元子攸向北逃亡消息，立即坐政府驿马车，到长子（山西省长子县）晋见元子攸，一路遣兵调将，元子攸也掉转马头立即南下（元子攸大概投奔尔朱荣，走到长子，跟前来晋谒的尔朱荣相会；既得到支持，即随尔朱荣回京【首都洛阳】），尔朱荣担任前导。十天光景，各路勤王兵马，大批集中，粮食、武器、辎重、盔甲，陆续运到。

六月二日，元子攸下诏大赦。

太原王尔朱荣南下时，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人心动摇，社会不安。尔朱荣命尔朱天光当中央驻并肆九州特遣政府总监（并肆等九州行台。九州：并州、肆州、恒州【州政府平城】、朔州【州政府怀朔镇】、云州【州政府盛乐】、蔚州【州政府怀荒镇】、显州【州政府六壁城】、汾州【州政府蒲子城】、燕州【州政府广宁】。九州都在山西省及内蒙古南部），仍兼并州（州政府晋阳）总部执行官（行并州事）。尔朱天光抵达晋阳，部署兵力，整顿军纪，所属各路人马，才归于安定。

六月九日，费穆到达洛阳，元颢接见，责备他挑动河阴屠杀，斩首（费穆向尔朱荣秘密进言事，参考去年【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元颢命司令官（都督）宗正珍孙与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郡长元袭，占领河内。太原王尔朱荣首先攻击河内，上党王元天穆率军会师。

六月二十二日，尔朱荣攻克河内（河南省沁阳市），斩宗正珍孙及元袭。

闰六月一日（原文误置于六月），淮安郡（河南省唐河县南湖阳镇）郡长晋鸿（晋，姓）献出湖阳（淮安郡郡政府所在县），投降南梁帝国

（首都建康）。

北魏洛阳政府首领元颢既坐上皇帝宝座，平生最大的志愿已经实现，志得意满，秘密跟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讨论脱离南梁的控制，只因威胁还没有消除，必须依靠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上团结无间，内心却另有打算，言语上也不免针锋相对，怀疑猜忌。陈庆之开始看出有点不对劲，暗中戒备，向元颢建议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此地，不服从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如果知道虚实，联合反攻，我们用什么抵御！应该奏请天子（南梁帝萧衍），请他继续派遣精锐部队增援，并请陛下训令各州，凡是南朝（从南宋帝国到南梁帝国）流亡在北朝（北魏帝国）的人士，都应强行押送。"（不知道押送回南方，还是押送来洛阳？说不清楚。）元颢打算采纳，可是元延明说："陈庆之的军队，不过数千人，就已难以控制。如果更增加他的军队，他还肯听从指挥？政府大权一旦丧失，连呼吸一口气，都要由人做主，皇家祖庙，势将从此崩塌！"元颢遂拒绝陈庆之的请求，但又恐怕陈庆之向萧衍呈递"亲启密奏"，于是，抢先上疏给萧衍说："而今，黄河以南与黄河以北，同时平定。只剩下尔朱荣，仍有胆量在那里跋扈；我跟陈庆之，自会讨伐擒获。州郡都是新近归附，正需要休息安抚，最好是不再增加军队，使民心动摇。"萧衍乃下令续进增援各军，停留边界。

洛阳城中的南梁护送军，不满一万人，而羌人及匈奴人的军队，却有十万之多。陈庆之的副带兵官（军副）马佛念对陈庆之说："将军威力震慑黄河、洛水，声势撼动中原，功劳太高，权力太重，已被魏国（指元颢）猜疑，对突然发生难测的变化，你难道毫不担心！不如乘元颢没有准备，把他诛杀，占领洛阳，这是千载难逢之机。"陈庆之不采纳。元颢先前任命陈庆之当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刺史），陈庆之一再请求前去到任，元颢对他心存畏惧，不放他走，并且说："主上（萧衍）把洛阳地区，完全托付给你，忽然听说你抛弃我们的生命线，打算前去彭城（江苏省徐州市），认为你只图自己富贵，不替国家着想，不但对你有伤害，恐怕我也会受到责备。"陈庆之不敢再说。

太原王尔朱荣勤王军跟洛阳夺权军，隔黄河对峙。陈庆之驻防北中城（黄河大桥北岸护桥城），元颢亲自防守南岸。陈庆之三天之内发动十一次攻击会战，杀伤敌人很多。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一批忠于元子攸的部队，正替元颢驻防河中小岛（渚），秘密跟尔朱

荣取得联系，希望摧毁黄河大桥，为国立功，但请尔朱荣率军接应。然而，当夏州兵团摧毁黄河大桥时，尔朱荣却来不及接应，元颢把夏州兵团全部屠杀，尔朱荣怅然自恨。同时洛阳政府安丰王元延明，沿黄河南岸严密防守，而勤王军没有船舰可以渡河，尔朱荣有意撤回北方，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跟大家商议。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杨侃说："大王从并州（州政府晋阳）出发时，难道已经知道夏州（州政府统万）忠义之士的密谋，特地前来接应？还是为了完成复国建国、辅佐皇家的历史任务，才率军南下？疆场作战，胜败都是常事，怎么能避免溃散后重新集结、伤口痊愈后再去冲锋！何况，直到今天，勤王军并没有损失，岂可因一件事情不顺利，就把伟大的目标放弃？四方举头仰望，集中在大王这次出击。如果不能成功，轻率后退，民心失望，意志动摇，最后谁胜谁负，难以判断。我的意见是，不如征取民间的木材，大量建造木筏，用少数船舰夹在它们之间，沿岸一字排开，使数百华里之长的防线，任何地方都可出动渡河，阵势首尾相距既远，元颢就防不胜防。一旦在南岸登陆，一定可立下大功。"稍后，高道穆也建议说："而今，御驾流亡在外，主上（元子攸）忧愁，臣属耻辱，大王手握百万雄师，辅佐天子，号令天下，如果分出一部分力量，建造木筏，用人海战术，作全线出击，分别在南岸抢滩，转眼之间，就可成功。为什么抛弃胜算，回到北方，那将使元颢重整军备，征召全国部队，这可是把小蛇养成大蛇，后悔时已来不及。"尔朱荣说："杨侃也提出同样战术，当再找他商议。"尔朱荣最信任的巫师刘灵助告诉尔朱荣说："不出十日，黄河之南战乱，一定削平。"伏波将军、正平郡（山西省新绛县）人杨标和他的家族，居住马渚（黄河中小岛），有小船数艘，自告奋勇说，愿意充当向导。

闰六月十八日，尔朱荣发动总攻，命车骑将军尔朱兆和总司令官（大都督）贺拔胜，用木材绑成木筏，从马渚西硖石（河南省孟津县西十公里黄河渡口），在夜色掩护下，秘密渡过黄河，袭击元颢的儿子、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元冠受大营，生擒元冠受。安丰王元延明部队听到噩耗，立刻溃散。元颢像巨雷轰顶，不知所措，率侍从武士数百骑兵，出洛阳城向南逃走。陈庆之集结步骑兵数千人，结成阵势，向东撤退。元颢控制下的城池，一时之间，全部归附勤王军。尔朱荣亲自追击陈庆之，正巧，嵩山水（源出嵩山【中岳，河南省登封市西北】，南流注入颍水）突涨，陈庆之兵团死亡、逃散，几乎全被消灭；陈庆之剃光头发，假装和尚，从小

## 尔朱家世系

| 祖辈 | 父辈 | 第一代 | 第二代 |
| --- | --- | --- | --- |
| 尔朱代勤梁郡公爵 | 尔朱新兴领民酋长第一秀容 | 尔朱荣太原王 | 尔朱菩提侍中 |
| | | | 尔朱义罗梁郡王 |
| | | | 尔朱文殊太原王 |
| | | | 尔朱文畅昌乐王 |
| | | | 尔朱文略梁郡王 |
| | | 尔朱兆颍川王 | |
| | | 尔朱智虎安定王 | |
| | | 尔朱度律常山王 | |
| 尔朱始昌侯真 | 尔朱买珍武卫将军 | 尔朱彦伯博陵王 | 尔朱敞 |
| | | 尔朱仲远彭城王 | |
| | | 尔朱世隆乐平王 | |
| | | 尔朱世承御史中尉 | |
| | | 尔朱弼河间郡公爵 | |
| 尔朱翟州刺史殷 | | | |

路穿过汝阴（安徽省阜阳市），返回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仍以功勋被南梁政府任命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北魏帝国中军总司令官（中军大都督）兼中央禁军总监（兼领军大将军）杨津进入洛阳，住宿宫城，打扫清洁，封闭仓库，到北邙山（洛阳城北）迎接北魏帝元子攸，哭泣流泪，自请处罚，元子攸加以慰劳。

闰六月二十日，元子攸住宿华林园，大赦。任命尔朱兆当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北方来的勤王军以及追随御驾流亡的文武百官，还有起义立功人士，一律擢升五级；黄河北通报敌情的官员和黄河南起义官员，都擢升两级。

闰六月二十二日，加授大丞相尔朱荣：天柱大将军（正一品），增君采邑——连前所封共二十万户（尔朱荣擒葛荣时，采邑已十万户【参考去年［五二八年］十月】，此次勤王，再增十万户）。

逃亡的皇帝元颢，从辕辕（河南省偃师县东南）逃到临颍（河南省临颍县），侍从骑兵卫队各奔前程，四散逃走，临颍县士卒江丰，斩元颢。

闰六月二十三日，把元颢人头呈送首都洛阳。临淮王元彧再归附元子攸；而安丰王元延明携妻带子，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

## 二、胡太后毒死亲生子

五一九年，春季，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发生暴动。

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向胡太后呈递“亲启密奏”，建议改变铨叙条例：排斥军人，使军人不能转为文官。消息传出后，引起强烈回响，喧哗诟骂的声音，充满大街小巷，军人开始在各个要道路口，竖立木牌，张贴文告，号召军人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采取共同行动，屠杀张彝全家。张彝父子反应冷淡，在家安住，毫不在意。

二月二十日，羽林及虎贲警卫军，将近一千人，呼朋引类，到国务院（尚书省）集结，大声诟骂，要国务院交出张仲瑀的老哥、国务院财政部户籍司长（左民郎中）张始均；无法得到，于是用砖瓦石头，猛烈攻击国务院大门，政府自高级长官到低级雇员，都被恐惧震慑，不敢出面禁止、干预。变兵遂转移方向，拿起火把，一路点燃路边民间堆积的木柴和蒿草，用木棍和石头做武器，直扑张彝住宅，把张彝拖到院子里（张彝时患半身麻痹，一手一足不能行动），百般侮辱，痛加殴打；变兵呐喊欢呼，声震天

地，然后纵火焚烧房舍。张始均跳墙逃走，中途又折回来，向变兵下跪叩头，请饶恕他的老爹张彝一命，变兵冲上来拳脚交加，把他抬起来投进熊熊烈火。张仲瑀也被打得身负重伤，挣扎逃掉，得免一死。张彝奄奄一息，仅只挨过一晚，于第二天死亡（年五十九岁。张彝之死，使我们想到陈留公主嫁给张彝【参考五〇二年十二月】时的困难抉择，张彝不久就半身不遂，而今又被殴死，陈留公主何其坎坷，红颜何其薄命）。无论远近，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恐惧惊骇。胡太后下令逮捕变兵首领和最凶悍的暴徒八人，斩首；其余的不再追究。

二月二十五日，大赦，用以安抚军心，并准许军人可以依照武官资历，转任文官。有见识的人，知道北魏帝国就要大乱。

四世纪时，后燕帝国燕郡（北京市）郡长高湖，投奔北魏帝国（参考三九九年十二月）。他的儿子高谧当执法监察官（侍御史），因犯法被放逐到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于是世世代代，定居北方，风俗习惯，逐渐被鲜卑人同化。高谧的孙儿高欢，沉着而有伟大志向，因家庭贫苦，远到平城（北魏首都，山西省大同市）当低贱的差役，勉强糊口。富翁娄家的女儿娄昭君偶尔看到他，对他的相貌举止，大为惊奇，遂嫁给他，高欢这才有钱买一匹马代步，也因之升级，当防守司令部的信差，常常送公文到京师（首都洛阳）。张彝被变兵殴死时，高欢正在那里。回家之后，把家产全部变卖，广交宾客。有人问他原因，高欢说："禁卫军竟然纵火焚烧大臣的住宅，政府恐怕引起更大的变乱，竟不敢过问，政治败坏到如此地步，大势可知，财产怎么敢说就是自己的。"高欢跟怀朔镇防守司令部官员、云中郡（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人司马子如，秀容郡（山西省忻州市西北）人刘贵，中山郡（河北省定州市）人贾显智，民政助理官（户曹史）、咸阳郡（陕西省泾阳县）人孙腾，地方军事助理官（外兵史）、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人侯景，监狱管理员（狱掾）、善无郡（山西省右玉县）人尉景，广宁郡（河北省涿鹿县）人蔡俊，结成好友，在乡里之间，抱打不平，行侠仗义。

五二四年，秋季，八月十九日，南秀容（山西省原平市西南）牧羊人万于乞真（万于，复姓），格杀中央畜牧部长（太仆卿）陆延。秀容匈奴部落酋长尔朱荣（尔朱，复姓），用武力削平这次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羽健事，参考三九八年二月）。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曾经出去打猎，部落中平民射击老虎，误中他的大腿，尔朱代勤把箭拔出，不

去追究是谁发射，部属们无不感动喜悦。尔朱代勤官位做到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州长（刺史），封梁郡公爵，年九十余岁，逝世。儿子尔朱新兴继承酋长职位，牲畜大量繁殖，牧场更是旺盛，牛羊骆驼马匹，以毛色分类，成群结队，满山满谷，遍布原野，无法计算它们的数量。政府每逢出军，尔朱新兴一定进贡战马，及捐助粮食辎重，七任帝（孝文帝）元宏对他非常嘉奖赞美。尔朱新兴年老，请求传位给儿子尔朱荣，政府批准。尔朱荣聪明机智，处理事务决断迅速，像有神灵相助；统率部众，严格整齐。当时，四面八方传出叛变事件，尔朱荣野心勃勃，暗中另有打算，用他从畜牧中得来的财富，招募骁勇武士，集结英雄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郡（内蒙古包头市）人段荣、太安郡（内蒙古固阳县）人窦泰，都往投靠。贾显度是贾显智的老哥（贾显智，参考五一九年二月）。

五二五年，最初，郑羲的堂孙（老哥的孙儿）郑俨当宰相（司徒）胡国珍的副军事参议宫（行参军），是胡太后的情夫，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齐王萧宝寅西上讨伐秦帝莫折念生时（参考去年【五二四年】九月），任用郑俨当属下职员。胡太后复出摄政，郑俨向萧宝寅请求担任信差，回京（首都洛阳）送递公文。胡太后把他留下，命他当议论资政官（谏议大夫，从四品下）、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兼宫廷膳食管理官（尚食典御），无论昼夜，都住在宫内。每逢遇到休假回家，胡太后就派宦官跟随，在旁监视，郑俨见到妻子，只能谈家务之事，不能叙夫妻之情。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乐安郡（山东省广饶县）人徐纥（音 hé），有点文学修养，最早，因谄媚赵修（参考五〇三年十一日），被放逐到枹罕（河州州政府所在县，甘肃省临夏市）。后来，回到京师（首都洛阳），再任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又向清河王元怿摇尾，元怿被杀（参考五二〇年七月），徐纥出任雁门郡（山西省代县）郡长。调回中央后，再谄媚元义，而元义又失败。正在走投无路，胡太后因徐纥是元怿的忠心部属，就任命他再当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徐纥于是纳入郑俨的摇尾系统。郑俨看出徐纥精通官场诀窍，便当做智囊；徐纥也了解郑俨跟胡太后有床上关系，权力坚强稳定，也用出全身功夫，密切合作；二人权势遂震动中外，当时号称“徐郑”。

郑俨一帆风顺，升到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车骑将军（正二品）；徐纥则升到监督院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仍兼立法院立法官

（领舍人），总管立法院（中书）、监督院（门下）事务，军事政治，以及皇帝诏书、国家法令，没有一件事不由他裁定。徐纥反应敏捷，体力充沛，从早到晚处理公务，没有一点休息，但他并不认为劳苦。偶尔有紧急诏令，徐纥就命几位文书员在旁记录，自己则有时徘徊，有时躺下，口述文稿，文书员分别缮写，一时之间，全都完成，文字通顺，道理充分。然而，他没有治理国家的方略，只不过熟悉一些官场上的小动作，对人故意做出谦卑的模样；无论远近，纷纷向他依附（摇尾分子，同样也有摇尾分子）。

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兼立法院立法官（领中书舍人），受胡太后信任，当时人们传说李神轨也陪胡太后上床，大家对这种事无法证实。

五二八年，春季，二月，北魏帝国胡太后二度掌握政权以来，亲信的弄臣家奴，作威作福；政府功能瓦解，行政效率停滞，既没有恩德，也没有威望，到处发生民变，政府所控制的地区，每天缩小。而北魏帝元诩的年纪，却日渐长大（本年十九岁），胡太后自知不够检点，恐怕左右侍从人员报告元诩，因此，凡是元诩所宠爱信任的人，胡太后都一定找一个罪名，扣到对方头上，把他排除，目的在蒙蔽元诩的耳目，不让他知道外界的事。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昌黎郡（辽宁省朝阳市）人谷士恢，受元诩宠信。元诩命他当千牛刀替身卫士司令（领左右）；胡太后不断向谷士恢强烈暗示，打算命他出任州长，谷士恢正受皇帝高度宠信，不肯离开中央，胡太后遂给他扣上一个罪名，诬陷他犯法，竟被诛杀。又有蜜多道人，能说鲜卑话，元诩常把他带到身旁，胡太后派人在洛阳城南把他刺死，一面悬赏捉拿刺客。由于这些事件，娘亲与儿子之间，猜忌憎恶之情，日益加深。

当时，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并肆汾广恒云六州剿虏总司令官（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多将广，战斗力强大，中央政府对他很是顾忌。高欢、段荣、尉景、蔡俊曾经投靠变民首领杜洛周（参考五二五年八月）。稍后，打算推翻杜洛周，没有成功，再投靠齐帝葛荣。又从葛荣那里逃出，投靠尔朱荣。骑兵军事参议官（骑兵参军）刘贵早就在尔朱荣那里，不断向尔朱荣推荐高欢，尔朱荣看见高欢精神不振，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有一次，高欢随从尔朱荣到养马场视察，正有一匹新捕的野马，尔朱荣命高欢修剪它的鬃毛，高欢不用绳索捆绑，就把鬃毛修剪整齐，野马竟然不踢不咬。高欢修剪已毕，起身，对尔朱荣

说："对付恶棍，也是这种手段。"尔朱荣对这句话，印象至为深刻，命高欢坐在身旁，摒除左右侍从，询问他对时局的意见，高欢说："我曾经听说，你的战马，足足分布十二个山谷，依照毛色不同，分别成群，不知道养这么多战马干什么？"尔朱荣说："只管说出你的看法！"高欢说："而今，天子（元诩）昏庸懦弱，太后（胡太后）又荒淫无度，弄臣家奴，横行霸道，中央政令，不能推行。以你的英武和兵力，正应利用这个时机，奋发起义，讨伐郑俨、徐纥罪行，肃清皇上（元诩）身旁的奸佞邪恶之辈，盟主的大业，可以在扬起马鞭的短暂时间之内建立，这是我的观察。"尔朱荣大为高兴，从中午谈到夜半，才放他出来。自此，高欢经常参与军事会议。

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州长（刺史）元天穆是拓跋孤的五世孙（拓跋孤是拓跋郁律的第四子，参考三三八年十月。元天穆是第四代，现任北魏帝元诩是第九代；元天穆皇家血缘关系，至为疏远），跟尔朱荣有深厚友谊，尔朱荣把他当做老哥事奉，时常跟元天穆以及作战司令官（帐下都督）贺拔岳秘密讨论，打算率军进入首都洛阳，对内诛杀受宠信的弄臣家奴，对外肃清天下变民，元天穆与贺拔岳，都鼓励尔朱荣发动。

尔朱荣遂上疏中央，说："山东（太行山以东）各地盗匪，正如火如荼，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沦陷，政府军不断失败，请准许我派精锐骑兵三千，增援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胡太后对尔朱荣自告奋勇，大起疑心，下诏回答说："莫折念生斩首砍尸（参考去年【五二七年】正月），萧宝寅生擒活捉，万俟丑奴请求投降，关陇（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部南部）地区，已经平定。费穆又大破各地蛮族部落，绛郡蜀也逐渐被制伏。而北海王元颢，率军二万，出镇相州（邺城），还不需要援军。"尔朱荣再上疏，认为："盗匪的声势虽然减弱，可是中央军不断受到挫败，人人心怀恐惧，恐怕再难作战。如果不考虑用其他方法，就不能够万全。我愚昧地建议：蠕蠕（柔然汗国）可汗郁久闾阿那瓌，屡受我国大恩（参考五二二年十二月），不应忘记回报，最好是下令他出动大军，东下飞狐口（太行山八陉之六，河北省涞源县北），攻击变民军的后背；北海王（元颢）的军队则严密戒备，对变民军正面对抗。我的部众虽然人数不多，当为国尽力，从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井陉县东北）以北，滏口（太行

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市南）以西，分别控制险要之地，攻击盗匪最脆弱的后肘和腋下。葛荣虽然吞并了杜洛周的部众，可是，恩德威信，都没有树立，而他们的背景不同，种族不同（杜洛周部众是柔玄镇【内蒙古兴和县北】匈奴人，葛荣部众是移民定州【州政府中山】的五原【内蒙古包头市】降户，多是鲜卑人），一旦形势成熟，可以使他们分裂。”遂全军戒严，招兵买马，北方据守马邑（山西省朔州市），东方封锁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井陉县东北）。徐纥向胡太后建议，把免死铁券赏赐给尔朱荣的左右将领，挑拨离间他们跟尔朱荣的感情；尔朱荣发现了之后，大为愤恨。

北魏帝元诩，十分厌恶郑俨、徐纥等，但在娘亲胡太后控制下，无法排除，于是，下密诏给尔朱荣，命尔朱荣向京师（首都洛阳）进军；用以胁迫胡太后。尔朱荣接到密诏，命高欢当前锋，率军南下，进抵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北），元诩忽然改变主意，再下密诏，命他停止。郑俨、徐纥恐怕大祸临头，跟胡太后阴谋——由她下手毒死亲生之子。

于是，二月二十五日，元诩突然死亡（年十九岁）。

二月二十六日，胡太后宣布皇子继承帝位，大赦天下。紧接着再下诏：“潘充华（潘嫔）生的本是皇女，不是皇子。而临洮王元宝晖的嫡长子元钊，是高祖（七任帝元宏）的后裔（元宝晖是元宏的孙儿），应该继承大统。文武百官一律晋升二级，宫廷禁卫武士一律晋升三级。”

二月二十七日，元钊登极（十任帝），年才三岁。胡太后打算长久独揽政权，正因为元钊年纪太小，才教他继承。

尔朱荣得到事变消息，怒火冲天，对元天穆说：“主上（元诩）逝世时，已十九岁，天下还认为他是幼主，而今竟把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娃，掇弄到宝座之上，治理帝国，要想政治安定，怎么能够！我打算率铁甲骑兵，前往皇帝墓园，致敬哀悼，翦除奸邪马屁精，另立长君，你认为如何？”元天穆说：“伊尹、霍光，再见今世！”尔朱荣于是上疏，指控说：“主上（元诩）抛弃人间，四海之内，都认为被鸩酒毒死。天子生病，既不召请医生，皇亲国戚、高官贵爵，又不在病床之旁伺候！突然断气，怎不使远近惊骇？而竟然命皇女当继承人，随意大赦，上欺天地，下压人民。更在一群小娃之中，挑选君王，实际上是邪恶之徒，要专制政府、破坏法纪，这跟掩住眼睛捕捉麻雀、捂住耳朵偷盗铜铃，有什么分别？而今，盗匪成群，四海沸腾，强大的邻国（南梁帝国），在边境不断侵犯，却打算用

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娃，来安邦定国，岂不是太难！请准许我亲到京师（首都洛阳）宫门之前，参与高阶层决策，向侍从臣属，查问主上（元诩）死亡原因，对宫廷禁卫，追究疏忽责任，把徐纥、郑俨之辈，交付军法审判，誓雪不共戴天的耻辱（君父之仇，义不共戴一天），平息远近的怨恨，然后更在皇族之中，物色适当人选，继承皇位。”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隆，这时当值阁禁卫官（直阁），胡太后派他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对尔朱荣安慰劝解。尔朱荣打算把他留下，尔朱世隆说：“中央对你已经怀疑，所以派我前来，如今把我留下，使中央提高警觉，得以从容准备，不是良策。”尔朱荣才命他回去。

## 三、河阴之屠

五二八年，春季，三月，北魏帝国发生流血政变。

尔朱荣跟元天穆商议，因彭城王（武宣王）元勰，尽忠帝国，建立大功（元勰冤死，参考五〇八年九月）。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一向有很高声望，打算拥护他当皇帝，跟胡太后及小娃皇帝元钊对抗。于是，派侄儿尔朱天光和心腹亲信奚毅、侍从王相，再去首都洛阳，跟尔朱世隆秘密交换意见。尔朱天光晋见元子攸，报告尔朱荣的忠心；元子攸应允。尔朱天光等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荣仍然犹豫，不敢马上决定，只好祈求神明指示，用铜来铸六任帝（献文帝）拓跋弘各孙儿的塑像，只有元子攸的像铸成（用铸像来观察天意，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尔朱荣遂在晋阳起兵南下。尔朱世隆逃出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到上党（山西省长治市北）跟尔朱荣会面。胡太后得到报告，大为恐惧，召集全体亲王、公爵等进宫，举行扩大御前会议，皇家高级官员都痛恨胡太后的行为，没有人肯发一言。只有徐纥说：“尔朱荣不过一个匈奴部落小头目，竟敢冒犯京师（首都洛阳），文武百官及禁卫部队，足够把他制伏，现在只要据守险要，以逸待劳。他们的军队悬挂千里之外，人困马乏，定可把他们击破。”胡太后同意，任命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李神轨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军抵抗，别动部队司令郑季明、郑先护率军保护黄河大桥，武卫将军费穆驻防小平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郑先护是郑俨的堂兄弟（郑俨，参考五二五年四月）。

尔朱荣抵达河内（河南省沁阳市），再派王相秘密到洛阳，迎接长乐王

元子攸。

夏季，四月九日，元子攸跟老哥彭城王元勰、老弟霸城公爵元子正暗中出城，从高渚（黄河中小岛）渡黄河北上。

四月十日，元子攸在河阳（河南省孟县）跟尔朱荣会面，将士们高呼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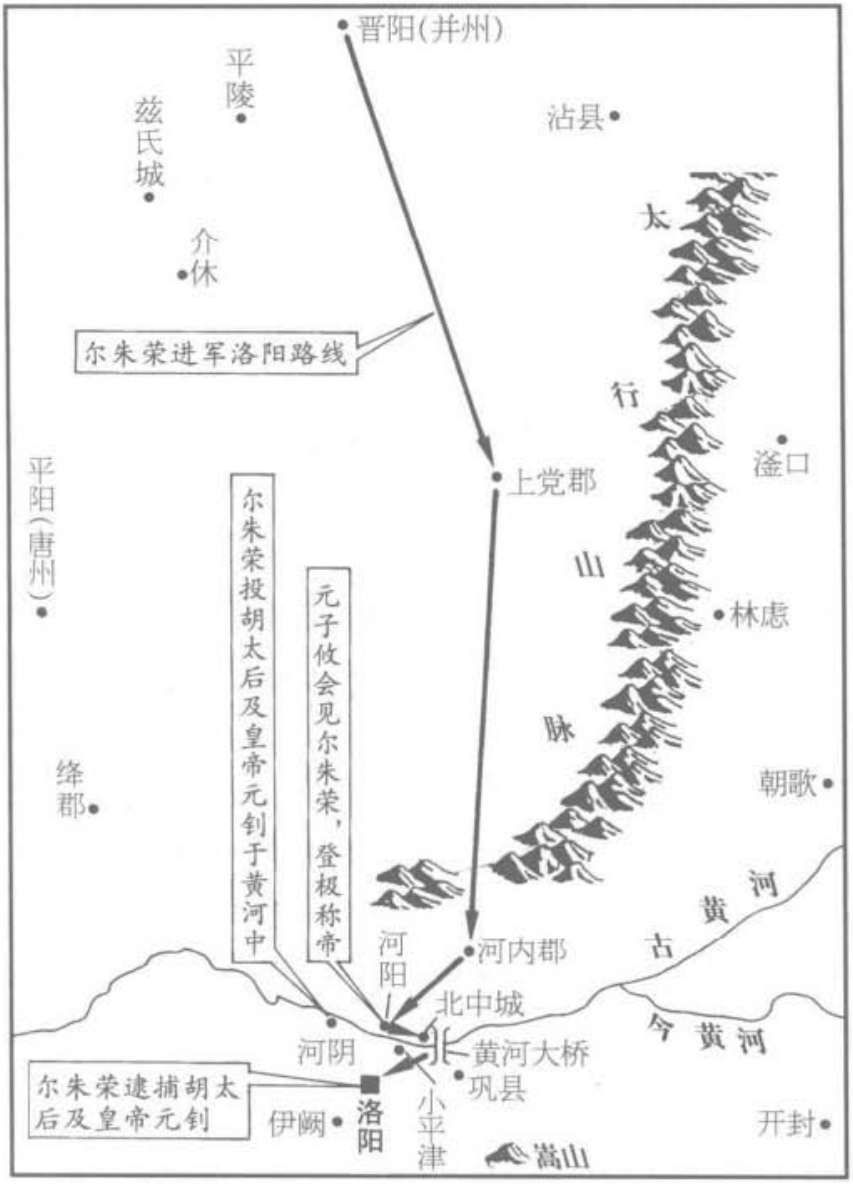
四月十一日，再渡黄河而南，元子攸（本年二十二岁）遂登极称帝（十一任孝庄帝），封元勰当无上王、元子正当始平王；任命尔朱荣当总监督长（侍中）、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最高统帅（大将军）、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千牛刀替身卫士司令（领左右），封太原王。

郑先护跟元子攸本是老友，听到元子攸登极消息，跟郑季明大开北中城门迎接。李神轨率军抵达黄河大桥，听到北中失守，立刻逃回（北中，指黄河大桥北岸所筑二城，七任帝元宏在位时，在二城设北翼警卫指挥部【北中郎府】，所以称北中城。北中城失守，黄河大桥畅通无阻）。费穆则抛弃军队，向尔朱荣投降。一连串噩耗传回京师（首都洛阳），人心大乱；徐纥假传圣旨，夜晚打开宫门，到交通部种马管理署（骅骝厩）牵出御马十匹，向东投奔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郑俨也逃回他的家乡（开封，河南省开封市西南）。胡太后无可奈何，召集元诩所有的姬妾，命她们全体出家当尼姑，胡太后自己也剃光头发。尔朱荣传话，命文武百官迎接皇帝（元子攸）大驾。

四月十二日，文武百官携带皇帝玉玺，备妥皇帝专用车队——法驾（参考前一八〇年闰九月），前往黄河大桥，恭迎元子攸。

四月十三日，尔朱荣派骑兵进入洛阳，逮捕胡太后及年仅三岁的皇帝（十任）元钊，送到河阴（河南省孟津县西北）。胡太后见到尔朱荣后，对她的行为竭力辩护，反复解释，尔朱荣不耐烦再听，拂袖而去，下令把胡太后及元钊，投入黄河淹死。

费穆向尔朱荣秘密建议，说："你的军队，不超过一万人，现在长驱直入，向洛阳挺进，既没有遇到抵抗，所以也没有战胜声威，大家心里一定毫不畏服。以京师（首都洛阳）人口的众多，文武人才的鼎盛，一旦知道你的实力薄弱，将生出轻视以及骄傲的心理，如果不大肆处罚诛杀，建立你自己的党羽，恐怕你北返之日，还没有穿过太行山，中央就会发生变化。"尔朱荣同意，对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繁华，人民骄傲奢侈，成为




六世纪·五二八年三月至四月　尔朱荣进军洛阳　河阴屠杀

风气，如果不加以翦除，恐怕永远不能控制，我想利用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皇帝的机会，全部诛杀，你意下如何？”慕容绍宗说：“胡太后荒淫，政治脱轨，争宠的弄臣家奴，倚仗权势，扰乱天下，所以你才出动正义大军，肃清政府。而今无缘无故，不分忠奸，屠灭文武百官，恐怕使全国人民失望，不是长远之计。”尔朱荣不理，于是请元子攸沿黄河西行，抵达淘渚（河阴西北一公里），把中央政府出迎的文武百官，引导到行宫西北，宣称要祭祀天神。大家既集合完毕，少数民族骑兵在四周团团围住，尔朱荣斥责说：“天下大乱，皇帝（九任帝元诩）死于非命，都由于官员贪污残暴，虐待人民，不能辅佐矫正。”于是，下令格杀，少数民族骑兵部队，万马奔腾，冲入人群，刀锋马蹄，作无情的践踏，自丞相高阳王元雍、最高监察

长（司空）元钦、仪同三司（宰相级）义阳王元略以下，格杀二千余人。前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王遵业兄弟，正在为老爹守三年之丧，娘亲是元子攸的姨妈，二人相伴迎接御驾，同时丧生。王遵业是王慧龙的孙儿（晋帝国刘裕当权，杀王愉，王愉的孙儿王慧龙投奔后秦帝国，后再投奔北魏帝国，参考四一七年九月），天资聪明，博览群书，时人惋惜他的才华，而讥刺他急于做官的心情。另一批官员一百余人随后赶到，尔朱荣再命少数民族骑兵把他们包围，下令说："有能写皇帝让位诏书文告的，饶他一命。"执法监察官（侍御史）赵元则接受这项任务，遂命赵元则执笔。尔朱荣又命他的军队宣传："元家已灭，尔朱家已兴！"大家都喊万岁。尔朱荣派武士数十人，手拿钢刀，直奔行宫，刚称帝的元子攸，跟无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一同出帐视探。尔朱荣先派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人郭罗刹、西部高车部落人叱列杀鬼，在元子攸左右侍从，诈称严密保护，防备恶徒突击，把元子攸连拖带抱，拉进篷帐；留在外面的卫士，遂斩元劭、元子正。又派数十人，把元子攸强行押送到黄河大桥，安顿在营帐之下。

元子攸既忧愁又愤慨，派人转告尔朱荣，说：帝王大业，不断有人兴起，盛盛衰衰，变化无常。而今，帝国从四面八方，崩溃瓦解，将军（尔朱荣）奋勇起兵，所向无敌，这是上天旨意，不是人力所能做到。我前来投靠，初意只求保住残生，怎么敢妄想登上宝座？只因将军逼迫，才到今天这种形势。如果天命已经注定，将军就应及时登极，名正言顺地称尊。如果将军推辞，不肯接受，一心仍维持帝国政府，也应该另行遴选皇族血缘更近、更为贤能的人，辅佐他治理天下。"当时，司令官（都督）高欢，建议尔朱荣抓住这个机会坐上宝座，左右侍从官员，很多人赞成，但尔朱荣迟疑，不敢决定。贺拔岳说："将军首先兴起正义之师，立志铲除奸人叛逆，伟大的勋业还没有建立，就兴起这种阴谋，只会加速灾祸发生，不会增加福分。"尔朱荣遂用铜铸自己的像，先后四次，都铸不成。人事军事参议官（功曹参军）、燕郡（北京市）人刘灵助，精通算卦占卜，尔朱荣相信这一套，连刘灵助也认为天时、人事，都不许可。尔朱荣说："如果我不行，就拥护元天穆！"刘灵助说："元天穆也不行，唯有长乐王（元子攸）被上天选定。"尔朱荣也精神恍惚，无法支持，很久之后，才自己醒悟，后悔惭愧，说："已铸成大错，只有一死，报答政府。"贺拔岳请诛杀高欢，向天下道歉，尔朱荣左右侍从说："高欢虽然愚昧疏漏，说话不经过考虑，

但而今四方多事，需要借重军事将领，才可以平定，请特别宽恕，要他戴罪立功。”尔朱荣才停止篡夺帝位阴谋。当天（四月十三日），夜晚，四更（三至四时），再把元子攸从黄河大桥营帐下，迎接到皇帝御营，尔朱荣望见马头，跪下来叩拜，请求把自己处死。

尔朱荣所率匈奴籍骑兵，屠杀中央官员太多，结下血海怨仇，不敢进入洛阳，遂发起迁都运动。但尔朱荣狐疑，不能马上裁决，武卫将军泛礼（泛，姓），则一再劝止。

四月十四日，尔朱荣护送元子攸进入洛阳。元子攸登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年号建义（之前是武泰元年，之后是建义元年）。追随尔朱荣南下的将士，一律擢升五级；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文官，擢升二级，武官擢升三级，人民免除田赋差役三年。这时，文武百官几乎死尽，活着的人也都逃亡躲藏，不敢露面，只有总顾问长（散骑常侍）山伟一人，到皇宫门前，叩谢大赦之恩。洛阳人民，忧愁恐惧，人心思乱，有人说尔朱荣打算命他的军队大肆烧杀抢劫；又有人说尔朱荣打算迁都晋阳（尔朱荣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于是，富人抛弃家室，穷人把小儿女背在背上，纷纷逃命，洛阳居民剩下的不足十分之一二。宫廷内院，连值班守卫的人都没有，政府空空荡荡，缺少官员处理公务。尔朱荣上疏说：“大军推进，难以完全控制，行动或有出轨，各位亲王及政府高官，遭受横死的太多，我今天就是粉身碎骨，都不能补偿我的罪行。敬请追赠死亡人士官位，略尽我私人的责任。请尊无上王（元劭）‘无上皇帝’；其余河阴（河南省孟津县东北）丧生的，亲王一律追赠仪同三司（宰相级）；三品官员，一律追赠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或执行长（仆射）；五品官员，一律追赠州长（刺史）；七品以下以及平民，追赠郡长、防卫司令（镇将）。死者如果没有后裔，则准由养子继承，而由政府封爵；同时请派出使节，到各城巡视慰问。”元子攸下诏批准，官员才有人出面，人心稍微安定。元子攸封无上王元劭的儿子元韶当彭城王。但尔朱荣仍支持迁都的意见，元子攸无法违背。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元谌竭力劝阻，认为不可迁都，尔朱荣咆哮说：“这跟你有什么相干？要你固执坚持！河阴（河南省孟津县东北）之役，你应该知道！”元谌说：“天下事，当跟天下人共同讨论，为什么用河阴屠杀，吓阻我的发言。我是帝国皇族，一直在皇帝左右辅佐，活着时对国家如果没有益处，死亡又对国家有什么损失！即令今天头颅粉碎、肚肠横流，也毫不畏惧！”尔朱荣暴跳如雷，要办元谌的罪；尔朱世隆一再劝

阻，尔朱荣才算停止。在座亲眼看到这场争辩的人，全都震恐战栗，而元谌面色不变。稍后数日，尔朱荣跟元子攸登高眺望，看到皇宫壮丽，树木成行，不禁叹息说："我昨天愚昧，有迁都北方之意，今天看到皇家住宅如此盛大，再考虑元谌的话，认为他一点也不错。"遂不再谈论迁都。元谌是元谧的老哥（元谧，参考五一五年十二月）。

徐纥的老弟徐献伯当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郡长；另一老弟徐季产当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秘书长（长史）。徐纥派人告知京师（首都洛阳）消息，二人携带家属，弃职逃走，会同徐纥，一起投奔泰山（山东省泰安市·泰山郡属兖州）。郑俨跟堂兄、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市）郡长郑仲明，密谋占领郡城，起兵讨伐尔朱荣，被部属诛杀。

夏季，五月一日，北魏帝元子攸加授尔朱荣中央驻北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北道大行台）。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元罗（元义的老弟）当东部地区钦差大臣（东道大使）；宫廷膳食部长（光禄勋）元欣当副钦差大臣，巡察各地，处罚官员，先执行然后奏报。元欣是拓跋羽的儿子（拓跋羽，参考四八五年三月）。

尔朱荣入宫，在明光殿晋见元子攸，再一次为河阴屠杀惨案，向元子攸道歉，誓言没有二心。元子攸站起来，亲自阻止他的叩拜，并乘势向尔朱荣发誓，声称自己绝没有一点猜疑。尔朱荣大为欢喜，遂要求饮酒，饮得烂醉如泥。元子攸想借此机会诛杀，左右侍从苦苦劝阻，才没有动手，就把尔朱荣坐的床，连人一起抬到宫廷总管府（中常侍省）休息。尔朱荣半夜才醒，对自己身陷险境，大为震惊，直到天亮，不敢合眼。自此不再入宫住宿。

尔朱荣的女儿，先前曾当九任帝元诩的"嫔"（小老婆群第四级），尔朱荣希望元子攸娶她当皇后，元子攸迟疑，不敢马上决定（元子攸是元诩的堂叔，尔朱女士是元子攸的堂侄媳）。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祖莹说："从前，姬重耳（春秋时代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在秦国，怀嬴伺候他上床（怀嬴，秦国九任国君穆公嬴任好之女，晋国二十三任国君怀公姬圉之妻），事情违背经典，但合乎大义（前六三八年，姬圉逃回晋国。前六三七年，姬重耳到秦国，嬴任好又命怀嬴嫁姬重耳。辈分上，姬重耳是姬圉的叔父，怀嬴是姬重耳的侄媳。在宗法封建极严格的时代，姬重耳对这项虽然乱伦，但符合政治利益的婚姻，欣然接受），陛下有什么可考虑的！"元子攸遂同意，尔朱荣大为高兴。

尔朱荣举止轻佻，喜爱骑马射箭，每次入宫朝见，什么事都不干，只是表演他如何矫健地跳上马背和如何矫健地从马背跳下来。在西林园参加北魏帝元子攸的宴会时，常请皇后出来参观，更召集亲王、公爵、姬妾、嫔妃、公主，齐集一堂。每看到元子攸射中靶心，尔朱荣就自己起身，蹦跳欢呼，宰相、将领、高官，都随时附和，又喊又闹，甚至王妃、公主，也不免跟随乐声，翩翩起舞；等到酒酣耳热之时，尔朱荣一定在自己位置上，正襟危坐，高唱民歌。日暮黄昏，筵席结束，尔朱荣跟左右官员手牵着手，双脚踏地，唱《回波乐》而出。尔朱荣性情严厉凶暴，喜怒无常，刀枪弓箭都放在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每逢心情烦躁或突然大怒，就立即拿起兵器，杀人泄愤，左右侍从人员，一直恐惧随时会大祸临头。曾经有一次，两个小和尚合骑一匹马，尔朱荣看见，命他们作殊死决斗（在遥远的西方罗马帝国，贵族往往命奴隶殊死决斗，作为娱乐。中国历史上对殊死决斗的记载，似仅此一次），二人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喘息，无力再斗，尔朱荣命人抓住他们的头，互相猛撞，直到撞死才止。

五月五日，尔朱荣回到根据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北魏帝元子攸在邙山北麓设宴饯行。尔朱荣命元天穆进驻首都洛阳，元子攸加授元天穆总监督长（侍中）、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京畿总司令官（京畿大都督），兼中央禁军总监（兼领军将军）。任命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桑乾郡（山西省山阴县）人朱瑞，当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兼立法院立法官（兼中书舍人）。中央重要官职，全由尔朱荣的心腹亲信担任。

北魏帝国顾问院（集书省）编制外顾问官（员外散骑常侍）高乾是高佑的侄儿（高佑是高允的堂弟，参考四八七年十一月），跟老弟高敖曹、高季式都喜欢行侠仗义，跟北魏帝元子攸交情深厚。尔朱荣南下洛阳时，高家兄弟逃奔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听到河阴屠杀消息，遂集结逃荒难民（“乞活”，参考五二五年六月），在黄河、济水之间，起兵叛变，接受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的官爵，不断击破齐州（历城）州政府的军队。元子攸派元欣前往传达旨意，高家兄弟投降。元子攸任命高乾当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高敖曹当中级事务顾问官（通直散骑侍郎）。可是，尔朱荣认为高乾兄弟曾经参加过叛乱集团，不应再在皇帝身边担任重要职位，元子攸遂批准高乾等辞职还乡。高敖曹再集合部众，抢劫烧杀，尔朱荣用计把他诱捕，跟薛修义一同囚禁晋阳（山西省太原市。

薛修义归降事，参考本年【五二八年】正月，不久又叛，同时被捕）。高敖曹本名高昂，但平常都用别名敖曹。

秋季，七月十日，加授尔朱荣：柱国大将军（正一品）、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最初，宇文肱追随变民首领鲜于修礼，攻击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在唐河（河北省唐县）战死；儿子宇文泰留在鲜于修礼军中。鲜于修礼死后，宇文泰再做葛荣部属。葛荣失败，尔朱荣喜爱宇文泰才干，命他担任指挥官（统军）。

九月二十七日，北魏帝元子攸擢升尔朱荣：大丞相、黄河北及京畿外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尔朱荣的儿子平昌公爵尔朱文殊、昌乐公爵尔朱文畅，同时晋封王爵。

## 四、宫廷喋血

五三〇年，秋季，八月，北魏帝国太原王、天柱大将军（正一品）尔朱荣，虽身居外藩（根据地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却有效地控制京师（首都洛阳），把他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北魏帝元子攸左右，侦察动静。中央政府无论大事小事，尔朱荣统统知道。元子攸虽然承受尔朱荣的压力，但他性情勤快，喜爱政治，从早到晚，从不疲倦，不断地亲自审理司法诉讼事件，清查及昭雪冤狱。尔朱荣得到报告，大不高兴。元子攸又跟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神俊，商议整顿政府人事；尔朱荣曾经关照文官部（吏部），用某人当曲阳（河北省晋州市）县长，李神俊认为某人的资格太低，不肯奏报，而另派别人。尔朱荣大怒，命某人前往驱逐新任县长，而自己径行就职；李神俊大为恐惧，急忙辞位；尔朱荣命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摄理考选事务（摄选）。尔朱荣请求用北方人当黄河以南各州州长，元子攸不肯。太宰（上公）元天穆入宫当面请求，元子攸仍不允许。元天穆说："天柱（天柱大将军尔朱荣）既立有大功，当帝国的宰相，如果要撤换天下所有的官，恐怕陛下也不能违背。何况只任命几个人当州长，怎能轻率地拒绝！"元子攸严正地说："天柱（尔朱荣）如果不当臣属，连我也可以撤换！如果他仍坚持臣属的立场，就没有撤换天下所有官员的道理！"尔朱荣听到报告，大为怨恨，说："天子（元子攸）是靠谁坐上宝座的，今天居然不听我的话。"

尔朱皇后（尔朱荣的女儿）性情嫉护，为了争风吃醋，不断愤怒怨恨。元子攸命尔朱世隆向她劝解，尔朱皇后说："天子，是我们家教他当的，今天却是这个样子。我爹本来自己要干，今天仍然可以再作决定。"尔朱世隆说："他只是自己不做，如果那时他做的话，我今天也封了亲王。"

元子攸外受尔朱荣的威胁，内受尔朱皇后的逼迫，心情忧郁，甚至不认为当皇帝是一件乐事。唯一庆幸的是，各地变民没有平息，继续跟尔朱荣不分胜负，互相僵持。后来，关陇（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部南部）地区平定，捷报传到京师（首都洛阳），元子攸并不十分高兴，对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临淮王元彧说："从此，天下再没有盗贼。"元彧看见元子攸一脸不愉快，就说："我恐怕盗贼平息之后，陛下的忧虑，才真正开始。"元子攸恐怕有人对他们之间的对话感到奇怪，急忙用其他的话掩饰，说："你说得对，安抚战后残生，更不容易。"尔朱荣看见全国秩序恢复，四方升平，上疏说："军事参议官（参军）许周，劝我接受九锡（九锡，参考四年），我对他的言论，十分厌恶，已申斥责备，免职开除。"尔朱荣时常盼望得到非常礼敬，所以故意提出，作为对中央暗示，元子攸本来也不愿给他，遂顺水推舟，赞叹尔朱荣忠心。

尔朱荣喜爱狩猎，不管春夏秋冬，都要出动；每次完成包围圈，向前推进，都令全体官兵的行动，必须整齐划一，即使遇到危险阻碍，也不准逃避；所以，只要有一只鹿溜出包围圈，定有数人被指控有罪处死。曾经有一个士卒，看见老虎时逃掉，尔朱荣问他："你难道是怕死？"即行斩首。从此，每逢狩猎，士卒如同身在战场。曾经有一次，在一个荒僻险恶的山谷之中，发现老虎，尔朱荣命十余人，赤手空拳捕捉，但不准伤害老虎，死于虎口的有数人之多，最后总算生擒。尔朱荣认为狩猎是一种娱乐，但他的部属却深感痛苦。太宰（上公）元天穆在尔朱荣心情好时，意态安闲地说："大王的勋业，已经鼎盛，四方太平，最紧要的事莫过于减少政治干预，使人民获得休养，而顺应时令，只在冬季狩猎（《礼经》：春天选种，夏季除草，秋季收割，冬季狩猎），为什么在盛夏炎热季节，到山林中追逐奔跑，伤害天地和平之气。"尔朱荣卷起袖子说："胡太后（灵皇后）那个婆娘，立身不正，我们打倒她，另行拥护一位天子（元子攸），乃是臣属应尽的普通节操。葛荣之辈，本来就是奴才，乘机起来作乱，好像一个逃走的家奴，捉拿回来，事情也就结束。而我，近来深受大恩，却不能统一帝国，怎么能够谈到勋业！仿佛听说，中央政府官员的生活，仍跟从前一样，

奢侈放纵。今年秋季，我打算跟你，一起动员兵马，在嵩山（中岳，河南省登封市西北）比赛狩猎，命那些贪赃枉法的高官显宦，到围场中捕捉猛虎。然后，挥军南下，穿过鲁阳（河南省鲁山县），踏遍三荆（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南荆州【州政府设安昌，湖北省枣阳市南】），制伏所有少数民族，把他们送到北方荒凉残破的六镇（六镇，参考四八四年九月）。在班师回军途中，扫平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的稽胡（匈奴一支）。明年（五三一年），挑选精锐骑兵，分别渡过淮河、长江，萧衍（南梁帝）如果投降，我将请求封他万户侯爵；如果不投降，我就率数千人骑兵，把他逮捕归案。然后，与你上奉天子，巡游四方，到那时候，才可以称做勋业。现在如果不经常狩猎，士卒就会懈怠，怎能使他们作战！”

城阳王元徽的正妻是元子攸舅父的女儿；总监督长（侍中）李彧是李延寔的儿子、元子攸的姐夫（李延寔是元子攸的舅父【参考去年［五二九年］四月】，所以李彧同时是元子攸的表兄弟）。元徽和李彧都想得到元子攸的宠信，掌握大权，认为尔朱荣对自己有害，每天在元子攸面前，诋毁尔朱荣，劝元子攸把尔朱荣铲除。元子攸鉴于河阴屠杀（参考前年【五二八年】四月）的残酷，恐怕尔朱荣终有一天会翻脸无情，暗中也有谋杀尔朱荣的想法。总监督长（侍中）杨侃、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元罗，同时参与这项密谋。

正巧，尔朱荣请求到京师（首都洛阳）朝见，打算照顾女儿尔朱皇后分娩。元徽等建议元子攸乘尔朱荣入宫的时候，把他刺死。只有胶东侯李侃晞、济阴王元晖业反对，说：“尔朱荣如果前来，定有戒备，恐怕无法下手。”也有人建议，现在就诛杀尔朱荣所有的党羽，出动军队，拒绝尔朱荣南下。元子攸迟疑，不敢贸然决定，而洛阳居民，人人忧愁恐惧。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邢子才之流，恐怕发生事故，都纷纷逃出京师（首都洛阳），向东而去。尔朱荣遂给中央政府官员，每人发一封信，声明：或离开或留下，完全尊重各人意愿，绝不勉强。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温子升把信呈给元子攸，元子攸一直盼望尔朱荣不要来，看到这封信，知道尔朱荣非来不可，不觉面色沉重。邢子才本名邢劭，但使用他的别名（因“劭”字冒犯了元子攸老哥无上王元劭），是邢峦的族弟（邢峦，参考四九三年正月）。当时人往往用别名代替本名，旧史书也跟着使用，没有更改。

武卫将军奚毅，原是尔朱荣的亲信。五二八年春季，尔朱荣派他来往元子攸处，传递讯息（参考该年【五二八年】三月）。元子攸对他十分期许敬重，但念及他毕竟是尔朱荣的亲信，不敢对他谈到实情。奚毅说："如果一定发生事变，我宁可为陛下而死，不愿待奉契胡。"（契胡，匈奴民族的一支，尔朱荣所属。）元子攸说："我敢保证，天柱（尔朱荣）没有二心，同时，也不忘记你的忠诚。"

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警觉到北魏帝元子攸将采取行动，遂自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自己家门之上，说："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设计，打算格杀天柱（尔朱荣）。"然后揭下来呈给尔朱荣。尔朱荣仗恃自己的强大，根本不放在心上，把尔朱世隆的信，用手撕掉，朝地上唾口水，说："世隆胆小如鼠，谁敢？"尔朱荣的正妻北乡长公主（尔朱荣的正妻不是元姓皇家女儿，而是因尔朱荣有功，特封公主），也劝尔朱荣不要前往京师（首都洛阳），尔朱荣不理。

本月（八月），尔朱荣率骑兵四五千人，从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出发。当时无论政府或民间，都认为"尔朱荣叛变"，又传言"天子（元子攸）一定要害尔朱荣"。

九月，尔朱荣抵达洛阳，元子攸打算立即就地把他格杀，但因太宰（上公）元天穆留在并州（晋阳），恐怕成为后患，所以一直忍耐，不能发动，于是，征召元天穆进京（首都洛阳）。有人警告尔朱荣说："皇上要除掉你！"尔朱荣立即奏报元子攸，元子攸说："外面的人也说大王要除掉我，怎么能够相信！"尔朱荣遂认为自己绝对安全，每次进宫晋见皇帝，卫士不过数十人，而又徒手不带武器。元子攸打算停止发动，城阳王元徽说："他纵然不叛变，也不能容他，何况，谁敢保证他不叛变！"

最初，彗星穿过中台星，横扫大角星（"长星出中台，扫大角。"长星就是彗星。依《晋书·天文志》：三台六星，上阶上星代表帝王，上阶下星代表女主，中阶上星代表封国国君及三公，中阶下星代表部长【卿】及国务官【大夫】，下阶上星代表知识分子，下阶下星代表平民。中阶，也称中台）。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人高荣祖，相当了解天文，尔朱荣问他，高荣祖回答说："这预兆革除弊端，开创新局面。"尔朱荣很是高兴。抵达洛阳后，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李显和说："天柱（尔朱荣）入京（首都洛阳），怎么能不加授九锡（九锡，参考四年），难道要大王（尔朱荣）亲自索取？从这一点，可看出天子（元子攸）是何

等的不识相。”司令官（都督）郭罗察说：“今年可真用得着让位文告，何止九锡！”军事参议官（参军）褚光说：“有人说并州（晋阳）城上有紫气，不愁不应验到天柱（尔朱荣）身上。”尔朱荣部属，全都凌辱皇帝左右人士，随口诟骂，毫无忌惮，所以这些话都一一传到元子攸耳中。

奚毅再一次晋见元子攸，请求单独面谈，元子攸走下明光殿，跟他密语，肯定他的忠诚，遂召见城阳王元徽、总监督长（侍中）杨侃、李彧，转告奚毅的话。尔朱荣最小的女儿，嫁给元子攸的侄儿、陈留王元宽，尔朱荣曾经指着元宽说：“有一天，我终于会得这个女婿的帮助。”元徽报告元子攸，说：“尔朱荣认为你最后非对他伤害不可，假如要立太子，一定选择小娃，假如皇后不生太子，就会立陈留王（元宽）。”元子攸做梦，梦见自己拿刀，砍掉自己十个手指，心里厌恶，告诉元徽和杨侃，元徽说：“毒蛇咬手，壮士断腕，砍下手指，也是一样，是吉祥之兆。”

九月十五日，元天穆抵达洛阳，元子攸亲自出城迎接。尔朱荣跟元天穆一同随元子攸入宫，到西林园饮宴、射箭，尔朱荣说：“近世以来，侍从官员都不会武艺，陛下最好是率五百骑兵出城狩猎，休息休息审理官司的辛劳。”之前，奚毅透露风声，说尔朱荣计划乘皇帝出猎的机会，挟持他迁都；因此，尔朱荣的话使元子攸更加疑惧。

九月十八日，元子攸召见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温子升，告诉他诛杀尔朱荣的决心，并询问当年诛杀董卓故事，温子升报告事情经过，元子攸说：“王允如果允许赦免凉州人，一定不会弄成那种结局（参考一九二年五月）。”思虑很久，对温子升说：“我现在的处境，你所深知，即令是死，还要去做，何况不一定死！我宁愿当曹髦（曹魏帝国四任帝）而死（参考二六〇年五月），也不愿当曹奂（曹魏帝国五任帝）偷生（参考二六五年十二月）。”元子攸判断：诛杀尔朱荣、元天穆后，立即下诏大赦，尔朱荣的党羽绝不会反击。传诏官（应诏）王道习说：“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都受尔朱荣的宠爱信任，对中央政府的弱点，知道得十分清楚，也应一并除掉。”元徽和杨侃都说：“如果尔朱世隆不能保全，尔朱仲远（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尔朱天光（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怎么可能归附中央！”元子攸也认为如此。元徽说：“尔朱荣常佩腰刀，情况一旦紧急，可能发出凶性，出手伤人，事情发生时，陛下最好是起身躲开。”于是，杨侃等十余人，埋伏明光殿东。当天（九月十八日），尔朱荣跟元天穆同时入宫，坐下来进食，还没有吃完，即起身告辞，杨侃等从东

廊台阶上殿，看见尔朱荣、元天穆已走到大庭，来不及发动。

九月十九日，是元子攸的忌日（父母逝世之日）。

九月二十日，是尔朱荣的忌日（父母逝世之日）。

九月二十一日，尔朱荣进宫稍作停留，就到陈留王元宽家饮酒，饮得酩酊大醉，遂声称发病，一连几天，都没有到金銮宝殿出席早朝，元子攸的阴谋也稍稍泄漏，尔朱世隆再报告尔朱荣，并且劝尔朱荣迅速采取行动。尔朱荣一向看不起元子攸，认为他是无能之辈，说："有什么值得紧张！"

而参与元子攸阴谋的人，却开始恐惧，元子攸十分担心。城阳王元徽说："就说皇后生太子，尔朱荣一定入宫，乘机把他诛杀。"元子攸说："皇后怀孕才九个月，可以不可以？"元徽说："妇女提前生产的太多了，他绝不会怀疑。"元子攸同意。

九月二十五日，元子攸在明光殿东廊，设下伏兵，声称皇子降生，派元徽骑马飞奔到尔朱荣宅报告。尔朱荣正跟上党王元天穆赌博，元徽摘下尔朱荣的帽子，盘旋舞蹈祝贺。此时，从皇宫派出召唤尔朱荣进宫的文武百官，一迭连声地催促，尔朱荣遂完全相信，跟元天穆一起入朝。元子攸听到尔朱荣已来，脸色大变，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温子升警告说："陛下脸色大变！"元子攸连连索酒来喝，命温子升撰写大赦令。温子升完稿之后，拿着出宫，正巧尔朱荣从外面进来，问说："你手里是什么文件？"温于升镇静如常，回答说："圣旨。"尔朱荣竟没有要过来过目，即行入宫。元子攸坐在东廊下，面向西方，尔朱荣、元天穆坐在御座的右边，面向东南方。这时，元徽进殿，刚刚行礼，就在这一刹那，宫廷膳食部副部长（光禄少卿）鲁安、宫廷事务管理官（典御）李侃晞等，抽出佩刀，从东廊门闯入，尔朱荣一跳而起，直扑元子攸，元子攸事先把一把刀横在膝下，遂把尔朱荣劈倒；鲁安等挥刀乱砍，尔朱荣（年三十八岁）与元天穆，同时被杀；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提（年十四岁）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人，随尔朱荣入宫，也被伏兵格毙。元子攸拿起尔朱荣的手版（即"笏"，作备忘录之用），上面有数条记事，都是皇帝左右应排除和应任用的人名，不是尔朱荣的心腹，全都逐出宫廷。元子攸说："这个无赖如果过了今天，对他就无法制伏。"消息传出，宫内宫外，一片欣喜，欢呼之声，震动洛阳，文武百官，纷纷进宫道贺。元子攸登阊阖门（洛阳西面北数第二门），下诏大赦，派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州政府设广宁【河北省涿鹿县】）州长（刺史）崔渊等，率军镇守北中（黄河大桥北）。当天（九月二十五

日）夜晚，北乡长公主率尔朱荣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部众，纵火焚烧西阳门（洛阳西面南数第一门），出城驻屯河阴（河南省孟津县东，河阴屠杀故地）。

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贺拔胜和尔朱荣党羽田怡等，得到尔朱荣被杀消息，投奔尔朱荣家。当时宫城各门还没有严格防守，田怡等商议立即发动攻击，贺拔胜劝阻说："天子既做出这种大事，定有充分戒备，我们的人少，怎么可以轻率从事。现在应该闯出洛阳城，再作打算。"田怡才停止。后来，尔朱世隆等出城，贺拔胜却不肯追随，元子攸对他至为嘉许。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朱瑞，虽是尔朱荣推荐，但他跟政府官员相处很好，元子攸对他也很尊重，所以朱瑞追随尔朱世隆逃走，中途又折回洛阳。

尔朱荣对特级资政官（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一向厚待，尔朱荣死，司马子如从宫中奔出，到尔朱荣住宅，抛弃自己的家，随北乡长公主逃出洛阳城。尔朱世隆打算马上回到北方，司马子如说："兵不厌诈，现在天下沸腾，只看谁的拳头最大，在这时候，不可以使人发现我们的脆弱。如果急于北走，恐怕肘腋之下，就生变化。不如分出一部分兵力，据守黄河大桥，回军攻击京师（首都洛阳），会大出他们意料，说不定可以成功；即令不能成功，也足以展示我们仍有攻击力量，使四方畏惧我们的强盛，不敢背叛离散。"尔朱世隆同意。

九月二十六日（尔朱荣死的次日），尔朱兵团攻击黄河大桥，生擒奚毅等，斩首，入据北中城（黄河大桥北岸）。洛阳政府听到消息，大为恐惧，派前任华阳郡（陕西省勉县）郡长段育，前往尔朱世隆大营安慰解释，尔朱世隆斩段育，把人头示众。

元子攸任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尔朱天光，当总监督长（侍中）、仪同三司（宰相级）。最高监察长（司空）杨津，当并肆九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九州：并肆燕恒云朔显蔚汾）、骠骑大将军、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州长，兼国务院总理（兼尚书令）、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负责经略黄河、汾水一带。

尔朱荣进入洛阳时，把高敖曹带在身旁，囚禁畜牧部驼牛管理局（驼牛署。高敖曹被囚事，参考前年【五二八年】六月）。尔朱荣死后，元子攸接见他，慰劳勉励。高敖曹的老哥高乾也从东冀州（州政府所在地不详）

飞快奔到洛阳，元子攸任命高乾当黄河北钦差大臣（河北大使），高敖曹当值阁将军，派他们回去，招兵买马，做中央声援，元子攸亲自到黄河大桥给二人送行，举起酒杯，指水发誓说："你们兄弟，都是冀州（古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豪杰，能使士卒效死疆场，京师（首都洛阳）倘若发生变化，可为我在黄河岸上，扬起尘土。"高乾流泪泣涕，接受圣旨；高敖曹拔剑起舞，誓言以死相报。

## 五、诛杀北魏帝

五三〇年，冬季，十月一日，尔朱世隆派尔朱拂律归率匈奴骑兵一千人，白盔白甲（丧服），抵达洛阳外郭城下，索取太原王尔朱荣尸体。元子攸亲登大夏门（洛阳北面西门）眺望，派文书助理官（主书）牛法向前去解释："太原王（尔朱荣）效忠帝国，不能有始有终，阴谋叛变，国法严正，不避至亲，已经明正典刑，犯罪只尔朱荣一人，其余的人全都不问。你们如果投降，官职爵位，跟过去一样。"尔朱拂律归说："我们追随太原王（尔朱荣）进京（首都洛阳）朝见，忽然受到天下奇冤，我们不忍心空手而返，只盼望把太原王（尔朱荣）的尸体运回，即令是死，也没有遗恨。"说到伤心之处，哭泣流泪，悲哀不能自制，匈奴士卒都放声大哭，声震都城，元子攸也感到悲怆，派总监督长（侍中）朱瑞，携带免死铁券，赏赐给尔朱世隆，尔朱世隆对朱瑞说："太原王（尔朱荣）功劳，与天地同大，赤胆忠心，奉献帝国。长乐王（元子攸）不顾念信誓旦旦，竟把他冤枉杀害，今天，铁券上的两行字，怎么可以信任。我们替太原王（尔朱荣）报仇，没有投降之理。"朱瑞回来，报告元子攸，元子攸立即把仓库里的东西，运到洛阳西门外，招募敢死勇士，讨伐尔朱世隆，一日之间，集结一万人，于是在郭城之外，跟尔朱拂律归等会战，尔朱拂律归等是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洛阳人从不熟悉战斗，虽然人数十倍于尔朱拂律归，屡次战斗，仍不能取胜。

十月二日，元子攸任命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军讨伐尔朱世隆。

十月六日，尔朱皇后生下皇子，大赦。元子攸任命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魏兰根兼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尚书左仆射）、中央驻黄河北特遣政府总监（河北行台）；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相州

（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都受魏兰根指挥。

尔朱兵团仍在洛阳城外，元子攸举行御前会议，文武官员心怀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李苗振臂而起，说："一小撮贼寇就闹成这个样子，政府面临难以预测的忧处，正是忠臣烈士尽责之日，我虽然不是武士，但请给我一支军队，为陛下摧毁黄河大桥。"城阳王元徽、高道穆，都认为这是上策，元子攸批准。

十月十三日，李苗招募敢死队，从马渚（黄河中小岛）上游，夜晚坐船东下，距黄河大桥数华里处，放下火船，转眼之间，火船碰上大桥，大桥开始燃烧，火焰冲天。尔朱兵团留在南岸的士卒，发现火起，争先恐后奔向北岸，一会工夫，黄河大桥中断，淹死的人很多。李苗率一百余人，停泊在一小岛旁，等待南岸政府军援救，而政府军却没有来，尔朱军逼近攻击，李苗左右全都被杀，李苗投入黄河溺死（年四十六岁）。元子攸伤感惋惜，追赠李苗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封河阳侯，谥号忠烈。尔朱世隆也整顿部队，北返。

十月十四日，元子攸下诏，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源子恭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一万人，由西路；杨昱率新招募的将士八千人（洛阳西门外招募），由东路；分别出发，讨伐尔朱世隆。源子恭仍镇守太行山脉丹谷（山西省晋城市东南），兴筑军垒防备。尔朱世隆抵达建州（州政府设高都城【山西省晋城市】），州长（刺史）陆希质闭门抵抗，尔朱世隆攻克，屠城，全城居民不留一人（人间惨事），用以发泄愤怒，只陆希质一人逃生。

元子攸命前东荆州（州政府沘阳）州长元显恭，当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州长（刺史），兼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尚书左仆射）、中央驻西方特遣政府总监（西道行台）。

北魏帝国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州长尔朱兆得到尔朱荣的死讯后，自汾州（蒲子城）率领骑兵北上，占领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世隆率军走到长子（山西省长子县），尔朱兆前来会面。

十月三十日，共同推举太原郡（郡政府晋阳）郡长、并州（州政府晋阳）总部执行官（行并州事）、长广王元晔（年龄不详）继任皇帝（十二任），大赦，改年号建明（此时元子攸的洛阳政府，仍用永安年号）。元晔是中山王元英的侄儿（元英，参考五一〇年十月）。元晔任命尔朱兆当最高统帅（大将军），晋封王爵；尔朱世隆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封乐平

王，加授太傅（上三公之二）、京畿总卫戍司令（司州牧）。同时任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常山王；尔朱世隆的老哥、天柱大将军府秘书长（天柱长史）尔朱彦伯当总监督长（侍中）；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尔朱仲远当车骑大将军，兼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尚书左仆射）、中央驻三徐州特遣全权政府总监（三徐州大行台。三徐州：徐州【州政府彭城】、北徐州【州政府设琅邪，山东省临沂市】、东徐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尔朱仲远率军直指洛阳。

尔朱天光攻克平凉（甘肃省华亭县）时，变民首领万俟丑奴的部将宿勤明达投降，不久，宿勤明达再度叛变，向北逃走，尔朱天光派贺拔岳追击，宿勤明达奔往东夏州（州政府设广武【陕西省延安市东北】）。贺拔岳听到尔朱荣的死讯，不再穷追，回军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等待尔朱天光。尔朱天光跟侯莫陈悦也东下到陇山（甘肃及陕西二省交界地带）跟贺拔岳会师，准备直扑洛阳。元子攸派朱瑞向尔朱天光解释慰劳；尔朱天光跟贺拔岳商量，打算使元子攸出京（首都洛阳）逃亡，而另行拥护一个新皇帝，遂不断上疏给元子攸说："我仍然一片忠心，只不过盼望一见陛下，申诉尔朱家的冤枉！"同时命他的部属也上疏元子攸说："尔朱天光有背叛的阴谋，请陛下用万全的方法防备。"

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郡长卢文伟引诱平州（州政府范阳）州长（刺史）侯渊出城狩猎，然后紧闭城门，拒绝他回城。侯渊率部众驻扎城南，宣布尔朱荣死讯，举行祭悼大典，战备行军南下，抵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中央特遣政府执行长（行台仆射）魏兰根阻截，被侯渊击退。

元子攸任命城阳王元徽兼最高指挥官（兼大司马）、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总揽全局。元徽当初认为，只要尔朱荣一死，枝叶自然会枯折散落，想不到尔朱世隆等四处起兵，党羽声势，日渐扩大，元徽忧愁恐怖，再想不出因应办法。而且，元徽天性嫉护，不愿别人的能力高过自己，每次都单独跟元子攸商定谋略，文武官员偶有提出意见的，元徽都劝元子攸不要采纳，而且说："几撮小贼，何必担心！"又十分吝啬，每次颁发赏赐，品质既劣，数量又少，有时赏赐稍多，往往后悔不迭，中途削减，甚至已到立功者之手，而又追回。所以，虽然浪费财物，却收不到感恩之情。

十一月一日，洛阳政府皇帝（十一任孝庄帝）元子攸，任命车骑将军郑先护当总司令官（大都督），会同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杨昱，共

同讨伐尔朱仲远。

十一月三日，任命事相（司徒）长孙稚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临淮王元彧当宰相（司徒）。

十一月四日，下诏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广宗公爵尔朱天光，晋封王爵。

同日（十一月四日），晋阳政府（山西省太原市）皇帝（十二任）元晔，封尔朱天光当陇西王。

尔朱仲远攻击西兖州（州政府设左城【山东省定陶县西】）。

十一月五日，攻克州城（左城），生擒州长王衍，王衍是王肃的侄儿（王肃，参考五〇一年七月）。

十一月十一日，元子攸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贺拔胜当东部剿匪总司令官（东征都督）。

十一月二十日，任命郑先护兼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尚书左仆射），当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跟贺拔胜共同讨伐尔朱仲远。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诏撤销魏兰根中央特遣政府职务，命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薛昙尚兼国务院执行官（兼尚书），当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郑先护怀疑贺拔胜的立场，把他的部队远放在营外。

十一月二十八日，贺拔胜在滑台（河南省滑县）东与尔朱仲远会战，兵败，投降尔朱仲远。

最初，尔朱荣心情轻松时，曾经问左右说："一旦没有了我，谁可以统御大军？"大家都肯定尔朱兆，尔朱荣说："尔朱兆虽然战场上勇不可当，然而他的能力只可以指挥三千骑兵，人数增多，一定混乱。有资格接替我的，只有高欢！"因而警告尔朱兆："你不是高欢的对手，最后一定被高欢穿透鼻子（牛被穿鼻，小娃都可控制它）！"遂命高欢当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州长。后来，尔朱兆率军向洛阳进发，派使节征召高欢，高欢命秘书长孙腾晋见尔朱兆，推辞说："山蜀（山居的巴蜀【四川省】移民）变乱还没有平息，正在讨伐，不应该中途撤手留下后患。等把山蜀平定，当隔黄河互相支援。"尔朱兆不高兴，说："请回去禀告高州长，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我跟老爹登上一座高丘，高丘旁边的土地，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马蔺草（叶似韭菜，但茎叶较长较厚，十分坚硬，牛马都不吃），老爹叫我去拔，手到之处，拔得净光。由此推测，以后作战，

战无不克。”孙腾回来报告，高欢说：“尔朱兆疯狂愚蠢到这种地步，而竟敢叛变，我看不能够长久事奉尔朱家了。”

十二月一日，尔朱兆进攻丹谷（山西省晋城市东南），洛阳政府军司令官（都督）崔伯凤战死，另一司令官史仵龙打开营门投降，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源子恭退走。尔朱兆率轻装备骑兵，加倍速度追击，从黄河大桥西边，涉水渡过黄河，在南岸登陆。之前，元子攸认为黄河既深又宽，判断尔朱兆不可能渡过，想不到当天（十二月一日），水深不超过马腹。

十二月三日，暴风陡起，黄尘滚滚，蔽满天空，尔朱兆的骑兵敲打宫门，禁卫军才发觉情形紧急，弯弓射箭抵抗，箭竟无法射出，霎时之间，一哄而散。华山王元鸷，是拓跋斤的玄孙（拓拔斤，参考三七六年十二月），素来依附尔朱家。元子攸最初听到尔朱兆南下消息，打算亲自率军讨伐，元鸷劝阻说：“黄河深有万丈，尔朱兆怎么能渡过！”元子攸才感到安全，等到尔朱兆入宫，元鸷再制止禁卫军不准战斗。元子攸逃出云龙门（洛阳南门）外，正遇城阳王元徽骑马逃走，元子攸向他呼喊，叫了很多声，元徽头都不回，快马加鞭，径自跑走。尔朱兆的骑兵，遂生擒元子攸，用铁链锁在永宁寺楼上。元子攸感到寒风刺骨，向尔朱兆要求给一个头巾，尔朱兆拒绝。尔朱兆把大营扎在国务院（尚书省），使用天子专用的金鼓，在大庭中设立报时的“刻漏”，扑杀皇子（尔朱皇后所生），奸污嫔妃、王妃、公主，放纵士卒在洛阳大肆抢掠。诛杀最高监察长（司空）、临淮王元彧，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范阳王元诲，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刺史）李延寔。

城阳王元徽逃到山南（洛阳南龙门山南麓），投奔前洛阳县长寇祖仁。寇祖仁一家之中，出了三个州长，都是元徽推荐提拔；因有这段故旧关系，所以前往。元徽携带黄金一百斤、马五十匹，寇祖仁贪图这批财产，所以，表面上虽然热诚欢迎，暗中却对子弟说：“好像听说尔朱兆悬赏一百两黄金，通缉城阳王（元徽），拿获的封千户侯爵，今天，富贵临门。”于是恐吓元徽说：“政府军警就要前来搜索。”命他另投别处，元徽果然继续逃亡，而寇祖仁在半途设下埋伏，格杀元徽，把人头送给尔朱兆（胡三省注：“元徽背弃元子攸，而寇祖仁背弃元徽，恶报何其迅速，苍苍者天，不可欺骗！”）。尔朱兆对寇祖仁并没有任何赏赐。可是，尔朱兆却做了一梦，梦见元徽对他说：“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寇祖仁家，你可去取。”尔朱兆醒来后，认为梦境是真，遂即逮捕寇祖仁，索取黄金马匹。寇祖仁以

六世纪·五三〇年十月至十二月　尔朱帮攻陷洛阳，逮捕皇帝元子攸

为定有人告密，于是一经询问，立刻承认："实际得到黄金一百斤、马五十匹。"尔朱兆疑心他有所隐瞒，只依照梦中的话索取，寇祖仁家原有积蓄黄金三十斤、马三十匹，也都缴出，但尔朱兆仍不相信，大发雷霆，对寇祖仁用刑，把头挂在高树上，用大石头挂在他脚上，皮鞭木棍齐下，活活打死。

尔朱世隆抵达洛阳（自长子【山西省长子县】出发），尔朱兆自认为立下大功，责备尔朱世隆说："叔父在中央时日已久，耳目众多，为什么使天柱（尔朱荣）受到大祸！"手按剑柄，眼如铜铃，面色和声音极为严厉。尔朱世隆用卑微的言辞一再道歉，然后才算结束，但从此深恨尔朱兆。尔朱仲远也从滑台（河南省滑县）抵达洛阳。

十二月七日，北魏帝（十二任）元晔，下诏大赦。

尔朱荣刚被诛杀时，元子攸下诏，命河西（陕西省北部）变民首领纥豆陵步蕃（纥豆陵，三字姓），袭击尔朱家根据地秀容（北秀容，山西省朔州市西北）。等尔朱兆进入洛阳，纥豆陵步蕃南下，声威远播，尔朱兆遂不能在京师（首都洛阳）久居，急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抵抗，而命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留守洛阳。

十二月十三日，尔朱兆先派军把前任北魏帝元子攸押解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而尔朱兆自己则到黄河大桥，检阅他所劫掠的金银财宝。高欢（晋州【州政府平阳】州长）听说把元子攸押解晋阳，率军向东巡视，打算拦腰截取，已来不及；于是写信给尔朱兆，分析利害祸福，警告他绝不可以谋害皇帝，那将受到恶名。尔朱兆大怒，拒不采纳。尔朱天光在轻装备骑兵保护下，前往洛阳，晋见尔朱世隆等，即返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最初，元子攸恐怕北军（驻防丹谷的源子恭军）失利，曾拟定向南撤退计划；借口讨伐南方各州蛮族，任命高道穆当中央驻南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南道大行台，设于悬瓠【河南省汝南县】）。高道穆还没有出发，尔朱兆已进入洛阳。高道穆借口有病，打算离开，尔朱世隆遂诛杀高道穆。有关单位请追夺李苗的官爵，尔朱世隆说："当时，大家商议，再过一两天，就要放纵士卒大肆抢掠，焚烧城池，幸亏李苗出面，京师（首都洛阳）才获得保全。天下的善行，到处都应受到尊敬，他的官爵不应该追夺。"

尔朱荣死时，尔朱世隆等向泰宁郡（山西省沁水县）郡长、鲜卑人（代人）房谟征召援军，房谟不理，前后诛杀尔朱世隆所派的三位使节，并且派老弟房毓前往洛阳，效忠元子攸政府。等到尔朱兆控制中央，尔朱帮建州（州政府设高都城【山西省晋城市】）州长（刺史）是兰安定（是兰，复姓）逮捕房谟，囚禁州政府监狱。泰宁蜀（山西省沁水县巴蜀【四川省】移民）得到消息，全体武装，起兵反抗。是兰安定给房谟一匹劣马，命他前往安抚慰问，变民军看见房谟，没有人不遥遥叩拜。房谟从前骑的马，是兰安定赏赐给别的将士，那位将士战败，被泰宁蜀俘获，认为房谟已经被杀，无不悲号泣涕，好好地饲养那匹马，不让人骑，儿童妇女，纷纷喂它草粮，都说："这是房公的马。"尔朱世隆得到报告，赦免房谟的罪，命他当自己的秘书长（长吏）。

中央驻北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北道大行台）杨津，因军队太少，留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招兵买马，打算从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市南）进入，攻击并州（州政府晋阳）；正巧尔朱兆攻克洛阳，杨津遂解散他的部众，轻装备骑马回京（首都洛阳）。

尔朱世隆跟兄弟们秘密商量，认为北魏帝元晔的娘亲卫女士，可能干预政治，于是，乘她出门，派数十个骑兵，假装强盗，在小巷中把卫女士击杀。然后，尔朱世隆悬出赏金一千万钱，捉拿刺客。

十二月二十三日，尔朱兆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三级佛寺，绞死元子攸（年二十四岁）；并斩陈留王元宽（元宽是尔朱荣的女婿，参考本年【五三〇年】九月）。

本月（十二月），河西（陕西省北部）变民首领纥豆陵步蕃在秀容（山西省朔州市西北）大破尔朱兆军，南下逼近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兆恐慌，派人征调高欢（晋州【州政府平阳】州长）增援，高欢的部属都主张拒绝，高欢说："尔朱兆形势紧张，绝没有别的花样。"遂率军北上。高欢的亲信贺拔焉过儿请慢慢前进，使尔朱兆的兵力更加削弱。于是，高欢走走停停，不断逗留，告诉尔朱兆："汾河上没有桥梁，不能渡过。"纥豆陵步蕃日益强盛，尔朱兆屡战屡败，向高欢告急，高欢才赶到会合。当时，尔朱兆为了躲避纥豆陵步蕃的攻势，不断向南撤退；纥豆陵步蕃率军挺进到乐平郡（山西省和顺县西北）。高欢与尔朱兆联合进攻，大破敌军，追到石鼓山（在秀容郡境），斩纥豆陵步蕃，部众四散逃走。尔朱兆对高欢大为感激，互相发誓，永为结义兄弟。尔朱兆率数十人骑兵到高欢大营拜访，欢宴通宵。

## 六、谋士李元忠

五三〇年，冬季，十二月，最初，变民首领齐帝葛荣的部众，流亡到并州（州政府晋阳）、肆州（州政府九原）的有二十余万，深受契胡（尔朱家所属部落）欺凌暴虐，简直无法生存，前后共计发生二十六次叛变，被杀被屠的，超过一半，而仍叛变不止。尔朱兆十分忧虑，询问高欢的意见，高欢说："他们六镇叛徒的残余，无法全部杀光，最好是由大王的心腹亲信，出任统帅，再有冒犯时，就处罚领导，则犯罪的一定减少。"尔朱兆说："你说得对，谁可以担任？"贺拔允当时正巧在座，建议交给高欢。高欢跳起来，伸出拳头，猛击贺拔允的嘴巴，打落一颗牙齿，高欢咆哮说："当天柱（尔朱荣）在世时，我们奴才辈像猎鹰猎狗一样，听从指挥。而今，天下大事，应由大王裁决，贺拔允竟敢妄自发言，应立即诛杀。"尔朱兆认为高欢出于至诚，遂把葛荣残部，完全交给高欢。高欢知道尔朱兆已经饮醉，恐怕醒来后悔，遂立即出帐，传达命令，说："我奉命接管六镇降户（葛荣军都是六镇人），六镇降户都到汾河东岸集中，听候号令。"就在阳曲川（山西省阳曲县境）竖起军旗，建立大营，整顿训练。士卒们素来

厌恶尔朱兆，而乐于归属高欢，所以无人不到。

没有多久，高欢又命骑兵军事参议官（骑兵参军）刘贵，向尔朱兆请求，认为："并（州政府晋阳）、肆（州政府九原）二州，连年以来，不断霜灾旱灾，六镇降户掘吃田间老鼠，饥饿难忍，面无人色，白白污染大王辖区，最好打发他们前往山东（太行山以东），寻找粮食，等到稍稍温饱，再作调动。"尔朱兆批准。秘书长（长史）慕容绍宗劝阻说："不可以答应，现在，四方骚动，人人都有非分之想，高欢英雄盖世，再使他在外手握大军，好像把浓云大雨借给蛟龙，势将不能制服。"尔朱兆说："我跟他有香火重誓，何必担忧！"慕容绍宗说："亲兄弟还不能信任，何况香火兄弟？"当时，尔朱兆左右全都接受高欢的重礼，遂众口一词，诬陷慕容绍宗跟高欢曾有私怨，所以借机挑拨，破坏团结。尔朱兆大怒，逮捕慕容绍宗，囚入监牢，一面催促高欢迅速出发。高欢离开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打算取道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市南）；路上正遇到北乡长公主从洛阳北返，携带马三百匹，高欢强行交换夺取。尔朱兆听到报告，释放慕容绍宗，问他如何是好，慕容绍宗说："没有关系，高欢仍在我们掌心。"尔朱兆亲自追击，追到襄垣（山西省襄垣县），正巧漳水（浊漳水，流经襄垣城东）猛涨，桥梁崩塌，高欢隔着漳水，向尔朱兆叩拜说："我所以借公主的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了防备山东（太行山以东）盗匪。大王相信公王陷害我的话，亲自追赶，我本要投河而死，只恐怕部属们叛变。"尔朱兆声明根本没有怪罪高欢的意思，遂跨上无鞍马，渡过漳水，跟高欢同坐幕帐之下，把自己的佩刀交给高欢，伸出脖子，教高欢砍下，高欢大哭说："自从天柱（尔朱荣）逝世，贺六浑（高欢自称乳名）还仰仗谁？只希望我主（尔朱兆）长命千岁万岁，许我能够尽忠效命。现在被人陷害，我主又怎么忍心说这种话！"尔朱兆把刀掷到地上，于是，再杀白马，跟高欢重申盟誓，夜晚就住宿高欢大营，设筵欢饮。高欢助手尉景，埋伏勇士，打算生擒尔朱兆，高欢口咬尉景手臂，誓死阻止，说："今天把他杀掉，他的党羽一定逃回，重新集结，我们的战士饥饿，马匹瘦弱，无法抵抗，如果真正的英雄豪杰，乘机而起，害处更大，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尔朱兆虽然骁勇凶悍，可是缺少智慧，没有谋略，容易对付。"次日，尔朱兆回营，命高欢过河，高欢上马，就要前往，孙腾拉住高欢衣服，高欢才不出发。尔朱兆隔着漳水，暴跳诟骂，回军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兆心腹念贤（念，姓），率领六镇降户士卒的家属，另外扎营，高欢假装跟念贤亲善，

使念贤信赖自己的诚意，高欢借念贤的佩刀一看，遂顺手格杀念贤。六镇降户感动喜悦，更愿追随。

北魏帝国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州城居民赵洛周，听到尔朱兆进入洛阳消息，遂驱逐州长（刺史）、丹阳王萧赞（萧综），献出城池，归降尔朱兆。萧赞（萧综）剃掉头发，冒充和尚，逃入长白山（山东省邹平县南），辗转流亡，死于阳平（山东省莘县。年三十一岁）。有人把他的棺柩运回江南（南梁帝国），南梁帝萧衍仍把他当做儿子，埋葬皇家墓园（萧赞【萧综】投奔北魏，历时六年；参考五二五年五月）。

魏王元悦改年号更兴，听说尔朱兆进入洛阳，自己知道没有能力竞争，遂返回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所任命的最高统帅（大将军）斛斯椿，抛弃元悦，投奔北魏帝国。

五三一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郑先护所率军队，听到首都洛阳陷落消息，霎时溃散，郑先护遂投奔南梁帝国（郑先护于去年【五三〇年】十一月，率军讨伐尔朱仲远）。

北魏帝国自十一任帝（孝庄帝）元子攸被囚（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十二月三日），皇宫接近一百天没有男主人。乐平王尔朱世隆留下来镇守洛阳，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商人行旅，畅通无阻，治安良好，没有强盗小偷。尔朱世隆兄弟秘密商议，认为现任皇帝（十二任）元晔（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十月），皇家血缘疏远（元晔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重孙，元子攸的远房堂叔），而又没有声望，打算另行拥护一位皇家血缘较近的。仪同三司（宰相级）、广陵王元恭是元羽的儿子（元羽，是七任帝元宏的老弟，参考四八五年三月），喜爱读书，又有见识气度，本世纪（六年）二〇年代初，兼任监督院副总监督长（领给事黄门侍郎）；因元义专权横行，元恭假装哑巴，住进龙华寺（在洛阳东城外），跟外人绝不来往。五二八年稍后，有人报告元子攸，说元恭原是假装，将有更大的阴谋；元恭恐惧，逃到上洛山（陕西省商州市境），洛州（州政府上洛）州长（刺史）把他逮捕，送回京师（首都洛阳），经过长期的调查审讯，查不出叛乱证据，免掉一死。中央驻关西（函谷关以西）全权特遣政府助理官（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建议尔朱天光说："广陵王（元恭）是高祖（七任帝元宏）的侄儿，从小就有声望，性情沉默，闭口不言，历经艰难，如果能拥护他当天下之主，一定符合天心民意。"尔朱天光跟尔朱世隆等商议，疑心元恭可能真是哑

巴，命尔朱彦伯暗中拜访元恭，请他出任皇帝，并加以威胁，元恭说："上天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尔朱世隆等大为高兴。薛孝通是薛聪的儿子（薛聪事，参考四九五年八月）。

二月二十九日，北魏帝元晔由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南下，抵达邙山（洛阳城北）南麓，尔朱世隆等已替他写妥让位诏书，派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郡长、辽西郡（河北省卢龙县北）人窦瑗手拿马鞭，单独进入御帐，奏报元晔说："天命人心，都在广陵王（元恭）身上，但愿陛下做出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的事。"元晔无可奈何，只好在让位诏书上签字。元恭前后三次向元晔呈递奏章，表示推辞，最后，才坐上宝座；下诏大赦，改年号普泰（之前是建明二年，之后是普泰元年）。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邢子才撰写大赦诏书，叙述十一任帝（孝庄帝）元子攸冤杀太原王尔朱荣的经过，元恭说："皇帝亲自下手翦除强梁大臣，并没有做错，只因上天还没有厌弃动乱，所以使成济之祸，再度出现（成济杀曹魏帝国四任帝曹髦事，参考二六〇年五月）。"命左右侍从把笔拿来，亲自撰写大赦诏书，直率地说："交监督院（门下）。我对人民并没有很多恩德，但由于盛情推举，深愿和天下人民，共同祝福这个庆典。大赦细则，遵照过去法令办理。"（自三世纪三国时代以来，皇帝诏书、指令，草稿经皇帝批准后，交监督院【门下省】缮写颁布，所以开头总有"交监督院【敕门下】"字样。）元恭闭口不言，长达八年之久，现在忽然开口，中外兴奋，一致认为遇到贤明君王，可能使天下太平安定。

二月三十日，元恭下诏，说："三皇时代，国家领袖称'皇'；五帝时代，国家领袖称'帝'；到了三代（夏商周），国家领袖称'王'（元恭有误，仅周王朝称王，夏商全称帝），这是因为一代比一代谦虚之故。可是，自秦王朝以来，大家竞称'皇帝'。而今，我只称'帝'，已经很是自夸。"加授尔朱世隆仪同三司（宰相级）；追赠尔朱荣相国、晋王，另加九锡（九锡事，参考四年）。尔朱世隆命文武官员讨论尔朱荣牌位在皇家祖庙（太庙）中地位，应和哪位皇帝放在一起，共同享受祭祀。最高法院监察弹劾官（廷尉司直）刘季明说："如果配享世宗（八任帝元恪），尔朱荣当时并没有建立功勋。如果配享肃宗（九任帝元诩），则尔朱荣亲手杀害他的娘亲（胡太后）。如果配享敬宗（十一任帝元子攸），则尔朱荣身为臣属，却不能有始有终。看起来在皇家祖庙中，没有地方可以容身。"尔朱世隆大怒说："你应该诛杀。"刘季明说："我既然奉命主持会议，依照规定，必须

发言。如果不合圣上心意，要诛要杀，听天由命。”尔朱世隆没有对他处罚，但决定使尔朱荣配享七任帝元宏。又在首阳山（河南省偃师县西北，邙山山脉最高处），把姬旦庙（周公庙）改建为尔朱荣庙，表彰尔朱荣的功勋，可以跟姬旦相比。寺庙改建完成后，不久被一场大火烧掉。

尔朱兆（时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因没有参与罢黜旧皇帝、拥护新皇帝的密谋，大为愤怒，打算攻击尔朱世隆。尔朱世隆派尔朱彦伯前往解释，才算阻止。

最初，十一任帝元子攸派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率军三千人，据守太行山（史仵龙守太行丹谷，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十二月），大军统帅、总监督长（侍中）源子恭驻防河内（河南省沁阳市）。尔朱兆南下，史仵龙、阳文义首先率领部众投降，源子恭主力，望风瓦解。尔朱兆乘胜进入洛阳。现在，尔朱世隆酬庸史仵龙、阳文义功劳，要封他们一千户人家的侯爵，元恭说：“史仵龙、阳文义对大王（尔朱世隆）有功劳，对帝国没有贡献。”竟不肯批准。尔朱仲远镇守滑台（河南省滑县），派他手下的司令官（都督）出任西兖州（州政府设左城【山东省定陶县西】）州长（刺史），然后上疏请求任命，元恭下诏说：“既然已经就近到差，何必遥远请示。”（北魏帝国最初把兖州州政府设在滑台【河南省滑县】，四六六年十一月，从南宋帝国夺到瑕丘【山东省兖州市】，瑕丘是兖州州城故地，于是再在瑕丘设兖州，称东兖州，后来直称兖州，滑台的兖州称西兖州。七任帝元宏迁都洛阳后，西兖州【滑台】即撤销，州土并入京畿【司州】。五二七年，于左城【山东省定陶县西】重置西兖州。五世纪八〇年代，又曾在涡阳【安徽省蒙城县】设南兖州。五〇七年，南兖州州政府迁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当时称左城、谯城、瑕丘三地为“三兖”。自进入大分裂时代，州的面积日小，数量日多，执政当权分子，多半愚劣，往往想不起来新州名，而只在旧州名上打转，使人眼花缭乱，弄不清楚。）

尔朱天光消灭变民首领万俟丑奴时（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四月），才收回波斯王国（伊朗共和国）进贡的狮子，送到洛阳（波斯王国进贡狮子事，参考五二八年七月）；元恭登极后，下诏说：“囚禁禽兽，违反它纵横山野的本性。”派人把它送回波斯王国。送兽使臣因波斯王国太远，不可能走到，就在半路把狮子杀掉，径自回京（首都洛阳），有关单位弹劾他们违反圣旨，元恭说：“怎么可以因一个禽兽，去处罚人！”把他们赦免。

北魏帝国中央驻幽安营并四州特遣政府总监（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并

州似应为平州之误】）刘灵助，认为自己的法术，可以煽动人民；同时，又从占卜中，看出尔朱家将要败亡，于是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声称为十一任皇帝元子攸报仇，而且随心所欲地解释神秘预言书，说："姓刘的当君王。"因此，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沧州（州政府设饶安【河北省盐山县西南】）、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很多人民响应他的号召。凡是响应号召的，夜间燃起火光，作为信号；不燃火的，刘灵助军会同邻近村庄，共同攻击屠杀。刘灵助率军南下，抵达博陵郡（河北省安平县）安国城（河北省安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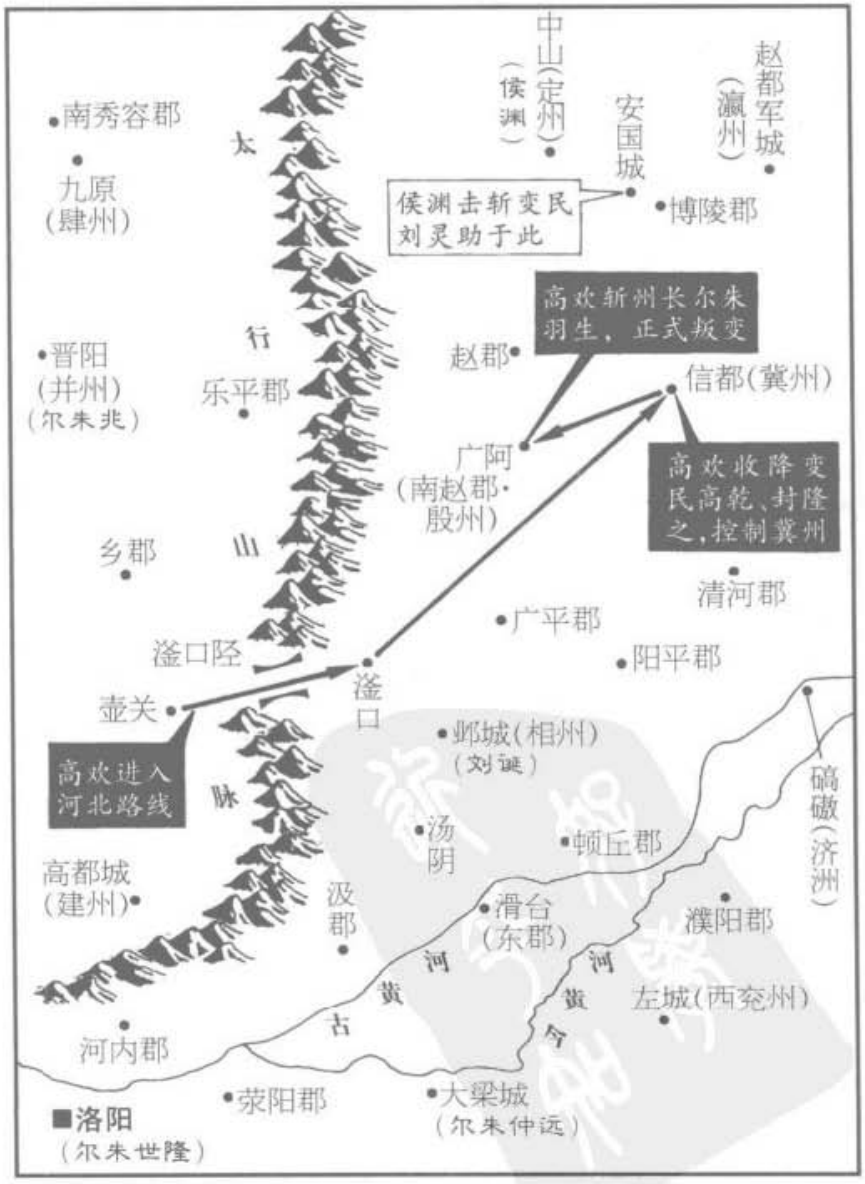
颍川王尔朱兆派监军官（监军）孙白鹞前往冀州（信都），借口征收民间马匹，打算等到黄河北钦差大臣（河北大使）高乾（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兄弟送马来时，加以逮捕。高乾等知道这项阴谋，遂跟前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郡长封隆之等秘密定计，派出勇士，向冀州奇袭，占领州城，斩孙白鹞，生擒州长（刺史）元嶷。高乾等打算推举老爹高翼当冀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高翼说："使乡里居民和睦相处，我不如封隆之。"遂拥护封隆之当州总部执行官；发布十一任帝元子攸死讯，举行祭悼大典，将士官兵都穿白色丧服。封隆之等登上高台，向全军发表誓言，并通告各州郡，号召共同讨伐尔朱帮，接受刘灵助领导。封隆之是封磨奴的族孙（封磨奴事，参考四二〇年五月）。

尔朱帮任命的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州长尔朱羽生率五千人袭击信都（河北省冀州市），高敖曹（高乾的老弟）来不及披上铠甲，率十余骑兵，奔出迎战。城门随后关闭，高乾遴选五百人，用绳索从城上垂下，紧急支援，还没有追到，高敖曹已跟敌人遭遇交兵，尔朱羽生败走。高敖曹马术及铁矟功夫，都绝妙盖世；左右勇士，也都一个人可抵挡一百人，时人把他比做项羽。

尔朱帮大将、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州长高欢驻军壶关（山西省潞城县西）大王山，六十天后，才率军东下，声称讨伐信都叛徒。信都人大为恐惧，高乾说："我听说，高欢雄才大略，超过当世，志气豪迈，不会长久地屈居别人手下。而且，尔朱帮暴虐乱法，谋害君王，杀戮人民，天下已经大乱，正是英雄豪杰建立功勋的大好良机。高欢竟肯东下，定有深远的谋略，我当轻骑前往迎接，察看他的意思，各位不要担心。"遂率十余骑兵，跟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在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

河北省武安市南）晋见高欢，向高欢建议说："尔朱叛逆，杀害君王，天上神祇，地上人民，都感痛恨。凡是有知觉的人，谁不想发愤起义！你的威望和恩德，一向昭著，人民倾心爱戴。如果是为了正义出军，则再强悍的敌人，都不是对手。我们冀州（州政府信都）虽然弱小，可是户口不下十万，田赋捐税，足够军需，请明公仔细考虑。"高乾言谈慷慨激昂，高欢大为高兴，跟高乾同在一个营帐就寝。

最初，河南郡（首都洛阳）郡长、赵郡（河北省赵县）人李显甫，喜爱行侠仗义，集结李姓同宗数千家，定居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西山五六十平方华里以内。李显甫逝世，儿子李元忠继承。李家一向富庶，常常借钱给别人，赚取利息，李元忠把所有借据，全都烧掉，不再讨取，乡里人士，对他十分敬重。当时，盗贼遍地，清河郡（山东省临




六世纪·五三一年二月至六月　高欢进入河北，正式背叛尔朱帮

清市）有五百军人，从西方防地回来，经过赵郡，道路不通，无法再走，一起投奔李元忠；李元忠派一个家人做向导，吩咐说："如果遇到盗贼，只要说李元忠派来！"家人照着他的话做，盗贼都躲避一旁。后来，变民首领葛荣起事，李元忠率领李姓家族和乡民，兴筑营垒，保护家园，李元忠坐在大槲树下，加强军事训练，前后诛杀违抗命令的约三百人。葛荣军每次攻击，都被李元忠击退。葛荣说："我从中山（定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北省定州市）到这里，一连被赵郡李家击破，怎么能统一天下！"于是，出动所有武装部队攻击，生擒李元忠，囚禁随军监狱。葛荣失败后，中央政府任命李元忠当南赵郡（郡政府广阿）郡长。李元忠喜爱饮酒，行政上没有成绩。不久，颍川王尔朱兆诛杀十一任帝元子攸，李元忠放弃官位回家，打算聚众起兵，讨伐尔朱帮。正巧高欢东下，李元忠乘坐敞篷车，车上放着古筝和劣酒，前去迎接。高欢听说他是一个酒徒，没有马上召见。李元忠下车，独自坐在门前，一面饮酒，一面撕吃肉干，对守门的人说："我本来听说高公招请英雄豪杰，今天，国家栋梁送到门口，不赶快吐出口里的饭，不赶快停止洗他的脚，他的作为，可想而知（《史记》：周王朝周公爵姬旦，正在洗头发时，听说有贤才求见，立刻握住头发出迎；正在进餐，则立刻吐出口中的肉干出迎。有时洗一次头，要三次握发，吃一次饭，要三次吐肉干，求贤心切如此。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正在洗脚，郦食其求见，参考前二〇七年二月）。把名片退给我，不要递上去。"守门的人据实报告，高欢遂接见他，引导他到内宅，酒过三巡，李元忠去车上把筝拿下弹奏，慷慨悲歌，歌声停止后，对高欢说："天下大势，十分清楚，明公，难道你仍然事奉尔朱家！"高欢说："荣华富贵，都是尔朱家栽培，怎么敢不效忠？"李元忠说："这不是英雄！高乾兄弟来了没有？"当时，高乾已在高欢大营，高欢却说："我这些堂叔们都是老粗，怎么肯来？"李元忠说："虽是老粗，却有见识！"高欢说："李郡长醉了。"命人扶他出去，李元忠却不肯起身，孙腾提醒高欢："这个人是上天所派，不可不听他。"高欢才留下他对话，李元忠说到痛心处，激昂流泪，高欢也悲哀不能自制，李元忠因之说出方略："殷州（州政府广阿）虽是一个小州，又没有粮食武器，对大事没有帮助，可是，你如果直指冀州（州政府信都），高乾兄弟定然尽地主之谊；殷州（州政府广阿）也自会追随于后。冀殷二州如果结合，则沧州（州政府设饶安【河北省盐山县西南】）、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市】）、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定州（州政府设中

山【河北省定州市】），自然顺服；只有刘诞（时当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州长【刺史】）是一个狡狯的匈奴，或许抵抗，但不是你的敌手。”高欢紧握李元忠的手，表示感谢。

高欢到了山东（太行山以东），约束人马，军纪严肃，不准侵犯人民财物，每次经过麦田，高欢都下马步行，手牵马缰（防它啃吃麦穗）。远近听到这项报道，一致赞扬高欢的部队，训练有素，阵容整齐；人心对他越发归附。

高欢向相州（州政府邺城）州长（刺史）刘诞要求供应粮食，刘诞拒绝。正巧，相州运输田赋谷米的车队经过，高欢全部抢走。前进到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封隆之、高乾等开门欢迎入城。高敖曹当时正在外夺取土地，得到消息，大发雷霆，认为老哥高乾是一个柔弱妇女，派人送给他妇女用的布裙。高欢命长子高澄，以孙儿辈的礼节，晋见高敖曹；高敖曹怒气才消，随同高澄一起回来。

## 七、高欢崛起

五三一年，春季，三月三日（原文误置于二月，据《魏书》改），北魏帝（十三任前废帝）元恭封前任皇帝（十二任）元晔当东海王（元晔在当皇帝前，封长广王），擢升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鲁郡王元肃当太师（上三公之一），淮阳王元欣当太傅（上三公之二），尔朱世隆当太保（上三公之三），长孙稚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赵郡王元谌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节】）州长尔朱仲远、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尔朱天光同时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州长尔朱兆当天柱大将军（正一品）。封高欢当勃海王，征召他回京师（首都洛阳）。长孙稚坚决辞让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于是，元恭改命他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尔朱兆则拒绝“天柱”称号，说：“那是叔父（尔朱荣）死时的官位，我怎么敢当。”坚决辞让，不肯接受；不久，元恭加授尔朱兆当十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州政府晋阳）州长（刺史）。高欢辞让王爵，拒绝征召回京（首都洛阳）。尔朱仲远把军政总部移到大梁（河南省开封市），元恭命他再兼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州长。

最初，尔朱世隆当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时，畏惧尔朱荣的严厉，所以深自克制，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接待宾客，谦恭有礼，世人称赞他见识丰富，思想敏捷。可是，尔朱荣死后，再没有顾忌。后来，尔朱世隆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在家中处理公务，坐在那里，指挥政府及国务院；事情不论大小，如果没有先行请示过他，有关单位不敢施行。尔朱世隆命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分别坐在大厅东西两边，听取各方面争端，然后以尔朱世隆的名义裁决办理；公开贪赃枉法，淫乱放纵，随他高兴或不高兴，随时诛杀无辜，赦免有罪；又打算收买军心，因之把所有将领，都升成“将军”，既没有限额，“将军”遂充满天下。从此，因功勋而升迁的官位，多而且滥，人们也不再尊敬。当时，尔朱天光控制关右（潼关以西）；尔朱兆控制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汾州（州政府设兹氏城【山西省汾阳市】）；尔朱仲远控制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尔来世隆则控制中央政府；互相竞赛，看谁最贪赃最凶暴！而尔朱仲远残酷得尤其可怖，辖区里多数富有家庭和强大家庭，尔朱仲远都指控他们谋反叛国，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妇女，全都运入尔朱仲远私宅，而把所有男子投入河川，杀害的人不计其数。自荥阳（河南省荥阳市）以东，田赋捐税，全部扣留自用，不再呈缴中央政府。东南各州郡的州长郡长，以及知识分子和平民，畏惧尔朱仲远，如同畏惧豺狼。因此，四方人士，对尔朱帮全都深恶痛绝，但害怕他们军力强大，不敢违抗。

三月十九日，中央调任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州长贺拔岳当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州长；渭州（州政府设襄武【甘肃省陇西县】）州长（刺史）侯莫陈悦（侯莫陈，三字姓），当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并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胡三省注：“当时，泾渭二州荒凉残破，岐秦二州比较完好，虽然平调，但由西迁东，等于升级。”）。

中央政府命总司令官（大都督）侯渊（时在定州【州政府中山】），骠骑大将军、鲜卑人（代人）叱列延庆（叱列，复姓），讨伐自称燕王的叛将刘灵助，大军抵达固城（河北省定州市北），侯渊畏惧刘灵助部众太多，打算率军直接西进，据守关口要隘，等待变化，叱列延庆说：“刘灵助是个平庸的人，假借法术，迷惑群众；大军一临，他们仗恃符咒保护，谁肯同心合力，替他拼命，跟我们打个胜败分明？不如一直向前，就在城外扎营，

扬言将回京师（首都洛阳），刘灵助听到消息，一定大为宽心，不加戒备，然后秘密袭击，包管手到擒来。”侯渊接受。于是，率军到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城西，声称返京（首都洛阳）。

三月二十六日，严格挑选精锐骑兵一千人，夜晚出发，直扑刘灵助大营。刘灵助战败，中央军斩刘灵助，把人头送到洛阳。最初，刘灵助叛变，自己卜卦，预测前途，说：“三月下旬，我入定州（州政府中山），尔朱家不久灭亡。”刘灵助的人头送往洛阳前，先送往定州（州政府中山），果然在三月下旬。

四月十四日，北魏政府（尔朱帮）任命高欢当总司令官（大都督）、中央派驻东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刺史），安定王尔朱智虎当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州长。

陇西王尔朱天光前往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派军攻击降而复叛的变民首领宿勤明达（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十月）。

四月二十四日，生擒宿勤明达，押送洛阳，斩首。

四月二十七日，任命总监督长（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当宰相（司徒）。

北魏帝元恭下诏，命有关单位，以后不可再对南梁帝国称“伪”。

五月七日，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城中居民暴动，斩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赵修延，再推举前州长李琰之当州总部执行官（行州事。赵修延罢黜李琰之事，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十二月）。

彭城王尔朱仲远（徐州【州政府彭城】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派司令官（都督）魏僧勖等前往东阳（青州州政府所在城，山东省青州市）讨伐崔祖螭，斩首。

北魏帝国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高欢，打算起兵讨伐尔朱帮；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带兵官（军主）善无（山西省右玉县）人库狄干和高欢的妻弟娄昭、娄昭的姐夫段荣，都劝他发动。高欢遂假造一项文件，称尔朱兆打算把六镇人全部配属给契胡（尔朱帮所属部落）当私人部队，军中将士忧愁恐惧。高欢又伪造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兆总部的公文，征调高欢手下部队，讨伐步落稽部落。高欢于是集结一万人，扬言出发作战。孙腾和司令官（都督）尉景请求延期

五天，如此延期两次，然后出发，高欢亲送大军到郊外上道，泪流满面，一一握手道别，大家一齐放声痛哭，声震原野，高欢劝勉大家，说："我跟各位，全都离乡背井，流亡在外，情义如同一家（高欢手下几乎全是六镇降户），想不到上级如此支配。而今一直向西（回到尔朱帮基地晋阳），固是一死；延误军期，也是一死；到达后配属给国人（尔朱所属契胡部落），仍是一死，怎么办？"大家呐喊说："只有叛变！"高欢说："叛变是救命的紧急对策，但是，当推一个人当盟主，哪一位可以担任？"大家共同推举高欢，高欢说："六镇乡亲，剽悍难制，各位难道没有看见葛荣，即令拥有百万大军，没有纪律，终于自己毁灭。而今，推我当统帅，应该跟从前不一样。现在约定二事：第一，不可以欺压虐待汉人。第二，如果违犯军令，生死由我决定。大家接受这两个条件，我就当盟主；不接受，我不愿被天下人耻笑。"大家都叩头说："是生是死，听你命令。"高欢遂杀牛犒赏将士。

六月二十二日，高欢在信都（河北省冀州市）正式武装起事，但仍不敢公开宣布反抗尔朱帮。

正巧，李元忠跟他的部众进逼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高欢派高乾率军救殷州，高乾轻骑进入州城，晋见州长（刺史）尔朱羽生，共同讨论军事行动，尔朱羽生跟高乾一同出来，高乾遂生擒尔朱羽生，斩首，携带尔朱羽生的人头，晋见高欢，高欢抚摸胸脯说："今天叛变，已成定局。"（胡三省注："高欢谋反，已不是一天，而等到砍下尔朱羽生人头，才说已成定局。只因最初对李元忠、高乾，仍有怀疑。李元忠既逼殷州，高乾又斩尔朱羽生，态度明朗，才决心起兵。"）乃命李元忠当殷州州长，镇守广阿（河北省隆尧县）。高欢于是上疏给北魏帝元恭，指控尔朱帮的罪行。尔朱世隆把奏章藏起来，不代转报。

北魏帝国杨播及老弟杨椿、杨津都有声望及恩德。杨播性情刚强坚忍，杨椿、杨津则为人谦恭，家族世代友爱，五世同堂，一家男女一百余口，和睦相处，没有闲言闲语。杨椿、杨津都居三公高位，一门之中，有七个郡长、三十二个州长（刺史）。十一任帝（孝庄帝）元子攸诛杀尔朱荣时，杨播的儿子杨侃参与密谋（参考去年【五三〇年】九月）。城阳王元徽、李彧都是杨家姻亲。尔朱兆进入洛阳，杨侃逃回华阴（陕西省华阴市）。陇西王尔朱天光通过杨侃的岳父韦义远，邀请杨侃见面；尔朱天光跟韦义远盟誓，承诺赦免杨侃。杨侃告诉家人说："即令他背信食言，死的不过我一

个人，仍希望留下百口家人的命。”遂出来晋见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把他诛杀。当时，杨椿已经退休，跟他的儿子杨昱，留在华阴；杨椿的老弟、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刺史）杨顺，最高监察长（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州政府设郑县【陕西省华县】）州长杨辨，正平郡（山西省新绛县）郡长杨仲宣，都在洛阳。

秋季，七月，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尔朱世隆上疏诬奏杨家谋反，请求逮捕审理，北魏帝元恭不准。尔朱世隆苦苦坚持，元恭不得已，下令主管单位调查，将调查结果奏报。

七月四日，夜晚，尔朱世隆派军包围洛阳杨津家；尔朱天光也派军突袭华阴杨椿家；东西两地（东洛阳、西华阴），杨家一百馀口，不管老少，全部屠杀，财产没收（杨椿年七十七岁，杨津年六十三岁）。尔朱世隆上疏说：“杨家果真叛变，跟逮捕他们的士卒格斗，已经全都伏法。”元恭惋惜怅惘很久，闭口无言。政府民间听到这个消息，没有人不悲痛愤怒。杨津的儿子杨逸，当光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莱州市】）州长（刺史），尔朱仲远派人前往，就在州政府诛杀。只有杨津的另一个儿子杨愔，在大军围宅时，恰巧出门在外，逃亡躲藏，得以免祸，前往信都（河北省冀州市），晋见高欢，哭诉家门惨祸，因而呈献讨伐尔朱帮的方略，高欢对他十分敬重，任命他当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

北魏帝国彭城王尔朱仲远、常山王尔朱度律等，听到高欢起兵消息，自认军力强大，毫不在意，只乐平王尔朱世隆，深为忧虑。颍川王尔朱兆（时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率步骑兵二万人，出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井陉县东北），直指殷州（州政府设广阿【河北省隆尧县】）；反抗军李元忠放弃州城（广阿），逃奔信都（河北省冀州市）。

八月九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率军讨伐高欢。

北魏帝国境内，以信都（河北省冀州市）为中心、以高欢为首领的反抗军将领孙腾，建议高欢说：“而今，中央政府远远隔绝，我们发号施令，没有授权的依据；如果不通权达变，恐怕人心沮丧，四散瓦解。”高欢迟疑不决。孙腾再三再四坚决请求，高欢遂决定拥护勃海郡（河北省南皮县）郡长元朗当皇帝。元朗是元融的儿子（章武王元融，被变民首领葛荣所杀，参考五二六年九月）。

十月六日，元朗（本年十九岁）在信都城西，正式登极（十四任后废帝），改年号中兴。任命高欢当总监督长（侍中）、丞相、全国各军区总司

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高乾当总监督长（侍中）、最高监察长（司空），高敖曹当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孙腾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中央驻黄河北特遣政府总监（河北行台），魏兰根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

十月十三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和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在阳平（河北省馆陶县）扎营。贾显智，本名贾智，但平常使用别名，是贾显度的老弟。尔朱兆穿过井陉（河北省井陉县东北），在广阿（殷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隆尧县）扎营，号称十万人。高欢使用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阴谋诛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跟高欢联合，阴谋诛杀尔朱仲远等。"于是尔朱帮内部互相猜忌，各军就在原地移动，不向前推进。尔朱仲远等不断派斛斯椿、贺拔胜去尔朱兆大营解释，尔朱兆率三百人轻装备骑兵，亲到尔朱仲远大营，跟尔朱仲远等一同坐在帐幕之下，一脸愤懑不平颜色，手挥马鞭，口中发出呼啸，两眼凝视远方，疑心尔朱仲远等将对他袭击，于是忽然间惊跳而起，冲出营门，飞马而回。尔朱仲远再派斛斯椿、贺拔胜等追上，再作沟通，尔朱兆逮捕二人，押回大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得到报告，大为恐惧，率军向南逃走。尔朱兆列举贺拔胜的罪状，说："你杀掉卫可孤（参考五二四年四月），是第一大罪。天柱（尔朱荣）逝世，你不跟尔朱世隆等一起来，反而去攻击尔朱仲远（参考去年【五三〇年】十一月），是第二大罪，我早就想杀你，今天，还有什么话说！"贺拔胜说："卫可孤是帝国的一大祸害，我们父子把他诛杀，功劳不小，怎么反而是罪！天柱（尔朱荣）被害，是君杀臣，我宁愿对不起大王，不愿对不起政府。今天的事，是生是死，在大王之手。但是，贼寇（指高欢）近在眼前，骨肉之间，互相仇恨，从古到今，没有这个样子而不灭亡的，贺拔胜不在乎一死，只怕大王犯下错误。"尔朱兆把他们赦免。

高欢将跟尔朱兆会战，畏惧尔朱兆人数众多，兵力强大，询问警卫营司令官（亲信都督）段韶，段韶说："众多的意义是：有那么多人为他拼死；强大的意义是：得到天下民心；尔朱帮上害天子（元子攸），中屠高层官员，下对人民凶暴。大王顺应民心，讨伐叛逆，好像把滚水浇到雪堆上，有什么众多强大可谈。"高欢说："虽然如此，但是，我小敌大，如果上天

不能保佑，恐怕渡不过难关。”段韶说：“我曾经听说：‘小的能够抵抗大的，因为小的正义，大的荒淫。’‘上天对任何人都不特别照顾，只照顾有德行的人。’（《左传》：“小能敌大，小道大淫。”《书经》：“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胡三省注：“段韶父子在北方起家，只知道骑马射箭，怎么会引经据典？是《魏书》作者魏收，因段韶父子家门鼎盛，为他编出文绉绉的话。《孟子》说：‘完全信书，不如没有书。’果真如此！”）尔朱家对外扰乱天下，对内使英雄失望；有智略的人不向他们贡献智略，有勇力的人不替他们冲锋陷阵，人心已离他们而去，上天怎么能不顺从人心！”段韶是段荣的儿子（段荣是高欢妻之姐夫，参考本年【五三一年】六月十五日）。

十月十五日，就在广阿（河北省隆尧县），高欢大破尔朱兆兵团，俘虏武装士卒五千余人。

十一月十四日，北魏帝国反抗军政府丞相高欢，率军南下攻击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相州（州政府邺城）州长（刺史）刘诞，登城固守。

## 八、尔朱家覆灭

五三二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反抗军政府丞相高欢攻击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挖掘地道，用木柱支持，然后纵火焚烧木柱，地道下陷，城墙崩塌。

正月十七日，反抗军占领邺城，生擒相州（州政府邺城）州长（刺史）刘诞。高欢命杨愔当中央特遣政府事务秘书长（行台右丞）。当时，军国大事，十分繁多，反抗军政府的文告和命令，都出于杨愔及开府（高敖曹开府仪同三司）首席军事参议官（开府谘议参军）崔悛（音 líng）之手。崔悛是崔逞的五世孙（崔逞，参考三九七年二月）。

二月十六日，北魏帝国反抗军政府皇帝（十四任后废帝）元朗（本年二十岁），追赠十一任帝（孝庄帝）元子攸谥号武怀皇帝。

二月二十九日，元朗任命高欢（本年三十七岁）当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上三公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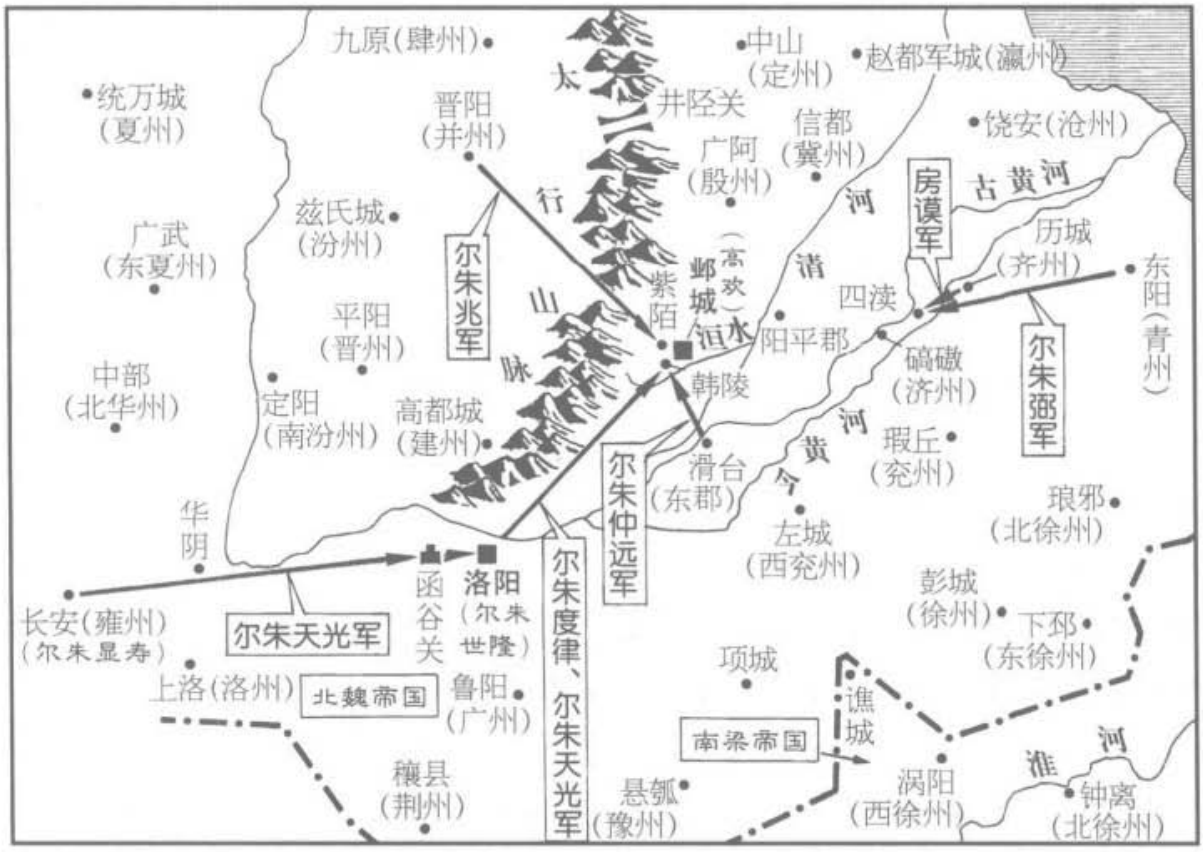
三月二日，命高澄（高欢长子，本年十二岁）当骠骑大将军。

三月十三日，元朗率领文武百官，进入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颍川王尔朱兆（并州【州政府晋阳】州长），跟乐平王尔朱世隆（洛阳政府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等，互相怀疑猜忌。但尔朱世隆言辞谦卑，又不断送上厚礼，向尔朱兆委曲求全，请尔朱兆前往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允许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又请洛阳政府皇帝（十三任前废帝）元恭（本年三十五岁），娶尔朱兆的女儿当皇后；尔朱兆才大为高兴，于是，连同陇西王尔朱天光（中央驻关西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关西大行台】）、常山王尔朱度律，重新结盟发誓，总算恢复和睦。

骠骑大将军斛斯椿私下对车骑大将军贺拔胜说："天下人都把尔朱帮恨入骨髓，而我们却一直是他们的部属，灭亡的日子，就在眼前，不如由我们下手铲除！"贺拔胜说："尔朱天光跟尔朱兆，天南地北，各霸一方，如果想一下子铲除干净，十分困难。如果无法一下子铲除干净，定有后患，怎么办？"斛斯椿说："这件事很简单。"于是说服尔朱世隆，征召尔朱天光等齐赴洛阳，共同讨伐高欢。尔朱世隆不断征召尔朱天光，尔朱天光都不接受。尔朱世隆命斛斯椿亲自前往劝告，斛斯椿对尔朱天光说："高欢作乱，除非大王亲自出马，没有人能把他平定，怎么可以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家族被屠杀消灭？"尔朱天光不得已，只好东下，向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贺拔岳征求意见。贺拔岳说："大王家分别割据三个地区（尔朱天光割据关西【函谷关以西】，尔朱兆割据并州汾州【山西省中部】，尔朱仲远割据徐州兖州【山东省西部及江苏省北部】），人强马壮，高欢不过一小撮乌合之众，怎么有资格当敌人！大王家只要同心合力，就所向无敌，如果骨肉之间，互相怀疑猜忌，则想活命都来不及，怎么有力量克制别人！如果要问我的意见，我的意见是：你最好仍继续镇守关中（陕西省中部），加强基地的防卫，然后，分出一部分精锐部队，跟其他各处的大军集结会合，则进可以击溃强敌，退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尔朱天光不同意。

闰三月八日，尔朱天光从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尔朱兆从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度律从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尔朱仲远（中央驻徐州【州政府彭城】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徐州大行台】）从东郡（河南省滑县）分别出发，在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会师，部队号称二十万，夹洹水（清河支流，流经河南省安阳市境。洹，音 huán）两岸，构筑营垒。洛阳政府皇帝元恭任命长孙稚当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做大军统帅。




六世纪·五三一年八月至五三二年三月　尔朱帮围攻高欢失败

高欢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封隆之留守邺城。

闰三月十九日，高欢率军出城，驻扎紫陌（邺城西）。总司令官（大都督）高敖曹率家乡子弟及私人军队王桃汤等三千人追随参与。高欢说："你的部队全是汉人，恐怕不能担当大任，我想拨给你鲜卑士卒一千余人混合编组，你以为如何？"高敖曹说："我所率的部队训练已久，互相信任，前后参加过很多次战争，勇猛善战，不亚于鲜卑人。如果仓促之间，使他们混合一起，感情不能刹时融洽，胜利时互争功劳，败退时互推责任。所以，不需要增加兵力。"

闰三月二十六日，尔朱兆率轻装备骑兵三千人，于夜晚袭击邺城，直抵西门，不能攻克，撤退。

闰三月二十八日，高欢的实力，战马不满两千匹，步兵不满三万人。很显明人数太少，不能跟尔朱帮的人马相敌。于是转移到韩陵（邺城西南），建立圆阵。把牛驴拴在一起，留在来时路上，阻塞撤退道路，将士无路可逃，遂都抱必死决心。尔朱兆望见高欢，远远地斥责他背叛自己，高欢说："我所以效忠你，是为了保卫皇家，而今，天子（元子攸）在哪里？"尔朱兆说："永安冤枉害死天柱（永安是元子攸年号，用以代替直接

称呼，这是中国传统的马屁术，除了用年号代表皇帝外，还用地名或官名代表当权人物。天柱，指天柱大将军尔朱荣），我不过为叔父报仇。”高欢说：“我从前亲自听到天柱（尔朱荣）说出他的谋反计划，你正站在门口，怎么能说他冤枉？而且，君王诛杀臣属，即令错误，怎么可以谈到报仇？今天，我们之间，情断义绝。”会战开始。高欢率中央兵团，高敖曹率左翼兵团，高欢的堂弟高岳率右翼兵团。高欢难以支持，尔朱兆乘机发动更强烈攻击，高欢情势更加危急，高岳率五百人骑兵，对尔朱军迎头痛击；别动部队将领斛律敦，集结会战之初被击溃的残兵败将，包抄尔朱军背后，高敖曹率一千余骑兵，自栗园（今地不详）向尔朱军拦腰突袭，尔朱兆大败，贺拔胜跟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杜德，就在战场上叛变，投降高欢。尔朱兆对着慕容绍宗，抚摸胸脯说：“不听你的话，到这种地步。”（慕容绍宗劝阻尔朱兆放走高欢，参考前年【五三〇年】十二月。）打算抛弃主力，率轻装备骑兵，西奔晋阳（尔朱帮基地，山西省太原市）。慕容绍宗下令军旗突然反转，指向敌阵，战斗号角齐鸣，收容四散逃命的士卒，重组大军，才向西撤退。尔朱兆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尔朱仲远回东郡（河南省滑县）。留守京师（首都洛阳）的尔朱彦伯听到尔朱度律等战败消息，打算亲自率军保护黄河大桥，尔朱世隆不准。

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将撤退到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总司令官（大都督）斛斯椿对司令官（都督）贾显度、贾显智说：“今天如果不先逮捕尔朱家人，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遂于夜晚在桑树下结盟，约定加倍速度，先行西返。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尔朱世隆派他的地方军事参议官（外兵参军）阳叔渊，飞马奔往北中（黄河大桥北岸桥头城），点验逃回来的残兵败将，依照顺序收容。斛斯椿到达后，不能入城，于是编了一套理由，说服阳叔渊：“尔朱天光部下，都是西部人（关西【函谷关以西】人），听说要到洛阳大肆抢劫，强行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应该让我进城，先作准备。”阳叔渊相信。

夏季，四月一日，斛斯椿等进入北中，控制黄河大桥，搜捕尔朱家党羽，全部屠杀。尔朱度律、尔朱天光稍后抵达，打算攻城，正巧，大雨倾盆，昼夜不停，士卒马匹全部疲惫不堪，弓湿弦软，无法射箭，遂继续向西逃走，逃到雷波津（黄河大桥西，尔朱兆军涉浅水渡河处），被人生擒，押送给斛斯椿。斛斯椿派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长孙稚前往洛阳，奏报皇帝元恭；另派司令官（都督）贾显智、张欢率骑兵突袭尔朱世隆，当

场生擒。尔朱彦伯当时正在宫中值班，长孙稚到神虎门（宫城西面南门）启奏："高欢的勤王义军，已大获全胜，请诛杀尔朱帮。"元恭派随从官（舍人）郭崇通知尔朱彦伯，尔朱彦伯狼狈出宫逃走，也被人生擒，跟尔朱世隆，一起绑赴阊阖门（洛阳城西面北头第二门）外处斩；把尔朱彦伯、尔朱世隆的人头，以及尔朱度律、尔朱天光，一并送给高欢。

元恭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卢辩，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慰劳高欢，高欢命他晋见反抗军政府皇帝元朗，卢辩直言抗拒，高欢无法使他屈服，也就作罢。卢辩是卢同的侄儿（卢同是元义的摇尾分子，参考五二〇年八月）。

四月八日，尔朱帮骠骑大将军、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总部执行官（行济州事）侯景投降反抗军政府皇帝元朗；元朗任命侯景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中央驻南方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南道大行台）、济州（州政府碻磝）州长（刺史）。

尔朱仲远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尔朱仲远的作战司令官（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从滑台（河南省滑县）晋见高欢投降。高欢责备说："你们事奉尔朱仲远，为的是从他那里享受荣华富贵。海誓山盟，有一百次之多，承诺同生共死。上次，尔朱仲远在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叛变（指前年【五三〇年】十一月攻击洛阳），你们是军中领导头目。今年尔朱仲远向南逃亡，你们却把他抛弃。事奉天子（指元子攸）不忠，事奉长官无信，一条狗、一匹马，都认识喂养它的主人，你们连狗马都不如。"遂把二人斩首。

尔朱天光进关（函谷关）讨伐高欢时，留他老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而征召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刺史）侯莫陈悦（侯莫陈，三字姓），打算一同东征。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此行一定失败，打算使侯莫陈悦留下来，以便二人联合对付尔朱显寿，响应高欢；可是苦于想不出办法。原州（州政府设高平【宁夏固原县】）总部执行官（行原州事）宇文泰对贺拔岳说："现在，尔朱天光仍在眼前，侯莫陈悦未必有叛变的心，如果把我们的大计划告诉他，恐怕他会吓死。不过，侯莫陈悦虽然是一军之主，其实并没有能力完全掌握部属，假设先说服他的部属，势必人人都希望留下。侯莫陈悦前进的话，无法在尔朱天光指定的限期内，抵达目的地，而后退又恐怕军心不安，发生动乱。我在那个时候，再去跟他沟通，事情就非成功不

可。”贺拔岳大为高兴，即派宇文泰到侯莫陈悦军中，进行说服，果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侯莫陈悦遂跟贺拔岳联合袭击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宇文泰率轻装备骑兵当先锋，尔朱显寿放弃城池逃走，贺拔岳等追到华阴（陕西省华阴市），生擒尔朱显寿。反抗军政府丞相高欢，任命贺拔岳当中央驻关西（函谷关以西）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任命宇文泰当特遣全权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兼总部军政官（领府司马）；事情不论大小，都交给宇文泰办理。

乐平王尔朱世隆讨伐高欢时，命中央驻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特遣政府执行官（齐州行台尚书）房谟招募兵马，前往四渎（山东省长清县西南，连接古黄河与济水之运河）；又命老弟、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长尔朱弼前往乱城（今地不详），扬言北渡黄河增援，造成呼应的形势。韩陵（邺城西南）之役，尔朱兵团战败，尔朱弼返回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听到尔朱世隆等被诛杀消息，打算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为了加强团结，不断跟他的左右部属，割臂出血，缔结盟誓。作战司令官（帐下都督）冯绍隆一向受尔朱弼宠爱信任，告诉尔朱弼说：“今后同生共死，应该更割心前的血，跟大家再作更严肃的誓。”尔朱弼相信，于是集合全体部属，露出胸膛，命冯绍隆割血；冯绍隆举刀用力一推，刀尖立即刺入尔朱弼心脏，遂砍下尔朱弼的人头，呈献洛阳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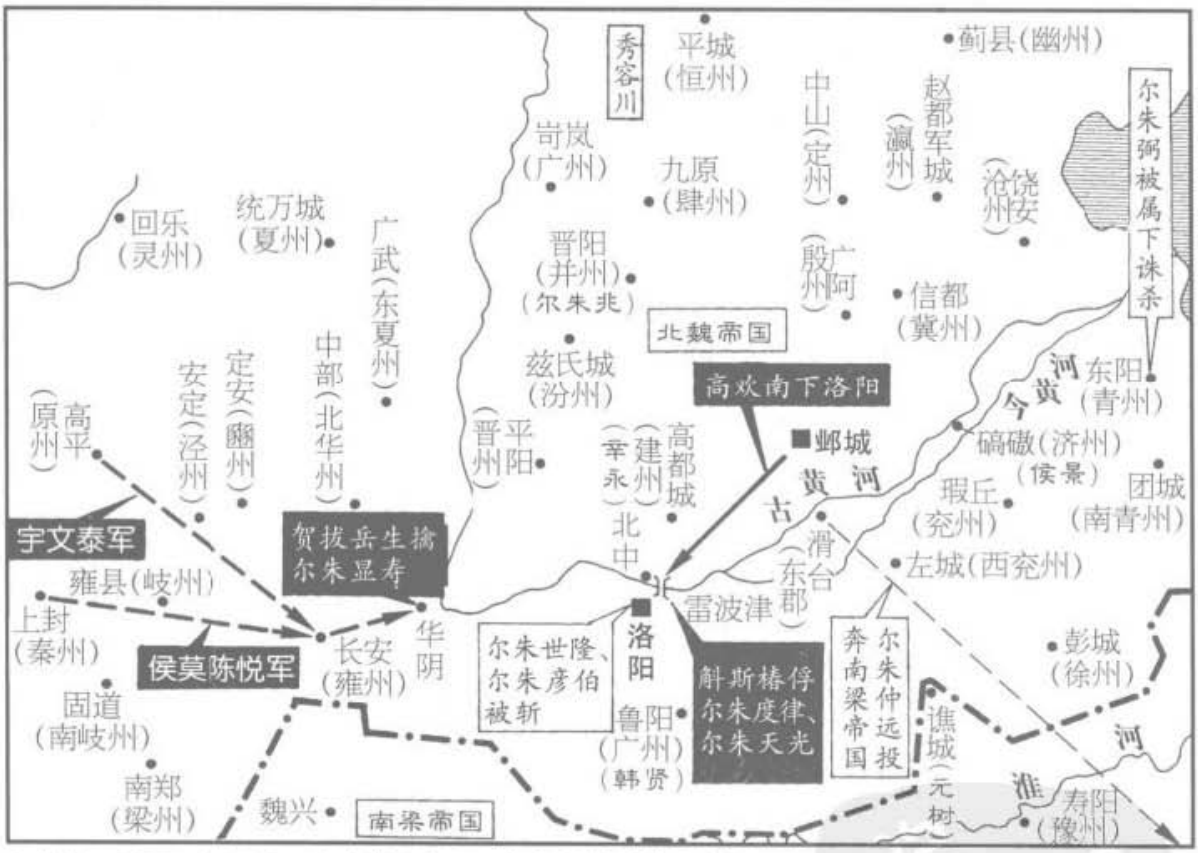
四月十三日，尔朱帮安东将军辛永献出建州（州政府设高都城【山西省晋城市】），投降反抗军政府。

四月十八日，反抗军政府皇帝（十四任后废帝）元朗由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抵达邙山（洛阳城北）。高欢认为元朗的皇家血统疏远（元朗是景穆太子拓跋晃的重孙），派国务院执行长（仆射）魏兰根前往首都洛阳，对旧有的中央政府，宣慰安抚，同时观察元恭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意继续拥护他当皇帝。魏兰根发现元恭神采英明，恐怕以后难以控制，于是跟高乾兄弟和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崔悛，共同建议高欢罢黜元恭。高欢集合文武百官，询问他们的意见：应该拥护谁当皇帝？没有人回答。交通部长（太仆）、鲜卑人（代人）綦毋俊（綦毋，复姓），竭力称赞元恭贤能智慧，应继续主持政府，高欢很高兴地接受他的建议，崔悛立刻沉下脸来，说：“如果说贤能智慧，应该等待我们高王（高欢）慢慢坐上宝座，广陵王（元恭原封广陵王）既是叛逆蛮虏（尔朱帮）选定的，

怎么可以继续当天子！如果听綦毋俊的话，我们反抗军又怎么可以叫义师！”高欢遂派人逮捕元恭，囚禁崇训寺。

高欢进入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斛斯椿对贺拔胜说：“现在，天下权柄，握在你我之手，如果不能先行发动，控制别人，则将被别人控制。高欢刚来，除掉他毫不困难。”贺拔胜说：“他有功当代，谋害他将招来凶恶报应。这几晚我跟高欢同住，谈到当年很多往事（二人同是尔朱荣部下），对你充满感恩图报之情，何必对他在意！”斛斯椿打消念头。

高欢认为汝南王元悦是七任帝（孝文帝）元宏的儿子，想请他回国登极（元悦时在南梁帝国），但听说元悦性情凶暴，喜怒无常，遂中途停止。



六世纪·五三二年四月　高欢进入洛阳，尔朱帮地方势力陆续瓦解

当时，亲王们纷纷逃亡，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平阳王元修是元怀的儿子（广平王元怀是七任帝元宏的儿子，参考四九七年八月），躲在乡下农家。高欢打算拥护他当皇帝，命斛斯椿查访，斛斯椿找到元修的亲信、编制外事务顾问官（员外散骑侍郎）、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王思政，问元修在什么地方，王思政说：“我想了解你找他的用意！”斛斯椿说：“打算拥护他当天子。”王思政才告诉他地址。斛斯椿遂跟随王思政，

去见元修，元修脸色大变，对王思政说："你不是出卖我吧！"王思政说："当然不是。"元修说："你敢保证？"王思政说："时局变化剧烈，谁敢保证！"斛斯椿飞马回去报告高欢，高欢派出四百名骑兵，到乡间迎接元修，护送到毡毛营帐（酋长所居），高欢向元修陈述自己的诚心，泪流满面，沾湿衣襟。元修谦让地表示自己对人民缺少恩德，高欢两次叩拜，元修也两次叩拜答礼。高欢出帐准备皇帝穿的衣服和使用的器具，请元修洗澡更换，命军警布岗，彻夜警戒。第二天凌晨，文武百官手拿马鞭，到毡毛营帐朝见。（胡三省注："军中不能找到那么多正式官服，因之用马鞭致敬。"）高欢命斛斯椿领头上疏给元修，拥护他登上天子宝位。斛斯椿进入帐门，低头弯腰，不敢前进。元修命王思政从斛斯椿手中取过来劝进奏章，说："我不得不称'朕'了（秦王朝一任帝嬴政时起，皇帝自称"朕"；参考前二二一年）！"高欢遂派人替刚抵达邙山（洛阳城北）的反抗军政府皇帝（十四任后废帝）元朗撰写诏书，让出皇帝宝座。

四月二十五日，元修（本年二十三岁）在洛阳东郊，登极称帝（十五任孝武帝），恢复平城（北魏故都，山西省大同市）时代的传统古老制度，用黑色毛毡，蒙住七个人——高欢是其中之一，元修被抬到毡上，面向西方，叩拜上天，礼成之后，回到洛阳，进宫，登太极殿，文武百官上殿朝拜祝贺。然后，元修升阊阖门（洛阳城西面北头第二门），大赦，改年号太昌（之前是中兴二年，之后是太昌元年）。任命高欢当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上三公之一），世袭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刺史）。

四月二十七日，加授高澄（高欢的十二岁长子）总监督长（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最初，高欢在信都（冀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冀州市）兵变（参考去年【五三一年】六月），乐平王尔朱世隆知道总监督长（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马子如跟高欢是老友，所以命司马子如出任南岐州（州政府设固道【陕西省凤县】）州长。高欢进入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征召司马子如返京（首都洛阳），当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执行官（大行台尚书），从早到晚，跟自己相伴，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从不离开左右。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州长广宁郡（河北省涿鹿县）人韩贤一向受高欢欣赏，高欢进入洛阳后，凡尔朱帮所任命的官员或所封的爵位，一律撤销，只韩贤仍然保持。

中央任命前总监察官（御史中尉）樊子鹄兼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尚书左仆射），当中央驻东南特遣全权政府总监（东南道大行台），会同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杜德，追击尔朱仲远；而尔朱仲远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已逃出国境；遂转移目标，攻击南梁帝国镇北将军元树据守的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南梁占领谯城事，参考去年【五三一年】十一月）。

大丞相高欢征调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贺拔岳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贺拔岳畏惧高欢的强大，打算接受命令，单人匹马向中央政府报到。中央特遣政府事务秘书长（行台右丞）薛孝通警告贺拔岳，说："高欢用数千人的鲜卑部队，击破尔朱帮百万雄师，实在是难以跟他为敌。可是，有些将领原来的阶级比高欢要高，有些将领本来跟他的地位相等，现在低头顺从，只是受形势所迫，心里并不甘愿。他们有的留在京师（首都洛阳），有的驻防州镇。高欢如果把他们除掉，则将大失人心，如果仍留他们原位不动，将来一定成为心腹大患。而且，尔朱兆虽然战败逃走，但仍盘踞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高欢对内正安抚各路英雄，对外又要抗拒强敌，怎么能离开他的巢穴，前来跟你争夺关中（陕西省中部）土地！而今，关中英雄豪杰，都倾心于你，愿意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你把华山（西岳，陕西省华阴市南）当做城墙，把黄河当做护城壕沟，前进可以吞并山东（崤山以东），后退可以用一丸泥，封死函谷关，为什么要绑起双手，受人摆布！"话还没有说完，贺拔岳拉住薛孝通的手，说："你完全对！"遂呈递一份措辞谦卑的奏章，拒绝调职。

四月二十九日，丞相高欢返回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把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送到首都洛阳，斩首（被处斩的尔朱帮成员中，尔朱天光年三十七岁，尔朱世隆年三十三岁，余皆不详）。

五月三日，皇帝（十五任孝武帝）元修用毒酒把十三任帝（前废帝）元恭毒死在监督院宫外办公厅（门下外省。元恭年三十五岁）。命文武百官追悼送殡，用特殊礼节安葬（包括用九条彩带龙旗【九旒】、青盖车【鸾辂】、黄绫车【黄屋】、左前方竖牛尾车【左纛】、武装仪队【班剑】一百二十人，葬礼比亲王隆重）。

中央政府任命沛郡王元欣当太师（上三公之一）、赵郡王元谌当太保（上三公之三）、南阳王元宝炬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长孙稚当

太傅（上三公之二）。元宝炬是元愉的儿子（京兆王元愉也是七任帝元宏的儿子，参考四九七年八月）。丞相高欢坚决辞让天柱大将军。

五月五日，元修批准。

五月十六日，任命清河王元亶当宰相（司徒）。

总监督长（侍中）、河南郡（首都洛阳）人高隆之，本是徐家养子，丞相高欢命他当自己的义弟，高隆之遂仗恃义兄的势力，态度骄傲，对政府高级官员，欺凌侮辱；南阳王元宝炬把他揍了一顿，诟骂说："你不过一个'镇兵'（北魏帝国迁都洛阳后，留在沿边各镇人民，都编入军籍，地位低贱；参考五二三年四日），怎么敢如此猖狂！"元修因事件涉及到高欢。

六月五日，元修贬降元宝炬当骠骑大将军，不必办公，回家休息。

元修的老爹是广平王（武穆王）元怀。政府为了避讳"怀"字，下令把十一任帝元子攸的谥号武怀皇帝，改称孝庄皇帝；祭庙称敬宗（十四任帝元朗追赠元子攸谥号武怀皇帝，参考本年【五三二年】二月十六日）。

秋季，七月八日，元修再任命南阳王元宝炬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

七月十日，丞相高欢率军西征尔朱兆，穿过滏口（太行山八陉之四，河北省武安市南）；总司令官（大都督）库狄干，穿过井陉（太行山八陉之五，河北省井陉县东北。库狄干当是从定州【州政府中山】出军），分别进入山西（太行山以西）。

七月十八日，元修派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高隆之，率步骑兵十万，跟高欢在太原（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会师；遂命高隆之当丞相府参谋长（丞相军司）。高欢在武乡（山西省榆社县）扎营。尔朱兆对晋阳居民，大肆烧杀劫掠，然后放弃城池，向北逃往秀容（北秀容，山西省朔州市西北），并州（州政府晋阳）完全平定。高欢认为晋阳四方都有险要关塞，容易守卫，就在晋阳建大丞相府定居。

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迁居到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的移民首领郭迁，聚众起兵，占领州城（东阳）叛变，州长（刺史）元嶷逃走。元修下诏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侯景等讨伐，收复州城。郭迁逃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

中央驻东南特遣全权政府总监（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把南梁帝国镇北将军元树包围在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再分兵攻克蒙县（河南省商丘市）等五座城池，断绝元树的援军道路。元树向樊子鹄请求允许他率军

南返，愿把去年（五三一年）所占领的北魏帝国土地，全部归还；樊子鹄等承诺，并且跟元树海誓山盟。元树遂率军出城，刚走出一半，樊子鹄发动攻击，生擒元树和南梁谯州（州政府设顿丘【侨县，安徽省滁州市】）州长（刺史）朱文开，班师。南梁援军将领羊侃，前进到官竹（河南省商丘市东），得到元树失败消息，撤退。

九月，元树被送到洛阳（北魏首都，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过了一段日子，元树打算逃回南梁帝国，北魏政府遂把他诛杀。

冬季，十一月七日，冬至，北魏帝元修在圆坛上祭祀天神。

十一月十四日，元修诛杀被罢黜的十二任帝元晔（年龄不详）、十四任帝元朗（年二十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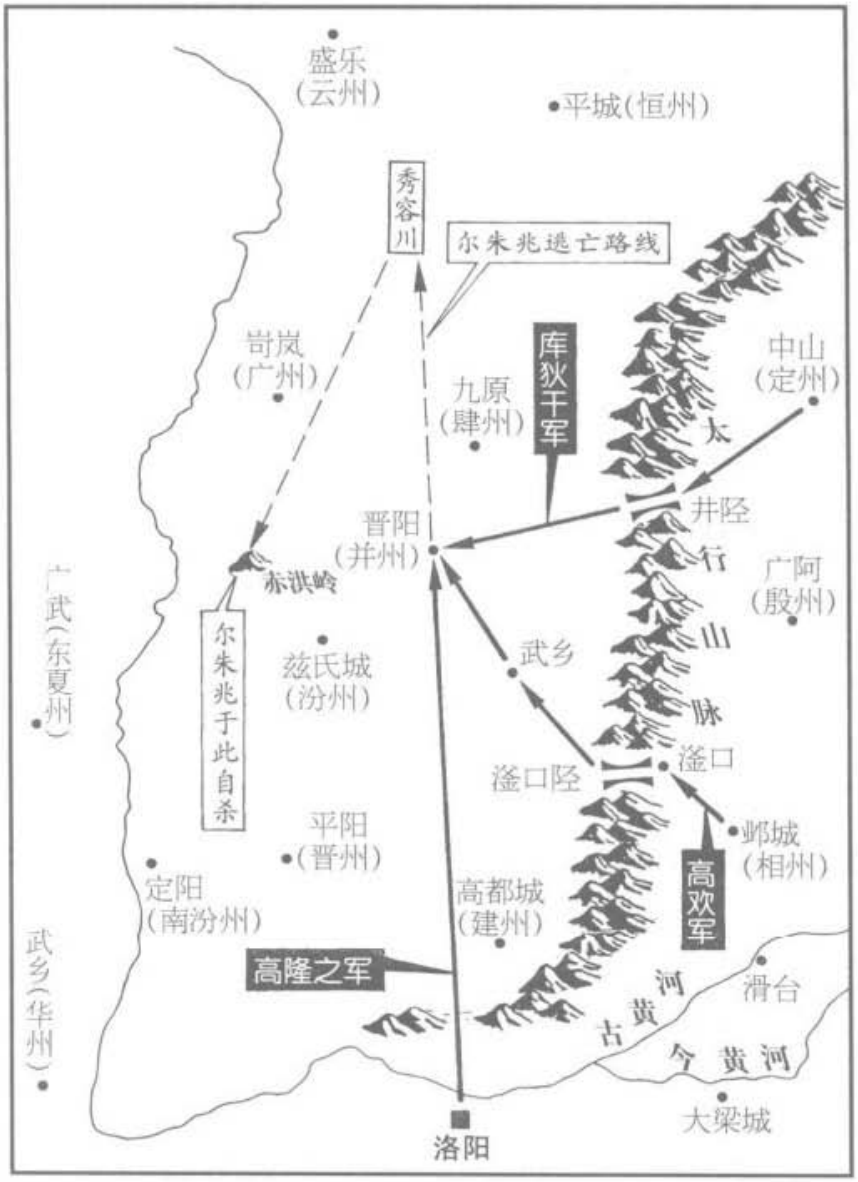
元修，因汝南王元悦，皇家血缘太近，而辈分又高（元悦是七任孝文帝元宏的儿子，元修的叔父）。

十二月二十八日，诛杀元悦。

元修下诏大赦，改年号永兴（之前是太昌元年，之后是永兴元年）。不久，发现跟二任帝（明元帝）拓跋嗣登极时（四〇九年）所用的年号相同，遂再改为永熙（之前是永兴元年，之后是永熙元年。中国历史上永兴年号，出现八次：一五三年东汉王朝十一任帝刘志，三〇四年晋王朝四任帝司马衷，三五〇年冉魏帝国一任帝冉闵，三五七年前秦帝国三任帝苻坚，四〇九年北魏帝国二任帝拓跋嗣，五三二年【本年】北魏帝国十五任帝元修，一六二八年变民首领张惟元，一七〇六年变民首领朱文非。而永熙也有两次，前一次是二九〇年晋王朝二任帝司马衷）。

元修娶高欢的女儿当皇后，派祭祀部长（太常卿）李元忠，前往晋阳（高欢大丞相府所在，山西省太原市）致送聘礼。高欢设宴招待，谈到往事，李元忠说："从前起义的时候，轰轰烈烈，好不刺激兴奋；近来冷冷清清，没有人理会。"高欢拍掌大笑说："就是你这个人，逼我起兵。"李元忠幽默说："如果说不动你，我会另找说得动的人。"高欢说："说得动的人不怕没有，只怕难以遇到像我这样的老汉。"李元忠说："正是为了难以遇到像你这样的老汉，所以总是守着你，不肯离开。"用手拉起高欢的胡子，纵声大笑。高欢完全了解李元忠言外之意，所以对他十分尊重。

颍川王尔朱兆撤退到秀容（北秀容，山西省朔州市西北），分别把守险要，不断派军南下抢劫抄掠。丞相高欢扬言将大举讨伐，但大军出动后，总是立即停止，前后四五次之多，尔朱兆的戒备，遂跟着懈怠。高欢揣测：




六世纪·五三二年七月至五三三年正月　高欢消灭尔朱兆

明年（五三三年）元旦，尔朱兆一定举行宴会，遂派司令官（都督）窦泰率精锐骑兵发动攻击，一日一夜奔驰三百华里，高欢则率大军主力，随后进发。

五三三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司令官（都督）窦泰突入颍川王尔朱兆大营，尔朱兆大营将领和士卒正大摆筵席，欢度新年，游戏休息，没有戒备，忽然发现窦泰大军闯入，惊恐慌张，纷纷逃走。窦泰追击，追到赤洪岭（山西省离石县东北），再大破尔朱兆军，尔朱兆军官兵不是投降，就是逃散。尔朱兆逃入万山丛中，发现已到绝路，命左右侍从、西河郡（山西省汾阳市）人张亮及仆人陈山提，砍下自己人头，拿出投降，二人不忍心下手。尔朱兆乃格杀自己

所骑的白马，自己在树上吊死。丞相高欢亲自主持尔朱兆丧礼，隆重埋葬。慕容绍宗带着尔朱荣的妻子（应是北乡长公主）、儿女和尔朱兆的残余部众，晋见高欢投降，高欢因过去深受尔朱家培植，所以待她们十分优厚。尔朱兆在秀容（北秀容，山西省朔州市西北）时，左右官员都秘密向高欢表示归附，只张亮没有片纸只字，高欢十分嘉许，命他当丞相府军事参议官（丞相府参军）。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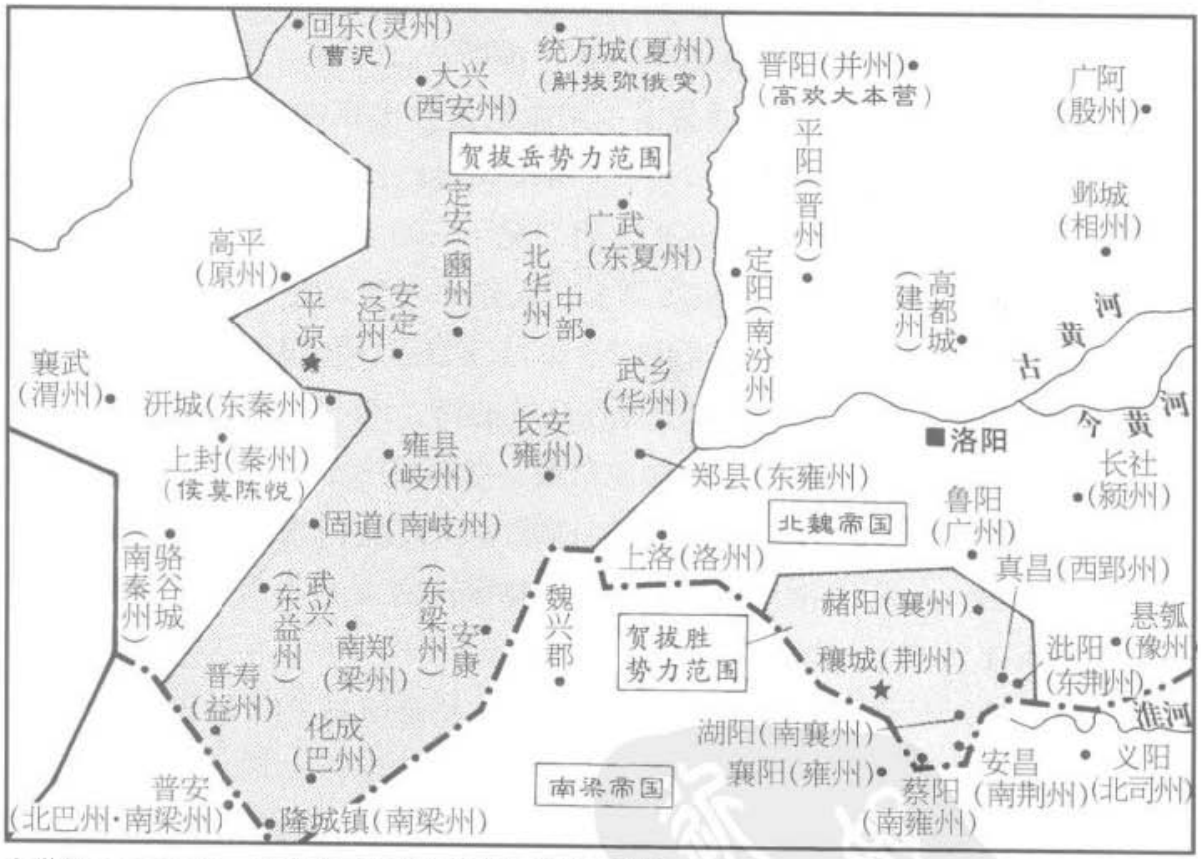
# 一国两帝——北魏再分东西

## 一、宇文泰崛起

五三二年，北魏帝国反抗军政府丞相高欢，向中央政府尔朱帮展开大规模攻击，尔朱帮溃败，中央驻徐州特遣政府全权总监（徐州大行台）尔朱仲远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尔朱仲远的作战司令官（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从滑台（河南省滑县）晋见高欢投降。高欢责备说："你们事奉尔朱仲远，为的是从他那里享受荣华富贵。海誓山盟，有一百次之多，承诺同生共死。上次，尔朱仲远在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叛变（指前年【五三〇年】十一月攻击洛阳），你们是军中领导头目。今年尔朱仲远向南逃亡，你们却把他抛弃。事奉天子（指元子攸）不忠，事奉长官无信，一条狗、一匹马，都认识喂养它的主人，你们连狗马都不如。"遂把二人斩首。

五三三年，春季，正月，北魏帝国总监督长（侍中）斛斯椿听到乔宁、张子期被丞相高欢诛杀消息（参考去年【五三二年】四月），大为惊慌，遂跟南阳王元宝炬、武卫将军元毗以及王思政，秘密建议北魏帝元修相机排除高欢。元毗是拓跋遵的玄孙（常山王拓跋遵参与参合陂之役，参考三九五年八月）。立法院立法官（舍人）元士弼又指控高欢接到诏书时，态度毫不端庄；元修因此大不高兴。斛斯椿劝元修设立内宫司令官及内宫卫队（阁内都督、部曲），增加武官值班人数。于是，值阁将军以下，将领多达数百人，全由从四方挑选出来的勇士充当。元修数次出宫游逛，斛斯椿都亲自指挥部署，另行组成一支战斗部队。从此，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军事

行动，元修只单独跟斛斯椿商讨决定。元修认为中央驻关中（陕西省中部）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手握重兵，乃暗中跟贺拔岳密切结合；元修又派总监督长（侍中）贺拔胜出任三荆等七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三荆等七州诸军事。三荆等七州：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南荆州【州政府设安昌，湖北省枣阳市南】、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南雍州【州政府设蔡阳，湖北省枣阳市西南】、西郢州【州政府设真昌，河南省泌阳县西】、襄州【州政府设赭阳，河南省方城县】、南襄州【州政府设湖阳，河南省唐河县南湖阳镇】），兼荆州（州政府穰城）州长（刺史）。元修打算依靠贺拔胜兄弟拒抗高欢，高欢越发不愉快。



六世纪·五三三年　北魏帝元修扩大贺拔兄弟势力范围

总监督长（侍中）、最高监察长（司空）高乾，当初在信都（冀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省冀州市），老爹逝世，军事紧急，没有时间服完三年之丧（服三年之丧，要辞掉所有官职，在家日夜哭泣）。后来，元修登极，高乾上疏请求解除官职，准他回家守丧。元修下诏准他辞掉总监督长（侍中），但仍保留最高监察长（司空）。高乾虽然上疏请求解职，总以为一定

会被慰留，想不到竟被批准。既然解除总监督长（侍中）职务，遂不能入宫（“侍中”，顾名思义是“宫中侍候”，官位再高，如果不能进宫接近权力魔杖皇帝，便没有权力），政府很多决策，既不被告知，也不能参与，在家一直闷闷不乐。元修既跟高欢貌合神离，希望高乾能改变立场，效忠自己。有一天，在华林园举行宴会，宴会过后，单独留下高乾，对他说：“你家世代忠良（指自高允以来），现在更建立大功，我们相处，名分上虽是君臣，情义上却如同兄弟，最好是对天盟誓，使我们更为和睦。”热情洋溢，不容推辞。高乾说：“我把身体献给国家，怎么敢有二心。”对这件突然出现、尤其由君王主动提出的要求，仓促之间，高乾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而且，也想不到元修会另有打算，遂没有坚决拒绝，而且也没有报告高欢。后来，元修训练内宫卫队，高乾暗中对亲信说：“主上不亲近有功勋的贤明人士，却去集结一些鲁莽闹事的小人物，不断派元士弼、王思政来往关西（函谷关以西），跟贺拔岳举行会议；又派贺拔胜出京（首都洛阳），当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刺史），外表看起来是跟贺拔胜疏远，事实上却是在树立党羽，使他们兄弟（贺拔岳是贺拔胜老弟）接近，希望割据帝国西部，大祸就要爆发，一定先临到我头上。”遂秘密报告高欢。高欢命高乾前来并州（州政府晋阳），面对面检讨时局，高乾因之建议高欢夺取北魏政权，高欢用袖子掩住高乾的嘴，说：“不要胡说八道，我当请求皇上恢复你总监督长（侍中）位置，监督院（门下）的事，全部交付给你。”可是，高欢屡次上疏元修，请求复任高乾当总监督长（侍中），元修屡次不准。高乾知道灾难不能避免，秘密向高欢请求派他当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刺史）。

二月三日，元修任命高乾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任命咸阳王元坦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新任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高乾将前往到任，而北魏帝元修发觉他向高欢曾经告密，乃下诏给高欢，说：“高乾跟我私下订有盟誓，而今竟然反复无常。”高欢听说高乾竟私下跟皇帝盟誓，对高乾也大为厌恶，遂即找出高乾前后抨击时事的一些信件，加以密封，派人送呈元修。元修召见高乾，当着高欢使节的面，斥责高乾，高乾说：“陛下自己先有阴谋，反而说我反复无常。人主要想给臣属戴帽子，臣属如何能免！”元修命高乾自杀（年三十七岁）。元修又下秘密指令：命东徐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州长潘绍业，诛杀高乾的老弟高

敖曹。高敖曹听到老哥噩耗后，在道路上设下埋伏，生擒潘绍业，在袍领里搜出元修的密令；高敖曹遂率十余骑兵，投奔晋阳（山西省太原市），高欢抱住高敖曹的头，痛哭说："天子（元修）诬害最高监察长（司空高乾）！"高敖曹另一老哥高仲密当光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莱州市】）州长（刺史）。元修指令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州政府切断高仲密退路，高仲密从小路逃命，也投奔晋阳（山西省太原市）。高仲密本名高慎，平常只用别名。

七月二十四日，任命前宰相（司徒）贺拔允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

最初，中央驻关西（函谷关以西）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关西大行台）贺拔岳，派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尚书郎）冯景前往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丞相高欢听见贺拔岳的使节来到，大为高兴，说："贺拔公竟然还记得我！"跟冯景歃血结盟，誓言跟贺拔岳情如兄弟（歃，音 shà。歃血，用牲畜血涂口，表示绝不食言）。冯景回到长安（中央驻关西特遣全权政府所在，陕西省西安市），报告贺拔岳说："高欢有无穷奸诈，不可相信。"总部军政官（府司马）宇文泰自动请求当使节，前往晋阳观察高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高欢对宇文泰的相貌大为惊奇，说："这个年轻人，不同平常。"打算留他下来，宇文泰一再请求准他回去报命，高欢批准，可是立刻就又后悔，派人乘驿马车紧急追捕，直到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已来不及，只好空手而返。

宇文泰抵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对贺拔岳说："高欢之所以还没有夺取皇帝宝座，正由于对你们兄弟心怀畏惧。至于侯莫陈悦之辈，不在他的眼中；你只要暗中加强准备，对付高欢，并不困难。而今，费也头手下全副武装的骑兵部队，不少于一万人；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州长（刺史）斛拔弥俄突手中兵力也有三千余人；灵州（州政府设回乐【宁夏灵武县】）州长（刺史）曹泥、河西（陕西省北部）难民首领纥豆陵伊利（纥豆陵，三字姓）等，每人都掌握若干部众，不知道归属哪一方面。你如果率军接近陇山（甘肃及陕西二省交界），控制他们的咽喉，使他们在你的威力下屈服，再用恩惠使他们从内心感激，就可以吞并他们的人马，增加我们的力量。西方跟氐民族、羌民族和平相处，北方安抚沙漠上游牧部落，然后率军返回长安，号召全国拥护中央政府，这是姜小白（桓）、姬重耳（文）的功勋。"贺拔岳大为高兴。再命宇文泰前

往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向北魏帝元修秘密报告这项计划，元修也大为高兴，擢升宇文泰当武卫将军，使他回去报告贺拔岳。

八月，元修任命贺拔岳当雍华二十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二十州之中，可确定以下十八州：雍州、东雍州、华州、北华州、岐州、南岐州、豳州、泾州、夏州、东夏州、梁州，南梁州、东梁州、北梁州、巴州、益州、东益州、南益州。另外二州疑是西安州、灵州），元修又在心前刺出鲜血，派使节送给贺拔岳，作为盟誓凭证。贺拔岳遂率军西上，进驻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声称放牧战马。在强大压力下，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以及费也头部落酋长万俟受洛干、铁勒部落酋长斛律沙门等，都归降贺拔岳；只有曹泥依附高欢。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渭州（州政府设襄武【甘肃省陇西县】）四州州长（刺史），全到平凉集合，接受贺拔岳领导。贺拔岳认为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是边防要塞（跟高欢隔黄河相拒），打算物色一位强有力的州长镇守，大家一致推举宇文泰，贺拔岳说："宇文泰是我的左右手，怎么可以离开！"可是，又物色不到更好的人选，仔细考虑了很久，最后，仍是上疏北魏帝元修，推荐宇文泰担任。

八月十七日（原文误置于九月，据《魏书》改），丞相高欢上疏北魏帝元修，辞让王爵，元修不许。高欢再请求在采邑中分出十万户人家，转封给追随自己在信都（河北省冀州市）起兵讨伐尔朱帮建立功勋的部属，元修批准。

冬季，十二月，丞相高欢，对贺拔岳、侯莫陈悦二人的强大和团结深感忧虑。事务秘书长（右丞）翟嵩说："我能挑拨离间他们的感情，教他们自相残杀。"高欢派他前往。高欢命秘书长（长史）侯景引诱河西（陕西省北部）难民首领纥豆陵伊利投降，纥豆陵伊利拒绝。

五三四年，春季，正月九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东白马寺东】）丞相高欢，进攻纥豆陵伊利所在地河西（陕西省北部），生擒纥豆陵伊利；把整个部落迁到河东（山西省）。北魏帝（十五任孝武帝）元修（本年二十五岁）责备高欢说："纥豆陵伊利既没有叛乱，又没有侵扰邻郡邻州，是帝国的忠臣，大王（高欢）忽然对他采取军事行动，难道不能随便派一个使节，问问中央！"

六世纪·五三四年二月　河曲之变

二月，雍华二十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贺拔岳打算攻击灵州（州政府设回乐【宁夏灵武县】）州长（刺史）曹泥；派司令官（都督）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赵贵前往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询问州长宇文泰的意见，宇文泰说："曹泥一座孤城，跟他的盟友高欢，相隔千山万水，对他用不着担心。而侯莫陈悦（秦州【州政府上封】州长）过度贪心，而又毫无诚意，应该先对付他。"贺拔岳不接受（贺拔岳之急于攻击曹泥，是深恐受到曹泥与高欢的夹击，而且还念及跟侯莫陈悦之间的私人友谊，贺拔岳不是政治挂帅的绝情之辈）。于是，邀请侯莫陈悦在高平（宁夏固原县）举行高阶层会议，讨论

如何行动。而就在这个时候，侯莫陈悦已被翟嵩（参考去年【五三三年】十二月）说服，准备对贺拔岳下手。高平会议后，贺拔岳很多次在没有卫士保护下，跟侯莫陈悦轻松地相聚，交换意见。秘书长（长史）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雷绍警告贺拔岳不可如此疏忽，贺拔岳不理。最后，讨伐大军出动，贺拔岳命侯莫陈悦当前锋先行进发，抵达河曲（宁夏省中宁县东北，黄河弯曲处），侯莫陈悦引诱贺拔岳来自己大营，讨论军事，侯莫陈悦假装肚子痛，起身而去，他的女婿元洪景拔刀出击，斩贺拔岳。贺拔岳左右侍卫四散逃走，侯莫陈悦派人向贺拔岳部众宣布："我接到皇上（元修）特别指示，只诛杀贺拔岳一人，各位不要畏惧。"大家相信他的说法，都不敢乱动。可是，侯莫陈悦却突然间精神恍惚，不敢接管贺拔岳的部众；反而率领自己的军队，仓促撤退到陇山一带，驻扎水洛城（甘肃省庄浪县）。贺拔岳部众溃散后，逃回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司令官（都督）赵贵晋见侯莫陈悦，请求交出贺拔岳尸体安葬，侯莫陈悦允许。贺拔岳既死，侯莫陈悦军中互相庆贺，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薛憕，私下对他的亲人说："侯莫陈悦没有才干智慧，而竟敢谋害良将，我们就在今天注定当别人的俘虏，还有什么可以庆祝！"薛憕是薛真度的堂孙（薛真度事，参考四九四年十二月）。

贺拔岳的部众逐渐归队，但群龙无首，各将领中，司令官（都督）、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寇洛年纪最大，推举他统御各军，而寇洛素来缺少威望和谋略，不能促使大家团结，有自知之明，自己请求退避。赵贵说："宇文泰英明智慧，超过当世，无论远近，都诚心归附，他赏罚严明，士卒甘心效命疆场，如果派人迎接，拥护他当统帅，大事可以完成。"将领中有人打算向南征召贺拔胜（荆州【州政府穰城】州长，贺拔岳的老哥），有的打算向东禀告洛阳中央政府；讨论复讨论，一时不能决定。司令官（都督）、盛乐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人杜朔周说："远水救不了近火，今天面对如此严重的变局，除非宇文泰，没有人可以使我们渡过难关。赵贵将军的话完全正确，请准许我轻骑前往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报告我们的哀痛，并且迎他西上。"大家同意，遂派杜朔周快马奔往夏州，征召宇文泰。

宇文泰接见杜朔周，立即跟将领、参谋、宾客，共同商议如何应变。前中级资政官（太中大夫）、颍川郡（河南省长葛县）人韩褒说："这是上天赐给你的恩典，有什么怀疑？侯莫陈悦不过井里的青蛙，阁下如果前往，

手到擒来。”大家认为：“侯莫陈悦现驻水洛（甘肃省庄浪县），距平凉（甘肃省华亭县）不远，如果他已经吞并贺拔公的部众，对付他就非常困难，希望按兵不动，静观变化。”宇文泰说：“侯莫陈悦既谋害大军统帅，就应该乘势进占平凉，却竟然退到水洛城，就可看出他是一个无能之辈。最难得到而又最容易从手指缝中溜走的，是时机，如果不早日接管大军，人心可能离散。”

夏州（州政府统万）司令官（都督）弥姐元进（弥姐，复姓）是一州最大的豪门强族，暗中准备响应侯莫陈悦。宇文泰得到情报，跟作战司令官（帐下都督）高平（宁夏固原县）人蔡佑密谋逮捕弥姐元进。蔡佑说：“弥姐元进可能会疯狂反扑，不如直截了当诛杀。”宇文泰说：“对大事你有决断。”于是，召集弥姐元进等参加军事会议，宇文泰说：“陇西（陇山以西）盗贼（指侯莫陈悦）叛乱谋反，大家应同心合力讨伐才对，可是竟有人有相反的想法，不知什么缘故?”蔡佑身披铠甲，提刀入帐，眼如铜铃，向各将领咆哮说：“早上在一起同谋，晚上就变了心，还能算是‘人’！今天，定当砍下奸邪的头颅!”全体都俯身叩头说：“希望查明是谁!”蔡佑大声呵责弥姐元进，挥刀斩首，同时诛杀他的党羽，遂跟各将领共同盟誓，讨伐侯莫陈悦。宇文泰十分感动，对蔡佑说：“我把你当做儿子，你能不能把我当做父亲!”

宇文泰跟总部的官员，轻装飞马，奔往平凉，命杜朔周先率军据守弹筝峡（甘肃省平凉市西北）。当时，民心一片混乱，惊慌恐惧，纷纷逃避，军队士卒争着想乘机抢劫，杜朔周说：“宇文公在为天下人民，讨伐罪魁，怎么可以帮助盗贼（指侯莫陈悦），虐待人民!”对难民加以安抚，放他们逃走，远近无不心悦诚服，宇文泰听到消息，对他嘉勉。杜朔周本姓赫连，曾祖父赫连库多汗，因逃避灾难，才改姓杜；宇文泰命他仍恢复原姓赫连，命名赫连达（赫连本是五胡乱华十九国的胡夏帝国皇族姓氏，参考四一三年三月）。

丞相高欢命侯景招收贺拔岳的部众，抵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跟宇文泰相遇，宇文泰对他说：“贺拔公虽然死亡，宇文泰还在，你的目的是什么?”侯景吃了一惊，说：“我不过是一支箭，身不由主，由人发射。”即行折回。

宇文泰抵达平凉，哭祭贺拔岳，十分哀恸，将士们既悲又喜。

高欢再派侯景与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鲜卑人（代郡人）张华原，

义宁郡（山西省沁源县）郡长、太安郡（内蒙古固阳县）人王基，前往安抚慰劳宇文泰，宇文泰拒不接受，而且打算把他们扣留，说："你们如果肯留下来，我们同享荣华富贵，不然，你们的性命，到今天为止。"张华原说："你用死亡威胁使节，我不会恐惧。"宇文泰遂送他们出境。王基回去后，对高欢说："宇文泰一代英雄豪杰，请在他的势力还没稳定时，把他消灭。"高欢说："你没有看见贺拔岳、侯莫陈悦？我当使用计谋，坐在这里把他们除掉。"

北魏帝元修听到贺拔岳的死讯，派武卫将军元毗前往慰劳贺拔岳的部众，并征调他们入京（首都洛阳），也同时召见侯莫陈悦。元毗抵达平凉（甘肃省华亭县）时，军中已拥护宇文泰当统帅。侯莫陈悦既附和丞相高欢，当然不肯接受皇帝诏书。宇文泰请元毗带上奏章，声称："贺拔岳忽然遭受谋杀，死于非命。司令官（都督）寇洛等，推选我暂时主持军政。陛下命贺拔岳部队回京（首都洛阳），现在，高欢的部队已到河东（山西省西南部），侯莫陈悦仍停留水洛城（甘肃省庄浪县）。贺拔岳部众士卒，都是西方人士，依恋自己的家乡，如果强迫他们前往京师（首都洛阳），侯莫陈悦在背后尾追，高欢在前面堵截，恐怕会发生使帝国衰败、使人民痛苦的情况，损失更大。请稍微放宽时限，容我对士卒慢慢加以说服，逐渐向东移动。"元修遂命宇文泰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统率贺拔岳旧部。

最初，贺拔岳任命东雍州（州政府设郑县【陕西省华县】）州长（刺史）李虎当左翼总司令官（左厢大都督），贺拔岳被杀后，李虎投奔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建议荆州州长（刺史）贺拔胜接收老弟的部队，贺拔胜不采纳。李虎听说宇文泰已经继承贺拔岳的位置担任统帅，遂自荆州（州政府穰城）北返，再投奔宇文泰，走到阌乡（河南省灵宝县西。阌，音wén），被高欢的别动部队将领捕获，送到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北魏帝元修正打算控制关中（陕西省中部），得到李虎，大为高兴，任命他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赏赐大量金银财宝，命他前往投靠宇文泰。李虎是李歆（西凉王国二任王）的玄孙（李歆被杀事，参考四二〇年七月）。

宇文泰写信给侯莫陈悦，斥责说："贺拔公（贺拔岳）对帝国有很大贡献，你既没有名望，又没有品德，贺拔公推荐你当中央驻陇右（陇山以西）特遣政府总监（陇右行台。此事《通鉴》没有记载）。高家班专权独断，你跟贺拔公一同接受皇上（元修）密旨，屡屡缔结盟约，可是你却甘

愿充当国贼（指高欢）的党羽，共同危害皇家祖庙。涂到口边的血（歃血）还没有干，杀人的利刃已经出击。现在，我和你都接到诏书，征召回京（首都洛阳），是进是退，全看你的决定。你如果东下陇山，我自然会从北道前往。你如果像老鼠一样东张西望，不马上下定决心，那么，不久我们就要相见。”

元修征求宇文泰对于安定秦陇地区（甘肃省南部）的方略，宇文泰上疏说：“最好是征调侯莫陈悦到中央政府任职，或者命他当瓜州（州政府设敦煌【甘肃省敦煌市】）或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的州长（刺史）；不然的话，最后终会惹出祸事。”

原州（州政府设高平【宁夏固原县】）州长史归，一向受贺拔岳的宠爱和信任，可是，河曲之变，反而效忠侯莫陈悦。侯莫陈悦派部将王伯和、成次安率军二千人，进入原州（州政府高平）协防。宇文泰派司令官（都督）侯莫陈崇率轻装备骑兵一千人奇袭。侯莫陈崇在黑夜掩护下，只带骑兵十人抵达城下，其他部众，都在附近埋伏。史归看见他的人数太少，没有放在心上，毫不戒备。侯莫陈崇遂乘势突入，控制城门。高平县长、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李贤和老弟李远穆，在城中作为内应；于是内外夹攻，杀声震天，伏兵也发动攻击，遂生擒史归、成次安、王伯和等，送回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宇文泰上疏推荐及任命侯莫陈崇当原州（州政府高平）总部执行官（行原州事）。

三月，宇文泰率军讨伐侯莫陈悦，进驻原州，各路兵马，集合完成。

## 二、斛斯椿挑拨

五三四年，夏季，四月，北魏帝国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州长、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人李弼，建议侯莫陈悦说：“贺拔公（贺拔岳）没有罪，你却把他杀害，又不能接管安抚他的部队。而今，他们拥护宇文泰当首领，宣称为主报仇，这种声势，难以抵抗。你最好是解除兵权，向他们道歉。如果不如此，定有大祸。”侯莫陈悦拒绝。

宇文泰向侯莫陈悦发动攻击，留侄儿宇文导当司令官（都督），镇守原州（州政府高平），而亲自率军进入山区。宇文泰军纪严明，对生命财产，没有一丝一毫侵犯，人民大为欢悦。大军穿出木峡关（高平城西南），天寒地冻，落雪深达二尺，宇文泰加倍速度行军，大出侯莫陈悦意料。侯莫陈

悦得到报告后，撤退到略阳（甘肃省秦安县东北），留一万人守水洛城（甘肃省庄浪县），宇文泰到达，水洛城即向宇文泰投降。宇文泰派数百名轻装备骑兵，直扑略阳，侯莫陈悦放弃略阳，退守上邽（即上封，秦州州政府所在县，甘肃省天水市），征调李弼协助抵抗宇文泰。李弼知道侯莫陈悦一定失败，秘密派人晋见宇文泰，表示愿做内应。而侯莫陈悦已放弃上邽，逃入南方山区，把守险要。李弼对侯莫陈悦的部队说："侯莫陈公打算回秦州（州政府上封），你们为什么不收拾行装！"李弼的妻子是侯莫陈悦妻子的姐妹，所以，大家相信他的权威，纷纷奔向上邽。而李弼已先控制城门，接待安置这些投奔的将士，献出城池，向宇文泰投降；宇文泰即任命李弼当秦州（州政府上封）州长（刺史）。当天夜晚，侯莫陈悦率军出击，而军中忽然大为惊恐，霎时间四散逃亡。侯莫陈悦性情一向猜忌，大军瓦解后，更不准左右侍从走近自己，只跟他的两个弟弟和儿子，以及参与谋害贺拔岳的智囊七八人，放弃军队，一同逃走，一连数天，东奔西跑，连自己都不知道目的地何在。左右劝他前往灵州（州政府设回乐【宁夏灵武县】）投靠灵州州长曹泥，侯莫陈悦同意，遂自己骑骡，命其他的人都步行跟随，打算出六盘山（宁夏隆德县东北），前往灵州。宇文泰派原州（州政府高平）司令官（都督）贺拔颖追捕。侯莫陈悦望见追兵，就在路边上吊自杀。

宇文泰进入上邽，延揽薛悝当记录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接收侯莫陈悦的仓库，金银财宝堆积得跟山一样高，宇文泰不要一针一线，全部赏赐给将领士卒。左右侍从偷了一个银瓮回来，宇文泰得到报告，立即处罚他，把银瓮打碎，赏赐给将士。

侯莫陈悦的党羽、豳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州长孙定儿据守州城，不肯投降，拥有部众数万人。宇文泰命司令官（都督）、中山郡（河北省定州市）人刘亮发动奇袭。孙定儿认为宇文泰的大军距自己还远，所以没有戒备。刘亮先在州城附近一座高岭上，竖起大旗，亲自率二十名骑兵奔驰，闯进城门。孙定儿正在大宴宾客，喝酒取乐，猛抬头看见刘亮，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是好。刘亮下令攻击，左右士卒遂斩孙定儿。刘亮遥指城外高岭上的大旗，吩咐两名骑兵："出去召集大军！"城中部队全都震恐顺服，不敢反抗。

最初，故"氐王"杨绍先（"仇池国"灭亡，杨绍先被擒事，参考五〇六年正月），利用北魏帝国内乱，无暇西顾，逃回武兴（陕西省略阳

县），仍称“氐王”。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州长（刺史）李叔仁被变民军生擒，氐民族部落、羌民族部落、吐谷浑汗国（青海省）侨民鲜卑民族部落，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纷纷聚众起兵，反抗政府。东从南岐州（州政府设固道【陕西省凤县】），西到瓜州（州政府设敦煌【甘肃省敦煌市】）、鄯州（州政府设乐都【青海省乐都县】），变民集团连跨数州，各自占领郡县，数目多到无法统计。宇文泰调李弼镇守原州（州政府设高平【宁夏固原县】）；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州长拔也恶蚝（拔也，复姓。蚝，音 háo），镇守南秦州（州政府设骆谷城【甘肃省西和县南】）；渭州（州政府设襄武【甘肃省陇西县】）州长可朱浑道元（可朱浑，三字姓）镇守渭州（既在渭州，而又镇守渭州，如非有误，当是加授军权）；命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赵贵当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总部执行官（行秦州事）；然后征收豳州（州政府设定安【甘肃省宁县】）、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东秦州（州政府设汧城【陕西省陇县】）、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四州的粮食，供应军需。杨绍先大为恐惧，把妻子儿女送到政府，充当人质。

夏州总部秘书长（长史）于谨向宇文泰建议说：“你据有关中（陕西省中部）险要地区，军队勇敢，土地肥沃。而今，天子（元修）身在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受一群凶恶之徒（指高欢等）的压迫，如果能够呈献你的诚心敬意，分析时局的演变及利害，请迁都关右（函谷关以西地区），则对上挟持皇帝，对下指挥群雄，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叛乱，这正是姜小白（桓）、姬重耳（文）的事业，千载难逢的时机！”宇文泰对他的意见至为欣赏。

丞相高欢听到宇文泰平定秦陇（陕西省及甘肃省南部），派使节送上厚礼，用卑微的措辞，表示愿结盟友。宇文泰拒不接受，把高欢的信加上封套，派司令官（都督）、济北郡（山东省东阿县东南）人张轨呈献北魏帝元修。总监督长（侍中）斛斯椿问张轨说：“高欢阴谋叛乱，连路上行人都知道。人心所仗恃的，只有西方（指宇文泰），不知道宇文泰比贺拔岳如何！”张轨说：“宇文泰文能治国，武能平乱。”斛斯椿说：“如果能像你形容的，那真是可以依靠。”

元修命宇文泰派二千名骑兵驻防东雍州（州政府设郑县【陕西省华县】），在声势上支援，同时命宇文泰率领主力，稍稍向东移动。宇文泰任

命总司令官（大都督）、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梁御当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率五千名步骑兵自平凉（甘肃省华亭县）先行东下。最初，丞相高欢派司令官（都督）、太安郡（内蒙古固阳县）人韩轨率军一万人进驻蒲阪（山西省永济市），支援侯莫陈悦。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贾显度，派出船舶迎接。梁御派人晋见贾显度，说服贾显度归附宇文泰，贾显度遂出城欢迎梁御，梁御进入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元修任命宇文泰当总监督长（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关西总司令官（关西大都督），封略阳县公爵，代表皇帝行使职权（承制）。宇文泰乃任命寇洛当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州长，李弼当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前略阳郡（甘肃省秦安县东北）郡长（太守）张献当南岐州（州政府设固道【陕西省凤县】）州长。南岐州原任州长卢待伯拒绝解职，宇文泰派轻装备骑兵突击，生擒卢待伯。

总监督长（侍中）封隆之警告丞相高欢说："斛斯椿等现在京师（首都洛阳），一定会闯出大祸。"封隆之跟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孙腾争着要娶北魏帝元修的妹妹平原公主，而最后平原公主嫁给封隆之。孙腾遂把封隆之的话，泄漏给斛斯椿，斛斯椿报告元修，封隆之大为恐惧，逃回家乡（勃海郡蓨县【河北省景县】。蓨，音 tiáo）；高欢邀请封隆之前往基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正巧，孙腾身带佩剑，强行入宫，同时又擅自诛杀监察官（御史），恐怕受到处罚，也逃奔高欢。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娄昭因病辞职，回到晋阳。北魏帝元修遂命斛斯椿兼中央禁军总监（兼领军）；对河南（黄河以南）、关西（函谷关以西）各州司令官（都督）及州长，都改派新人担任。当时，华山王元鸷是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州长，高欢命徐州总司令官（徐州大都督）邸珍，接管城防（邸珍讨伐东徐州变民事，参考去年【五三三年】十一月）。建州（州政府设高都城【山西省晋城市】）州长（刺史）韩贤、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蔡俊都是高欢的党羽（参考五一九年二月）。元修下诏撤销建州（州政府高都城），借以排除韩贤；又命监察官（御史）弹劾蔡俊，而派汝阳王元叔昭接替。高欢上疏说："蔡俊对帝国有大功勋，不应夺取他的官位；汝阳王（元叔昭）品德高尚，应当大州州长；我的弟弟高琛，当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可以免职，由汝阳

王（元叔昭）接任。”元修不同意。

五月五日（原文“丙子”，据《魏书》改），元修增设贵族子弟禁卫别动军（勋府庶子廂别）六百人，又增设骑兵军官禁卫别动军（骑官廂别）二百人。

元修打算攻击晋阳（高欢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

五月十日，元修下诏戒严，宣称：御驾准备亲征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征集黄河以南各州人马，在洛阳举行盛大检阅，南自洛水，北到邙山，布满营帐，元修全副武装，跟斛斯椿亲自阅兵。

六月六日，元修下密诏给丞相高欢，说：“宇文泰、贺拔胜，有背叛的阴谋，所以我表面上假装南征，事实却是在暗中对付他们。大王（高欢）应该在声势上援助。读过之后，把此诏书烧掉。”高欢上疏说：“荆州（贺拔胜）、雍州（宇文泰）既然要叛离中央，我已秘密动员人马三万，横跨黄河，向西出击。又命恒州（州政府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州长库狄干等，率军四万，自来违津西渡黄河（渡口应在山西省河曲县南，渡河之后，就可攻击夏州【州政府设统万城，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娄昭等率军五万讨伐荆州（贺拔胜）；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州长尉景等率山东（太行山以东）武装部队七万、骑兵突击队（突骑）五万，南下讨伐江左（南梁帝国），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等候进一步指示。”元修知道高欢已洞察他的阴谋，只好把高欢的奏章拿出来，交给高阶层官员讨论，打算阻止高欢行动。高欢在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总部（大丞相府）也召集高级幕僚会议，再向元修上疏，说：“我承受陛下宠信的弄臣家奴伤害，他们从中挑拨离间，遂使陛下一夕之间，对我兴起怀疑猜忌。我如果胆敢辜负陛下，愿身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陛下如果相信我这份赤心，就请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对一二谄媚分子鲨鱼群，希望能够考虑逐出政府。”

六月十六日，元修命总司令官（大都督）源子恭驻防阳胡（山西省垣曲县东南），汝阳王元暹驻防石济（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又命仪同三司（宰相级）贾显智当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刺史），率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斛斯元寿向东进军，夺取济州。斛斯元寿是斛斯椿的老弟。被元修免职的济州州长蔡俊拒绝交出权柄；元修越发愤怒。

六月二十日，元修再摘录中央政府文武官员对政局所提出的意见，回

答高欢的指控，命立法院立法官（舍人）温子升撰写皇家指令，下达高欢，说："我没有动用一尺长的兵器，安坐在那里，就当上天子，正符合俗语所形容：生我的是父母，使我尊贵的是高王（高欢）。我如果无缘无故背弃高王（高欢），计划征伐大事，我也甘愿身受上天惩罚，子孙灭绝，像你所发的誓言一样，近来因担忧宇文泰变乱，贺拔胜响应，所以下令戒严，打算跟大王互相支援。经过一段时间，而今，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动，发现并没有背叛迹象。至于东南地区（南梁帝国）不肯顺服，时日已久，并不自今天开始，可是我们的户口，却减少一半，不应该再主张一切都用武力解决。我十分愚昧，不知道谄媚分子鲨鱼群是谁？不久之前，诛杀高乾（参考去年【五三三年】三月），岂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可是大王面对高昂（高敖曹），竟忽然说他老哥冤死；人们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这么容易欺骗！就像我曾经听说，库狄干告诉大王：'本来打算挑选一个软弱的当君王，想不到挑选了一个年长的，竟然不肯听话，只要给我十五天时间，就可以把他废除，再另外挑选一个。'说这种话的人，应是大王面前有功勋的人物，谄媚分子鲨鱼群，怎么敢说这种话。去年（五三三年），封隆之叛变逃亡；今年，孙腾也叛变逃亡，大王对二人既不加以处罚，又不押解送回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如此行径，谁不奇怪；大王如果对皇家赤胆忠心，为什么不砍送两颗人头。大王在奏章上虽然强调西攻宇文泰，可是事实上，却四路大军并发，有的南下洛阳、有的东向江左（南梁帝国），说这种话的人连自己都会诧异，听到的人怎么会不惊疑。大王如果心平气和地安坐北方，我这里纵然有百万大军，也没有冒犯大王的野心。大王军旗如果指向南方，我纵然没有一匹马、没有一辆车，也打算赤手空拳，抵抗到死。我的品德本来不高，但大王既命我坐上宝座，人民没有知识，或许认为我能担当大任。假设被别人谋害，势将暴露我的罪恶；不如死在大王之手，无论被囚被辱，或被剁成粉末，都没有一点遗恨。本来希望君臣成为一体，像符信一样的密合，想不到今天疏远到如此地步。"

中军将军王思政建议元修说："高欢心里的想法，十分明显。洛阳不是一个理想的战场，只宇文泰效忠皇家，我们不妨前往投奔，再回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何必担心不能胜利。"元修同意，派高级事务顾问官（散骑侍郎）、河东郡（山西省永济市）人柳庆前往高平（宇文泰驻地，宁夏固原县），晋见宇文泰，共同讨论时局，宇文泰请求迎接皇帝御驾，柳庆回洛阳后，报告元修，元修秘密询问柳庆的意见："我打算投奔荆州（贺拔

胜），如何?”柳庆说：“关中（陕西省中部）形势险要，宇文泰才干谋略，都可以信赖。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没有险要可守，南方又跟贼寇（南梁帝国）相邻，深受压迫，我愚昧地看不出那里是个好地方。”元修又问内宫司令官（阁内都督）宇文显和，宇文显和也劝元修西上。当时，元修普遍征调各州郡军队，东郡（滑台，河南省滑县）郡长、河东郡（山西省永济市）人裴侠率领他的部众，抵达洛阳，王思政征求他的意见：“而今，当权大臣擅自发号施令，皇家地位日渐卑微，应该怎么办?”裴侠说：“宇文泰受三军拥护，身居‘百二’形势盛地（《史记·汉高祖纪》：“秦国【古秦国包括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南部】，是一个地理条件极为优越的国家，有山岳河川的险要，远在中原千里之外，武装部队百万，秦国有百二。”“百二”二字意义不明，可能是别的国家武装部队有一百万，秦国则有一百二十万，因山川形势，就可抵二十万雄师）。手拿利刀，怎么可以把刀柄交给别人。如果前往投奔，恐怕跟为了逃避水淹，却跳进火坑一样。”王思政说：“那应该怎么办?”裴侠说：“讨伐高欢，立即大祸临头；西奔宇文泰，将来后患无穷；无可奈何中，且到关右（函谷关以西），从长计议。”王思政同意，遂把裴侠推荐给元修，元修任命裴侠当左翼警卫指挥官（左中郎将）。

最初，丞相高欢认为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不断受到战乱破坏，已残破不堪，打算把中央政府迁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元修反对，说：“高祖（七任帝元宏）定都黄河、洛水之间，作为千年万世的基业，大王既心存皇家，最好仍遵守五世纪九〇年代以后的传统。”高欢才不坚持。现在，高欢再度考虑迁都，于是派三千名骑兵驻防建兴（山西省晋城市北），同时增加河东（山西省永济市）及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的军事力量，下令所控制的各州州政府，把“和籴”的存粮，全部运往邺城集中（籴，音 dí。买入粮食称“籴”。“和籴”，顾名思义，是用商业手段买入粮食。“和籴”一词，因高欢对元修反击，而出现史书，这项制度可能由北魏帝国创设。由政府出钱向民间购买粮食，供应军需，价格由双方议定，贵则买方不买，贱则卖方不卖，所以称为“和籴”。可是不久，政府无钱【连官员薪俸都七折八扣，甚至不给，哪有余钱购粮】，就变质成为摊户摊派，限期缴纳，人民所受痛苦，超过正式赋税）。元修再下指令给高欢，说：“大王如果有意使人心平静，消除人们的议论斥责，只要撤退进驻河东（山西省永济市）的军队，取消设在建兴

（山西省晋城市北）的指挥部，把集中在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的和籴粮食退回各州，阻止增援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的军队前进，命蔡俊（济州州长）交出州长（刺史）官位，邸珍退出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士卒复员，战马散入林野，人民各自从事各自的行业。如果缺少粮食，当另派人运上；则挑拨离间的人，自然张口结舌，使人猜疑和后悔的事情，自不会发生，大王安心地高卧太原（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我则双手袖起来安坐洛阳。大王如果使马头朝向南方，询问九鼎的轻重（《左传》〈前六〇六年〉：楚王国六任王【庄王】半侣，向北方攻击陆浑蛮族【河南省伊川县一带】，兵临当时周王朝首都洛阳，周王朝二十五任王【定王】姬愉大为惊慌，派贵族姬满出城劳军，半侣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姬满紧张说："周政府虽然衰弱，但上天眷顾他的心意，并没有改变，九鼎的大小轻重，不必打听。"三代时代【夏商周】，把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半侣询问九鼎大小轻重，后世遂作为谋取帝王宝座的代名词），我虽然不懂军事，但为了帝国政府和皇家祖庙，想不反抗也不可能。决定和战的权力，握在大王之手，我已无法控制。兴筑万丈高山，只因差最后一箩筐土而竟然崩溃，希望双方都能珍惜。"高欢上疏猛烈抨击宇文泰、斛斯椿罪大恶极。

元修擢升前来首都洛阳朝见的广宁郡（山西省沁水县西）郡长、广宁人任祥，兼任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尚书左仆射），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任祥大为惊恐，放弃官位逃走，渡黄河奔往郡城备战，等待高欢大军南下。元修遂命从北方来的文武官员，或回北方，或留京师（首都洛阳），自由决定。于是发表正式文告，列举高欢罪状，征召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贺拔胜前来洛阳。贺拔胜询问太保府秘书（太保掾）、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卢柔应怎么办，卢柔说："高欢犯上作乱，你应该发动可能发动的力量，增援首都，跟高欢一决胜负，生死不悔，这是上等策略。北方增加鲁阳（河南省鲁山县）防务，南方吞并古楚王国疆土（包括今湖北省中部北部等，此时都是南梁帝国版图）；东方联络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西方跟关中（宇文泰）结盟。手握百万武装部队，静观时局变化，等待机会出动，是中等策略。把三荆地区（指贺拔胜军区所辖的七个州，参考去年【五三三年】正月），呈献给梁国（南梁帝国），请求他们庇护，则终身功名，一时都毁，是下等策略。"贺拔胜微笑，不作回答。

元修任命宇文泰兼任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中央驻关西（函谷关以西）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关西大行台），应许把妹妹冯翊长公主嫁给宇文泰，对宇文泰大营司令官（帐内都督）、秦郡（陕西省礼泉县）人杨荐说："你回去告诉总监（宇文泰），派骑兵迎接我！"任命杨荐当值阁将军。宇文泰派前秦州（州政府设上封【甘肃省天水市】）州长（刺史）骆超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轻装备骑兵一千人，协防洛阳；又命杨荐跟秘书长（长史）宇文测，出关迎接元修。

丞相高欢召回他的老弟、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州长高琛，命他镇守基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由秘书长（长史）崔暹当他的助手。崔暹是崔挺的儿子（此崔暹不是五二四年七月被破六韩拔陵击败的崔暹。崔挺，参考四九六年闰九月）。高欢动员大军南下，向他的部队宣布说："我因为尔朱帮专权乱政，所以在海内倡导大义，拥护皇上（元修），赤胆忠心，人神共鉴。想不到硬被斛斯椿挑拨陷害，把赤胆忠心，当成叛逆，今天我们南下的目的，只诛杀斛斯椿一人。"命高敖曹充当前锋。宇文泰也向各州郡传递文告，列举高欢的罪行，亲自率军从高平（宁夏固原县）出发，前锋进驻弘农（恒农，河南省灵宝县东北）。贺拔胜率军北上，驻防汝水（仅出荆州边界，即不再前进）。

## 三、元修西奔

五三四年，秋季，七月九日，元修开始计划西奔，亲自指挥大军十余万驻防黄河大桥；命斛斯椿当前锋，在邙山北麓构筑营垒。斛斯椿请求准许他率精锐骑兵二千人夜渡黄河，乘高欢部众行军疲劳，发动突袭。元修起初非常赞成，可是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杨宽警告元修说："高欢以臣属的地位讨伐君王，什么事做不出来！今天，一旦把军队交给别人，恐怕发生其他变化。斛斯椿北渡黄河，万一击败高欢，建立功勋，是消灭一个高欢，又生出另一个高欢。"元修遂命斛斯椿取消出击。斛斯椿叹息说："最近，荧惑星进入南斗星（胡三省注："《晋书·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庙也。将有天子之事，占于斗。荧惑，罚星，入之，天子不安其位，后所谓'天子下殿走'是也。"事属天文，完全看不懂），皇上相信左右的谗言，不用我的计谋，岂不是上帝的旨意！"宇文泰接到报告，对左右说："高欢强行挥军南下（他必须在宇文泰到达洛阳之前，到达洛阳），几天时

间，走八九百华里（晋阳与洛阳二地航空距离三百三十公里），正是军事家最大的忌讳，中央自应乘他们疲惫，发动攻击。可是，皇上身负天下重任，不能北渡黄河亲自作战，只图沿岸据守。黄河长达万里，戒备十分困难，一个地方突破，大势一去不返。”即命总司令官（大都督）赵贵当中央驻敌后特遣政府总监（别道行台），自蒲阪（山西省永济市）东渡黄河，直接攻击高欢根据地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另派总司令官（大都督）李贤率精锐骑兵一千人，继续增援洛阳。

六世纪·五三四年七月　北魏帝元修西奔

元修命斛斯椿会同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长孙稚、总司令官（大都督）颍川王元斌之镇守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长孙子彦镇守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贾显智、斛斯元寿镇守滑台（河南省滑县）。元斌之是元鉴的老弟（安乐王元鉴事，参考五二四年九月）。长孙子彦是长孙稚的儿子。高欢命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州长（刺史）窦泰攻击滑台（河南省滑县），建州（州政府设高都城【山西省晋城市】）州长韩贤攻击石济（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窦泰跟贾显智在长寿津（河南省浚县东北古黄河渡

口）接触，贾显智和窦泰私通消息，约定投降高欢，遂率军后退；参谋长（军司）元玄发觉情况有异，飞马奔回，请求援救，元修派总司令官（大都督）侯几绍（侯几，复姓）前往，在滑台东会战，贾显智阵前叛变，投降窦泰，侯几绍遂战死。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田怙，做高欢的内应，高欢率军秘密进入野王（河内郡郡政府所在县，河南省沁阳市），元修得到情报，诛杀田怙。高欢继续南下，距黄河北岸十余华里，再派使节晋见元修，口述高欢的忠诚，元修不理。

七月二十六日，高欢率军渡过黄河。

元修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御前会议，征求大家意见。有人主张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有人主张向南依靠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贺拔胜，有人主张向西依靠关中（指宇文泰），有人主张固守洛口（洛水注入黄河处，河南省巩县东北），议论纷纷，不能决定。颍川王元斌之跟斛斯椿在前线争权，不能占上风，就抛弃他的军队，奔回首都洛阳，编了一套谎话，报告元修说："高欢大军已到！"

七月二十七日，元修派使节传令斛斯椿回军；遂率南阳王元宝炬、清河王元亶、广阳王元湛，在五千名骑兵保护下，出洛阳城，住宿淬瀍水西岸（瀍水，洛水支流）。元宝炬别墅供养的佛教和尚（南阳王别舍沙门）惠臻，携带皇帝玉玺，手拿千牛刀，在元修身旁警戒（保护玉玺，应由掌玺官；保护皇帝，应由禁卫军；二者均不见，却由一个僧侣负责，显出元修的猜忌及宫廷的混乱）。武装部队士卒知道元修将西赴关中（陕西省中部），当天夜晚，逃走的超过一半；连元亶、元湛也都逃回。元湛是元深的儿子（广阳王元深【元渊】被葛荣所杀，参考五二六年九月）。武卫将军、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人独孤信，单人匹马，追随元修，元修叹息说："你离开父母，抛弃妻子儿女，'乱世识忠臣'，岂是一句虚话！"

七月二十八日，元修动身，向西投奔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在崤山道中，跟宇文泰所派增援洛阳的总司令官（大都督）李贤相遇。

七月二十九日，高欢进入首都洛阳，居庄永宁寺（在洛阳城内，宫城之南），派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娄昭等追赶元修，请求元修东返。元修所派镇守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长孙子彦不能抵挡，放弃城池逃走。高欢所属大将高敖曹率精锐轻装备骑兵，追赶到陕城以西，没有赶上。元修挥动马鞭，纵马狂奔，途中不但粮食缺乏，连米汤都没有，两三天之久，侍从官员们只有饮食涧水。好不容易逃到湖城（河南省灵宝县西，西汉王

朝庆太子刘据被杀处；参考前九一年八月），有居民王思村拿馒头（麦饭）及茶水，呈献元修；元修大为高兴，命免除王思村田赋差役十年。进抵稠桑（灵宝县西北【湖城西】），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总司令官（潼关大都督）毛鸿宾在路旁迎接，呈献酒肉，侍从官员才得以吃饱喝够。

八月四日，丞相高欢在洛阳召集高阶层文武官员会议，高欢说："当一个臣属，事奉主上，应改正弊端，拯救危难。如果平常日子不作规劝，皇上出京（首都洛阳）又不陪伴；太平时沉醉在争权夺利之中，紧急时则自己先行拔腿逃走，节操安在？"大家面面相觑，不能回答；兼国务院左执行长（兼尚书左仆射）辛雄说："皇上（元修）一直跟他身旁亲信商讨大事，不允许我们参与。等到圣驾（元修）西上，如果追随，恐怕行迹又像奸党；留下来事奉大王，又责备我们不能追随。我们无论进退，都逃不出处罚。"高欢说："你们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应该以身报国，谄媚分子马屁精当权，你们可有一句规劝皇上的话？使帝国弄到今天这种地步，谁该负责？"下令逮捕辛雄及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叱列延庆、兼国务院文官部长（兼吏部尚书）崔孝芬、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刘廞、兼国务院财政部长（兼度支尚书）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人杨机、总顾问长（散骑常侍）元士弼，全部诛杀。崔孝芬的儿子、宰相府参谋指挥官（司徒从事中郎）崔猷从小路逃到关西（函谷关以西），元修命他兼任监督院奏事官（奏门下事）。高欢推举宰相（司徒）、清河王元亶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代表皇帝行使职权（承制），裁决中央政府大事，在国务院（尚书省）办公。

中央驻关西（函谷关以西）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关西大行台）宇文泰，派赵贵、梁御率重装备骑兵两千人，迎接元修，沿黄河西进。元修对梁御说："黄河东流，而我西上，如果有一天能够再见洛阳，亲到皇家祖庙祭祀，都是你们的功劳。"元修和左右官员，都流泪呜咽。宇文泰备妥仪仗卫队，亲自迎接，在东阳驿（陕西省渭南市）谒见元修，宇文泰脱下官帽，泪流满面，说："我不能阻止贼寇（指高欢）凶暴，致使圣驾流离逃亡，是我的罪过。"元修说："你的忠心和节操，远近都知，我因缺少品德，身居高位，导致盗匪（指高欢）的侵犯，今天相见，深感惭愧。我就要把帝国托付给你，你要全力以赴！"将士一齐高呼万岁，元修遂进入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把雍州州政府改做皇宫。大赦。任命宇文泰当最高统帅（大将军）、雍州（州政府长安）州长（刺史）兼国务院总理（兼尚书令）；无论政治、军事，全由宇文泰裁决。另行设立两位执行官（尚书），分别主持机

要事务，由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分别担任。当时，帝国政府等于重新建立，一切初上轨道，两位执行官积极储备粮食，制造武器，训练人马，一切依靠他们。宇文泰娶冯翊长公主，再被任命当驸马都尉（三国时代【三世纪】以来，公主的丈夫，都被任命当“驸马都尉”，简称“驸马”，遂成为定例）。

之前，荧惑星进入南斗星，不久退出，但又再度进入，停留六十天（事属天文，完全不懂）。南梁帝萧衍，认为民间传言：“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于是，赤着双脚，走下金銮宝殿，用以化解灾变。后来听到北魏帝元修西奔，大为惭愧，说：“难道蛮虏也上应天象！”

八月九日，萧衍任命从北魏帝国游离出来的武兴王杨绍先（参考本年【五三四年】四月）当秦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略阳县，杨绍先基地】）及南秦州（州政府侨设武兴）州长。

八月十一日，北魏帝国丞相高欢亲自率军自洛阳出发，追赶北魏帝元修（元修于七月二十七日离开洛阳，高欢于二十九日追入洛阳，却迟至八月十一日，于元修已在长安组成新政府后，再出发追赶，目的当然不在追赶，而在宣传）。

八月十八日，清河王元亶下令大赦。高欢抵达弘农（恒农，河南省三门峡市）。

九月十三日，派中央特遣政府执行长（行台仆射）元子思率领宫廷侍从，前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迎接元修。

九月二十九日，进攻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攻克，生擒守将毛鸿宾，挺进到华阴长城（战国时代魏王国所筑长城，在陕西省华阴市西）；龙门（山西省河津县）司令官（龙门都督）薛崇礼献出城池，投降高欢。

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刺史）贺拔胜命秘书长（长史）元颖当荆州总部执行官（行荆州事），镇守南阳（河南省南阳市），而亲自率军前往关中（陕西省中部）。推进到淅阳（河南省西峡县），得到高欢进入华阴（陕西省华阴市）情报，打算撤退。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崔谦说：“而今，政府瓦解，皇上（元修）流亡在外，你最好是加倍速度，日夜不停行军，到行宫（长安）朝见，然后，跟宇文泰同心合力，用大义号召天下，谁不听到风声，即行响应！如果放弃这个机会，向后退避，恐怕人心离散，失去机会，后悔已来不及。”贺拔胜不能采用，遂折返荆州。

高欢也回军，抵达河东（山西省永济市），命中央特遣政府秘书长（行台长史）薛瑜，镇守刚夺到手的潼关（陕西省潼关县）；命总司令官（大都督）库狄温，镇守封陵（山西省永济市西南风陵渡），就在蒲津（永济市西黄河渡口）黄河西岸建筑城堡；又命薛绍宗当华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州长，守卫城池（这是高欢势力的最前线）；又命高敖曹当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总部执行官（行豫州事）。

高欢自从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出发，直到现在，向北魏帝元修先后共呈递四十次奏章，元修全都不理。高欢这才返回东方，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侯景等率军南下，攻击荆州。荆州居民邓诞等生擒驻防南阳（河南省南阳市）的荆州总部执行官（行荆州事）元颖，响应侯景。荆州州长贺拔胜大军抵达，侯景迎战，贺拔胜失败，率骑兵数百人，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

元修仍在洛阳的时候，暗中派内宫司令官（阁内都督）、河南郡（首都洛阳）人赵刚，征召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州长冯景昭，率军勤王；冯景昭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修已经西上入关（函谷关）。冯景昭集合总部文武官员，讨论如何因应，军政官（司马）冯道和建议保护州城（沘阳），等候来自北方的命令，赵刚说："你最好是率军前往行宫（长安）。"大家呆坐在那里很久，没有人再说话。赵刚抽出佩刀，投到地上，说："你如果打算当忠臣，就请诛杀冯道和；如果打算投匪（指高欢），就请马上诛杀我。"冯景昭感动醒悟，立即率军前往关中（陕西省中部）。正在这个时候，侯景率军进逼穰城（荆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邓州市）。东荆州（州政府沘阳）居民杨祖欢等聚众起兵，切断冯景昭的道路；冯景昭战败，赵刚逃入少数民族地区，死在那里。

冬季，十月，丞相高欢抵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再派佛教和尚道荣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向元修呈递奏章，说："陛下如果能从遥远的地方赐给我一纸命令，允许仍回京师（首都洛阳），我自当率领文武百官，清扫宫殿，恭候圣驾。如果返回正位的时间不能确定，则皇家七座祖庙，不能没有人主持祭祀；万国进贡，不能没有人接受朝拜。我宁愿辜负陛下，不愿辜负国家。"元修仍不回答。高欢乃召集文武百官及帝国元老，讨论拥护哪位皇族。当时，清河王元亶（七任帝元宏的孙儿）已俨然以皇帝自居，出入一律戒严净街（跟元修一样，又是一个浅碟子），高欢认为他不是一块材料，遂借口说："自从五二五年（九任帝元诩在位末年），

皇家祖庙牌位的排列次序，十分混乱。永安（十一任帝元子攸）把孝文皇帝（七任帝元宏）当做伯父（参考五二九年二月），永熙（现任帝【十五任】元修）把孝明皇帝（九任帝元诩）迁到厢房（元宏本是元子攸的伯父，并没有错，但宗法社会继承关系和儒家系统的理论，却不允许称这位伯父为伯父。元修跟元诩是堂兄弟，同属一个辈分【第九代】，皇家祖庙中，兄弟不能并存，只好把老哥的牌位搬到西厢）。帝国大业衰败，以及皇帝在位的时间太短，都是这个原因。”遂拥护元亶的合法继承人（世子）元善见当皇帝（元善见是元修的侄儿）。高欢对元亶说：“与其拥护你，不如拥护你的儿子。”元亶大为难堪，同时又大为恐惧，于是轻装骑马南下，高欢把他追回。

十月十七日，元善见在洛阳城东北，登极称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年十一岁。大赦。改年号天平（北魏帝国从此有两个中央政府，而各以正统自居，史学家为了叙述方便，不得不把宇文泰控制地区称西魏帝国，把高欢控制地区称东魏帝国。华夏境内，三国并立）。

西魏帝国（首都长安）最高统帅（大将军）宇文泰，进攻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斩东魏帝国（首都洛阳）守将薛瑜，俘虏东魏士卒七千人，返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十五任孝武帝）元修擢升宇文泰当大丞相。东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薛修义等西渡黄河，占领杨氏壁（陕西省韩城市）。西魏帝国最高监察署军事参议官（司空参军）、河东郡（山西省永济市）人薛端集结村落民众乡亲，击退东魏军，夺回杨氏壁。丞相宇文泰派南汾州州长（刺史）苏景恕进驻镇守（北魏帝国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五二五年稍后，州政府迁到兹氏城【山西省汾阳市】；西河郡此时已属东魏，西魏遂在杨氏壁暂设南汾州）。

十月十八日，西魏政府擢升信武将军元庆和当镇北将军，率军攻击东魏帝国。

十月二十一日，东魏政府（首都洛阳）任命赵郡王元谌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咸阳王元坦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高盛当宰相（司徒），高敖曹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元坦是元树的老弟（元树投奔南梁帝国，后又被北魏帝国俘虏；参考前年【五三二年】七月）。

丞相高欢认为：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跟西魏帝国（首都长安）以及南梁帝国（首都建康）的边境十分接近，决定迁都邺城（河北

六世纪·五三四年十月　北魏帝国分裂　三国并立

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之前已准备迁都邺城，参考本年【五三四年】六月二十日）。命令下达三天后，就开始行动。

十月二十七日，东魏帝元善见从洛阳出发，四十万户居民，狼狈上路。高欢强迫文武百官交出所有马匹，职位在国务院秘书长（丞）、司长（郎）以上，而不是护驾官员的，只可以骑驴。高欢坐镇洛阳，处理善后；等到所有事情都办妥当，才回基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把京畿卫戍区（司州）改做洛州（州政府洛阳）；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元弼当洛州州长（刺史），镇守洛阳。命中央特遣政府执行官（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跟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高隆之、总监督长（侍中）高岳、孙腾，前往新建为首都的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

镇），共同管理政府。元善见下诏（高欢诏），因为从洛阳迁到邺城的移民，没有产业，生活困难，所以特发谷米一百三十万石救济。

十一月，兖州（州政府瑕丘）州长樊子鹄据守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反抗东魏中央政府；南青州（州政府设团城【山东省沂水县】）州长大野拔（大野，复姓）率领部众前往瑕丘，跟樊子鹄会合。

十一月十一日，元善见抵达邺城，下榻位于北城的相州（州政府邺城）州政府官舍，把相州州长改称京畿总卫戍司令（司州牧），魏郡（郡政府邺城）郡长改称首都邺城市长（魏尹）。这时候，禁卫军官兵眷属，跟从元修西迁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的，不足一万人，剩下来的，高欢把他们全部迁到北方，仍照常发给薪俸，春秋两季，另行赏赐绸缎布匹缝制衣服。除了正常供应，遇到庄稼丰收，则用绸缎布匹代替谷米，而把谷米留下，由政府统筹管理。

北魏帝元修闺房之内，荒淫乱伦，堂妹同他上床，不能出嫁的有三人，都封公主。平原公主元明月是南阳王元宝炬的亲妹，也跟随元修入关（函谷关）。丞相宇文泰说服皇家各亲王，逮捕元明月，诛杀。元修大不高兴，有时弯弓拉弦，有时愤怒得擂打桌案，跟宇文泰的感情，也告破裂。

闰十二月十五日，元修饮酒，而酒中有毒，遂毒发身死（年二十五岁）。

## 四、沙苑之役

五三五年，正月一日，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西】十六任文帝）元宝炬（本年二十九岁），在长安城西，登上宝座（古代帝王都在前殿登位，高欢拥戴元修登位时，改用鲜卑人传统仪式，在郊外祭拜天神后登极【参考五三二年四月】）。大赦，改年号大统，追尊老爹京兆王元愉谥号文景皇帝、娘亲杨女士为文景皇后。

渭州（州政府设襄武【甘肃省陇西县】）州长（刺史）可朱浑道元（可朱浑，三字姓），先前依附侯莫陈悦；侯莫陈悦败死（参考去年【五三四年】四月），丞相宇文泰向他进攻，不能攻克，只好跟他结盟，撤退。可朱浑道元世代居住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跟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丞相高欢，友情很厚，而娘亲和老哥又都身在邺城，因此，常跟高欢书信来往。宇文泰打算再度发动攻击，可朱浑道元自问不能抵挡，遂放弃渭州，率领他的部众三千户人家，西北渡过乌兰津

（甘肃省靖远县西北黄河渡口），逃到灵州（州政府设回乐【宁夏灵武县】）。灵州州长曹泥，用厚礼把他送到云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高欢得到消息，送去辎重和粮食，派人迎接南下，任命可朱浑道元当车骑大将军。

可朱浑道元抵达晋阳（高欢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高欢才得到十五任帝（孝武帝）元修死亡消息，上疏给现任皇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本年十二岁），请求发布讣闻，臣民改穿丧服。元善见命文武官员讨论，太学教授（太学博士）潘崇和认为："旧君王在位时，对臣属暴虐无礼，则臣属不为旧君王穿丧服（反服）。所以，商王朝人民不哭姒履癸（夏王朝末任帝桀帝），周王朝人民不哭子受辛（商王朝末任帝纣帝）。"（《礼记·檀弓》：鲁国三十一任国君【穆公】姬显，问孔伋说："为旧君王穿丧服【反服】，是不是古代规矩？"孔伋说："古时候的正人君子，擢升官员时，态度虔敬，解除官员职务时，态度也虔敬，所以才有旧君王逝世，臣属穿丧服的现象。而今的正人君子，擢升人时，亲密得把他抱到膝头，解除他职务时，恨不得把他抛到深谷大海，还说什么为旧君王改穿丧服！"《孟子》：齐王国二任国王【宣王】田辟强问："书上规定，臣属给旧君王

六世纪·五三五年正月　可朱浑道元投奔东魏

穿丧服，什么情况下才如此?”孟轲说：“臣属规劝的话，君王采纳实行，恩惠普及全民；臣属因故离职，君王派人引导他走出国境，并派人先到臣属居住的所在，代他安排，臣属三年仍不回国，君王才收回他的采邑，此之谓‘三项大礼’，这样的话，臣属当然为旧君王穿丧服。可是，现代的臣属，规劝的话从不被采纳，君王的恩德又不能普及全国，臣属因故离职，君王用暴力把他逮捕，又派人到他的住所，想把他杀掉；而且在他离开的当天，就把采邑收回；这种君王，只能算是强盗仇敌，对于强盗仇敌，穿什么丧服!”柏杨按：中国古书中很少有这种以平等地位评论君臣关系的话，读之耳目一新。）国立大学教授（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参与讨论，认为：“高皇后在去年（五三四年）事变时，虽没有西奔，但也未曾正式宣布离婚（高欢把女儿嫁元修事，参考五三二年十二月），所以臣属仍应改穿丧服。”东魏政府采纳卫既隆、李同轨建议。

西魏帝国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宰相级）李虎等，说服敕勒部落酋长费也头牧子（时驻陕西省最北部），联军攻击灵州（州政府回乐），凡四十天，灵州州长（刺史）曹泥投降。

正月二日，西魏帝元宝炬擢升丞相、略阳公爵宇文泰当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封安定王。宇文泰坚持辞让王爵和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于是，改封宇文泰当安定公爵。任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斛斯椿当太保（上三公之三），广平王元赞当宰相（司徒）。

正月二十二日，东魏政府（首都邺城）任命丞相高欢当相国，赏赐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黄钺）和特别荣耀。高欢坚决辞让，不肯接受。

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执行官（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总司令官（大都督）窦泰、泰州（州政府设蒲阪【山西省永济市】）州长（刺史）韩轨等，进攻被西魏夺回的潼关（陕西省潼关县）；西魏丞相宇文泰，驻军灞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司马子如跟韩轨回军绕道蒲津（蒲津关，山西省永济市西黄河渡口），在夜色掩护下，渡过黄河，直接攻击华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当时，州城整修还没有完竣，高梯、鹰架都倚在城外，正是为敌人准备好的爬城台阶。拂晓，东魏军不费吹灰之力，攀登而入。州长王罴还在床上睡觉，听到院子里人声喧哗，情况有异，一跳而起，光着头和身子，赤着双脚，舞动一根木棍，大吼冲出，东魏军看见，吓了一跳，急行后退。王罴追逐到东门，左右卫士和军队闻声集结，双方

决战，王罴终于击败东魏军。司马子如等率军撤退（去年【五三四年】九月，高欢命薛绍宗当华州【州政府武乡】州长，西魏帝国不知何时收回，改派王罴）。

三月，丞相高欢跟变民首领、皇帝刘蠡升（时据云阳谷【在山西省西部】），双方同意和解，高欢更把女儿许配给刘蠡升的皇太子为妻。刘蠡升大为高兴，相信高欢的诚意，不再戒备，高欢遂派军奇袭。

三月十五日，刘蠡升的北部王（姓名不详）眼看大势已去，砍下刘蠡升的人头，投降。残余的部众继续拥戴刘蠡升的儿子南海王（名不详）；高欢继续进攻，生擒南海王，俘虏刘蠡升的皇后、亲王、三公以及部长级以下官员四百余人，以及汉人、少数民族约五万余户人家。

夏季，四月，南梁帝国（首都建康）镇北将军元庆和（参考去年【五三四年】十月）进攻东魏帝国（首都邺城）的城父（安徽省亳州市东南城父乡）。东魏丞相高欢派高敖曹率三万人增援项县（河南省沈丘县）、窦泰率三万人增援城父、侯景率三万人增援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命任祥当中央驻东南特遣政府执行长（东南道行台仆射），指挥各军。

秋季，七月，西魏帝元宝炬下诏，逐一列举高欢二十条罪状，誓言："我将亲统六军，会同丞相（宇文泰），扫除凶恶丑类。"东魏丞相高欢，也向西魏发布文告，指控宇文泰、斛斯椿都是叛徒，誓言："我已下令各将领，率大军百万，立即西向讨伐。"

五三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丞相高欢，亲自率一万余骑兵，袭击西魏帝国夏州（州政府设统万【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行军途中从不停留煮饭，而只吃干粮，四天时间，即行到达（晋阳【高欢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至夏州，两地航空距离二百五十公里，中隔黄河，黄河两岸又是万山，山路盘旋曲折），把铁矛绑起来当做云梯，乘夜爬墙入城，生擒西魏任命的州长（刺史）斛拔俄弥突；高欢命他接受东魏政府任命，继续当州长，斛拔俄弥突同意，高欢把斛拔俄弥突部众五千余家，强行东迁，即行班师；留司令官（都督）张琼协防。

西魏帝国灵州（州政府设回乐【宁夏灵武县】）州长曹泥和他的女婿、凉州（州政府设姑臧【甘肃省武威市】）州长、普乐郡（郡政府回乐）人刘丰，再一次叛变，投降东魏帝国（曹泥被迫投降西魏事，参考去年【五三五年】正月）。西魏大军包围灵州，决黄河的水灌城。仅差四尺，水就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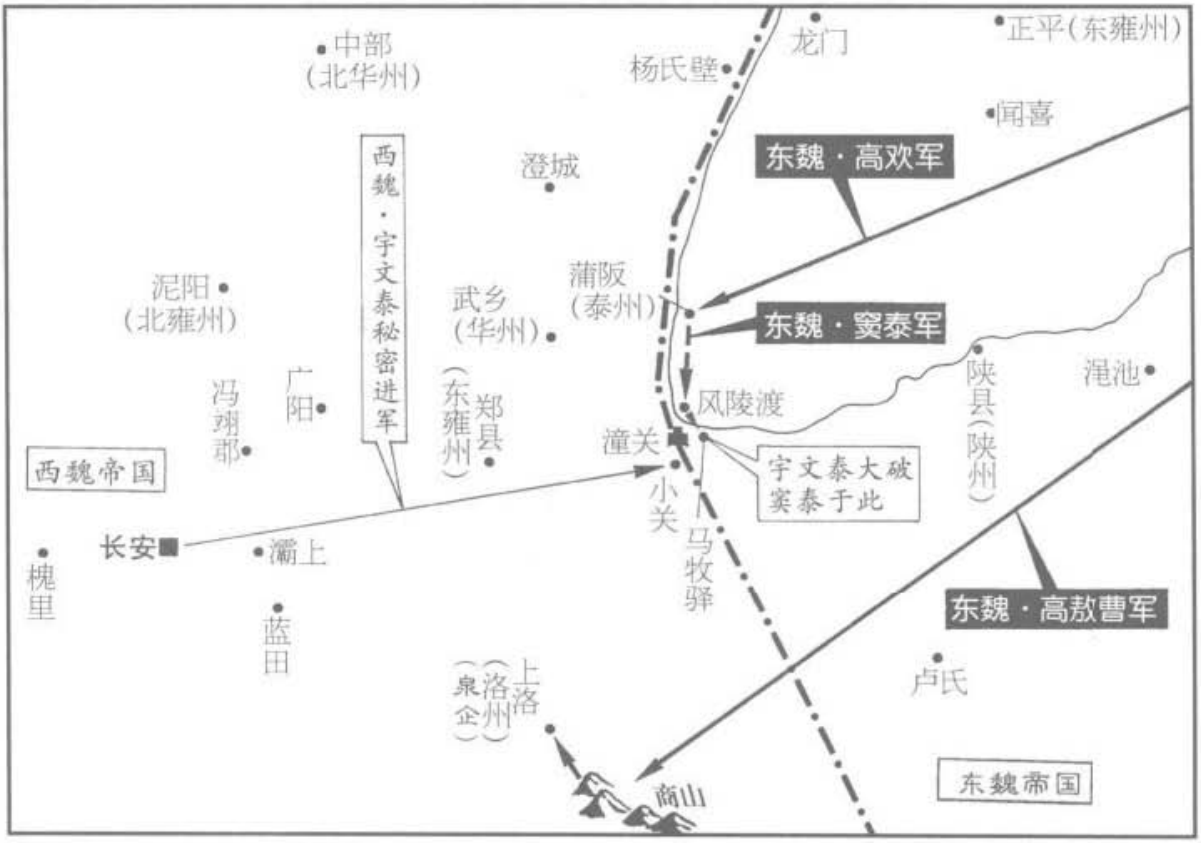
城淹没。东魏丞相高欢，征调阿至罗部落骑兵三万人（高欢招安阿至罗部落事，参考五三三年二月），直指灵州，绕到西魏军背后，西魏军不愿腹背受敌，撤退。高欢率骑兵亲自迎接曹泥及刘丰，护送他们的部众五千户人家而回；任命刘丰当南汾州（州政府设定阳【山西省吉县】）州长。

南梁帝萧衍，待北魏帝国投降过来的将领贺拔胜等，十分优厚。贺拔胜请求出军攻击东魏帝国丞相高欢，萧衍不许。贺拔胜等思念家乡，打算北返，前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总司令官（大都督）、抚宁郡（陕西省米脂县）人史宁，对贺拔胜说："朱异最得皇上信任，言听计从，请用心跟他结交。"贺拔胜照办，萧衍果然同意贺拔胜、史宁以及卢柔（与贺拔胜一同南奔），全都北返，并且在南苑御花园设下酒筵，亲自为他们饯行送别。贺拔胜对萧衍深为感激，从此看见无论飞禽走兽，只要向南飞或向南奔跑的，都不忍射杀。贺拔胜等走到襄城（河南省襄城县），东魏帝国丞相高欢派侯景率轻装备骑兵，中途拦击，贺拔胜等抛下船只，翻山越岭，从小路逃回西魏帝国，随从的人饥寒交加，一大半死在路上。好不容易走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到皇宫门前请求处罚，西魏帝元宝炬拉住贺拔胜的手，欷歔叹息，说："君王（元修）逃难，乃是天意，不是你们的错。"丞相宇文泰推荐卢柔当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跟苏绰共同主持机要。

冬季，十二月十一日，丞相高欢率各军对西魏帝国（首都长安）发动总攻；派宰相（司徒）高敖曹攻上洛（陕西省商州市），总司令官（大都督）窦泰攻潼关（陕西省潼关县）。

五三七年，春季，正月，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丞相高欢率西征大军，驻防蒲阪（山西省永济市），横跨黄河兴造三座浮桥，打算渡河。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丞相宇文泰驻防广阳（陕西省临潼县县），对各将领说："匪徒（指东魏军）三路攻击，兴造黄河浮桥，目的不过表示非渡河不可。事实上是想套牢我们的部队，而使窦泰得以乘虚向西深入。高欢自从拥有武装部队以来，每次作战都由窦泰当前锋，所以窦泰手下，全是精锐，屡战屡胜，但这也就是他的致命伤，因为将士过分骄傲。我们如今袭击窦泰，一定大获全胜，只要击败窦泰，用不着攻击高欢，他自会撤退。"各将领都说："匪徒（高欢）近在眼前，舍弃他而去远征窦泰，万一发生差错，后悔已来不及，最好的策略是分别抵御。"丞相宇文泰说："高欢两次攻击潼关（陕西省潼关县），我们主力从没有离开灞上（陕西省西安市东灞河畔。五三四年九月，高欢

攻潼关。前年【五三五年】正月，高欢再攻潼关）。今年大规模侵犯，一定认为我们也会跟从前一样，采取守势，心里多少有点轻视，我们就利用他们这种自我膨胀心理，向他们发动奇袭，不必担心不能攻克。盗匪（高欢）虽然兴造浮桥，但不能马上渡过。不过五天，我一定制伏窦泰。”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苏绰、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鲜卑人（代人）达奚武，也都同意。




六世纪·五三六年十二月至五三七年正月　小关之役

正月十四日，丞相宇文泰返回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各将领的意见仍不能完全一致。宇文泰不再谈他的计划，而询问族侄、国务院行政司长（直事郎中）宇文深，宇文深说：“窦泰是高欢手下最强悍的大将。我们如果进攻蒲阪（山西省永济市），高欢内线防守，而窦泰外线增援，我们就被前后夹击，处境危险。最好是派出轻装备精锐骑兵，暗中偷渡小关（潼关南禁谷），窦泰心急气躁，一定会阻截决战；高欢小心谨慎，绝不敢马上出动主力救援，我们则对窦泰猛烈攻击，必可以把他生擒。只要生擒窦泰，高欢的气势自然衰败，我们再回军向他攻击，绝对取得胜利。”宇文泰说：“这正是我的想法。”于是宣称打算退守陇右（陇山以西）。

正月十五日，宇文泰晋见皇帝（【西】十六任文帝）元宝炬（本年三

十一岁），然后率领军队，秘密向东挺进。

正月十七日，拂晓，抵达小关（潼关南禁谷），窦泰突然接到敌人大军逼近情报，立即从风陵渡（山西省永济市西南，潼关对河渡口）渡河。宇文泰已进抵马牧泽（小关东北），猛攻窦泰，大破东魏兵团，几乎把所有士卒屠杀净光。窦泰羞愤交集，自杀。西魏军砍下他的人头，呈献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高欢因黄河结冰仍然脆薄，不能在冰上行军，无法援救，只好撤除浮桥，退走。仪同（宰相级）鲜卑人（代人）薛孤延担任后卫，掩护大军撤退，整日格斗，身上被砍十五刀，自己的刀也都砍断，幸而逃出一命。宇文泰大获全胜，率军班师。

东魏帝国南路军高敖曹从商山（陕西省商州市东南）发动一连串攻击，节节推进，所向无敌，遂进逼上洛（陕西省商州市），郡民泉岳跟老弟泉猛略，结合顺阳郡（河南省淅川县东南）人杜窟（音 kū）等，阴谋翻出城墙接应。西魏帝国洛州（州政府上洛）州长（刺史）泉企得到消息，诛杀泉岳及泉猛略，杜窟逃走，投奔高敖曹。高敖曹遂用杜窟当向导，发动攻击。泉企竭力抵抗，高敖曹身中流箭，被射穿的有三处，栽到马下，死而复苏，再上战马，脱下头盔，绕城巡查军营督战。泉企坚守城池十余日，两个儿子泉元礼、泉仲遵协助老爹誓死抵抗；泉仲遵眼被射中，不能格斗，城遂陷落。泉企被俘，押解去见高敖曹，泉企说："我已用尽我的力量，不是心甘情愿屈服。"高敖曹命杜窟当洛州（州政府上洛。东魏帝国另有洛州，州政府设故都洛阳）州长。高敖曹伤势严重，危在旦夕，叹息说："恨我看不见我老弟高季式主持一州。"丞相高欢听到报告，立即派高季式当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刺史）。

高敖曹打算继续前进，攻击蓝田（陕西省蓝田县），高欢派人通知他："窦泰阵亡，人心震恐，应迅速东返。道路太险而盗匪（西魏军）势力又太大时，只要你一个人逃出就行。"高敖曹不忍心抛弃为他效命的部队，那等于交到敌人之手，任由敌人屠杀；于是步步为营，边战边退，终于把全部人马撤回国境。撤退时，携带俘虏泉企、泉元礼同行，泉仲遵因眼伤严重，仍留在上洛（陕西省商州市）。泉企暗中告诉两个儿子说："我的残余生命，没有多久，你们的才干气度，足以建立功勋，不要认为我身在东方，有什么顾忌，而使节操亏损。"走到中途，泉元礼逃回。泉、杜两大家族，虽然同是当地的豪门，可是乡民们轻视杜家，而对泉家却很尊重。泉元礼、泉仲遵秘密结交英雄人物，袭击杜窟，斩首。西魏政府遂任命泉元礼当世

袭洛州（州政府上洛）州长。

西魏帝国总司令官（大都督）独孤信，及司令官（都督）杨忠，于五三四年投奔南梁帝国（参考该年闰十二月）。本年（五三七年），请求北返，南梁帝萧衍批准。独孤信的老爹娘亲都在山东（崤山以东，即东魏帝国），萧衍问他愿往什么地方，独孤信说："事奉君王，不敢为了私人亲情，而对君王不忠。"萧衍认为他义薄千秋，赠送给他的礼物，至为厚重。独孤信及杨忠都回到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上疏中央政府，请求处罚。中央政府因独孤信有攻取三荆的功劳（参考五三四年闰十二月），特别擢升他当骠骑大将军，加授总监督长（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其他官爵，一律恢复。丞相宇文泰喜爱杨忠的勇敢，把他留在自己大营。国务院行政司长（直事郎）宇文深，建议宇文泰夺取东魏帝国恒农（当时，东魏帝国境内有二恒农郡，东郡在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西郡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此处所指，应是东郡）。

八月十四日，宇文泰率李弼等十二位将领进攻东魏帝国，任命北雍州（州政府设泥阳【陕西省耀县】）州长于谨当前锋，攻击盘豆（河南省灵宝县西），攻克。

八月二十五日，抵达恒农。

八月二十七日，攻克恒农城池，生擒东魏帝国陕州（州政府陕城）州长李徽白，俘虏东魏军八千人。

当时，黄河以北（山西省）各郡县都归附东魏。西魏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杨标，向丞相宇文泰提出夺取计划，说：他的父亲杨猛，曾经当过邵郡白水县（邵郡郡政府所在县，山西省垣曲县东南）县长，所以认识当地的英雄豪杰，请求准许他前往说服他们，献出邵郡。宇文泰同意。杨标遂跟当地豪族首领王覆怜等，聚众起兵，逮捕邵郡郡长程保及白水县县长等四人，斩首。宇文泰上疏保荐王覆怜当邵郡郡长；再派使节说服那些归附东魏帝国的各城池，十天半月之间，很多归附西魏。

高欢每次发布号令，总是派丞相府助理官（丞相属）鲜卑人（代郡人）张华原传达沟通，对鲜卑人则说："汉人是你的家奴，男人为你耕田，女人为你织布，呈献粮食绸缎，使你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还要欺压他们！"对汉人则说："鲜卑人是你家的雇工，拿你一斗粮食、一匹绸缎，为你格杀盗匪，使你过太平日子，为什么还要痛恨他们！"当时，鲜卑人都轻视汉人，而只敬畏高敖曹。高欢向大军下达口头命令时，都用鲜卑话，但

是每逢高敖曹在，高欢就用汉语。

闰九月，东魏帝国丞相高欢，再一次向西魏帝国发动大规模总攻。

高欢亲率大军二十万人，自壶口（山西省吉县西黄河断崖）直指蒲津（山西省永济市西黄河渡口）；命高敖曹率军三万人，攻击黄河以南地区。当时，关中（陕西省中部）饥馑严重，西魏帝国丞相宇文泰率直属部队，不满一万人，驻防恒农（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就地征收粮食，已五十余日；听到高欢将要西渡黄河消息，遂率军入关（潼关），高敖曹即包围恒农。高欢的右秘书长（右长史）薛琡向高欢建议："西方盗匪（西魏帝国）连年饥馑，之所以冒死夺取陕州（州政府与恒农郡郡政府同设陕城），不过打算搜刮仓库存粮。而今，高敖曹已包围陕州，陕州存粮无法运出。我们只要在主要道路上布防，不要跟他们野战，僵持到秋季麦子收割之时，他们的人民会自然饿死，何必担心元宝炬、宇文泰不肯投降？请取消西渡黄河计划。"侯景也说："我们已展开总攻，声势强大，万一受到挫败，一时之间，难以集合。不如把主力分为两个梯次，相继进发，前一梯次胜利，后一梯次扩大战果；前一梯次失败，后一梯次增援。"高欢全不接受，遂自蒲津横渡黄河。

西魏帝国丞相宇文泰，派人警告华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州长（刺史）王罴，王罴告诉使节说："老罴正在路上卧，貉子怎么能通过！"（"罴"、"貉"双关语。罴，音 pí，俗称人熊，比熊为大，腿稍高，颈稍长。貉，音 hé，白天躲藏，夜晚出来觅食，俗称狸，但实非狸。大分裂时代北方人诟骂南方人为"貉子"、"貉奴"。）高欢挺进到冯翊（故冯翊郡城，陕西省大荔县）城下，对王罴说："你为什么不早投降！"王罴大喊说："这座城就是王罴的坟墓，生在此、死在此，不要命的上来。"高欢知道不能攻克，于是渡过洛水（渭水支流，流经陕西省大荔县南），在许原（大荔县南）西郊扎营。

西魏丞相宇文泰由恒农（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撤退到渭水南岸，征调各州军队增援，都没有到达。宇文泰打算提前进攻高欢，各将领因军队人数太少，不能抵挡东魏庞大兵团，建议等高欢继续向西推进时，观察形势，再作决定。宇文泰说："高欢如果抵达长安（西魏首都，陕西省西安市），人心一定骚动。现在乘他从远方而来，疲倦陌生，可以把他击败。"遂在渭水上建立浮桥，命士卒各带三天粮食，率轻装备骑兵，北渡渭水；军事辎重，集中在渭水之南，向西运输。

冬季，十月一日，宇文泰抵达沙苑（陕西省大荔县南），距东魏军六十

华里，各将领十分畏惧，只宇文深一人祝贺。宇文泰问他缘故，宇文深回答说："高欢在他控制的黄河以北地区，很得人民的爱戴，如果守卫疆土，我们不容易把他击破。而今，他一支孤军，远渡黄河，不是各将领盼望做出的事，只不过高欢认为失去窦泰，是奇耻大辱，所以拒绝所有规劝，坚持西征，这正是所谓的'愤兵'，可以在一次战役中，把他擒获（此役类似猇亭之战，参考二二一年六月）。事态和道理，如此明显，怎么能不祝贺！请赐给我一个皇家符节，调动王罴的军队，阻截高欢的退路，使他们（东魏兵团）的士卒，没有一个幸免。"宇文泰派须昌县公爵达奚武当斥候，侦察东魏兵团虚实；达奚武率三个骑兵，改穿东魏军服，黄昏日暮时，前进到距东魏大营只数百步之处，下马步行，暗中听到东魏大营的口令，遂上马直入东魏篷帐巡察，好像夜间执法队，遇到犯法的士卒，往往一顿毒打。对敌人军情，完全了解之后，才安全返回。

高欢听到宇文泰大军抵达。

六世纪·五三七年闰九月至十月　沙苑之役

十月二日，高欢挥军前进。宇文泰的斥候骑兵报告：高欢大军已经逼近，宇文泰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李弼说：

“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不可以在平地决战。这里向东十华里，有渭曲之地（渭水弯曲处），应该先占领等候。”宇文泰采纳，遂背靠渭水，东西列阵，李弼当西翼指挥官，赵贵当东翼指挥官，命将士及武器都深藏苇草之中，约定听到鼓声时方可出击。晚饭时候，东魏大军抵达渭曲，司令官（都督）太安郡（内蒙古固阳县）人斛律羌举对高欢说：“宇文泰动员全国兵力迎战，目的要一决生死；好像疯狗，可能咬人。而且渭曲苇草深广，土地泥泞，无法发挥战力，不如放慢脚步，跟他在这里僵持，然后派出精锐部队，秘密袭击长安（西魏首都，陕西省西安市），宇文泰的巢穴一旦失守，用不着战斗，就能把他擒获。”高欢说：“放火燃烧苇草，如何?”侯景说：“应该生擒宇文泰，让人民看看他的嘴脸，如果跟士卒一起烧死，谁能相信!”彭乐斗志昂扬，要求决战，说：“我们人多，盗匪（西魏军）人少，一百个活捉一个，为什么担心不大获全胜!”高欢采纳（高欢如果坚持火攻，宇文泰全军都成焦炭。斛律羌举计谋如果实行，西魏帝国可能就在这次战役中消灭。高欢老于沙场，一念之骄，招来惨败）。于是，双方主力，分别进入战场，大决战开始，东魏兵团发现西魏军士卒很少，遂争先恐后攻击，阵势行列，完全凌乱。等到短兵相交，面对肉搏，丞相宇文泰急擂战鼓，士卒精神百倍，冒死奋战；北雍州（州政府设泥阳【陕西省耀县】）州长（刺史）于谨等率六路人马投入，李弼率左翼骑兵，向东魏兵团拦腰进攻，东魏兵团在中央出现缺口，西魏军继续不断地楔入，东魏兵团被分为二，西魏军乘势扩大战果，遂大破东魏兵团。李弼的老弟李标身材短小，英勇非凡，每次跳上马背，冲入敌阵，都把自己隐藏在马鞍和铠甲之中，敌人望见，都叫：“躲开这小娃!”宇文泰叹息说：“胆量和决断如此，何必要八尺高大身躯!”征虏将军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耿令贵杀伤很多，铠甲及护腿裤全部被鲜血染红，宇文泰说：“看他的甲裤，就可以知道他的英勇，何必再去数他砍下的人头!”东魏大将彭乐酩酊大醉，冲入西魏阵地，西魏士卒向他猛刺，小肠从伤口流出，彭乐把小肠按入腹内，上马再斗。东魏丞相高欢打算集结残兵败将，再作反扑，派张华原拿名册去各营点名，没有人应声，张华原立即折回，报告高欢说：“大家溃散，军营已空!”高欢仍不肯走，阜城侯斛律金说：“军心已离，不能再用，最好是火速撤退到河东（蒲阪，山西省永济市）。”高欢骑在马上，仍不肯移动（如此失败，于心未甘），斛律金扬起皮鞭拂马，高欢才乘马奔驰而去。夜晚，东渡黄河，而船舶不能泊岸（由此可知不是正式码头渡口），高欢改骑骆驼（骆

驼身高），才接近渡船，爬上甲板，勉强过河。这次西征，丧失武装士卒八万人，遗弃铠甲武器十八万件。西魏丞相宇文泰追击高欢，一直追到黄河。在所俘虏的东魏士卒中，挑选两万人，强迫留下，其他全部释放。司令官（都督）李穆说："高欢已经破胆，紧急追赶，可以生擒。"宇文泰不听，回军渭水南；而各州被征调的军队，才刚刚抵达，乃在沙苑战场（陕西省大荔县南），每人种植一棵柳树，展示武功。

侯景建议高欢说："宇文泰刚刚打了胜仗，一定心骄气傲，没有戒备，请交给我两万人精锐骑兵，直接攻击他的大营，可把他擒获。"高欢把侯景的建议告诉妻子娄昭君，娄昭君说："如果真的擒获宇文泰，侯景岂有回来的道理，得到宇文泰而失去侯景，对我们有什么裨益！"高欢才决定不采取行动。

西魏政府加授丞相宇文泰柱国大将军（宇文泰本来就是柱国大将军，参考前年【五三五年】五月）；李弼等十二位将领，依照各人功劳，分别晋升爵位或增加采邑（十二位将领：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达奚武）。

东魏帝国总司令官（大都督）高敖曹听到高欢失败消息，解除陕州（州政府陕城）包围，退守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

## 五、金墉城之役

五三七年，冬季，十月十八日，西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宫景寿等率军向洛阳挺进，被东魏洛州（州政府洛阳）总司令官（大都督）韩贤击退。州民韩木兰聚众起兵，背离东魏政府，再被韩贤击破，变民军一战士躲在群尸之中，韩贤亲自检查战果，收取铠甲武器，那战士一跳而起，举刀猛砍，韩贤的小腿被砍断，逝世。

西魏帝国再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冯翊王元季海会同骠骑大将军独孤信，率步骑兵两万人混合兵团，再攻洛阳，又命洛州（州政府设上洛【陕西省商州市】）州长（刺史）李显进攻三荆（三荆：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南荆州【州政府设安昌，湖北省枣阳市南】"，复命太师（上三公之一）贺拔胜、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李弼围攻蒲阪（山西省永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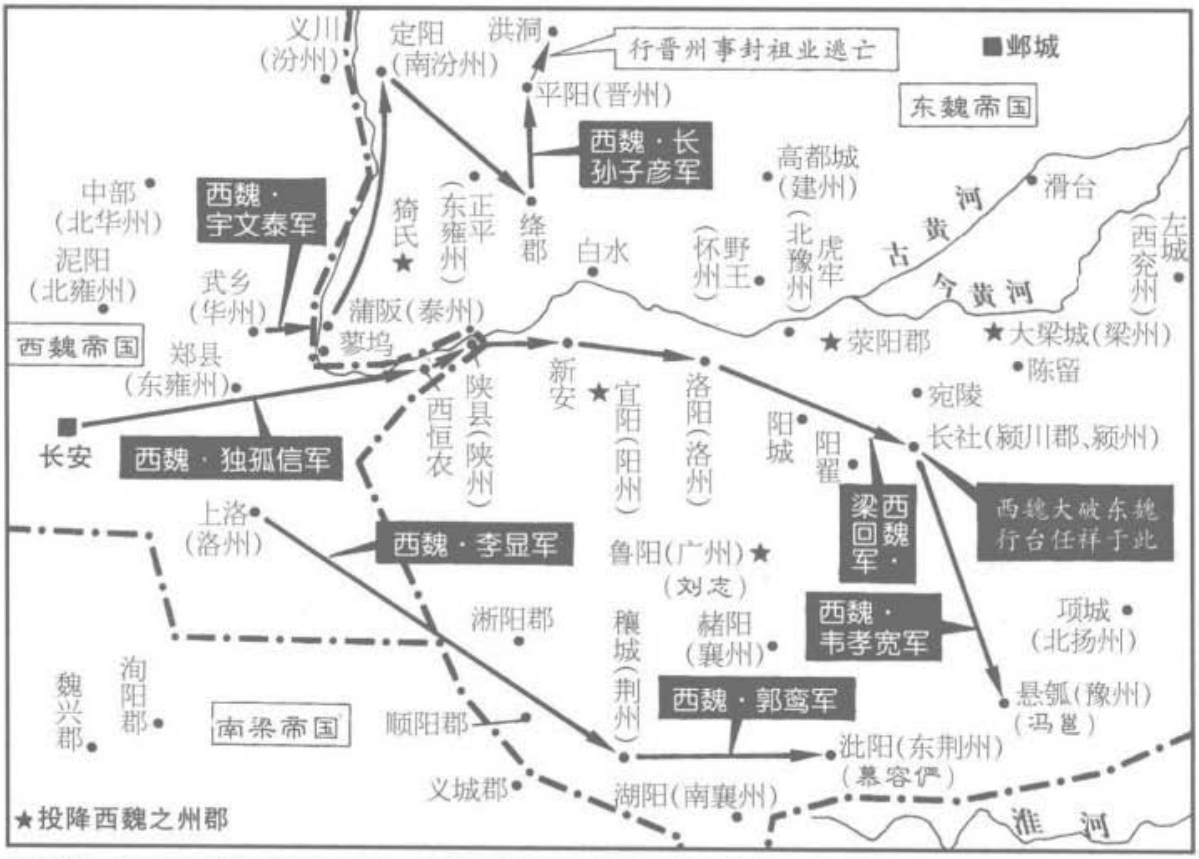
东魏帝国丞相高欢西征时，蒲阪居民敬珍对他的族兄敬祥说："高欢逼走皇帝（元修），天下忠义之士，都想把利刀插到他肚子上。而今又向西进

攻，我打算跟你号召人民武装起义，切断他的退路，这是千年难逢的良机。”敬祥同意，立即集结乡民，数日之间，有一万余人。正巧，高欢在沙苑（陕西省大荔县南）战败，向后撤退，敬珍、敬祥率领乡民迎头痛击，格杀和俘虏很多。贺拔胜、李弼到达河东郡（郡政府蒲阪），敬祥、敬珍率猗氏（山西省临猗县）等六县居民十余万户，归附西魏帝国。丞相宇文泰任命敬珍当平阳郡（侨郡，山西省绛县境）郡长，敬祥当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

东魏泰州（州政府蒲阪）州长（刺史）薛崇礼镇守蒲阪（山西省永济市），总务官（别驾）薛善是薛崇礼的族弟，对薛崇礼说：“高欢有驱逐君王的大罪，我和你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之一，世代承受皇家恩典（七任孝文帝元宏亲自把河东郡薛家提升为‘郡姓’，参考四九六年正月），现在，大军压境，我们却仍然替高家班（东魏帝国）固守这个地方，一旦城池陷落，砍下人头，送到长安（西魏首都，陕西省西安市），上面标示：‘叛徒之首’，真是虽然死了，仍觉惭愧。比较起来，如果我们今天投降，要好得多。”薛崇礼犹豫不敢决定。薛善遂跟薛姓家族，砍开城门，迎接西魏大军。薛崇礼逃走，被追赶擒获。宇文泰遂进驻蒲阪，派军占领汾州（南汾州，州政府设定阳【山西省吉县】）、绛郡（山西省绛县）。凡参与开城密谋的薛家人，都赏赐给五等爵位，薛善说：“背弃叛逆，归附正义，是臣属的正常操守，怎么可以全家大小，都受封赏！”跟他的老弟薛慎坚决推辞，都不接受。

东魏政府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总部执行官（行晋州事）封祖业放弃城池，逃走。仪同三司（宰相级）薛修义追赶到洪洞（山西省洪洞县），劝封祖业回城镇守，封祖业不肯。薛修义就单身回州城，安抚人民，勉励军队，登城守卫。西魏仪同三司（宰相级）长孙子彦率军抵达城下，薛修义设下埋伏，大开城门等候。长孙子彦不知道虚实，撤退。东魏丞相高欢即任命薛修义当晋州（州政府平阳）州长（刺史）。

西魏骠骑大将军独孤信返抵新安（河南省渑池县），东魏总司令官（大都督）高敖曹率军撤退到黄河北，独孤信遂逼近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东魏政府洛州（州政府洛阳）州长广阳王元湛放弃城池，逃回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独孤信遂入洛阳，镇守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当初，十五任帝（孝武帝）元修西奔时（参考五三四年七月），总顾问长（散骑常侍）河东郡（山西省永济市）人裴宽对他的老




六世纪·五三七年十月至十二月　西魏大举反击东魏，夺取河东、河南各州

弟们说："天子（元修）既然西奔，我们不可以顺服高欢。"率家属逃到大石岭（洛阳城东南）。独孤信进入洛阳，裴宽才出来见面。当时洛阳已一片荒凉，房屋倒塌，人民逃亡，流落各地，只有河东郡人柳虬居住阳城（河南省登封市东南），裴谞之居住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独孤信把他们征召到洛阳，命柳虬当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裴谞之当开府仪同三司府助理官（开府属）。

东魏帝国颍州（州政府设长社【河南省长葛县】）秘书长（长史）贺若统逮捕州长（刺史）田迄，献出城池，投降西魏帝国；西魏司令官（都督）梁回，遂进入州城镇守。前任中级事务顾问官（通直散骑侍郎）郑伟在陈留（河南省开封市东南）聚众起兵，攻击东魏梁州（州政府设大梁城【河南省开封市】），生擒州长（刺史）鹿永吉。前最高指挥部参谋指挥官（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击东魏荥阳（河南省荥阳市），生擒郡长苏淑，会同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秘书长（长史）刘志，一同投降西魏政府。郑伟是郑先护的儿子（郑先护事，参考五二八年三月）。西魏政府丞相宇文泰任命郑伟当北徐州（侨州，州政府设河北郡

【山西省平陆县】境）州长（刺史），崔彦穆当荥阳郡（侨郡）郡长。

十一月，东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任祥，率司令官（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是，姓），反攻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西魏帝国丞相宇文泰，命总司令官（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爵、辽西郡（河北省卢龙县北）人怡峰（怡，姓）率步骑兵两千人增援；走到阳翟（河南省禹州市），尧雄等军已距颍川三十华里，任祥主力四万人，紧随尧雄前进。西魏将领一致认为："敌军（东魏军）太多，自己士卒太少，不可以交战。"宇文贵说："尧雄等正是如此判断，认为我们的兵力太少，绝不敢前进。他就可以跟任祥会师，放心大胆地攻击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颍川可能陷落。如果贺若统被杀被俘，我们坐在这里干什么！现在进入颍川，有城池可以守卫，而又大出他们意外，一定能把他们击破。"遂强行率军进入颍川，在城外结阵等待。尧雄等不久抵达，宇文贵迎战，击败东魏政府军，尧雄逃走，赵育投降。俘虏东魏士卒一万余人，全部释放。任祥听说尧雄失败，不敢再进，宇文贵、怡峰乘胜出击，向任祥施加压力，任祥退守宛陵（河南省新郑县东北），宇文贵追到，发动攻击，任祥军大败。是云宝格杀阳州（州政府设宜阳【河南省宜阳县西】）州长（刺史）那椿，献出州城，投降西魏帝国。西魏政府擢升宇文贵当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任命是云宝、赵育当车骑大将军。

西魏帝国司令官（都督）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韦孝宽进攻东魏帝国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攻克，俘虏东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冯邕。韦孝宽本名韦叔裕，别名韦孝宽，以别名行世。

十二月，西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杨白驹与东魏帝国阳州（州政府设宜阳【河南省宜阳县西】）州长（刺史）段粲在蓼坞（山西省永济市南）会战，西魏军失败。

西魏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郭鸾进攻东魏帝国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州长、清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人慕容俨，慕容俨坚决抵抗，日夜战斗，历时二百余日；慕容俨找一个机会出击，大破郭鸾军。当时，东魏帝国黄河以南各州，纷纷失守，只东荆州（州政府沘阳）仍然保全。

河间郡（河北省河间市南）人邢磨纳、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卢仲礼、卢仲礼的堂弟卢仲裕等，分别聚众起兵，占领沿海地区各城，响应西魏政府政治号召。

东魏帝国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州长高季式，有私人军队一千余人、战马八百匹，铠甲武器，一应俱全。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变民首领杜灵椿等，集结变民近一万人，攻城掠野。高季式派骑兵三百人征剿，第一次攻击，即生擒杜灵椿。高季式又攻击阳平（河北省大名县）变民首领路文徒等，全都消灭，于是远近升平。有人对高季式说："濮阳、阳平，都是京畿内郡（二郡同属司州），没有皇上诏书征调，而盗匪（变民军）又没有侵犯你的州境，为什么急于派私军远征！万一失败，岂不惹祸上身？"高季式说："你说这样的话，就是不忠。我跟帝国同安共危，怎么能在发现盗匪之后，不去讨伐！况且，盗匪知道中央不能马上发兵，又从不怀疑外州会出军攻击，乘他们没有戒备，必然可以把他们击破。即令因此受到处罚，死也无恨。"

五三八年，东魏帝国总司令官（大都督）、善无（山西省右玉县）人贺拔仁进攻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南汾州（州政府设定阳【山西省吉县】），南汾州州长韦子粲投降；西魏丞相宇文泰屠杀韦子粲全族。东魏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侯景等在虎牢（北豫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整训军队，打算收复黄河以南失去的各州。西魏梁回（在长社【河南省长葛县】）、韦孝宽（在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赵继宗（所在不详）都放弃城池，撤军西归。侯景乃进攻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还没有攻克，听说西魏援军就要到达，集合各将领，讨论如何因应。洛州（州政府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总部执行官（行洛州事）卢勇请求逼近敌营，观察形势，乃率一百名骑兵，挺进到大隗山（河南省密县南），跟西魏大军相遇。当时，天已黄昏，卢勇在树梢上满挂旗帜，入夜之后，把骑兵分为十队，号角齐鸣，冲入大营，生擒西魏仪同三同（宰相级）程华，并斩另一仪同三司（宰相级）王征蛮，然后撤退。西魏广州（州政府鲁阳）守将骆超遂献出城池，投降东魏。东魏丞相高欢任命卢勇当广州总部执行官（行广州事）。卢勇是卢辩的堂弟（卢辩，参考五三二年四月）。于是，南汾州（州政府定阳）、颍州（州政府长社）、豫州（州政府悬瓠）、广州（州政府鲁阳）等四州，再回东魏版图。

秋季，七月，东魏帝国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侯景、总司令官（大都督）高敖曹等，把西魏骠骑大将军独孤信包围在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太师（上三公之一）高欢率大军继进。侯景下令纵火，一霎

时，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城内城外，一片火光，官房民宅，只剩下十分之二三。西魏帝元宝炬打算到洛阳祭拜祖先坟墓，正巧独孤信等向中央紧急告警，元宝炬遂跟丞相宇文泰，同时东下，命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皇太子元钦，镇守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而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李弼、车骑大将军达奚武率一千人骑兵，充当前锋。

八月三日，宇文泰抵达谷城（河南省洛阳市西北）。侯景等打算严阵以待，而仪同三司（宰相级）、太安郡（内蒙古固阳县）人莫多娄贷文（莫多娄，三字姓），要求率领他的部队，迎头痛击西魏军前锋，侯景等竭力阻止，但莫多娄贷文仗恃他的勇猛，态度蛮横，拒不接受命令，遂跟可朱浑道元率一千人骑兵挺进。入夜，在孝水（谷水支流，在洛阳市西北注入谷水）跟西魏兵团前锋司令李弼、达奚武遭遇。李弼命士卒急擂战鼓，大声呐喊，用马尾拖树枝狂奔，扬起滚滚尘烟，莫多娄贷文逃走，李弼追击，斩莫多娄贷文；可朱浑道元单人匹马逃出一命，所率军队全被西魏军俘虏，送到恒农（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

宇文泰前进，抵达瀍水（流经洛阳南）东岸，侯景等乘夜解除对洛阳的包围，退走。

八月四日，宇文泰率轻装备骑兵追击侯景，追到黄河。侯景建垒筑阵，北端据守黄河大桥，南端紧接邙山（洛阳城北），跟宇文泰决战。宇文泰的坐骑被流箭射中，惊恐狂奔，失去控制，遂坠马落地，东魏士卒追到，宇文泰左右侍从全都逃散，司令官（都督）李穆跳下马鞍，用鞭抽打宇文泰脊背，诟骂说："呆头鹅，你的长官在哪里？怎么只剩下你一个人！"东魏追兵不疑心他是将领，不加理会，从他身旁驰过。李穆把马让给宇文泰，一同逃出战场。

西魏大军士气，在宇文泰回营后再度高昂，发动反击，大破东魏军，东魏军向北逃走。总司令官（大都督）、京兆公爵（忠武公）高敖曹一向看不起宇文泰，特别在阵前竖起元帅大旗和公爵专用的华丽伞盖。西魏大军出动所有精锐，集中焦点，猛烈攻击，高敖曹不能抵挡，全军覆没。高敖曹单人匹马投奔河阳南城（河南省孟县，黄河大桥南岸城堡），守将北豫州（州政府虎牢）州长（刺史）高永乐是高欢的堂侄，跟高敖曹结有仇恨，乘危报复，紧闭城门不开。高敖曹仰头大呼，求垂下绳索，城上毫无反应，高敖曹拔出佩刀砍门，还没有砍穿，西魏的追兵已到，高敖曹躲到

六世纪·五三八年八月　金墉城争夺战

桥底下，追兵看见高敖曹的随从奴仆手拿金带（金色腰带或金丝腰带，不详），西魏士卒喝问高敖曹在哪里，随从奴仆指指桥下。高敖曹知道不能幸免，抬起头说："过来，给你一个开国公爵（爵位有"开国"及"嗣爵"【嗣王嗣公】之分，首封的功臣称"开国"，继承的子孙称"嗣爵"）。"西魏追兵遂砍下高敖曹人头而去（年四十八岁）。高欢听到消息，肝胆俱裂。责打高永乐二百军棍，追赠高敖曹太师（上三公之一）、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宇文泰赏赐斩高敖曹的人布匹绸缎一万匹，每年付给他一部分，直到北周帝国灭亡（五八一年二月），还没有付清（历时四十三年）。西魏军又击斩东魏西兖州（州政府设左城【山东省定陶县西】）州长（刺史）宋显等；东魏武装士卒被俘一万五千人，挤入黄河淹死的，以万为单位计算。

最初，高欢因万俟普地位尊贵，年纪又老，对他特别礼敬，曾经亲自扶万俟普上马。万俟普的儿子万俟受洛干脱下冠帽，叩头说："愿牺牲性命，报答深恩。"等到邙山失败，各军北渡黄河大桥，纷纷逃走，万俟受洛干独按兵不动，对西魏军说："我身在此，要来只管来。"西魏军畏惧，后

撤。高欢因把万俟受洛干大营所在地，命名回洛。

当天（八月四日），东魏及西魏两大敌对兵团，全部投入战场，人数众多，阵势扩张，头尾相距遥远，不能呼应，从天亮缠斗到下午，肉搏决战凡数十回合，灰尘漫天，大雾四起，人与人对面都看不见。西魏帝国大将独孤信、李远担任右翼；赵贵、怡峰担任左翼；进击并不顺利，而又跟西魏帝元宝炬及丞相宇文泰失去联络，一时之间，大为惊慌，全都抛弃自己的部众，单身逃走。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李虎、念贤等担任后卫，看见独孤信等狼狈逃走，不能独留，也向后撤退。宇文泰只好焚烧大营，班师；而留仪同三司（宰相级）长孙子彦驻防金墉（洛阳城西北角）。

西魏帝国总司令官（大都督）王思政下马步行，挥动铁矛，左扫右荡，一举手就击倒几个人，然而深陷东魏包围，侍从卫士全都战死，王思政身受重伤，晕倒在地，正逢天色已晚，东魏收兵回营。王思政每次出战，都用破盔破甲，敌人看不出他是高级将领，所以得以逃生。作战官（帐下督）雷五安沿着战场，一面哭一面呼叫王思政，恰巧王思政悠悠苏醒，雷五安割下自己衣裳，包裹王思政伤口，扶王思政上马，直到深夜，才回到大营。

西魏帝国平东将军蔡佑也下马步战，左右侍从劝他上马，以防紧急情况，蔡佑咆哮说："丞相（宇文泰）爱我，就像爱他的亲生之子，今天岂望生还！"率左右十余人，高声呐喊，攻击东魏士卒，杀伤很多。东魏大军包围他十余重，蔡佑拉满弓弦，对敌人四面射杀。东魏军悬赏身穿厚甲、手拿长刀的勇士，单挑蔡佑，已冲到距蔡佑约三十步，蔡佑左右催促蔡佑发箭，蔡佑说："我们的性命，全靠这一箭，怎么可以随便射出！"在距十步时，蔡佑弓响箭出，敌人应声倒地而死。东魏军稍稍后退，蔡佑从容撤回。

西魏帝元宝炬抵达恒农（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守将已放弃城池逃走，原拘留在恒农（陕城）城里的东魏战俘，关闭城门固守。丞相宇文泰攻击，重新夺回，诛杀战俘首领数百人。

蔡佑撤退到恒农，才追上宇文泰。深夜，晋见宇文泰，宇文泰说："承先（蔡佑别名），看到你来，我就不再担忧。"宇文泰惊恐过度，不能入睡，把头枕到蔡佑腿上，才感到安全。蔡佑每次追随宇文泰作战，总是身先士卒，战役结束后，各将领争先恐后夸耀自己的功劳，只蔡佑始终不说一句话。宇文泰每每叹息说："承先口中从不吐露他的功劳，我当替他争取封赏。"宇文泰留王思政镇守恒农，官称是总监督长（侍中）、中央驻东方

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

西魏帝国大军东征时，关中（陕西省中部）留守的武装部队很少，而前后俘虏的东魏士卒分散民间，听到西魏军前方战败消息，俘虏遂准备暴动，气氛紧张。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李虎等回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面对紧急情况，束手无策，就跟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盟、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周惠达等，保护太子元钦逃出长安，驻扎渭水北岸。人民互相抢掠，关中（陕西省中部）秩序大乱。沙苑战役（参考去年【五三七年】十月）被俘的东魏帝国司令官（都督）赵青雀、京畿卫戍区（雍州）变民首领于伏德等遂领导暴动；赵青雀占领长安内城，于伏德占领咸阳（陕西省泾阳县），跟叛变的咸阳郡郡长慕容思庆结合，分别收容从前方败退下来的散兵游卒，拒抗中央班师大军。长安外城的居民，集合起来抵抗赵青雀，每天都在战斗。总司令官（大都督）侯莫陈顺率军镇压，不断击破变民军，变民军只能据守基地，不敢出击。侯莫陈顺是侯莫陈崇的老哥（侯莫陈崇，参考五三〇年四月）。

西魏帝国扶风公爵王罴镇守河东（蒲阪，山西省永济市），得到前方战败情报，大开城门，召集所有将领士卒，对他们说："如今，我听说大军作战不利，赵青雀又在京师（首都长安）叛乱，人心惶惶不安。我，王罴，奉命镇守此城，用我的性命，回报长官对我的恩德和宠爱。跟我一条心的朋友，请留下来一同守卫；恐怕城池陷落，受到屠杀的，可以自由出城离开。"大家被王罴的话感动，都愿留下。

西魏帝元宝炬逗留阌乡（河南省灵宝县西）。丞相宇文泰因人困马疲，无法迅速撤退，而且认为赵青雀等率领的不过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造成灾难，说："等我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用轻装备骑兵对他施加压力，他只有自绑双手投降。"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陆通警告说："叛徒们的阴谋，筹划已久，绝对不会有改过向善的可能，马蜂、蝎子虽然很小，却是有毒，怎么可以轻视！而且，叛徒还宣称东方（东魏帝国）的强大援军，就要到达，我们如用轻装备骑兵接近，人民将相信叛徒的宣传，当更加惊恐慌乱。现在大军虽然筋疲力尽，但精锐仍然很多，以你的威望，亲率大军直进，何必担心不胜！"宇文泰接受，率军西上。民间父老看见宇文泰回来，没有人不悲喜交集，男女互相庆贺。华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州长（刺史）宇文导率军进入咸阳（陕西省泾阳县），诛杀慕容思庆，生擒于伏德，南下渡过渭水，跟宇文泰会师，攻击赵青雀，

大破赵青雀军。太保（上三公之三）梁景睿因患病之故，没有随军东征，留在长安，跟赵青雀共同行动，宇文泰把他处斩。

东魏帝国太师（上三公之一）高欢，自基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率七千骑兵，南下增援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抵达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还没有过黄河，便听到西魏军溃败消息，遂渡黄河，派别动部队将领，追击西魏大军，一直追到崤山，没有追到，班师。高欢于是进攻金墉（洛阳城西北角），西魏帝国守将长孙子彦放弃城池，纵火把城中房舍，全部焚烧，然后逃走，高欢更把金墉彻底铲平，回军。

东魏政府迁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时（参考五三四年十月），国务院内政部礼宾司长（主客郎中）裴让之留守洛阳。本年（五三八年），西魏骠骑大将军独孤信弃军逃走之际，裴让之的老弟裴诹之追随丞相宇文泰入关（函谷关），西魏政府任命他当中央特遣全权政府粮秣助理官（大行台仓曹郎中）。东魏太师（上三公之一）高欢遂逮捕裴让之兄弟五人囚禁。裴让之说："从前，诸葛亮兄弟（诸葛亮跟诸葛瑾），分别供职东吴帝国及蜀汉帝国，各自效忠各自的国家（诸葛亮兄弟事，参考二二一年七月）。何况，我的娘亲又在东方，我如果背叛，不但不忠，而且不孝，绝做不出这种事。明公（高欢）诚心诚意待人，别人也用诚心诚意相报。如果猜忌待人，恐怕距离霸业的路程，还相当遥远。"高欢把他们释放。

冬季，十月，西魏帝国（首都长安）把高敖曹、窦泰、莫多娄贷文的人头，送还东魏帝国（首都邺城）。

## 六、邙山之役

五三八年，冬季，十二月，西魏帝国车骑大将军是云宝袭击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东魏洛州（州政府洛阳）州长（刺史）王元轨放弃洛阳，逃走。西魏司令官（都督）赵刚袭击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占领。从此，包括襄州（州政府设赭阳【河南省方城县】）、广州在内，以西的各城镇州郡，再纳入西魏帝国版图。

最初，北魏帝国时代，伊川（伊水，流经河南省嵩县，于洛阳市东，注入洛水）当地强大家族族长李长寿当保蛮司令官（防蛮都督），累积历年功劳，升任北华州（州政府设中部【陕西省黄陵县】）州长。后来，十五任帝（孝武帝）元修西奔（参考五三四年七月），帝国分裂，李长寿率

六世纪·五三八年十二月　两魏河洛一带新形势

众效忠元修，抵抗东魏帝国，元修任命他当广州州长。东魏大将侯景攻陷广州，斩李长寿。李长寿的儿子李延孙收集老爹的部众，继续抵抗东魏帝国。西魏皇族广陵王元欣、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长孙稚等，先后携带全家，前往投靠。李延孙都致赠旅费，派军队护送到关中（陕西省中部）。东魏太师（上三公之一）高欢十分痛恨，不断派军攻击李延孙，但不能攻克。西魏任命李延孙当中央驻洛阳以南特遣政府总监（京南行台），负责指挥河南（黄河以南）各军，兼广州州长。李延孙把收回伊水、洛水版图，作为自己的使命。西魏政府因李延孙兵力太少，特任命李长寿的女婿、京兆郡（首都长安）人韦法保当东洛州（即东魏的洛州，州政府洛阳）州长，配备数百士卒协防。韦法保是别名，本名韦佑，但平时使用别名。韦

法保抵达洛阳后，跟李延孙联军作战，在伏流城（河南省嵩县）构筑营阵，设立拒马木栅。稍后，骠骑大将军独孤信进入洛阳，打算重新修缮宫殿，派国务院国防部地方军事司长（外兵郎中）、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人权景宣率工兵三千人，出来采购木材，运回洛阳，正巧东魏军反攻，黄河以南城镇全都背叛西魏，权景宣从山间小道西走，跟李延孙会合，攻击孔城（河南省伊川县西南），占领；而洛阳以南州郡，不久也再回归西魏帝国。西魏丞相宇文泰即任命权景宣镇守张白坞（河南省宜阳县西北），接应东南方归附西魏帝国的各军。本年（五三八年），李延孙被秘书长（长史）杨伯兰谋杀，韦法保率军接收李延孙大营。

东魏将领段琛等镇守宜阳（河南省宜阳县西），派阳州（州政府宜阳）州长牛道恒引诱西魏帝国沿边居民。西魏南兖州（州政府设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州长（空头官衔。此时谯城属东魏）韦孝宽十分忧虑，就伪造一封牛道恒写给韦孝宽的信，表示有归降之意，派间谍故意遗失在段琛军营，段琛果然怀疑牛道恒。韦孝宽乘他们互相猜忌之际，发动袭击，生擒段琛和牛道恒；崤山、渑池（河南省渑池县西）一带东魏势力，全部肃清。

西魏中央驻东方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王思政，认为玉壁（山西省稷山县）地势险要，请中央准许他自行筑城，从恒农（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迁往镇守。西魏帝元宝炬下诏（宇文泰诏）批准，加授王思政汾晋并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侨州，州政府设玉壁【山西省稷山县】）州长（刺史），而仍任中央驻东方特遣政府总监（行台）。

五四〇年，春季，二月，东魏帝国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侯景，通过三鸦（河南省鲁山县西南）南下，准备收复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五三七年十月，西魏政府乘沙苑战役胜利，夺取荆州）。西魏帝国丞相宇文泰派李弼、独孤信，各率骑兵五千人，出武关（陕西省商南县西南）迎战；侯景撤退。

夏季，五月二日，西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宫延和、陕州（州政府设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州长（刺史）宫延庆，投降东魏帝国（首都邺城）。东魏政府在黄河北牧马场（七任帝元宏把石济【河南省卫辉市东古黄河渡口】以西，划做鲜卑人南迁后的畜牧场，参考四九四年十一月），设立义州（州政府设枋头城【河南省淇县东南淇门渡】），安置宫延和、宫延庆（投降东魏的西魏人，都被安置在此地）。

五四二年，春季，三月，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开始

设立六军（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府兵”制度，于本年【五四二】开始）。

秋季，八月，东魏丞相高欢向西魏帝国发动总攻，从汾州（州政府设兹氏城【山西省汾阳市】）、绛郡（北绛郡，山西省翼城县）出发，大营连接四十华里。西魏丞相宇文泰命中央驻东方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王思政坚守玉壁（山西省稷山县），阻断东魏军前进要道。高欢写信向王思政招降，说：“你如果改变立场，当任命你当并州（州政府晋阳）州长。”（高欢的根据地在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并州的重要，在各州之上。）王思政回信说：“可朱浑道元投降（参考五三五年正月），为什么没有教他主持并州！”

冬季，十月六日，高欢大军包围玉壁，总共九天，遇上大雪，士卒饥寒交迫，很多人饿死冻死，高欢无奈，解除包围，撤退。西魏帝国派皇太子元钦镇守蒲阪（山西省永济市），丞相宇文泰率军从蒲阪出发，抵达皂荚戍（山西省临猗县西南），得到高欢已撤退到汾水东岸情报，立即追击，已追不上。

十一月，东魏政府任命可朱浑道元当并州（州政府晋阳）州长（刺史）。

五四三年，春季，正月一日，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大赦，改年号武定。

总监察官（御史中尉）高仲密娶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长（吏部郎）崔暹的妹妹为妻，但后来又把她遗弃，因此跟崔暹结下怨仇。高仲密遴选监察官（御史），多用他的同乡或亲戚。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奏报东魏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本年二十岁），命重新遴选。崔暹正受高澄的宠爱信任，高仲密疑心是崔暹从中陷害，对崔暹越发愤怒。高仲密的继妻李昌仪，美艳夺人，又聪明智慧，高澄看见，惊为天人，抱住她就要上床，李昌仪坚决拒绝，衣服都被撕破，仍不屈服，终于逃出魔掌。回家后，告诉高仲密，高仲密越发愤恨。不久，高欢派高仲密当北豫州（州政府设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州长，高仲密遂暗中准备叛变。高欢得到情报，对他开始怀疑，派城防司令官（镇城）奚寿兴负责军事，高仲密只负责民政。高仲密摆下筵席，宴请奚寿兴，事先埋伏壮士，就在筵席之上，生擒奚寿兴。

二月十二日，高仲密献出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投降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西魏政府任命高仲密当总监督长（侍中）、宰相（司徒）。

高欢因高仲密的叛变，全由崔暹激起，打算诛杀崔暹（崔暹固然有罪，总还是为妹复仇；高澄逼奸不遂，才是激变主因，高欢把子孙一个个教养成禽兽，使人惊奇），高澄藏起崔暹，一再请求老爹赦免，高欢说："我可以饶他一命，但要教他狠狠吃一顿苦头。"高澄才放出崔暹，对中央特遣全权政府畿内巡察助理官（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说："你如果有一棍打到崔暹身上，我们以后永不相见。"陈元康警告高欢说："大王刚把天下交给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可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崔暹，却躲不过一顿军棍，父子尚且是这个样子，何况对别的人！"高欢遂不再追问崔暹。

高仲密的四弟、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高季式驻防永安戍（山西省霍州市），高仲密派人告诉他消息，高季式大惊，投奔晋阳（高欢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报告高欢；高欢待他跟从前一样。

西魏丞相宇文泰率大军东下，接应高仲密，命太子少傅（太子三少之二）李远当前锋官，抵达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派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于谨，进攻柏谷（河南省偃师县东南），攻克。

三月二日，包围黄河大桥南岸城堡。

东魏丞相高欢率大军十万人南下，抵达黄河北岸宇文泰撤退到瀍水，

六世纪·五四三年二月至三月　邙山之战·东魏重夺洛阳

在黄河上游放下火船，打算焚毁黄河大桥。东魏阜城侯斛律金命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张亮，动员一百余只小艇，挂上很长的链条，等到火船靠近时，把长链条钉到火船上，然后拉到岸边，黄河大桥遂得以保全。

高欢渡黄河，进入邙山（洛阳城北），构筑营阵，数天之久，不向前推进。宇文泰把辎重留在瀍曲（瀍水弯曲处），深夜，攀登邙山，袭击高欢。东魏骑兵斥候报告高欢说："盗贼（指西魏军）距我们四十余华里，吃过干粮早饭，即行出发。"高欢说："他们自己会渴死！"下令坚守阵地等待。

三月十八日，黎明，双方大军接触，东魏大将彭乐率数千骑兵担任右翼，冲进西魏军的北进纵队，马蹄所及，西魏士卒崩溃，四散逃命，彭乐遂深入西魏大营。有人向高欢报告说："彭乐叛变！"高欢大怒若狂。霎时间，西北尘土扬起，彭乐派人报告大捷，计俘虏西魏帝国总监督长（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总司令官（大都督），以及皇族临洮王元柬、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巨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太子宫总管（詹事）赵善和司令、将军、参谋官等，共四十八人。东魏各级人马乘胜追击，大破西魏军，杀三万余人。

高欢命彭乐追捕宇文泰，宇文泰走投无路，对彭乐说："你大概就是彭乐，真是个呆瓜白痴！今天没有我，明天怎么还有你？为什么不快回去，计算你的金银财宝！"彭乐同意宇文泰的话，抢下宇文泰一个装着金带的口袋，返回，报告高欢说："宇文泰刀下逃生，吓破了胆。"高欢虽然高兴他打了胜仗，但又愤怒他放掉宇文泰，命彭乐趴到地上，亲自揪住他的头发，不断撞击地面，斥责他沙苑之役时失败的罪过（参考五三七年十月），高欢咬牙切齿，举起佩刀，一连三次，就要砍下，彭乐说："请赐给我五千骑兵，当为大王生擒宇文泰。"高欢说："你把宇文泰放走，是什么意思，怎么又说再捉拿他！"命取出绸缎三千匹，压到彭乐背上，然后全部赏赐给彭乐（这是封建社会首领对有勇无谋的莽汉一种擒拿术，至为精彩）。

第二天（三月十九日），东西大军再度会战。西魏丞相宇文泰率中央纵队，中山公爵赵贵担任左翼，中央禁军总监（领军）若干惠（若干，复姓）担任右翼；中央纵队及右翼军同时发动攻击，大破东魏军，把东魏军的步兵，全部俘掳。高欢在混战中从马背上栽下，赫连阳顺跳下自己战马，把马让给高欢。高欢上马逃走，左右卫士步行的和骑马的，只剩下七人，而西魏军已经追到，亲军司令官（亲信都督）尉兴庆说："大王快走，我

腰际还有一百支箭，足可以射杀一百人。”高欢说：“事情过去后，用你当怀州（州政府设野王【河南省沁阳市】）州长（刺史）；如果阵亡，用你的儿子。”尉兴庆说：“儿子年纪还小，请用我老哥。”高欢承诺。尉兴庆阻击，箭射完后，被杀。

东魏士卒有逃奔西魏的，说出高欢停留在什么地方，宇文泰征求敢死队三千人，都用短兵器，交给总司令官（大都督）贺拔胜，发动攻击。贺拔胜在混乱的士卒群中，认出高欢，贺拔胜手拿长矛，率十三个骑兵，加鞭追赶，奔驰数华里，长矛的尖端快触及到高欢后背，大喊说：“贺六浑（高欢孔名），贺拔破胡（贺拔胜乳名）要你的命。”高欢心胆俱裂，几乎绝气。东魏河州（州政府设枹罕【甘肃省临夏市】）州长（空头官衔。此时枹罕属西魏）刘洪徽在旁，照贺拔胜发箭，一连射中贺拔胜身旁两个骑兵；武卫将军段韶射中贺拔胜坐骑，马死，等到侍从牵来副马，高欢已逃走很远。贺拔胜叹息说：“今天不带弓箭，是上天之意。”

西魏南郢州（州政府所在不详）州长（刺史）耿令贵大声呐喊，单枪匹马，冲入东魏阵营，挥动大刀，四下乱砍。人们认为他已死亡，霎时间，又挥动大刀回营，这样杀出杀入，有四次之多，凡是阻挡他前进的，非死即伤。耿令贵对左右侍从说：“我怎么会喜欢杀人？勇士铲除盗匪，不得不如此。如果不能杀贼，又不被贼杀伤，跟坐在那里空发议论的人，有什么区别！”

西魏左翼指挥官赵贵等五位将领的攻势却受到挫折，于是，东魏大军重新集结，声势再度振奋。宇文泰继续攻击，也不顺利。而黄昏来临，西魏军在夜色掩护下撤退；此时轮到东魏军追击。西魏大将独孤信、于谨集结散兵败将，攻击东魏追兵的后背，追兵受到惊扰，停止追击，西魏各军才得以安然逃脱。若干惠在夜间撤退，东魏军尾追，若干惠慢慢下马，回头吩咐炊事兵煮饭，进餐已毕，对左右侍从说：“死在长安（西魏首都，陕西省西安市）和死在这里，有什么不同？”下令竖起大旗，吹起号角，召集散兵游勇，缓缓退回，东魏追兵怀疑设有埋伏，不敢逼得太近。宇文泰遂入关（潼关），驻军渭水两岸。

高欢挺进到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宇文泰派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达奚武等抵抗。东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封子绘对高欢说：“统一东西分裂的局面，就在今天。从前，曹操攻克汉中（陕西省汉中市），不乘胜夺取巴蜀（四川省。参考二一五年七月），错误的原因，在于迟疑不决，以致后来懊悔，已来不及，请大王不要迟疑。”高欢深为同

意，召集各将领会议，讨论行动，大家都认为："野地没有青草，人困马乏，不可以追得太远。"陈元康说："两个强大的敌人，战场交兵，拖延岁月，已经够久。今天幸而打了一场胜仗，是上天把敌人交到我们手上，时机不允许失去，应当乘胜追击。"高欢说："如果遇到埋伏，我怎么冲过去！"陈元康说："大王上一次在沙苑（陕西省大荔县南）战败，他们还没有埋伏（参考五三七年十月），而今溃败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会有长远智谋？如果放弃不追，一定会有后患。"高欢不接受，只派刘丰生率数千骑兵追击宇文泰，而自己东返。

宇文泰召回镇守玉壁（山西省稷山县）的王思政，准备派他镇守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王思政还没有到，宇文泰已经战败，乃改派王思政镇守恒农（西恒农，河南省灵宝县东北）。王思政入恒农城，命大开城门，自己则脱下铠甲睡觉休息，慰劳守军将士，表示没有什么使他们害怕。数天后，刘丰生抵达城下，对王思政心怀畏惧，不敢攻城，率军退回。王思政遂修筑城郭，建立城楼瞭望台等，推广农耕，储存草料粮食，从此恒农才有防御工程的设备。

西魏丞相宇文泰请求贬降自己的官位，西魏帝（【西】十六任文帝）元宝炬（本年三十七岁）不准。这次邙山之役，西魏各将领都没有功劳，仅耿令贵与太子宫武卫卫队长（太子武卫率）王胡仁、司令官（都督）王文达竭力奋战，功勋最多。宇文泰打算任命三人分别当京畿总卫戍司令（雍州刺史）、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省凤翔县】）、北雍州（州政府设华原【陕西省耀县】）州长（刺史），但因三个官位有富有贫，就命他们抽签决定，并把王胡仁改名王勇、耿令贵改名耿豪、王文达改名王杰，用以表扬他们的战功。于是扩大招兵买马，吸收关中（陕西省中部）、陇右（甘肃省南部）英雄好汉，增强兵力。

东魏帝国北豫州（州政府设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州长高仲密将叛变时，暗中派人煽动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州市】）民间首领作为内应（高家兄弟，根据地本在冀州；参考五三一年六月）。中央派高隆之乘驿马车前往安抚慰劳，人民才算安定。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密函吩咐高隆之，说："跟高仲密一同投降西方（西魏帝国）的党羽，他们的家属应一律逮捕，用以阻吓后人效法。"高隆之认为皇帝开恩不究的诏书，刚刚颁布，不应追悔更改；如果又要羁押法办，那将显示政府言而无信，万一引起惊骇骚扰，损失一定不小。遂报告丞相高欢，撤销高澄的指令。

西魏帝国（首都长安）清水（甘肃省清水县）氐部落大酋长李鼠仁乘政府被东魏帝国击败之际，占据山川险要，武装叛变。陇右（甘肃省南部）总司令官（大都督）独孤信不断派军攻击，都不能取胜。丞相宇文泰命收发官（典签）、天水郡（甘肃省天水市）人赵昶前往沟通安抚，各部落酋长集合讨论，有的愿意接受，有的拒绝；拒绝的人甚至打算诛杀赵昶；赵昶脸色神情，跟平常一样，但言辞和气势，更为严厉。李鼠仁感动觉悟，遂互相劝勉，先后投降。氐部落另一位酋长梁道显叛变，宇文泰再派赵昶前往说服，把氐部落重要酋长将领四千余人，连同他们所属的部落，全体强行迁移到华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宇文泰即任命赵昶当华州司令官（都督），管辖这批氐人。

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间谍暗中进入虎牢（河南省荥阳市西北汜水镇），命守将魏光坚守，等待援军。东魏围城军大将侯景捕获间谍，把下达魏光的密令，改成“迅速撤退。”然后让间谍进城，魏光遂连夜逃走。侯景把高仲密的妻子李昌仪（事变主角高仲密下落，反而不明），送到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于是，北豫州（州政府虎牢）和洛州（州政府洛阳），再回东魏帝国版图。

五月三日，东魏政府因克复虎牢之故，死罪以下的囚犯，都降一等处罚，只不赦高仲密一家。丞相高欢因高乾当初起兵时有功劳，高敖曹战死沙场，高季式又先行自首，特别请求中央（中央就是他）免除他们三家的连坐处分。高仲密的美艳妻子李昌仪，本应该受连坐诛杀，高澄身穿整齐官服，召见李昌仪，说：“今天，怎么样？”李昌仪沉默不语，高澄遂命她上床。（胡三省注：“高澄为了一个美女，既逼帝国元勋外叛，又使老爹【高欢】几乎送命沙场，恶性不改，又炫耀自己的官位，诱人成奸。以后发生杨燕之祸【参考五八〇年二月】，叔侄互相屠杀，事从李昌仪开始，岂不是天意。”）

五月六日，中央任命侯景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 七、长社争夺战

五四六年，秋季，八月，西魏政府征调并州（侨州，州政府设玉壁【山西省稷山县】）州长（刺史）王思政当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刺史），并命王思政推荐继任人选，王思政推荐晋州（侨州，州政府设车厢城【山西省绛县】）州长韦孝宽；丞相宇文泰批准。

东魏丞相高欢，动员全国所有可以作战的武装部队，再向西魏帝国发动总攻击。

八月二十三日，东魏帝国从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出发的军队，在晋阳（高欢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集结完成。

九月，大军越过国境线，抵达玉壁（山西省稷山县），团团围住；用以引诱西魏帝国出动野战军；西魏不作反应。

六世纪·五四六年十月　东魏围攻玉壁城不克

冬季，十月，开始攻击玉壁（山西省稷山县），日夜不停，守将韦孝宽随机应变，竭力拒抗。城中没有井水，完全依靠汾水（汾水流经玉壁城北），高欢使汾水改道（在上游决堤或填土壅塞，水自横流），一夜之间，

工程完成。高欢又在城南筑起土山，打算居高临下，越过城墙；玉壁（山西省稷山县）城上原来建有两个指挥作战的碉楼，韦孝宽在碉楼上再建碉楼，一直保持比土山还要高的高度，用以抵御来自土山的攻击。高欢派人警告韦孝宽，说："你把碉楼加高到天上，我就穿地道捉你归案。"于是，深入地层，挖掘十条地道，采用魔法师（术士）李业兴的《孤虚法》（神秘古怪书），集中力量，攻击北城。北城，天生险要。韦孝宽则挖掘长沟，切断东魏军的十条地道，选派战士驻守，东魏军地道挖到深沟时，西魏战士就把他们捕捉格杀。西魏军又在深沟外堆积木柴，另备火种，只要发现有东魏军在地道中潜伏，就把木柴塞进去，投火燃烧，用皮风箱鼓动，烈火浓烟，全吹入地道，只煽一次，地道中东魏士卒就全都焦烂。东魏军用"攻车"撞击城墙，被撞击的地方，都被摧毁，无法抵御。韦孝宽用布匹缝成帐幔，攻车到那里，就在那里悬起帐幔，帐幔距城墙有一段距离，攻车力量被化解，不能发挥威力。东魏军于是把松枝、麻秆绑到长杆上，灌油燃火，去烧帐幔，打算连碉楼一并焚毁。韦孝宽把锐利的铁钩也绑到长杆上，等火杆攻击时，举起钩杆迎击，把松子、麻秆全都割掉。东魏军再使用地道，在城四周加倍挖掘二十条，用木柱支撑，然后放火焚烧木柱，木柱烧断，城墙崩塌（高欢曾用此方法攻陷邺城，生擒刘诞：参考五三二年正月），韦孝宽在城墙崩塌处，用栅栏堵住，遂无法攻入。东魏军在城外用尽所有攻城方法，西魏军在城中防守，仍有余力，韦孝宽又夺取东魏军攻城用的土山。高欢无可奈何，乃派粮秣军事参议官（仓曹参军）祖珽，游说韦孝宽，说："你困守一座孤城，西方又没有援军，恐怕最后无法保全，为什么不归降？"韦孝宽回答说："我们的城池坚固，军粮绰绰有余。攻城辛苦，守城安逸。天下哪有只被包围十天半月，就需要援军之理，我担心的倒是你们的军队，恐怕有来无回。韦孝宽是关西（函谷关以西）大丈夫，绝不当投降将军。"祖珽再对城中军民劝告："韦将军接受他们（西魏帝国）的荣华富贵，或许可以这样；但是其他军民，为什么随着他跳到滚汤、热火之中！"于是把悬赏文告射到城中，宣布："斩韦孝宽出降的，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封开国郡级公爵，赏绸缎一万匹。"韦孝宽在文告背面，亲笔写下西魏政府的悬赏，射回城外，说："斩高欢投降的，封赏跟此相同。"祖珽是祖莹的儿子（祖莹事，参考五二四年十月）。东魏军苦攻玉壁（山西省稷山县）五十日，士卒阵亡及病死的共七万人，埋葬在一个大冢之中。高欢的智谋和体力，全都枯竭，旧病复发。忽然天上一颗流

星，坠入东魏军大营，士卒惊惶恐惧。

十一月一日，高欢下令解除包围，撤退。

之前，高欢派侯景率军另道而进，从齐子岭（河南省济源市西）发动攻击。西魏帝国建州（州政府车厢城）州长（刺吏）杨标镇守车厢（山西省绛县），恐怕侯景攻击邵郡（山西省垣曲县东南），率军迎战。侯景听到杨标军到，撤回河阳（河南省孟县），砍伐树木，塞住长达六十余华里的道路，而仍惊惧不止（胡三省注："杨标不过一个常人，侯景何至于对他如此恐惧？史书所记，有时过甚其实。"）。

十一月十一日，高欢派段韶护送太原公爵高洋（本年十八岁）前往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坐镇。

十一月十二日，命坐镇邺城的世子高澄（本年二十五岁）回基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见面（高欢自知不起，交代后事）。

西魏政府擢升韦孝宽当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进封建忠郡公爵（酬庸他坚守玉壁的功劳。"一将功成万骨枯"，东魏死七万人，加上西魏伤亡，何止万骨），当时的人，认为王思政识人。

十二月十一日，东魏帝国丞相高欢，因西征无功，上疏请辞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东魏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本年二十三岁）批准。

高欢从玉壁（山西省稷山县）回到晋阳（高欢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军中传出谣言，说高欢已被韦孝宽用机械发射、威力强大的"定功弩"射死。西魏帝国得到消息，在发布的文告上强调："强弓一发，恶徒毙命。"高欢听见，勉强起身接见高级干部，命斛律金唱《敕勒歌》，高欢也跟着合唱，感慨悲哀，流泪泣涕（斛律金是敕勒人，所以唱敕勒歌。《古乐府》记载歌词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国苍凉，牧歌悲壮，高欢身负重伤，命在旦夕，而强敌更强，内忧难解，一生奋斗，将成一空，百感交集，才会泣下。与刘邦《大风歌》，情景稍异）。

五四七年，春季，正月八日，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丞相、勃海王（献武王）高欢逝世（年五十二岁）。

五四八年，夏季，四月十三日，东魏政府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高岳、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慕容绍宗、总司令官（大都督）刘丰生等，率步骑兵十万人，攻击西魏河南（黄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

督河南诸军事）王思政据守的颍川（河南省长葛县。王思政从侯景手中接收颍川，参考去年【五四七年】六月）。王思政命守军降下大旗，收藏战鼓，好像一座空城。高岳仗恃他的压倒性人数，四面进攻。王思政挑选精锐战士，打开城门出击，东魏军败走。高岳改为构筑土山，日夜不停地猛攻；王思政随机应变，最后，夺取土山，就在土山设置城堡，协助防守。

五四九年，夏季，四月，东魏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高岳等，进攻西魏帝国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不能攻克。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不断增援，道路上军队络绎不断，过了一个新年，仍没有攻下（去年【五四八年】四月发动攻击）。总司令官（大都督）、山鹿公爵（忠武公）刘丰生主张阻塞洧水灌城（洧水，颍水支流，流经长社城北），城墙很多地方崩坏，高岳把全军编组为若干梯队，用车轮战术，轮流上阵攻击。守军统帅、西魏最高统帅（大将军）王思政亲自冒乱箭飞石，跟士卒同甘共苦。城中到处从地下往上冒水，必须把炉灶悬挂起来，才能煮饭。西魏太师（上三公之一）宇文泰派另一最高统帅（大将军）赵贵率东南各州武装部队增援。然而，长社（河南省长葛县）以北，一片汪洋，赵贵军进到穰城（西魏荆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邓州市），不能前进（长社在穰城东北航空距离二百四十公里，长社以此一片汪洋，不能阻赵贵军前进，方位似有错误）。东魏攻城军派神射手，乘坐大舰，紧逼城墙，向城中发箭，城池眼看陷落。东魏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燕郡公爵（景惠公）慕容绍宗与总司令官（大都督）刘丰生，前往视察堤防，忽然看见东北尘沙滚滚，二人急登战舰躲避，霎时间，暴风大作，天气骤变，太阳无光，大地一片昏暗，锚链中断，战舰顺风飘向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城墙上西魏守军用长钩扣住船舷，拉向城边，乱箭齐发。慕容绍宗投水淹死（年四十九岁）；刘丰生游向攻城用的土山，城上守军把他射死。

东魏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高岳，一天之中丧失慕容绍宗等两员大将，士气低落，不敢再逼近长社（颍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长葛县）。陈元康向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说："大王自从接管政府以来，没有建立过特别大功，虽然击破侯景，但他本来就是内贼。而今，颍川郡（郡政府同设长社）马上就要陷落，盼望大王立下这次功劳。"高澄同意。

五月二十四日，高澄亲率步骑兵混合兵团十万人，南下进攻长社，亲自监督兴筑洧水（颍水支流，流经长社城北）堤坝，堤坝三次崩塌，高澄大怒，下令把运土的民夫士卒和他们所运的土，一起塞进缺口堵塞（高澄

荒淫已不可恕，而又如此残忍，更不可恕）。

被东魏帝国大军包围的长社，城中缺盐，人民都患痉挛水肿，病死的十分之八九。而西北忽然发生狂风，激起巨浪，涌到城中，城墙遂告倒塌。东魏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下令城中军民说："能够生擒王统帅（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的，封侯爵；如果王统帅受到伤害，他的亲近侍从，全体处斩。"西魏最高统帅（大将军）王思政率军登上土山，对部属说："我力量用尽，智谋用竭，只有一死，上报国家。"因而仰望上天，放声大哭，向西方（祖国在西）作两次叩拜，打算用刀自断咽喉。司令官（都督）骆训说："你常告诉我们：'你拿着我的人头投降，不但可以得到富贵，也救了一城人。'而今，高相国（高澄）既然有这种命令，你难道不哀怜你的士卒，让他们受到诛杀！"大家一齐动手，绑住王思政的双臂，不准他自刎。高澄派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赵彦深前往土山，赠送白羽毛扇，握住王思政的手，传达高澄的意思，再手牵手下山。高澄不准王思政叩拜，请他上座，十分敬重。王思政最初进入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时（参考前年【五四七年】六月），将士八千人，等到陷落，只剩下三千人，始终没有一个人背叛，高澄把剩下来的残余部众解散，发配到偏远地方，把颍州改称郑州（长社城因受洧水所灌而崩坏，州政府遂迁至颍阴【河南省临颍县西北】），对王思政至为礼遇。西翼办公所主任（西阁祭酒·三公等府属官）卢潜说："王思政不能以身殉国，有什么了不起！"高澄对左右说："我有卢潜，是又得到一个王思政。"卢潜是卢度世的曾孙（卢度世事，参考四六七年四月）。

最初，王思政驻防襄城（河南省襄城县），打算把中央特遣政府（行台）迁到长社（河南省长葛县），派使臣魏仲向太师（上三公之一）宇文泰报告，同时写信告诉淅州（州政府设修阳【河南省西峡县北】）州长（刺史）崔猷。崔猷回信说："襄城控制京洛（黄河南岸），实是当今要冲，如果有什么动静，容易互相支援供应。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跟盗匪（东魏帝国）紧紧邻接，而且一片平原，没有山川险要可以防守，盗匪（东魏军）如果秘密发动攻击，等我们发觉时，他们已抵达城下。不如把中央特遣政府（行台）设在襄城，留驻重兵，而在颍川（长社）另设一州，派优良的将领前往镇守。则内外就像胶在一起一样，十分牢固，人心容易安定。即令有什么灾难，也造不成伤害。"魏仲晋见宇文泰，把两种意见，都提出报告，宇文泰批准崔猷的建议。但王思政坚决请求，并且约定："盗

匪（东魏军）如果水攻，我保证支持一年；如果陆攻，我保证支持三年，不需要政府援救。”宇文泰这才同意。等长社失守，宇文泰深为后悔（是后悔不该允许王思政移驻长社？还是后悔在水攻已超过一年仍没有救援？说不清楚）。崔猷是崔孝芬的儿子（高欢斩崔孝芬事，参考五三四年八月四日）。

侯景背叛西魏帝国南奔时（参考前年【五四七年】六月），西魏丞相宇文泰（此时宇文泰身兼丞相、太师二职），深恐东魏帝国再夺回侯景所属土地，遂派出将领，分别据守各城。等颍川陷落，宇文泰因各城的交通线已被切断，下令全体班师。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　第十部

# 20 最严重一次叛变

## 侯景反扑萧衍，既是外患，也是内乱

# 导　读

就在大分裂的六世纪五〇年代，南梁帝国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灾难。这灾难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恶棍侯景。它之所以严重，因为它固然可以定位为叛乱，但也可以定位为外患。造成整个南部地区全部败坏，除了南梁帝国第一任皇帝萧衍，渴死在皇宫御床之上，大多数富贵家庭的人，都饿死在堆满金银财宝的华屋之中，千里不见炊烟。这场灾难的祸首，御用圣贤永远站在权势的一边，所以都归罪于侯景。问题是，侯景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逼侯景做出他最不愿做出的事的，却是萧衍。萧衍这个诡计多端的无赖汉，对他自己的聪明才智，十分满意，认为只要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侯景压死。他为了赎回他自己的亲人，一面指天发誓，向侯景保证，一定会保护侯景；一面却暗中出卖侯景。阴谋被侯景拆穿后，立刻叛变，用战争手段，严惩这个老奸巨猾。

建立一个帝国、一个政府，或建立一个党，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力量；但是摧毁一个帝国、一个政府，或摧毁一个党，只要一个自以为法力无边的“英明领袖”，就可以了，萧衍，就是这个范例。

柏杨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日台北

# 1

# 短命帝国

## 一、英雄兰京之怒

五四七年，东魏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容貌仪表都很俊美，勇力超过常人，能挟着石狮子跳过皇宫围墙；骑马射箭，百发百中；喜爱文学，态度从容安静，时人认为他有七任帝（孝文帝）元宏的风范。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十分厌恶。

最初，勃海王（献武王）高欢在世时，认为把十五任帝（孝武帝）元修逼得出奔（参考五三四年七月）是一项污点，所以对待元善见，礼貌上至为恭敬，事情无论大小，一定奏报中央，是不是可以实行，完全遵从皇帝的裁决。每次参加宫廷宴会，都低头拜伏地上，向皇帝敬酒。元善见设立佛法大会，乘坐人拉的小车（辇）出外上香，高欢手捧香炉，在小车后步行跟随，弯曲身躯，屏声静息，观察元善见的脸色行事。身为领袖的既都如此，他的部属对元善见，也不敢不恭恭敬敬。

高欢逝世，高澄当权，跟老爹的态度恰恰相反。高澄倨傲简慢，气焰万丈，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兼监督院宫廷监督官（中书黄门郎）崔季舒侦察元善见的动静。元善见一举一动，无论大小，都要让崔季舒知道。高澄写信给崔季舒，说："那个呆头鹅（元善见）比从前怎么样？白痴程度是不是减低一点？要用心看管他！"元善见曾经在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东方狩猎，骑马奔驰，来往如飞，皇宫禁卫司令（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乌那罗，三字姓），在背后一面追赶，一面呼叫："皇上，不要跑马，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会发脾气！"有一次，高澄

出席元善见的宴会，举起大杯，在元善见面前晃一下，说："臣高澄，敬陛下这杯酒。"（只举杯没有叩拜，是待平辈朋友之礼，不是对君王之礼。）元善见忍不住无名怒火，说："自古以来，没有不亡之国，朕不一定眷恋此生！"高澄嗤之以鼻说："朕！朕！朕！你他妈的狗脚朕！"命崔季舒当场揍元善见三拳，然后站起来大摇大摆，扬长出去。第二天，高澄命崔季舒进宫向元善见道歉，元善见也表示歉意，赏赐崔季舒绸缎一百匹。

元善见无法消化沉重的忧虑和羞辱，曾背诵谢灵运的一首诗："韩国灭亡/张良奋击/秦王称帝/鲁仲连认为可耻/本是江湖流浪人/忠义却能感动君子。"（谢灵运事，参考四三三年十二月。）总顾问长（散骑常侍）、皇家教师（侍讲）、颍川郡（河南省长葛县）人荀济，知道元善见的意思，跟国务院内政部抚恤司长（祠部郎中）元瑾、皇后宫总管（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阴谋诛杀高澄。元大器，是元鸷的儿子（元鸷，参考五四〇年六月）。元善见手令荀济，假装问："你打算哪一天开讲？"对外宣称在宫中兴筑土山，实际上暗中向城北挖掘地道；挖到千秋门（在永巷之北）时，守门警卫察觉地下发出声音，报告高澄，事情遂全部泄漏。高澄率军入宫，见到元善见，也不行礼，就昂然坐下，厉声问说："你为什么谋反（"诬以谋反"竟诬到皇帝头上，运用之妙，使人拍案叫绝）？我们父子出力保卫国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我想你不会这样做，定是你左右小老婆们干的勾当。"打算诛杀胡夫人及李嫔（利刀为什么指向这两位美女，定有原因，史书叙述不明）。元善见面色严肃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属谋反，还没听说过君王谋反。你自己打算谋反，为什么倒转过来责备我！我杀你则国家平安，不杀你则国家随时会亡，我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何况小老婆！你一定要犯上作乱，要快要慢，握在你手。"高澄遂离开床位叩头，大声啼哭道歉，于是纵情饮酒，深夜才出宫（元善见称"朕"被辱，恐怕是"朕"这个字第一次惹祸【王始先生不知是否称"朕"】。高澄既口出恶言，元善见命在人手，岂敢咄咄反逼？即令敢咄咄反逼，高澄凶顽如狼，怎么可能吓得"叩头，大声啼哭道歉"？杜撰这段史迹的人，不知所云）。过了三天，高澄下令逮捕元善见，囚禁含章堂。

八月二十八日，把荀济等绑到街头，用大锅煮死。

最初，荀济家住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学问渊博，能写文章。

南梁帝萧衍尚是平民时，荀济跟他就是好友，知道萧衍野心勃勃，但自负才气纵横，不太看得起萧衍，经常对人说："等他起事，我就在盾牌上磨墨，撰写文告，向天下宣告他的罪状！"萧衍心里，一直愤愤不平。后来，萧衍真的当了皇帝，有人向萧衍推荐荀济，萧衍说："他虽然有点才干，可是却喜欢制造混乱，惹是生非，不可任用。"偏偏荀济上疏规劝萧衍不要信仰佛教，不要为了兴建塔庙，奢侈浪费。萧衍大怒，打算集合政府所有官员，当众处决荀济。朱异秘密通知他，荀济遂逃奔东魏帝国。当时，高澄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打算命荀济当皇家教师（侍读），老爹高欢说："我喜爱荀济，打算保全他的性命，所以反对给他官做。他如果进宫，接近皇上（元善见），绝不会有好结果。"高澄一再请求，高欢才批准。现在，谋杀高澄事失败，总监督长（侍中）杨愔问他说："你年已衰老，何苦去干这种事？"荀济说："年虽衰老，血气却壮！"杨愔遂判决："荀济自怜年纪老大，既没有功业，又没有名望，所以企图劫持天子，诛杀当权大臣。"高澄打算饶他不死，亲自诘问他说："荀公，为什么谋反？"荀济说："奉皇上（元善见）命令，诛杀高澄，怎么能叫谋反！"主管单位因荀济年老，而又有病，不能徒步走到刑场，遂用一辆小车把他载到东街，连车带人，一起投入烈火。

高澄疑心最高统帅府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温子升知道元瑾等的阴谋，而此时正命温子升撰写《高欢碑》（《献武王碑》），所以不动声色。一直等到《高欢碑》完稿，即逮捕温子升，囚禁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监狱，断绝饮食，温子升啃吃破旧棉袄，最后仍活活饿死。高澄把温子升的尸体抛弃到路边，没收全家男女老幼，充当奴婢（送晋阳宫）。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秘书长（太尉长史）宋游道收拾温子升尸体埋葬。高澄对宋游道说："我最近写信给京师（首都邺城）权贵，谈论政府官员，认为你喜欢呼朋结党，将来可能出事，今天才知道你真正重视故人友情，崇尚节义，天下为你害怕的人，是不知道我心。"

九月七日，高澄返回晋阳。

五四九年，夏季，四月十九日，东魏帝国政府擢升最高统帅（大将军）、勃海王高澄当相国，封齐王，加授特殊礼遇（奏事时不称姓名【赞拜不名】，入朝时不必碎步慢跑【入朝不趋】，上殿时不解佩剑、不脱木屐【剑履上殿】）。

四月二十二日，高澄自晋阳前往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朝见东魏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坚决辞让，元善见不准（末代帝王，也只剩下这一项不准对方辞职的权力）。高澄召集将领参谋等举行秘密会议，大家一致劝高澄夺取政权；只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陈元康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高澄从此讨厌陈元康。崔暹遂推荐陆元规当中央特遣全权政府助理官（大行台郎），分割陈元康的权力。

秋季，七月，东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自晋阳（高澄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前往邺城，辞让东魏帝元善见加授给他的特殊礼遇（参考本年【五四九年】四月十九日），并请元善见确定皇位继承人——太子。高澄问济阴王元晖业说："最近读什么书？"元晖业说："常读伊尹、霍光列传，不读曹操、司马懿列传。"

八月八日，东魏帝元善见，封皇子元长仁当太子。

最高统帅（大将军）、勃海王（文襄王）高澄，因老弟太原公爵高洋，在弟兄辈中排行第二，对他一直保持警觉。高洋也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很少开口说话，态度谦恭退让，跟高澄谈话，没有一件事不委屈顺从。高澄对他十分轻视，常说："这种人竟然也会富贵，相命书还有什么用！"高洋为妻子、赵郡（河北省赵县）人李祖娥购买一点衣服、玩物，高澄往往把它们抢走，李祖娥有时气得发晕，不肯交出，高洋笑说："这些东西可以再买，既然老哥要它，何必吝啬。"高澄有时感到惭愧，不愿接受，高洋也就拿回，不特别做出辞让模样。高洋每次退朝回家，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静坐，即令面对妻子李祖娥，也能一天不说话。但有时候却露出脊背，或脱掉鞋袜，狂奔猛跳，李祖娥问他干什么，高洋说："兴之所至，游玩一番。"其实是锻炼体力。

高澄捕获南梁帝国徐州（应是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兰钦的儿子兰京，用做厨房奴隶。兰钦要求赎回，高澄不准。兰京屡次当面请求，高澄命用木棍殴打，咆哮说："你再请求，我杀掉你！"兰京遂跟他的同党六个人，阴谋反击。高澄在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时，居住北城东面柏堂，迷恋琅邪公主（参考五四五年三月），为了跟她来往不受打扰，所以，常把左右侍卫差遣到外面。

八月八日，高澄同总顾问长（散骑常侍）陈元康，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总监督长（侍中）杨愔，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崔季舒，摒除左右，秘密商议东魏帝元善见禅位事宜，并拟定文武百官名单。就在这时候，兰京送来饮食，高澄教他退出，对其他人说："我昨天梦见这个奴

隶用刀砍我，应该马上把他除掉。”兰京听到这段话，于是，把短刀放在托盘下面，声称再度送来饮食，高澄大怒说：“我没有叫送东西，你来干什么?”兰京举起短刀，回答说：“我来杀你!”高澄从床上跳下，脚部跌伤，急忙爬到床下（由此推测，此时床已有四条腿），兰京把床掀起，诛杀高澄（年二十八岁）。杨愔狼狈逃走，丢掉一只靴子；崔季舒藏到厕所中；陈元康用自己的身体保护高澄，跟兰京争夺武器，受伤，肠子都流出来；库房值日员（库值）王纮冒着利刃，挺身抵抗兰京的攻击；纥奚舍乐在搏斗中被刺死。

当时，事变仓促，内外震恐。太原公爵高洋（本年二十一岁）正在城东“双堂”，听到消息，脸色不变，立即紧急部署，赶到“柏堂”，搜索兰京等，一一斩首，剁成肉酱。事后，慢慢走出来，宣布说：“奴隶谋反，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受伤，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十分惊异（惊异高洋说话正常），高洋不对外发布死讯。陈元康亲笔写一封信给娘亲永别，然后口述若干对政府建议事项，命人事军事参议官（功曹参军）祖珽记下，当晚，逝世（年四十三岁）。高洋把陈元康的尸体暂时安放在“柏堂”，对外声称：派陈元康出去办事，并发表人事命令，任命陈元康当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任命王纮当左右司令官（左右都督）。王纮是王基的儿子（王基事，参考五三四年二月）。

高家班高级干部、政府中的权贵，都认为重兵集中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建议高洋早日返回晋阳，高洋同意。当天（八月八日），入夜，召见最高统帅府军事官（大将军督护）、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唐邕，命他调配各将领紧急行动，加强全国戒备。唐邕一会工夫，就部署完毕，高洋从此对他十分敬重。

八月十日，高洋暗示东魏帝元善见：借口因为封太子之故，下诏大赦天下。而高澄已死讯息，逐渐泄漏，元善见悄悄对左右说：“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死亡，似是上天旨意，政府权力应该重回皇家（元家班）之手!”高洋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高岳、太保（上三公之三）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司马子如、总监督长（侍中）杨愔，留守邺城（东魏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其他所有高级官员及封爵，都随自己行动。

八月十一日，高洋进宫，到昭阳殿晋见元善见，为了展示威力，高洋率武装勇士八千人，而陪同高洋登上台阶的有二百余人，全都卷起衣

袖，手握刀柄，好像面对大敌，高洋命司仪官传报说："我有家事，必须前去晋阳（高家班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行礼两次，转身退出。元善见脸色苍白，一直看高洋出去，说："这个人好像也不见得能够包容，我不知道死在哪天！"晋阳（山西省太原市）旧有的臣僚和老将，一向瞧不起高洋，可是，等高洋抵达，召集文武官员谈话，神采飞扬，言辞清晰，反应迅速，大家大为吃惊。高澄颁布的政令有不合适的地方，高洋都加以修改。高隆之、司马子如等，对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崔暹十分痛恨，上奏指控崔暹和崔季舒罪过，高洋命打他们每人二百皮鞭，放逐边疆（崔暹结怨事，参考五四四年七月。崔季舒是崔暹的叔父，二人都受高澄器重）。

## 二、高家班建北齐

五五〇年，春季，正月十八日，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擢升太原公爵高洋当丞相、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晋封齐郡王。

三月十一日，东魏帝国晋封丞相、齐郡王高洋当齐王。

当初，东魏帝国齐王高洋，在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时（参考五三五年十一月），勃海郡（河北省东光县）人高德政当记录官（管记），因此二人非常亲近，无话不谈。特级资政官（金紫光禄大夫）丹阳（江苏省南京市）人徐之才，北平郡（河北省卢龙县北）郡长、广宗（河北省威县东）人宋景业，都精通神秘预言书，认为：太岁在午（一种叫"太岁"的神灵，在"午"年出现），政治上一定发生革命（太岁是什么？以至于如何跑到"午"年？又为什么非有革命不可，我们全不知道）。于是，通过高德政，劝高洋接受皇位禅让。高洋报告娘亲娄昭君，娄昭君说："你老爹（高欢）像一条龙，你老哥（高澄）像一只虎，还不敢妄想皇帝宝座，一辈子都面向北方称臣，你是什么人，竟想做姚重华（舜）、姒文命（禹）的事！"高洋告诉徐之才，徐之才说："正因为你不如老爹、老哥，所以才最好是早早高升尊位。"高洋铸铜像占卜，结果铜像铸成，乃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段韶，去问肆州（州政府设九原【山西省忻州市】）州长（刺史）斛律金，斛律金到晋阳（高家班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晋见高

洋，坚决反对，认为宋景业第一个煽动高洋接受天命，应该处死。高洋跟当权重要人物，在娘亲太妃娄昭君面前，举行最高会议，娄昭君说："我儿性情软弱直爽，不会有这种想法，是高德政喜欢惹祸，教他这么做。"高洋因大家还没有共识，再命高德政到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察看高级官员们的意见。高德政还没有回来，高洋已不能等待，率领大军，向东进发，走到平都城（山西省和顺县西），再召集高级将领讨论，没有人敢表示意见。秘书长（长史）杜弼说："关西（西魏帝国）是我们的大敌，如果接受皇帝禅让，恐怕他们（宇文泰）挟持天子（西魏帝元宝炬），自称正义之师，大军东征，大王（高洋）如何因应？"徐之才说："宇文家跟大王争夺天下，他也想做大王想做的事，即令他再倔强，也不过追随大王之后当皇帝。"杜弼无话可答。高德政到了邺城，暗示高级官员出面劝进，没有人反应。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司马子如到辽阳（山西省左权县）迎接高洋，认为绝不可以接管政权。高洋打算返回晋阳（山西省太原市），皇家仓库管理员（仓丞）李集反对，说："大王来这里为了什么，竟然回头？"高洋派李集到东门办一件事，就在东门把他格杀，而另行下令赏赐他绸缎十匹，遂返晋阳。高洋返回晋阳后，一直闷闷不乐。徐之才、宋景业等，每天都向他解释阴阳占卜的道理，强调应该早早接受天命，高德政也不断施加压力。高洋命巫法师李密占卜，卜到《大横》（《易经》篇名），说："这是刘恒的卦。"（刘恒事，参考前一八〇年九月）高洋命宋景业再卜，卜到《乾》变《鼎》，说："'乾'是君王，'鼎'是五月，最好在五月接受禅让。"有人警告说："五月不可以就职上任，冒犯的人，死在官位上。"宋景业说："大王当天子，用不着担心升迁，怎能不寿终官位！"高洋大为高兴，再从晋阳出发。

高德政把有关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方面的事情，条条列出，呈报高洋，高洋命侍从陈山提，乘驿马车携带这项备忘录，连同自己的密函，送给留守邺城的杨愔。本月（五月），陈山提到邺城，杨愔召见祭祀部长（太常卿）邢邵，商议禅让仪式。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魏收，草拟加授"九锡"、"皇帝禅让"，以及文武百官向高洋呈递的表示拥护他当皇帝的各项文稿（禅让最简单的模式是：皇帝三次下诏把宝座让给权臣，权臣三次辞让；文武百官三次向权臣劝进，权臣两次辞让，而最后一次接受）。召集元姓皇族各亲王到北宫，软禁在东厢。

五月六日，东魏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本年二十七岁）

擢升高洋当相国、总管文武百官，加授“九锡”隆重礼遇（“九锡”就是“九赐”，参考四年）。高洋率军走到前亭（山西省和顺县西），所骑的马忽然栽倒，这不是吉祥的兆头，心里升上一层阴影。走到平都城（山西省和顺县西【前亭东】），高洋不肯再进。高德政、徐之才苦苦请求，并且威胁说：“陈山提先到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恐怕消息已经走漏。”高洋命司马子如、杜弼乘驿马车随陈山提之后进入邺城，察看人心反应。司马子如等到邺城时，邺城人士认为大势已定，没有人敢表示反对。高洋不久也到邺城，征调民夫携带土木工具在南城集合。高隆之请示说：“集结他们干什么？”高洋拉下脸来说：“我自有我的事，你为什么问，打算全族屠灭是不是！”高隆之吃了一惊，急忙道歉告辞。于是，兴筑圆形神坛，准备典礼用的器具。

五月八日，最高监察长（司空）潘乐、总监督长（侍中）张亮、宫廷监督官（黄门郎）赵彦深等，请求入宫，东魏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在昭阳殿接见。张亮说：“五行（金木水火土）运转，有开始就有终结。齐王（高洋）神圣美德，万方归附景仰，希望陛下效法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元善见严肃地说：“关于皇帝宝座，我很久以来都在推让，现在自当避位。”接着说：“这样的话，需要撰写诏书。”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说：“已经完成。”请总监督长（侍中）杨愔呈递，元善见在上面签字后，问说：“把我安置在哪里？”杨愔说：“北城另外有一个宾馆。”元善见遂走下宝座，徒步走到东厢，背诵范晔《后汉书·赞》说：“刘协（东汉王朝末任帝）生不逢时，身受播迁逃亡之苦，帝国又多灾多难，四百年政权（东西两汉王朝相加，共四百三十五年），在他手上结束，永远做姚重华（虞）的嘉宾。”主管官员请元善见立刻动身，元善见说：“古人对旧发簪和破木屐，都有恋恋不舍之情，我打算跟六宫嫔妃当面告别，是否可以？”高隆之说：“今日的天下，仍是陛下的天下，何况六宫嫔妃！”元善见步行入宫，跟皇后以下相辞，全宫一片哭声。赵国（河北省赵县）人李嫔，背诵曹植的诗：“请君王爱惜御体/共享白发长寿。”车马值日官（直长）赵道德驾一辆车在东阁门等候，元善见登车，赵道德越过其他高官，上前扶他上车，元善见喝止他说：“我自己畏惧天命，顺应人心，你是什么奴才，竟敢如此逼人！”赵道德仍不下车。元善见出云龙门（在端门内），王爵、公爵、文武百官拜辞，高隆之流下眼泪。元善见到了北城，住司马子如南宅（司马子如在晋阳【山西省太原

市】有家，称北宅），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彭城王元韶等携带玉玺，把宝座禅让给齐王高洋。

六世纪・五五〇年五月　北齐篡东魏・三国并立

五月十日，齐王高洋（本年二十二岁）在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南郊，登极称帝（高洋建立的齐帝国，史称北齐），大赦，改年号天保（之前是东魏武定八年，之后是北齐天保元年。本年，仍是三国并立，只不过东魏帝国换成北齐帝国）。自五二八年开始，文武官员都没有薪俸（事实上，东魏帝国时，曾一度发薪，参考五三五年十二月。但是之后又取消），北齐帝国建立后，才再发放（文武官员没有薪俸，为了维持生活，只有贪赃枉法）。

五月十一日，高洋封逊位皇帝元善见当中山王，特别赐给他不当臣属的礼遇。追尊老爹高欢谥号献武皇帝，祭庙称太祖——稍后改称高祖；老哥高澄谥号文襄皇帝，祭庙称世宗。

五月十三日，尊娘亲娄昭君为皇太后。

五月十七日，东魏帝国的爵位，依照等级贬降；但原来是高家班功臣，及关西（西魏帝国）、江南（南梁帝国）投降过来的人，官爵照旧，不在贬降之限。

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皇帝（一任文宣帝）高洋，对皇族高岳等十人、功臣库狄干等七人，加封王爵（皇族：高岳当清河王、高隆之当平原王、高归彦当平秦王、高思宗当上洛王、高长弼当广武王、高普当武兴王、高子瑗当平昌王、高显国当襄乐王、高叡当赵郡王、高孝绪当脩城王。功臣：库狄干当章武王、斛律金当咸阳王、贺拔仁当安定王、韩轨当安德王、可朱浑道元当扶风王、彭乐当陈留王、潘相乐当河东王）。

六月五日，高洋封皇弟高浚当永安王、高淹当平阳王、高湝当彭城王、高演当常山王、高涣当上党王、高洧当襄城王、高湛当长广王、高潜当任城王、高湜当高阳王、高济当博陵王、高凝当新平王、高润当冯翊王、高洽当汉阳王。

五五一年，春季，北齐帝国有人检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彭乐叛变。

二月十八日，彭乐遂被诛杀（这是“有人型”的诬以谋反；事实上邙山之役，彭乐放走宇文泰，便已注定要死；参考五四三年三月）。

北齐帝高洋自篡位后，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带着已被罢黜的东魏帝国末任皇帝、现封中山王的元善见，王妃太原公主始终亲自照料他的饮食，小心保护（太原公主是高欢的女儿，参考五三九年五月）。

本月（十二月），高洋设筵宴请妹妹（也可能是姐姐），等妹妹离开后，派人强迫元善见吞下毒酒，于是，连同元善见的三个儿子，一起害死（元善见年二十八岁）。高洋赐给元善见谥号魏孝静皇帝，安葬在邺城漳水（流经邺城西北）北。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高洋又把他的坟墓挖开，把灵柩投到漳水（流经邺城西北）。高洋登极之初，北魏帝国皇家祭庙历代祖先的牌位，都寄放在七帝寺，到这个时候，也取出来劈做木柴烧掉（七帝寺，参考五三七年四月）。

彭城公爵元韶，因为是高家女婿（元韶娶北魏十五任帝元修的皇后，是高欢的女儿，参考五三五年三月），因之所受的宠爱和礼遇，超过任何一个元家的人。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从一品）美阳公爵元晖业，位高望重，志气高昂，高洋对他特别猜忌，元晖业曾经追随高洋到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在宫门外遇到元韶，诟骂说："你连一个老太婆都不如，竟捧着御玺交给别人（参考去年【五五〇年】五月），你为什么不把它打碎？我说这话，知道非死不可，但你又能多活几天？"高洋得到报告，诛杀元晖业，以及临淮公爵元孝友，凿开汾水结冰，把二人的尸体塞下去。元孝友，是元彧的老弟（元彧投奔南梁帝国，参考五二八年四月）。高洋曾经把元韶的胡子剃光，抹上脂粉，教他跟随左右，说："我把彭城公爵（元韶）当做小老婆！"形容他懦弱犹如妇女。

## 三、宇文家建北周

五三四年，北魏帝元修，闺房之内，荒淫乱伦，堂妹同他上床，不能出嫁的有三人，都封公主。平原公主元明月是南阳王元宝炬的亲妹，也跟随元修入关（函谷关）。丞相宇文泰说服皇家各亲王，逮捕元明月，诛杀。元修大不高兴，有时弯弓拉弦，有时愤怒得擂打桌案，跟宇文泰的感情，也告破裂。

闰十二月十五日，元修饮酒，而酒中有毒，遂毒发身死（年二十五岁）。

宇文泰跟文武官员讨论皇帝的继任人选，大多数人推荐广平王元赞。元赞是元修的侄儿。总监督长（侍中）濮阳王元顺，在另一个房间，晋见宇文泰，流泪哭泣，说："高欢逼迫先帝（元修）逃亡，拥护年纪幼小（十一岁）的君王（【东】十六任帝元善见）登极，为的是希望长期当权，你最好跟他恰恰相反，广平王（元赞）年纪太小（年龄不详），不如拥护一位年长的帝王。"宇文泰遂决定拥护太宰（上公）、南阳王元宝炬（本年二十八岁。元宝炬是七任帝元宏的孙儿、京兆王元愉的儿子）。元顺是拓跋素的曾孙（北魏帝国皇族中有三个元顺：其一，任帝拓跋珪攻击后燕帝国首都中山【河北省定州市】，南安公拓跋顺在首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计划自己称帝，参考三九七年二月。其二，任城王元澄的儿子元顺，曾斥责徐纥，劝阻胡太后化妆【参考五二五年四月】；后来听到河阴屠杀，

死在逃亡路上。其三，本年元顺，乃常山王拓跋素的四世孙。拓跋素，参考四二七年四月）。把元修暂时殡厝在草堂寺；议论资政官（谏议大夫，从四品下）宋球号啕哭泣，口吐鲜血，汤水米粒不入口下咽，有数日之久，宇文泰因他是著名的儒家高级知识分子，对他不加惩罚。

五四二年，西魏丞相宇文泰正妻冯翊公主，生下儿子宇文觉。

五四八年，夏季，五月，西魏帝国政府任命丞相宇文泰当太师（上三公之一）、广陵王元欣当太傅（上三公之二）。

五五三年，春季，二月，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太师（上三公之一）宇文泰，辞去丞相、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职务；只兼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

冬季，十二月，西魏帝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元烈，阴谋杀害太师（上三公之一）宇文泰，事情泄漏，宇文泰斩元烈。

五五四年，春季，正月，西魏帝（【西】十七任废帝）元钦（本年十五岁）自元烈被处死（参考去年【五五三】十二月），大为生气，口出怨言，密谋诛杀宇文泰。临淮王元育、广平王元赞流泪劝阻，元钦不肯接受。宇文泰的儿子们年龄都很小，侄儿章武公爵宇文导、中山公爵宇文护都远离京师（首都长安），出去主持军事重镇。所以，就把几位女婿，当做心腹：大都督（勋官九级，正七命）清河公爵李基、义城公爵李晖、常山公爵于翼，同时担任武卫将军，分别控制皇家禁卫部队。李基是李远的儿子。李晖是李弼的儿子。于翼是于谨的儿子（李远是西魏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李弼、于谨都是“八柱国”之一。参考五五〇年十二月）。因此，元钦的密谋泄漏。宇文泰罢黜元钦，囚禁在京畿总卫戍司令部（雍州）官舍，遴选他的老弟、齐王元廓（本年十八岁）继任皇帝（【西】十八任恭帝），废除年号，只称元年（前任帝【十七】元钦就没有用年号，也只称元年）；皇族恢复原姓拓跋。九十九家改为单姓的，也一律恢复原来复姓（之前曾经下诏恢复原姓，参考五四九年五月；此次再度下诏）。北魏帝国最初统辖部落三十六个、亲属九十九家，后来很多被消灭或后裔死绝（三世纪时，索头部落统辖三十六个封国、九十九个部落，参考二六一年）。宇文泰刻意仿效，特别遴选功劳最大的将领三十六人和功劳次大的将领九十九人，分别改姓。而所率领的士卒，也一律改姓将领的姓（三十六姓一定比九十九姓稍微高贵，但如何高贵，我们不知道。汉人改鲜卑姓，如李弼改姓“徒河”、赵肃改姓“乙弗”、刘亮改姓“侯莫陈”、杨忠改姓“普六茹”、王雄

改姓“可频”、李虎改姓“大野”、辛威改姓“普毛”、田宏改姓“纥干”、耿豪改姓“和稽”、王勇改姓“库汗”、杨绍改姓“叱利”、侯植改姓“侯伏侯”、窦炽改姓“纥豆陵”、李穆改姓“揾（音dá）拔”、陆通改姓“步六孤”、杨纂改姓“莫胡卢”、寇隽改姓“若口引”、段永改姓“尔绵”、韩褒改姓“候吕陵”、裴文举改姓“贺兰”、陈忻改姓“尉迟”、樊深改姓“万纽于”）。

夏季，五月二十五日，西魏太师（上三公之一）宇文泰毒死被罢黜的前任帝（【西】十七任废帝）拓跋钦（年龄不详）。

五五五年，西魏帝国太师（三公级）宇文泰暗示淮安王拓跋育，上疏皇帝（【西】十八任恭帝）拓跋廓（本年十九岁），请求依照古代政府制度，取消王爵，一律降称公爵，于是皇族亲王都降一级，成为公爵。

五五六年，春季，正月一日，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依照新订官制改组政府，建立“六官”。任命宇文泰当太师（三公级）兼国务院总理（大冢宰）。

夏季，四月，西魏帝国太师（三公级）宇文泰娶十五任帝（孝武帝）元修的妹妹冯翊公主，生略阳公爵宇文觉；小老婆姚夫人生宁都公爵宇文毓。在宇文泰的亲生儿子之中，宇文毓的年龄最长（本年，宇文毓二十三岁），娶国防部长（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为妻。宇文泰打算决定继承人，对高官阶层说：“我打算命嫡长子（宇文觉）当继承人，可是恐怕国防部长（大司马独孤信）心里不安，怎么办才好？”大家沉默，都不说话。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李远说：“决定继承人，只要他是嫡子就行，不应考虑年龄。略阳公爵（宇文觉）当然是世子，有什么不妥的！如果认为独孤信是一个障碍，请准许我先斩独孤信。”拔刀跳起来。宇文泰也跳起来，劝阻说：“何至于到这种程度！”独孤信立刻自我解释，李远才停止，高官阶层都赞成李远的意见。李远出来，向独孤信叩拜道歉说：“面对大事，不得不那样。”独孤信也向李远致谢说：“今天也完全依靠你，才决定大计。”宇文泰遂决定宇文觉当世子。

宇文泰到帝国北境巡视。

冬季，十月，西魏帝国太师（三公级）、安定公爵（文公）宇文泰，从北方巡视回京（首都长安）途中，走到牵屯山（宁夏固原县南），卧病，用政府驿马车召见中山公爵宇文护。宇文护走到泾州（州政府设安定【甘肃省泾川县】）跟宇文泰见面。宇文泰对他说：“我所有的孩子，年纪还都

小，而外面贼寇（指北齐帝国）的势力正在强大，天下大事，交到你手，应该努力向前，完成我的志愿。”

十月四日，宇文泰在云阳（陕西省泾阳县西北）逝世（年五十岁）。宇文护护送灵柩返回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发布死讯，举行祭悼大典。宇文泰统御英雄豪杰，能得到他们誓死效忠；性情爽直朴素，不喜爱虚浮豪华，对政治运作，明白练达，崇敬儒家学派，崇拜古人古事，所有的行政措施，都效法三代（夏商周）制度（官制照抄周王朝“六官”，就是证明）。

十月五日，世子宇文觉继承老爹官职和爵位，当太师（三公级）、柱国（勋官一级，正九命）、国务院总理（大冢宰），出京前往同州（州政府设武乡【陕西省大荔县】）坐镇（自曹操坐镇邺城，遥控许县以来，遥控遂成为一种篡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军队指挥官住在他选择的绝对安全基地，发号施令，皇帝成为橡皮图章。如尔朱荣坐镇晋阳，遥控洛阳；高欢也坐镇晋阳，遥控邺城；宇文泰则坐镇同州【从前的华州】，遥控长安）。本年（五五六年），宇文觉十五岁。

中山公爵宇文护的名望地位一向卑微，虽然是宇文泰亲口吩咐，但各公爵都希望掌握政权，不肯服从。宇文护向司法部长（大司寇）于谨请教如何因应，于谨说：“我很早就受先公（宇文泰）非常的知遇，恩情深过骨肉；今天的事情，我要用性命去争。但是，如果当众决定人选，你千万不可谦让。”第二天，高阶层官员举行会议，于谨说：“从前，皇家倾危，没有安定公爵（宇文泰），就不会有今天，现在，他刚刚逝世，世子（宇文觉）年纪还小，中山公爵（宇文护）是他亲兄长的儿子，而且受到托孤重任，军国大事理应由他继续领导。”面色言辞，十分严厉，气氛严肃震撼，宇文护说：“这是我们的家事，我虽然拙笨愚昧，但怎么敢推辞！”于谨原来跟宇文泰是同一辈分，宇文护也常向于谨行礼，而现在，于谨站起来宣布：“你如果统御军国大事，我们都有依靠。”遂深深叩头，其他高级官员在于谨造成的压力下，不得不跟着深深叩头，于是议论才告停止。宇文护治理内外，安抚文武百官，人心逐渐安定。

十二月十四日，西魏帝国政府把安定公爵（文公）宇文泰安葬（陵墓称成陵，今陕西省富平县北）。

十二月十七日，封安定公爵（宇文泰）世子宇文觉当周公爵，把岐阳（陕西省凤翔县）作为采邑。

中山公爵宇文护因周公爵宇文觉幼弱，打算早日扶他登上宝座，用以

安定人心。

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命西魏帝（【西】十八任恭帝）拓跋廓（本年二十岁），下诏逊位，把皇帝宝座禅让给周公爵宇文觉（北魏帝国自三八六年建立，共十八任君、十九位帝，立国一百七十一年，至本年【五五六年】灭亡。不久，在邺城和长安，发生对拓跋皇族灭种性的屠杀，他们在历史上的痕迹，更被完全抹去）。宇文护命教育部长（大宗伯）赵贵向宇文觉呈递皇帝符节及禅让诏书，济北公爵拓跋迪则呈递皇帝玉玺。拓跋廓出宫，居住国防部官舍（大司马府）。

五五七年，春季，正月一日，西魏帝国周公爵宇文觉（本年十六岁）登上宝座，不称皇帝，而称天王（这个充满了复古及少数民族习俗的短命政权，史称北周帝国），在神坛上焚烧木柴，禀告上天；在宫城大门接受文武官员朝拜祝贺；追尊老爹宇文泰谥号文王、娘亲元女士谥号文后；大赦。封逊位的西魏帝国末任帝（【西】十八任恭帝）拓跋廓当宋公爵。因为北魏帝国受水神保护（参考四九二年正月），北周帝国受木神保护，而木神继承水神，为配合“五行”的运转（“五行”是一种神秘学问，不懂），所以采用夏王朝的历法，定黑色为帝国最尊贵颜色。擢升李弼当太师（三公级），赵贵当太傅（三公级），国务院总理（大冢宰）独孤信当太保（三公级），教育部长（大宗伯）中山公爵宇文护当国防部长（大司马。本年，仍是三国鼎立：南梁帝国、北齐帝国、北周帝国）。

楚公爵赵贵、卫公爵独孤信，在西魏帝国时代，原跟太师（三公级）宇文泰地位相等，平起平坐（三人都是“八柱国”之一，参考五五〇年十二月），等到晋公爵宇文护独揽大权，控制政府，大家都感到落寞，不肯屈服。赵贵打算诛杀宇文护，独孤信竭力劝阻。开府仪同三司（勋官五级）宇文盛告密。

二月十八日，赵贵入朝，宇文护逮捕赵贵，诛杀；并免除独孤信官职。

二月二十五日，北周帝国政府任命于谨当太傅（三公级），教育部长（大宗伯）侯莫陈崇当太保（三公级），晋公爵宇文护当国务院总理（大冢宰），柱国（勋官一级，正九命）武川（内蒙古武川县）人贺兰祥当国防部长（大司马），高阳公爵达奚武当司法部长（大司寇）。

北周政府诛杀西魏帝国逊位皇帝拓跋廓（年二十一岁）。

秋季，八月，晋公爵宇文护罢黜天王宇文觉，稍后月余又把宇文觉处死。迎立宾都公爵继位天王（参考“宇文护骑虎难下”）。

六世纪·五五七年正月　北周篡西魏　三国四政权并立

五五八年，秋季，九月十四日，北周帝国封少师（三孤级）元罗当韩国公爵，延续北魏帝国皇家祭祀香火（元罗原是西魏帝国皇族，后投降南梁帝国，侯景之乱时，曾一度被封王爵，参考五四九年六月；侯景败亡，元罗再投降南梁帝国，参考五五二年三月十九日。江陵陷落，元罗返西魏帝国）。

五五九年，秋季，八月，北周帝国国务院立法副司长（天官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认为："圣人制定政治制度，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变。而今，天子只称天王，声威不能制约天下，请遵循秦、汉王朝制度，仍称皇帝，建立年号。"

八月十五日，天王宇文毓开始改称皇帝，追尊老爹宇文泰谥号文皇帝，改年号武成（之前是明帝三年，之后是武成元年）。

# 2

# 侯景灾难

## 一、叛东魏·降西魏·降南梁

五四六年，东魏帝国（首都邺城）宰相（司徒）、河南大将军、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侯景，右腿稍短，所以走路有点跛脚，拉弓射箭，骑马杀敌，都不擅长，但老谋深算。将领中像高敖曹、彭乐等，都是当时盖世猛将，但侯景对他们却很轻视，常说："这些人像野猪狂奔，不知道形势变化！"侯景曾经向高欢请求："给我三万人，我能横行天下，保证南渡长江，生擒萧衍（南梁帝国皇帝）老家伙，命他当太平寺（邺城佛教庙院）住持。"高欢命他率兵十万人，全权管理黄河以南各州，信任宠爱，好像自己另一半身体。可是侯景一向瞧不起高澄，曾经对司马子如说："高王（高欢）在世，我不敢有二心，高王如果死亡，我可不能跟鲜卑小娃共事（高欢是汉人，但已鲜卑化，以致连侯景都误认高澄是鲜卑人）。"司马子如急忙捂住他的嘴巴。现在，高欢病重，高澄假冒老爹的口气，写信给侯景，征调侯景来京（首都邺城）。最初，侯景向高欢请求："我手握重兵，驻防远方，可能有人用诈术陷害，大王写给我的信，请在某个地方，加上一个小点，作为密记。"高欢同意。而现在，侯景接到高欢的信，发觉没有小点，知道事情发生变化，推辞不肯动身；不久听到高欢病情沉重的消息，遂接受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颍川郡（河南省长葛县）人王伟计谋，决定把所率领的帝国军队，化做私人军队，保护自己。

高欢问高澄说："我虽然患病，可是你脸上显露的忧愁，远超过对我病情的担心，为什么？"高澄还没有回答，高欢说："莫不是担心侯景叛变？"

高澄说："是的。"高欢说："侯景控制黄河以南地区，长达十四年之久（五三四年，侯景攻陷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参考该年闰十二月】，便留在黄河以南，迄今十三年），一直有远走高飞的野心，只有我才可以管束，你无法对他驾驭。而今，四方仍动乱不定，我死之后，不要发布消息。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都性情刚正，不会辜负你。可朱浑道元、刘丰生，从远处投奔我们，也不会有三心二意（可朱浑道元事，参考五三五年正月，刘丰生事，参考五三六年正月）。潘相乐是有道之士，心地忠厚，你们兄弟会得到他的支持。韩轨从小戇直，有时做出冒犯的事，应该多多容忍。彭乐心怀诡诈，难以信任，应该提防。能够击败侯景的，只有慕容绍宗，我故意压制他，不肯擢升，留给你对他重用。"又说："段韶忠诚仁爱，聪明厚重，智勇齐全，亲戚之中，只有这孩子是个人才（段韶的娘亲跟高澄的娘亲是姐妹，段韶唤高欢姨父），军国大事，应该跟他商量计划。"又说："邙山（洛阳城北）之战，我不能采纳陈元康的建议（参考五四三年三月），把祸患（西魏帝国）留给你，死也难以合眼。"潘相乐是广宁郡（河北省涿鹿县）人。

五四七年，春季，正月八日，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丞相、勃海王（献武王）高欢逝世（年五十二岁）。

高欢死后，世子高澄（本年二十六岁）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只有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陈元康知道。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侯景，自己知道跟高澄有过冲突，内心不安。

正月十三日，侯景在河南（黄河以南）叛变，向西魏帝国（首都长安）投降。颍州（州政府设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州长（刺史）司马世云献出城池响应。侯景用计生擒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高元成、襄州（州政府设赭阳【河南省方城县】）州长李密、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州长怀朔（内蒙古固阳县）人暴显等。同时派士卒二百人，用车队装满武器，于黄昏时进入西兖州（州政府设左城【山东省定陶县西】），打算夜晚袭击，夺取城池，州长邢子才发觉这项阴谋，立即逮捕，全部落网，遂用公文紧急警告东方各州，使他们各自戒备，侯景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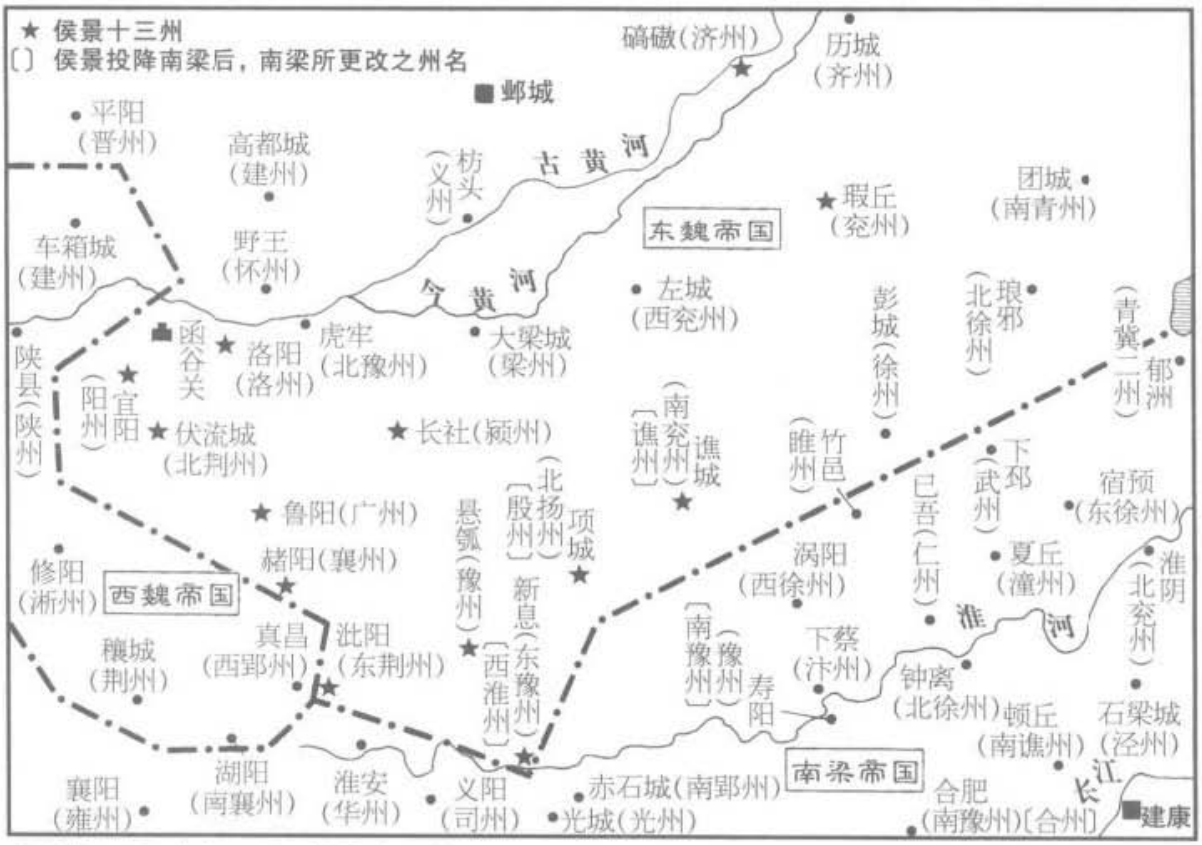
东魏政府各将领，异口同声认为侯景是崔暹逼反（崔暹纠举弹劾权贵，各将领对他怀恨，借机栽赃）。高澄不得已，打算诛杀崔暹，向侯景道歉。陈元康劝阻说："天下虽然还没有统一，但帝国的法律秩序，已经稳定。有

些将领率军在外，如果为了讨他们的欢心，冤枉杀人，法令规章被废弃破坏，岂止是上负天神，更无颜下对平民！晁错往事（参考前一五四年正月），可以作为鉴戒，请特别慎重。”高澄才停止。派最高监察长（司空）韩轨率各军讨伐侯景。

二月，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皇帝（【西】十六任文帝）元宝炬（本年四十一岁）擢升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若干惠当最高监察长（司空）；任命侯景当太傅（上三公之二），兼中央派驻黄河以南特遣政府总监（河南道行台），封上谷公爵。

二月十三日，投降西魏并接受西魏官爵的侯景，又派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丁和前往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呈递奏章，说：“我跟高澄有过冲突，请准许我献出函谷关（河南省新安县）以东、瑕丘（山东省兖州市）以西：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颍州（州政府设长社【河南省长葛县】）、荆州（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襄州（州政府设赭阳【河南省方城县】）、兖州（州政府瑕丘）、南兖州（州政府设谯城【安徽省亳州市】）、济州（州政府设碻磝【山东省茌平县西南】）、东豫州（州政府设新息【河南省息县】）、洛州（州政府洛阳）、阳州（州政府设宜阳【河南省宜阳县西】）、北荆州（州政府设伏流城【河南省嵩县】）、北扬州（州政府设项城【河南省沈丘县】）等十三州，回归祖国（南梁帝国）。只有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省青州市】）、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等数州，还需要写信召唤，就可以顺服，但他们位于黄河以南，全在我的管辖之下，取得二州，易如反掌；二州一旦平定，就可再进一步讨论黄河以北燕赵（河北省）事务。”南梁帝萧衍召开御前会议。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谢举等一致反对，说：“连年以来，跟魏国（东魏帝国）邦交敦睦（自五三六年十二月起，两国复交，迄今十二年），边境平安，没有事端，而今忽然收容他们的叛徒，并不适宜。”萧衍说：“你的话很对，可是，收容侯景，塞北（长城以北，泛指北部边疆）就可肃清，机会难得，怎么可以死脑筋！”

本年（五四七年），正月十七日，萧衍做梦，梦见中原（河北大平原及河淮大平原）所有的州长、郡长，都献出土地投降，中央政府官员陷于狂欢。第二天（正月十八日），看到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朱异，告诉他这件事，说：“我这个人很少做梦，如果有梦，一定应验。”朱异说：“这是天下




六世纪·五四七年二月　侯景十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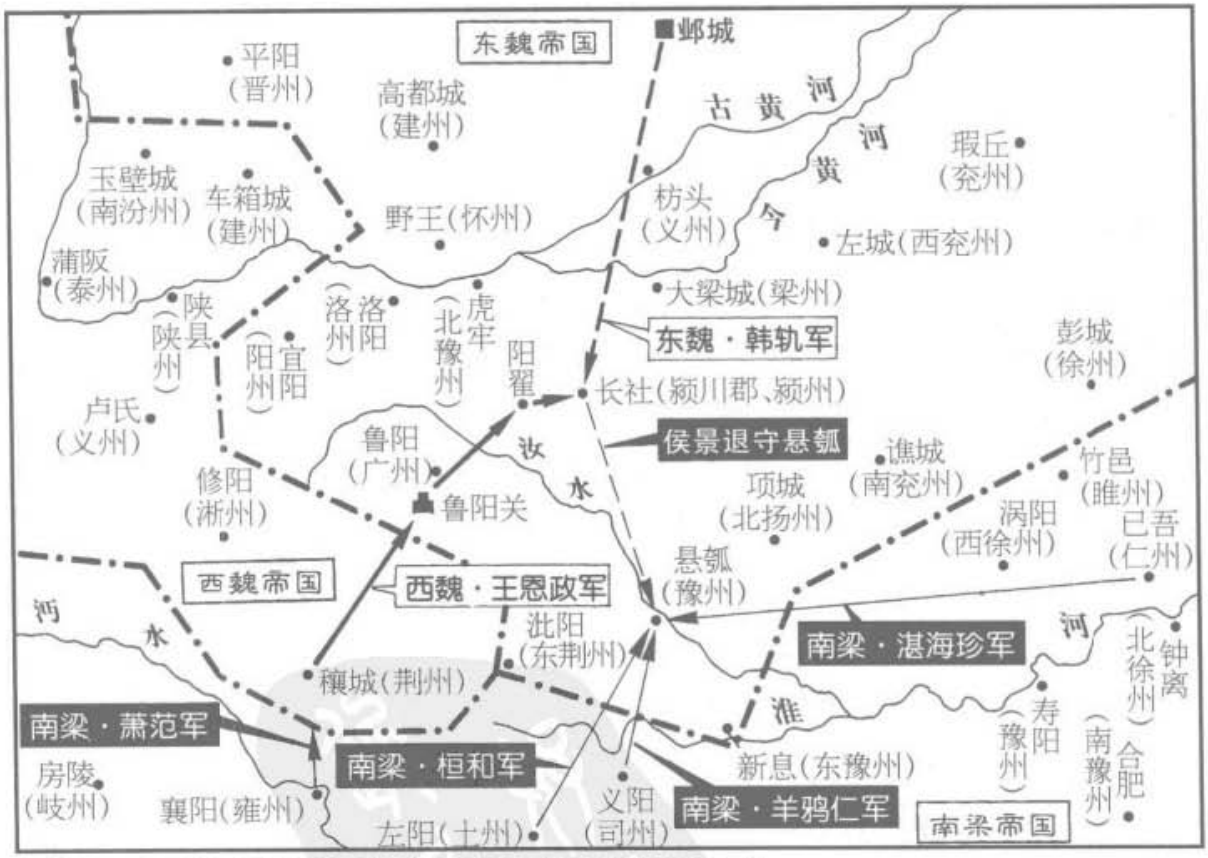
统一的预兆。”不久，侯景的使节丁和抵达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声称：侯景于正月十七日那天，决定回归祖国。萧衍越发相信他的梦是上天注定、神灵指示。然而，多少仍有点犹豫，不敢骤然因应，自言自语说：“我的帝国像一个金盆，没有一个缺口和一点伤痕，而今忽然接受侯景十三州广大的土地，岂是等闲小事？万一引起来麻烦，后悔怎么来得及！”朱异揣摩萧衍心意，知道他的想法，回答说：“自从陛下登极，在你英明领导之下，无论南北，人民归心，只因没有机会，使他们的心愿，不能完成。而今，侯景献出魏国（东魏帝国）一半的土地，如果不是上天改变他的心意，贤才赞成他的计谋，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拒不接受，恐怕断绝以后英雄豪杰回归的道路（这是曹丕接受孙权投降时的话，参考二二一年八月）。利害非常明显，请陛下不要作太多顾虑。”萧衍遂决定收容侯景。

二月十五日，萧衍任命侯景当最高统帅（大将军）、黄河南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南北诸军事）、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这是南朝首次有“行台”官称出现），封河南王，行使皇帝职权（承制），跟当年邓禹情形一样（邓禹事，参考二五年七月）。平西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平西咨议参军）周弘正，擅长观察日月星辰天象变化，预卜吉凶。在此之

前，曾对人说："几年之后，帝国将发生动乱。"现在，听到决定收容侯景消息，说："动乱已经开始。"

三月七日，萧衍派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刺史）羊鸦仁，率兖州（应是"土州"，州政府设左阳【湖北省随州市东北】）州长桓和、仁州（州政府设已吾【安徽省怀远县西北】）州长湛海珍等，统军三万人，向悬瓠（东魏豫州，河南省汝南县）进发，运送粮秣，供应侯景。

夏季，五月，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派武卫将军元柱等，率数万大军，日夜不停南下，奇袭侯景，在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北跟侯景军遭遇，元柱等大败。侯景因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大将羊鸦仁等的援军仍没有抵达，遂退回颍川，戒备固守。



六世纪·五四七年五月至六月　南梁及两魏争夺黄河以南各州

东魏宰相（司徒）韩轨等，把侯景包围在颍川城。侯景大为恐惧，愿意割让东荆州（州政府设河阳【河南省泌阳县】）、北兖州（应是北荆州，州政府设伏流城【河南省嵩县】）、荆州（应是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颍州（州政府设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四个大城给西魏帝

国（首都长安），换取救兵。西魏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于谨说："侯景在战场上长大，诡异奸诈，难以预测，不如授给他最高官称和最尊爵位，然后静坐一旁，观察变化，但不可以派出援军。"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刺史）王思政认为："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前进争取，后悔时已来不及。"遂率州政府步骑兵混合兵团一万余人，出鲁阳关（河南省鲁山县），向阳翟（河南省禹州市）推进。丞相宇文泰得到消息，加授侯景最高统帅（大将军）兼国务院总理（兼尚书令）；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李弼、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赵贵率军一万人，前往颍川协防。

侯景恐怕南梁帝萧衍责备他向西魏帝国（首都建康）投降，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柳昕，到南梁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向萧衍呈递奏章，说："祖国（南梁帝国）大军（羊鸦仁军）还没有抵达，而死亡逼在眉睫，万不得已，才向关中（西魏帝国）求援，希望解除眼前危急。我既不能安心接受高澄控制，又怎么能得到宇文泰包容！但是，手被毒蛇咬过，勇士砍断手腕，万不得已，目的只在为祖国效力，请求免予惩罚。我既获得他们帮助，势不能马上对他们背弃，我所割让的四州土地，不过是垂钓用的鱼饵，已命宇文泰派人入城接收。自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以东、齐海（黄海）以西，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谨把现有的九州疆土，全部呈献祖国。悬瓠（豫州，河南省汝南县）、项城（北扬州，河南省沈丘县）、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南兖州（州政府设谯城【安徽省亳州市】），都已准备妥当。愿陛下迅速下令沿边要地（南梁北疆，即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寿阳【安徽省寿县】等），分别进驻大军，跟我密切联系，不使有一点差错。"萧衍下诏回答说："高级官员在外，遇到大事，尚且可以独断独行。何况你开创新的局面，首先提出奇特计谋，势将建立伟大事业，你认为怎么做才好，就应随机应变，怎么去做。你的忠诚至为坚定，用不着解释！"

东魏宰相（司徒）韩轨等，包围侯景所在的颍川，听说西魏援军、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李弼、赵贵等就要抵达。

六月四日，韩轨等班师返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侯景在营中设下感谢筵席，请李弼、赵贵赴宴，打算在会面时，把二人逮捕，吞并二人军队。正巧赵贵心里有点怀疑，委婉拒绝这项邀请；反而打算引诱侯景进入自己大营，乘机生擒，李弼劝他打消这个主意（李弼大概认为，

生擒侯景并不能马上夺取黄河以南其他各州，却平白替东魏帝国铲除一个大敌）。南梁援军、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刺史）羊鸦仁，派秘书长（长史）邓鸿，率军挺进到汝水，李弼遂班师返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王思政进入颍川（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固守。侯景扬言夺取土地，率军出城，进驻悬瓠（河南省汝南县。侯景不敢跟王思政同驻一城，不得不走）。

侯景再向西魏帝国政府请求增援。西魏丞相宇文泰派同轨郡（河南省洛宁县东北）自卫军司令（防主）韦法保及司令官（都督）贺兰愿德等，率军东进增援。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政务秘书长（大行台左丞）、蓝田（陕西省蓝田县）人王悦，警告宇文泰说："侯景跟高欢之间，关系密切，开始时是同乡之情，最后才成为长官和部属（侯景、高欢，都是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人，从小就是好友，参考五一九年二月；以后共同投奔尔朱帮，等到高欢铲除尔朱帮，侯景才退居部属），位居上将，官阶升到宰相。现在，高欢刚死，侯景就立刻叛变，投降外国。因为他所盼望得到的东西太大，不肯长久当别人的部属。他能背叛高家班，又怎么可能效忠我们政府。现在增强他的声势，派军对他援助，恐怕将来会受世人讥笑。"宇文泰遂征召侯景进京（首都长安）朝拜皇帝。

侯景当然不愿进京，于是再阴谋背叛西魏帝国。在公开翻脸之前，侯景对西魏援军将领韦法保等，特别厚待，希望供自己驱使；所以外貌亲密，毫不猜忌，侯景来往各军营之间，携带的侍从卫士很少，西魏军中稍微有声名的将领，侯景都亲自到他们的军营拜访。同轨郡秘书长（长史）裴宽，对韦法保说："侯景狡猾，必不肯进京（首都长安）朝见；他跟你肝胆相结，也未必可以信赖。如果能设下埋伏，把他斩首，也是一次难得的功劳。不然的话，也应严密防备，不可以被他甜言蜜语诱骗，自己后悔。"韦法保相信这项分析，但他不敢发动，只有提高警觉。不久，向侯景告辞，返回本镇。镇守颍川的王思政，也发现侯景不对劲，秘密召回贺兰愿德等，分别派出军队，守卫侯景交出的七个州和十二个镇。而侯景果然拒绝进京朝见，写信给丞相宇文泰，说："我以跟高澄站在平等地位为耻，怎么可以跟老弟（宇文泰）并肩而坐。"宇文泰乃派中央特遣政府助理官（行台郎中）赵士宪，把前后派出协防侯景的援军全部撤回。侯景遂全心全意投降南梁帝国（首都建康）。西魏帝国将领任约，率部众一千余人，归降侯景（西魏诸将，只任约一人受侯景引诱）。

宇文泰把原来加授给侯景的官衔："使持节"（一级权力）、太傅（上三公之二）、最高统帅（大将军）、兼国务院总理（兼尚书令）、中央驻黄河以南特遣全权政府总监（河南大行台）、黄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南诸军事），转授给王思政。王思政全部辞让，不肯接受，宇文泰三番五次派人前往劝慰，王思政只接受黄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河南诸军事）。

七月二十五日，南梁帝国援军将领羊鸦仁进入悬瓠（河南省汝南县）。

七月二十九日，南梁帝萧衍下诏，指定悬瓠仍称豫州；改寿春（寿阳，安徽省寿县）做南豫州（原称豫州）；改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做合州（原称南豫州）。任命羊鸦仁当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豫州（州政府悬瓠）二州州长（刺史），镇守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西阳郡（河南省光山县西）郡长羊思达当殷州州长，镇守项城（河南省沈丘县，原为东魏帝国北扬州）。

八月一日，南梁帝萧衍下诏全国动员，大规模攻击东魏帝国。派南豫州州长贞阳侯萧渊明、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南康王萧会理，分别率领各将领。萧渊明是萧懿（萧衍的老哥）的儿子。萧会理是萧续（萧衍的儿子）的儿子。开始时，萧衍打算命鄱阳王萧范当元帅；朱异正巧在家中休假，得到消息，立即进宫，说："鄱阳王（萧范）英雄盖世，能使人为他牺牲。可是，他所到之处，残忍凶暴，不是解除人民痛苦的人选。而且，陛下有一次登上北顾亭（北顾楼）眺望（参考五四四年三月），曾说长江西岸有谋反迹象，骨肉至亲，会变成凶手，今天这件事，要特别考虑。"萧衍沉默不语，然后问："会理怎么样？"朱异说："陛下已经得到理想的人选。"然而，事实上萧会理却懦弱卑怯，头脑简单，所坐的轻便小轿，都用木板围住，外面再蒙牛皮（轿夫仍暴露在外，如被射死，牛皮木屋中的王爷，又如何能保命？权贵子弟的想法有时与众不同）。萧衍听到报告，大不高兴。贞阳侯萧渊明当时镇守寿阳，屡次请求北伐，萧衍允许，才有此项任命。萧会理自认为他是皇孙，而又是大军总司令官，骄傲不可一世，包括萧渊明在内以下的部属，他全不接见。萧渊明跟各将领秘密报告朱异，萧衍下诏把萧会理调回，遂任命萧渊明当大军总司令官。

有人告诉东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说："侯景有意回到北方。"正巧，侯景部将蔡道遵向东魏政府投降，说："侯景十分后悔自己做错了事。"侯景的娘亲和妻子儿女都在邺城（东魏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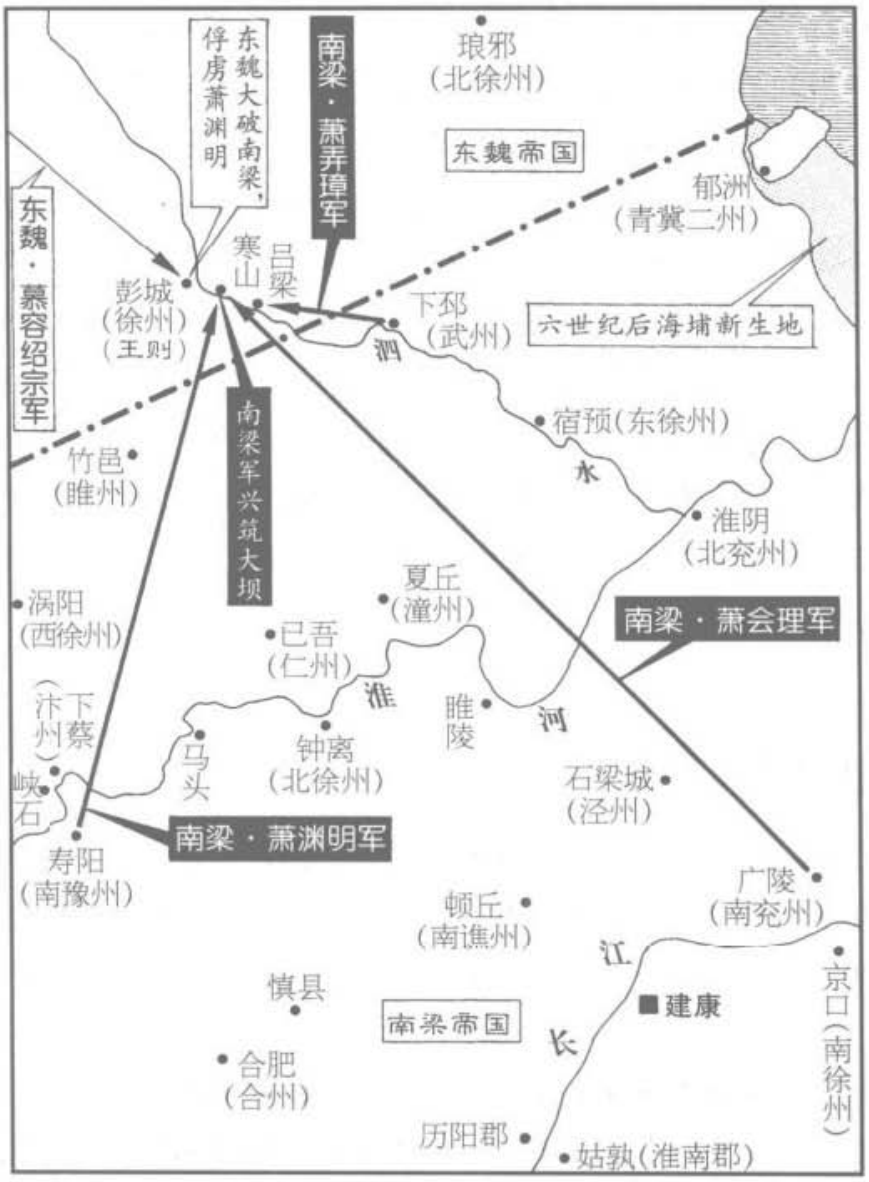
邺镇），高澄遂写信给侯景，告诉他全家平安，如果改变主意，承诺他终身担任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刺史），送回他宠爱的妻子儿女，所有追随他叛变的文武部属，概不追究。侯景命王伟复信说："我今天已引导两大帝国（南梁帝国及西魏帝国），高举军旗，向北讨伐；如熊如豹的铁甲战士，奋勇努力，克复中原，官位由我自己选择，怎么会靠你赏赐！从前，王陵投奔刘邦（西汉王朝一任帝），娘亲没有同行（参考前二〇六年八月）；刘执嘉（刘邦的老爹）被项羽囚禁，刘邦要分吃碗中老爹的肉（参考前二〇三年十月），何况妻子儿女，有什么值得介意！有人认为诛杀她们对你有好处，我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事实是，诛杀她们对我毫无损失，只是发生这种屠杀无辜的事，会给你带来灾害，跟我有什么相干！"

## 二、寒山之战

五四七年，秋季，九月，南梁帝萧衍命北伐兵团总司令官萧渊明在寒山（江苏省徐州市东南九公里）泗水上筑坝，逼使泗水倒灌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泗水流经彭城城东），准备在夺取彭城后，再向北推进，跟侯景互相支援。

九月九日，萧渊明率军进驻寒山，距彭城十八华里，立即在泗水上筑坝，遏阻水流。总监督长（侍中）羊侃负责筑坝工程，二十天就告完工。东魏帝国徐州（州政府彭城）州长、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人王则登城坚守。羊侃建议萧渊明利用不断上涨的水势大举攻城，萧渊明不接受。各将领跟萧渊明讨论如何展开军事行动，萧渊明不能回答，只说："随机应变。"

冬季，十一月，东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派总司令官（大都督）高岳增援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打算用金门郡公爵潘乐当副司令官。陈元康说："潘乐反应较慢，不如慕容绍宗，而且先王（高欢）临终时，也曾这样交代。你只要一片诚心待他，不必担心侯景。"当时，慕容绍宗身在外地，高澄打算召他回京（首都邺城）见面，可是又怕他突然接到内调命令，惊疑过度，激成叛变。陈元康说："慕容绍宗知道我特别受你的看重，最近曾派人送来金银厚礼，我为了使他安心，所以收下，并诚恳回复一信，保证他不会有意外行动。"




六世纪·五四七年八月至十一月　寒山之战·南梁萧渊明战败被俘

十月二十二日（原文误置于十一月，据《魏书》改），东魏政府任命慕容绍宗当中央驻东南特遣政府总监（东南道行台），跟高岳、潘乐同时进军，增援徐州（州政府彭城）。最初，侯景听说韩轨出征，说："吃猪肠的小子，能做什么！"听说高岳出征，说："军队精锐，头目平凡。"对所有将领都看不起，后来听说慕容绍宗出征，不禁敲打马鞍，脸上露出畏怯，说："谁教那鲜卑小子（高澄）派慕容绍宗？如果这是真的，莫非高王（高欢）还没有死！"

高澄命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卿）杜弼当参谋长（军司），摄理中央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摄行台左丞）。杜弼临出发时，高澄派人问他政务纲要，可以作为鉴戒的，请他写下一二条。杜弼请求当面陈述，说："天下之

大，最重要的事，就是赏罚。赏一个人而使天下所有的人欢喜，罚一个人而使天下所有的人畏惧。只要这两件事没有缺失，政府就会完美。”高澄大为高兴，说：“话虽不多，却抓住核心！”

慕容绍宗率十万人庞大兵团，进抵橐驼岘（彭城附近）。羊侃劝贞阳侯萧渊明乘东魏军远道而来，官兵疲惫，发动攻击，萧渊明不理。第二天早晨，羊侃再度请求出战，萧渊明仍然不理。羊侃遂率领他的部队，离开大营，进驻灞上（今地不详。羊侃是沙场老将，已预见大军失败，自己抢先据守安全退路）。

十一月十三日，慕容绍宗抵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城下，率步骑兵一万人，攻击南梁帝国潼州（州政府设取虑城【安徽省灵璧县东北潼郡集】）州长（刺史）郭凤的军营，万箭齐发，势如倾盆大雨。萧渊明正酩酊大醉，不能起床，只下令各将领增援郭凤，可是各将领心中畏惧，不敢出动。北兖州（州政府设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州长胡贵孙对谯州（州政府设顿丘【安徽省滁州市】）州长赵伯超说：“我们率军北伐，目的是什么？今天遇到敌人，却不作战！”赵伯超无法回答。胡贵孙率部众单独出击，杀东魏军二百人。赵伯超手握军队数千人不敢增援，反而对他的部属说：“敌人（东魏军）如此强大，我们出战，一定失败，不如保全实力，早早班师。”部属都说：“好极！”遂率军逃走。

最初，侯景一再警告南梁帝国军队：“乘胜追击时，不要超过二华里。”慕容绍宗在会战开始前，因南梁士卒急躁剽悍，攻势猛烈，恐怕自己部众不能支持，于是，把将领士卒，一一唤到面前，宣布说：“我会下令假装退却，引诱东吴（南梁帝国）那些小子深入，你们再痛击他们的后背。”初交锋时，东魏军确实失败，南梁军队不相信侯景的警告，乘胜追击。东魏将士认可他们总司令官慕容绍宗的计谋，遂争先恐后反击南梁军，南梁军遂霎时崩溃。贞阳侯萧渊明以及胡贵孙、赵伯超等全被东魏军俘虏，士卒伤亡失踪数万人。只羊侃军集结成阵，有条不紊向后撤退。

萧衍正在午睡，宦官张僧胤把他唤醒，说朱异有紧急军情奏报。萧衍大吃一惊，立即起身，乘轿到文德殿（前殿），朱异说：“寒山会战失利！”萧衍好像受到重重一击，精神恍惚，向前倾倒，差点从座位上栽下来。张僧胤扶他坐稳，萧衍稍定一下神，叹息说：“难道我会步司马家（晋王朝皇族）后尘！”

郭凤退到潼州（州政府设取虑城【安徽省灵璧县东北潼郡集】），慕容

绍宗进军围攻。

十二月一日，郭凤放弃州城逃走。

东魏政府（首都邺城）命参谋长（军司）杜弼撰写文告，投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国境，宣布萧衍罪状，说："我们皇家的高贵正统，荣耀媲美上天，只有你们吴越（南梁帝国）阻碍我们普及教化。帝国元首（皇帝元善见）有爱好和平之心，政府领袖（丞相高欢）更不愿轻易出动战车，于是，释放头戴南方帽子的囚犯（《左传》〈前五八二年〉：楚王国大军攻击郑国，郑国生擒楚将钟仪，献俘给晋国，请求救兵。晋国国君姬彪参观统帅部，看见钟仪，问说："头戴南方帽子的那个囚犯是谁？"遂命释放，请他做中间人，化解楚晋干戈，缔结和平盟约），希望友谊和睦（参考五三七年七月）。这项良好的长远计划，由我们推动。如果战争不再发生，人民获得休息，你们获得的利益却是最大。侯景不过一个无赖，自己疑心生鬼，远去投靠关陇（西魏帝国），依附盗匪组织（西魏政府）。叛乱集团首领（西魏帝元宝炬）跟他确定君臣之分，奸伪政府丞相（宇文泰）同他建立兄弟之情，难道对他没有恩德？可是最后仍无法把他留住，顷刻之间，翻脸相对，再动干戈。侯景至此，更罪恶满盈，走投无路，只因金陵（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是逃犯聚集的巢穴，长江以南（南朝）是流亡难民寄居的地区，于是甜言蜜语，故意卑屈万状，希望对他收容；诡诈的言论和诱人心动的奸谋，不问可知。而伪梁国（南梁帝国）政府，大大小小，却幸灾乐祸，忘恩负义。君主（萧衍）在上，行为荒谬；臣属在下，垄断蒙蔽；勾结万恶叛徒（侯景），破坏邻国（东魏帝国）邦交。动员军队，声称保护边境，实际上横行如同盗贼，侵略我国版图。

"解决问题，并没有固定的方法；时局发展，也没有不变的形势。有时明明有利，却受到灾害；有时明明有很大收获，却丧失得更多。所以，吴王国侵入齐王国领土，反而引发姒勾践复仇之师（参考前二七三年）。赵王国接受韩王国的土地，终于发生长平（山西省高平县）惨剧（坑杀降军四十万事，参考前二六二年至前二六〇年）。何况用皮鞭抽打你们疲惫的人民，驱使他们侵犯我们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兴筑堡垒，堵塞河川（指兴筑寒山大坝），舍弃你们的专长——水上战斗，却在陆地上追求侥幸。是以我帝国擂动战鼓，挥舞军旗的将领，拔出桩木；投掷巨石的战士，勃然大怒。他们面色严肃，挺身为国作战，奋勇难挡，如同报复私仇。你们军营连绵，大军集结，依山傍水，举起螳螂前爪，自以为

是巨斧，披着屎壳郎硬壳，自以为是铁甲；陷在深邃的车辙之中，静候车轮来辗，坐在堆积如山的木柴之上，等待大火燃烧。双方刀枪刚刚交接，漫天尘土刚刚会合，你们已丢掉铁戟，抛弃长矛，土崩瓦解，满船都是砍下来的手指，到处都是连铠带甲捆绑在战鼓之下的俘虏（满船手指事，参考一九五年十二月。鼓下俘虏事，《左传》〈前五五五年〉：晋国攻击齐国，齐军乘夜撤退，晋军追击。齐国宦官夙沙卫担任后卫，勇将殖绰、郭最反对说："用宦官负责掩护，是齐国的羞辱。"请求代替夙沙卫，夙沙卫在撤退时，屠杀大量马匹，堵塞狭路。晋军大将州绰追到，殖绰等被死马所阻，不能行动，投降。州绰用弓弦反绑殖绰双手，州绰的副将则擒获郭最；殖绰、郭最铠甲仍然在身，只双手被缚，坐在中军战鼓之下）。或是萧姓皇族，或是非萧姓的达官贵人，绳捆索绑，在我们监狱之中，互相可以望见。

"是非曲直，是如此明显；强弱大小，又是如此悬殊。为了一个罪犯而丧失一个盟国（《左传》〈前六八二年〉：南宫万与猛获，联合杀死宋国国君【十七任闵公】子捷。猛获逃奔卫国，宋国政府要求引渡，卫国拒绝，国务官【大夫】石祁子说："得到一个罪人而丧失一个盟国，袒护邪恶而放弃友好，不是好的谋略。"卫国遂把猛获交还宋国。南宫万逃奔陈国，陈国也把他交还，宋国政府将二人剁成肉酱）。看见黄雀，忘了陷阱，智慧的人绝不会去做，仁爱的人绝不肯效法。过去的已成过去，难以追悔，展望未来，仍可补救。侯景以一个卑贱流氓，阴差阳错，遇到国家多事之秋（指丞相高欢死亡），官到三公高位，采邑封万户人家，扪心自问，他早就应该满意知足。然而他却心怀异念，不停地冒进，这难道是空口乱说，看也看得出他的野心。可是，你们（南梁帝国）却交付给侯景锋利的武器（《老子》：国家锋利的武器【官位和爵位】不可以交给别人），鼓励侯景生出轻视你们的贪念，造成非容纳他这个奸邪不可的形势，以便他利用机会，乘风崛起。而今，南风无力（《左传》〈前五五五年〉：晋国攻击齐国，楚王国乘机攻击郑国，晋国大为担忧，音乐官师旷说："没有关系，我高歌南风，又高歌北风，而南风无力，出现很多死声，楚军一定失败。"结局果然如此），你们灭亡的迹象，十分明显。侯景老贼的阴谋诡计，将再发作。然而，动摇坚强，很难成功；摧毁枯朽，很容易发挥力量。我们推测：侯景虽然不是孙武、吴起那样名将，士卒也不是燕赵（河北省）精兵，但他涉足兵马阵仗，为时已久，习惯军旅战争，跟通常的游击部队，根本不同，一些杂乱凑合起来的民变集团，更不能跟他相比。抵抗我们（东魏帝国）

固没有力量，攻击你们（南梁帝国）的力量则绰绰有余。到了后来，恐怕尾巴大过身躯（尾大不掉，参考二四三年十一月注），脚跟粗过大腿，倔强骄傲，不接受命令，豺狼凶暴，难以驯服。如果调侯景入京（南梁首都建康），他会立刻叛变，但危害还小；不调他入京，他会把叛变的日子后延，但灾祸更大。他将选择遥看监狱（廷尉），绝不肯选择遥看山头（苏峻语，参考三二七年十月），他更可能盘踞淮南（寿阳，安徽省寿县），打算称帝（西汉王朝淮南王英布称帝事，参考前一九六年七月）。恐怕的是：楚王国逃掉了一只猴子，大肆砍伐树林（典故出处不详，但意义明显）；城门不幸失火，池中的鱼都受到灾殃（城门失火，用池水救火，池枯鱼死），势将迫使长江、淮河流域仕绅，荆州（长江中游）、扬州（长江下游）人物，横死在乱箭飞石之下，夭折在腥雾血露之中。

“你们梁国（南梁帝国）君主（萧衍），从没有人听说过他有好的德行，只知道他轻浮阴险。射死麻雀，就认为立了大功；划动船只，就宣称力大无穷。年纪已老，再加上昏庸颟顸，政治腐败，人民流散，礼义瓦解，音乐消失。而他用人不当（驱逐周舍，斥责贺琛，信任朱异），选择皇太子又次序错乱（排除嫡长孙萧欢，而立次子萧纲，参考五三一年五月），装腔作势，惊世骇俗，自以为智慧超人，可以愚弄群众，天性恶毒，却打算用佛法戒律拯救（萧衍下令纺织官不可刺绣神仙、鸟兽的图案，以免剪裁时损坏图案躯体，参考五一七年三月；皇家祖庙祭祀时，用肉干代替宰杀牛只，减少杀生，参考五一七年四月）；浮躁贪婪，硬对外誓言自己清心寡欲（这几句话，针针见血，是对萧衍的无情解剖）。上天降下灾祸，民间发出怨恨，人人悲苦，家家思乱，寒霜已久，坚冰就要结成（法律包庇皇族及高官，平民走投无路；参考五一一年十二月）；传播危险躁进的风俗（指佛教），信任轻浮任性的子孙，到处结党营私，军权已落外人之手（参考前年【五四六年】七月）。骨肉之间，定有大难，首先动手的，将是萧衍最信赖的心腹；用机械发射的强弓，不久就将射击京师（首都建康），铁制的长矛，也势将直指皇宫。到时候，就是爬到树上搜索刚孵出的鸮鸟下肚（赵雍饿死行宫事，参考前二九五年），也救不了仓库空虚；就是白费心机盼望能吃熊掌，也难延长一分钟性命（《左传》〈前六二六年〉：楚王国国王【四任成王】半熊颓，打算罢黜太子半商臣，而立幼子半职，半商臣发兵围宫，逼老爹自杀，老爹要求吃熊掌再死，因煮熊掌需时很久，用以拖延时间，得到外援。半商臣拒绝，老爹只好上吊）。结果是外面瓦解，内部崩溃，而现在，时候已

到，鹬蚌相争，我们将利用你们内斗，夺取利益（《战国策》：赵王国打算攻击燕王国，苏代对赵王国国王【二任惠文王】赵何说："我今天经过易水，蚌壳出来晒太阳，鹬鸟啄它的肉，蚌用两壳夹住鹬鸟的尖嘴。鹬鸟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晒死。'蚌壳说：'今天你拔不出，明天你拔不出，你就闷死。'谁也不肯让步，结果来了一个渔夫，一齐捉了去。赵王国攻击燕王国，战场一旦僵持，我恐怕秦王国就是渔夫"）。

"我们就要发动总攻，战马如同追风，铁甲闪耀金光，二十八将领并列（东汉王朝一任帝刘秀用二十八员大将，统一帝国，参考六〇年二月），一百万大军出动，像从万丈高山滚下石头，势如破竹，钟山（建康城东蒋山）将移到长江以北，皇帝用的青盖辇车也将进入洛阳（东吴帝国末任帝孙皓被俘事，参考二八〇年四月）。建康皇宫，生满荆棘；姑苏（春秋时代吴王国首都，江苏省苏州市）楼阁，麋鹿徘徊（这是伍子胥警告吴夫差语）。只恐怕战车所到，碾碎土地，铁骑奔驰，践踏生灵。贤能人才，无法逃出血腥，大好河山，势将受到摧残。我们在此宣告：如果有'东吴王孙''西蜀公子'（左思《三都赋》中两个主角人物。左思，参考二九一年三月），到营门表示愿意接受款待，信任我们的诚意，我们立刻就送上外籍顾问官（客卿）的薪俸，再特别加授'骠骑将军'的称号（李斯从楚王国投奔秦王国，被任命当外籍顾问官【客卿】，参考前二三七年十月；孙秀从东吴帝国投奔曹魏帝国，被任命当骠骑将军，参考二七〇年十一月）。各位正人君子，应互相勉励，自求多福。"

以后南梁帝国的灾难和败亡，全部应验杜弼的预言。

侯景围攻谯城（东魏南兖州，安徽省亳州市），不能攻克，于是退回围攻城父（亳州市东南城父乡），占领。

十二月九日，侯景派特遣政府政务秘书长（行台左丞）王伟等前往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游说南梁帝萧衍："当初，邺城（东魏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文武百官，共同策划一项密谋，征召我（侯景）一起讨伐高澄。事情泄漏，高澄把元善见囚禁金墉（洛阳城西北角），屠杀元姓皇族六十余人。黄河以北人民，都怀念旧有主人。请先选立元姓皇族中的一人，出任皇帝，维系人心。如果能这样做，则陛下复兴已灭亡了的国家，接续已中断了的世代，将获得美名。我，侯景，也有建立功勋的机会。黄河南北，都是邾国、莒国（周王朝时的封国）；全境男女，都是大梁帝国（南梁帝国）的臣属和姬妾。"萧衍认为正确。

十二月十二日，萧衍下诏，封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元贞当咸阳王，拨付给他一部分军队，命他回到北方，君临东魏帝国，等他渡过长江，承诺拥护他登极称帝。萧衍又把备用的仪队和卫士，交给元贞。元贞是元树的儿子（元树之死，参考五三二年九月）。

萧渊明被押解到邺城（东魏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东魏帝元善见登上阊阖门（在端门内），接受献俘，当面责备，即行释放，送他前往晋阳（高家班根据地，山西省太原市）。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款待萧渊明，十分优厚。

中央驻东南特遣政府总监（东南道行台）慕容绍宗于寒山（江苏省徐州市东南）击溃南梁军后，率军继续攻击侯景。侯景携带辎重车数千辆，战马数千匹，士卒四万人，退到涡阳（安徽省蒙城县）。慕容绍宗士卒十万，旌旗招展，铁甲照耀，擂动战鼓，长驱直入。侯景派人对慕容绍宗说："你们是送客？还是非决一雌雄不可？"慕容绍宗说："打算跟你拼出胜负！"顺风建立营阵，侯景紧闭军门，等到风势停住才出战（避免逆风作战）。慕容绍宗说："侯景诡计多端，喜爱迂回包抄。"命后卫严加戒备，侯景果然派军偷袭。侯景命他的士卒，全部改穿半截铠甲，手拿短刀，攻入东魏阵地，低头向前，猛砍敌军双腿和马脚，东魏军遂大败，慕容绍宗从马上栽下，仪同三司（宰相级）刘丰生受伤，显州（州政府设六壁城【山西省孝义县】）州长（刺史）张遵业，被侯景俘虏。

慕容绍宗、刘丰生一同逃奔谯城（安徽省亳州市），副将军（裨将）斛律光、张恃显怪罪他们竟会失败。慕容绍宗说："我经过的战斗太多了，从没有见过像侯景这样难以制伏，你们不妨碰碰他看！"斛律光等穿上铠甲，就要出发，慕容绍宗警告他："不要渡过涡水（淮河支流，流经谯城北）。"斛律光、张恃显遂在涡水北构筑营阵。斛律光骑轻便战马，向南岸射箭挑战，侯景到涡水岸边，对斛律光说："你贪图功劳而来，我恐惧死亡而去。我是你老爹的朋友，为什么射我？你怎么懂得不渡涡水？定是慕容绍宗教你！"斛律光无法回答。侯景命他的部属田迁射斛律光的坐骑，一箭洞穿马的前胸。斛律光急行换马，躲在大树之后，田迁再射一箭，又射中战马，斛律光惊惧，退回营垒。侯景生擒张恃显，接着又把他释放。斛律光逃回谯城（安徽省亳州市），慕容绍宗说："今天怎么样，还要责备我！"斛律光是斛律金的儿子（斛律金事，参考五二五年十二月）。

东魏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段韶夹涡水筑营，秘密派人到顺风上方

纵火，大火烧卷而来。侯景率他的骑兵跟入涡水，出水后撤退，草都被沾湿，火势遂被阻止。

侯景跟东魏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慕容绍宗僵持数月之久，侯景粮秣用完。第一个响应他的颍州（州政府设长社【河南省长葛县】）州长（刺史）司马世云向慕容绍宗投降。

## 三、萧衍出卖侯景

五四八年，春季，正月七日，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中央驻东南方特遣政府总监（东南道行台）慕容绍宗指挥精锐骑兵五千人，夹攻据守涡阳（安徽省蒙城县）的侯景。侯景欺骗他的部众说："你们的家属，已被高澄（东魏最高统帅）屠杀！"部众相信，慕容绍宗在阵前遥遥呼喊："各位的家属全都完整，你们如果回归，官位功勋，原封不动。"摘下铁盔，披散头发，面向北斗，向神灵发誓他的话句句真实。侯景的部众本来不高兴南下，于是将领暴显等各率他们的军队，向慕容绍宗投降。侯景兵团霎时间崩溃，拼命北奔，企图渡过涡水（淮河支流，流经安徽省蒙城县北），回归东魏帝国，死尸堆积，涡水受到阻塞，水不能流。侯景率最亲信的几个心腹将领，骑马从硖石（安徽省凤台县西南淮河北岸）渡淮河南下，收容逃亡无主的残兵败将，好不容易集结步骑兵八百人，继续前进。经过一个小城，城中人在城墙上诟骂说："瘸子（侯景右腿稍短），你打算干什么？"侯景大怒，攻陷小城，诛杀诟骂他的人，然后离去。日夜不停行军，东魏帝国的追击部队，不敢进逼。侯景派人告诉慕容绍宗说："我如果被消灭，你还有什么用处？"慕容绍宗遂让侯景逃走。

正月十二日，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刺史）羊鸦仁因东魏追击侯景的大军逐渐逼近，声称粮秣不继，遂放弃州城悬瓠，回到义阳（河南省信阳市）。殷州（州政府设项城【河南省沈丘县】）州长羊思达也放弃州城项城，逃走。东魏大军重新占领二城。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本年八十五岁）大为震怒，斥责羊鸦仁。羊鸦仁恐惧，奏称当限期把失地收回，遂沿淮河驻屯（不敢回义阳）。

侯景在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崩溃，率领残兵败将，向南逃亡，不知道投奔何方。当时，鄱阳王萧范新被任命当南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州长，还没有到任（萧范于去年【五四七】接萧渊明遗缺）。马

头（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驻军司令（戍主）刘神茂一直被总部执行官（监州事）韦黯排斥，当他听到侯景率军抵达时，特别迎上去拜访。侯景问："寿阳距这里不远，城池险要坚固，我打算前往投靠，韦黯会不会收留？"刘神茂说："韦黯虽然据守州城（寿阳），但他的职务不过代理。大王如果率军抵达城外，他一定出城迎接，乘势把他逮捕，可以成功大事。夺取城池之后，再相机报告中央，中央政府庆幸大王脱险南归，一定不会责备。"侯景握住刘神茂的手，激动地说："是上天引导我！"刘神茂请求率步骑兵一百人，先行出发，作为向导。

正月二十日，侯景于夜间抵达寿阳城下。韦黯以为盗贼攻城，召集军队，全副武装，登城戒备。侯景派使节告诉韦黯："河南王（侯景）前方失利，投奔本城，请快快开门！"韦黯说："我没有接到皇上（萧衍）诏书，不敢听从大王（侯景）命令。"侯景对刘神茂说："事情看来不能如意。"刘神茂说："韦黯懦弱而又头脑简单，可以说服。"乃派寿阳人徐思玉进城晋见韦黯，说："中央对河南王（侯景）十分重视，阁下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今战场失败，撤退到这里，你为什么不接受？"韦黯说："我接到的命令，只是保卫城池。河南王（侯景）自己打败仗，跟我有什么相干？"徐思玉说："国家把边疆重镇，托付给你，你却不肯开门，如果魏国（东魏帝国）追兵来到，河南王（侯景）被杀，你怎么能单独不死？即令不死，你又有什么面目去见皇上（萧衍）！"韦黯认为有理。徐思玉出来报告侯景，侯景大为兴奋，说："救我一命的，是你！"

正月二十一日，韦黯大开城门，欢迎侯景。侯景进城后，派他的将领分别把守四面城门，对韦黯盘问斥责，态度凶恶，打算把韦黯斩首。在暴跳了一阵之后，侯景鼓掌大笑，摆设酒席，款待韦黯，饮酒取乐，尽欢而散。韦黯是韦叡的儿子（韦叡，参考五〇〇年十月）。

南梁政府听到侯景战败消息，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有人说："侯景跟他的将士，一同阵亡。"政府上下一片忧虑。总监督长（侍中）、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何敬容前往东宫（太子宫），太子萧纲说："淮北（淮河以北）传来进一步的情报，侯景可能逃出一命，不像外边传说的已经死亡。"何敬容说："如果侯景死了，才真正是帝国的洪福。"萧纲脸色大变，问他缘故，何敬容说："侯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叛徒，终于有一天要把帝国搞乱。"萧纲在太子宫玄圃（自南齐帝国以来，太子宫设"玄圃"殿堂，作为聚会之所，参考四八〇年十二月），亲自向他的宾客和部属，讲解《老子》、《庄

子》。何敬容对皇家图书馆国史编撰见习官（秘书省撰史学士）吴孜说："从前，晋王朝崇拜玄虚清淡，使中原沉沦胡羯蛮族之手（参考四世纪〇〇年代至五世纪三〇年代）。而今，皇太子（萧纲）又是这个模样，长江以南，莫非也要沦落到蛮族之手！"

正月二十二日，河南王侯景派仪同三司（宰相级）于子悦快马进京（首都建康），报告战败消息，请求贬官削爵。南梁帝萧衍用措辞温和的诏书，拒绝他的请求。侯景于是请求补给，萧衍因侯景刚刚受到挫折，不忍心调他离开寿阳（安徽省寿县）到别处驻扎。

正月二十三日，正式任命侯景当南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全权州长（牧），其他官衔，仍继续保持。而另行任命鄱阳王萧范当合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刺史），镇守合肥。高级资政官（光禄大夫）萧介上疏反对，说："我听说侯景在涡阳（安徽省蒙城县）打了败仗，单人匹马，逃出一命，陛下不检讨他从前造成的灾祸，反而下诏收容。我曾经听说，凶暴的人，性情永不会改变。只要是罪恶，到什么地方都是罪恶。从前，吕布格杀丁原（参考一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事奉董卓，而终于刺死董卓（参考一九二年四月），流落成为盗贼；刘牢之出卖王恭，归附晋政府，而终于背叛晋政府，促使桓玄做出妖孽之事（参考三九八年九月、四〇二年三月）。为什么如此？只因狼崽一生下来，就有野性，永不可能驯顺。我们可用养老虎作为比喻，老虎一旦饥饿，一定发生吃人灾祸。侯景凶暴狡狯，受高欢的庇护提拔，官位高到宰相，责任大到主持地方政府。然而，高欢坟墓上的泥土还没有干燥，侯景就立刻翻脸，反咬一口。只因兵力不够，首先向关西（西魏帝国）求救；宇文泰不肯收容，所以才再投靠我们（参考去年【五四七年】五月及六月）。前些日子，陛下所以像江海一样，不嫌弃小河小溪（李斯上书赢政语，参考前二三七年），正是要使侯景像移民区（属国）所安置的外国降人一样。汉王朝政府就是利用他们讨伐匈奴，希望获得一次战场胜利而已（西汉王朝设置移民区，参考前八九年六月）。如今，侯景全军覆没，而又丧失他所呈献的土地，不过是边境上一个普通居民，陛下喜爱一个居民而竟放弃盟邦（指东魏帝国）！如果仍然期待他有再度振奋的时刻，重建反败为胜的机会，我暗中认为：侯景绝对不是乱世尽节的忠臣。他抛弃祖国故乡，轻松得好像脱下木屐；背叛君王双亲，容易得如同丢掉一颗芥子；又怎么能知道敬慕陛下的神圣品德，成为江淮间（南梁帝国）的纯真臣属！事情十分明显，没有一点疑惑。我

年纪老迈，又有病在身，本不应再谈论政府措施，可是，芈囊临死，仍有兴筑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一片忠心（《左传》〈前五五九年〉：楚王国宰相【令尹】芈囊，行将逝世，遗嘱吩咐继承人芈庚，一定要兴筑首都郢城的城墙。正人君子称赞芈囊忠义，虽死不忘国家）；史鱼临死，有用尸体规劝国君的节操（参考一二六年八月注）。我身为皇族疏远的一分子，怎敢忘记刘向那份苦心（刘向事，参考前二三年四月）。”萧衍对萧介的忠诚，感动叹息，但不能接受他的建议。萧介是萧思话的孙儿（萧思话，参考四三一年二月。萧衍、萧介，同十三世祖）。

六世纪·五四八年至五五九年　东魏（北齐）夺取长江以北各州

东魏远征军既克复悬瓠（河南省汝南县）、项城（河南省沈丘县），完

全恢复侯景叛国前的版图（侯景以十三州背叛，参考去年【五三七年】正月）。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不断写信给南梁帝国政府，要求恢复旧日盟好，南梁政府一直拒绝。高澄对俘虏贞阳侯萧渊明说（萧渊明被俘事，参考去年【五四七年】十一月）："先王（高欢）跟你们主上（萧衍）亲爱和睦有十余年，听说你们主上（萧衍）向佛祖祷告辞中，常说：祝福魏国皇帝（东魏帝元善见）以及先王（高欢）！这是贵国君王（萧衍）真情厚意（南梁及东魏两国往来的国书中，互相祝福，参考五四四年十一月）。想不到一朝误会，引起今天这种纷扰。我们深知不是出于贵国主上（萧衍）本心，而是侯景从中挑拨煽动！最好的方案是，两国都派出使节，互相咨询讨论。如果贵国主上（萧衍）不忘往日情谊，我也不敢忘先王（高欢）意志，留在我国的贵国人士，都可以送回，连侯景的家属，也一同送回。"萧渊明遂派传令员（省事）夏侯僧辩南下，把奏章送呈萧衍，说："勃海王（高澄）是一位宽厚长者，如果能够和解，他答应送我回国。"萧衍看到奏章，涕泪横流，跟文武百官讨论。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朱异、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张绾等，都说："使盗贼安静，人民休息，和解最好。"只农林部长（司农卿）傅岐一个人反对，说："高澄有什么理由，要求和解？当然是一个反间之计，所以才允许贞阳侯（萧渊明）派遣使节，目的只在激起侯景猜疑。侯景如果失去安全感，一定闯出大祸。我们答应和解，正跳进高澄圈套！"但朱异等坚持主张应接受和解，而萧衍也对战争感到厌倦，于是采纳朱异的意见，写回信给萧渊明说："知道最高统帅（高澄）待你不薄，看了你的奏章，十分安慰，当另行派人，重建两国亲善友谊。"

夏侯僧辩由南梁帝国北返，经过寿阳（安徽省寿县）时，侯景已经听到风声，明察暗访，得知详情，逮捕夏侯僧辩拷问，夏侯僧辩完全承认。侯景于是代萧衍写了一封回答萧渊明的信，然后上疏说："高家班（东魏帝国）的心理，十分恶毒，人民对他们的怨恨，遍布北方大地。广大人群的盼望，上天完全接受，于是高欢死亡。高欢的儿子高澄，继承老爹的罪恶，灭亡时刻，屈指可以等待。所以让他沉醉在涡阳（安徽省蒙城县）之役战胜的狂欢之中，正是上天要高澄飘飘然，促使他的罪恶满盈（《左传》〈前六九〇年〉：楚王国国王【一任武王】半熊通将攻击随国，告诉他的妻子邓夫人说："我有点飘飘然。"邓夫人说："大王心高气傲而飘飘然，显示你在人世上的享受就要结束"）。高澄的言行如果顺应天意，没有心腹大患，

他为什么这般迫切献出璧玉（指人质萧渊明），急求和解？难道不是西秦（西魏帝国）军队扼住他的咽喉、蛮族（柔然汗国）骑兵紧压他的后背？所以才言辞卑微，礼物丰厚，用以换取大国的安全承诺。我曾经听说：‘一天放纵敌人，会带来几十年后患。’何至于为了高澄一个无赖，丧失亿兆人心！我私下认为：魏国（北魏帝国）的强大，在宣武帝景明年间，达到高峰，可是，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会战，他们全军覆没，连一匹马都没有生还（参考五〇七年正月）。在他们最强大时，陛下还能战胜；在他们最衰弱时（指分裂东魏、西魏），反而心怀忧虑，跟他们和解！抛弃已经成功的果实，释放就要死亡的俘虏，使他们偷生在人间，把灾难留到后世，不但使我这个愚昧的臣属悲哀无奈，更使所有的忠臣义士痛心疾首。从前，伍子胥逃到吴王国，楚王国终于毁在他手（参考前二〇二年五月注）；陈平离开项羽，刘邦任用他而兴起大业（参考前二〇五年三月）。我的才干虽然不如古人，但一片丹心，跟古人相同。我清楚地了解，高澄对逃到翟国的贾季、逃到秦国的随会，恐惧厌恶，日夜不安（《左传》〈前六二一年〉：春秋时代晋国二十六任国君【灵公】姬夷皋刚即位，国务官【大夫】贾季逃奔翟国【陕西省北部】，随会逃奔秦国【陕西省西部】；晋国政府深为忧虑。〈前六一四年〉：六大家族族长在诸浮【今地不详】举行高阶层会议，赵盾说：“贾季在翟国、随会在秦国，大难终会到来。我们将怎么办”）。他之所以乞求结盟、和解，不过是希望铲除他的后患。如果我的死亡，对帝国能有裨益，则即令死一万次，也不推辞。只怕千秋万世，成为历史上最污秽的一页。”侯景又写信给朱异，赠送黄金三百两。朱异收下黄金，却搁置这份奏章，不代他转呈。

二月十七日，萧衍派使节前往东魏帝国（首都邺城），祭悼高澄的老爹高欢，侯景再上疏说：“我跟高家（东魏帝国），仇恨已深，仰仗陛下庇佑，希望有一天报仇雪耻。而今陛下再跟高家和解，把我置于何地？请求昭告天下，出军讨伐，宣扬皇家声威。”萧衍答复说：“我与你之间，君臣大义已定，怎么会当你成功时欢迎你，当你失败时抛弃你的道理？现在，高家班派人前来请求和解，我也打算停战休息。政策的修订，政府有一定标准，你只管安享清福，用不着劳神忧虑。”侯景再上疏说：“我正在聚积粮秣，招集部众，喂饱战马，磨利刀枪，计算时日，预定限期，肃清赵魏（河北省中部南部及河南省北部，东魏帝国京畿地区）。不愿师出无名，所以愿意由陛下做主。而今，陛下把我抛到荒郊野外，一旦两国邦交恢复，

恐怕我这个微小的性命，难逃高家毒手。”萧衍再答复说：“我是全国最高领袖，怎么会在这件小事上失信？想你一定能深刻体会到我的真心，不必再上奏章。”

侯景于是进行试探，伪造一封从东魏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发出的信，要求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接到后，打算同意。立法院立法官（通事舍人）傅岐说：“侯景穷途末路，才向我们投靠，抛弃他恐怕不会吉祥。而且，侯景身经百战，仍然活下来，不是等闲之辈，难道他肯自动伸出双手，等待捆绑？”谢举、朱异说：“侯景是败军之将，派一个人去，就足以制伏。”萧衍接受这项建议，复信说：“萧渊明早上归来，侯景晚上回去。”侯景看到这封复信，对左右侍从说：“我早就知道这个老家伙心肠恶毒。”王伟警告侯景说：“坐在这里是死，叛变也是死，只看大王怎么抉择！”侯景决定叛变，把所属各郡县城池居民，全部征召入营当兵，停止征收商店捐税及田赋；民间男童全部发配给将士当奴仆，民间女子全部发配给将士当妻妾。

南梁帝国河南王、南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全权州长（牧）侯景，自进入寿阳，便不断提出要求，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拒绝过。侯景曾经请求娶第一流门第王家、谢家的女儿。萧衍说：“王、谢家门第太高，你配不上，不妨在朱家（如朱异）、张家（如张绾）以下的门第中物色。”侯景老羞成怒，说：“有一天我把王、谢家的女儿配给家奴！”又上疏请求发给绸缎一万匹，供给官兵缝制战袍，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朱异建议改发青布。又因中央发给的武器，很多不够精良，侯景上疏请求征调东郊铁矿场（东冶）熟练工人，打算自己另行制造，萧衍全都批准。侯景任命安北将军夏侯夔的儿子夏侯谮（音 bò）当秘书长（长史）、徐思玉当军政官（司马），夏侯谮遂去掉“夏”字，只留“侯”字，自称侯谮，坚称自己是侯景的远房侄儿。

萧衍既拒绝侯景的请求，而跟东魏帝国和解，以后侯景所上奏章，态度渐渐傲慢。不久，听到徐陵等出使东魏，叛变的阴谋，更为积极。咸阳王元贞（萧衍应侯景请求封元贞，参考去年【五四七年】十二月），知道侯景另有打算，不断上疏给萧衍，请求回京（首都建康）。侯景对元贞说：“黄河以北的事虽然不能成功，长江以南的事何必担心有失误，为什么不稍微忍耐！”元贞大为恐惧，逃回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全部报告萧衍。萧衍命元贞当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郡长（内史），但对侯景

却不调查。

临贺王萧正德（萧衍的侄儿，投奔北魏帝国又逃回，参考五二二年十二月、五二五年六月）所到之处，贪污凶暴，不断触怒萧衍（萧正德性情粗鲁卑鄙，经常公开抢劫。后来，随豫章王萧综北伐，又抛弃军队，只身逃亡【参考五二五年六月】。萧衍下诏指责他的罪状："你从前在巴蜀【四川省】，亲近气质卑劣人物，我仍认为你只是年纪太轻，志向不定。后来你更在吴郡【江苏省苏州市】格杀无罪之人，抢夺财产。回到京师【首都建康】，又专门收留逃犯，甚至在江乘【江苏省南京市东北】大道上和湖泊码头，切断交通，抢夺人民的妻妾子女。我每次都保护你，希望你能改过自新，可是你却没有一点悔意，反而更为怨恨，单人匹马逃亡，存心反咬一口。你既回归祖国，我又恢复你的皇族官爵，命武装仪队，仍做你的前导。想不到你心如豺狼，不肯改变，立志颠覆帝国，只求称心快意。"于是，贬逐到临海【浙江省台州市西北章安镇】，萧正德还没有走到，萧衍赦免的诏书已经追上，更用朱异的建议，封临贺王，当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又因部属很多出去抢劫，被控，萧正德免职，贬出当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在任内仍然苛刻暴虐，人民不能忍受，萧衍把他再度免职，不再教他当官），萧正德不知反省，反而更加愤怒，暗中豢养亡命之徒，积蓄粮食辎重，渴望政局发生变化。侯景对这种情形，知道得非常清楚。萧正德投奔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时，跟徐思玉相识（徐思玉，参考本年【五四八年】正月二十日），侯景命徐思玉携带私函晋见萧正德，信上说："而今，天子（萧衍）年纪已老，奸臣扰乱国政，以我（侯景）的观察，灾祸就要来临。大王本应该是太子人选，中途却被罢黜（参考五二二年十二月），四海议论纷纷，人心归向大王。我虽然愚昧，却一直诚心效劳，但愿大王允许恩待天下苍生，请明察我这份心意。"萧正德大喜过望，说："侯公（侯景）的意愿，跟我的意愿不谋而合，是上天给我恩赐。"回信说："政府事情，跟你分析的一样。我有这份心意，为时已久，现在，我负责内部，你负责外面，有什么办不到的事？难得良机，行动要快，时候已到。"

鄱阳王萧范（合州【州政府合肥】州长）秘密报告中央，说侯景阴谋叛变。当时，萧衍把边境大事，交给朱异全权处理，无论大小动静，萧衍都询问朱异的意见，朱异认为侯景绝没有叛变之理。萧衍遂答复萧范说："侯景孤单危弱，把性命交到我们之手，好像一个婴儿仰起头来，仰仗别人

喂奶。形势如此，怎么能叛变?”萧范再度强调：“如果不早翦除，灾难将连累人民。”萧衍说：“政府自有安排，不需要你来担心!”萧范再请求出动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政府军队讨伐，萧衍不准。朱异对萧范的使节说：“鄱阳王（萧范）竟然不允许政府有一个宾客!”从此，萧范所上奏章，朱异全不转呈。

侯景邀请羊鸦仁（时驻屯淮河上游）一同起兵叛变，羊鸦仁逮捕侯景的使节，解送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奏报南梁帝萧衍。朱异说：“侯景只有几百个叛徒，能做什么事!”萧衍下令把侯景使节囚禁建康市政府监狱，但不久就释放，命他回去。侯景更加胆大妄为，上疏说：“如果我谋反是事实，应该受国法制裁；如果能够受到明察，就请诛杀羊鸦仁。”侯景强调：“高澄狡猾成性，他的话怎么可以完全相信?陛下听他诡诈的言语，要求跟他和解，即令是我，也在暗中失笑。我怎么能心甘情愿地粉身碎骨，把性命交给仇家（高澄)?请陛下把江西（安徽省中部及湖北省东部）地区，交给我管辖。陛下如果不允许，我就率领武装骑兵，南下长江，向闽越（福建省及广东省）推进。则不但是政府自找耻辱，也将使三公高官们忙碌得无暇进餐。”萧衍命朱异向侯景的使节传话说：“一个贫穷人家，养十个客人或五个客人，都能使他们满意。我只有一个客人，反而口吐愤怒的言辞，这是我的过失。”对侯景的赏赐——绸缎钱财布匹，更为丰厚，信差使节来往，前后不断。然而，这些官场小动作，不能阻止侯景既定的计划。

八月十日，侯景在寿阳（安徽省寿县）公开叛变，宣称他的目标是诛杀奸臣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朱异、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卿）徐麟、太子宫右翼卫队长（太子右卫率）陆验、皇家制造事务总监（制局监）周石珍（“制局监”权力之大，参考五〇八年二月)。朱异等都因奸恶谄媚、骄横贪污、蒙蔽君王、窃弄权威，深受人民痛恨，所以侯景把诛杀他们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徐麟、陆验是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周石珍是丹阳（首都建康）人，徐麟、陆验轮流当过宫廷供应部主任秘书（少府丞)，以苛刻闻名于世，各行各业的人，对他们都十分怨恨，而朱异尤其和他们亲近，世称“三条蠹虫”。

农林部长（司农卿）傅岐性情鲠直，曾经对朱异说：“你掌握政府大权，荣耀宠信已达高峰，可是，我所听到的，你的行为却卑鄙污秽，声名恶劣，一旦圣上（皇帝萧衍）觉悟，你要想免祸，难道能够!”朱异说：“外边对我的诽谤，我早就知道，只要问心无愧，岂在乎别人闲话!”傅岐

对亲友说："朱异快要死了！他用他的拍马功夫，升到高官，仗恃流利口才拒绝朋友规劝，听到即将来临的灾祸毫不畏惧，知道自己的错误却不肯改正，上天剥夺了他的智慧，怎么会长久无事！"

侯景向西进攻马头（此非寿阳东、刘神茂据守的马头，而是寿阳西的马头）；派他的部将宋子仙向东进攻木栅（安徽省怀远县境），生擒驻军司令（戍主）曹璆等。南梁帝萧衍得到报告，失笑说："有什么踢腾的？我折下一根树枝，就把他打死！"下诏悬赏：砍下侯景人头，封三千户公爵，实任州长（刺史）。

八月十六日，南梁帝萧衍下诏任命合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鄱阳王萧范当南方战地司令官（南道都督）；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封山侯萧正表当北方战地司令官（北道都督）；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柳仲礼当西方战地司令官（西道都督）；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当东方战地司令官（东道都督）；并任命总监督长（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邵陵王萧纶，"持节"，当总司令官，率领各路大军讨伐侯景。萧正表是萧宏（萧衍的老弟）的儿子。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儿（柳庆远事，参考五〇〇年十一月）。裴之高是裴邃的侄儿（裴邃事，参考五二五年五月）。

## 四、围攻宫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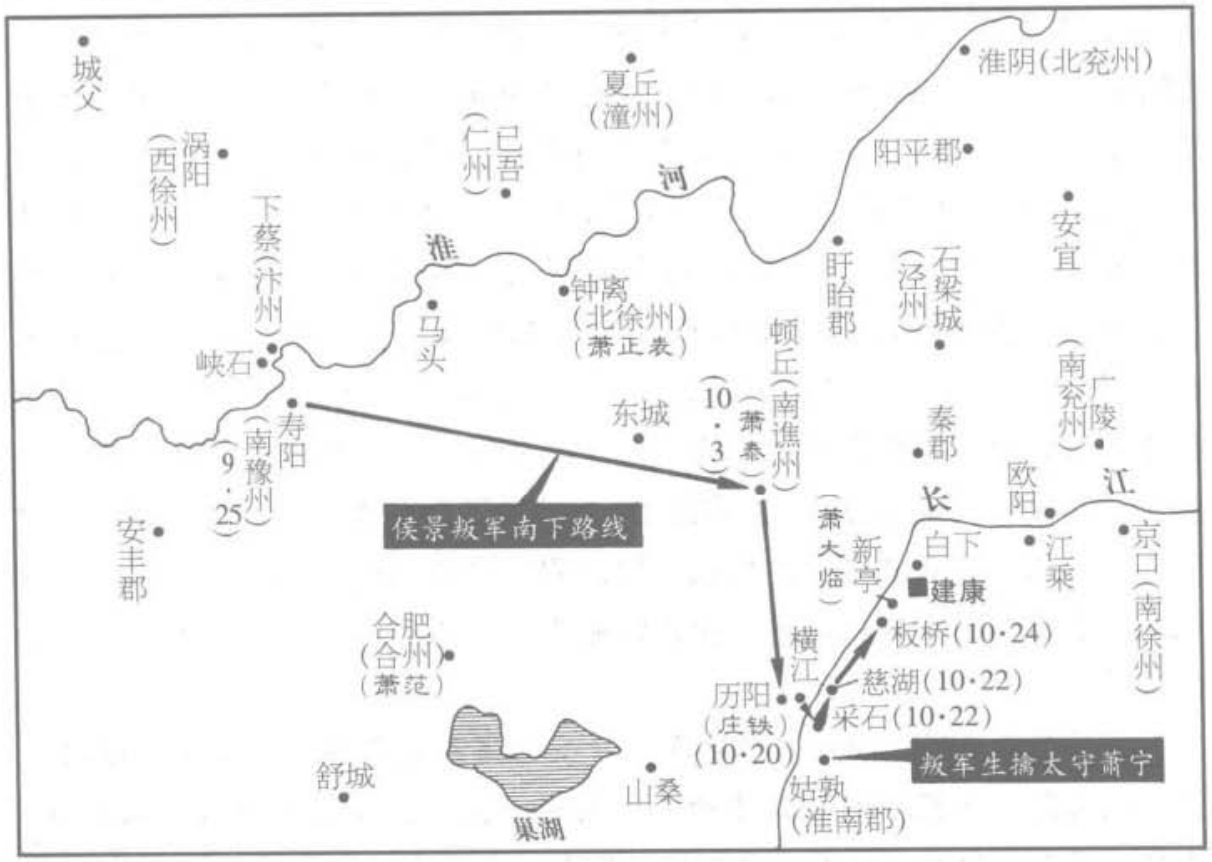
五四八年，秋季，九月，南梁帝国叛将、河南王侯景听到中央出军讨伐消息，向王伟询问对策，王伟说："萧纶大军如果抵达，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一定被他们困住。不如放弃淮南（寿阳，安徽省寿县），下定决心东下，率轻装备骑兵，直捣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萧正德在内部背叛，大王在外面攻击，天下事不必忧虑，就可平定。军事行动，迅速第一，要出发就要马上出发。"侯景遂命他表弟、中军总司令官（中军大都督）王显贵，留守寿阳。

九月二十五日，侯景声称狩猎，悄悄出寿阳，没有人知道。

冬季，十月三日，侯景扬言前往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实际上袭击谯州（州政府设顿丘【侨县，安徽省滁州市】），防守副司令（助防）董绍先开城投降，侯景生擒州长（刺史）丰城侯萧泰。萧泰是萧范的老弟。之前，

当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拿出全部家产，巴结当权重要人物，终于超越等级，升任谯州州长。萧泰到职后，到处征调民夫，不管是平民或是知识分子，一律命他们抬轿，并跟在轿旁摇动风扇，高举隔热阳伞。凡认为做这些事是羞辱、不肯担任的，一律受木棍殴打；但是只要出钱行贿，就可以免除服役。因此人心愤怒，盼望发生动乱。侯景大军一旦抵达，人民没有斗志，所以失败。

十月十三日，萧衍下诏，派宁远将军王质率军队三千人，负责长江防务。侯景进攻历阳郡（安徽省和县）郡长庄铁。



六世纪·五四八年九月至十月　侯景叛南梁，进军江南

十月二十日，庄铁献出郡城，投降，乘机游说侯景："帝国和平的日子过得太久（长达四十六年【五〇二至五四七年】），人民不懂战争，听到大王起兵，无论中央或地方，都震动惊骇，正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急扑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可以不流一滴血，而完成大事。如果给政府充裕的时间，使他们慢慢准备，内外稍微安定，那时，只要派一千老弱残兵，据守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大王虽有百万精兵，也无法渡过。"侯景遂命仪同三司（宰相级）田英、郭骆留守历阳；而命庄铁当向导，引侯景大军抵

达江岸，沿江各军事基地，相继上疏告警。萧衍询问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羊侃，如何对付侯景，羊侃说："请派两千人急行军增援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而命邵陵王萧纶袭击寿阳，使侯景前进无法前进，后退失去巢穴，他所率的乌鸦般部众，自然一哄而散。"朱异说："侯景绝对没有南渡长江的意思！"萧衍遂拒绝羊侃的建议。羊侃叹息说："我们失败，已成定局！"

十月二十一日，萧衍任命临贺王萧正德当平北将军、京师（首都建康）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京师诸军事），驻防丹阳郡城（建康城南）。萧正德派出大船数十艘，逆流西上，对外声称用来载运芦草，实际上却是秘密接应侯景南渡长江。侯景将要渡江时，担心江防司令王质阻截，派间谍前去侦察。就在这个时候，临川郡（江西省南城县）郡长陈昕，上疏说："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急切需要重兵防守，王质所率的江防部队，力量薄弱，恐怕不能完成任务。"萧衍遂命陈昕当云旗将军，代替王质，驻防采石；召回王质代理首都建康市长（知丹阳尹事）。陈昕是陈庆之的儿子（陈庆之，盖世名将，保护元颢进入洛阳，参考五二九年闰六月）。王质遂撤出采石，而陈昕的船舰，还没有离开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秦淮河码头。间谍回报侯景说："王质已走！"侯景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命间谍折取江南（长江以南）树枝，以证明他确实到过江南，间谍果然折取江南（长江以南）树枝而返。侯景跳起来，大叫欢呼，说："我的事情已经成功！"

十月二十二日，侯景大军从横江（安徽省和县东南长江渡口）横渡长江，在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登陆，此时，侯景仅有战马数百匹、士卒八千人。当天（十月二十二日）夜晚，中央才下令戒严。

侯景派出一支军队，袭击姑孰（安徽省当涂县），生擒淮南郡（郡政府姑孰）郡长、文成侯萧宁（鄱阳王萧范的老弟）。南津（南州津，安徽省当涂县西长江渡口）指挥官（校尉）江子一率江防舰队一千余人，打算在长江下游拦击侯景；可是副指挥官董桃生，家住在长江以北，跟他的徒众先行溃散逃走。江子一集结残余士卒，徒步返回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江子一是江子四的老哥（江子四，参考五三六年四月）。

太子萧纲发现事态紧急，全副武装晋见老爹皇帝萧衍，请示因应谋略。萧衍说："这是你自己的事，岂不是多此一问！内外军政，全交给你。"萧纲遂停留立法院（中书省），部署军事，人心惊骇惶恐，没有人肯应募当

兵。直到现在，中央仍不知道萧正德已经叛变，而仍命萧正德驻防朱雀门，宁国公爵萧大临驻防新亭（建康城西南），宫廷库藏部长（太府卿）韦黯驻防京城六门；一面整修宫城，准备接受攻击。萧大临是萧大器的老弟（二人都是太子萧纲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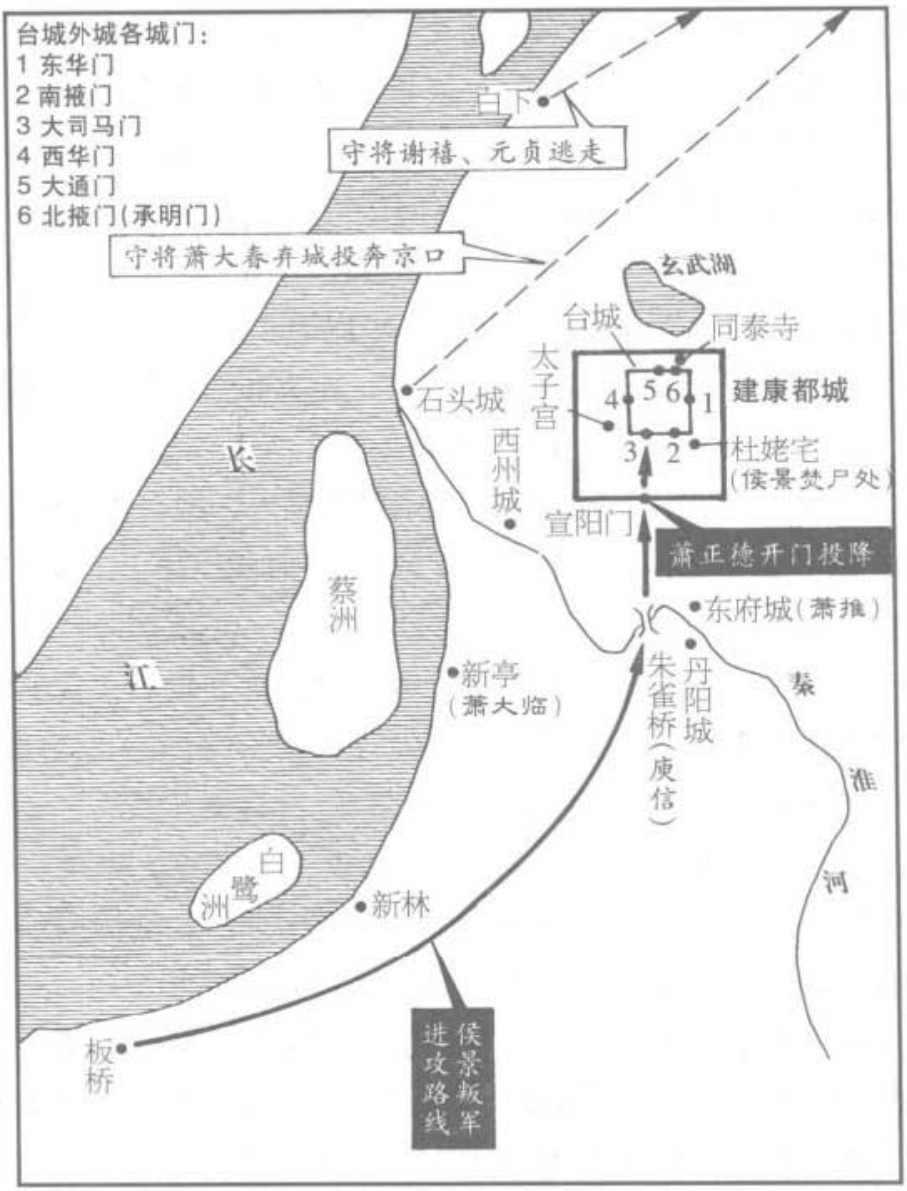
同日（十月二十二日），侯景挺进到慈湖（安徽省马鞍山市北），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惊骇震动，皇家大道上人民互相攻击抢劫，街巷寸寸切断，没有行人。萧衍下诏赦免东郊铁矿场（东冶）、西郊铁矿场（西冶）、军械制造厂附属钱币局（尚方钱署）所有苦工以及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监狱囚犯；任命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当首都城中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城内诸军事）；命羊侃当军师将军，充当副司令长官；南浦侯萧推守卫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西丰公爵萧大春守卫石头（建康城西北）；轻车将军府秘书长（轻车长史）谢禧、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郡长元贞守卫白下（建康城北）；韦黯与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柳津等，分别守卫宫城（台城）各门和各殿堂。萧推是萧秀的儿子（萧秀是萧衍的老弟，参考五〇〇年九月）。萧大春是萧大临的老弟。柳津是柳仲礼的老爹。把各部（寺）所有公款，全部集中德阳堂，供应军需。

十月二十三日，侯景大军抵达板桥（江苏省江宁县西），派徐思玉晋见南梁帝萧衍，目的在侦察首都（建康）城中防卫情形。萧衍接见徐思玉，询问事变始末。徐思玉声称他已背弃侯景，有机密事要单独向萧衍奏报，萧衍打算命左右官员侍从退出，立法院立法官（舍人）高善宝说："徐思玉从贼窝（侯景军）里来，所说真假，难以证明，怎么可以留他一个人单独停在金殿！"朱异坐在一旁，插嘴说："徐思玉怎么会是刺客？"徐思玉既无法与萧衍单独面对，于是呈上侯景的奏章，奏章上指控："朱异等专权弄势，请允许我率领武装部队，进京朝见，肃清君王身旁奸邪！"朱异既惭愧又惶恐。侯景又请萧衍派出明白事理的立法官（舍人），出来听取侯景的陈述。萧衍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贺季、文书助理官（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前往板桥（江苏省江宁县西），慰劳侯景；侯景面向北方（建康在板桥东北），接受圣旨。贺季问："你这次军事行动，目的是什么？"侯景说："想当皇帝。"王伟插嘴说："朱异等败坏国家，我们只求铲除奸恶！"侯景既口出恶言，遂扣留贺季，而只放郭宝亮回宫。

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近郊居民，听到侯景抵达消息，争先恐后逃入京城，政府民间，陷于一片混乱，社会秩序瓦解。首都城中军区副司

令长官羊侃筹划城防事务，分别用皇族把部队隔开。军人涌到军械库，任意抢夺武器，主管官员无法阻挡；羊侃下令诛杀几个人，才算阻止。当时，南梁帝国建国已四十七年（五〇二年至今），一派升平，政府官员及街巷平民，很少看到刀枪盔甲，而侯景叛军突然逼到眼前，政府及民间都大为惊恐。当年建立过功勋的老将，全已去世；新生代青年将领，又都率军驻防外地。京城内的军事指挥，由羊侃全权裁决，羊侃有胆量和魄力，太子萧纲对他深为依赖。

十月二十四日，侯景抵达朱雀桥（建康城南秦淮河浮桥）南，太子萧纲命临贺王萧正德把守宣阳门（建康城【都城】南面中门）；太子宫学士、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人庾信把守朱雀门，率宫城（台城）文武官员三千余人，在朱雀桥北扎营。太子萧纲命庾信拆除朱雀桥，阻止侯景军前进，顿挫他们锐气。萧正德说："人民看见拆除浮桥，一定大为惊骇，现在的要务是，先安定人心。"萧纲同意。而刹那之间，侯景大军抵达，庾信率领部众急下令拆桥，刚刚解开一只船舶，侯景大军已到，一个个头戴铁面帽盔，形状狰狞，庾信军大吃一惊，急行撤退，躲在朱雀门后；庾信正在吃甘蔗，一支流箭射中门柱，庾信心胆俱裂，手中甘蔗应声落地，遂抛弃所率军队，拔腿逃走。南塘（秦淮河南）游击部队司令沈子睦是萧正德的党羽，立即把浮桥修复，使侯景军得以通过。此时，太子萧纲还不知道庾信已弃军逃亡，仍派王质率精兵三千人增援，挺进到中央禁军总监部（领军府）跟侯景军遭遇，还没有列阵，王质即行逃走。萧正德率领他的部众到张侯桥（建康城南）迎接侯景，在马上互相拱手行礼，随后就引侯景从宣阳门（建康城【都城】南西中门）进入建康（京城【都城】）。萧正德面对宫城（台城）门楼，低头叩拜，感叹哭泣，遂跟随侯景渡秦淮河，抵达南岸。侯景军都穿青色战袍，萧正德军则穿红色战袍，却是青色衬里，既跟侯景会合，反穿战袍，跟侯景军完全融合。侯景乘胜挺进到宫城门下，宫城内人心惊慌恐惧。羊侃宣称得到飞箭传书："邵陵王（萧纶）、西昌侯（萧渊藻）两路援军，已经接近。"大家心情才稍平定（事实上，萧纶军正向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进发，萧渊藻正镇守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西丰公爵萧大春放弃石头（建康城西北），投奔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谢禧、元贞放弃白下（建康城北）逃走；要塞司令（津主）彭文粲等，献出石头城（建康城西北），投降侯景。侯景派他的仪同三司（宰相级）于子悦镇守。




六世纪·五四八年十月　侯景攻陷建康都城　南梁帝萧衍据守台城

十月二十五日，侯景率军环绕宫城（台城）一周，高举黑色大旗，用箭把奏章射到城中，奏章上说："朱异等蔑视政府，玩弄权力，随意作威作福，我被他诬陷，想把我害死。陛下如果诛杀朱异等，我就拨转马头，回到北方。"萧衍问太子萧纲："有没有这种事？"萧纲说："有这种事。"萧衍就要处死朱异，萧纲说："那些匪徒（侯景）不过用朱异作为借口，今天把他杀掉，不能解救目前危急，反而留下笑柄，等匪徒平定后，再杀他不晚。"萧衍同意。

侯景大军团团包围宫城（台城），发动全面攻击，战鼓雷鸣，啸声四起，杀声震动天地。纵火烧大司马门（台城南门）、东华门（台城东门）、西华门（台城西门）等各门。羊侃命在城门上凿洞，把水从洞口灌出浇火。

太子萧纲亲自捧着银鞍，前往赏赐将士。值阁将军朱思率数名战士，翻出城墙运水，灌救很久，才把火扑灭。侯景军又用长柄大斧猛砍东掖门（台城东侧门），眼看就要砍开，羊侃又在门上凿出洞孔，用长矛刺杀砍门军士二人，其他砍门军士退走。侯景占领宫门接待署（公车府），萧正德占领首都东区卫戍司令部（左卫府），侯景的将领宋子仙占领太子宫（东宫），范桃棒占领同泰寺（台城北城外）。侯景把太子宫的宫女、歌女、舞女等数百人，分别发配给士卒。东宫跟宫城（台城）距离很近，侯景的军队攀到东宫宫墙上，向宫城（台城）发箭。夜晚（十月二十五日夜晚），侯景在太子宫（东宫）摆设筵席，饮酒奏乐，萧纲派人纵火，殿台以及珍藏的图书，全被烧光。侯景更焚烧皇家马棚（乘黄厩）、士林馆（宫城西）、宫廷库藏部（太府寺）。

十月二十六日，侯景制造“木驴”数百只，猛烈攻城；城上守军投下石头，把“木驴”砸碎。侯景再制造“尖背木驴”，石头无法砸碎（木驴，事实上是一个攻城时用来顶到头上的巨大盾牌。《通典·兵志·攻城战具》：“木驴”脊背之下，可掩护六个人，脊背用湿牛皮蒙住，木棍、石头、钢铁、火炬都不能把它击坏）。羊侃命制造“燕尾火炬”，灌满脂油，大量投掷焚烧，木驴霎时化成灰烬（“燕尾火炬”，所以成燕尾形状，是为了保持投射方向。湿牛皮烤干后，反而容易燃烧）。侯景又制造“登城楼”，高十余丈，打算靠近城墙，在上面发箭。羊侃说：“登城楼太高，而新填平的护城河泥土，仍很松软，登城楼堆到那里，一定倾倒，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看。”登城楼堆到护城河，果然倾倒。

侯景既无法攻克宫城，士卒又大量伤亡，于是改变战略，决定长期围困，遂建筑长墙，严密包围，隔绝内外消息，同时，再一次上疏，请求诛杀朱异等。城中用箭射出赏格，说：“有人能献出侯景人头的，把侯景的官位、爵位全部封赏给他，并另赏一亿万钱，麻布绸缎各一万匹。”朱异、张绾商议出军反攻，征求羊侃的意见，羊侃反对，说：“不可以。而今，出击的人太少，不能击破盗贼（侯景军），只能挫败自己的士气。出击的人数如果够多，万一战场失利，城门太窄，吊桥太小，一定引起大量的死伤逃亡。”朱异等不接受，派一千余人出城迎战，还没有跟侯景军接触，就向后逃走，为了争夺吊桥，被挤到水里淹死的，超过大半。

羊侃的儿子羊鹫被侯景生擒，押解到宫城（台城）门下，让羊侃观看，羊侃说：“我牺牲全族，报答主上（萧衍），仍恨不能满意，岂在乎一个儿

子，最好是早早杀掉。”隔了几天，侯景军再把羊鹭押解城下，羊侃对羊鹭说：“我以为你早就死了，怎么仍然活着！”拉弓向他发箭。侯景因他们父子忠义，免去羊鹭一死。

投降侯景的历阳郡（安徽省和县）郡长庄铁，担心侯景不能攻克宫城（台城），借口说要迎接娘亲，率同左右侍从数十人，返回历阳。事先，派人送信给侯景所派镇守历阳的将领田英、郭骆，声称：“侯王（侯景）已被中央军诛杀，政府命我复职。”田英、郭骆大为恐惧，放弃城池，逃回寿阳（安徽省寿县）。庄铁进入历阳，不敢久留，带着娘亲，逃奔寻阳（江西省九江市）。

十一月一日，南梁帝萧衍在太极殿前，杀白马祭祀蚩尤（蚩尤，是传说的“八神”中的兵神，参考前二一九年注）。

临贺王萧正德在仪贤堂（原听讼堂）登极，称南梁帝国皇帝，下诏说：“本世纪（六世纪）二〇年代以来，奸邪之辈，扰乱朝政，皇上（萧衍）长久患病，帝国行将灭亡。河南王侯景离开封国采邑，前来中央朝见，有幸遴选我继承宝座。现在，大赦，改年号正平。”命他的世子（王位合法继承人）萧见理当皇太子。任命侯景当丞相，把女儿嫁给侯景，同时把家中金银财宝，全部捐赠侯景大军。

于是，侯景在宫城（台城）门楼之前，建立大营。另派两千人攻击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南浦侯萧推固守东府拒抗，一连三天，侯景军不能攻克。侯景亲自指挥攻击，流箭飞石，势如倾盆大雨。宣城王（萧大器）王府禁卫官（防阁）许伯众，秘密引导侯景军，攀登城墙。

十一月四日，东府陷落。侯景诛杀南浦侯萧推和东府守军战士三千人。把尸首运到杜姥宅（宫城东掖门侧），遥向皇城（台城）中人警告说：“如果不投降，这就是下场。”

侯景声称萧衍已经死亡，宫城（台城）中人也都相信。

十一月五日，太子萧纲请老爹登上城墙巡视。萧衍于是前往大司马门（台城南门），城上听到皇帝出动戒严净街时特有的警卫声响，都欢呼落泪，人心稍稍平定。

南津（南州津，安徽省当涂县西长江渡口）指挥官（校尉）江子一败回京师（首都建康）时，萧衍责备他，江子一道歉说：“我把生命都奉献给国家，时常担心不能为国牺牲。而今我的部属都背弃我逃走，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能够攻击盗匪（侯景军）！如果盗匪竟因此打到此地，我发誓

粉身碎骨，戴罪立功，不死在宫门之前，便死在宫门之后。”

十一月六日，江子一报告太子萧纲批准，遂跟老弟、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江子四，太子宫总带兵官（东宫主帅）江子五，率部属一百余人，开承明门（台城北侧门）出战。江子一直冲到侯景军营之前，侯景不作反应，江子一呼叫：“匪徒为什么不出来！”等了很久，侯景军出击，左右夹攻。江子一勇往直前，举起长矛冲刺，身旁的侍从不敢跟进，侯景军砍下江子一的肩膀，遂死（年六十二岁）。江子四、江子五互相说：“跟老哥一起出来，有什么面目单独回去！”都脱下头盔，杀奔侯景军营，江子四身中长矛，胸膛洞穿，阵亡；江子五脖子受伤，折回，支持到护城河，大叫一声断气。

## 五、范桃棒事件

五四八年，侯景最初到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认为很快就可以攻克，所以军令严厉，士卒不敢侵犯人民。可是，屡次攻击，都不能夺取，军心开始不稳。侯景考虑到各路勤王援军，将从四面八方集结，自己军队，可能霎时溃散。而且，石头（建康城西北）城中常平仓各库存粮（“常平仓”，政府在粮食贱时买入积存，粮食贵时卖出平抑粮价，参考前五四年春季）已经吃完，军中缺粮，侯景遂露出真实面目，放纵士卒抢夺民间稻米、金银、子女。稍后，一升米值七八万钱，人民互相格杀吞食，饿死十分之五六（人间惨事！然而，更严重的惨事，不过刚刚开始）。

十一月八日，侯景在宫城（台城）东面及西面，各筑土山。用暴力驱使人民，不分富贵贫贱，一言不合，侯景军的皮鞭木棍，即无情抽打；对身体衰弱、没有气力的人，立即扑杀，把尸首填到土山之中。哭号悲喊，声震大地。恐怖气氛沉重，人民不敢躲避，都出来听候驱使。十天左右，部众集结到数万人。宫城（台城）中也筑土山，跟城外土山对抗。太子萧纲、宣城王萧大器以下官员都亲自挑土、亲自手拿畚箕铁锹，在土山上兴建芙蓉花样式的数层高楼，高四丈，用绸缎及毛织品的地毯，作为装饰。征召敢死队员两千人，身穿厚袍铠甲，称为“僧腾客战士”（“僧腾客”，意义不明，当是六世纪四〇年代流行语），分别增援两座土山，昼夜不停战斗。不巧，天降倾盆大雨，宫城内土山崩塌；侯景军乘势攻击，几乎突入城中，守军步步苦战，无法阻止。羊侃命投掷大量火把，积成一道熊熊火

墙，切断侯景军的退路（同时也挡住侯景军继续增援），然后，再在城中筑起第二道城，侯景军不能突破。

侯景在投降人群中，挑选奴隶出身的士卒，撤销他们的奴隶户籍，全部恢复平民身份（南朝奴隶的分类，参考三九九年十月注）。曾经物色到朱异的一个奴隶，立即任命他当仪同三司（宰相级），而把朱异的家产，全部赏赐给他。奴隶腿跨骏马，身穿锦袍，在城下仰头诟骂朱异说："你在官场中打滚五十年，才当上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我刚刚事奉侯王（侯景），就当上仪同三司（宰相级）！"于是，三天之内，城中奴隶出城投降侯景的，以千为单位计算，侯景对他们十分优待，配备到军队之中，人人感激侯景的恩德，愿为他牺牲生命。

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州长（刺史）、湘东王萧绎听到侯景包围宫城（台城）消息。

十一月九日，萧绎下令戒严。传令军区所属的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岳阳王萧詧（音 chá）、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当阳公爵萧大心、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南平王萧恪等，动员军队，增援京师（首都建康。萧绎军区所辖九州之中，原无江州，参考去年【五四七年】正月，当是后来加上）。萧大心是萧大器的老弟。萧恪是萧伟的儿子（萧伟，是萧衍的老弟，参考四九九年八月）。

朱异写信给侯景，为他分析祸福利害。侯景回信，并警告宫城（台城）官民，说："梁国（南梁帝国）近年以来，受宠爱的权贵弄臣，当家做主，剥削小民，满足他们的嗜好和欲望。如果认为并不如此，各位不妨观察：到今天为止，帝国所有的亭台楼阁、王公衙门和私人住宅，连同佛教和尚、尼姑所住的寺院庙庵，还有那些在位的官僚，哪一个不是有几百个娇妻美妾、几千个奴隶仆从？他们既不种田，又不织布，却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如果不是向人民强夺，它们从什么地方掉下来？我所以赶到宫门之下，目的只在诛杀奸邪谄媚之徒，并不是前来颠覆国家。现在，城中指望四方勤王军前来解救，可是，我观察你们那些王爷侯爷，以及所有将领，一心都在明哲保身，谁肯卖命拼死，跟我打一个胜负分明！长江是上天所设险要，两位曹先生都临江叹息（二曹：曹操、曹丕。曹操事，《通鉴》没有记载；曹丕事，参考二二五年十月），可是，我却乘一根苇草渡过，天朗气清，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不是天心保佑，人心所归，怎么能

如此顺利？各位最好三思，自己寻找平安吉祥。”

侯景又上疏给东魏帝（【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本年二十五岁），说：“我占领寿春（寿阳，安徽省寿县），本打算休息一阵。可是萧衍发现他的命运已经终结，而自愿辞去他的皇帝职务。我的军队还没有进入他的国境，他已投奔同泰寺，向佛祖献身。我于上月（十月）二十九日，抵达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全国苦难虽然还没有解除，但总算庆幸战争终于平息；思念故乡，人和马都心怀依恋。最近就会整顿缰绳，继续承望陛下神圣领导。我的娘亲、老弟，我以为早被屠杀，最近接到英明的指令，才知道娘亲、老弟，仍在人世。这乃是陛下的宽大仁慈和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的深厚恩德。以我的衰弱和愚劣，不知道如何报答。现在准备携带奏章，前往迎接我的娘亲、老弟、妻子、儿女。但愿圣心垂念，准允释放。”

十一月十二日，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军政官（司马）吴晔、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郡长樊文皎等，率军自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出发东下。

云旗将军陈昕被侯景俘虏，侯景设宴请他饮酒，要求陈昕集结溃散的部众，帮助自己，陈昕拒绝。侯景遂囚禁陈昕，命他的仪同三司（宰相级）范桃棒看守。陈昕游说范桃棒率领他的部队，袭杀王伟、宋子仙，前往宫城（台城）投降。范桃棒同意，用绳索把陈昕秘密缒入宫城。萧衍大喜过望，赏赐给范桃棒“银券”（免死铁券），说：“事情成功之日，封你当河南王，接管侯景部队，并发给金银绸缎、歌女舞女。”但萧纲怀疑是一个骗局，犹豫不敢决定。萧衍大怒说：“接受敌人投降，是一件普通的事，什么事使你疑心？”萧纲召集高官会议，朱异、傅岐说：“范桃棒投降之事，决不会假。范桃棒一旦投降，侯景一定惊恐失措，利用这个机会反击，可以给他重创。”萧纲说：“我们固守坚城，等待外面援军，援军到后，盗贼（侯景军）岂不是马上铲平！这是万无一失的因应方略。如果大开宫城城门，收容范桃棒，而范桃棒心里想的是什么，又岂是那么容易知道！万一发生变化，后悔已来不及。国家命脉所在，需要慎重研究。”朱异说：“殿下如果急于挽救国家，最好是接受范桃棒。如果猜疑不定，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到了最后，萧纲仍不敢决定。范桃棒又命陈昕报告说：“我只带亲信士卒五百人，抵达城门时，主动脱下铠甲，请政府打开城门收容。事成之后，我保证可以捕获侯景。”萧纲看范桃棒言辞恳切，就更加怀疑（其

实，范桃棒如果言辞不恳切，同样也会“更加怀疑”。只因“怀疑”是一种最顽强的病毒，很难消除）。朱异搥胸悲叹，说：“失去这个机会，国家大事，一去不返。”不久，范桃棒被他的部下告密，侯景扼死范桃棒。而陈昕还不知道，在约定的日期从宫城（台城）出来，侯景派军阻截生擒，强迫他把信件射到宫城，说：“范桃棒马上率轻骑兵数十人，先行进城。”侯景打算派军内穿铠甲、外罩宽袍，紧随陈昕之后，陈昕誓死不肯，侯景遂斩陈昕。

侯景命他所拥护的皇太子萧见理（萧正德的儿子）和仪同三司（宰相级）卢晖略驻防东府（建康城南）。萧见理凶狠险恶，夜晚，率领他的部属，在浮船一带抢劫，被流箭射中，身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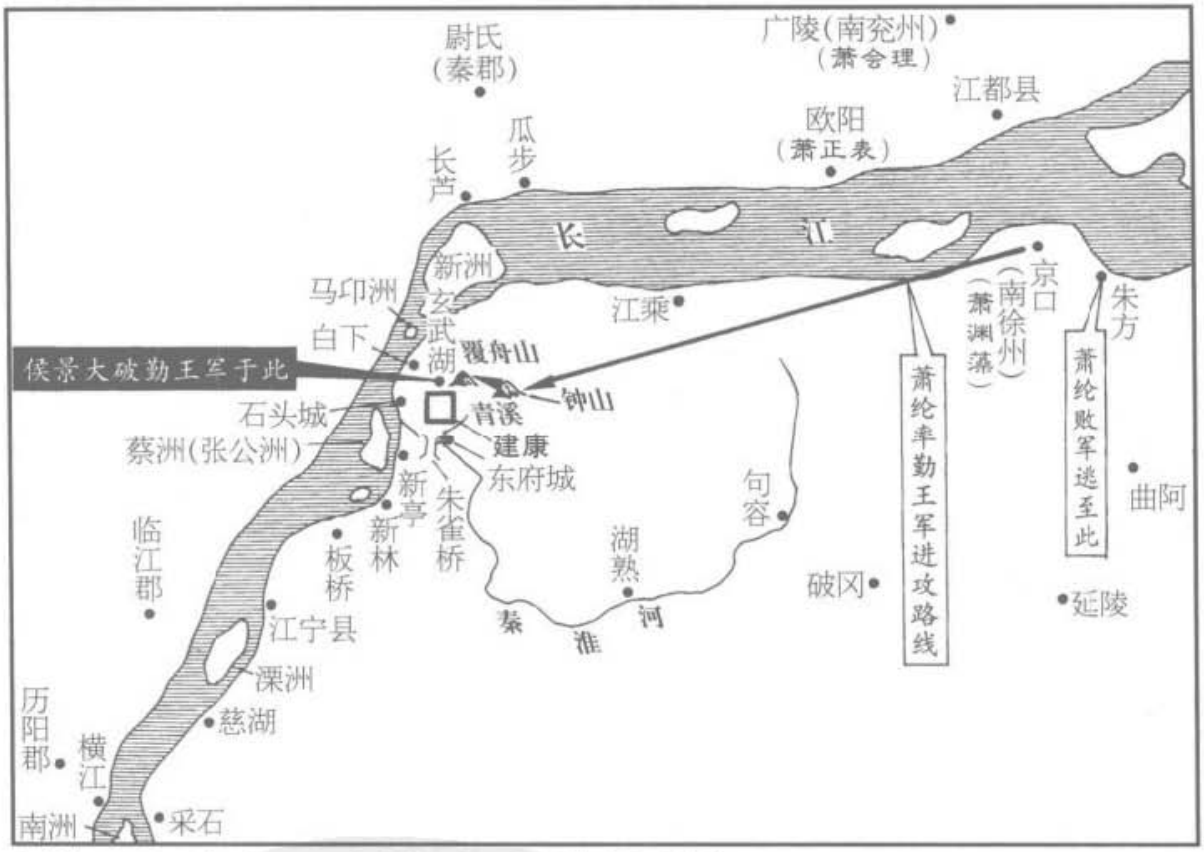
勤王军总司令、邵陵王萧纶抵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得到侯景已从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南渡长江的情报；萧纶立即折回，昼夜不停，加倍速度前进，增援京师（首都建康），渡长江时（应在欧阳【江苏省仪征市东闸口】渡江），走到江心，大风忽起，船舰翻覆，人员及马匹淹死十分之一二。渡长江后，萧纶率宁远将军西丰公爵萧大春、新涂公爵萧大成、永安侯萧确、安南侯萧骏、前任谯州（州政府设顿丘【侨县，安徽省滁州市】）州长（刺史）赵伯超、武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州长萧弄璋等，步骑兵混合兵团三万人，从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西上。萧大成是萧大春的老弟。萧确是萧纶的儿子。萧骏是萧懿的孙儿（萧懿，是萧衍的老哥，参考五〇〇年十月）。

侯景派军前往江乘（江苏省南京市东北）抵抗萧纶兵团，赵伯超向萧纶建议：“如果走黄城（江苏省镇江市西）大路，一定跟贼兵（侯景军）碰上。最好是偏向西南，直接挺进到钟山（建康城东），突袭广莫门（建康都城北门），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宫城（台城）之围，一定可以解除。”萧纶同意。可是夜晚行军，迷失道路，多绕了二十余华里。

十一月二十三日，天亮，抵达钟山筑营。侯景突然发现勤王大军逼到面前，大为震骇，把所抢劫掠夺的美女、珍宝都送到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准备船舶，打算情势再恶化时逃走。于是，分军三道，向萧纶兵团同时攻击，萧纶兵团迎战，击破侯景军攻势。当时，山顶积雪，天气寒冷，萧纶率军下山，在爱敬寺（在钟山）构筑工事；而侯景在覆舟山（建康城北）以北扎营。

十一月二十八日，萧纶兵团前进到玄武湖畔，跟侯景军遥遥相对，没有战斗。当天黄昏，侯景发出战书，要求明天（十一月二十九日）会战，

萧纶答应。侯景即行稍向后撤，安南侯萧骏看见敌人后撤，误认为侯景军逃走，立即率领部队追击，侯景回军迎战，萧骏大败，逃向萧纶大营。赵伯超望见，心惊胆战，也率军逃走，侯景乘胜直追，勤王军遂完全崩溃。萧纶集结残余士卒约一千人，退入天保寺（今地不详）。侯景军追到，纵火烧寺。萧纶再逃向朱方（江苏省镇江市东南），士卒踏冰雪逃亡，天气酷寒，往往双脚都被冻坏切断。侯景把萧纶勤王军的军事供应物品，全部俘获；又生擒西丰公爵萧大春、安前将军府军政官（安前司马）庄丘慧、总带兵官（主帅）霍俊等，班师。




六世纪・五四八年十一月　玄武湖之战・南梁萧纶突击失败

十一月二十九日，侯景把所俘获的萧纶勤王军官兵、铠甲、武器以及萧大春等，陈列在宫城（台城）门下，教他们声言："邵陵王（萧纶）已被乱兵格杀！"只霍俊单独呼喊："邵陵王（萧纶）稍微受点挫败，大军全回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城中千万坚守，援军马上就到。"侯景军用刀柄猛击他的脊背，而霍俊脸色和叫声越发凄厉。侯景敬佩他的凛然大义，下令把他释放。但新当傀儡皇帝的萧正德却不能饶他，遂斩霍俊。

当天（十一月二十九日）夜晚，鄱阳王萧范（合州【州政府合肥】州

长）派他的世子萧嗣，会同西豫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州长（刺史）裴之高、建安郡（福建省建瓯市）郡长赵凤举，各率军增援京师（首都建康），在蔡洲（江苏省南京市西南长江中小岛）扎营，等候上游勤王各军。萧范命裴之高负责江右（江西，安徽省）军事。侯景把秦淮河南岸的居民，全部迁到秦淮河北岸，纵火焚烧秦淮河南岸建筑物，主要街道以西，一片焦土。

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刺史）、封山侯萧正表（“正”字辈是临川王萧宏【萧衍的老弟】的儿子，“渊”字辈是萧懿【萧衍的老哥】的儿子，“纟”字旁是萧衍的儿子，“大”字辈是太子萧纲的儿子，“方”字辈是湘东王萧绎的儿子）镇守钟离，南梁帝萧衍征召他增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萧正表已有离心，借口船舰粮秣都还没有集结完成，不肯出发。侯景遂任命萧正表当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晋封南郡王（依情势推测，当是以傀儡皇帝萧正德名义，发布人事命令，否则，侯景无法封别人爵位）。萧正表遂在欧阳（江苏省仪征市东闸口）设立栅栏，阻断所有增援京师（首都建康）的军队。亲率大军一万人，声称前往京师共赴国难，实际上却打算袭击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秘密写信给广陵县长刘询，请他在城中纵火，作为内应。刘询报告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南康王萧会理（萧绩的儿子）。

十二月，萧会理命刘询率步骑兵一千人，乘夜袭击萧正表，大破萧正表军，萧正表逃回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刘询俘获萧正表的残兵余粮，回来交给萧会理，二人一起增援京师（首都建康）。

十二月七日，总监督长（侍中）、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羊侃逝世（年五十四岁），城中人更加恐惧。侯景大量制造攻城武器，陈列在宫城（台城）门前；“攻城车”高达数丈，每辆车都有二十个车轮。

十二月十一日，侯景再度大举攻城，用“青蛙车”（虾蟆车）运送泥土填护城河。

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世子萧方等，率步骑兵一万人，增援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十二月十四日，萧方等从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出发。萧绎又派竟陵郡（湖北省潜江市）郡长王僧辩率水军一万人，满装粮食，顺汉水东下（王僧辩，参考五四二年二月）。萧方等英俊而有才干，精于骑马射箭，每逢作战，亲自冒流箭飞石，誓死报国。

六世纪・五四八年十二月　南梁勤王军大集结

十二月十六日，侯景用“喷火车”焚毁宫城（台城）东南城楼，宫廷供应部全国建材管理官（材官）吴景思想灵敏精巧，就在城内挖土建筑新的城楼，大火刚熄，新城楼已经完工，侯景军认为神奇。侯景军在城楼燃烧时，暗中派人在城楼下开凿洞穴，城墙将要崩塌，宫城（台城）守军才发觉，吴景在城内另行兴筑一段形状好像残月的弯曲长墙，继续抵抗，同时掷出大量火把，焚烧攻城工具，侯景军只好撤退。

太子萧纲派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元孟恭率一千人从大司马门（台城南门）出城扫荡，而元孟恭和他的左右侍从，却一起投降侯景。

十二月二十三日，侯景攻城土山渐渐逼近宫城（台城）城楼。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柳津命挖掘地道，盗取土山底部泥土，于是土山

崩塌，几乎把山上驻军全都压死。守军又在宫城（台城）中兴筑飞桥，连接东西两座土山。侯景军望见飞桥在半空中出现，惊恐退走。宫城（台城）守军抛出“燕尾火炬”，焚烧侯景东方攻城土山，土山上碉楼木栅，一时成灰，侯景军的尸体，堆积宫城（台城）之下。侯景下令放弃土山，不再修护，并且自行焚毁攻城工具，改变战略。宫廷供应部全国建材管理官（材官将军）宋嶷投降侯景，建议侯景引导玄武湖（建康城北）的水，倒灌宫城（台城），于是宫城（台城）门前，洪水横流。

南梁帝萧衍征召衡州（州政府设含洭【广东省英德市西北浛洸镇】）州长（刺史）韦粲当总顾问长（散骑常侍），而命司令官（都督）长沙郡（湖南省长沙市）人欧阳颜暂时接管州政府。韦粲是韦放的儿子（韦放事，参考五二七年十月）。韦粲回京（首都建康）途中，走到庐陵（江西省吉水县），听到侯景叛乱消息，立刻整顿部属，挑选精锐士卒五千人，加倍速度行军，增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走到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听说侯景已穿过横江（安徽省和县东南长江渡口），韦粲拜访豫章郡郡长（内史）刘孝仪商议对策，刘孝仪说：“果真有这种事，中央一定会有指令，怎么可以随便相信道听途说，轻举妄动！恐怕事情真相不是如此。”当时刘孝仪设筵招待，韦粲大怒，把酒杯摔到地上，说：“盗贼已渡过长江，下一步就是逼上宫门，水陆交通，全部阻断，哪里来的正式消息！如果中央没有指令，我们难道就安心坐在这里？韦粲今天没有心情饮酒！”立即飞马出城部署。将要出发，正巧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当阳公爵萧大心派使节前来邀请韦粲，韦粲飞马去见萧大心，建议说：“长江上游的军事重镇，江州（州政府寻阳）距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最近（航空距离四百一十公里），以情理推断，殿下的勤王军应走在其他勤王军之前。但是，寻阳（江西省九江市）位居长江枢要，应该负起供应责任，不可以没有统帅镇守。而今应该扩大声势，把指挥部移到湓城（寻阳城东），派遣副将率军追随在我后面，已经足够。”萧大心同意，遂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柳昕率军两千人，追随韦粲舰队之后出发。韦粲抵南洲（安徽省当涂县西长江中小岛），表弟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刺史）柳仲礼也率步骑兵一万余人，抵达横江（安徽省和县东南长江渡口）。韦粲立即供应他粮食武器，并把自己的财产，散发给司州士卒。

西豫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州长裴之高从张公洲（蔡

洲，江苏省南京市西南长江中小岛）派船迎接柳仲礼。

十二月三十日，夜晚，韦粲、柳仲礼及宣猛将军李孝钦、前司州（州政府义阳）州长羊鸦仁、南陵郡（安徽省贵池市）郡长陈文彻，组成联合兵团，驻防新林（江苏省江宁县西）王游苑。韦粲建议推举柳仲礼当总司令官（大都督），同时把这项决定，通报下游各勤王军（指驻张公洲各军）。但裴之高觉得自己年纪和官位都高过柳仲礼，认为屈居柳仲礼之下，是一项耻辱（裴之高年六十九岁，柳仲礼年龄不详）。讨论几天，都没有结果。韦粲激愤地说："大家同赴国难，目的在于铲除盗贼（侯景）。所以推举柳仲礼，因为他长久以来捍卫边疆，侯景从前就对他畏惧（柳仲礼在谷城【湖北省谷城县】抵抗北魏帝国贺拔胜，参考五三三年十二月）。而且，柳仲礼人马都是精锐，再没有军队比他的更好。如果要论地位辈分，他都在我之下，就是年龄，他也比我小（韦粲年五十三岁），但是为国家着想，不能计较那些。今日形势，最重要的是：将领们一定要和睦，如果各人坚持各人的想法，不能团结，大事就会一去不返。裴公（裴之高）是政府的元老，怎么可以为了一点私心，阻挠大计！我愿意向他解释。"遂乘一艘小艇，前往裴之高大营，恳切责备他说："而今，皇上（萧衍）和太子（萧纲）都处在险境，受到逼迫，盗匪（侯景军）声势浩大，就像洪水滔天，做臣属的应该同心合力，怎么可以自相攻击。你如果非坚持跟众人不同，大家的刀枪，将集中新的目标。"裴之高流泪抱歉，遂推举柳仲礼当总司令官（大都督）。

宣城郡（安徽省宣州市）郡长（内史）杨白华派儿子杨雄，率郡政府军继续抵达，各地援军从四面八方而来，十余万人沿秦淮河南岸竖立栅栏。侯景则沿秦淮河北岸竖立栅栏对抗。

裴之高跟老弟裴之横率水军一万人驻防张公洲（蔡洲，江苏省南京市西南长江中小岛）。侯景遂逮捕裴之高的老弟、侄儿、儿子、孙子，隔着水面，在长江东北岸，用铁链锁在一起，一字排开，把大锅及刀锯，陈列在他们身后，向裴之高喊话："裴公如果不投降，今天就把他们活活煮死。"裴之高命神射手射他的儿子，射了两次，都不能射中（神射手的人情味使人动容）。

侯景率步骑兵一万人在后渚（中兴寺前小岛）挑战，柳仲礼打算出击，韦粲说："天色已晚，我们又很疲劳，不是会战时机。"柳仲礼紧闭营门不理，侯景也向后撤退。

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率精锐部队三万人，从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出发，命儿子绥宁侯萧方诸留守。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刘之遴等一连三次上书，请求改变主意，不要远征，萧绎批示拒绝。

鄱阳王萧范（合州【州政府合肥】州长）派将领梅伯龙攻击留守侯景根据地寿阳（安徽省寿县）的王显贵，攻克外城。但再攻内城时，却无法攻克，撤退。萧范增加梅伯龙的军队，命他作第二次攻击。

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勤王军总司令官（大都督）柳仲礼，于夜晚进入韦粲大营，下令全军进入紧急状态，准备第二天（五四九年正月一日）黎明会战。各将领都有自己的任务，柳仲礼命韦粲守卫青塘（玄武湖水南下注入秦淮河处，在建康城东南）。韦粲因青塘是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南下要冲，侯景军一定全力夺取，深感难以抵挡。柳仲礼说："青塘位置重要，非你不可，如果嫌兵力薄弱，我会另派援军。"遂命值阁将军刘叔胤协防韦粲。

## 六、柳仲礼傲狠丧胆

五四九年，春季，正月一月，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勤王军总司令官（大都督）柳仲礼把大营自新亭（建康城西南）迁到大桁（秦淮河浮桥南）。正巧大雾弥漫，韦粲军迷失道路，好不容易前进到青塘，午夜已过，韦粲急行构筑营栅，还没有完成，天色已明。侯景远远望见，立即率精锐士卒进攻。韦粲命带兵官（军主）郑逸迎头痛击；另命值阁将军刘叔胤率船舰切断侯景后路；刘叔胤胆怯，不敢前进，郑逸孤军奋战，遂败。侯景乘势追击，直扑韦粲大营，韦粲左右侍从拉着韦粲逃走，韦粲不动，只喝令韦家子弟苦战；终于，韦粲跟他的儿子韦尼，三个弟弟韦助、韦警、韦构、堂弟韦昂，全都战死（韦粲年五十四岁），亲戚随同被杀的有数百人。柳仲礼正在吃早餐，得到消息，扔下碗筷，披挂铠甲，率部队一百人上马飞奔救援，跟侯景在青塘会战，大破侯景军，杀数百人，而侯景士卒淹死秦淮河中的也有一千余人。柳仲礼长矛几乎刺到侯景，侯景将领支伯仁从后面追上，一刀砍中柳仲礼肩膀，柳仲礼的坐骑陷进泥沼，不能转动，侯景军聚集持用长矛的军士，围住柳仲礼猛刺，柳仲礼遍体鳞伤，正千钧一发之际，骑兵将领郭山石及时赶到，冒死抢救，才救他逃出。柳

仲礼身受重创，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惠荐用嘴吸出伤口的脓，直吸到鲜血流出，终于保住他一命。从此，侯景不敢再到秦淮河南岸，而柳仲礼也豪气全失，不敢再提战斗。

邵陵王萧纶集结残兵败将（萧纶军溃散、退守京口事，参考去年【五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会同东扬州（州政府设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州长（刺史）临城公爵萧大连、新淦公爵萧大成等，从东方再向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进军。

正月四日，在大桁（秦淮河浮桥南）以南，列营筑寨，也推举柳仲礼当总司令官（大都督）。萧大连是萧大临的老弟（二人都是太子萧纲的儿子）。

无论政府与民间，都认为侯景之变，全由朱异激起，对他深为怨恨。朱异既惭愧又愤怒，因而一病不起。

正月四日，朱异逝世（年六十七岁）。传统制度从不追赠国务院（尚书）官位，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本年八十六岁）悲痛惋惜，特别追赠朱异为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

正月八日，湘东王（萧绎）世子萧方等及将领王僧辩两军，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正月十三日，南梁帝国太子萧纲迁进宫城（台城），住永福省（南宋帝国时代的东宫【太子宫】）。高州（州政府设高凉【广东省阳江市】）州长李迁仕、天门郡（湖南省石门县）郡长樊文皎率援军一万余人，到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城下。宫城（台城）跟援军之间，消息断绝已经很久，一位名叫羊车儿的建议：用纸作成飞鸟形状（风筝的起源），用长线拴住，把皇帝指令，写在上面，然后顺风纵起，希望能送达给勤王军；上面用大字写出："把这个纸鸟送给勤王军的，赏银一百两。"太子萧纲到太极殿前，利用西北风，亲自放起。侯景军对这个冉冉升空的纸鸟，大感奇怪，认为是一种巫术，用箭把它射落。勤王军也在做同样努力，悬赏征求能把奏章送进城中的勇士，鄱阳王（萧范）世子萧嗣的侍从李朗应征，用苦肉计假装犯罪，先受鞭打，然后背叛，投奔侯景军。再找一个机会，进入宫城（台城），城中才知道各地援军已经集结，全城欢呼。萧衍任命李朗当值阁将军，赏赐黄金，送他回去报告。李朗沿着钟山（蒋山建康城东）后麓，白昼躲藏，夜晚前进，几天后才回到勤王军大营。

正月二十七日，鄱阳王（萧范）世子萧嗣、永安侯萧确以及庄铁、羊

鸦仁、柳敬礼、李迁仕、樊文皎，率军北渡秦淮河，进攻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前的侯景军阵地，焚烧栅栏，侯景军后退。勤王军在青溪东岸扎营（青溪是玄武湖支流，南下注入秦淮河），李迁仕、樊文皎率精锐士卒五千人，单独挑战，深入侯景军阵地，所向无敌，挺进到菰首桥（青溪桥）东头，侯景的将领宋子仙发动埋伏反击，樊文皎战死，李迁仕逃回。柳敬礼是柳仲礼的老弟。

柳仲礼神情傲慢凶狠，对其他将领不但看不起，而且更加欺侮。邵陵王萧纶每天手拿马鞭，前往营门报到，柳仲礼总要让他等候很久，才肯接见（执鞭，军中部属参见主帅之礼），因此，跟萧纶以及临城公爵萧大连结下怨恨。萧大连跟永安侯萧确（萧大连的堂兄弟）也不和睦；各军互相怀疑猜忌，只顾内斗，没有心意作战。当勤王军刚抵达时，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扶老携幼出来迎接，可是，勤王军一过秦淮河，立即放纵士卒奸淫烧杀，大肆抢掠，人民大失所望。侯景军中有人本来准备做勤王军内应的，听到这种事情，都打消念头。

侯景中军总司令官（中军大都督）王显贵献出寿阳（安徽省寿县），投降东魏帝国（侯景命表弟王显贵留守寿阳事，参考去年【五四八年】九月）。

侯景拥戴的傀儡皇帝（临贺王）萧正德的记录官（记室）、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人顾野王聚众起兵，讨伐侯景。

二月三日，顾野王率军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最初，宫城（台城）关闭时（去年【五四八年】十月），三公及部长级官员，只考虑到粮食问题，不分男女贵贱，都出城运米，以致城中积米达四十万斛，各单位库藏金银、绸缎、布匹，达五十万亿钱，都堆在德阳堂，却忽略了木柴、鱼肉、食盐。如今，大家只好拆除国务院（尚书省）的梁柱门窗当做木柴，用来煮饭。把床上草席取下，割开喂马；等草席吃光，就喂马吃饭。士卒吃不到肉，有的开始煮铠甲上的皮革，有的用烟熏出洞里的老鼠，或捕捉鸟雀。皇家御厨房有晒干的海带，既酸又咸，萧衍命拿出分配给战士。军人在皇宫宝殿和政府官舍里，宰杀战马，羼杂人肉充饥，凡吃的人一定害病。侯景军也被饥饿抓住，抢夺无处抢夺，劫掠又没有东西可以劫掠。东府城（宰相府，建康城南）有很多存粮，足可以支持一年。可是勤王军切断通路，同时又听说荆州（州政府设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援军就要抵达，侯景十分忧虑。智囊王伟建议说："而今，宫城（台城）不可能马上

攻克，而勤王的军队，每天都在增加，我们军队却缺少粮食。如果假装请求和解，缓和一下紧张对抗的情势，则仅只东府城的米，就够吃一年。充分利用停战时间，把米转运到石头（建康城西北），勤王军绝对不敢阻拦。然后，我们人马都得到充分的休息，武器也得到充分的修理，等他们懈怠没有戒备时，再发动突击，包管一战而胜。”侯景同意，遂派他的将领任约、于子悦到宫城（台城）门下，呈递奏章，请求和解，并请求仍回基地寿阳（安徽省寿县）。太子萧纲因城中穷苦困顿，遂报告皇帝老爹萧衍，建议接受。萧衍大怒说：“和，还不如死！”萧纲再三请求说：“侯景围城时间已久，勤王军互相观望，不肯作战。最好是答应和解，以后再作打算。”萧衍迟疑很久，最后说：“你自己去妥善安排，不要让以后的人，对你耻笑。”萧纲遂回答同意。侯景请求割让江西（淮西地区）四个州土地（四州：西豫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南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合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光州【州政府设光城，河南省光山县】），并且要求宣城王萧大器亲自护送他们西渡长江。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傅岐反对说：“天下哪有盗匪包围宫城，皇上反而跟盗匪和解的怪事？侯景所以如此做，只是为了要勤王军撤退而已；野蛮民族心同禽兽，绝对不可信赖！而且宣城王（萧大器）乃嫡皇孙，地位重要，是帝国的命脉，怎么可以充当人质！”萧衍于是任命萧大器的老弟、石城公爵萧大款当总监督长（侍中），前往侯景军中，充当人质；同时命勤王各军不准继续前进，下诏说：“精良的军队不必战斗，就可以取得胜利；不必使用刀枪戈矛，就能够建立威武。现在任命侯景当大丞相、江西（淮西地区）四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豫州（南豫州，州政府寿阳）全权州长（牧），仍封河南王。”

二月十三日，萧衍命在西华门（建康台城【宫城】西门）外设立神坛，派国务院执行长（仆射）王克、上甲侯萧韶、国务院文官部考选司长（吏部郎）萧瑳，跟侯景的将领于子悦、任约、王伟，共登神坛，向天盟誓。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柳津出西华门（建康台城【宫城】西门），侯景出军栅门（营栅门），遥遥相对，宰杀牲畜，再度向天歃血（用牲畜血涂唇）盟誓。可是，盟誓之后，侯景军的包围并没有解除，反而利用停战时间，专心修理铠甲和武器。侯景一直推托说：“没有船，不能马上开拔。”又宣称：“恐怕秦淮河南岸驻军（勤王军）尾追！”又命石城公爵萧大款返回宫城（台城），要求宣城王萧大器出城护送。而且开始提出更多的

要求，一点没有离去的意思。太子萧纲知道侯景说谎，但仍维持表面关系，不使中断。萧韶是萧懿的孙儿（萧懿之死，参考五〇〇年十月）。

二月十四日，前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前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州长湘潭侯萧退、西昌侯（萧渊藻）世子萧彧，集合武装部队三万人，前进到马叩洲（江苏省南京市北长江中小岛，在白下对开江面）。侯景担心他们从白下（建康城北）西上，上疏说："请北方军队（指萧会理联军）前往秦淮河南岸集合，不然的话，会妨碍我北渡长江。"萧纲即命萧会理离开白下，移驻江潭苑（兰亭苑）。萧退是萧恢的儿子（萧恢，是萧衍的老弟，参考五〇〇年九月）。

二月十五日，萧衍任命邵陵王萧纶当最高监察长（司空），鄱阳王萧范当征北将军，柳仲礼当总监督长（侍中）、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侯景则任命于子悦、任约、傅士哲都当仪同三司（宰相级），夏侯谯当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州长（空头官衔。此时悬瓠属东魏）、董绍先当东徐州（州政府设宿预【江苏省宿迁市】）州长、徐思玉当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王伟当总顾问长（散骑常侍）。萧衍则命王伟当总监督长（侍中）。

二月十六日（原文为"乙卯"【二十九日】，似误），侯景又上疏说："刚才，西岸（历阳，安徽省和县）传来情报：高澄（东魏帝国）已占领寿阳、钟离，我今天没有地方可以投奔，请准许把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和谯州（州政府设顿丘【侨县，安徽省滁州市】）供给我驻扎人马，等夺回寿阳（安徽省寿县），就奉还政府。"同时又请求："增援部队既驻防秦淮河南岸，我西渡长江已不安全，必须从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北渡长江。"萧纲全都答应。

二月十七日，南梁政府大赦。

二月二十四日，侯景又上疏，说："永安侯萧确、值阁将军赵威方隔着栅栏，不断对我诟骂说：'天子跟你盟誓，我可是要干掉你！'请命萧确及赵威方进城，我就立刻上路。"萧衍派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张绾召回萧确。

二月二十五日，任命萧确当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刺史），赵威方当盱眙郡（江苏省盱眙县）郡长；萧确不断上疏辞让，不肯前往宫城（台城），萧衍不准。萧确无奈，命赵威方先行入城，自

己想乘机逃到南方（指荆江二州）。邵陵王萧纶对萧确流泪说："宫城（台城）被围已久，圣上忧愁，处境危险，做臣属儿子的，心情急迫，犹如身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故意跟侯景结盟，打发他走得越快越好，以后再想办法。命令已经公布，怎么能够违抗！"当时，中央使节周石珍、太子宫文书助理官（东宫主书）左法生正巧都在萧纶大营，萧确对二人说："侯景虽说要走，却不解围，他的用心，十分明显。而今命我回城，对大局有什么帮助！"周石珍说："圣旨如此决定，你怎么可以拒绝！"萧确仍然坚持。萧纶大怒，对谯州（州政府顿丘）州长赵伯超说："请你动手，把他的人头带进宫城（台城）。"赵伯超挥舞佩刀，斜眼瞅着萧确，说："我认识侯爷，我手中的刀不认识侯爷。"萧确痛哭流涕，遂回宫城（台城）。

萧衍常年只吃蔬菜，等到宫城（台城）被围，日子一久，御厨房的蔬菜、菜根全都吃光，就改吃鸡蛋。萧纶托使臣呈献鸡蛋数百个，萧衍亲自收下安放，叹息流涕，泣不成声。

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驻军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武城（湖北省黄陂县东南）；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河东王萧誉驻军青草湖（洞庭湖东南一小湖，水满时与洞庭湖合而为一）；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桂阳王萧慥驻军西峡口（西陵峡口）；推说要等四方勤王军会师，逗留不进。记录军事高级参议官（中记室参军）萧贲忠贞正直，对萧绎不肯东下心里早就不满。有一天，跟萧绎在一起赌"双六"（赌博工具之一，今已失传），萧绎通吃之后，还没有下注，萧贲说："你根本不想下！"萧绎怀恨在心。后来，得到南梁帝萧衍诏书，萧绎打算回军，萧贲说："侯景当人的臣属，率军冒犯宫门，如果放弃军权，用不着渡江，连一个顽童都能把他诛杀，他不可能这么傻。大王率十万大军，还没有看见盗贼（侯景军），即行退走，使人无可奈何！"萧绎更不高兴。没有多久，萧绎罩一个罪名到他头上，把他诛杀。萧慥是萧懿（萧衍的老哥）的孙儿。

## 七、萧衍渴死御床

五四九年，春季，二月，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河内郡（河南省沁阳市）居民四千余家，因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北徐州（侨州，州政府设温县【河南省温县】）州长

（刺史）司马裔是他们的同乡，大家集合在一起，前往投奔。西魏丞相宇文泰打算封司马裔爵位，司马裔坚决辞让，说："知识分子从远地回归，接受皇家教化，岂是因为我个人的因素。贩卖义士，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不是我的志愿。"

南梁帝国大丞相侯景把东府城（宰相府，建康城南）的谷米运往石头（建康城西北），运完之后，智囊王伟听说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的勤王军已经退走，而已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的勤王军虽然很多，却谁都不听指挥，就对侯景说："大王以一个臣属的卑微身份起兵叛变，包围宫城，逼迫皇妃、侮辱公主，践踏污秽皇家祖庙。把大王的头发一一细数，头发数完，大王的罪恶都数不完。今天做出这种事，天下之大，什么地方可以容身！背弃盟誓而大获全胜的事，自古以来，例证太多。我盼望大王留在这里，观察变化。"傀儡皇帝萧正德也反对解围，说："大业就要成功，怎么可以抛弃它，一走了之！"侯景遂上疏指摘萧衍十大罪状，说："只因我远隔在外，所以敢冒昧直言。陛下喜爱虚伪荒诞，厌恶真情实语。把妖物当做祥瑞，对上天的谴责认为毫无关系。诠释批注六经（《诗经》、《礼经》、《乐经》、《易经》、《书经》、《春秋》），却排斥古代儒家学派的学者专家，这是王莽（新王朝一任帝）使用的手段（参考一五年五月）。用铁铸造钱币，一会轻，一会重，没有制度可以遵循，这是公孙述（成家帝国一任帝）搞的把戏（参考三〇年正月）。'烂羊'之流，都封侯挂印（玄汉王朝一任帝刘玄在位，长安歌谣说："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参考二四年二月）；地痞流氓，都穿上官服，这正是刘玄、司马伦（晋王朝三任帝）那套方法（司马伦夺取帝位后，貂蝉满座，参考三〇一年正月）。豫章王萧综（萧赞）认为他亲爹（萧衍）跟他之间有血海深仇（参考五二五年五月）；邵陵王萧纶却在他亲爹（萧衍）仍活着时身穿丧服（参考五二五年十二月），则正是石虎（后赵帝国三任帝）的家风（参考三四八年四月）。兴建佛塔，用尽方法浪费，以致使人民陷于饥饿惨境，这是笮融（东汉王朝著名的佛教徒）、姚兴（后秦帝国二任帝）所做的怪事（参考四〇五年正月）。"侯景又抨击："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宫殿，豪华奢侈，陛下从不向高级官员征求意见，而只跟文书助理官（主书）决定大计方针；政府行事，不管是非，不惜利害，只看贿赂多少，宦官们全成豪门，和尚尼姑都成富翁富婆。皇太子（萧纲）只喜爱金玉珠宝，沉醉于美女美酒。言论行为，浮华轻佻，读书写作，超不出《桑中》范围

（《桑中》，是《诗经》的一篇，描写男女爱情）；邵陵王萧纶所到之处，人民家破人亡（参考五三二年二月）；湘东王萧绎属下官员，没有一个不贪污横暴；其他像南康王萧会理（萧衍的孙子）、定襄侯萧祗（萧衍的侄儿），不过是戴人帽的猿猴（萧会理懦弱，参考前年【五四七年】八月）！在亲属关系上，都是陛下的侄孙；在制度上，都是独当一面的高官，我抵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一百天，有谁肯出军勤王？人类之中，还没有见过这种奇景！从前，鬻拳动用暴力规劝君王（兵谏），君王终于改过迁善（《左传》〈前六七五年〉：最初，鬻拳规劝楚王国二任王【文王】羋熊贶，羋熊贶不理，鬻拳用暴力胁迫，羋熊贶恐惧，只好听从。鬻拳说："我动刀动枪使君王恐惧，没有比这更大的罪状。"遂自己砍下双脚。羋熊贶任命他家世世代代当城门司令【大阍】，以表扬他的忠贞。本年【前六七五年】，羋熊贶抵抗巴国【重庆市】的入侵，在江津【湖北省枝江县】被击败，逃回首都郢都【湖北省江陵县】，鬻拳紧闭城门，拒绝羋熊贶入城。羋熊贶遂攻击黄国【河南省潢川县】，在踖陵【潢川县西南】击败黄国大军，班师，走到湫邑【湖北省钟祥市北】，生病，逝世；鬻拳自杀）。所以，我今天这样做，又犯了什么罪？但愿陛下从这个小小惩罚中，得到教训，放逐说谗言的人，接纳忠臣，使我不必担心再作第二次清除，陛下也不必担心承受第二次羞辱，将是人民最大的幸福。"

萧衍看到侯景的奏章，既惭愧又愤怒（贺琛上书规劝，何等委婉【参考五四五年十二月】，萧衍已怒不可遏。侯景所作指控，一一提名道姓，萧衍已无法再施恐吓伎俩）。

三月一日，萧衍命在太极殿前再筑祭坛，向天地神灵禀告侯景背叛盟誓，燃起烽火擂动战鼓，大声呐喊。最初，关闭宫城（台城）时，宫城居民男女有十余万人，武装部队有二万余人。被围这么久（自去年【五四八年】十月迄今，五个月有余），大部分人都得了水肿气喘，死亡十分之八九，能登上城墙作战的已不满四千人，而这四千人也差不多都骨瘦如柴，动辄喘息。尸体满街满巷，没有办法掩埋，血脓从腐烂的尸体上流出，流满水沟，但大家仍然坚信勤王军最后会来解救。然而，扎营在秦淮河南岸的勤王军总司令官（大都督）柳仲礼，却只知道和歌女舞女、小老婆群不断摆设筵席，饮酒寻乐。各将领每天前往请求出战，柳仲礼一律不准。安南侯萧骏警告邵陵王萧纶说："京城（首都建康）危急到如此地步，总司令官（大都督柳仲礼）却不援救，万一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殿下有什么面

目活在世上！现在应该把大军分为三路，发动盗贼（侯景军）意料之外的攻击，可以达到目的。”萧纶不接受。柳津（柳仲礼的老爹）登上城墙，向柳仲礼遥呼：“你的老爹和君王，身在危难之中，你却不肯尽心竭力营救，百年之后，人们将怎么对你评论！”柳仲礼毫不在意。萧衍向柳津询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围？柳津回答说：“陛下有萧纶，我有柳仲礼，集不忠不孝于一身，盗贼（侯景军）怎么会平定！”

三月三日，南康王萧会理和羊鸦仁、赵伯超等，率军前进到东府城（宰相府，建康城南）之北，约定夜晚渡秦淮河。可是，直到天亮，羊鸦仁等还没有抵达，却被侯景军发现，勤王军正赶筑营垒，还没有完成，侯景已命宋子仙攻击，赵伯超望风而逃（寒山之役、玄武湖畔之役，以及这一次东府之役，都是赵伯超第一个逃；可是，要杀萧确时，却威风凛凛）。萧会理等大败，战死和淹死的有五千人。侯景把五千人的人头堆积在宫城（台城）城门前方，向城中示威。

侯景又派于子悦进城，请萧衍接受和解，萧衍派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沈浚前往侯景大营。侯景事实上没有解围离去的意思，对沈浚说：“现在，天气正热，军队不可以调动，请准许我留在京师（首都建康），立功报效。”沈浚大怒，责备侯景；侯景不作回答，只把佩刀横在膝前，喝他闭嘴。沈浚说：“忘恩负义，叛盟背誓，天地不容。我沈浚今年已经五十岁，一直恐惧死的不是地方，何必用死吓我！”扭头便走。侯景认为他是忠直之士，放他回城。

侯景决开玄武湖水灌城，从四面八方发动攻击，日夜不停。邵陵王（萧纶）世子萧坚防守太阳门（宫城【台城】六门之一），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赌博饮酒，对低级官员及士卒，丝毫不知道体恤珍惜。他的文书员（书佐）董勋、熊昙朗对他十分痛恨。

三月十二日，已过午夜，拂晓，董勋、熊昙朗在宫城（台城）西北城楼，带领侯景军攀上城墙。永安侯萧确竭力抵抗，无法阻挡，只好闯进后宫，报告萧衍说：“城已陷落！”萧衍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问说：“还能不能决一死战？”萧确说：“不能。”萧衍叹息说：“天下由我得到，也由我失掉，还有什么遗恨！”遂对萧确说：“你快点逃走，告诉你老爹（萧纶），不要担心我和他大哥（萧纲）。”命萧确安慰鼓励驻扎在外的各地勤王军。

一会工夫，侯景派智囊王伟到文德殿晋见，萧衍命掀起门帘，打开殿

门，引导王伟入内。王伟呈上侯景的奏章，说："我被奸臣（指朱异）切断向皇上陈述的渠道，只好率领部众，进入宫城（台城）朝见，以致惊动陛下圣驾，而今亲到宫门之下，听候处罚。"萧衍问："侯景在哪里，可教他进来。"侯景在五百人强大卫队严密保护下，前往太极殿东厢，晋见萧衍。侯景先在殿下叩头，司仪官（典仪）引导侯景到三公席位坐下，萧衍脸色跟平常一样，问说："你在军中的时间很久，是不是很辛苦！"侯景不敢抬头，脸上满是大汗。萧衍又问："你是哪一州人？竟然敢到这里，妻子儿女，仍在北方？"侯景都不能回答。任约在一旁代侯景回答说："侯景的妻子儿女，都被高家（东魏帝国）屠杀，只剩下孤单一身，投奔皇上。"萧衍又问："刚渡长江时，有多少人？"侯景回答："一千。"萧衍问："围宫城（台城）时，有多少人？"侯景说："十万。"萧衍问："现在有多少人？"侯景说："国境以内人民，全部归属于我。"萧衍低下头，不再说话。

侯景再到永福省晋见太子萧纲，萧纲也没有恐惧的脸色，但侍从警卫人员全都惊慌逃散，只有太子宫顾问官（太子中庶子）徐摛（音ㄔ），太子宫初级随从官（太子通事舍人）、陈郡（侨郡）人殷不害在一旁陪同。徐摛对侯景说："大王应该有礼貌地相见，怎么可以横冲直撞！"侯景遂向萧纲跪拜。萧纲跟他说话，他又不能回答。

侯景退出，对他的"厢公"（侯景军中官名，宰相级）王僧贵说："我平常骑马奔驰疆场跟敌人作战，飞石利刃，劈头而下，我心情稳定，一点也不害怕。今天看到萧公（不知指萧衍或萧纲），使人从内心产生一种畏惧，岂不是天生威严，难以冒犯！我不愿再见他们。"于是把两宫（皇宫及太子宫）所有禁卫军及侍从全部撤除；然后放纵士卒抢夺皇帝专用车轿、专用衣服用器以及宫女，一扫而空。逮捕政府官员及有爵位的贵族，集中到萧纲所住的永福省。命王伟守卫武德殿，于子悦守卫太极殿东厢。侯景假造萧衍的诏书，大赦；自己加授自己全国各军区最高司令长官（大都督中外诸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知识分子跟平民四处逃难，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萧允逃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遂留下来，说："生死命中注定，怎么能逃得掉？灾祸所以临头，都是因为贪图名利，如果我不贪图名利，灾祸从哪里发生？"

三月十四日，侯景派石城公爵萧大款携带南梁帝萧衍的诏书，前往秦淮河南岸，解散勤王军。总司令官（大都督）柳仲礼召集各将领举行军事

会议，邵陵王萧纶说："今天应该怎么做，全由将军做主！"柳仲礼怔怔地看着他，没有回答。裴之高、王僧辩说："将军手握百万大军，竟然使宫城（台城）陷落，正应该付出全力，决一死战，何必再谈别的！"柳仲礼一言不发，各军遂纷纷拔营，各回各自的州郡。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临城公爵萧大连、湘东王（萧绎）世子萧方等、鄱阳王（萧范）世子萧嗣、北兖州（州政府设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州长定襄侯萧祗、前青冀二州（州政府设郁洲【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沉积小岛】）州长湘潭侯萧退、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袁君正、晋陵郡（江苏省常州市）郡长陆经等也分别返回基地。袁君正是袁昂的儿子（袁昂事，参考五〇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东路勤王军总司令萧纶投奔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柳仲礼和老弟柳敬礼以及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都打开营门投降，士卒们都悲叹愤怒。柳仲礼等前往宫城（台城）先叩见侯景，再叩见萧衍，萧衍不跟他说话。柳仲礼叩见老爹柳津，柳津大哭说："你不是我儿子，不敢当你的拜访！"

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全威将军、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王琳运送白米二十万石（音 dàn），供应勤王军，船队抵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听到宫城（台城）陷落消息，把白米全部投进长江，返防（二十万石白米，可以养活多少人！为什么不原封运回，如果恐惧侯景军进击，则就地发放给姑孰居民，也是人道！为什么一定要倾倒长江）。

侯景下令焚烧宫城（台城）里堆积的尸体，有的不过重病或重伤，还没有死亡，也都聚在一起，纵火烧成灰烬。

三月十五日，萧衍下诏（侯景诏）：各州郡各军区首长，一律返回基地。侯景留下柳敬礼、羊鸦仁，而派柳仲礼返回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王僧辩返回竟陵（湖北省潜江市）。

最初，傀儡皇帝萧正德和侯景约定，攻破建康之日，不留萧衍、萧纲性命。等到宫城（台城）开门，萧正德率领手下军队，挥刀打算进城时，侯景已派军拦阻，萧正德没有办法进城。本日（三月十五日），侯景更发表人事命令，戏剧性地任命萧正德当总监督长（侍中）、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其他所有官员，都恢复原来职位。萧正德从傀儡宝座上跌下来，魂失魄散，进宫晋见萧衍，一面叩头，一面哭泣。萧衍说："哭泣又哭泣/不停地哭泣/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诗经·中谷有蓷》："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秦郡（侨郡，江苏省六合县）、阳平（侨郡，江苏省洪泽县）、盱眙（江苏省盱眙县）三郡，都投降侯景。侯景把阳平郡改称北沧州，把秦郡改称西兖州。

南梁帝国大丞相侯景，任命仪同三司（宰相级）萧邕当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接替西昌侯萧渊藻镇守京口。又派将领徐相进攻晋陵（江苏省常州市），晋陵郡郡长陆经献出郡城投降。

六世纪・五四九年三月至五月　侯景扩张・夺取三吴地区

最初，萧衍任命河东王萧誉当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而调原湘州州长张缵当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接替岳阳王萧詧（音 chá）。张缵仗恃自己的才干和声望，不把年纪轻

轻的萧誉放在眼里，招待并不周到。萧誉到差后，审查交接账目，不准张缵离开。不久，听到侯景叛乱消息，更对张缵公开报复，不断欺凌侮辱。张缵恐怕终于被萧誉谋害，乘着夜晚，驾一叶小艇逃走，打算前往雍州（州政府襄阳），但萧詧是萧誉的老弟，又恐怕萧詧拒绝。张缵跟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是多年老友，遂打算利用萧绎诛杀萧誉、萧詧兄弟，于是投奔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后来，宫城（台城）沦陷，各亲王分别返回基地，萧誉从湖口（湘江注入洞庭湖口，湖南省湘阴县北）返回湘州（州政府临湘）。而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刺史）、桂阳王萧慥因军区司令部（督府）在江陵（湘东王萧绎当荆雍九州军区司令长官，萧慥、萧誉、萧詧，都是部属），特别留在江陵，打算等萧绎回来，晋见请示后，再回信州（州政府白帝城）。张缵写信告诉萧绎说："萧誉船舰，张帆西上，打算袭击江陵。萧詧在雍州（州政府襄阳），参与这项阴谋，共同行动。"江陵游击部队带兵官（游军主）朱荣也派使节报告萧绎说："萧慥留在这里，打算响应萧誉、萧詧。"萧绎一连接到报告，不由不信，于是大为恐惧，下令凿沉船只，把米投到水中，砍断缆绳，从少数民族居留区，徒步奔回江陵（萧绎原驻郢州武城【湖北省黄陂县东南】）。逮捕萧慥，斩首（萧慥是萧融的孙儿；萧融是萧衍的老弟，参考五〇〇年十月。萧誉、萧詧是故太子【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三人均是萧绎的侄儿，首都建康沦陷后，南梁帝国皇族，在张缵挑拨下掀起自相残杀序幕，而由萧绎扮演主角。这场悲剧直到五五五年十二月主角倒毙为止，历时七年）。

侯景任命前临江郡（重庆市忠县）郡长董绍先当中央驻长江北特遣政府总监（江北行台），命董绍先携带萧衍的亲笔手令，召回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南康王萧会理。

三月二十七日，董绍先抵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率领的军队不到二百人，一个个面黄肌瘦，而萧会理的人马，士气旺盛，参谋人员建议萧会理："侯景已攻陷京师（首都建康），打算先铲除各地屏藩，然后篡夺帝位。如果四方都起兵拒抗，他的阴谋就会失败，为什么把一个州平白交到强盗之手？不如诛杀董绍先，动员军队，固守城池，跟魏国（东魏帝国）结盟，等待变化。"萧会理一向懦弱，不敢接受，就把州城交给董绍先。董绍先入城后，大家不敢有什么行动。萧会理的老弟萧通理要求先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对姐姐说："事情已经如此，怎么可以全家坐在这里等

六世纪·五四九年三月　南梁帝国各地势力分布

死！将来总要报效国家，只不知道天意如何！”董绍先把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文武官员所有私人军队以及铠甲武器、金银财宝，全部集中；命萧会理留下家属，只单人匹马，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三月二十八日，侯景派于子悦等率老弱残兵数百人，向东夺取吴郡（江苏省苏州市）。新城（浙江省富阳市西南）驻军司令（戍主）戴僧逖（音 tì）有精锐武士五千人，提醒郡长袁君正说：“现在，盗贼（侯景军）缺少粮食，从宫城（台城）携带出来的给养，不够支持十天，我们如果关闭城门抵抗，他们马上就会饿死。”但当地豪族陆映公等唯恐怕万一失败，财产将被掠夺，劝袁君正接纳。袁君正一向懦弱怕事，不敢发动，就携带白米、牛肉、美酒到郊外迎接。于子悦一进城就逮捕袁君正，大肆奸淫烧杀，抢夺金银。东方各郡人民都兴筑城堡，拒抗侯景。侯景又任命任约当中央驻南方特遣政府总监（南道行台），镇守姑孰（安徽省当涂县）。

夏季，四月，湘东王（萧绎）世子萧方等返抵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才知道宫城（台城）沦陷，下令在江陵四周七华里地带，树立木栅，挖掘三重壕沟，加强防卫。

南梁帝国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军增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时，命军区所属各州都要出兵，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刺史）、岳阳王萧詧派总部军政官（府司马）刘方贵，率军从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东下。萧绎命萧詧亲自带兵，萧詧不接受。刘方贵暗中跟萧绎相结，阴谋回军袭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但还没有行动；正巧，萧詧因别的事情，命刘方贵返回，刘方贵以为阴谋泄漏，遂据守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拒绝命令，萧詧派军攻击刘方贵。就在此时，萧绎赠送张缵一笔丰厚的财宝，送他前往襄阳（襄樊市）就任州长职务，张缵走到大堤（湖北省宜城县），萧詧已攻陷樊城（襄樊市汉水北岸），斩刘方贵。张缵到了襄阳，萧詧推托迁延，不肯交代，而只招待张缵住在城西白马寺；萧詧仍掌握总部军政大权。不久，传来宫城（台城）沦陷消息，萧詧遂拒绝交出职务。自卫军副司令（助防）杜岸设下骗局，告诉张缵说："看岳阳王（萧詧）的样子，恐怕容不下你，不如逃到西山（西方群山）去避灾祸。"杜岸是襄阳有名望的豪族，兄弟九人（杜嵩、杜岑、杜嶷、杜岌、杜嶡、杜岸、杜崱、杜崚、杜幼安）都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张缵认为杜岸的忠诚，可以信赖，遂跟杜岸结盟起誓，改穿妇女衣裳，乘坐青色麻布小轿，逃往西山（西方群山）。萧詧派杜岸率军追捕，生擒张缵。张缵恳求出家去当和尚，改名法缵，萧詧同意。

荆州（州政府江陵）秘书长（长史）王冲等联名上书给湘东王萧绎，请萧绎用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代表皇帝行使职权（承制）身份主持会盟，共商国策；萧绎拒绝。

五月二日，王冲等再请萧绎用最高监察长（司空）身份主持会盟，萧绎再拒绝。

南梁帝萧衍虽然外表受侯景控制，不能反抗，但内心十分气愤。侯景打算任命宋子仙当最高监察长（司空），萧衍说："三公身负沟通协调重任，怎么能用这种东西！"侯景又请任命同党二人当侧殿警卫司令（便殿主帅），萧衍不准。侯景不能勉强，心中仍存畏惧。太子萧纲进宫，哭泣规劝，萧衍说："谁教你来！如果天神有灵，我们自会翻身；如果无灵，有什么事值得流泪！"侯景教他的士卒一直闯到皇宫后院，有的驱赶驴马，有的带着弓箭，出出入入，来来往往，萧衍大为奇怪，问是怎么一回事，值阁将军周石珍回答说："侯丞相的兵！"萧衍勃然大怒，诟骂说："只是侯景，

什么丞相!”左右侍卫全都恐惧（不是恐惧萧衍皇威震怒，而是恐惧侯景报复）。但从此以后，萧衍所要的东西，多数都被拒绝，甚至连一日三餐，都被减少。萧衍忧虑愤恨，遂一病不起。太子萧纲把最小的儿子萧大圜托孤给湘东王萧绎，再寄上自己的头发、指甲，表示永别（头发指甲，乃骨肉之情）。

五月二日，萧衍躺在净居殿，口干舌苦，要人送杯蜜水，没有人理会。萧衍一再重复说：“荷！荷！”逝世，年八十六岁。侯景对萧衍的死亡保守秘密，不对外宣布，把灵柩抬到昭阳殿（侯景就住昭阳殿），到永福省迎接太子萧纲，像平常一样，只传旨教他入朝。王伟、陈庆都在萧纲身旁，萧纲听到老爹去世，流泪悲哭，不敢出声；殿外文武百官全不知道。

东魏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高岳，一天之中丧失慕容绍宗等两员大将，士气低落，不敢再逼近长社（颍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南省长葛县）。陈元康向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说：“大王自从接管政府以来，没有建立过特别大功，虽然击破侯景，但他本来就是内贼。而今，颍川郡（郡政府同设长社）马上就要陷落，盼望大王立下这次功劳。”高澄同意。

五月二十四日，高澄亲率步骑兵混合兵团十万人，南下进攻长社（河南省长葛县），亲自监督兴筑洧水（颍水支流，流经长社城北）堤坝，堤坝三次崩塌，高澄大怒，下令把运土的民夫士卒，和他们所运的土，一起塞进缺口堵塞（高澄荒淫已不可恕，而又如此残忍，更不可恕）。

五月二十七日，南梁帝国政府发布一任帝（武帝）萧衍死讯（死后二十五日），把灵柩再抬到太极殿。当天，太子萧纲（本年四十七岁）登上皇帝宝座（二任简文帝），大赦。侯景从昭阳殿出宫，把总部设在朝堂（太极殿旁），分别派军守卫戒备。

五月二十八日，萧纲下诏（侯景诏），凡北方人流落在南方当奴隶婢女的，全部撤除奴籍，数目以万为单位计算。侯景对他们有时更特别升迁，希望获得他们的效忠。

一任帝（武帝）萧衍在位末年（六世纪三〇、四〇年代），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居民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饮食、所用的器具，争着崇尚豪华；粮食没有半年的储存，完全靠四方供应。自从侯景叛乱，道路不通，只几个月时间，人民互相格杀吞食（人间惨事），但仍不能避免饿死，活着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皇亲国戚、高官豪门都亲自出来采摘野菜，因饥饿而倒毙水沟山谷中的，多到无法计数（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分

裂时代南朝神圣不可侵犯的门第世家制度，经侯景一击，遂告残破）。

五月二十九日，侯景派仪同三司（宰相级）来亮，接收宛陵（安徽省宣州市）。宣城郡（郡政府设宛陵）郡长杨白华引诱来亮进入埋伏，斩首。

五月三十日，侯景派他的将领李贤明进攻，不能攻克。侯景又派中军司令官（中军都督）侯子鉴接收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任命“厢公”（宰相级）苏单于当吴郡郡长，派仪同三司（宰相级）宋子仙等率军东下，驻防钱塘（浙江省杭州市）。新城（浙江省富阳市西南）驻军司令（戍主）戴僧逖抵抗阻止。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沈浚向东逃难，抵达吴兴（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郡郡长张嵊跟他共同策划，聚众起兵，讨伐侯景。张嵊是张稷的儿子（张稷杀死南齐帝国六任帝萧宝卷，参考五〇一年十二月六日）。东扬州（州政府设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州长（刺史）、临城公爵萧大连也据守州城，不接受侯景命令。侯景的势力范围，不过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以西、南陵（安徽省贵池市）以北而已（这种说明方式十分奇异，吴郡以西，西到何处？荆州也是以西。南陵以北，北到何处？邺城也是以北）。

## 八、“千里绝烟·白骨成丘”

五四九年，夏季，六月三日，南梁帝萧纲封宣城王萧大器（年二十六岁）当皇太子。

最初，侯景拥护临贺王萧正德当皇帝时（参考去年【五四八年】十一月），打算派祭祀部长（太常卿）、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刘之遴呈献皇帝御玺；刘之遴剃光头发，换上佛教和尚袈裟，逃走。刘之遴学问渊博，擅长撰写文章，曾经当过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的秘书长（长史），现在打算前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投奔萧绎，却不知道萧绎一向嫉妒他的才华。

六月五日，刘之遴走到夏口（湖北省武汉市），萧绎派密使送去毒药，命刘之遴吞服自杀。然后，萧绎亲自为刘之遴撰写墓碑上的颂辞（墓志铭），并给他家属很丰富的奠仪。

六月八日，南梁帝萧纲封皇子萧大心当寻阳王、萧大款当江陵王、萧大临当南海王、萧大连当南郡王、萧大春当安陆王、萧大成当山阳王、萧大封当宜都王。

南梁帝国上甲侯萧韶逃出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投奔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宣称携带一任帝（武帝）萧衍秘密诏书：征召各地军队勤王，并任命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当总监督长（侍中），赏赐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全国各军区最高司令长官（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宰相（司徒），行使皇帝职权（承制）；其他各军事重镇首长，都分别加授爵位、官位。

侯景所派中军司令官（中军都督）宋子仙围攻新城（浙江省富阳市西南）驻军司令（戍主）戴僧逖，不能攻克。

六月二十二日，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变民首领陆缉等聚众起兵，袭击郡城，斩侯景委派的郡长苏单于，推举前淮南郡（姑孰，安徽省当涂县）郡长、文成侯萧宁当勤王军盟主（萧宁被俘，参考去年【五四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临贺王萧正德深恨侯景出卖自己，暗中写信给鄱阳王萧范（合州【州政府合肥】州长），请他率军进入宫城（台城），侯景的巡查队拦截下这封信。

六月二十九日，侯景绞死萧正德（萧衍如果一开始就严厉矫正萧正德的恶行，何至使他害人害己）。侯景任命仪同三司（宰相级）郭元建当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兼中央驻北方特遣政府总监（北道行台），总管长江以北各军（总江北诸军事），镇守新秦（秦郡，江苏省六合县）；封元罗等元姓十余人王爵（西魏帝国元罗投降南梁帝国，参考五三五年十一月）。侯景十分欣赏永安侯萧确的英勇，平常总是带在身旁左右。邵陵王萧纶派人暗中通知他，教他回去，萧确说："侯景举止轻佻，一个人足以把他制伏，我打算亲手杀他，只是还没有恰当机会，你回去报告老王（萧纶是萧确的老爹），不要为我担心。"有一天，侯景和萧确一起到钟山（建康城东）游玩，萧确举弓射鸟，却瞄准侯景；想不到弓弦崩断，箭不能射出，侯景发觉，诛杀萧确。

大丞相侯景任命赵威方当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寻阳王萧大心派军拒抗，生擒赵威方，囚禁州政府监狱，赵威方逃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湘东王〔萧绎〕世子萧方等，率军进抵麻溪（湖南省长沙市北，浏阳河注入湘水处）。河东王萧誉率七千人迎战，萧方等军队溃败，萧方等跌到河中淹死（年二十二岁）。安南侯萧方矩集结残兵败将，返回江陵。湘东王

萧绎对于军队战败，儿子丧生，面容没有一点悲哀。

秋季，七月，占领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的变民首领陆缉等互相竞赛凶暴抢劫，人民纷纷反抗。侯景派出攻击新城（浙江省富阳市西南）的仪同三司（宰相级）宋子仙得到消息，从钱塘（浙江省杭州市）回军，攻击陆缉。

七月九日，陆缉放弃郡城，投奔海盐（浙江省海盐县）。宋子仙遂再度占领吴郡。

七月十五日，侯景在吴郡（江苏省苏州市）设立吴州，任命安陆王萧大春当州长。

合州（州政府设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州长、鄱阳王萧范听到建康陷落，下令戒严，打算率军到京师（首都建康）勤王。参谋佐理等有人提醒他："魏国（东魏帝国）已占领寿阳（安徽省寿县），大王只要移动一下脚步，蛮虏骑兵（东魏军）一定前来侦察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前面的盗贼（侯景）没有平定，后面的基地却先失守，那将怎么办？不如等待各地勤王军集合，派优秀将领率精锐士卒，再行南下，进可以勤王，退可以保护基地。"萧范遂中止行动。正巧，东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派西兖州（州政府设左城【山东省定陶县西】）州长（刺史）李伯穆率军逼近合肥（安徽省合肥市），又命魏收写信给萧范，说明和解诚意。萧范正策划讨伐侯景，打算得到东魏帝国的援助，遂把合州（州政府合肥）让给东魏军，而自己率战士两万人，出城驻防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又派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刘灵前去商议，萧范愿送两个儿子萧勤、萧广，到东魏充当人质，请求东魏派军协助讨伐侯景。萧范驻军濡须（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等待从长江上游东下的勤王军，派世子萧嗣率一千余人，把守安乐栅（今地不详）。可是，长江上游没有一支勤王军东下（荆州州长、湘东王萧绎是长江上游唯一主力，现在正努力内斗）。萧范粮食缺乏，士卒采摘菱角、藕、菰菜（俗称"茭白"）、稗米维生。萧勤、萧广到了邺城（东魏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东魏政府虽然接受这两个人质，但并不肯出军。萧范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束手无策；最后，逆长江西上，进驻枞阳（安徽省枞阳县）。侯景派军驻防姑孰（安徽省当涂县），萧范的部将裴之悌率军投降侯景。裴之悌是裴之高的老弟（裴之高事，参考去年【五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八月一日，南梁帝国大丞相侯景派中军司令官（中军都督）侯子鉴等，

攻击吴兴（浙江省湖州市）。

南梁帝国大丞相侯景擢升宋子仙当宰相（司徒）、郭元建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中央禁军总监（领军）任约等四十人全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但仍由南梁帝萧纲下诏（侯景诏）："从现在开始，仪同三司（宰相级）不须再加将军称号。"从此，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大量出现，已无法一一记载。

鄱阳王萧范自枞阳（安徽省枞阳县）派信差告诉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寻阳王萧大心，萧大心写信邀请他西上。萧范率军前往江州（州政府寻阳），萧大心把萧范安置在湓城（九江市【寻阳东】）。

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守军力量单薄，郡长张嵊又是一位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有人劝他效法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前任郡长袁君正（参考本年【五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迎接侯景的中军司令官（中军都督）侯子鉴。张嵊叹息说："袁家世代忠良（袁淑、袁颉、袁粲、袁昂，都以忠贞受人称赞），想不到袁君正一下子就把美名破坏。我怎么不知道，吴郡（江苏省苏州市）沦陷之后，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不能长久平安无事；只有以身许国，虽然身死，没有二心。"

九月一日，侯子鉴率军抵达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张嵊战败，回到郡政府，换上正式官服，端坐在那里。侯子鉴把他逮捕，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侯景佩服他忠贞，打算宽恕他不死，张嵊说："我负责保卫城池，中央政府危险万分，我不能拯救，时至今天，死得越早越好。"侯景打算为他留下一个儿子，张嵊说："我家一门，都记载在死鬼名录之上，不会向你这个蛮虏，请求开恩！"侯景大怒，把张嵊全家杀光（张嵊年六十二岁），并斩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沈浚（沈浚投奔张嵊事，参考本年【五四九年】五月三十日）。

宰相（司徒）宋子仙（侯景党）自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出发，攻击钱塘（浙江省杭州市）。前马头（安徽省怀远县南马城）驻军司令（戍主）刘神茂（刘神茂献计取寿阳事，参考去年【五四八年】正月），自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出发，攻击富阳（浙江省富阳市）。前武州（州政府设下邳【江苏省睢宁县北古邳镇】）州长（刺史）、富阳人孙国恩献出城池投降。

十一月四日，南梁政府把一任帝萧衍，埋葬修陵（江苏省丹阳市东），

祭庙称高祖（谥号武帝）。

百济王国（首都泗沘【朝鲜半岛扶余市】）派使节到南梁帝国朝贡，看到城市街巷，墙垣倒塌，一片荒芜，跟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大不一样，走到宫城（台城）端门（内城南门），忍不住恸哭。侯景大怒，押送庄严寺软禁，不准离开。

十一月十一日，宋子仙（侯景党）对钱塘（浙江省杭州市）猛烈攻击，守军新城（浙江省富阳市西南）驻军司令（戍主）戴僧逖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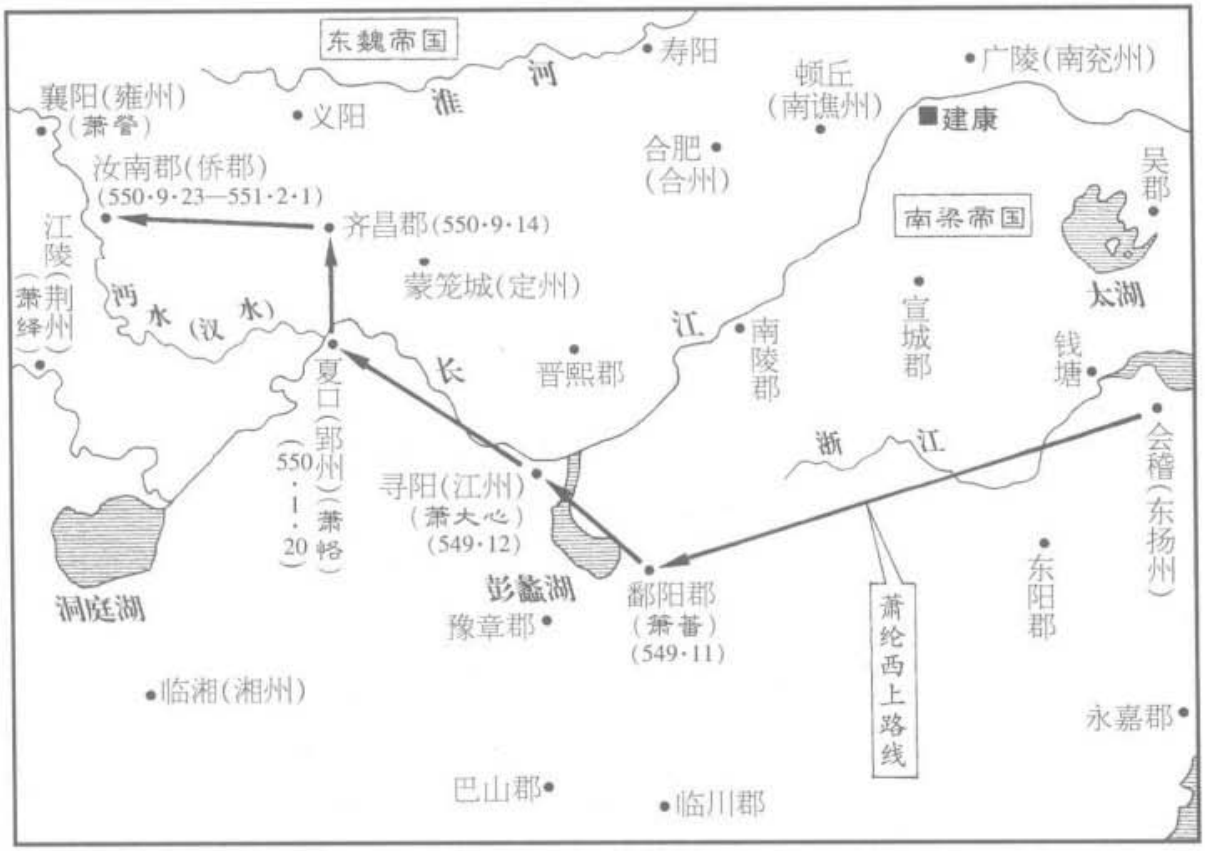
宋子仙（侯景党）乘胜南下，渡过浙江（钱塘江），进抵会稽（浙江省绍兴市）。逃亡到会稽的邵陵王萧纶听到钱塘（浙江省杭州市）溃败消息，再西奔鄱阳（江西省波阳县）；鄱阳郡郡长（内史）、开建侯萧蕃率军拒绝他入城。萧纶进攻，击破萧蕃军。

南郡王萧大连当东扬州（州政府设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州长（刺史）。当时，会稽郡农作物大丰收，可以作战的军队有数万人，粮食武器，堆积如山。东方（东扬州，浙江省中部南部）人民对侯景的残酷暴虐，深感恐惧，所以都愿效忠萧大连。可是，萧大连从早到晚，都饮酒酣醉，对军事一概不理。军政官（司马）、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人留异（留，姓）凶暴蛮横而又狡狯，人民对他至为痛恨，萧大连却对他十分相信（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这种恨事：奸恶受到信任，忠良被诬谋反），把军事全部交付给他。

十二月九日，宋子仙进攻会稽（浙江省绍兴市），萧大连放弃城池，逃走，留异逃回故乡。不久，留异率领部众投降宋子仙。萧大连打算也西奔鄱阳（江西省波阳县），可是留异担任宋子仙向导，追到信安（浙江省衢州市），终于追到，生擒萧大连，押解到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新登极不久的南梁帝萧纲听到消息，把帷帐拉到面前掩蔽，用衣袖拭去眼泪（萧大连是萧纲的儿子）。于是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完全落到侯景之手，留在会稽（浙江省绍兴市）的高级官员、公爵侯爵，都往南岭（浙江省及福建省交界）以南逃生。侯景任命留异当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郡长，而拘留他的妻子儿女当做人质。

邵陵王萧纶西上到九江（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刺史）、寻阳王萧大心把官位让给他，萧纶不肯接受，率军继续西进。

五五〇年，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六世纪·五四九年十一月至五五一年二月　萧纶辗转流落江汉一带

始兴郡（广东省韶关市）郡长陈霸先，从始兴出发，北上讨伐侯景（参考萧勃据岭南）。

广陵郡（江苏省扬州市）人来嶷游说前广陵郡郡长祖皓说："董绍先有勇气而没有谋略（侯景派董绍先任南兖州州长事，参考去年【五四九年】三月），人心不服，用奇袭把他诛杀，是勇士的责任。我现在正集结义勇之士，拥护你当领袖。如果能传出捷报，就可以建立姜小白（桓）、姬重耳（文）的功勋。即令上天仍心肠如铁，不肯停止降下灾祸，至少也可以显示我们仍是梁国（南梁帝国）忠臣。"祖皓说："这正是我的愿望。"共同招兵买马，集结一百余人。

正月二十三日，袭击州城广陵，斩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刺史）董绍先。来嶷、祖皓占领城池，向远近发布消息，推选前太子宫随从官（太子舍人）萧勔当州长，仍跟东魏帝国（首都邺城）结盟，作为外援。祖皓是祖暄的儿子（暄，音 xuǎn。祖暄，参考五一四年十一月）。萧勔是萧勃的老哥（萧勃是广州【州政府番禺】州长，参考去年【五四九年】十二月）。

正月二十五日，大丞相侯景派部将郭元建率军突然进抵城下，祖皓登城固守。

二月，大丞相侯景派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任约、于庆等，率军两万人，攻击拒绝效忠中央（侯景）的各军事重镇。

六世纪·五四九年十二月至五五二年二月　陈霸先北上勤王

大丞相侯景亲自率步兵一万人，另派中军司令官（中军都督）侯子鉴率水军八千人，进攻广陵。三天，攻克，生擒祖皓，绑到木柱上，万箭齐发，祖皓全身是箭，然后再用五马分尸酷刑示众。城中不论男女老幼，都埋半身在地下，地上只露上半身，侯景军骑兵奔驰，全体射杀。任命侯子鉴当南兖州州长，镇守广陵（广陵已成空城）。侯景返回建康（江苏省南

京市）。

二月二十五日，南梁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王克当左执行长（左仆射）。宣城郡（安徽省宣州市）郡长（内史）杨白华进占安吴（安徽省泾县西南）。侯景派于子悦率军进攻，不能攻克。

侯景娶皇帝（二任简文帝）萧纲（本年四十八岁）的女儿溧阳公主，爱她至深。

三月甲申日（三月庚戌朔，没有甲申），侯景请萧纲参加在乐游苑（玄武湖南）举行的春祭宴会，架起篷帐，饮酒三天。萧纲回宫，侯景跟溧阳公主一同登上皇帝专用的御床，面向南方，并肩而坐，文武百官排列两旁奉陪。

鄱阳王（萧范）世子萧嗣，跟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任约（侯景党），在三章（今地不详）会战，任约战败，逃走。萧嗣把总部迁到三章，称安乐栅。

四月二十七日，侯景请南梁帝萧纲游逛西州（建康城西），萧纲乘素色辇车，皇家侍卫四百余人。侯景率精锐铁甲武士数千人，在左右两翼保护。萧纲听到乐声，悲戚哭泣，流下眼泪，命侯景起来跳舞，侯景也请萧纲跳舞。等到筵席结束，座位上的人都已散去，萧纲把侯景拉到御座上，说："我想念丞相。"侯景说："陛下如不想念我，我怎么能到这里。"直到夜晚才结束。

当时，长江以南一连数年旱灾蝗灾，而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及京畿卫戍区（扬州），尤其严重。人民四散流亡，成群结队逃到山谷野沼，采摘树叶菱角，挖掘草根，吞食充饥。难民所到之处，树叶草根立刻就被吃光，饿死的尸体满布原野。富豪家庭，没有粮食，每人脸面都像鸟一样的尖削，躯干都像野雁一样枯瘦，穿着绫罗绸缎，佩戴玉石珍珠，在床上辗转呻吟，活活饿死。大地千里，炊烟断绝，很少看到人迹，白骨堆积，犹如丘陵。

侯景天性残忍，在石头（建康城西北）建立一个巨大的捣米石碓（音duì），有犯法的，就用巨碓捣杀。常告诫各将领说："攻破栅栏，夺取城池，要把敌人杀光，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威名。"所以各将领每逢战胜，都全副精力用来烧杀抢劫，砍人就像砍草一样，用来戏谑玩笑。因此，人民虽死亡很多，但人心始终不服。侯景又禁止人民互相谈话，违犯这项禁令的，连亲戚也都诛杀。侯景手下的将领，全称"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

投降来的人，全称“开府”（宰相级），特别亲信敬重的人，称左右“厢公”（宰相级），勇猛超过普通人的，称“库直司令官”（库直都督）。

湘东王萧绎，去年（五四九年）就知道老爹萧衍已经死亡，由于长沙（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尚未攻下，故意封锁消息。

四月二十三日，才发布讣闻，用檀香木雕刻萧衍的像，供奉在百福殿，祭祀得十分谨慎，一举一动，都上香祷告禀报。萧绎认为现任南梁帝（二任简文帝）萧纲完全被侯景控制，遂拒绝使用大宝年号，而仍称太清四年。

四月二十七日，萧绎下令大军出动，讨伐侯景，发表文告，传递全国。

鄱阳王萧范抵达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把晋熙郡（安徽省潜山县）改为晋州（原称西豫州），命世子萧嗣当州长（刺史）。对江州（州政府寻阳）郡长县长，作很多调动。江州州长寻阳王萧大心的政令，不能出一郡（寻阳郡）。萧大心派军队攻击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庄铁，萧嗣跟庄铁是老友，萧嗣向老爹萧范要求派兵协助，萧范派侯瑱率精锐部队五千人增援。从此，萧范总部及萧大心总部互相猜忌，再也想不到讨伐侯景的事。萧大心命徐嗣徽率两千人，在稽亭（九江市东【湓城东】）构筑营垒，防备萧范。粮食市场交易，完全停止，萧范数万部众，严重缺乏粮食，很多士卒饿死。萧范愤怒恚恨，背上长疮。

五月七日，萧范逝世（年五十二岁）。萧范的部众不对外发布死讯，而拥护萧范的老弟、安南侯萧恬当领袖，官兵还有数千人。

自四世纪第一个十年，晋王朝政府在北方瓦解，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重组以来（参考三一七年三月），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地区最是繁华富庶（三吴：具体的指吴郡【江苏省苏州市】、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向皇帝进贡的珍贵物品、全国主要田赋捐税，都出自这个地区，商旅云集，成为贸易中心（断断续续，维持二百三十年之久）。直到侯景战乱爆发，金银财宝被抢劫一空之后，再杀人吞食（人间惨事），有的则被当做奴隶，卖到北方或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残留下来的居民，几乎完全死尽逃光（晋帝国末年，变民孙恩盘踞三吴地区，变民军所到之处，看不见人迹【参考三九九年十二月】。一个半世纪之后，三吴地区再度残破）。

六月，大丞相侯景任命羊鸦仁当国务院国防部长（五兵尚书）。

六月二十二日，羊鸦仁逃出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投奔江西（淮西地区），打算前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走到东莞（侨郡），强盗怀疑他

身藏金银巨款，把他截住格杀。

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任命陈霸先当豫州州长（空头官衔），兼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内史）。

最初，东魏政府（首都邺城）派仪同（宰相级）武威（甘肃省武威市）人牒云洛等（牒云，复姓），迎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鄱阳王（萧范）世子萧嗣，命他驻守皖城（古皖城，安徽省潜山县）。萧嗣还没有出发，侯景的将领任约军突然来到。牒云洛等撤退，萧嗣失去外援，出营应战，战败被杀。任约继续夺取土地，逼近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寻阳王萧大心（江州【州政府寻阳】州长）派军政官（司马）韦质出营应战，失败；此时仍有战士一千余人，都劝萧大心退保建州（州政府设高平【河南省商城县东】。向北逃而不向南逃，为的是下一步可以投奔北齐帝国【首都邺城】），萧大心不能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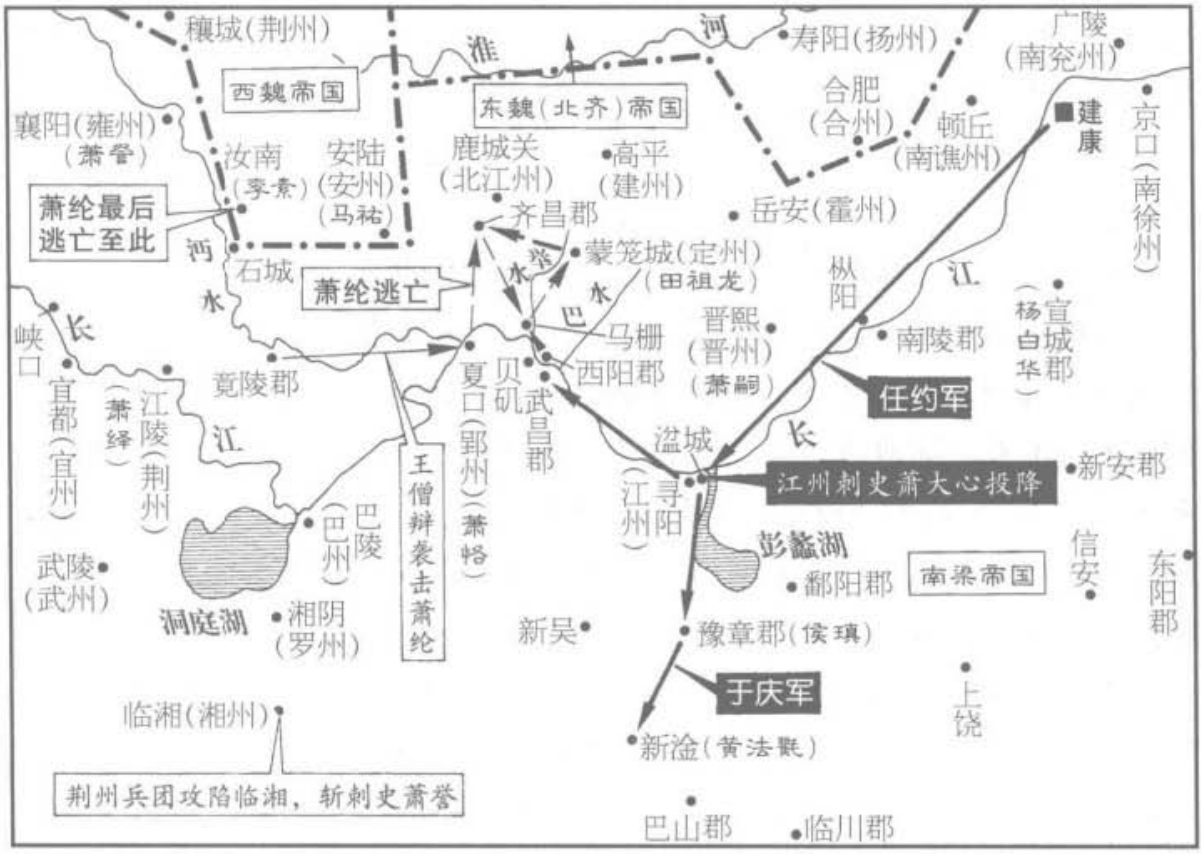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日，萧大心献出江州（州政府寻阳），向任约投降。之前，萧大心派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韦臧镇守建昌（江西省永修县），有武装部队五千人。听到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沦陷消息，打算率领部众投奔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还没有动身，就被部下格杀。韦臧是韦粲的儿子（青塘之役，韦粲阵亡，参考去年【五四九年】正月）。

侯景部将于庆继续夺取土地，率军逼近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侯瑱抵抗不住，投降，于庆把侯瑱押送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侯景因侯瑱跟自己同姓，优厚相待，把他的妻子儿女及老弟留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当人质，而派侯瑱跟随于庆，前往鄱阳湖以南继续夺取土地；任命侯瑱当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空头官衔）。

邵陵王萧纶（时在郢州【州政府夏口】）听到任约率军就要来到，派军政官（司马）蒋思安率精锐部队五千人袭击，任约军溃散。蒋思安在胜利后不加戒备，任约集结残兵败将，再袭击蒋思安，蒋思安失败，逃走。

冬季，十月十九日，南梁帝国相国侯景自称宇宙大将军、六合（天地四方）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六合诸军事），把诏书草稿呈送南梁帝萧纲过目，萧纲吃惊说："将军怎么竟然有'宇宙'称号！"

十一月，南梁帝国相国侯景征调各地粮食，运往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辛术率军南渡淮河，切断粮道，纵火焚烧，烧毁谷米一百万石。乘胜进围阳平（侨郡，江苏省洪泽县）。南梁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郭元健（侯景党）率军增援。




六世纪·五五〇年二月至九月　侯景扩张，夺取江州、武昌　荆汉一带内斗持续不息

十一月二十一日，南梁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总部执行官（行江州事）徐文盛驻军贝矶（湖北省黄州市西长江南岸），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任约（侯景党）率水军逆流攻击，徐文盛大破任约军，斩叱罗子通、赵威方，前进到大举口（湖北省黄州市西北，举水注入长江处）。侯景派宰相（司徒）宋子仙等率军两万人增援任约，因任约保守西阳（湖北省黄州市），很久不能前进，侯景遂亲自出征，驻军晋熙（安徽省潜山县）。

南康王萧会理认为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空虚，遂跟太子宫左卫将军柳敬礼、西乡侯萧劝、东乡侯萧勔密谋发动政变，诛杀侯景的智囊王伟。安乐侯萧义理逃往长芦（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南岸），集结部众一千余人。建安侯萧贲、中宿侯（名不详）世子萧子邕（世系不详，属“子”字辈，疑是南齐帝国第三代皇族）知道这项密谋，告诉王伟，王伟逮捕萧会理、柳敬礼、萧劝、萧勔以及萧会理的老弟祁阳侯萧通理，全部诛杀；萧义理则被左右侍从诛杀。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人褚冕因是萧会理的老友，受到千百番苦刑拷打，始终不肯承认萧会理有发动政变的企图。萧会理在监狱中隔着墙壁对他说：“褚郎，你岂不是为了保护我才成这个样子，你虽

然愿以一死为我表明，但我心里确想杀贼。”但褚冕始终不肯承认，侯景饶他一命。萧劝是萧晒的儿子（萧晒是萧衍的堂弟，参考五〇二年正月）。萧贲是萧正德的侄儿（萧正德之死，参考去年【五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萧子邕是萧憺的孙儿（萧憺，是萧衍的老弟，参考四九九年八月五日）。

南梁帝萧纲自从登上宝座以来，侯景对他的防范十分严厉，外面的人根本不准进宫晋见。只有武林侯萧谘、国务院执行长（仆射）王克、立法院立法官（舍人）殷不害，都因文弱之故，可以进到萧纲卧房，萧纲跟他们也不过不着边际地清谈而已（萧谘是萧衍老弟萧恢的儿子，参考五四一年十二月）。等到萧会理死，王克、殷不害恐怕大祸临头，主动地渐渐跟萧纲疏远。只萧谘不肯离开萧纲，朝见从不间断，侯景气愤异常，找到萧谘的仇人刁戍，命刁戍把萧谘刺死在广莫门（建康城【都城】北门）外。

萧纲登极时，侯景跟萧纲一起上重云殿（华林园中），在佛像前叩头起誓，说：“自今以后，君臣二人没有任何猜忌，臣固然不辜负君，君也不能辜负臣。”等萧会理密谋泄漏，侯景疑心萧纲知道这项行动，所以刺死萧谘。萧纲也预感到不久就轮到自己，指着自己所住的寝殿，对殷不害说：“庞涓（参考前三四一年）当死在下面（庞涓指的是谁？意义不明）。”

侯景亲自率军攻击杨白华据守的宣城（安徽省宣州市），杨白华兵力薄弱，无法抵抗，投降。侯景因他也是北方人，特别赦免（杨白华是北魏帝国名将杨大眼的儿子，仪态俊美，被那位后来被投入黄河的胡太后看上，强迫他上床，杨白华大为恐惧，投奔南梁帝国，胡太后对他思念不已，作《杨白花歌》：“阳春二三月/杨柳齐开花/春风一夜入闺闱/杨花飘荡落谁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命宫女歌唱，音调凄婉），命他当国务院民政部长（左民尚书），而诛杀他的侄儿杨彬，为来亮报仇（杨白华斩来亮，参考去年【五四九年】五月）。

十二月一日，侯景封建安侯萧贲当竟陵王，中宿侯（名不详）世子萧子邕当随王，并赏赐他们姓侯（酬庸他们告密的功劳）。

## 九、侯景称帝

五五一年，春季，正月，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新吴（江西省奉新县）变民首领余孝顷聚众起兵，反抗相国侯景。侯景派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于庆进攻，不能攻克。

正月五日，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中央军事总监（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州政府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州长（刺史）王珣，率军两万人，自江夏（夏口，湖北省武汉市）东下攻击武昌（湖北省鄂州市）；受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总部执行官（行江州事）徐文盛指挥。

相国侯景任命王克当太师（上三公之一，代替南朝的“太宰”官称。“太宰”、“太师”的分别，参考三一四年正月）、宋子仙当太保（上三公之三）、元罗当太傅（上三公之二）、郭元建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张化仁当宰相（司徒）、任约当最高监察长（司空）、王伟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索超世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侯景设立三公官位，人数动辄以十为单位计算，而仪同（宰相级）更多。宋子仙、郭元建、张化仁是保驾功臣，元功、王伟、索超世是智囊，于子悦、彭隽负责军法，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丁和等负责情报治安。南梁帝国官员被侯景任命的有：已离职的将军赵伯超、前任皇家制造事务总监（制局监）周石珍、宦官严亶、邵陵王（萧纶）记录官（记室）伏知命。其他如王克、元罗和总监督长（侍中）殷不害、祭祀部长（太常）周弘正等，侯景因他们在民间有很高声望，才把他们安置在尊贵的高位上，并没有当做心腹。

三月十一日，南梁帝国江州总部执行官（行江州事）徐文盛等攻克武昌（湖北省鄂州市），进军芦洲（鄂州市西十公里。前五二二年，伍子胥投奔吴王国，在长江北岸徘徊，寻找渡船，遇到渔夫唱歌：“日月昭昭/已经下沉/与你约定/芦草之滨。”伍子胥会意，沿江而走，抵达芦洲等待，既渡长江，伍子胥解下佩剑作为酬劳，渔夫拒不接受，并翻船而死。据说就是此芦洲）。

南梁帝国最高监察长（司空）任约（侯景党）要求紧急增援（任约贝矶战败，参考去年【五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相国侯景亲率大军西上，携带太子萧大器同行，当做人质，命智囊王伟留守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闰三月，侯景从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出发，自石头（建康城西北）到新林（江苏省江宁县西），船舰相接。任约分出一支军队，击破定州（州政府设蒙笼城【湖北省麻城市东】）州长（刺史）田祖龙驻守的齐安（湖北省黄陂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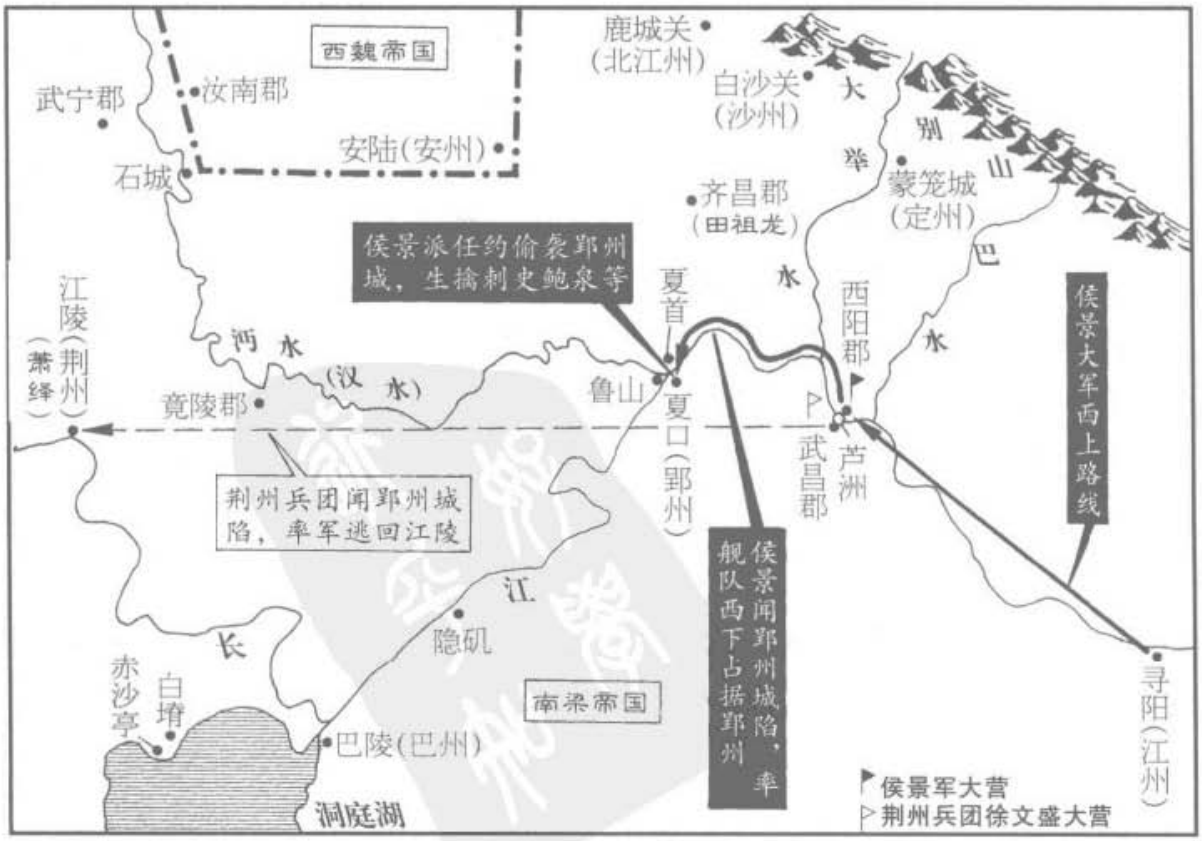
闰三月二十九日，侯景大军抵达西阳（湖北省黄州市），跟徐文盛隔长江筑城。

闰三月三十日，徐文盛发动攻击，大破侯景军，射中侯景的右秘书长（右丞）库狄式和，库狄式和落水淹死；侯景逃回大营。

南梁帝国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萧方诸（萧绎的儿子），年十五岁；因总部执行官（行事）鲍泉性情温和懦弱，对鲍泉时常侮辱玩弄，甚至教鲍泉趴到床上，萧方诸跨到他背上当马骑。鲍泉仗恃徐文盛大军就在附近，不再戒备，每天饮酒赌博取乐。相国侯景得到江夏（夏口）防务空虚报告。

四月二日，命太保（上三公之三）宋子仙、最高监察长（司空）任约率精锐骑兵四百人，由淮内（今地不详）暗渡长江，向上游的郢州（州政府夏口）发动奇袭。

四月三日，气候忽变，狂风暴雨，天色灰暗，城上哨兵发现有军队奔驰而来，急行报告鲍泉："敌人（侯景军）骑兵已到！"鲍泉说："徐文盛大军就在下游，盗贼怎么可能出现！一定是王珣的部队回城。"霎时间，告警的人越来越多，鲍泉才下令关闭城门，可是，宋子仙等已经进城。萧方诸正坐在鲍泉肚子上，用五色彩带把他的胡子结成小辫，看见宋子仙闯进来，萧方诸急忙叩头，鲍泉魂飞魄散，爬到床下躲藏。宋子仙弯腰察看，




六世纪·五五一年三月至四月　侯景夺取郢州

看见鲍泉胡子上的彩带，吃了一惊，遂把鲍泉生擒，连同军政官（司马）虞豫解送给侯景。侯景乘着东风，命舰队在江心集合，升起满帆，越过徐文盛大营，逆流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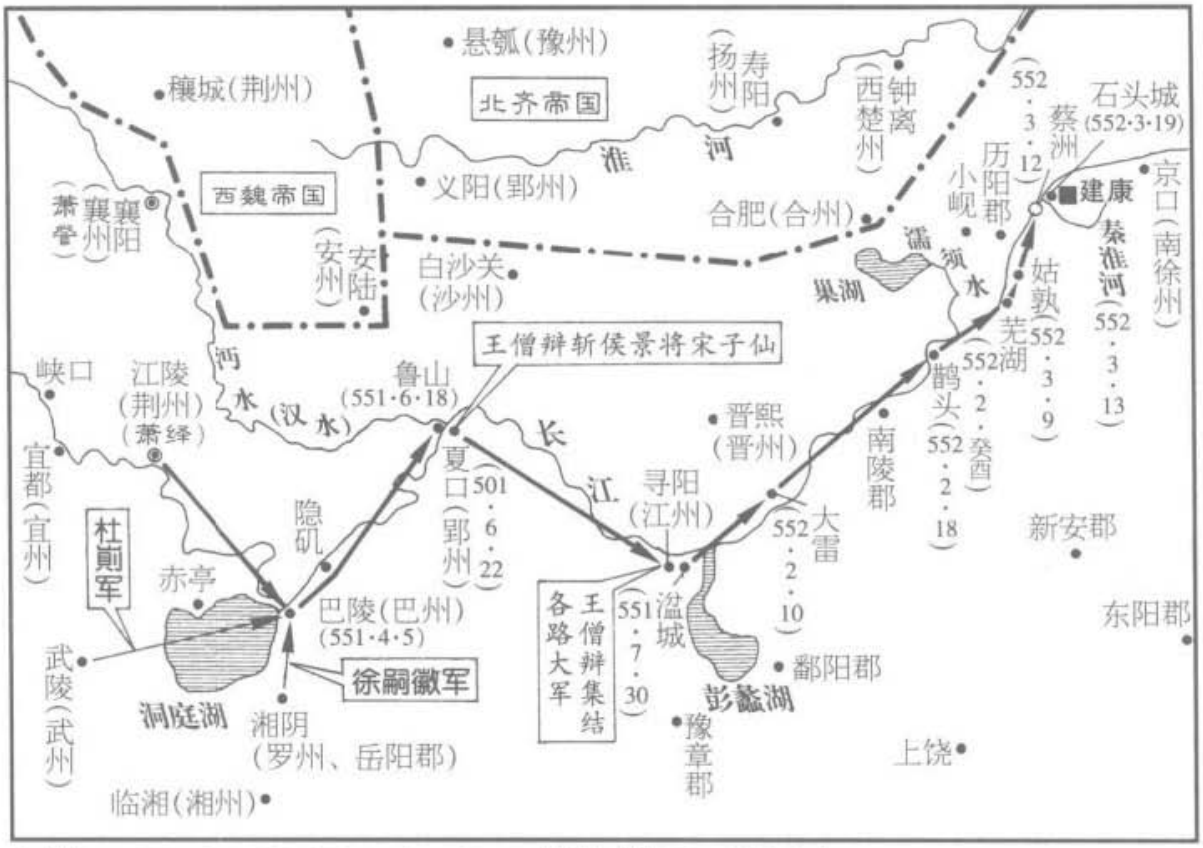
四月四日，侯景进入江夏（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徐文盛部队被隔断在敌人之后，军心恐慌，霎时溃散，徐文盛跟长沙王萧韶等逃回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王珣、杜幼安因家在江夏（夏口），投降侯景。

湘东王萧绎任命王僧辩当总司令官（大都督），率巴州（州政府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州长（刺史）丹阳郡（首都建康）人淳于量、定州（南定州，州政府设郁林【广西桂平县】）州长杜龛、宜州（州政府设宜都【湖北省枝城市】）州长王琳、郴州（州政府设郴县【湖南省郴州市】）州长裴之横，东下攻击侯景；徐文盛以下将领，一律接受指挥。

四月五日，王僧辩等大军抵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听到郢州（州政府夏口）陷落消息，就在原地布防，不再前进。萧绎写信给王僧辩说："盗贼（侯景军）既然战胜，一定乘胜西上，你不需要远远出击，只要守住巴丘（即巴陵），以逸待劳，不愁不能胜利。"又对部属说："盗贼（侯景军）如果水陆两道同时并进，直接攻击江陵是上等策略。固守夏首（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储备粮食，招募兵马，是中等策略。全力进攻巴陵（岳阳市）是下等策略。巴陵城小而工程坚固，王僧辩有充分的能力守城。侯景攻城不能攻破，村落郊野，又抢不到东西，天气渐热，传染病将随着时令兴起，粮食吃完，士卒疲惫，就非破败不可。"（胡三省注："萧绎岂能对敌人如此正确地预料，是写史的人事后替他说话。"）乃命罗州（州政府设湘阴【湖南省湘阴县北】）州长（刺史）徐嗣徽从岳阳（郡政府同设湘阴）出发，武州（州政府设武陵【湖南省常德市】）州长杜龛从武陵出发，各率军与王僧辩会师。

相国侯景派部将丁和率军五千人，驻守夏首（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太保（上三公之三）宋子仙率军一万人当前锋，向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进发，又派最高监察长（司空）任约直扑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侯景亲率西征主力、水陆联合兵团在后紧随。萧绎所辖长江两岸的军事据点和巡逻船舰，望风投降，侯景的搜索舰艇，直到隐矶（湖南省临湘市东北）。王僧辩登城固守，撤除军旗，不擂战鼓，气氛安静，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城中，好像没有人迹。

四月十九日，侯景兵团在隐矶登陆，派轻装备骑兵到巴陵城下，仰头




六世纪·五五一年四月至五五二年三月　王僧辩东伐侯景，收复建康

问："守城的是谁?"城上士卒答："王僧辩将军。"骑兵又问："为什么不早早投降?"王僧辩说："你们只管前往荆州（州政府江陵），这座城并不碍事。"骑兵拨马而去，一会工夫，带着王珣等到城下，命他游说老弟王琳投降，王琳说："老哥奉命讨伐盗贼（侯景军），不能为国家牺牲生命，不知道难为情，怎么反而来诱骗我!"取过弓来，向他发箭，王珣惭愧退走。

侯景水陆联合兵团用肉体相搏，全面攻城，城中守军呐喊反击，飞箭流石，密如雨下，侯景士卒阵亡的很多，不能攻克，撤退。王僧辩派轻装备骑兵出战，前后十余次，每次都取得胜利。侯景身披铠甲，在城下督战，王僧辩身穿宽袍大袖，坐着小轿，仪队奏着音乐，登上城墙巡视。侯景望见，佩服他的胆量勇气。

五月，侯景昼夜不停攻击巴陵（湖南省岳阳市），不能攻克，而军中粮食吃完，瘟疫传染病流行，士卒死伤过半。湘东王萧绎派晋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州长（刺史）萧惠正率军增援巴陵。萧惠正承认自己没有统军能力，推荐胡僧佑代替。胡僧佑当时正因在军事会议上不同意萧绎的意见，而被逮捕入狱（《梁书·胡僧佑传》：当时西沮蛮族反抗政

府，萧绎派胡僧佑讨伐，命把西沮蛮族所有领袖人物，全部诛杀，胡僧佑劝阻，萧绎大怒，逮捕胡僧佑下狱），萧绎即命胡僧佑出狱当武猛将军前往增援，警告他说："盗贼（侯景军）如果在水上决胜负，你只要用大型战舰横冲直撞，一定可以取胜。如果在陆上决胜负，你不要理会，只管一直航向巴陵，不必交兵。"胡僧佑进抵湘浦（湘水注入洞庭湖处，湖南省湘阴县北），侯景派最高监察长（司空）任约率精锐士卒五千人，在白堵（应在湖南省华容县境）严阵以待。胡僧佑避开白堵，绕道西上，任约认为胡僧佑畏惧自己，急行军追击，追到芊口（今地不详），向胡僧佑高呼："东吴娃儿，为什么还不投降，往哪里逃！"胡僧佑不理，但暗中把舰队驭到赤沙亭（湖南省南县）；正巧，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陆法和抵达，两军相会。陆法和有奇异法术，在江陵百里洲（湖北省枝江县南长江中小岛）隐居，衣着饮食以及住的地方，都十分简单，好像一个苦行僧，有时候说出预言，判断吉凶，多数都很灵验，人们对他感到十分神秘。侯景包围宫城（台城）时，有人问他："事情如何？"陆法和说："人们摘取果实，应该等它成熟，不碰它它自己会落。"强迫他具体回答，陆法和说："攻克，也攻不克。"等任约西上进攻江陵（萧绎根据地，湖北省江陵县），陆法和请求从军迎战，萧绎允许。

五月三十日，任约追到赤亭（以上各地：湘浦、白堵、芊口，今地均不详。查各书批注，地望至为混乱）。

六月二日，胡僧佑、陆法和大举反击，任约军崩溃，被杀或被淹死的很多，任约被生擒，押送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侯景得到消息。

六月三日，侯景焚烧营寨，连夜逃走；行前任命丁和当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协助太保（上三公之三）宋子仙等，部众号称两万人，防守州城；另派别动部队将领支化仁镇守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范希荣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总部执行官（行江州事），仪同三司（宰相级）任延和，协助晋州（州政府设晋熙【安徽省潜山县】）州长夏侯威生（以上都是侯景党），固守晋州。侯景则率直属部队数千人，顺长江而下。丁和用大石碓捣死鲍泉及鲍泉的军政官（司马）虞豫，把尸体投到黄鹤矶（湖北省武汉市长江东岸）长江中。任约被押解到江陵，萧绎赦他一命。徐文盛被控说气话、发牢骚，逮捕下狱处死（万恶匪徒的任约无事，百战立功的徐文盛，只因几句抱怨，便被诛杀，只有昏暴人物，才有这种"说不准学"的行为）。巴州（州政

府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州长余孝顷派侄儿余僧重率军增援鄱阳（江西省波阳县），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于庆（侯景党）退走。

萧绎擢升王僧辩当征东将军、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胡僧佑等都有晋升，命他们率军继续东下。只陆法和要求返回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既到江陵，对萧绎说："侯景早晚会被削平，但巴蜀（四川省）盗贼（指武陵王萧纪）就要前来，请加强各重要据点的防卫，严阵以待。"遂率军驻防峡口（西陵峡口，湖北省宜昌市西）。

六月十八日，王僧辩抵达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先攻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南岸），生擒支化仁，押送江陵。

六月十九日，开始进攻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攻克外城，杀数千人。宋子仙退守内城。王僧辩在四面筑起土山，继续攻城。

豫州州长（空头官衔）荀朗自巢湖出发，攻击濡须（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阻截侯景归路，击破侯景的后卫部队（《陈书·荀朗传》："荀朗在巢湖聚众起兵，二任帝萧纲密诏任命他当豫州州长，讨伐侯景。"）。侯景逃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舰队船舶前后不能相接。太子萧大器座舰进入枞阳浦（枞阳河注入长江处，安徽省枞阳县），舰上心腹都劝他乘此机会，逃往北齐帝国（首都邺城），萧大器说："自从国家发生战乱，立志不苟且偷生，主上（老爹萧纲）被盗匪控制，我怎么忍心远离左右！我今天要是北走，就是背叛父亲，而不是逃离盗匪（侯景）！"悲哀哭泣，命继续前进。

六月二十二日，固守郢州（州政府夏口）的太保（上三公之三）宋子仙等困窘交集，向王僧辩请求：他愿献出城池，但准他全军撤退，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王僧辩满口答应，下令交付给他一百艘空船，使他安心。宋子仙相信王僧辩的承诺，全军整装，就要上船，王僧辩利用宋子仙戒备松懈，命部将杜龛率精锐敢死队一千人，攀上城墙，鼓声雷动，呐喊震天，肉搏攻击；舰队带兵官（水军主）宋遥率船舰涌到，好像浓云四合，布满江面。宋子仙一面抵抗，一面撤退，退到白杨浦（应距夏口【湖北省武汉市】不远），王僧辩大破宋子仙军。周铁虎生擒宋子仙及丁和，押送江陵，诛杀。

七月十六日，相国侯景返抵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于庆（侯景党）自鄱阳（江西省波阳县）进抵豫章（江西省南昌市），湘州州长（刺史）侯瑱关闭城门，拒绝于庆入城。于庆退回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驻守郭默城（晋帝国将领郭默所

筑，参考三二九年十二月。城在今湖北省黄梅县南）。萧绎任命侯瑱当兖州州长（空头官衔）。侯景逮捕侯瑱所有儿子及老弟，全部诛杀（侯景留侯瑱子弟当人质事，参考去年【五五〇年】七月）。

七月三十日，征东将军王僧辩乘胜东下，攻克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陈霸先率军三万人，打算前进会师，驻守巴丘（江西省峡江县）。王僧辩军粮缺乏，陈霸先军粮丰富，多达五十万石，分赠三十万石给王僧辩。

八月一日，王僧辩军前锋袭击于庆，于庆放弃郭默城（湖北省黄梅县南）逃走。江州（州政府寻阳）总部执行官（行江州事）范希荣（侯景党）也放弃寻阳（江西省九江市）逃走。晋熙郡（安徽省潜山县）人王僧振等聚众起兵，包围郡城。王僧辩派沙州（州政府设白沙关【河南省新县南】）州长（刺史）丁道贵增援。守将仪同三司（宰相级）任延和（侯景党）等也放弃郡城逃走。湘东王萧绎命王僧辩暂时驻军寻阳，等待各地人马集结。

最初，侯景攻克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常说：东吴（长江以南）娃儿胆小如鼠，容易对付，要在夺取中原之后，登极称帝。侯景娶二任帝萧纲的女儿溧阳公主（参考去年【五五〇年】二月），爱她入骨，以致妨碍军政大事。智囊王伟屡次规劝，侯景都告诉溧阳公主，溧阳公主诟骂王伟。王伟恐怕被谗言陷害，因之一直游说侯景除掉萧纲。等到侯景从巴陵（湖南省岳阳市）战败回京（首都建康），很多英勇的将领死亡（指宋子仙、丁和，以及被生擒的任约等），害怕自己不能长久维持，打算早登宝座（过过当皇帝的瘾）。王伟说："自古迄今，改朝换代，必须罢黜旧君王，拥立新君王，既展示自己的声威权力，又断绝人民对旧君王的向心力。"侯景同意。于是，命前任寿光殿研究官（学士）谢昊替萧纲撰写诏书，宣称："老弟和侄儿争夺帝位（老弟：湘东王萧绎，侄儿：岳阳王萧詧），星辰运转，失去秩序，都由于我不是正统，所以招来战乱和灾祸（依宗法制度，萧纲是庶子，不能当太子；参考五三一年五月），现在，我应该禅让给豫章王萧栋。"派吕季略把诏书草稿送进去，强迫萧纲照抄。萧栋是萧欢的儿子（华容公爵萧欢是昭明太子萧统的长子，参考五三一年五月）。

八月十七日，侯景派皇城保安司令（卫尉卿）彭隽等率军进入金銮宝殿，罢黜萧纲，降封晋安王，囚禁永福省（在皇宫内院），把宫内宫外皇家侍卫，全部撤除，改派骑兵突击队防守，墙头插满荆棘。

八月十九日，萧纲下诏迎接豫章王萧栋。萧栋早被软禁，饮食清淡，靠蔬菜度日。当时，萧栋跟他的正妻张女士正在菜园里锄草，皇帝专用的仪仗法驾，突然临门，萧栋大为惊骇，不知道怎么反应，在流泪哭泣中登上辇车。

侯景诛杀太子（哀太子）萧大器、寻阳王萧大心、西阳王萧大钧、建平王萧大球、义安王萧大昕以及其他滞留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的王爵侯爵二十余人。萧大器聪明端庄，对侯景党从不屈服，亲信们私下询问原因，萧大器说："盗贼（侯景）如果仍维持领导中心，就不一定杀我，我就是态度傲慢，对他吆喝，他也不会反驳。如果他已决定动手，我纵然每天叩拜一百次，也不能挽救。"亲信又问："殿下今天身居险境，而神色平静，不亚于过去，为什么？"萧大器说："我自己预料，一定在盗贼（侯景）死前先死，如果各位叔父能够消灭盗贼（侯景），盗贼一定先动手，然后再死；如果各位叔父勤王失败，盗贼也会杀我，夺取荣华富贵。我怎么会用一定死的性命，去应付没有益处的烦愁！"等被杀时，萧大器脸色不变，慢慢说："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事，可惜来得太晚！"刽子手准备用衣带把他绞死，萧大器说："这绞不死！"命他摘下床帐绳索，一绞即行气绝（年二十八岁）。

八月二十一日，萧栋（年龄不详）登极（三任帝），大赦，改年号天正（之前是大宝二年，之后是天正元年）。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郭元建得到消息，从秦郡（江苏省六合县）飞奔回京（首都建康），对侯景说："主上（萧纲）是先帝（萧衍）的太子，又没有过失，怎么可以罢黜！"侯景说："是王伟劝我'早日铲除人民的盼望'，我才听他的，使天下安定！"郭元建说："我们挟持天子（萧纲），命令全国，还怕不能成功，无缘无故把他（萧纲）赶下宝座，是自己为自己制造危机，哪里来的安定！"侯景打算再迎接萧纲复位，而命萧栋当皇太孙，王伟说："罢黜旧君，另立新王是一件大事，怎么可以改来改去。"侯景才停止。

八月二十四日，侯景分别派人到吴郡（江苏省苏州市）诛杀南海王萧大临（吴郡郡长）、到姑孰（安徽省当涂县）诛杀南郡王萧大连（江州州长）、到会稽（浙江省绍兴市）诛杀安陆王萧大春（东扬州州长）、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诛杀高唐王萧大壮（南徐州州长），侯景把萧大器的正妻赏赐给郭元建，郭元建说："皇太子妃怎么可以当别人的小老婆！"始终不肯跟她见面，尊重她的意思，由她削发为尼。

八月二十五日，萧栋追尊祖父萧统谥号昭明皇帝、老爹豫章王（安王）萧欢谥号安皇帝、祖母蔡女士谥号敬太皇太后，尊娘亲豫章太妃王女士称皇太后、正妻王妃张女士称皇后，任命刘神茂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九月二十九日，南梁帝国湘东王萧绎任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王僧辩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江州州长（刺史）陈霸先当东扬州（州政府设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州长（空头官衔）。

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王伟（侯景党）游说相国侯景诛杀二任帝（简文帝）萧纲，用以消除人民的盼望，侯景接受。

冬季，十月二日，夜晚，王伟会同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彭隽、王修纂，向萧纲敬酒，说："丞相（侯景）因陛下幽居于此，心情忧郁，为时太久，特命我们前来祝福。"萧纲说："我已经让出帝位，怎么可以再说'陛下'！这杯祝福酒，恐怕不仅仅是祝福！"彭隽手弹曲柄琵琶，跟萧纲大量饮酒。萧纲知道就要动手，遂喝得酩酊大醉，说："想不到会快乐到这个地步！"既已大醉，遂呼呼沉睡。王伟出来，彭隽拿出装土的布袋，压住萧纲口鼻，王修纂坐在上面，萧纲窒息而死（年四十九岁）。王伟把门板拆下来钉作棺材，暂时安厝在城北酒库之中。萧纲自从被软禁永福省，再没有侍从人员，也没有纸，心有所感，就把诗或文章写在墙上或木屏风上，有数百篇之多，词句凄恻悲苦。侯景为他起谥号明皇帝，祭庙称高宗。

最高监察长（司空）、中央驻东方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刘神茂（侯景党）听说相国侯景从巴丘（湖南省岳阳市西南巴丘山）失败还京（首都建康），密谋叛离侯景。吴中（东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知识分子（士大夫）都给予鼓励，刘神茂遂跟仪同三司（宰相级）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元頵（音 yūn）等，据守东阳（浙江省金华市），响应江陵（萧绎）讨伐贼寇（侯景）号召。派元頵及另一将领李占，占领建德江口（浙江省建德市，兰江与新安江汇合处）。又派南郡王（萧大连）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张彪攻击永嘉郡（浙江省温州市），攻克。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变民首领程灵洗聚众起兵，占领郡城，响应刘神茂。于是浙江（钱塘江）以东（浙江省中部南部）地区，全都归附江陵（萧绎）。湘东王萧绎任命程灵洗当谯州州长（空头官衔）兼新安郡郡长。

十一月五日，征东将军王僧辩等再上书给萧绎，拥护他登极称帝，萧绎不准。

十一月八日，萧绎命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刺史）、安南侯萧方矩当首都中区卫戍司令（中卫将军），作为自己的副手。萧方矩是萧方诸的老弟（萧方诸被侯景军俘虏，参考本年【五五一年】四月）。再任命南平王萧恪当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刺史）。相国侯景任命赵伯超当中央驻东方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镇守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任命田迁当参谋长（军司），镇守富春（富阳，浙江省富阳市）；任命李庆绪当中军司令官（中军都督）、谢答仁当右军司令官（右厢都督）、李遵当左军司令官（左厢都督），讨伐刘神茂。

十一月九日，南梁帝（三任）萧栋下诏加授侯景“九锡”（参考四年），特准汉国（汉王侯景的采邑）设置丞相以下官员。

六世纪·五五一年十一月　侯景建立汉帝国　四国三政权并立形势

十一月十九日，萧栋把帝位禅让给汉王侯景。侯景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告天神，登极称帝；返回宫城（台城），登太极殿，部属数万人，吹动口哨，大声欢呼，蜂拥而上。侯景下诏大赦，改年号太始（之前是南梁天正元年，之后是汉太始元年）。封逊位的南梁帝萧栋当淮阴王，连同他的两个老弟萧桥、萧樛一起锁在一个秘密囚室。智囊王伟请侯景建立七座皇家祭庙，侯景说："什么叫七座皇家祭庙？"王伟说："天子要祭祀七代祖先。"同时请示七代祖先的名字，侯景说："爷爷叫什么我已记不得，只记得我老爹叫侯标。而且，他远在朔州（州政府设怀朔城【内蒙古固阳县】），怎么能跑到这里混饭！"大家忍不住失笑。他的老友和老部属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乙羽周（乙羽周，三字名）；其他祖先名字，都由王伟编撰，并制定他们的谥号。侯景遂追尊老爹侯标谥号元皇帝。

侯景当相国时，总部设在西州（建康城西），文武百官不管官位高低，他都亲自接待。等到当上皇帝，身居皇宫，只有老友和旧部属才能晋见，因此，引起很多将领抱怨。侯景喜爱独骑小马，用弹弓射击飞鸟，王伟总是阻止他，不允许他随意出宫。侯景闷闷不乐，失魂落魄，说："我闲着没事，却当皇帝，跟被开革没有两样。"

十二月八日，汉国（皇帝侯景）右军司令官（右厢都督）谢答仁、中军司令官（中军都督）李庆绪进攻建德（浙江省建德市），生擒南梁帝国云麾将军元頠、李占，押送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侯景砍断他们的手脚，鲜血淋漓，供人民参观，哀号一天有余才死。

## 十、死于稍下

五五二年，春季，南梁帝国湘东王萧绎，命征东将军王僧辩等继续东下讨伐侯景。

二月二日，各路人马从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出发，船舰前后相接，长达数百华里。东扬州州长（空头官衔）陈霸先率武装战士三万人、船舰二千艘，从南江（赣江）北上，抵达湓口（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跟王僧辩在白茅湾（江西省九江市东北）会师。兴筑神坛，歃血（唇涂牲畜的血）盟誓，同声宣读文告，慷慨流涕。

二月五日，王僧辩命兖州州长（空头官衔）侯瑱（时驻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袭击南陵（安徽省贵池市）、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二军

事据点，攻克。

二月十日，王僧辩等进驻大雷（安徽省望江县）。

二月十八日，从鹊头（安徽省铜陵市北）出发。

二月二十日，汉国（皇帝侯景）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侯子鉴，自合肥（安徽省合肥市）返回战鸟（安徽省繁昌县长江中小岛）。南梁讨伐军突然涌到，侯子鉴惊恐，逃回淮南（姑孰，安徽省当涂县）。

汉国（皇帝侯景）仪同三司（宰相级）谢答仁攻击刘神茂据守的东阳（浙江省金华市。刘神茂叛侯景事，参考去年【五五一年】十月）。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郡长程灵洗、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张彪都下令动员，准备增援，但刘神茂却想一个人建立这场功劳，所以不许他们出军，而在下淮（浙江省富阳市西南）扎营。有人警告说："盗贼（侯景军）最拿手的是野战，下淮地势，一片平坦，敌人可以从四面发动攻击，不如据守七里濑（浙江省桐庐县严陵山西），盗贼无法前进一步。"刘神茂不接受。刘神茂部下将领，大多数是北方人，跟刘神茂貌合神离；别动部队将领王晔、郦通都在外营驻防，首先向谢答仁投降；仪同三司（宰相级）刘归义、尹思合等放弃城池，逃走。刘神茂大营孤独危急。

二月辛未日（二月己亥朔，没有辛未），刘神茂也向谢答仁投降，谢答仁把他押解建康（江苏省南京市）。

二月癸酉日（二月也没有癸酉），南梁帝国征东将军王僧辩等进抵芜湖（安徽省芜湖市），汉国（皇帝侯景）守将张黑放弃城池，逃走。侯景得到报告，十分恐惧；下诏赦免湘东王萧绎及王僧辩的罪恶；大家忍不住再度失笑。侯子鉴据守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南洲（当涂县西长江中小岛），拒抗南梁政府讨伐军，侯景再派将领史安和等率军两千人协防。

三月一日，侯景下诏御驾亲征，前往姑孰，同时派人警告侯子鉴说："西来部队擅长水上作战，不要跟他们接触。去年（五五一年）任约被打败，就是为此。如果能引诱他们登陆，使用步兵骑兵，一定可以破敌，你只管把营垒设在岸上，把船舰引入港口，严阵以待。"侯子鉴遂放弃船舰上岸，紧闭营寨，不出来迎战。王僧辩等在芜湖（安徽省芜湖市）停留十余日。侯景兵团高阶层领导人物大为兴奋，报告侯景说："西方军队畏惧我们强大，有情况就要逃走，如果不出击，就会被他们逃掉。"侯景于是命侯子鉴部队上船，准备水战。

三月九日，王僧辩大军抵达姑孰。侯子鉴率步骑兵一万余人重登南洲小岛，在岸上挑战，同时出动闪电快艇（鹢舫船，两侧有八十个桨，其快如飞）一千余艘，满载武装部队。王僧辩下令小船向后撤退，而留下巨舰停泊两岸。侯子鉴军认为南梁舰队打算逃走，争先恐后出来追击，于是，南梁军两岸巨舰切断他们的退路，战鼓如雷，呐喊震天，两军在江心会战，侯子鉴军大败，士卒投到长江淹死的有数千人。侯子鉴仅逃出一命，集结残兵败将，奔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入守东府（宰相府，建康城南）。王僧辩命虎臣将军庄丘慧达，镇守姑孰，而自己率军续进，历阳（安徽省和县）驻防军迎风投降。侯景听到侯子鉴失败消息，大为恐惧，泪流满面，蒙头躺到床上，很久才起来，叹气说："害死你老子！"

三月十二日，王僧辩率各路人马抵达张公洲（即蔡洲，江苏省南京市西南长江中小岛）。

三月十三日，舰队乘涨潮进入秦淮河，抵达禅灵寺（南齐帝国二任帝萧赜所建）。侯景命石头（建康城西北）要塞司令（津主）张宾把秦淮河上的大小船只，拖到秦淮河口，用石头在船底凿洞，使它们沉没，阻止王僧辩的后继舰队，不能增援。然后沿着秦淮河北岸，兴筑城寨，自石头一直伸展到朱雀桥，十余华里之间，城墙碉楼，紧密相接。王僧辩向陈霸先征求意见，陈霸先说："从前，柳仲礼数十万大军，隔着秦淮河呆呆坐在那里；韦粲守住青溪（玄武湖水注入秦淮河小溪，在建康城东南），竟不知推进到秦淮河北岸。盗贼（侯景军）登高下望，营内营外的一举一动，全收眼底，所以才能把我们打败（参考五四九年正月）。现在，要包围石头（建康城西北），必须渡过秦淮河。其他将领如果不能冲锋陷阵，我愿先去兴筑城寨。"

三月十四日，陈霸先在石头（建康城西北）西方落星山树立栅栏，各军顺序地一连兴筑八个城寨，直到石头西北。侯景恐怕西州（建康城西）道路被切断，亲自率侯子鉴等在石头东北，也兴筑五个城寨，用以遏阻。侯景命王伟镇守宫城（台城）。

三月十七日，侯景诛杀湘东王萧绎的世子萧方诸及前平东将军杜幼安（萧方诸被俘，参考去年【五五一年】四月。杜幼安因家人在江夏投降，参考去年【五五一年】正月）。

刘神茂被押送到建康（汉国首都，江苏省南京市）。

三月十八日，侯景特别设计一种酷刑——滚筒剉刀（大剉碓。参考前

年【五五〇年】四月）。先把刘神茂的双脚塞进去，利刃寸寸斩碎，在哀号声中，直剉到头部（侯景走投无路时，刘神茂为他策划夺取寿阳。参考五四八年正月）。留异（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郡长）表面上归附刘神茂，而暗中仍效忠侯景，因之得以不死。

三月十九日，王僧辩进军到招提寺（石头城北）北。侯景亲率军队一万余人、铁甲骑兵八百余人，在西州之西列成阵势。陈霸先说："我们人多，盗贼（侯景）人少，应该分散他们的兵力，用强击弱。为什么让他们集中精锐，跟我们拼命！"命各将领分散配备。侯景攻击将军王僧志营阵，王僧志稍向后撤。陈霸先派将军、安陆（湖北省安陆市）人徐度率神射手两千人，截击侯景的后卫部队，侯景军只好后退。陈霸先、王琳、杜龛等用铁甲骑兵出击，王僧辩主力大军随后投入。侯景军败走，但仍据守栅栏。杜龛是杜岸的侄儿（参考五四九年九月十三日）。汉国（皇帝侯景）仪同三司（宰相级）卢晖略镇守石头（建康城西北），开北门向南梁讨伐军投降，王僧辩遂进入石头。侯景跟陈霸先作殊死战，侯景率精锐骑兵一百余人，放弃长矛，改拿佩刀，向陈霸先左右阵地发动凌厉突击。陈霸先阵势毫不动摇，侯景军遂霎时崩溃，四散逃命，南梁讨伐军追击到西明门（建康西面中门）。

侯景逃到宫城（台城）门下，不敢进入，只召唤王伟，责备说："你教我当皇帝，今天害死了我！"王伟无法回答，绕着城门躲藏。侯景打算逃走，王伟拉住马缰，劝阻说："自古以来，岂有叛变的皇帝？宫城（台城）卫士仍可以决一胜负，离开这里，将去什么地方立脚！"侯景说："从前，我击败贺拔胜（参考五三四年闰十二月），大破葛荣（参考五二八年九月），名扬河朔（河北平原）。后来，渡长江南下，夺取宫城（台城），收降柳仲礼，易如反掌（参考五四九年三月）。今天败成这个样子，是上天要我灭亡！"抬头观看石头砌成的宫门，叹息很久。侯景用皮制口袋，装上在江东（指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所生的两个儿子（最长者也不过三岁），挂在马鞍后面，率领亲信房世贵等一百余骑兵卫士，向东逃走，打算投奔镇守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的仪同三司（宰相级）谢答仁。其他将领侯子鉴、王伟、陈庆则逃往朱方（江苏省镇江市东南）。

王僧辩命裴之横、杜龛驻军杜姥宅（宫城东掖门外），杜龛则进入宫城（台城）。王僧辩军纪败坏，任由士卒对居民奸淫烧杀，抢夺劫掠；男女老幼，连衣服都被剥光，赤身露体，自石头（建康城西北）直到东城（宰相

府，建康城南），哭号之声，盈满道路（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政府军，往往比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盗匪军，更为凶暴，这是古代中国人最大的不幸之一，可痛）。当天（三月十九日）夜晚，南梁讨伐军失火，焚烧太极殿及东西两厢，宝物、仪队用具、御车辇车，全成灰烬。

三月二十日，王僧辩命侯瑱等率精锐骑兵五千人追击侯景。汉国（皇帝侯景）太师（上三公之一）王克、太傅（上三公之二）元罗等率领宫城（台城）旧日官员，在路旁迎接王僧辩。王僧辩安慰王克说："侍奉蛮族君王（侯景），一定辛苦！"王克不能回答。王僧辩又问："皇帝玉玺在哪里？"王克等了很久，说："赵思贤（汉国总监督长【侍中】）拿了去。"王僧辩说："王家百世官宦豪门，一天之内坠毁。"王僧辩把二任帝（简文帝）萧纲的灵柩，迎接到金殿之上，文武百官痛哭，完全遵照古礼规定。

三月二十一日，王僧辩等再上疏湘东王萧绎，请求登极称帝，并且迎接他到首都建业（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萧绎回答说："淮海里的巨鲸（指侯景），虽然已被砍头；可是居住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的邪恶狐狸（指萧詧），还没有革面洗心。等到天下太平，你们再行讨论。"

三月二十二日，汉国（皇帝侯景）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州长（刺史）郭元建、秦郡（侨郡，江苏省六合县）驻军司令（戍主）郭正买、阳平（侨郡，江苏省洪泽县）驻军司令（戍主）鲁伯和、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总部执行官（行南徐州事）郭子仲，都献出城池投降。

王僧辩从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出发时，向萧绎请示说："削平盗贼（侯景）之后，继位的君王如果仍然健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萧绎说："宫城（台城）之内，你随意诛杀。"王僧辩说："讨伐盗贼（侯景）的事，我完全负责，成济所做的事（成济杀曹魏帝国四任帝曹髦，参考二六〇年五月），请指定别人！"萧绎乃秘密吩咐宣猛将军朱买臣作妥善处理。等到侯景失败逃走，二任帝（简文帝）萧纲已死，三任帝萧栋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萧樛互相扶持，逃出秘密囚室，正巧在路边遇见杜龛，杜龛把二人身上的锁链去掉，两位老弟高兴说："今天才免得死于非命。"萧栋说："是福是祸，难以预知，我仍然恐惧！"

三月二十三日，萧栋兄弟三人遇到朱买臣，朱买臣邀请他们到船上饮酒，还没有终席，武士出来抓住他们，掷到江心，一起溺死。

王僧辩命陈霸先率军前往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接受郭元建等投降，

同时又差使节前往安慰。很多将领派出私人信差，向郭元建等索取马匹或武器。正巧侯子鉴渡长江逃到广陵，对郭元建等说："我们这些人，跟梁国（南梁帝国）结下的是血海深仇，而且，我们又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的君主！不如投降北方，还有回家的机会。"于是，大家再投降北齐帝国（首都邺城）。陈霸先进抵欧阳（江苏省仪征市东闸口），北齐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辛术，已进驻广陵。

侯景的智囊王伟在逃亡途中，跟侯子鉴失散，被直渎（江苏省盱眙县南）驻军司令（戍主）黄公喜捕获，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王僧辩说："你当盗贼的宰相，不能为你的君王一死尽忠，却在荒草中苟且偷生！"王伟说："成功失败，命中注定。假使汉帝（侯景）早一天采纳我的建议（指释放王僧辩还竟陵，参考五四九年三月十五日），你怎么能有今天！"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虞隐曾受过王伟的侮辱，就唾他的脸。王伟说："你不读书，没有资格跟我谈话。"虞隐惭愧退出。王僧辩命罗州（州政府设湘阴【湖南省湘阴县北】）州长（刺史）徐嗣徽镇守朱方（江苏省镇江市东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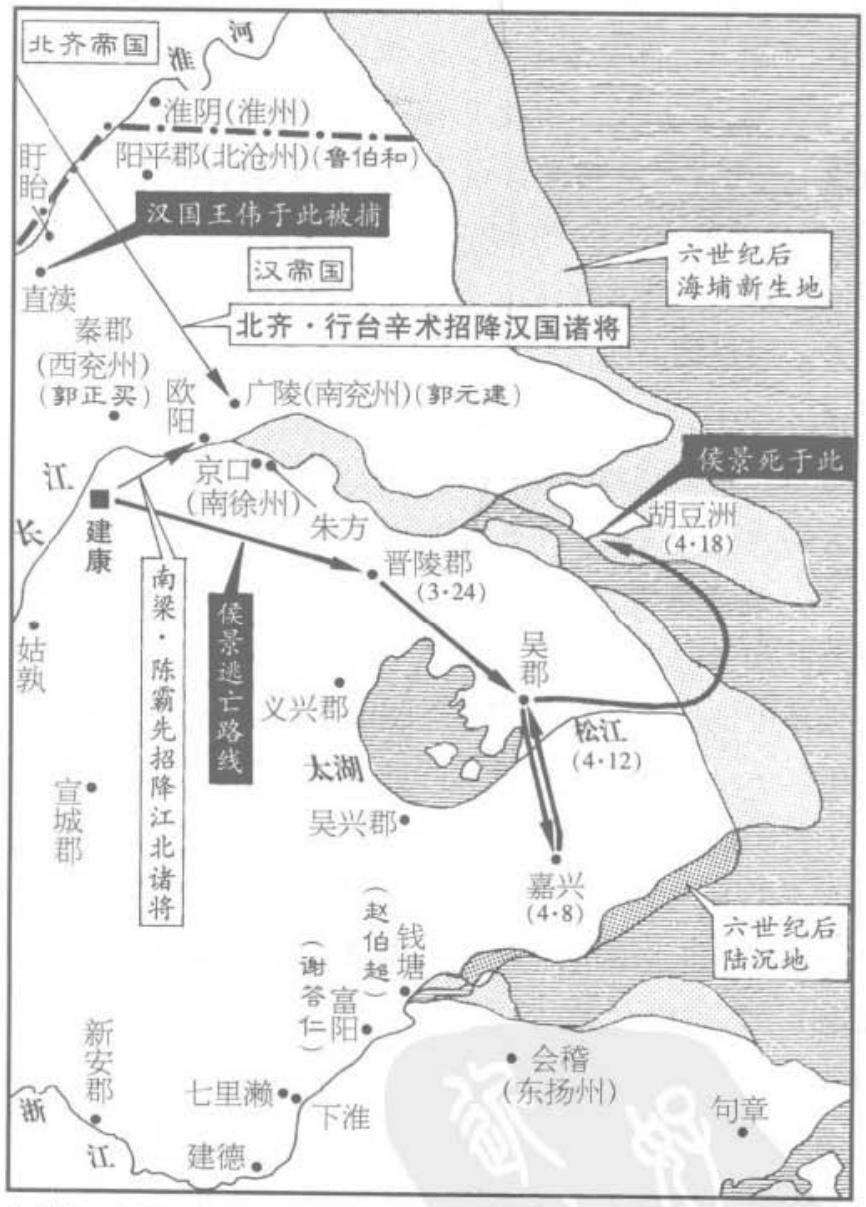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四日，汉帝侯景抵达晋陵（江苏省常州市），接管田迁留下的部队（参谋长【军司】田迁讨伐刘神茂事，参考去年【五五一年】十一月），遂裹胁逼迫当地居民，向东直往吴郡（江苏省苏州市）。

汉国（皇帝侯景）仪同三司（宰相级）谢答仁讨伐刘神茂，班师途中，走到富阳（浙江省富阳市），听说侯景败走，遂率一万人向北进发，打算等候侯景。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赵伯超（侯景党）据守钱塘（浙江省杭州市），阻断谢答仁退路。侯景逃到嘉兴（浙江省嘉兴市），听到赵伯超叛变消息，再退回吴郡（江苏省苏州市）。

四月十二日，侯瑱军抵达松江（吴淞江，流经吴郡郡城东南），追到侯景。侯景此时仍有船舰二百艘，军队数千人。侯瑱进攻，大败侯景军，生擒彭隽、田迁、房世贵、蔡寿乐、王伯丑。侯瑱生生剖开彭隽的小腹，抽出他的肠子，彭隽仍然不死，还用手把肠子收回去，侯瑱乃砍下彭隽的人头。

侯景跟亲信心腹数十人，乘一艘小艇逃走，把亲生的两个儿子推到水中淹死（这两个只两三岁的娃娃，是命中注定的悲剧样本），准备顺松江（吴淞江）而下，直入大海（东中国海）。侯瑱派副将焦僧度追击。侯景进入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后，又娶羊侃的女儿当小老婆，而任命羊女士的

老哥羊鹍（音 kūn）当军需司令官（库直都督），待他十分优厚（羊侃，参考五四八年十二月）。羊鹍追随侯景向东逃亡，跟侯景的另两位亲信心腹王元礼、谢葳蕤（音 ruí），秘密计划背叛。谢葳蕤是谢答仁的老弟。侯景既出松江（吴淞江），即进入大海，打算航向蒙山（山东省蒙阴县南有蒙山，侯景可能准备再回北方）。



六世纪·五五二年三月至四月　侯景之死

四月十八日，侯景白天正在睡觉，羊鹍告诉舵手说："什么地方有蒙山？你只管听我的命令！"于是拨转船头，直返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行进到胡豆洲（江苏省南通市，六世纪时尚是长江口一沉积小岛），侯景发现情形不对，大为吃惊，询问岸上的人，岸上的人说："郭元建仍在广陵（江

苏省扬州市）。”侯景大喜，打算前往投靠。羊鹍拔出佩刀，吆喝掌舵人航向京口（江苏省镇江市），遂对侯景说：“我们替你卖命，次数已经够多，今天到这种地步，终于一事无成！现在打算借你的人头，换取富贵。”侯景来不及回答，锋利的刀刃，已交集砍下。侯景打算跳江，羊鹍挥刀阻止。侯景翻身逃进船舱，用佩刀挖掘船底（要使船沉没），羊鹍用长矛把他刺死（侯景年龄不详）。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索超世在另一艘船上，谢葳蕤用侯景的命令，召唤他过来，擒获。南梁帝国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徐嗣徽斩索超世（索超世及王伟，都是侯景的智囊），用食盐塞到侯景肚子里，把尸体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王僧辩把侯景的人头送到江陵（萧绎根据地，湖北省江陵县）；再砍下双手，派谢葳蕤送到北齐帝国（首都邺城）；将侯景的尸体拖到市场上展览，人民争着割取尸体上的肉吞食，连骨头都被抢光；溧阳公主（侯景妻，参考前年【五五〇年】二月）也参与吞食。最初，侯景共有五个儿子留在邺城（东魏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高澄把侯景的长子面皮生生剥下，然后用大锅煮死（烹刑），年幼的一律割掉生殖器。北齐帝国建立，一任帝（文宣帝）高洋登极，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猿猴坐在自己御床上，于是把已被阉割的侯景的四个儿子，再全体用大锅煮死。赵伯超、谢答仁都投降侯瑱；侯瑱把他们连同田迁等送到建康。王僧辩把房世贵绑到街市上斩首；而把王伟、吕季略、周石珍、严亶、赵伯超、伏知命，押送江陵。

四月二十日，湘东王萧绎下令解除戒严（侯景自五四七年正月叛，至本年【五五二年】四月死，历时五年四个月）。

四月二十八日，王僧辩把二任帝（简文帝）萧纲安葬庄陵（江苏省丹阳市东三城港），祭庙称太宗。

侯景溃败时，把皇帝玉玺带在身旁，交给他的总监督长（侍中）兼平原郡（广东省罗定市）郡长赵思贤看管，说：“如果我死了，就把它投进长江，不要东吴娃儿再得到它。”赵思贤从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北渡长江，遇到强盗，侍从人员把玉玺扔到草丛中，赵思贤抵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告诉郭元建，郭元建派人找到，送给北齐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辛术。

四月壬申日（四月戊戌朔，没有壬申），辛术再将玉玺送到首都邺城。

五月十一日，侯景的人头传送到江陵，在市场上悬挂示众三天，然后用锅煮过，剔去烂肉，加以油漆，交付军械库（武库）保管。

五月十八日，在江陵闹市处死汉国（皇帝侯景）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王伟、国务院民政部长（左民尚书）吕季略、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周石珍、立法院立法官（舍人）严亶。至于赵伯超、伏知命，则在狱中饿死。因谢答仁对二任帝（简文帝）萧纲一直保持尊敬礼仪，特免一死。王伟在狱中向萧绎呈献《五十韵诗》，萧绎爱他的才华，打算赦免，有嫉妒他的人，告诉萧绎说："前些时王伟替侯景作的文告，十分精彩。"萧绎找到来看，文告上说："项羽一眼中两个瞳仁，还有乌江的溃败；萧绎一眼已经瞎掉（参考五四九年六月），天下岂能归附！"萧绎大怒若狂，把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剖开小腹，挖出肠胃，然后一块肉一块肉割下来，直割到死。

五月二十日，湘东王萧绎下令，说："王伟等既被处决，其他旧日的高官贵爵，在形势逼迫下，忍辱偷生，英雄豪杰随波逐流以求免祸的，政府全不追究。"

# 3

# 萧家班惨烈内斗

## 一、热战——长沙之围

五三一年，夏季，四月六日，南梁帝国皇太子（昭明太子）萧统逝世（年三十一岁）。萧统自从行加冠礼（参考五一五年五月），老爹一任帝萧衍，就很少过问政府事务，文武百官奏章，全都堆到萧统面前。萧统分析真假，辨别是非，观察细微；发现错误，只命主管官员改正，而不弹劾处罚；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及判决，对被告往往赦免保全。他性情宽大温和，能包容别人的错误，喜怒从不显露在脸颊上，喜爱读书及写文章，喜爱接纳有才能的俊杰，赏赐照顾，从不怠慢。出居东宫（太子宫）二十余年，没有歌女、舞女、乐队。每逢久雨不晴，或大雪不止时，就派左右官员走遍大街小巷，调查贫苦人家，施予赈济。萧统天性孝顺谨慎，在太子宫，即令是平常休息时间，无论坐下或起立，一定面向西方（东宫【太子宫】在宫城【台城】之东。面向西方，即面对老爹皇帝所住的宫城，而不是背对）。有时晚上奉到命令，要他明早入宫，萧统就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到天亮。后来有病，恐怕老爹忧虑，遇到老爹问候他平安或要他对问题提出回答时，萧统总是亲自书写。逝世之后，政府民间，一致惊愕惋惜；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无论男女，奔向宫门，道路之上，一片悲号哭泣。

最初，南梁帝国昭明太子萧统安葬娘亲丁贵嫔（参考五二六年十一月）时，派人寻找吉地。有人贿赂宦官俞三副，打算出卖一块土地，约定：如果能卖到三百万钱，当付俞三副一百万钱。俞三副遂秘密报告南梁帝萧衍，说："太子（萧统）看中的那块地，不如这块地对皇上有利。"萧衍年纪已

老，老年人往往忌讳太多，遂命买下。可是，等安埋已毕，一位道士（道教术士）指出："这块地对长子不利，如果用法术咒语解除，或许可使长子多活几年。"于是用蜡鹅（蜡制的鹅）以及其他物品，埋在墓旁将来长子安葬的位置。宫殿监察员（宫监）鲍邈之、魏雅都受萧统宠爱，后来，鲍邈之被魏雅疏远，遂秘密报告萧衍，说："魏雅替太子（萧统）施用巫蛊。"萧衍下令检查，果然挖出蜡鹅等物品，大吃一惊，打算穷查猛追，询问到底，徐勉不断劝解，才算停止，而仅只诛杀那个多嘴的道士。萧统惭愧悲愤终身，无法自己表明。死后，萧衍把萧统的长子、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华容公爵萧欢召回建康（南梁首都·江苏省南京市），准备封皇太孙，但仍记恨蜡鹅往事，犹豫拖延了很久，结果仍然不封。

五月二十一日，命萧欢仍返回京口（江苏省镇江市）。

夏季，五月二十七日，萧衍封萧统同一个娘亲的弟弟、晋安王萧纲（本年二十九岁）当皇太子。政府民间一致认为违反宗法（宗法社会，嫡长子死亡，则继承人顺理成章的是嫡长孙）。舆论顾问官（司议侍郎）周弘正曾经当过晋安王府主任秘书（主簿），写一份备忘录（奏记）给萧纲，说："谦让美德不再存在，已经有很多年。而大王（仍用旧称呼）殿下，天纵圣明，四海之内，一致归心，所以皇上（萧衍）发出恩德声音，命大王做帝国的储君。大家都愿听到殿下的反应，能媲美子目夷的大义和显示曹臧的节操（《左传》〈前六五二年〉：宋国十九任国君桓公子御说病重，太子子滋甫再三向老爹请求："我老哥子目夷【子滋甫的庶兄】年龄既比我大，而又仁爱，请指定他当继承人。"子御说遂指定子目夷，子目夷说："能够辞让国君高位，有最大的仁心，我不如他。而且，名不正，言不顺。"退出。《左传》〈前五七八年〉：晋国率各封国军队，攻击秦国。曹国十八任国君宣公曹卢在军中逝世。曹国政府命曹卢的儿子曹负刍留守，而派另一儿子曹欣时，迎接老爹灵柩，曹负刍遂诛杀合法继承人太子【名不详】，而自称国君【十九任成公】。各封国请求讨伐，晋国因为各封国军队已经疲劳，请等到以后再说。曹卢被安葬后，曹臧【曹欣时的儿子】准备逃亡，贵族们都打算跟随。曹负刍恐惧，承认自己错误，请他不要逃亡，曹臧遂返国）。逃避君王御轿，拒绝乘坐（《庄子·让王篇》：越国一连三世，都谋杀君王，身为王子的姒搜，深为忧虑，逃到丹穴，越国遂没有君王，贵族们追到丹穴，姒搜不肯出山，越国贵族用艾烟熏他，又把他抬上君王专

用的御轿，姒搜被逼，仰天叫说："君王，君王，难道非我不可！")，抛弃金殿，如同脱下木屐（《孟子》：姚重华【舜】抛弃天下，如同抛弃破鞋），这样才能改变浅薄的、斗争不息的习惯风俗，恢复伟大的姬太伯让国之风（姬太伯不愿争位，逃出建立吴国事，参考二五二年闰四月注）。古代有那样的人，现代听他们的话，而又能实践的，除了殿下，还能有谁？使古代无为而治的教化，今日复生；使辞让君王高位的义行，在未来的岁月中，不会消失，岂不是一件盛事。"萧纲不能采纳。

六月十五日，封华容公爵萧欢当豫章王，萧欢的老弟枝江公爵萧誉当河东王，曲阿公爵萧詧（音 chá）当岳阳王。萧衍因舆论沸腾（反对庶子萧纲当太子），所以封给萧欢兄弟大郡，作为采邑，用来安慰三个孙儿的心。很久之后，鲍邈之被控贩卖人口，罪状不至于死；但太子萧纲追究老哥萧统的冤枉，挥泪斩鲍邈之。

五四六年，萧衍年老（本年八十三岁），儿子们各怀鬼胎，互相猜忌，谁都不服谁。邵陵王萧纶（萧衍第六子）当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湘东王萧绎（萧衍第七子）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刺史）、武陵王萧纪（萧衍第八子）当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州长，权力之大，跟君王没有分别。太子萧纲对这种现象，深感畏惧，经常挑选精锐部队，保护太子宫（东宫）。

八月，萧衍调萧纶当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

冬季，十月六日，南梁政府命前任东扬州（州政府设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州长、岳阳王萧詧当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萧衍舍弃萧詧兄弟而另封萧纲当太子（参考五三一年四月），内心常觉惭愧（萧詧兄弟是嫡孙。宗法制度下，嫡长子死，应由嫡长孙继任），所以对萧詧兄弟的宠爱，仅次于皇子。因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人才汇集，物产丰富（会稽郡是南朝第一大郡），所以故意命萧詧兄弟轮流当东扬州（州政府会稽）州长，用以安抚，可是萧詧兄弟一直愤愤不平。萧詧因祖父萧衍年老体衰，政治腐败，遂大量聚集财富，待人谦恭，礼贤下士，结交英雄豪杰，左右侍从多达数千人。认为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乃军事重镇，形势险要，是帝国开创大业的发源地（萧衍就在襄阳叛变，参考五〇〇年十一月），一旦发生战乱，可以建立大功。于是，到任之后，把全力用到政事上，安抚知识分子及州民，不断推行使人民感恩的行政措施，延揽人才，倾听规劝及建议，管辖地区内，秩序井然。

五四九年，最初，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任命河东王萧誉当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刺史），而调原湘州州长张缵当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州长，接替岳阳王萧詧。张缵仗恃自己的才干和声望，不把年纪轻轻的萧誉放在眼里，招待并不周到。萧誉到差后，审查交接账目，不准张缵离开。不久，听到侯景叛乱消息，更对张缵公开报复，不断欺凌侮辱。张缵恐怕终于被萧誉谋害，乘着夜晚，驾一叶小艇逃走，打算前往雍州（州政府襄阳）；但萧詧是萧誉的老弟，又恐怕萧詧拒绝。张缵跟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是多年老友，遂打算利用萧绎诛杀萧誉、萧詧兄弟，于是投奔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后来，宫城（台城）沦陷，各亲王分别返回基地，萧誉从湖口（湘江注入洞庭湖口，湖南省湘阴县北）返回湘州（州政府临湘）。而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桂阳王萧慥，因军区司令部（督府）在江陵（湘东王萧绎当荆雍九州军区司令长官，萧慥、萧誉、萧詧，都是部属），特别留在江陵，打算等萧绎回来，晋见请示后，再回信州（州政府白帝城）。张缵写信告诉萧绎说："萧誉船舰，张帆西上，打算袭击江陵。萧詧在雍州，参与这项阴谋，共同行动。"江陵游击部队带兵官（游军主）朱荣也派使节报告萧绎说："萧慥留在这里，打算响应萧誉、萧詧。"萧绎一连接到报告，不由不信，于是大为恐惧，下令凿沉船只，把米投到水中，砍断缆绳，从少数民族居留区，徒步奔回江陵（萧绎原驻郢州武城【湖北省黄陂县东南】）。逮捕萧慥，斩首（萧慥是萧融的孙儿；萧融是萧衍的老弟，参考五〇〇年十月。萧誉、萧詧是故太子【昭明太子】萧统的儿子。三人均是萧绎的侄儿，首都建康沦陷后，南梁帝国皇族，在张缵挑拨下掀起自相残杀序幕，而由萧绎扮演主角。这场悲剧直到五五五年十二月主角倒毙为止，历时七年）。

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军增援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时，命军区所属各州都要出兵，雍州州长、岳阳王萧詧派总部军政官（府司马）刘方贵率军从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东下。萧绎命萧詧亲自带兵，萧詧不接受。刘方贵暗中跟萧绎相结，阴谋回军袭击襄阳，但还没有行动；正巧，萧詧因别的事情，命刘方贵返回，刘方贵以为阴谋泄漏，遂据守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拒绝命令，萧詧派军攻击刘方贵。就在此时，萧绎赠送张缵一笔丰厚的财宝，送他前往襄阳（襄樊市）就任州长（刺史）职务，张缵走到大堤（湖北省宜城县），

萧誉已攻陷樊城（襄樊市汉水北岸），斩刘方贵。张缵到了襄阳，萧誉推托迁延，不肯交代，而只招待张缵住在城西白马寺；萧誉仍掌握总部军政大权。不久，传来宫城（台城）沦陷消息，萧誉遂拒绝交出职务。自卫军副司令（助防）杜岸设下骗局，告诉张缵说："看岳阳王（萧誉）的样子，恐怕容不下你，不如逃到西山（西方群山）去避灾祸。"杜岸是襄阳有名望的豪族，兄弟九人（杜嵩、杜岑、杜嶷、杜岌、杜巇、杜岸、杜崱、杜袭、杜幼安）都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张缵认为杜岸的忠诚，可以信赖，遂跟杜岸结盟起誓，改穿妇女衣裳，乘坐青色麻布小轿，逃往西山。萧誉派杜岸率军追捕，生擒张缵。张缵恳求出家去当和尚，改名法缵，萧誉同意。

南梁帝国上甲侯萧韶逃出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投奔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宣称携带一任帝（武帝）萧衍秘密诏书：征召各地军队勤王，并任命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当总监督长（侍中），赏赐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全国各军区最高司令长官（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宰相（司徒），行使皇帝职权（承制）；其他各军事重镇首长，都分别加授爵位、官位。

临贺王萧正德深恨侯景出卖自己，暗中写信给鄱阳王萧范（合州【州政府合肥】州长），请他率军进入宫城（台城），侯景的巡查队拦截下这封信。

六月二十九日，侯景绞死萧正德（萧衍如果一开始就严厉矫正萧正德的恶行，何至使他害人害己）。

萧绎准备讨伐侯景，派使节前往湘州督运军粮及征调部队，萧誉说："大家都有总部，我什么时候属于别人！"（萧绎是军区司令长官，湘州既属该军区，当然应接受萧绎命令。）萧绎先后共三次派使节前往，萧誉始终坚持。萧方等请求讨伐，萧绎遂任命幼子安南侯萧方矩当湘州州长；命萧方等率精锐部队两万人，护送老弟萧方矩上任。萧方等将要出发，对他的亲人说："这一次出征，我一定会死，死在应该死的地方，还有什么遗憾。"（胡三省注："萧方等不死于东下增援宫城【台城】，而死于攻击湘州，怎么称之为死在应该死的地方？"）

萧方等率军进抵麻溪（湖南省长沙市北，浏阳河注入湘水处）；河东王萧誉率七千人迎战，萧方等军队溃败，萧方等跌到河中淹死（年二十二岁）。安南侯萧方矩集结残兵败将，返回江陵。湘东王萧绎对于军队战败，

儿子丧生，面容没有一点悲哀。

湘东王萧绎派竟陵郡（湖北省潜江市）郡长王僧辩，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刺史）、东海郡（侨郡，江苏省常熟市）人鲍泉进攻湘州（州政府临湘），配备军队及粮食，命他们立即出发。王僧辩因竟陵郡郡政府军还没有到齐，打算等到齐后再开拔，遂跟鲍泉一同晋见萧绎，请求延期，萧绎疑心王僧辩借故推托，观望成败，手按剑柄，厉声大叫："你不敢出征，违抗命令，打算跟盗贼（萧誉）勾结是不是！今天，你只有死。"照王僧辩砍下，砍中左大腿，王僧辩昏倒，很久很久才醒，立即被送进监狱。鲍泉惊骇恐惧，不敢说话。王僧辩的娘亲痛哭流涕，步行晋见萧绎，责备自己没有把儿子管教好，请求宽恕；萧绎的怒气才稍稍化解，赐给她治疗创伤的特效药，王僧辩总算没有死掉。

七月十四日，鲍泉单独率军出发攻击湘州。

八月十六日，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出攻击长沙（临湘，湖南省长沙市）的鲍泉，挺进到石椁寺（应在长沙市北），河东王萧誉（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迎战，失败。

八月十八日，萧誉再在橘洲（长沙市西北湘江中小岛）迎战，再失败，阵亡及淹死的一万余人。萧誉退入长沙，鲍泉率军包围。

被包围在长沙城中的河东王萧誉，向岳阳王萧詧（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请求紧急援助。萧詧命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济阳郡（侨郡，江苏省盱眙县南）人蔡大宝留守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詧亲率步兵两万人、骑兵两千人，南下攻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援救湘州。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大为恐惧，派左右侍从前往监狱，向被囚禁的王僧辩询问如何因应，王僧辩一一陈述；萧绎放他出狱，命他当江陵防守司令（城中都督）。

九月三日，萧詧抵达江陵，把大军编组为十三个梯次，开始攻城；想不到天降大雨，平地积水深达四尺，萧詧军的士气，大为沮丧。萧绎跟新兴郡（侨郡，湖北省荆沙市）郡长杜龛（音 zè）原是老友，于是萧绎暗中请他帮助。

九月十三日，杜龛和他的老哥杜岌、杜岸、老弟杜幼安、侄儿杜龛分别率领各人的部众，投降萧绎。杜岸更率五百名骑兵，向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发动奇袭，日夜不停行军，距襄阳只三十华里，城中守军才忽然发觉。蔡大宝保护萧詧的娘亲龚保林（太子正妻称"太子妃"，小老婆群分二

级：一级“良娣”，二级“保林”），登上城墙抵抗。萧詧在前方接到情报，连夜逃回；粮食、金银财宝、绸缎布匹、铠甲武器，抛弃湘水（建阳河，发源于湖北省荆门市南，流入长江），数目之多，无法计数。张缵因有脚病，萧詧本教他坐在车上随行，等到大军撤退，看守卫士恐怕被追兵赶上，于是把张缵诛杀（年五十一岁），丢掉尸体，自行逃走。萧詧返抵襄阳，杜岸逃往广平郡（侨郡，湖北省丹江口市），投奔他的老哥南阳郡（侨郡）郡长杜巑。

湘东王萧绎因鲍泉围攻长沙（临湘，湖南省长沙市）时间已久，仍不能攻克，十分愤怒，命平南将军王僧辩接替鲍泉当司令官（都督），列举鲍泉十项罪状，命随从官（舍人）罗重权跟王僧辩同行。鲍泉听说王僧辩南下，呆了一下，说：“王僧辩前来助阵，盗贼（指萧詧）不难平定！”打扫宾馆等待。王僧辩抵达大营，背对着鲍泉坐下，说：“鲍郎，你有大罪，上级命令，教我锁住你，不要希望我会念及老友之情。”教罗重权宣布命令，遂用铁链把鲍泉锁在座床旁边。鲍泉上书为自己辩护，并且请求对自己延误太久，没有迅速建功，定罪处罚。萧绎的怒气稍稍解开，遂释放鲍泉（罗重权在鲍王这场交接仪式中，扮演监视角色。所以王僧辩才有上述种种表态，如果王僧辩同情鲍泉，二人都有灾难）。

冬季，十一月，岳阳王萧詧（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派将军薛晖，攻击广平郡（侨郡，湖北省丹江口市），攻克，生擒杜岸，押送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詧恨他入骨，拔掉他的舌头，用皮鞭抽他的脸，把四肢砍下，再投到锅中烹煮。又挖掘杜家祖坟，将杜岸祖先的尸体焚烧成灰，迎风扬散，把杜岸的头骨，漆成饭碗。萧詧既跟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对抗，恐怕自己的力量不能支持，于是派使节向西魏帝国（首都长安）请求援助，甘愿降做尾巴国（附庸）。西魏丞相宇文泰命东翼办公所主任（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绎则命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州长（刺史）柳仲礼进驻竟陵（湖北省潜江市），积极图谋萧詧。萧詧更为恐惧，把王妃王女士和世子萧嶚（音 liáo）送到西魏帝国充当人质。西魏丞相宇文泰打算乘机吞并长江、汉水流域，遂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杨忠当三荆十五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十五州：荆、东荆、南荆、襄、南襄、广、南广、南雍、平、信、随、江、西郢、北郢、淅），镇守穰城（荆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邓州市）。柳仲礼走到安陆（湖北省安陆市），安陆郡郡长柳

六世纪·五四九年八月至九月　南梁萧家班内斗萧詧引导西魏军南下江汉一带

勰献出城池投降。柳仲礼留下秘书长（长史）马岫和老弟柳子礼守城，而自己亲率大军一万人，直向襄阳进发。西魏丞相宇文泰派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杨忠及中央特遣政府执行长（行台仆射）长孙俭率军迎击柳仲礼，救援萧詧。

## 二、杀萧誉

五五〇年，春季，正月，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杨忠包围安陆（湖北省安陆市）。南梁帝国大将柳

仲礼急回军救安陆（柳仲礼攻襄阳事，参考去年【五四九年】十一月）。西魏各将领恐怕柳仲礼如果抵达，安陆越发难以攻下，请求向郡城发动猛攻，杨忠说："攻和守的情势，恰恰相反，即令猛攻，也未必一定马上攻克，如果因此而拉长时间，劳师动众，内外受敌，不能算是策略。南方军队大多数习惯水上作战，而不太习惯陆上作战，柳仲礼兵团就在附近路上，我大出他意料之外地派奇兵袭击，他们怠惰，我们振奋，一次战役就能取胜。击败柳仲礼，对安陆用不着再攻，自会崩溃。其他各城，发布一篇政治号召文告，便可平定。"乃遴选骑兵两千人，口衔木枝，利用夜色掩护进击，在漵头大败柳仲礼军（漵头，安陆市西北十公里。漵，音 chóng），生擒柳仲礼和他的老弟柳子礼以及全部士卒。安陆守将马岫、竟陵（湖北省潜江市）守将王叔孙，分别献出城池，投降杨忠。于是汉水以东土地，全被并入西魏帝国版图。

二月，杨忠乘胜攻击石城（湖北省钟祥市），打算进逼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南梁帝国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派随从官（舍人）庾恪告诉杨忠："萧詧（南梁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攻打他的叔父，而你们竟帮助他，怎么能使天下人心服！"杨忠遂停在湩水（建阳河，长江支流）以北。萧绎再派随从官（舍人）王孝祀等护送儿子萧方略到西魏帝国充当人质，请求和解，西魏政府同意。萧绎跟杨忠遂共同盟誓，声明："魏国（西魏帝国）南界到石城（湖北省钟祥市），梁国（南梁帝国）北界到安陆（湖北省安陆市），梁国（南梁帝国）愿当魏国（西魏帝国）的尾巴国，派出人质，建立两国自由贸易市场，互相来往经商，邦交永远和睦。"杨忠遂班师。

南梁帝国邵陵王萧纶（时驻郢州【州政府夏口】）打算援救河东王萧誉（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而兵力和粮秣都不充足，乃写信给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说："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何况手足四肢，怎么可以互相伤害！现在帝国蒙羞，情势危急，创伤如此之多，痛苦如此之深，唯有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卧薪尝胆，血泪交滴，枕戈待旦；一些小的愤怒，或许应该包容宽恕。如果外面的灾难不能清除，家门里的祸乱不能停止，自古迄今，没有一个不归于覆亡。出征作战，只求胜利；用到骨肉之间，越是胜利，越是残酷；战场大捷，不算功勋，一旦失败，白白牺牲。劳师动众，而仁义又缺，损失太多，侯景的军队所以没有西征长江上游，只不过因为屏障坚固，皇家重镇紧密强大。你如果不爱惜

兵力，攻陷洞庭（指临湘【萧誉】），则雍州（萧詧）惊疑窘迫，怎么能够心安！势必招引魏国（西魏帝国）军队，作为后盾。万一你的安全受到威胁，皇家和帝国的前途，将一去不返。希望你解除湘州（州政府临湘）的包围，考虑保全帝国的方略。”萧绎回信，指控萧誉罪大恶极，不能赦免，并且说：“萧詧引导杨忠入侵逼迫，我谈笑之间，驱退秦国大军（鲁仲连谈笑间驱退秦国大军，萧绎用此典故，自炫他聪明无比），谁是谁非，十分明白，不再多说。临湘（湘州州政府及长沙郡郡政府所在县，湖南省长沙市）早上陷落，远征军晚上开拔。”萧纶接信，扔到桌上，万分感慨，流泪说：“天下事情，竟到这种地步，萧誉如果失败，我随时都会灭亡。”

邵陵王萧纶驻军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把办公厅称为正阳殿，里里外外楼阁房舍，都题上皇宫殿堂的名字。萧纶的部属对郢州州长（刺史）、南平王萧恪总部人员，行凶肆暴，毫无忌惮，郢州总部文武官员，没有人不心怀怨愤。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江仲举是萧恪的智囊，游说萧恪攻击萧纶，萧恪大吃一惊，说：“我杀了萧纶，固然可以使我们一州安宁，荆州（萧绎）、益州（萧纪），心里也会暗暗欢喜。可是，一旦天下太平，两人都会用大义对我指控。而且，叛逆（侯景）还没有斩首，骨肉先自相残杀，是自己毁灭自己的方法，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江仲举不接受，依旧对各将领调配部署，决定日期，就要发动，而阴谋泄露；萧纶逮捕江仲举，压杀（压杀是一种什么酷刑，不得而知，可能是用土袋闷死或压碎肋骨）。萧恪狼狈前往道歉，萧纶说：“一群卑贱的小人物做的事，跟老哥（萧恪是萧纶的堂兄）没有关系。贼党已经诛杀，请不要烦心。”

湘东王萧绎去年（五四九年）派平南将军王僧辩攻击湘州州政府所在长沙（临湘，湖南省长沙市）。本月（四月），王僧辩猛烈攻击。

四月二日，攻克长沙，生擒河东王萧誉，斩首，把人头送到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萧绎把人头送返长沙安葬（跟身躯共葬）。

萧绎在去年（五四九年）就知道老爹萧衍已经死亡，由于长沙尚未攻下，故意封锁消息。

四月二十三日，才发布讣闻，用檀香木雕刻萧衍的像，供奉在百福殿，祭祀得十分谨慎，一举一动，都上香祷告禀报。萧绎认为现任南梁帝（二任简文帝）萧纲完全被侯景控制，遂拒绝使用大宝年号，而仍称太清四年。

四月二十七日，萧绎下令大军出动，讨伐侯景，发表文告，传递全国。

西魏帝国打算命岳阳王萧詧（南梁雍州【州政府襄阳】州长）为他的祖父萧衍举行追悼典礼，并继承帝位。萧詧辞让，不肯接受。丞相宇文泰派荣权出使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封萧詧当梁王，萧詧开始组织政府，设立文武百官。

七月十三日，梁王（首府襄阳）萧詧前往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朝见。

最初，东魏政府（首都邺城）派仪同（宰相级）武威（甘肃省武威市）人牒云洛等（牒云，复姓），迎接南梁帝国（首都建康）鄱阳王（萧范）世子萧嗣，命他驻守皖城（古皖城，安徽省潜山县）。萧嗣还没有出发，侯景的将领任约军突然来到，牒云洛等撤退，萧嗣失去外援，出营应战，战败被杀。

邵陵王萧纶加紧制造整修铠甲武器，准备讨伐侯景。湘东王萧绎（荆州【州政府江陵】州长）听到消息，大不高兴（萧纶如果成功，萧绎篡夺帝位计划，便被搁置）。

八月十七日，萧绎派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僧辩、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刺史）鲍泉等率水军一万人东下，进逼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声称迎击任约（侯景党），又声称迎接邵陵王萧纶返回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并任命萧纶当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

九月，王僧辩率军抵达鹦鹉洲（湖北省武汉市北长江中小岛）。郢州军政官（司马）刘龙虎等暗中把人质送给王僧辩。邵陵王萧纶得到消息，派儿子威正侯萧硕率军攻击刘龙虎，刘龙虎失败，投奔王僧辩。萧纶写信斥责王僧辩说："将军前年诛杀人的侄儿（萧誉），今年又铲除人的兄长（萧纶是萧绎的老哥），用这种手段争取荣华富贵，恐怕受天下唾弃。"王僧辩把信送给萧绎，萧绎下令攻击。

九月十四日，萧纶在西园（武汉市西）召集军事会议，流泪宣布说："我本来没有其他想法，一心只求消灭盗贼（侯景）。湘东王（萧绎）一直认为我要跟他争夺帝位，遂出军攻击。而今，要守则粮食供应断绝，要战又怕千年之后受人耻笑。我不能无缘无故受他捆绑，姑且到下游躲避。"手下战士纷纷请求出战，萧纶不接受，跟萧硕自仓门（江夏郡城北门）登上船舰北行。王僧辩遂进入郢州（州政府夏口）。萧绎任命南平王萧恪（原

郢州州长）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世子萧方诸当郢州州长（刺史），王僧辩当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

萧纶在中途和镇东将军裴之高（侯景党）相遇，裴之高的儿子裴畿把萧纶军中武器，抢夺而去。萧纶跟左右侍从乘一艘轻快小艇，投奔武昌（湖北省鄂州市）涧饮寺，寺中和尚法馨把萧纶藏匿到岩穴下面。萧纶的秘书长（长史）韦质、军政官（司马）姜律等听说萧纶仍活在人世，急往迎接，说服七大营的难民（难民群沿长江接连七个大营，自救自保），供应粮食武器。萧纶出面，驻军巴水（巴河，经湖北省黄州市东注入长江），难民八九千人向他归附，萧纶逐渐招集残兵败将，进驻齐昌（此是北江州所辖之齐昌郡，今湖北省黄陂县北），派使节往北齐帝国（首都邺城），请求和解。北齐政府封萧纶当梁王。

最初，邵陵王萧纶任命衡阳王萧献当齐州（州政府设齐昌【非萧纶停留的齐昌，湖北省蕲春县】）州长，镇守齐昌。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任约（侯景党）进击，把他生擒，送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诛杀。萧献是萧畅的孙儿（萧畅是萧衍的老弟，参考四九九年八月十三日）。

南梁帝国武陵王萧纪（益州州长）率各军从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出发东征，湘东王萧绎（荆州州长）大为震惊，派使节携带函件，前去阻止，说："巴蜀（四川省）人民勇敢凶悍，容易冲动，很难安抚，需要老弟（萧纪是萧绎之弟）镇守，我才能消灭贼寇（侯景）！"又夹一张小纸条说："地理形势，你我好像刘备和孙权，应各人满足各人的疆土；骨肉情深，你我又好像鲁国、卫国，音信长久相通。"

五五一年，春季，正月，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仪同三司（宰相级）杨忠包围汝南（侨郡，湖北省钟祥市北。参考去年【五五〇年】十二月），城防司令（城主）李素阵亡。

二月一日，汝南陷落，杨忠生擒南梁帝国邵陵王（携王）萧纶，斩首（年龄不详。《梁书·萧纶传》说年三十三岁，但萧纶于五一四年封王【参考该年七月】，距本年已三十七年。《梁书》明显有误），把尸首抛到汉水河边。梁王（首府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詧派人收殓埋葬。

三月十五日，北齐帝国任命湘东王萧绎当南梁帝国相国，重组南梁政府，总管文武百官，行使皇帝职权（承制）。

南梁帝国江安侯萧圆正（武陵王萧纪的儿子）当西阳郡（湖北省黄州市）郡长，性情宽厚，喜爱帮助别人，归附他的人很多，军队有一万人。

湘东王萧绎打算除掉他，任命他当平南将军。萧圆正前往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叩谢，萧绎不见，而命南平王萧恪招待他饮酒，灌醉之后，囚禁湘东王府。萧绎瓜分他的部众，又使人检举他犯罪。荆州（萧绎）、益州（萧纪）的仇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十一月九日，南梁帝（三任）萧栋下诏加授侯景“九锡”（参考四年），特准汉国（汉王侯景的采邑）设置丞相以下官员。

十一月十九日，萧栋把帝位禅让给汉王侯景。侯景在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祭告天神，登极称帝。返回宫城（台城），登太极殿，部属数万人，吹动口哨，大声欢呼，蜂拥而上。侯景下诏大赦，改年号太始（之前是南梁天正元年，之后是汉太始元年）。封逊位的南梁帝萧栋当淮阴王，连同他的两个老弟萧桥、萧樛，一起锁在一个秘密囚室。

五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王僧辩等再上疏湘东王萧绎请求登极称帝，并且迎接他到首都建业（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萧绎回答说：“淮海里的巨鲸（指侯景），虽然已被砍头；可是居住襄阳（湖北省襄樊市）的邪恶狐狸（指萧詧），还没有革面洗心。等到天下太平，你们再行讨论。”

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州长（刺史）、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武陵王萧纪很有军事谋略，在巴蜀（四川省）十七年（萧纪上任益州州长，参考五三七年闰九月，迄今只有十六年），南方开发宁州（州政府设味县【云南省曲靖市】）、越巂郡（四川省西昌市。巂，音 suī）；西方打通资陵（今地不详）、吐谷浑汗国（青海省）的交通；对内鼓励种桑耕田，煮盐铸铁，对外加强通商贸易，保护商旅，所以积蓄丰富，武器铠甲锋利充实，有马八千匹。听说侯景攻陷宫城（台城），湘东王萧绎打算讨伐，对僚属佐理人员说：“七官是一个文人（萧绎在兄弟中排行第七），怎么可能成功！”正巧，后宫柏殿梁柱接头处，环绕柱顶一圈，长出鲜花，萧纪认为对自己是一种祥瑞。

四月八日，萧纪登极称帝，改年号天正，封长子萧圆照当皇太子、萧圆正当西阳王、萧圆满当竟陵王、萧圆普当谯王、萧圆肃当宜都王。任命巴西、梓潼二郡（郡政府同设涪城【四川省绵阳市】）郡长、永丰侯萧挥（音 huī）当征东大将军、益州（州政府成都）州长，封秦郡王（萧挥同时是益梁等十八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益梁秦潼安泸青戎宁华信渠万江新巴楚义十八州诸军事】）。军政官（司马）王僧略、高级大营军事参议官（直兵参军）徐怦一再劝阻，萧纪全不接受。王僧略是王僧辩的老弟。徐怦是

徐勉的侄儿（徐勉事，参考五〇三年五月）。

最初，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宫城（台城）被包围时，徐怦力图说服萧纪立刻东下勤王，萧纪不想去而又说不出口，所以内心十分痛恨。正巧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人费合检举徐怦叛变，证据是：徐怦在写给将领一封信上说："事事往，人口具。"（必须有上下文才可以了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萧纪认为叛变事实，已十分明确，对徐怦说："看你跟我旧日的情谊，当使你的儿子不受伤害。"徐怦回答说："生儿子如果全跟你一样，留他们活着有什么用！"萧纪大怒，把徐怦的儿子全部诛杀，人头悬挂市场高竿；也诛杀王僧略。

秋季，七月，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客居的外地人朱盛等暗中集结同志数千人，计划袭杀北齐帝国所任州长（刺史）温仲邕；派人向仪同三司（宰相级）陈霸先求援，声称已攻克广陵外城。陈霸先派人报告王僧辩，王僧辩说："消息真假，不容易证实，如果真的攻克外城，就应该急急支援；如果不是那样，用不着进军。"信差还没有到，陈霸先已渡长江北上。王僧辩命武州（州政府设武陵【湖南省常德市】）州长杜龛等协助。不料，朱盛等的密谋泄漏，但陈霸先仍向前挺进，包围广陵（江苏省扬州市）。

八月，南梁帝国登极称帝的武陵王萧纪率军自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出发，由岷江（外水）东下远征。

九月，北齐帝高洋派人通知王僧辩、陈霸先，说："请解除广陵的包围，我一定归还广陵、历阳（安徽省和县）两座城池。"陈霸先遂率军返回京口（江苏省镇江市），江北（长江以北）居民跟随陈霸先南渡长江的，有一万余人。湘东王萧绎擢升陈霸先当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征召陈霸先的世子陈昌及侄儿陈顼、前往江陵（萧绎根据地，湖北省江陵县）充当人质。任命陈昌当编制外顾问官（员外散骑常侍），陈顼当宫廷殿堂禁卫官（领直）。

全国高阶层官员（公卿）及各军事重镇首长，不断敦促湘东王萧绎称帝。

十一月十二日，萧绎就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登极（四任元帝），改年号（之前是太清六年，之后是承圣元年。二任帝萧纲的大宝年号，萧绎概不承认【参考五五〇年四月】；三任帝萧栋的天正年号，更不承认），大赦。本日（十一月十二日），萧绎不登正殿，三公部长级官员仅在便殿陪列两旁。

侯景之乱，南梁州郡大半并入北齐（首都邺城）及西魏（首都长安）

版图，自巴陵（湖南省岳阳市）以下，直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跟北齐帝国以长江为界（此处有误，要到五五九年五月，北齐帝国占领南新蔡【湖北省黄梅县西南】，才跟南朝【陈帝国】以长江为界）；荆州北到武宁（湖北省荆门市北），西到峡口（西陵峡峡口，湖北省宜昌市西）；岭南（南岭以南）又被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萧勃割据。萧绎诏令所能达到的地方，不过千里左右，有户籍的居民，不满三万户。

六世纪·五五二年十一月　南梁萧纪、萧绎相继称帝三国四政权并立形势

五五三年，春季，正月，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宰相（司徒）、扬州（州政府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州长王僧辩从建康

（江苏省南京市）出发，行使皇帝职权（承制），命征北大将军陈霸先接替自己的职务，镇守扬州（州政府建康）。

南梁帝（四任元帝）萧绎（本年四十六岁）听到已称帝的萧纪自益州（州政府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率军东下，命法术师把萧纪的像刻到木板上，亲自用铁钉钉萧纪的四肢及身体，用法术诅咒。同时又把俘虏的侯景党羽押送给萧纪，证实侯景已灭。最初，萧纪出兵都是太子萧圆照的谋略。萧圆照当时镇守巴东（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把萧绎的使节扣留，而报告萧纪说："侯景还没有削平，应该急行进军讨伐。并且得到情报，荆州（萧绎）已被侯景击破。"萧纪信以为真，催促大军东下。

称帝的萧纪走到巴东（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才发现侯景已经消灭，深自后悔，召唤太子萧圆照责问，萧圆照说："侯景虽然消灭，江陵（萧绎）却没有屈服。"萧纪也因为自己既然已当了皇帝，不可能再做别人的部下，遂打算继续东进。可是，军中将士却日夜盼望回家。江州（西江州，州政府设犍为【四川省彭山县】）州长（刺史）王开业（与景欣并立的州长）认为应该回军援救基地，以后再作打算，各将领都支持这项意见。可是萧圆照、刘孝胜坚决反对，萧纪接受，公开宣布："胆敢劝阻东征的，斩首！"

六月一日，称帝的萧纪兴筑一连串营垒，攻破横江铁链。中央军事总监（护军）陆法和向中央告急的文书，雪片飞来。萧绎再把囚禁监狱的谢答仁释放，命他当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配备给他军队，教他增援陆法和。

萧纪派将军侯叡率军队七千人，兴筑营垒，跟陆法和对抗。萧绎写信给萧纪，请求和解，允许他返回巴蜀（四川省），并可以在他的辖区独断独行；萧纪拒绝，回信用语，全是家人口气。陆纳既然投降，原在湘州（州政府临湘）作战的各军，陆续西进，萧绎再写信给萧纪，说："我的年龄总算比你大一点点，因为削平祸乱（指侯景）的功劳，接受大家的推举，帝位已归手按璧玉（当璧）的人（《左传》〈前五二九年〉：楚王国七任王【共王】卒审，没有嫡子【正妻生】，只有庶子【小老婆生】五人，不知道选择谁当太子，于是，遍祭大山名川，祈祷说："谁手按璧玉叩拜的，就是神灵指定。"把璧玉秘密埋在院子里，命五人进来，八任王【康王】卒昭跨过璧玉，十任王【灵王】卒围的肘部放到璧玉上面，另两位卒干、卒皙都距璧玉很远，当时，十二任王【平王】卒弃疾年纪还小，被抱进来，两

六世纪·五五三年三月至八月　南梁萧纪东伐江陵　西魏乘虚夺取巴蜀

次叩拜，都手按璧玉）。你如果能派遣使臣前来，我会欢欣等待。如果不肯，就只好停笔。骨肉兄弟，互相友爱，虽然各有形体，却是共有一心，做哥哥的肥，做弟弟的瘦，竟然永没有再见之日（《后汉书·赵孝传》：新王朝末年时，天下大乱，人民互相吞食，赵孝的老弟赵礼，被盗贼俘获，打算把他吃掉，赵孝自己捆绑，去见盗贼，请求代替老弟，说："赵礼饿得太瘦，不如我肥。"盗贼深受感动，把二人全都释放）。如果不能推让枣梨，也同样不会再有喜乐。（《南史·王泰传》：王泰数岁时，祖母把一些孙儿集合起来，把栗枣撒到床上，娃娃们争着去拿，只王泰不拿，问他什么缘故，王泰说："我不必拿，大人自会赏赐。"《文士传》：孔融兄弟七人，孔融排行第六。四岁时，每次跟老哥们一块吃梨，孔融总拿最小的，问他缘故，孔融回答说："我是小娃，应该拿小梨。"）我一片友爱之情，难以尽表。"萧纪大军被阻挡不能前进，日子一久，作战又不顺利；再听说西魏帝国军深入心脏，抵达成都（四川省成都市）；萧纪孤立危急，忧愁愤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派他的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乐奉业前去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请求和解，愿遵照以前指示，率军返回巴蜀（四川省）。

乐奉业知道萧纪一定失败，遂向萧绎打小报告说："巴蜀（萧纪）大军缺少粮食，士卒又很多死亡，可以坐在这里等待他们瓦解。"萧绎遂决心用兵，拒绝和解。

萧纪用黄金一斤，铸成一个金盘；一百个金盘，装成一箱，共计有一百箱（一万斤），而白银比黄金多出五倍（五万斤），锦绣毛毯、绸缎彩布，跟金银同样的多。每逢作战，悬挂出来展示给将领士卒观看，可是，却不肯拿出作为奖赏。宁州（州政府设味县【云南省曲靖市】）州长（刺史）陈智祖请求把金银散掉，用来招募勇士，萧纪拒绝；陈智祖痛哭而死。凡是有事请示的人，萧纪都声称有病，不肯接见，于是将领士卒完全解体。

秋季，七月十一日，巴东（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变民首领苻升等击斩峡口（西陵峡口，湖北省宜昌市西）城防司令（城主）公孙晃，投降王琳。谢答仁、任约进攻萧纪所属将军侯叡，大破侯叡军，一连夺取三个营垒；长江两岸十四个营垒，全部投降。后路既断，萧纪无法撤退，只好顺流东下。江陵政府游击将军樊猛追击，萧纪军崩溃，跌到长江淹死的有八千余人，樊猛把萧纪残余船舰团团围住，以防逃走。萧绎密令樊猛，说："如果有人还活着，就不能算是成功。"樊猛率军到萧纪坐舰，萧纪在舰上绕床奔跑，把装满黄金的布袋掷给樊猛，说："用这个雇你，送我去见七官（萧绎）。"樊猛说："怎么可以随便晋见天子！我把你杀掉，黄金往哪里逃！"遂斩萧纪（年四十六岁）跟他的最小儿子萧圆满。陆法和搜捕皇太子萧圆照兄弟三人，押送首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萧绎革除萧纪皇家户籍，改姓"饕餮"（黄帝王朝六任帝伊祁放勋在位末期【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政府中出现"四凶"：姒鲧、共工、三苗、谨兜。三苗绰号饕餮，饕餮是狂吃之意）。逮捕刘孝胜，下狱，但不久又把他释放（刘孝胜是怂恿萧纪称帝的主角，参考前年【五五一年】十一月）。萧绎派人通知江安侯萧圆正（囚禁萧圆正于王宫密室，参考前年【五五一年】六月），说："西方军队已经覆没，你老爹（萧纪）生死不明！"打算逼他自杀，萧圆正听到消息，痛哭哀号，不停地悲叫皇太子萧圆照的名字！萧绎不断派人前去偷看，知道他不可能自杀，于是移送最高法院（廷尉）监狱。萧圆正在狱中看到老哥萧圆照，责问说："你怎么可以挑拨人家骨肉相残，造成如此痛苦残酷的结局！"萧圆照无法回答，只说："谋略有点差错！"萧绎下令断绝饮食，萧圆正饥饿难忍，甚至咬下自己手臂上的肉吞食，十三天之久才死，远近的人听到，无不悲怆。

八月十日，南梁帝萧绎下诏，将还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胡僧佑、宫廷库藏部长（太府卿）黄罗汉、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宗懔、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刘毅，一齐劝阻说："建业（建康）帝王气象，已经终结，跟蛮虏（北齐帝国）只隔一道长江，如果发生差错，后悔已来不及。而且，父老们传下来一句话：'荆州小岛满一百个，就会出现天子。'而今，枝江（湖北省枝江县）又生出一个新岛，恰恰满一百个，陛下真龙飞升，正是应验（江陵之西长江中满一百小岛之传说，参考四二四年五月注）。"萧绎命政府官员讨论。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周弘正、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王褒说："现在，人民没有看到陛下大驾还都建康，在心理上会一直认为陛下不过仍是亲王之一；盼望陛下顺从天下人民的愿望。"当时，政府官员多数是荆州（湖北省西部）人，异口同声说："周弘正是东方人，所以想回东方，恐怕别有居心（周弘正是汝南郡【侨郡】安成【侨县】人）。"周弘正当面反驳说："我们是东方人，劝陛下往东方，被称为别有居心。那么西方人想留西方，是不是也别有居心！"萧绎大笑。接着又在皇宫后院召开会议，与会的五百人，萧绎问说："我打算回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各位有什么意见？"没有一个人敢先回答。萧绎说："赞成我回建康的举手。"举手的人超过一半。武昌郡（湖北省鄂州市）郡长朱买臣向萧绎进言说："建康是帝国故都，祖先葬身所在，荆州远在边疆，不是帝王住宅，请陛下不再迟疑，以免后悔。我家就在荆州，怎么不盼望陛下留在这里，但这只是我富贵，不是陛下富贵。"萧绎命巫法师杜景豪占卜，占卜的结果不吉，杜景豪回答萧绎说："不可以返都。"可是回到家里却说："这个卦是'鬼贼所留'卦！"萧绎因建康残破，而江陵繁华，潜意识里也安于现状，最后终于仍是接受胡僧佑等的建议，把江陵作为首都。

九月十一日，萧绎下诏王僧辩返建康镇守，陈霸先返京口（江苏省镇江市）。

北齐帝高洋命新近投降的侯景党羽郭元建（参考去年【五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合肥（安徽省合肥市）训练水上作战部队二万余人，打算袭击建康，强迫南梁帝国接受湘潭侯萧退（萧退，参考五四九年二月十四日）；又派将军邢景远、步大汗萨（步大汗，三字姓）率军继续出动。南梁帝国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陈霸先在建康得到消息，报告萧绎，萧绎命王僧辩镇守姑孰（安徽省当涂县）抵抗。

闰十月十九日（依《中国年历总谱》，本年应为闰十一月，《通鉴》为何是闰十月，原因不明），南梁帝国南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州长（刺史）侯瑱跟北齐帝国大将郭元建在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会战，北齐军大败，淹死的以万为单位计算。被护送的湘潭侯萧退，再回邺城（北齐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南梁王僧辩也回建康。

## 三、杀萧绎

五五四年，春季，三月二十三日，西魏帝国总监督长（侍中）宇文仁恕，前往南梁帝国聘问。正巧北齐帝国的使节也到江陵（南梁首都，湖北省江陵县），萧绎对宇文仁恕的接待，远不如对北齐使节。宇文仁恕回国后，报告太师（上三公之一）宇文泰。萧绎又请求西魏帝国依照从前版图，重新划定疆界，措辞傲慢（萧绎为了跟萧詧抗争，割让汉水以东给西魏，参考五五〇年二月。后来，西魏军夺取汉中，参考前年【五五二年】五月；之后又夺取巴蜀，参考去年【五五三年】八月）。宇文泰说："古人有句话：'上天废弃的人，谁都不能使他兴起！'这种人就是萧绎！"荆州（州政府设穰城【河南省邓州市】）州长（刺史）长孙俭不断提出攻击进取的策略，宇文泰征召长孙俭到中央，询问他的计划，又命他回任，秘密准备。西魏将领马伯符（义阳郡郡长马伯符投降西魏，参考五四九年十一月）把这项消息，暗中奏报给萧绎，萧绎不肯相信。

南梁帝国顾问院（集书省）高级事务顾问官（散骑郎）、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人庾季才报告南梁帝萧绎说："去年（五五三年）八月六日，月亮侵犯心中星。今年（五五四年）五月一日，赤气上冲北斗星。'心'是帝王，'丙'（八月六日是丙申日，五月一日是丙戌日）涵盖古楚王国地区（湖北省。以上事属天文，不懂）。十一月间，我恐怕将有大军进入江陵，陛下应命重要高级官员镇守江陵，而早日还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躲避这场灾难。假如魏国丑类（西魏帝国军）侵犯，我们最多丧失荆州（湖北省西部）、湘州（湖南省），对整个帝国而言，仍可以生存。"萧绎对天文也很有研究，知道古楚王国地区（湖北省）将有灾难，叹息说："祸福都在上天之手，躲避它有什么用！"

九月二十二日，西魏政府派柱国大将军（勋官一级，正九命）常山公爵于谨、中山公爵宇文护、大将军（勋官二级，正九命）杨忠率军五万人，

向南梁帝国（首都江陵）发动总攻。

冬季，十月九日，大军从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出发。长孙俭问于谨说："我们如果站在萧绎立场，将怎么因应？"于谨说："先在汉水一带驻扎重兵，然后携带所有辎重，顺长江而下，直接前往建康（南梁旧都，江苏省南京市），是上策；把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外郭的居民，全部集中中城（子城），增加城墙防御力量，等待援军，是中策；如果不能坚壁清野，据守外郭，是下策。"长孙俭说："你揣测萧绎将用哪一策？"于谨说："下策。"长孙俭说："为什么？"于谨说："萧家班（南梁帝国）据有江南（长江以南），连续数纪（十二年为一纪），正逢中原（北魏帝国）不断发生事故，没有余力向外发展。又因为我们有齐国（北齐帝国）的外患，一定认为我们无法分出兵力。而且萧绎懦弱又没有头脑，疑心很重，缺乏决断。而且，坚壁清野要有大的牺牲，人民愚蠢看不到后果危险，只看到眼前损失，留恋现住房舍。所以，我认为萧绎必用下策。"

十月十日，南梁帝国武宁郡（湖北省荆门市北）郡长宗均报告萧绎说西魏大军不久就要到达，萧绎召集御前会议讨论。中央禁军总监（领军）胡僧佑、宫廷库藏部长（太府卿）黄罗汉说："两国邦交，十分亲善，没有任何不愉快，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总监督长（侍中）王琛说："我仔细观察宇文泰的举止，绝对没有出兵之理。"萧绎再派王琛前去西魏帝国聘问。

十月十三日，于谨大军抵达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邓县（襄樊市北），梁王（首府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詧率军会师。

十月十四日，萧绎停止讲解《老子》，全国戒严。王琛走到石梵（音òu。应在今湖北省潜江市北汉水畔），看不到西魏军队，派人飞马通知黄罗汉，说："我已到石梵，边境平静，以前的传言，全是儿戏。"萧绎听到消息，疑惑不定。

十月十七日，恢复讲解《老子》，文武百官都身披铠甲听讲。

十月十八日，萧绎派文书助理官（主书）李膺前往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征召王僧辩（扬州【州政府建康】州长）当总司令官（大都督）、京畿总卫戍司令（荆州刺史）；命陈霸先移镇扬州（州政府建康）。王僧辩派豫州（南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刺史）侯瑱率程灵洗等当前锋，兖州（南兖州，州政府侨设晋陵【江苏省常州市】）州长杜僧明率吴明彻等当后卫。

六世纪·五五四年十月至十二月　西魏消灭南梁江陵政权

十月二十一日，夜晚，萧绎上凤凰阁，倚着栏杆，叹息说："客星进入翼星、轸星（事属天文，不懂），这一次必然失败。"在旁的小老婆群都流泪哭泣。

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陆法和听说西魏帝国大军将到，遂自郢州（州政府夏口）赴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即夏口对开河道），将增援江陵，萧绎派人阻止说："我这里自可击破盗贼（指西魏帝国军），你只管镇守郢州，不必移动。"陆法和回到州城，用白土涂到城上（表示丧事），身穿麻布丧衣，坐在苇草席上，整整一天，才把它脱下（萧绎不过一个蠢材，岂知必败？既知楚地不保，为何不迁建康？既远征王僧辩，为何又近拒陆法和？只不过陆法和的门徒用此表示巫法如神，招摇惑

众）。

十一月，萧绎在江陵津阳门（南城东头第二门）外检阅武装部队，正逢北风凌厉，暴雨倾盆，萧绎乘轻便辇车，狼狈回宫。

十一月一日，西魏帝国远征大军南渡汉水，于谨命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先行占领江津（江陵县东南十公里长江渡口），切断萧绎向东逃走道路。

十一月二日，宇文护攻克武宁郡（湖北省荆门市北），生擒郡长宗均。本日（十一月二日），萧绎乘马出城，视察木栅防御工程，用木棍插地标记，环城周围，长达六十余华里。任命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胡僧佑当京师城东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城东诸军事），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张绾做他的副司令长官，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王褒当京师城西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城西诸军事），四翼宫廷殿堂禁卫官（四厢领直）元景亮当他的副司令长官；王爵公爵以下官员，都有岗位。

十一月四日，萧绎命皇太子萧方矩巡视城楼，命居民帮助军队运输木材石头。夜晚（十一月四日夜晚），西魏帝国远征大军抵达黄华，距江陵四十华里。

十一月五日，进到江陵木栅之下。

十一月六日，南梁嵩州（州政府设越巂【四川省西昌市】）州长（刺史）裴畿，裴畿的老弟、新兴郡（湖北省荆州市）郡长裴机，武昌郡（湖北省鄂州市）郡长朱买臣、衡阳郡（湖南省株洲市西南）郡长谢答仁，开枇杷门（江陵内城东门），出军迎战。裴机击斩西魏仪同三司（勋官四级，正七命）胡文伐。裴畿是裴之高的儿子（参考五五〇年九月）。

萧绎征召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王琳当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命率军增援京师（首都江陵）。

十一月十五日，城防工事栅栏内失火，烧毁居民数千家及城楼二十五座。萧绎登上被焚毁的城楼，遥望西魏帝国大军渡江，环顾四周，不禁叹息。当夜，萧绎住宿宫外，下榻民家。

十一月十七日，移住祇洹寺（今地不详）。西魏柱国大将军（勋官一级，正九命）于谨命筑起长墙，把江陵团团围住，江陵对外一切音信，都被切断。

十一月十八日，南梁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空头官衔。此时白帝城属西魏）徐世谱、晋安王（萧方智）军政官

（司马）任约等，在马头（江陵县长江南岸）构筑营垒阵地，作为江陵声援。当夜，萧绎登上城墙巡视，仍口中吟诗，文武官员中也有人和诗的，萧绎撕裂绸缎，在绸缎上写信，催促王僧辩说："我强忍痛苦，不肯去死，就是等你，你应该到来。"（这是曹叡对司马懿托孤时说的话，参考二三九年正月。）

十一月二十日，萧绎回宫。

十一月二十一日，萧绎再出宫，住长沙寺（江陵城南）。

十一月二十六日，王褒、胡僧佑、朱买臣、谢答仁等再开城出战，全都败还。

十一月二十七日，萧绎移住天居寺（今地不详）。

十二月一日，再移住长沙寺。朱买臣手按剑柄，晋见萧绎说："只有斩宗懔、黄罗汉（二人反对迁都，参考去年【五五三年】八月），才可以向天下交代。"萧绎说："事实上那是我的意思，他们没有罪。"二人退缩到行列之中。

王琳勤王军北上，抵达长沙（临湘，湖南省长沙市），镇南将军府秘书长（镇南府长史。王琳是镇南将军）裴政，请求走小路先行报告中央。裴政走到百里洲（即江陵中州，湖北省枝江县南长江中小岛），被西魏军俘获。梁王萧詧说："我，是武皇帝（一任帝萧衍）的孙儿，难道没有资格当你的君王？如果听我的话，富贵将传到你的子孙；如果你拒绝，人头跟躯干，势必分开。"裴政回答说："听你的命令。"萧詧把他用铁链拉到城下，命他呼喊："王僧辩听说宫城被围，已自己登极称帝。王琳孤军脆弱，不能前进。"裴政却告诉城中守军："援兵大量涌到，你们自己要勉励。我因走小路被他们捉住，当粉身碎骨，报效帝国。"监视的人猛击他的嘴巴，萧詧大怒，下令立即诛杀。西翼警卫指挥部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参军）蔡大业劝阻说："裴政是人民敬重的人，如果杀了他，荆州（江陵）就难以攻克。"才把他释放。裴政是裴之礼的儿子（裴之礼，参考五二七年正月）。蔡大业是蔡大宝的老弟。

当时，征召四方各路勤王军，没有一路到达。

十二月二日，西魏帝国远征军对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开始攻击，一百道同时并进。城中军民拿下门板，背在身上当做盾牌。胡僧佑亲冒流箭飞石，日夜不停地督战，奖励将士，明确赏罚，大家都愿为他效死，所到之处都能摧毁敌人的攻势，西魏军无法向前推进。可是，不久，胡僧佑被

流箭射中，阵亡；宫内宫外，大为震骇。西魏军集中力量攻击木栅阵地，背叛萧绎的人打开外城西门，迎接西魏大军；萧绎跟皇太子萧方矩、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退入内城（金城），继续抵抗。萧绎已无斗志，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圆到于谨那里当人质求和（萧大封、萧大圆是二任帝萧纲的儿子，参考五五〇年九月。事到如今，萧绎仍玩小动作，派侄儿不派儿子）。西魏远征军最初抵达时，大家认为王僧辩的儿子、总监督长（侍中）王颉可以当司令官（都督），但萧绎不肯，不但不肯，反而剥夺他的兵权，命王颉跟他左右十人，进入皇宫守卫殿堂。等到胡僧佑阵亡，才任命王颉当京师城内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城中诸军事）。裴畿、裴机、历阳侯萧峻全都出城投降。于谨因裴机亲手格杀胡文伐，于是连同裴畿一起斩首，为胡文伐复仇。萧峻是萧渊猷的儿子（萧渊猷是萧懿【一任帝萧衍的老哥】的儿子，参考五〇六年九月）。当时，南城虽然已破，但北城各将领仍在苦战，黄昏时分，大家听到宫城陷落消息，才纷纷逃散。

萧绎到东阁竹殿，命立法院立法官（舍人）高善宝纵火焚烧他所储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三大焚书浩劫之一），打算跳到火里自杀，宫女和左右侍从共同劝阻。萧绎抽出佩剑，猛砍厅柱，直到佩剑砍断，叹息说："文武两条道路，今天晚上，已到尽头。"乃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王孝祀撰写投降奏章。谢答仁、朱买臣劝阻说："城里部队仍然很强，打开城门，乘着黑夜突围而出，盗匪（西魏帝国军）一定吃惊，因而闯关，可以南渡长江，投奔任约（任约在南岸马头建筑营垒）。"萧绎平时不习惯骑马，说："事情一定不会成功，只增加羞辱。"谢答仁自愿扶持萧绎，萧绎问王褒的意见，王褒说："谢答仁是侯景的党羽，怎么可完全相信，使他立功！不如早降。"谢答仁又请求守卫中城（子城），并说明可以集结五千人；萧绎同意，即任命谢答仁当城中总司令官（城中大都督），把公主许配他为妻。不久，萧绎又召来王褒商量，王褒坚决反对。谢答仁请求入宫，也被拒不能进入，谢答仁吐血而去。于谨索取萧绎的太子萧方矩当人质，萧绎命王褒护送前往。于谨的儿子早就听说王褒写得一笔好字，拿给他纸笔，请留字纪念，王褒遂写："柱国大将军（勋官一级，正九命）常山公爵（于谨）的家奴王褒。"不一会工夫，宫廷监督官（黄门郎）裴政冲出城门。萧绎遂放弃服装饰物及皇家仪队，骑上一匹白马，身穿素色平民衣裳，走出东门，抽出佩剑，猛砍城门，感慨说："我，萧绎，竟到今天这个地步！"西魏军看到萧绎出降，越过护城壕沟，飞奔而上，拉住缰

绳，拉到白马寺（江陵城北）北，把萧绎所骑的骏马抢走，另换一匹劣马，派高大的鲜卑人，用手抓住萧绎的脊背前进。路上遇到于谨，鲜卑人命萧绎叩拜。梁王萧詧派出铁甲骑兵，把萧绎带到大营，囚禁到黑布篷帐之下。萧詧对这位叔父严厉盘问，横加侮辱。

十二月三日，于谨命开府仪同三司（勋官三级，正九命）长孙俭进入江陵内城（全城）。萧绎告诉长孙俭说："城里埋有黄金千斤，打算赠送给你。"长孙俭带萧绎进城，萧绎控诉萧詧对他的种种侮辱，声明说："非常抱歉，我如果不欺骗你，就逃不出萧詧毒手，所以不得不说有黄金千斤，天子怎么能亲自去埋黄金？"长孙俭遂把萧绎囚禁御衣管理局（主衣库）。

萧绎性情残忍，又因亲眼看到老爹（一任武帝）萧衍宽大放纵的弊端，所以为政崇尚严苛。等到西魏远征军包围江陵，监狱中已判死刑的囚犯还有数千人；有关单位请求释放他们，充当战士，萧绎不准，反而下令全用木棍打死；还没有动刑，而江陵陷落（《典略》：于谨带萧绎到西郊龙泉庙，把萧纪、萧誉的子孙，从狱中放出，列成一排，铁锁木枷，满身刑伤，肌肉腐烂，脓血交流，教萧绎去看，说："他们都是你的骨肉，而你忍心凶暴如此，怎么可以当君王！"萧绎不能回答）。

十二月四日，南梁帝国信州（州政府设白帝城【四川省奉节县东】）州长（空头官衔）徐世谱、晋安王（萧方智）军政官（司马）任约退守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西魏帝国柱国大将军（勋官一级，正九命）于谨强迫萧绎写信征召王僧辩，萧绎不肯，使节说："你今天还有什么自由？"萧绎说："我既然不自由，王僧辩怎么会听我！"萧绎向长孙俭请求交还他的小老婆王女士、荀女士以及最小的儿子萧犀首。长孙俭把她们一块交还给萧绎。有人曾问萧绎："你烧书什么意思？"萧绎说："读书万卷，还有今天下场，所以把它烧掉。"

十二月十九日，西魏帝国诛杀南梁帝（四任元帝）萧绎（年四十七岁）。梁王萧詧派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傅准监刑，用满装泥土的袋子，把他压住闷死。萧詧派人拿布匹缠住尸体，外面用蒲席包起来，再用茅草捆绑，埋葬江陵津阳门（南城东头第二门）外。同时诛杀皇太子萧方矩（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桂阳王萧大成（二任简文帝萧纲子）等。萧绎喜爱读书，常命左右侍从为他朗诵，日夜不断，即令沉睡，仍不教放下书卷，如果朗诵错误，或者打算马虎过去，萧绎就会惊醒。撰写文章，提笔就可以成篇，常说："我做一个文人，绰绰有余。做一个武士，十分惭愧。"评

论的人认为是他对自己正确的评估。

西魏帝国封梁王萧詧当南梁帝国皇帝，把荆州（州政府江陵）交给萧詧，广达三百华里，用以换取雍州（州政府襄阳）。萧詧住江陵（湖北省江陵县）东城，西魏特别设置协防司令（防主），率军进驻西城，名义上协防，对外表示协助萧詧抵御外敌入侵，事实则是阻止萧詧背叛。西魏再任命前仪同三司（勋官四级，正九命）王悦留镇江陵。于谨收拾江陵皇家库房中的金银珍宝及南宋帝国制造的浑天仪、南梁帝国制造的铜质测日表（《隋书·天文志》：浑天仪，四三六年钱乐之制【参考该年闰十一月】。铜质测日表【铜晷表】，五四四年虞劚制）。直径四尺的璧玉，皇家专用的各种器具，所有的亲王、公爵以下，又挑选平民男女，共数万人，全当做奴婢，作为赏赐三军的战利品，驱逐他们前往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年纪小的、体力弱的，一律格杀。得以免除这项命运的，仅三百余家，而被人马践踏死、冻死的，占十分之二三。

西魏大军在江陵（南梁首都，湖北省江陵县）时，梁王萧詧的部将尹德毅游说萧詧说："魏国（西魏帝国），贪婪无穷，毫无忌惮地屠杀掠夺官民，罪行之多，记都记不完。江东（南梁帝国）人民受苦到如此程度，都认为是殿下造成。殿下既杀人家的父兄，使人家的子弟成为孤儿，几乎人人都是仇敌，谁跟你共治帝国？而今，魏国（西魏帝国）精锐部队，全部集中江陵，如果殿下摆设盛大宴会，请于谨等赴宴饮酒共欢，预先设下埋伏，而把他击杀，分别命各将领突击他们的军营，大肆歼灭丑类（西魏帝国军），使他们一个不留。集结江陵人民，妥加安抚，文武百官，依照才能任用。魏国政府（西魏帝国）受到致命打击，不敢大声呼吸，当然更不敢再来送死。王僧辩之辈，写一封信就可召来。然后穿上皇家正式服装，顺长江东下，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登极，顷刻之间，大功可以建立。古人云：'上天给你你如果拒绝，反而会受到责罚。'请陛下厘定长远谋略，不要像一个普通平民，总记着小恩小信。"萧詧说："你这个策略，不是不好，然而魏国（西魏帝国）待我太厚，不可以背叛，如果照你的计划行事，人人都会对我唾弃。"不久，城内居民被西魏军掳掠一空，而又失去襄阳（湖北省襄樊市），萧詧才叹息说："后悔不听尹德毅的建议。"

# 4

# 第七次南北战争（六世纪五〇年代）

## 一、石头城之变

五五五年，春季，正月一日，南梁帝国（此时无首都）邵陵郡（湖南省邵阳市）郡长刘棻率军增援江陵（湖北省江陵县），前进到三百里滩（湖南省冷水江市资水中游），部将宋文彻叛变，斩刘棻，率军退回邵陵据守。

梁王萧詧（本年三十七岁）在江陵登极，自称南梁帝国皇帝（依照常规，帝位大多数都是单线传递，一任二任，顺序分明，可是遇到内乱外患，往往混乱，四任帝【元帝】萧绎死后，萧詧紧接登极，应是五任帝，但四个月后萧渊明登极，不久退位；九个月后萧方智登极，两年后被杀，而萧詧仍然在位，成为南梁帝国唯一正统合法君王，只好以下台时间【不管死活】为准，认定萧渊明是五任帝，萧方智是六任帝，萧詧是七任帝【宣帝】）。改年号大定；追尊老爹昭明太子萧统谥号昭明皇帝，祭庙称高宗；嫡母太子妃蔡女士谥号昭德皇后；尊娘亲龚女士当皇太后，封正妻王女士当皇后，儿子萧岿（本年十四岁）当皇太子。赏赐刑罚，一律以皇帝身份发号施令，而只在向西魏帝国（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呈递奏章时，才自称“臣”，并使用西魏帝国的年号。至于政府编制及任官封爵，则完全依照南梁帝国传统，但在专用奖赏军功的勋官上，也有兼用“柱国”等名称（仿效“八柱国”，参考五五〇年十二月）。萧詧命首席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蔡大宝当总监督长（侍中）、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参与官员任免决策。地方军事参议官（外兵参军）太原王萧操当国务院国防部长（五兵尚书）。蔡大宝严密细心，而又有智慧谋略，对推行政令十分熟练，写作

文章周延而且迅速，萧誉对他完全信任，作为自己的智囊，把他比做诸葛亮；萧操的地位，仅次于蔡大宝。萧誉追赠邵陵王萧纶“太宰”（上三公之一），谥号壮武（萧纶死事，参考五五一月二月）；追赠河东王萧誉“丞相”，谥号武桓（萧誉死事，参考五五〇年四月）。任命莫勇当武州（州政府设武陵【湖南省常德市】）州长（刺史）、魏永寿当巴州（州政府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州长。

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皇帝（一任文宣帝）高洋（本年二十七岁）派清河王高岳，率军进攻西魏帝国（首都长安）安州（州政府设安陆【湖北省安陆市】），希望减少江陵所受压力。高岳抵达义阳（北齐郢州州政府所在城，河南省信阳市），江陵已被西魏帝国军攻破，高岳继续南下，抵达长江。南梁帝国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陆法和及仪同三司（宰相级）宋莅，献出州土投降；秘书长（长史）兼江夏郡（郡政府夏口）郡长王珉坚持抵抗，被杀。

正月十三日，北齐政府命高岳班师，命仪同三司（文散官，正二品）清都（首都邺城）人慕容俨驻防郢州（指刚攻陷之郢州）。南梁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僧辩派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侯瑱反攻郢州；任约、徐世谱、宜丰侯萧循（时三人应在巴陵【湖南省岳阳市】一带）都率军会师。

正月二十日，北齐帝国封南梁贞阳侯萧渊明当南梁帝国皇帝，派上党王高涣率军护送返国（寒山之役，萧渊明被俘事，参考五四七年十一月）；徐陵、湛海珍等都随萧渊明南归（五四八年五月，徐陵出使东魏帝国。五四九年三月，湛海珍投降东魏帝国）。

二月二日，南梁帝国晋安王萧方智从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到达建康（江苏省南京市），住进皇宫，登极称梁王；本年（五五五年），萧方智十三岁。任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僧辩当总立法长（中书监）、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骠骑大将军、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授陈霸先征西大将军；任命南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侯瑱当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省长沙市】）州长萧循（与王琳并立的州长）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刺史）萧勃当宰相（司徒），镇东将军张彪当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

## 六世纪及七世纪　南梁帝国萧家班帝系总表

| 第一代 | 第二代 | 第三代 | 第四代 | 第五代 | 第六代 |
| --- | --- | --- | --- | --- | --- |
| 萧懿<br>南齐尚书令 | ⑤萧渊明（建康）闵帝<br>555. 5. 27<br>555. 9. 29 | | | | |
| ①萧衍（建康）武帝<br>502. 4. 8<br>549. 5. 2 | 萧统<br>昭明太子 | 萧欢<br>豫章王 | ③（建康）萧栋<br>551. 8. 21<br>551. 11. 19 | | |
| | | ⑦萧詧（江陵）宣帝<br>555. 1. 1<br>562. 2 | ⑧萧岿（江陵）孝明帝<br>562. 2<br>585. 5 | ⑨萧琮（江陵）孝靖帝<br>585. 5<br>587. 9. 19 | |
| | | | 萧岩<br>安平王 | 萧瑒 | 萧铣（江陵）梁帝<br>617. 10. 19<br>621. 10. 21 |
| | ②萧纲（建康）简文帝<br>549. 5. 27<br>551. 8. 21 | 萧大器<br>庶太子 | | | |
| | ④萧绎（江陵）元帝<br>552. 11. 12<br>554. 12. 19 | 萧方等<br>武烈世子 | 萧庄（郢州）梁帝<br>558. 3<br>560. 2 | | |
| | | ⑥萧方智（建康）敬帝<br>555. 10. 2<br>557. 10. 6 | | | |
| | 萧纪（成都）梁帝<br>552. 4. 8<br>553. 7. 11 | 萧圆照<br>太子 | | | |
| 萧宏<br>临川王 | 萧正德（建康）梁帝<br>548. 11. 1<br>549. 3. 15 | 萧见理<br>太子 | | | |

任数 — 谥号 — ①萧衍（建康）武帝 — 建立政权地点

502. 4. 8 — 上任日期

549. 5. 2 — 离任日期

六世纪·五五五年二月　南梁萧詧江陵称帝、萧方智称梁王

三国并立新形势

北齐帝高洋派国务院宫廷保安部长（殿中尚书）邢子才乘驿马车前往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携带写给王僧辩的信，认为："继承帝位的储君（指梁王萧方智）年龄幼小，没有能力承担重大责任，而贞阳侯萧渊明是武帝（一任帝萧衍）的侄儿、长沙王（萧懿）的儿子，无论年龄和声望，都可以保护金陵（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所以封他当梁国（南梁帝国）皇帝，护送返回祖国。你（王僧辩）应准备船舰，迎接今日人主，同心合力，共图发展。"

二月四日，贞阳侯萧渊明也写信给王僧辩，请他接纳，王僧辩复信说："继承王位的储君（萧方智）是先帝（四任帝萧绎）的亲生儿子，皇家血统来自祖父（一任帝萧衍）。阁下如果能够前来中央政府，共同辅佐皇家，

则伊尹、姜子牙的重大责任，自会仰仗。如果目的在当人主，我不敢听从命令。”

二月十三日，北齐政府任命陆法和当荆雍十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雍等十州诸军事。十州：荆雍江巴梁益湘万交广，即南梁帝国大乱前的西半部领土）、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总司令官（大都督）、中央驻西南特遣全权政府总监（西南道大行台）；又任命宋莅当郢州（南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宋莅的老弟宋簉（音chòu）当湘州州长（空头官衔）。

二月二十三日，上党王高涣攻克谯郡（南谯郡，安徽省巢湖市东南）。

二月二十八日，萧渊明再写信给王僧辩，王僧辩再拒绝。

三月，贞阳侯萧渊明到达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南梁帝国总顾问长（散骑常侍）裴之横抵御。

三月六日，北齐帝国军攻克东关（安徽省含山县西南），斩裴之横，俘虏数千人。王僧辩大为恐惧，意志动摇，率军进驻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开始考虑接受萧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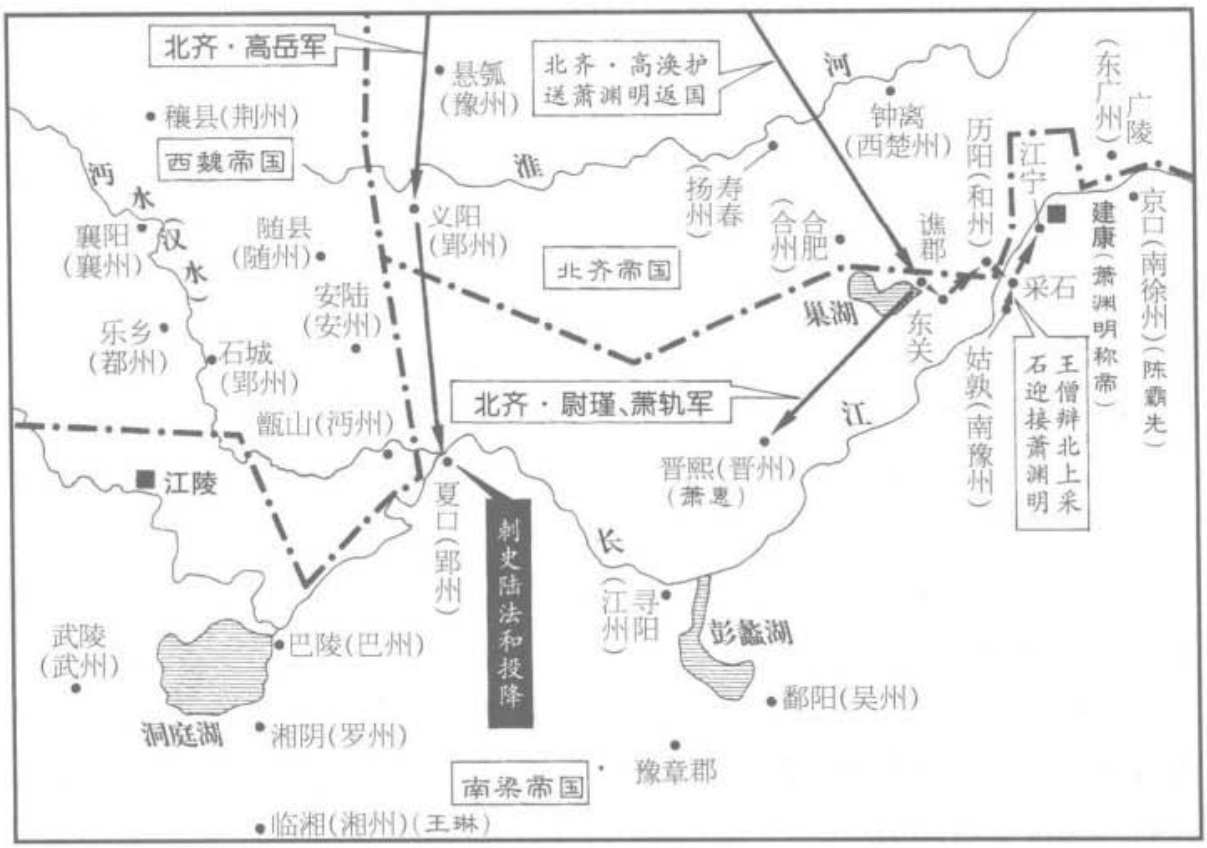
夏季，五月，南梁帝国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王僧辩派使臣前去北齐帝国（首都邺城），向贞阳侯萧渊明呈递奏章，确定君王和臣属的关系。又另派使节携带奏章，前去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把儿子王显以及王显的娘亲刘女士、侄儿王世珍，送往充当人质。又派国务院民政部长（左民尚书）周弘正前往历阳（安徽省和县）迎接，因而要求封梁王萧方智当皇太子，萧渊明承诺。萧渊明希望卫士三千人跟随自己南渡，王僧辩恐怕发生变化，只答应接待不成行列的士卒一千人。

五月二十一日，王僧辩派出龙舟和皇帝专用的法驾仪队，北上迎接，萧渊明临行，跟北齐帝国上党王高涣在长江北岸盟誓。

五月二十二日，萧渊明从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过江，南梁的车轿南渡，北齐的大军北返。王僧辩怀疑北齐军可能乘势过江出击，于是把舰队集中江心，水手及士卒各就战斗位置，严密戒备，不敢靠近西岸（北齐势力范围）。北齐总监督长（侍中）裴英起护送萧渊明跟王僧辩在江宁（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乡）会合。

五月二十四日，萧渊明进入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望见朱雀门，大哭；欢迎官员也大哭。

五月二十七日，萧渊明（年龄不详）登极，正式称帝（五任），改年




六世纪·五五五年正月至五月　北齐护送萧渊明返国继位

号天成（自此，南梁帝国有两个中央政府，建康政府向北齐帝国屈膝，江陵政府向西魏帝国屈膝），封梁王萧方智当皇太子，任命王僧辩当最高指挥官（大司马）、陈霸先当总监督长（侍中）。

鄂州（南鄂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慕容俨进入州城不久，南梁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侯瑱等突然抵达城下，慕容俨随机应变，竭力抵抗，侯瑱等不能攻克；慕容俨更利用空隙反攻，大破侯瑱等军。但城中粮食吃光，军民煮草根、木皮、树叶以及皮靴、皮带，连同残渣，一齐吞食，慕容俨与士卒同甘共苦，坚守半年，没有人变心。后来，贞阳侯萧渊明在北齐帝国强制下当南梁帝国皇帝，下令侯瑱等解除包围，侯瑱遂返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北齐政府认为鄂州州城（夏口）在长江以南，难以守卫，遂交还南梁。慕容俨返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望见北齐帝高洋，万分悲痛，高洋叫他到面前，握住他的手，脱下他的冠帽，察看头发，不停叹息。

秋季，九月，南梁帝国爆发流血政变。最初，王僧辩与陈霸先会师联军，共同消灭侯景（参考五五二年），感情亲密。王僧辩为儿子王颁（音

六世纪·五五五年五月　南梁萧渊明建康称帝　三国四政权并立形势

wěi）聘娶陈霸先的女儿；不巧王僧辩的娘亲去世，还没有完婚。王僧辩住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陈霸先住京口（江苏省镇江市），王僧辩对陈霸先推心置腹，十分信任，王颁的老哥王颉不断向老爹提出警告，王僧辩都不理会。后来，王僧辩迎接五任帝萧渊明，陈霸先派人苦苦劝阻，来往三四次，王僧辩不能采纳。陈霸先暗中叹息，对他左右亲信说："武帝（一任帝萧衍）的子孙多的是，只有孝元帝（四任帝萧绎）可以复仇雪耻，他的儿子有什么罪，而竟然罢黜！我跟王公（王僧辩）同时处在托孤大臣的地位，王公却忽然改变立场，依靠蛮族（北齐帝国），拥护一个怎么轮都轮不到的人当皇帝，他想打算干什么？"乃秘密准备宽袍数千件，以及绸缎、金银，作为将来赏赐之用。

正巧，传来情报：北齐帝国大军在寿春（安徽省寿县）集结，将向南梁帝国攻击。王僧辩派记录官（记室）江旰（音 gàn）前往京口（江苏省镇江市）通知陈霸先，要他戒备。陈霸先遂把江旰留在京口，计划出军袭击王僧辩。

九月二十五日，陈霸先召集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陆郡（湖北省安陆市）人徐度、钱塘县（浙江省杭州市）人杜棱，共同讨论。杜棱迟疑不敢决定，陈霸先恐怕他走漏消息，用手巾绞住杜棱的脖颈，杜棱昏厥倒地，被囚入密室。陈霸先下令全军进入作战状态，分别赏赐给他们金钱、绸缎，命侄儿、国史编撰官（著作郎）陈昙朗当留守总部执行官（知留府事），命徐度、侯安都率船舰一直驶向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陈霸先率步骑混合兵团，从江乘县（江苏省南京市东北）的罗落桥出发（罗落桥，是京口到建康必经大道，刘裕攻击桓玄，也由此出军，参考四〇四年三月一日），约定在石头城会师。当天（九月二十五日）夜晚，水陆两军同时出发，命悠悠转醒的杜棱同行。当时知道政变阴谋的，只有侯安都等四个人，其他人都认为江旰前来征调人马，抵抗北齐帝国军南下，所以对这次军事行动，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九月二十七日，侯安都率领舰队将前往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陈霸先却拉紧缰绳，没有行动；侯安都魂飞天外，回马找到陈霸先，诟骂说："今天当贼寇盗匪，事情已成定局，是生是死，必须马上决定，你留在后面盼望什么！如果失败，死在一起，难道因你走在后面就可以不砍头！"陈霸先说："侯安都发我的脾气！"遂即出发。侯安都到达石头（建康城西北）城北，舍弃船舰，率军登陆。石头城北方是丘陵地带，没有难以攀登的悬崖和危险的绝壁；侯安都身穿铠甲，手执长刀，士卒把他举起来，推到石头城的短墙里面，部众紧随在后跟进，一直闯到王僧辩的卧房；而陈霸先率军同时也从南门入城。王僧辩正在官厅处理公务，有人进来禀报说外面有军队，转眼之间，军队从内宅杀出。王僧辩逃走，遇见儿子王颁，一同冲出官厅，率左右数十人在官厅前苦战，最后无法抵挡，逃到南门城楼，叩拜请求哀怜。陈霸先打算纵火烧楼，王僧辩跟王颁只好下楼，接受逮捕。陈霸先说："我犯了什么罪，你联合齐国（北齐帝国）军队，对我攻击？"并且质问："真想不到，你竟然丝毫没有戒备？"王僧辩说："把北门托付给你（京口是建康北方门户。王僧辩推荐陈霸先镇守，参考五五二年四月），怎么能说没有戒备？"（这句话至为沉痛！）当天（九月二十七日）夜

晚，陈霸先把王僧辩、王颁父子绞死。不久发现，根本没有北齐帝国军在寿春（安徽省寿县）集结这回事，而且也不是陈霸先故意安排的假情报。前青州州长（空头官衔）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人程灵洗（时在新安郡）率他的部队救援王僧辩，在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奋战攻击，失败，陈霸先派人前往解释，僵持很久，程灵洗才投降。陈霸先嘉许他的道义，任命他当兰陵郡（侨郡，江苏省镇江市）郡长，教他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协防。

九月二十八日，陈霸先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列举王僧辩罪状，并且声明："刀斧诛杀，只限于王僧辩父子兄弟，其他王僧辩的亲戚朋友，全不涉及。"

九月二十九日，新登极的皇帝（五任）萧渊明退位，搬出皇宫，进住私宅。文武百官上疏太子萧方智，请求登极。

冬季，十月二日，萧方智（本年十三岁）正式坐上宝座（六任敬帝），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天成元年，之后是绍泰元年），无论中央或地方，所有官员都擢升一级。任命前任帝（五任）萧渊明当宰相（司徒），封建安公爵，通知北齐帝国说："王僧辩阴谋叛变，因此把他诛杀。仍向陛下称臣，永做藩篱。"北齐政府派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司马恭，跟南梁政府（建康政府）代表，在历阳（安徽省和县）盟誓。

## 二、战场移至长江南岸

五五五年，冬季，十月五日，南梁帝国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加授陈霸先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

十月六日，任命宜丰侯萧循当太保（上三公之三），建安公爵萧渊明当太傅（上三公之二），曲江侯萧勃（广州【州政府番禺】州长）当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琳（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当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十月十一日，萧方智尊娘亲夏贵妃（小老婆群第一级）为皇太后，封正妻王女士当皇后。

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郡长杜龛，仗恃岳父王僧辩的势力，对陈霸

六世纪·五五五年九月至十月　南梁陈霸先兵变，袭杀王僧辩，拥立萧方智称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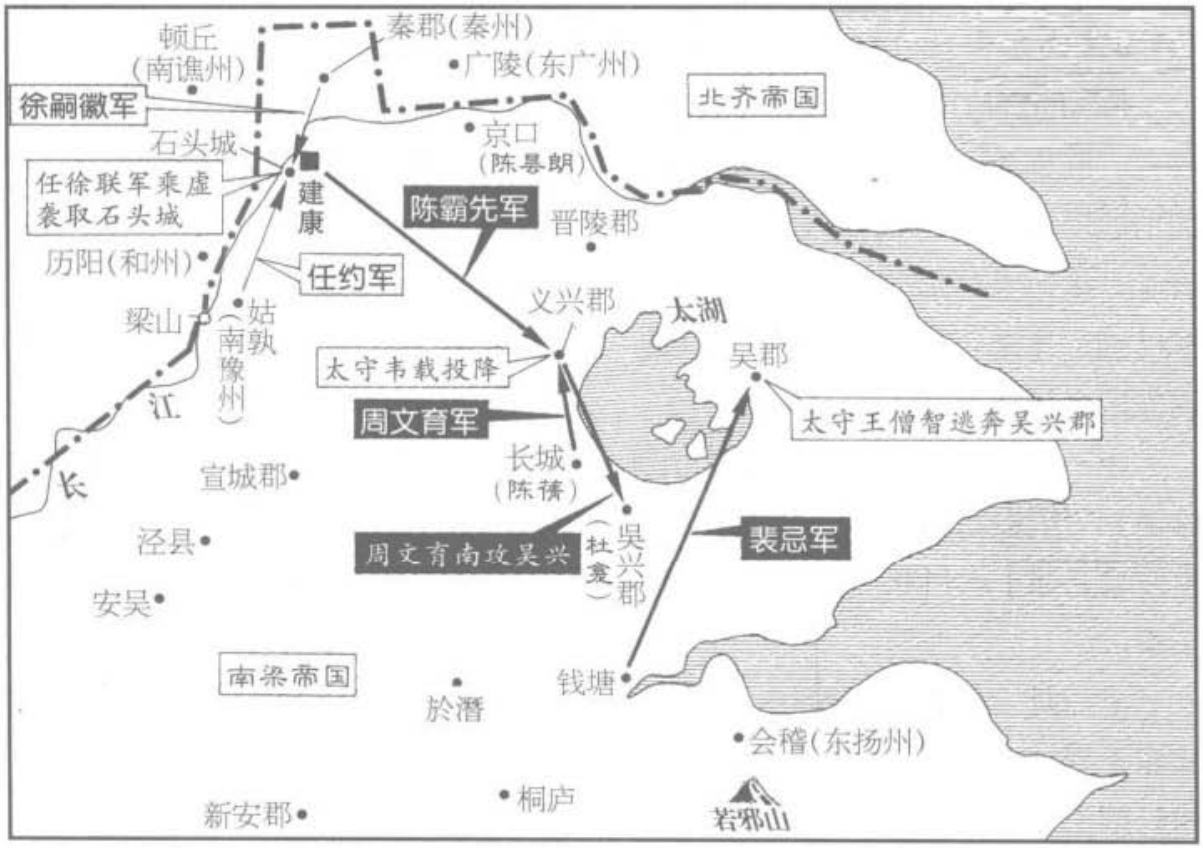
先一向不太礼敬，在吴兴郡不断用法律制裁陈霸先的家族，陈霸先深为怨恨。后来，陈霸先将要背叛王僧辩时，秘密派侄儿陈蒨返回长城（陈霸先家乡，浙江省长兴县），树立栅栏工事，防备杜龛增援京师（首都建康）。王僧辩既死，杜龛据守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拒抗陈霸先；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郡长韦载献出郡城，响应杜龛；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王僧智是王僧辩的老弟，也固守城池。陈蒨返回长城（浙江省长兴县）后，招兵买马，勉强集结数百人；杜龛派他的部将杜泰率精锐部队五千人，突然逼近，陈蒨所属将士，互相观望，面色苍白，只陈蒨有说有笑，神情自在，部署十分恰当，军心才定下来；杜泰昼夜不停地猛烈攻击，数十天之久，不能攻克，撤退。陈霸先命周文育进攻义兴（江苏省宜兴市），义兴郡所属各县军队，都是陈霸先的旧部，擅长使用弓箭，韦载集合数十人，用铁链把他们锁住，派亲信监视，教他们射击周文育军，约定说："十次中不能射中两次的，处死。"所以，每发一箭，一定射死一人，周文育稍稍后退。韦载遂在城外沿水树立栅栏，对峙数十天。杜龛派他的堂弟杜北叟率军拒战，杜北叟战败，逃到义兴（江苏省宜兴市）。陈霸先听到周文育军前

方失利消息。

十月二十四日，陈霸先上疏皇帝萧方智，要求亲自出军讨伐；命高州（州政府设高凉【广东省阳江市】）州长（刺史）侯安都、石州（州政府设永平【广西藤县】）州长杜棱，驻防宫城（台城）及各政府机关。

十月二十七日，陈霸先率军抵达义兴（江苏省宜兴市）。

十月二十九日，攻破韦载兴筑的水上防御栅栏工事。




六世纪·五五五年十月　陈霸先夺取三吴地区

谯州（州政府设顿丘【侨县，安徽省滁州市】）及秦州（州政府设秦郡【江苏省六合县】）二州州长徐嗣徽的堂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王僧辩死后，徐嗣先逃亡，投奔徐嗣徽，徐嗣徽遂献出州土，投降北齐帝国（首都邺城）。陈霸先东下攻击义兴，徐嗣徽秘密结合南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任约，率精锐部队五千人，乘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空虚，发动突击。当天（十月二十九日），占领石头城（建康城西北），斥候抵达宫城门下。侯安都紧闭城门，收藏所有旗帜，表示兵力薄弱，下令城中："到城墙上窥探盗贼（徐任联军）的，一律斩首。"当晚，徐嗣徽等撤军回石头城。侯安都连夜备战，天色将亮（十月三十日），徐嗣

徽军再抵宫城门下，侯安都率铁甲士卒三百人，大开东西掖门出击（宫城南城，中是端门，左右是东西掖门），大破徐任联军。徐嗣徽等奔回石头，不敢再逼宫城（台城）。

陈霸先派韦载的族弟韦翔（音 hui）携带书信入城向韦载解释。

十月三十日，韦载和杜北叟一同投降，陈霸先对二人的礼遇，十分优厚；任命韦翔当义兴郡（江苏省宜兴市）郡长，而把韦载留在自己左右，作为智囊，共同策划大计。陈霸先命部队卸除铠甲，改穿便装，先返建康（江苏省南京市），而命周文育继续攻击杜龛，增援长城（浙江省长兴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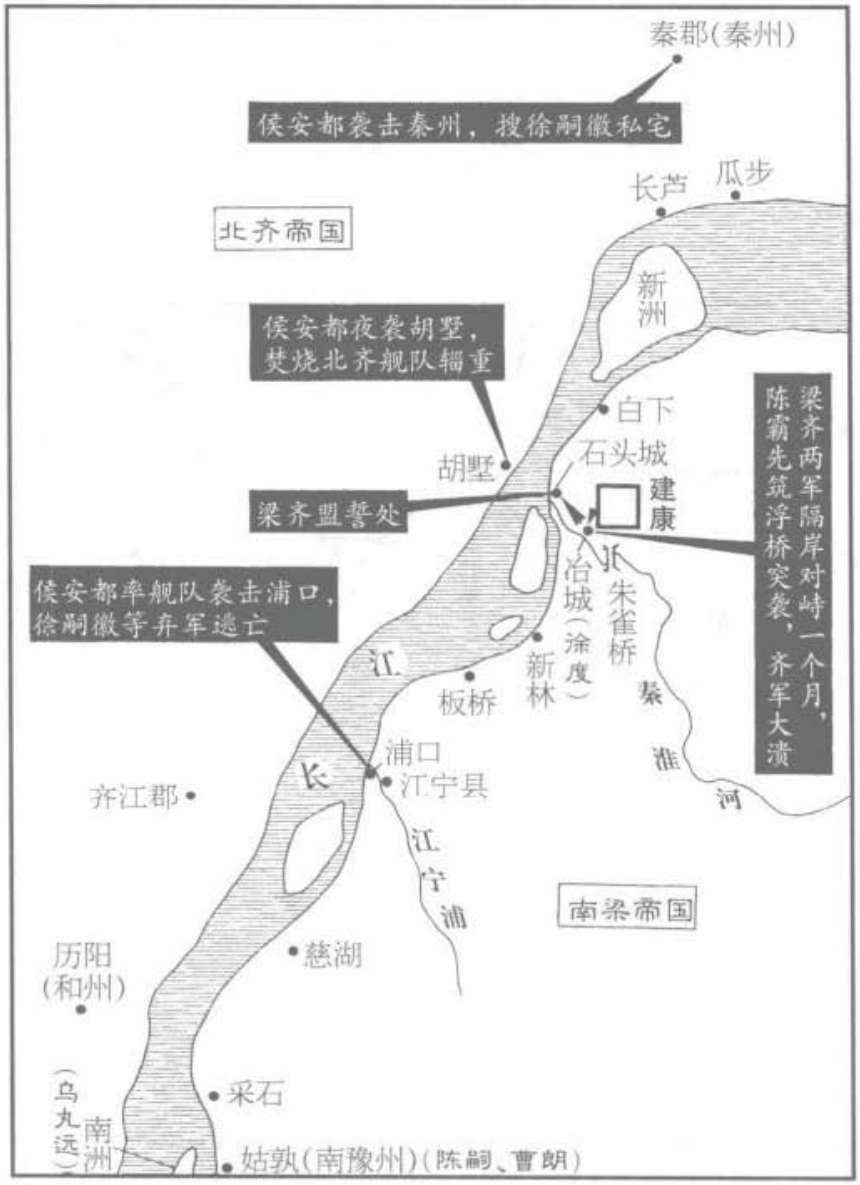
陈霸先的另一部将黄他攻击王僧智据守的吴郡（江苏省苏州市），不能攻克，陈霸先派宁远将军裴忌增援。裴忌在他部队中挑选精兵，减轻装备，加倍速度前进，从钱塘（浙江省杭州市）直向吴郡。当天（十月三十日）夜晚，抵达吴郡城下，擂起战鼓，大声呐喊，进逼城池。王僧智误认为大军已到，遂乘轻便小艇，投奔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裴忌占领吴郡，陈霸先因之任命裴忌当吴郡郡长。

十一月二日，北齐帝国派军五千人，南渡长江，进入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增援徐嗣徽、任约。陈霸先命合州（南合州，州政府设海康【广东省雷州市】）州长（刺史）徐度在冶城（建康城西南）建筑栅栏防御工事。

十一月三日，北齐帝国又派安州（州政府设渔阳【北京市通县】）州长翟子崇、楚州（西楚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州长刘士荣、淮州（州政府设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州长柳达摩率军一万人，在胡墅（石头城对岸）运输米粮三万石、马一千匹到石头城（建康城西北）。陈霸先询问韦载的意见，韦载说："齐军（北齐军）如果派出一支部队，切断京师（首都建康）通往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交通线，向东方推进，夺取土地，大势将一去不返。现在应该在秦淮河以南，利用侯景留下来的营垒，火速构筑防御工事，武装保护东方道路畅通。再分出兵力，断绝他们的补给路线，齐军（北齐军）将领的人头，十天半月，就可以到手。"陈霸先采纳。

十一月六日，命侯安都于夜晚袭击胡墅（石头城对岸），焚烧北齐帝国船舰一千余艘；仁威将军周铁虎切断北齐军运输线，生擒北徐州（州政府设琅邪【山东省临沂市】）州长（刺史）张领州。陈霸先派韦载把侯景在朱雀桥残留下来的营垒重加整修，命杜棱率军防守。北齐军分别在石头

（建康城西北）仓城门和秦淮河以南兴筑两座营寨，跟南梁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军对峙。




六世纪·五五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陈霸先击退北齐大军，重夺石头城

十一月二十七日，南梁帝国反抗军徐嗣徽等进攻冶城（建康城西南）营垒栅栏，陈霸先亲率精锐部队从西明门（建康城【都城】西面北门）出击，徐嗣徽等大败；徐嗣徽命柳达摩等留守石头（建康城西北），而亲自去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迎接北齐帝国援军。

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皇帝萧方智）擢升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刺史）宜丰侯萧循当太保（上三公之三），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州长曲江侯萧勃当最高监察长（司空），

同时征召他们前来京师（首都建康）供职。萧循接受太保（上三公之三）的任命，但推辞不肯入京；萧勃正在阴谋背叛，根本拒绝接受命令。

十二月七日，南梁帝国建康政府高州（州政府设高凉【广东省阳江市】）州长侯安都袭击秦郡（江苏省六合县），攻击反抗军徐嗣徽的防御工事，生擒数百人。搜索徐嗣徽的私宅，俘获他的乐器琵琶和猎鹰；但马上又派使节把这些东西送回，说："昨天到你那里拿到它们，今天奉还。"徐嗣徽大为恐惧。

六世纪·五五五年十一月　南梁帝国各地割据势力分布

十二月十日，建康政府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陈霸先在冶城（建康城西南）用船建立浮桥，全军渡过浮桥前进，攻击反抗军秦淮河南岸两大营垒。石头城守军北齐将领柳达摩等也渡秦淮河兴筑营阵。陈霸先督促士卒迅速发动攻击，放火焚烧栅栏，北齐军大败，争先恐后抢夺船只，互相推挤，淹死在秦淮河中的，以千为单位计算，哭号呼叫声音，震动天地，陈霸先把北齐船舰，全部俘虏。当天（十二月十日），徐嗣徽跟任约率领北齐水陆联合兵团一万余人，退回石头（建康城西北）据守。陈霸先派军前往江宁（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乡），先行占领险要。徐嗣徽等水陆两路都不

敢挺进，只驻扎江宁浦口（江宁乡西，江宁浦注入长江处）。陈霸先派侯安都率船舰袭击，把徐嗣徽击破，徐嗣徽等高级将领乘一艘小艇逃走，陈霸先把徐嗣徽等遗留下的武器，全部接收。

十二月十三日，陈霸先四面围攻石头城（建康城西北），城中没有水，每一升水值绸缎一匹。

十二月十四日，守将淮州（州政府设淮阴【江苏省淮阴市】）州长（刺史）柳达摩派使节向陈霸先请求和解，但要求陈霸先派遣亲贵充当人质。当时建康（江苏省南京市）空虚，粮食又不能保持正常供应，政府官员都盼望跟北齐帝国谈判，请求陈霸先送他的侄儿陈昙朗去当人质。陈霸先说："现在，各位在座官员，都盼望齐军（北齐帝国军）走得越快越好，使我们暂时休息一下肩膀，如果我反对大家的意见，一定认为我爱惜陈昙朗，不爱惜国家。而今，我决心教陈昙朗前去，把他遗弃在敌人巢穴。齐国（北齐帝国）言而无信，认为我们力量薄弱，一定会背叛盟约，到那时候，齐国盗寇（北齐帝国军）再来，各位必须为我竭力奋战。"遂命陈昙朗、永嘉王萧庄、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王冲的儿子王珉（非本年【五五五年】正月被杀的江夏郡郡长王珉）担任人质；跟北齐帝国官员，在石头城外盟誓，任凭守军分南北两路撤退。

十二月十五日，陈霸先在石头城南门，排列军队，送北齐帝国军北返，徐嗣徽、任约都投奔北齐。陈霸先俘获北齐遗留下的马匹、武器、船舰、粮米，数目多到无法计算。北齐帝高洋诛杀柳达摩。

十二月十六日，北齐帝国和州（州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秘书长（长史）乌丸远从南洲（安徽省当涂县西长江中小岛）逃回历阳。

南梁帝国江宁（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乡）县长陈嗣、宫廷监督官（黄门侍郎）曹朗据守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反抗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皇帝萧方智），陈霸先命侯安都等出军讨伐。陈霸先恐怕陈昙朗不肯充当人质逃亡，亲自率步骑兵前往京口（江苏省镇江市）迎接（时陈昙朗当京口留守总部执行官【知留府事】）。

## 三、陈霸先篡国

五五六年，春季，正月七日，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陈霸先派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江旰游说徐嗣徽，劝他返回南梁，徐嗣徽逮捕江旰，送

往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

陈蒨、周文育会师攻击杜龛据守的吴兴郡（浙江省湖州市。杜龛反抗陈霸先事，参考去年【五五五年】十月）。杜龛勇敢而缺少智谋，喜爱饮酒，经常饮得酩酊大醉，他的部将杜泰，暗中跟陈蒨勾结。杜龛在一场会战中失败，杜泰遂游说杜龛归降，杜龛同意。杜龛的妻子王女士（王僧辩的女儿）说："跟陈霸先的仇恨已到如此地步，怎么可能和解！"捐出私有财产，作为悬赏，再攻击陈蒨等，大破陈蒨军。不久，杜泰向陈蒨投降，而杜龛还大醉未醒，没有发觉。陈蒨派人把他背出来，背到项王寺（吴兴城北门之内）前，斩首（《梁书》、《陈书》、《典略》，都说杜龛于投降后，被陈霸先诛杀。只《南史》说未投降，斩于项王寺）。王僧智跟他的老弟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王僧愔，一起投奔北齐帝国（首都邺城）。

东扬州（州政府设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州长（刺史）张彪一向受王僧辩礼遇，也不归附陈霸先。

二月五日，陈蒨、周文育率轻装备士卒，袭击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张彪战败，逃到若邪山（浙江省绍兴市南。张彪在若邪山聚众起兵事，参考五五〇年九月）。陈蒨派部将、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人章昭达追击，斩张彪。东阳郡（浙江省金华市）郡长留异接济陈蒨军粮，陈霸先任命留异当缙州（州政府东阳）州长。

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州长侯瑱本来事奉王僧辩，手握强兵，据守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及江州（寻阳），反抗陈霸先。陈霸先命周文育当南豫州（州政府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州长，派他率军攻击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

二月十五日，陈霸先再派侯安都、周铁虎率长江舰队，到梁山（安徽省和县南长江中小岛）构筑栅栏工事，防备江州（侯瑱）攻击。

二月十八日，反抗军徐嗣徽、任约袭击采石（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生擒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皇帝萧方智）任命的驻军司令（戍主）、明州（州政府设交谷【越南共和国河静县】）州长张怀钧，押送北齐帝国。

江陵政府（湖北省江陵县）皇帝（七任宣帝）萧詧（本年三十八岁）攻击驻扎公安（湖北省公安县）的王琳的部将侯平（王琳派侯平攻江陵事，参考去年【五五五年】正月），侯平跟长沙王萧韶率军返回长沙（临湘，湖南省长沙市）。王琳（湘州【州政府临湘】州长）派侯平镇守巴州（州政府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

三月七日，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皇帝（六任敬帝）萧方智（本年十四岁）下诏（陈霸先诏），规定古钱及今钱羼杂使用（南梁政府禁用古钱事，参考五四六年七月）。

三月二十三日，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派仪同三司（宰相级，正二品）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等，会同任约、徐嗣徽，集结大军十万，对南梁帝国发动大规模攻击，从栅口（濡须口，安徽省无为县东南）出发，直向梁山（安徽省和县南长江中小岛）。南梁帝国建康政府国务院总理（尚书令）陈霸先的部将、大营突击司令（帐内荡主）黄丛迎战，击破北齐军攻势，北齐军撤退，据守芜湖（安徽省芜湖市）。陈霸先派定州（州政府设郁林【广西省桂平县】）州长（刺史）沈泰等前往增援侯安都，共同据守梁山抵御。周文育攻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不能攻克；陈霸先命他撤回。

夏季，四月十三日，陈霸先前往梁山，视察慰劳各军。

南梁帝国建康政府高州（州政府设高凉【广东省阳江市】）州长侯安都率轻装备部队，袭击北齐帝国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司马恭据守的历阳（安徽省和县），大破北齐军，俘虏以万为单位计算。

五月九日，萧渊明背上毒疮溃烂，逝世（年龄不详）。

五月十日，北齐帝国军从芜湖（安徽省芜湖市）出动。

五月二十七日，北齐兵团跨秦淮河两岸，搭建木栅便桥，命士卒南下，夜晚抵达方山（江苏省江宁县东南，秦淮河流经山下）。徐嗣徽等把船舰停泊青墩（安徽省当涂县西南十公里青堆沙），一直排列到七矶（似在秦淮河入长江处附近），用以切断周文育的退路。周文育擂鼓呐喊出动，徐嗣徽等无法阻止。等到天亮（五月二十八日），周文育反攻徐嗣徽。徐嗣徽手下勇将鲍砰单独乘一只小舰，担任后卫，周文育乘一小艇攻击，跳到鲍砰小舰上，斩鲍砰，拖着小舰而回。徐嗣徽军大为震骇；徐嗣徽遂把船舰留在芜湖（安徽省芜湖市），而自丹阳（安徽省当涂县东北小丹阳）步行出击。陈霸先命留在梁山（安徽省和县南长江中小岛）的侯安都、徐度立刻撤回（增援京师）。

五月二十九日，北齐帝国军从方山（江苏省江宁县东南，秦淮河流经山下）出发，追到倪塘（应在建康城东南），斥候游骑兵抵达宫城（台城）。建康（江苏省南京市）震动，人心恐慌，南梁帝（六任敬帝）萧方智亲率皇家禁卫军出宫驻扎长乐寺，内外戒严。陈霸先在白城（应在江宁

县东南秦淮河畔）抵抗徐嗣徽等，正巧跟周文育合军。会战就要开始，而大风扑面，陈霸先警告："兵法说：大军不能迎风作战！"周文育说："事情危急，还管他妈的什么兵法！"抽出铁矛，上马先奔，大军跟随，而风势不久转向，杀伤数百人。侯安都跟徐嗣徽等在皇帝亲耕农田祭坛的南方会战，侯安都率十二个骑兵突击，大破徐嗣徽兵团，生擒北齐帝国仪同三司（宰相级，正二品）乞伏无劳（乞伏，复姓）。陈霸先秘密撤出精锐部队三千人，配备给沈泰，派他渡长江北上，袭击北齐中央特遣政府总监（行台）赵彦深据守的瓜步（江苏省六合县南长江渡口），掳获船舰一百余艘、粟米一万斛。

六月一日，北齐帝国军秘密进抵钟山（建康城东），南梁将领侯安都跟北齐将领王敬宝在龙尾（钟山山道）会战，南梁带兵官（军主）张纂阵亡。

六月四日，北齐军进抵幕府山（建康城北），陈霸先派机动部队将领钱明率舰队从江乘（江苏省南京市东北）出击，截断北齐军粮食供应线，把北齐满载食米的船只，全部俘获。北齐军缺少粮食，宰杀驴马维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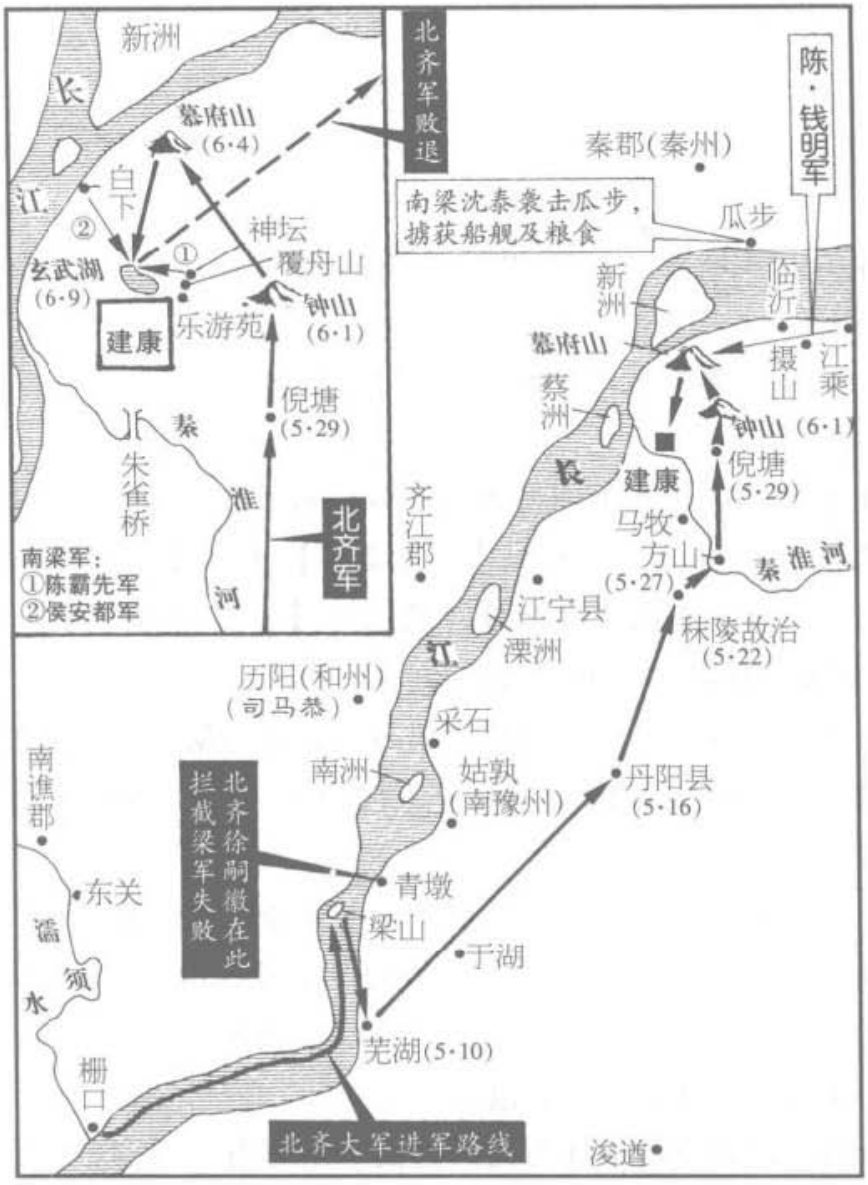
六月七日，北齐军翻过钟山，陈霸先率各路人马分别驻扎乐游苑东和覆舟山北（覆舟山在玄武湖东南畔，乐游苑在覆舟山南麓），扼住北齐要害。

六月九日，北齐军进抵玄武湖（建康城北）西北，打算占领北郊神坛（晋帝国九任帝司马衍，在覆舟山南麓兴建神坛），南梁军从覆舟山向东移动，进驻神坛北方，跟北齐军对峙。

就在这时，大雨连绵，数日不停，平地积水一丈有余，北齐军日夜生活在泥泞水浆之中，脚趾都泡溃烂，必须把炉灶悬高，才能煮饭。可是，宫城（台中）及潮沟（人工渠）以北，却没有淹水，路面干燥，南梁军可以从容轮调补充。当时，四方交通断绝，粮食无法运到，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居民逃亡一空，连强行搜刮都没有对象。

六月十一日，天气稍稍晴朗，陈霸先准备攻击，向有人烟的地方强行征收，总算得到一些碎麦，用来煮成稀饭，分配给士卒。稀饭不能吃饱，士卒依旧饥饿疲倦。正巧陈蒨运来稻米三千斛、鸭一千只，陈霸先命煮米宰鸭，每人用荷叶包饭，上面覆盖几片鸭肉。

六月十二日，天还没有亮，士卒各在原地吃饭；拂晓，陈霸先率军从幕府山（建康城北）出击。侯安都对部将萧摩诃说："你的勇猛，闻名天下，可是耳听千次，不如眼见一次。"萧摩诃回答说："今天请你眼见。"




六世纪·五五六年三月至六月　玄武湖之役·北齐渡江讨伐南梁大败

会战开始，侯安都栽倒马下，北齐军围上，萧摩诃单人匹马，厉声呐喊，直冲北齐军，北齐军散开，侯安都才逃过一死。陈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各路人马，首尾同时发动攻击，投入所有兵力大战。侯安都自白下（建康城北）率军从北齐军背后冲出，北齐军溃败，被杀被擒的有数千人，互相践踏死亡的，无法计数。南梁军生擒徐嗣徽和他的老弟徐嗣宗，斩首示众。南梁军追到临沂（侨县，江苏省句容市北），江乘（江苏省南京市东北）、摄山（南京市东北栖霞山）、钟山（建康城东）一带，也相继传出捷报。南梁军生擒北齐军总司令萧轨、东方老、王敬宝等将领四十六人。北齐士卒逃到长江，用荻草绑成小筏，打算渡江，好不容易划到江心，纷纷沉没，尸体漂流到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密密盖住江面，挤撞江岸。只有任约、

王僧愔逃掉，得免一死。

六月十四日，南梁帝国各军撤出南洲（安徽省当涂县西长江中小岛），纵火焚烧北齐帝国船舰。（我们不懂，为什么不留下来自己用，而一定要烧？）

六月十五日，南梁帝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皇帝萧方智）大赦。

六月十六日，解除戒严。官兵们把得到的赏赐和战利品，拿去换酒，才够一个人喝醉。

六月十七日，把北齐帝国将领萧轨等斩首。北齐得到消息，也斩陈昙朗（陈昙朗充当人质，参考去年【五五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陈霸先上疏皇帝萧方智，辞去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州长（刺史），推荐侯安都接任（酬庸这次战功）。

秋季，七月三日，建康政府皇帝萧方智，任命陈霸先当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宰相（司徒）、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晋封长城公爵；其他官职，一律照旧。

最初，余孝顷当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市）郡长，而侯瑱率军驻防豫章，余孝顷在新吴县（江西省奉新县）另行构筑木栅阵地，跟侯瑱对峙。侯瑱派他的堂弟侯瓮（音 yūn）留守豫章，自己率领所有武装部队，进攻余孝顷，很久不能攻克，遂构筑长墙包围。

七月十日，刚跟侯瑱结拜为兄弟的侯平出军奇袭侯瓮，对豫章（江西省南昌市）大肆抢劫，纵火焚烧城池，然后逃往首都建康（投奔陈霸先）。侯瑱的部众得到消息，霎时溃散；侯瑱逃奔湓城（江西省九江市【寻阳东】），投靠他的将领焦僧度。焦僧度劝他归降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正巧，陈霸先的记录官（记室）济阳（侨郡，江苏省盱眙县南）人蔡景历西上，说服侯瑱拥护中央政府（建康政府），侯瑱遂前往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宫门，听候处分。陈霸先为侯瑱复仇，诛杀侯平。

九月一日，南梁帝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皇帝萧方智）改年号（之前是绍泰二年，之后是太平元年），大赦。任命陈霸先当丞相、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牧），封义兴公爵（自县级公爵晋封郡级公爵）；任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王通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

五五七年，秋季，八月二十八日，南梁帝国建康政府擢升丞相陈霸先

当太傅（上三公之二），加授帝王诛杀时专用的铜斧（黄钺），特殊礼遇，奏事时只称官衔，不称名字。

九月五日，再擢升陈霸先当相国，总管全国文武官员，封陈公爵，赏赐“九锡”（参考四年），在采邑陈国之内，设立政府机构（篡夺列车加速前进）。

冬季，十月三日，南梁帝国建康政府皇帝（六任敬帝）萧方智（本年十五岁），晋封陈公爵陈霸先当陈王。

十月六日，萧方智把皇帝宝座禅让给陈霸先。

陈王陈霸先命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刘师知率宣猛将军沈恪率军进宫，护送退位的南梁帝国建康政府皇帝萧方智，出宫居住其他宫殿。沈恪推开殿门晋见陈霸先，叩头道歉说：“我曾经事奉过萧家（《陈书·沈恪传》：侯景围宫城时，沈恪是右军将军，因战功封东兴县侯），今天的事，不忍心看见，我知道违抗命令会死，但我不敢接受。”陈霸先嘉许他的忠心，不再勉强，另派突击司令（荡主）王僧志代替沈恪。

十月十日，陈霸先（本年五十五岁）在建康南郊，登极称帝（一任武帝），回宫，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南梁太平二年，之后是陈永定元年）。封逊位的萧方智当江阴王、皇太后夏女士当太妃、皇后王女士当王妃（短命的陈帝国建立。南梁帝国建康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瓦解，但江陵政府【皇帝萧詧】仍在。华夏版图上，四国并立：南梁帝国、陈帝国、北齐帝国、北周帝国）。

陈霸先任命副总监督长（给事黄门侍郎）蔡景历当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兼立法院立法官（兼中书通事舍人）。陈帝国政事都由立法院（中书省）决定，设二十一局，性质如同国务院各部司（尚书各曹），总揽军国机要，国务院（尚书省）只不过坐在那里听候差遣。

十月十一日，新登极称帝的陈霸先前往钟山（建康城东），到蒋子文庙祭祀（蒋子文事，参考四〇一年六月注）。

十月十五日，陈霸先在杜姥宅（宫城南掖门外）取出佛牙（《陈书·武帝纪》本【六】世纪初，佛教总监【僧统】法献，在乌缠国【今地不详】得到佛牙，经常安置在林上寺。一〇年代稍后，归由摄山庆云寺和尚慧兴保藏。慧兴临终时，交给弟子慧志，五〇年代中叶，慧志秘密送给陈霸先，现在才取出）。设立“信徒宽容祈祷大会”（无遮大会），陈霸先亲自出宫叩拜。

十月十六日，陈霸先追尊老爹陈文赞谥号景皇帝，祭庙称太祖，娘亲董女士谥号安皇后，亡妻钱女士谥号昭皇后（同郡钱仲方的女儿，早逝），亡儿陈克谥号孝怀太子；封正妻章要儿当皇后。章要儿是乌程（浙江省湖州市）人。

六世纪·五五七年十月　陈帝国建立　四国并立

五五八年，春季，正月五日，反抗军首领王琳派记录官（记室）宗羲（音 xì）向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请求援助，并请求送回南梁帝国永嘉王萧庄，主持萧姓皇族的香火（萧庄被陈霸先送去当人质事，参考五五五年十二月）。

北齐帝国出军护送南梁帝国永嘉王萧庄前往江南（长江以南），任命王

琳当丞相、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王琳派侄儿王叔宝率他辖区内十个州州长（刺史）的子弟，前往邺城（北齐首都，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充当人质。王琳拥护萧庄在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登极称帝，改年号天启（南梁帝国再度出现两个政府：江陵政府皇帝萧詧，郢州政府皇帝萧庄）。萧庄追尊五任帝萧渊明谥号闵皇帝。萧庄任命王琳当总监督长（侍中）、最高统帅（大将军）、总立法长（中书监）；其他官职，依照北齐帝国的任命，不加变动。

六世纪·五八七年九月　杨坚撤销南梁帝国　两国并立

夏季，四月二日，陈帝陈霸先前往皇家祖庙（太庙）祭祀祖先。

四月三日，陈霸先派人害死南梁帝国逊位皇帝（六任敬帝）萧方智

（年十六岁），封南梁武林侯萧谘的儿子萧季卿当江阴王（萧谘是一任帝萧衍老弟萧恢的儿子，死于侯景之乱，参考五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五六〇年，春季，二月，南梁帝国郢州（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政府（皇帝萧庄）丞相王琳兵败。

六世纪・五五八年三月　南梁萧庄郢州称帝　四国五政权并立

最初，王琳派总监督长（侍中）袁泌、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刘仲威保护皇帝萧庄；等到王琳战败，萧庄左右一哄而散。袁泌用一叶小舟，把萧庄送到北齐帝国边境，叩头告别，自己回来，投降陈帝国。刘仲威则跟随萧庄一同前往北齐。

六月十二日，陈蒨下诏，把南梁帝国四任帝（元帝）萧绎的灵柩安葬

江宁（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乡。五五七年八月，北周帝国把萧绎的灵柩，归还南梁帝国郢州政府。郢州政府瓦解，陈帝国再加安葬）。车马旗帜、典礼仪式，全依照南梁帝国规定。

五六二年，闰二月，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皇帝（七任宣帝）萧詧，节俭朴素，不喜饮酒，不好女色；虽然对人心怀猜忌，但是待将士有恩。因疆域大幅缩小（迄今只剩下一个郡的面积），城池村落，全都残破，而战争不停，心情忧郁落寞，背上竟生出疽疮，逝世（年四十四岁），安葬平陵（江陵城北纪山），谥号宣皇帝，祭庙称中宗。太子萧岿（本年二十一岁。岿，音 kuī）继承帝位（八任孝明帝），改年号天保（之前是大定八年，之后是天保元年），尊皇太后龚女士当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当皇太后，娘亲曹贵嫔当皇太妃。

五八一年，春季，三月二十七日（隋历，陈历闰二月二十七日），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皇帝（八任孝明帝）萧岿（本年四十岁）派皇弟、太宰（上三公之一）萧岩前往长安（隋首都，陕西省西安市）祝贺隋帝国建国。

五八三年，夏季，五月八日，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皇太子萧琮前往隋帝国京师（首都大兴）朝见，祝贺隋帝国迁都。

五八五年，夏季，五月，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皇帝（八任孝明帝）萧岿逝世（年四十四岁），谥号孝明皇帝，祭庙称世宗。萧岿孝顺慈爱，勤俭节约，人民生活安定。太子萧琮（年龄不详）继承帝位（九任孝靖帝）。

五八七年，秋季，八月，隋帝杨坚征召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皇帝（九任孝静帝）萧琮到首都大兴（陕西省西安市）朝见。萧琮率他的文武官员二百余人，从江陵出发。

八月十八日，萧琮抵达大兴。

杨坚认为萧琮远在国外，派武乡公爵崔弘度率军进入江陵，加强防务，挺进到郡州（乐乡，湖北省钟祥市西北），萧琮的叔父、太傅（上三公之二）安平王萧岩，老弟、荆州（江陵）州长、义兴王萧瓛等，恐怕崔弘度袭击。

八月二十三日，萧岩等派国务院司法部长（都官尚书）沈君公晋见陈帝国（首都建康）荆州（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州长、宜黄侯陈慧纪，请求归附。

九月十八日，陈慧纪率军抵达江陵城下。

九月十九日，萧岩等率领文武官员及男女居民十万人，逃入陈帝国。

杨坚听到消息，下诏废除南梁帝国，派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高颎，南下安抚仍留下来的居民。对七任帝（宣帝）萧詧、八任帝（孝明帝）萧岿的坟墓，各拨付十户人家，负责维护。任命萧琮当上柱国（勋官一级，从一品），封莒公爵（南梁帝国自四任帝萧绎死后，苟延残喘三十三年，至此覆灭，共立国八十六年【五〇二至五八七】）。

《资治通鉴》是一部浓缩了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力游戏的历史巨著，但是它采用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编著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转换成一个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是中国从战国到宋代前一千三百多年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历史的精华版。《通鉴纪事本末》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资治通鉴》本身。

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著了《柏杨版资治通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学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方法，依据《柏杨版资治通鉴》，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

- **柏杨的白话译文，带有柏杨式的幽默诙谐；**
- **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使整部书有了清晰统一的时间标示；**
- **在古地名之后夹注今地名，使历史事件有了一看便知的空间坐标；**
- **柏杨亲自指导增绘大量地图，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配有地图；**
- **古代官名称谓全部译为今人熟悉的名称，夹注原称，使能确知权力地位；**
- **证补史事缺漏。**

《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086-1494-6
9 787508 614946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8.00元